中國古代文學事典

朱碧莲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ISBN7－5348－0272－5/I · 129　　　定价：28.50元

中国古代文学事典

朱碧莲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事典

朱碧莲 主编

责任编辑 贾传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illegible]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125印张 88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1—3500册

ISBN7—5348—0272—5/I·129 定价:28.50元



太白醉酒图
[清]苏元朋



杜秋图卷(局部)
[元]周朗



琵琶行图
[明]仇英

屈原像

[明]朱约信



归去来辞图意

[明]马轼





杜甫《石壕吏》图
亚明



落霞孤鹜图轴
[明]唐寅

前　　言

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丰富多样，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珍贵宝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我国古代文学的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和各体文学作品难以数计，发掘、整理其中的精粹，普及、传播有关的知识，对提高人们的文学修养和素质，培养爱国的思想情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各类辞书尤为这样一种普及、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

目前关于古代文学的辞书种类很多，有字典、词典、作品鉴赏、作家传记等等，但有关文学方面的事典则迄未见到。本书名为事典，就是不同于字典、词典，也与作家的传略评介及作品的解释赏析有别，即以事为中心，将有关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创作本事、流派特点、传闻逸事、趣谈掌故等等，以一事一条的形式编写出来，融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炉。这就是本书的特点，相信在如林的辞书中有其存在的价值。

本书的编撰，多承中州古籍出版社贾传棠先生的帮助与支持，特致谢忱。

本书蒙缪钺教授题签书名，深以为幸。

本书编撰分工如下：

先秦两汉：沈海波。

魏晋南北朝和隋代：龚斌。

唐代：朱碧莲。

五代：姚吉昌、王春燕、陈晓芬。

北宋：陈晓芬。

南宋：万云骏、顾国、杨晓红。

辽金元明清：姜汉椿、赵山林、龚斌、陈晓芬。

《中国古代文学大事简表》：龚斌。

陈晓芬参加南宋部分条目的审阅工作。

本书疏误之处恐亦难免，深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朱碧莲

1989年夏夜于上海还芝斋

凡　例

一、《中国古代文学事典》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事类的辞典，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同时亦有一定的学术性，可供中等文化以上的读者、文学爱好者、文史工作者参阅查考。

二、本事典以事为主，一事一条，按时代前后编排，自先秦至近代收录条目约三千二百余条。

三、本事典所涉及的我国古代文学之事包括：创作本事、作家事迹及韵事、文坛掌故、传说逸闻、笔墨论争、趣事佳话、疑难悬案等等。

四、条目及释文力求简明扼要，字数不求统一，有话则长，无话从短。

五、释文要求客观，先概述要点，再适当引录原文出处，以求言之有据。

六、对同一件事有异议者，列举要点作简要介绍；对有关的传闻逸事，冠以“传说”、“据说”、“相传”等字样，以广见闻。

七、对列有条目的作家，只简介其姓氏、籍贯、生平，其余一概省略，节省篇幅，突出以事为主的特点。

八、为了使读者了解有关我国古代文学大事概况，特编《中国古代文学大事简表》作为附录，便于查阅。

主　　编　　朱碧莲

撰写分工

先秦两汉：沈海波

魏晋南北朝与隋代：龚　斌

唐代：朱碧莲

五代：姚吉昌　王春燕　陈晓芬

北宋：陈晓芬

南宋：万云骏　顾　国　杨晓红

辽金元明清：姜汉椿　赵山林　龚　斌　陈晓芬

中国古代文学大事简表：龚　斌

中国古代文学事典

总　目

目　录

二、魏晋南北朝

三、隋唐五代

四、两　宋

五、辽金元明清

六、附录

一、先秦两汉

【舜作《南风》而天下治】 传说舜写了一首《南风》诗，一边弹琴，一边歌吟，天下由此大治。《孔子家语·辩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韩诗外传》卷四："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天下治。"

【大禹伯益辨山海而著《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先秦古籍，为古代巫书。传说大禹和伯益治水时，命名高山大川，类别草木水土，记载各地的珍宝特产、昆虫鸟兽，于是著成《山海经》。刘歆《上山海经表》："《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涂山女始作南音】 传说大禹治水，巡省南方，涂山女思念大禹，便命侍妾在涂山之阳等候，作歌表达其苦苦相思、等待之深情。歌声委婉有致，余韵不尽，体现了南音之特点，这就是文学史上第一首南音之歌。《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甘之战与《甘誓》】 传说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有扈氏不服，启于是兴师征伐，双方在甘这个地方展开大战。启在作战前，对部属作了战争动员，这就是《尚书》中的《甘誓》篇。《史记·夏本纪》："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伊尹褒美太甲】 殷王太甲异常暴虐，又不遵守旧法，于是伊尹将他赶下王位，流放于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便重新让其执政，作《太甲训》三篇褒美太甲。《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太康失国与《五子之歌》】 夏朝国君太康只顾游乐，不恤民事，结果为后羿所逐。太康五个弟弟在洛水之北怨恨而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集解》引孔安国曰："太康五弟与其母侍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盘庚迁殷与《盘庚》】 商王盘庚将国都迁徙至殷，并遵从先祖汤的治国之法，使商朝的统治得以稳固。盘庚死后，商朝国势趋于衰颓，百姓们思念盘庚，便作《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箕子悲故国】 殷室旧臣箕子路过殷故都，看到故都宫室残破不堪，已经长满了麦黍，不禁触景生悲，痛感殷纣王不用比干，以致国破，遂作《麦秀》歌。《史记·宋微子世家》曰："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行人采诗】 周时宫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为"行人"。他们摇着金口木舌之铃四出寻访、收集民歌，供周天子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与政治得失。《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东征归士作《东山》】 周成王即位后，因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等的不满。商纣之子武庚乘机与他们串通，发动叛乱。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三年时间才将叛乱平定。远征的士卒们在归途中思家心切，写了《东山》诗（《诗经·豳风》）。《诗序》认为此诗是周臣赞美周公的，朱熹《诗序辨说》则认为此诗是周公慰问士卒的。这两种说法为后人所否定。崔述《读风偶识》曰："此诗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归士之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

【周公作诗诫成王】 《诗经·豳风》中的《鸱鸮》诗，是周公在平定了管、蔡、武庚与淮夷之乱后送给周成王的。这首诗假托小鸟哀呼鸱鸮而告之，旨在告诫成王要居安思危。《尚书·金縢》曰："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思召公歌甘棠】 《甘棠》诗是《诗经·召南》的一首。相传召公常在棠树下听讼断狱，办理政事，公正无私，深得人民的拥戴。召公死后，人民非常怀念他，

便写了这首《甘棠》诗。《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芮良夫作《桑柔》讽厉王】 周厉王好利，大夫芮良夫屡次谏劝不听。芮良夫于是又作《桑柔》(《诗经·大雅》)诗进行讽谏，厉王还是不听。最后，国人不堪忍受，发动武装暴动，厉王仓皇出奔，最后死于彘地。《潜夫论·遏利篇》曰："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

【《六月》歌颂宣王中兴】 西周自厉王时起，国势渐衰，北方的猃狁长驱直入，对周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周宣王即位后，对猃狁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周王朝的统治也开始趋于稳固，史称"宣王中兴"。当时的诗人们对这位中兴之主大加歌颂，《诗经·小雅》中的《六月》便是赞美宣王兴师北伐猃狁获得胜利的诗作。《诗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伯奇放逐作《小弁》】 《诗经·小雅》中的《小弁》诗，是周宣王之臣尹吉甫的儿子伯奇，因受其父的虐待放逐而抒发内心哀怨的诗作。赵岐《孟子章句》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

【卫武公与《懿戒》诗】 《诗经·大雅》的一首《抑》，又名《懿戒》，卫武公所作。这首诗既用于自警，又寓讽刺王室之意。卫武公劝告周王要守礼修德、谨言慎行，并讽刺他昏庸无能、骄傲自满。《国语·楚语上》云："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年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庄姜与《硕人》诗】 《硕人》诗是《诗经·卫风》的一首。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本事，说法各不相同。或以为这是庄姜初嫁时，卫人歌颂其美貌而作。《左传·隐公三年》曰："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或以为这是卫人怜悯庄姜之作。《诗序》曰："《硕人》，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见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又或以为此诗是庄姜的傅母训谕她的作品。魏源《诗序集义》据刘向《列女传·女仪篇》曰："《硕人》，庄姜之傅母所作也。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淫佚冶容。傅母谕之乃作诗，砥厉女以守节：家世尊荣，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褧裳，饰在舆马，是不贵德也。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庄姜哀而赋诗】 庄姜是卫庄公的夫人，无子。卫庄公又曾娶陈国女子戴妫，生子完，庄姜将他收养，希望庄公立为太子。但是庄公却喜欢公子州吁，有立州吁之意。传说庄姜为此感到悲哀，作诗以抒惆怅之情，《诗经·邶风》中的《日月》、《终风》、《绿衣》诸篇相传就是庄姜所作。《诗序》曰："《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曲沃之乱与《扬之水》诗】 晋昭侯元年(前745)，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昭侯七年(前738)，晋大夫潘父与桓叔密谋杀死昭侯后，桓叔准备入晋自立，但却遭到晋人的围攻，只得败回曲沃。《扬之水》诗是《诗经·唐风》的一首，诗作者对桓叔等的叛乱计划是知情的，所以在诗中揭发了潘父和桓叔阴谋勾结叛乱的活动。《史记·晋世家》曰："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之众皆附焉。""七年，晋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

【二子乘舟】 卫宣公有两个庶子寿和朔，寿母与朔密谋，准备在太子伋乘船时害死他，以便立寿为太子。寿不忍心害死太子伋，便坚持与太子伋同乘一船，使太子幸免于难。太子伋的傅母在伋乘船时，有所预感，担心太子伋遭到暗算，便写了一首《二子乘舟》诗(《诗经·邶风》)。《新序·节士篇》曰："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固与之同舟，舟人不能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也。"

【息夫人殉情作《大车》】 楚国伐灭息国后，楚王便命息君看守城门，准备娶息夫人为妻。息夫人作《大车》(《诗经·王风》)以明志，表示宁死不嫁二夫。息君劝阻不住，二人先后自杀身亡。刘向《列女传·贞顺篇》："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娶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何如死归于地下乎！'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左传》另载有楚文王与息夫人事。谓楚文王败蔡哀侯于莘。哀侯在文王面前极赞息夫人美貌，

文王遂灭息，掳息夫人归楚，生子二人。息夫人因事二夫而感到耻辱，故终身不言。后楚文王为取悦息夫人而灭掉蔡国。《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入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以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后人对以上所载之息夫人究系一人或二人，多有争论，迄无定说，但《左传》之说影响深远，为历代文人所引用。

【郑人赋《清人》】 《清人》是《诗经·郑风》的一首，作于前660年。郑文公因为厌恶大夫高克，便派高克带兵去抵御狄人，久而不召，士卒思归心切，溃散，高克也逃到了陈国。郑人于是作此诗以讽。《左传·闵公二年》曰："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许穆夫人忧国作《载驰》】 许穆夫人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我国第一位女诗人，约生于前690年，卫懿公之女。未嫁时，齐国和许国都曾来求婚，卫懿公准备答应许国的婚事，许穆夫人让傅母转告懿公说："齐国强大而且离卫国近，许国弱小而离卫国远，把我嫁到许国，卫国一旦有外患，有谁能来帮忙呢？"卫懿公不听，还是将她嫁给了许穆公。卫懿公好鹤，玩物丧志，国事日非，失去民心，以致狄人入侵，无人应战。卫国被迫迁都至楚丘。许穆夫人闻讯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去吊慰，并为卫国策画向大国求援。可是许国的大夫们对她的行动却横加阻挠。许穆夫人既伤许国弱小，无力援助卫国，又愤许国大夫们的举动，于是作《载驰》诗(《诗经·鄘风》)。《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闵公二年》曰："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据此可以推知此诗当作于卫文公元年(前659)春夏之交。

【交交黄鸟哀三良】 前621年，秦穆公死时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有子车氏的三位善人：奄息、仲行和鍼虎。当时的诗人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作诗哀悼三良，这就是《诗经·秦风》中的《黄鸟》诗。《左传·文公六年》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寒食禁火哀之推】 介之推，一作介推、介子绥，原为晋公子重耳的随从之臣，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传说之推曾经为重耳割股疗饥。后重耳回国即位为晋

文公，论功行赏，由于之推不与诸臣争功，未获文公赏赐。之推于是与老母隐于绵山。文公后来想起之推，令人去请，之推拒不出山。文公无奈，令人烧山，欲逼其出山，之推抱木焚死。文公哀痛不已，下令于五月五日禁火三日纪念之推，称寒食节。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琴操》曰：晋文公与介子绥俱亡，子绥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子绥独无所得。子绥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株林》刺陈灵公宫闱丑闻】 《株林》诗是《诗经·陈风》的一首，是陈国人民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的诗。夏姬是郑穆公之女，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夏姬貌美，陈灵公和大夫孔宁、仪行父同时与她私通，还曾当着夏征舒的面相互戏谑，夏征舒一怒之下便杀了陈灵公。《诗序》曰："《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季札观乐评诗】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要求观看周王赐给鲁国的天子之乐。鲁国便差乐工唱周南、召南的诗给他听，季札听后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唱邶、鄘、卫三国的诗给他听，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唱《王风》给他听，他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唱《郑风》给他听，他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唱《齐风》给他听，他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唱《豳风》给他听，他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唱《秦风》给他听，他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唱《魏风》给他听，他说："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唱《唐风》给他听，他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唱《陈风》给他听，他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唱《郐风》以下的诗，季札听了没作什么批评。再唱《小雅》给他听，他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唱《大雅》给他听，他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唱《颂》给他听，他说："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申包胥乞师哭秦廷】 前506年，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大举进攻楚国，五战

五胜，攻陷郢都。楚昭王奔随，楚国岌岌可危。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站在庭墙下不饮不食，哀哭七天七夜，一直哭到泪干血流。秦哀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首《无衣》诗(《诗经·秦风》)，答应出兵。《左传·定公四年》曰："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履亩税而《硕鼠》作】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征战频繁，人民的负担也日益加重。本来农民每年出劳役为公田耕种，私田百亩可不纳税；但统治者逐渐加重赋税，农夫们除了服役公田外，私田还要交纳实物的十分之一为税，这就是"履亩税"。农民不堪负担，便在幻想中寻找世外乐园。《诗经·魏风》中的《硕鼠》诗，便是农夫讽刺统治者贪得无厌，幻想美好社会的作品。《诗序》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老子西游著书言道德】 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传说老子西游，过散关(或以为是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擅长内术，卜知老子乃道德真人，于是请其著书。老子亦知尹喜是一位奇人，遂撰《道德经》上下篇。《史记·老子列传》曰："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终。"《集解》引《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

【老莱子避世隐居】 相传老子即老莱子，因为当时战乱不断，遂避世耕于蒙山。楚王慕名前来相迎，他走到江南，看到江南的生活环境正是他所理想的，便在江南定居下来。《列仙传》曰："老莱子，楚人。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菹芰为食，垦山播种五谷。楚王至门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织而衣，其遗粒足食也。'"(《史记正义》引)

【伯牙摔琴谢知音】 伯牙善于鼓琴，音韵悠远，寄托遥深。钟子期则善于听琴，对伯牙琴音之所至，无不心领而神会，两人遂成为高山流水之知音。后钟子期去世，伯牙认为从此世间再无人识得琴音，即破琴绝弦，不再鼓琴了。《吕

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孔子生而有异相】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传说其父母野合而生孔子，因曾祈祷于尼丘，生而头顶四面高中间低，故名其为丘，字仲尼。长大后身高九尺有余，人称其为"长人"。《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孔子赴宴受奚落】 鲁国大夫季氏有一次宴请文学之士，孔子当时因母丧正在服孝，也跑去赴宴，结果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奚落斥退。《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学鼓琴】 孔子曾向鲁国乐师师襄子学鼓琴，对一曲《文王操》反复练习，虽然屡次得到师襄子的称赞，但仍不停止，直练到演奏时自觉文王就在眼前，这才满意。《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闻韶忘味】 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很长时间都尝不出肉的滋味。《论语·述而》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夹谷之会】 鲁定公十年（前500）夏，鲁国和齐国两国的国君在夹谷（今山东莱芜）举行会见。孔子当时任鲁国的赞礼，负责引导鲁君行礼。齐国君臣以为孔子知礼而无勇，便准备让莱夷之人在会上劫持鲁定公，强迫他答应齐国的要求。谁知莱夷之人在会上动手的时候，孔子毫不慌张，镇定自如地斥责这些夷人破坏华夏君主之间的和好，齐景公只得命令莱夷之人退下。在对神起誓订盟的时候，齐国君臣突然提出要鲁国承认是齐国的仆从国；孔子随机应变，提出齐国必须归还所占鲁国汶阳的土地。夹谷之会是孔子为鲁国在外交

上取得的一次胜利。《左传·定公十年》曰："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衍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孔子去鲁游列国】 孔子治理鲁国很有政绩，紧邻的齐国君臣担心鲁国由此称霸，于是设计给鲁国送去一队歌舞伎，以使鲁国君臣沉溺于酒色而怠于政事。鲁国君臣果然上当，流连忘返，三日不听政。孔子对此非常生气，认为这样下去鲁国没有希望，便带着弟子们于鲁定公十三年（前 497 ）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一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才重新返回鲁国。《史记·孔子世家》曰："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钼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困于匡城】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冬，孔子带领弟子离开卫都，路经匡城（今河南睢县西）时，驾车的弟子指着城墙缺口，说自己曾随从阳虎由此攻入城内。这话恰巧被匡人听见，匡人又看到孔子的相貌和阳虎非常相似，于是聚众将孔子一行围困起来。后来卫国贵族宁武子出面干涉，才给孔子解了围。《史记·孔子世家》曰："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蒲人止孔子】 孔子从匡城脱险后，路经卫国的蒲城（今河南长垣），恰遇贵族公孙氏在那里发动叛乱，结果孔子又为蒲人所困。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学生，很有勇力，看到孔子屡屡遇难，不禁大怒，带人与蒲人奋力拚杀，最后迫使蒲人前来讲和。《史记·孔子世家》曰："过蒲，会公孙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

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

【孔子临河而叹】 孔子不得用于卫，便准备到晋国去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上，孔子听到了晋国贤臣窦鸣犊和舜华被赵简子所杀的消息，这对孔子不啻是又一次打击，只得临河而叹，归作《陬操》之曲以寄哀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至此，命也夫！’”“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

【孔子绝粮陈蔡】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应聘到楚国去，引起陈、蔡两国士大夫们的恐惧，认为楚国用孔子将对他们不利，于是一起发兵围困孔子。孔子被困断粮，境况异常窘迫，便派子贡至楚求援，楚昭王兴师迎接，这才免于难。《史记·孔子世家》曰：“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见。”

【武城弦歌】 孔子的学生子游任武城邑令，用礼乐来教化百姓。孔子带学生经过武城时，听到一片弦乐歌声，便开玩笑说：“杀鸡哪里要用牛刀呢？”《论语·阳货》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楚狂歌凤谕孔子】 楚国有一名隐士叫接舆，他看到当时世事无常，而孔子却到处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便用唱歌的方式劝谕孔子，乱世是没有拯救希望的。《论语·微子》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惩恶劝善著《春秋》】 春秋时代，正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旧有的统治秩序逐渐瓦解，君臣、父子、男女之间的界线也处于混乱之中。孔子有鉴于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删削鲁国的史书《鲁春秋》而成《春秋》一书，以期惩恶而劝善。《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获麟绝笔】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鲁国的贵族们在郊外狩猎，有人捉到

一只麟，孔子认为这是个坏征兆，他所写的史书《春秋》也就此搁笔，世称“获麟绝笔”。《史记·孔子世家》曰：“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锄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赞董狐秉笔直书】 春秋时晋国的大夫赵盾掌政，因避晋灵公的迫害而出走，还未出境，他的族弟赵穿便把晋灵公给杀了，赵盾于是又回朝执政。太史董狐在史书中写道：“赵盾弑其君。”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认为其敢于秉笔直书，是良史。《左传·宣公二年》曰：“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孔子正乐】 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居鲁国，从事教育和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为了使古代乐歌恢复本来面貌，对《诗经》进行了正乐和整理篇章的工作。《论语·子罕》曰：“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删诗说】 相传古时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对其进行了删定，这就是现在的《诗》三百零五篇。《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对于孔子删诗之说，自古以来学术界即有异议。《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古文经学家据此认为，《诗经》的整理编集者，应为周室的太师。今人根据大量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孔子删诗之说，因为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的《诗经》篇目大体相同。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鲁国乐工所演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也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诗经》应是经过许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而成的。

【孔子删书说】 由于秦始皇焚烧《诗》、《书》，《尚书》到了汉代就只剩下伏生为避秦末战乱而藏入壁中的二十九篇，此后虽然间有佚篇发现，但终残缺不

全。西汉后期盛行起来的纬书谓,《尚书》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亲手删定,剩下百二十篇。《书纬·璿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序疏》引)后代学者对此进行论辩,否定了"孔子删书说"。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书论》曰:"《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郑氏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盖书之名既达矣,又虑其久而昧其义也,乃命大行人九岁则谕书名。然则,百篇之《书》皆掌之外史,而谕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荑剪截黜除之也。"

【孔子作书说】 清代今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尚书》既为"六经"之一,当然也出于孔子之手。这种"孔子作书说",源自汉儒的"孔子序书说",是廖平在《知圣篇》中最先提出来的。《知圣篇》曰:"《春秋》因鲁史加笔削,《诗》、《书》与《礼》、《乐》亦本《帝典》而加笔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则《诗》、《书》乃孔子之《诗》、《书》矣。"此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亦持此说。此说影响很大,但缺乏证据。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就排除了孔子作《书》的可能性。同是今文学家的崔适,在所著的《五经释要》中就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过批驳。

【韦编三绝】 汉以前的书籍多用皮绳穿制竹简而成。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因为翻看的遍数多,所以书上的皮绳多次被弄断。《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梦奠】 传说孔子梦见自己坐在殿堂前面的楹柱之间。据说按殷人的礼仪,人死后即停柩于此。孔子自认为是殷人的后裔,因而认为这梦是自己将死的征兆。果然孔子卧病七天后便死了。《礼记·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墨子止楚攻宋】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相传为宋国人。楚国在巧匠公输般的帮助下,修造了许多攻城野战的器械,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为了制止楚国的这次军事行动,日夜兼程赶到楚国的郢都,一面游说楚王,一面又将公输般的攻城之法悉数破去,终于使楚王放弃了进攻宋国的计划。

《墨子·公输》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献书楚惠王】 墨子止楚攻宋后，又献书楚惠王，希望得到重用，以展雄图，但是未能如愿，只得怅然而返。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据《墨子·贵义》："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书未用，请遂行矣。'"

【《左传》作者三说】 《左传》的作者是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出自左丘明之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二，认为出自汉代刘歆之手。此说源自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尔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力主此说。三，认为战国时人根据各国史料辑录而成。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

【庄子著书汪洋自肆】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学问广博，行文汪洋自肆。所著之书如《渔父》、《盗跖》等篇，专门攻击儒、墨之学，所以不为王公大人所赏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庄子求贷】 庄子家贫，向监河侯借粮食。监河侯答应等采邑的赋税征收后就借给他一大笔钱。庄子忿然道，干渴的鲋鱼需要的只是斗升之水，如延误时间而去迎大江之水，那还不如到鱼肆去找它呢！《庄子·外物》曰："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常所，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辞相】 楚威王听说庄子是一位贤者，便派人带了重礼聘他为相。庄子非常轻视荣华富贵，认为楚王虽以重金相聘，但自己不过象豢养准备郊祭的牺

牛一样，一旦养肥就将被宰杀，到时候悔之亦晚，所以不愿为富贵利禄而丧失自由之身，坚辞不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讥曹商媚秦王】 有一个叫曹商的人，受宋王之托出使秦国，得到秦王赏赐，得车百乘。回来后曹商得意洋洋，见到庄子时盛气凌人，认为庄子无能，只配住在隘巷里，织屦为生，穷困潦倒，哪里比得上他一番话便能得到秦王厚赐。庄子讥刺他不惜为秦王舐痔疗疮以求得秦王欢心，喻其丧失人格，曲意奉承，使得曹商丑态百出，无地自容。《庄子·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丧妻鼓盆而歌】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看到庄子蹲坐着，敲着盆子唱歌。惠子问他："你妻子死了不哭也就罢了，却还要鼓盆而歌，不是太过份了吗？"庄子回答说，人之生死就和四季的交替一样，同属于自然，我如果哭哭啼啼的话，那就显得太不通达于命了。《庄子·至乐》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讥惠施有鸱鸮之心】 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为相，庄子准备前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是来和自己争夺权势的，到处派人搜拿。庄子于是前去见惠施，用鸱鸮得腐鼠，而害怕鹓鶵这种神鸟来与自己争食为喻，讥讽嘲笑惠施。《庄子·秋水》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

国而吓我邪！'"

【庄周梦蝶】 庄子在梦中幻化为蝴蝶，忘了自己原本是人，醒来后才发觉自己仍然是庄周。庄子搞不清是自己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为自己。《庄子·齐物论》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之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孟母三迁】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邹国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年幼的时候，孟母为了培养教育儿子，曾为选择良好的环境而搬家三次，终于使孟子成为一代大儒。刘向《列女传·邹孟轲母传》曰："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

【孟母断织】 孟母有一回看到孟子辍学而归，便拿刀割断了机上的织布，以此教育孟子必须勤学不倦。刘向《列女传·邹孟轲母传》曰："自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问曰：'学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 孟子对学生公孙丑说自己四十岁就能心志坚定，不受外物干扰，叫做"不动心"。于是公孙丑请教老师达到这一境界的方法。孟子谓自己善养"浩然之气"，只要用正气与道义不断修养自己，就会具有充塞天地、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孟子托疾不朝齐宣王】 孟子在诸侯列国游说时，到了齐国。一天，他准备去朝见齐宣王，而齐宣王也正巧派人来关照说自己感冒风寒，不能吹风，因此约孟子第二天去见。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便称自己亦得病，不能上朝。第二天他便去齐大夫东郭氏家吊丧。齐宣王以为孟子真的病了，特派医生来替他治病。孟子堂兄弟孟仲子忙派人去等在路上拦住孟子，叫他别回家，赶快去上朝。孟子没有办法，只好躲到了齐大夫景丑氏家过了一夜。《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

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闭门著书】 孟子曾游说齐、梁等诸侯国，宣扬王道仁政。他不赞成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反对以武力来实现统一的霸道，而主张以避免流血的王道来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孟子的设想在当时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因而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在四处碰壁后，只得回到老家邹国，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一起闭门著书，编成《孟子》一书。《史记·孟子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楚怀王举群才赋诗水湄】 据说楚怀王常常到洞庭山游宴，命人根据四时节气的变化于水滨赋诗，并配乐弹奏，其音悠扬，可与仙乐相媲美，人称"潇湘洞庭之乐"。王嘉《拾遗记》卷十"洞庭山"："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常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律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屈原被谗】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与楚王同姓。曾为楚怀王左徒，对内力主改革，对外坚持联齐抗秦，很得怀王信任。上官大夫为了争宠，在屈原草拟宪令时，竟去夺稿，进而又向怀王进谗。怀王轻信谗言而罢绌屈原，从此屈原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力主杀张仪】 张仪用商于六百里地为诱饵离间齐楚联盟，楚怀王轻信上当，等到派使者去受地时，方知受骗。怀王对张仪恨之入骨，非要杀他不可。张仪用厚礼贿赂怀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让他们为自己开脱，怀王竟听信他们的话将张仪释去。出使归来的屈原知道后力劝怀王杀张仪，怀王醒悟，但已经追之不及。《史记·屈原列传》："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

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屈原谏阻怀王入秦】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借口与楚有婚姻之约，欲会怀王。怀王轻信，准备入秦与秦昭王会，屈原以为秦乃虎狼之国，不讲信用，力谏怀王。但是怀王不听，结果为秦所劫，客死于秦。《史记·屈原列传》曰："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屈原放逐著《离骚》】 屈原被谗放逐，仍关心楚国的前途命运，期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所用，以展雄图，又愤于群小当道，遂作《离骚》以抒己志。《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后人对《离骚》作于何时有不同意见，有说作于怀王之世被疏以后，有说作于顷襄王之世被放之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之时而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

【呵壁问天】 屈原被放逐后，流徙彷徨于山川大泽之间，终日愁闷嗟叹，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的壁画上，有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圣贤怪物等，屈原坐在壁画下休息，一面仰看壁画，一面呵而问之，作《天问》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排遣忧愁的思绪。王逸《楚辞章句》卷三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屈原作《九歌》绮靡伤情】 楚国的沅、湘一带，巫风盛行，祭祀时必用歌舞以娱神。屈原流放其间，便根据当地的祭神乐歌加工创作了《九歌》，以陈蒙冤之屈。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俗。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九歌》究竟作于

早期还是后期，历来有争论，一时很难统一。

【屈原哀郢都之陷落】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焚烧楚先王墓地夷陵，楚举国东迁。屈原在放逐地听到这一消息后，痛心疾首，遂作《哀郢》以志之。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四曰："《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

【屈原披发行吟】 屈原被放逐后，神色憔悴，在江边踯躅徘徊，披发行吟。有渔父认识屈原，便劝他顺应潮流，不必独醒高举。屈原不同意渔父的看法，表示宁愿投水自沉，也不能随波逐流。屈原《渔父》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狐死必首丘】 长沙是楚国始祖熊绎的始封地，因此，当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拔郢都后，长期流放在外的屈原感到绝望，意识到楚国行将覆亡，于是来到长沙，选择这里作为"鸟飞还故乡，狐死必首丘"之地，遂作《怀沙》之赋，决心以死殉国。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曰："《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

【屈原自沉汨罗】 屈原身处浊世而不愿同流合污，为了保全自己的清白之躯与高洁之怀，于是自沉汨罗江，葬身清流，与世俗决裂，以明其忠贞爱国之心。《史记·屈原列传》曰："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之绝命词】 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全文引录了《怀沙》之后，写道："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有人即据此以为，《怀沙》为屈原的绝命词。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怀沙"并非怀石之意，屈原真正的绝命词应是《惜往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曰："若以怀沙为怀石，失其旨矣。且辞气视《涉江》、《哀郢》，虽为近死之音，然纡而未郁，直而未激，犹当在《悲回风》、《惜往日》之前，岂可遽以为绝笔欤！""《惜往日》，其灵均绝笔欤？""九章惟此篇词最浅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饰，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晓也。"

【屈原生日之辨】 关于屈原的生日，诗人自己提供了线索。《离骚》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古今研究屈原者对此解释不一。王逸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当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朱熹则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分，两句诗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分不明。两

说中以王逸之说最为流行，但由于具体的推算方法不同，所以说法纷纭。推算出来最早的年分是楚宣王十七年(前353)正月二十三日(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最晚的推为楚威王五年(前335)正月初七日(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郭沫若推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屈原研究》)，浦江清则推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

【屈原为水仙】 传说屈原自沉后成为水仙，其精灵常常出现在湘水之滨。王嘉《拾遗记·洞庭山》："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欧回以粽祭屈原】 传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沉之后，楚人思慕不已，每值死日，必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东汉初人欧回亦常祭奠屈原。忽一日白昼见到屈原，谓所祭之物多为蛟龙所得，希望以后投米时，用楝树叶包米，并用五色丝线缠束，如此则蛟龙不敢掠取。欧回果如所言。端午节食粽之风盖源于此。吴均《续齐谐记》："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送，并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树叶，皆汨罗遗风。"

【龙舟竞渡救屈原】 传说屈原自投汨罗后，楚人即纷纷命舟竞渡，欲救屈原。此后遂成风俗，每逢端午日，即有龙舟竞渡之盛况，以纪念诗人之死。宋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

【宋玉赋朝云暮雨之事】 宋玉生于屈原之后，也是楚国人。曾随侍楚襄王游云梦，眺望高唐。襄王因见云气变化万千，于是向他询问朝云暮雨之事，宋玉遂作《高唐赋》，叙述楚怀王昼梦巫山神女，与其云雨交欢之事。《高唐赋》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宋玉梦遇神女】 楚襄王与宋玉在云梦水滨游猎的当夜，宋玉梦遇神女，神女容貌姣美。宋玉觉得此事很怪，第二天即禀告襄王，并盛赞神女的美貌。襄

王听后对神女大为向往，便让宋玉作赋。宋玉即借机在赋中讽谏国君不应沉溺于美色，而当寻求贤能之士以治理国家。宋玉《神女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玉异之，明日以白王。""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文选》引此赋，将"玉寝"错作"王寝"，所以历代文人引用典故，都误以为襄王梦遇神女，这是极大的误会。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曰："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宋玉大言】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同去云梦游猎，襄王说："谁能夸大，我就敬他为上座。"唐勒、景差等依次形容了一番想象中的伟人，最后发言的宋玉，所说的超过其他人，因而得为上座。《大言赋》曰："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跔天，迫不得仰。'"

【宋玉小言】 楚襄王让景差、唐勒、宋玉极尽大言后，认为还不够完备，于是又让他们作小言赋，并以云梦之地为赏。结果还是宋玉讲得最为精细，得到了赏赐。《小言赋》曰："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邻女窥墙】 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好色，宋玉对此予以否认，并说他东邻的一位绝色美女，在墙上偷看他三年，他也未曾动心。《登徒子好色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宋玉悲秋作《九辩》】 宋玉在楚襄王时任侍从，不满朝政，为群小所不容，无法在朝廷立足，遭遇与屈原类似。晚年失职，流落山野，于是悲秋景之萧瑟，感秋色之凄清，叹自身怀才之不遇，遂作《九辩》以悲秋。《九辩》有句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八："因时而发叹也。人之有秋心，天之有秋气，物之有秋容，三合而怀人之情，凄怆不容已矣。""放逐之臣，危乱之国，其衰飒辽戾，皆与秋而相肖，故《九辩》

屡以起兴焉。”

【楚辞之成书】 楚辞是战国后期由屈原在楚歌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一种诗歌新样式，代表诗人除屈原外，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等人的作品，始编定《楚辞》，分十六卷。后王逸又收入自己的作品和班固的《离骚叙》，并加注释，为《楚辞章句》十七卷。刘向的书早已亡佚，唯王逸的章句流传至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

【荀子被谗】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号为“卿”。荀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周游列国。荀子学识渊博，在齐襄王时应聘为稷下学宫的学官，由于年长才高，三度被尊为“祭酒”。可是后来为谗言所中，只得离开齐国到楚国去。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失官，于是家于兰陵，著书授徒。《史记·荀卿列传》曰：“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

【谈天衍】 邹衍（前305?—前240），齐国人。他看到当时诸侯执政者日益奢侈，不尚仁义道德，于是推论阴阳五德终始之说，著书十余万言，提倡仁义节俭。邹衍持论闳大怪迂，谈天说地，所以时人称其为“谈天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邹衍名噪诸侯】 邹衍善论，诸侯执政者见其论，无不为之折服，因此名噪一时。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款待，燕昭王更以其为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

【邹衍吹律】 相传燕国有一处寒冷不能生五谷的地方，邹衍住到那里后经常吹乐，天气就变得温暖能长庄稼了。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

而寒，不生五谷。邹衍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今名黍谷。”

【六月飞霜困邹衍】 邹衍为人忠直，但燕惠王却听信谗言将他投入牢狱。传说邹衍仰天而哭，上天为之感动，夏日飞霜。《淮南子》曰：“邹衍尽忠于燕惠王，惠王信谮而系之。邹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为之降霜。”（《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李善注引）

【韩非愤世著书】 韩非（前280?—前233），出身于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有些口吃，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叹不如。当时的韩国在战争中屡遭失败，在强秦的威胁下形势岌岌可危。韩非屡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以图强，但始终不被采纳，只能愤而著书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史记·韩非列传》曰：“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韩非不惧杀身】 韩非倡议变法的态度非常坚决，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有一位堂谿公曾劝他要小心保全自己，不然就会象吴起、商鞅一样惨遭杀身之祸。《韩非子·问田》曰：“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

【韩非论文得秦王赏识】 秦王嬴政看到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等文后，叹息不能与其人交游。李斯于是向嬴政介绍韩非。为了能见韩非，秦加紧进攻韩国，迫使韩王让韩非出使秦国。《史记·韩非列传》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

【韩非被李斯谗害自尽】 李斯自以为才能不如韩非，害怕秦王信用韩非，便在秦王面前进谗，将韩非投入牢狱，又让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无处伸冤，被迫服毒自尽。《史记·韩非列传》曰：“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

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一字千金】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入秦事庄襄王，任丞相，封文信侯。秦王政即位，尊为仲父，有门客三千。曾集合门客撰成《吕氏春秋》一书，将其悬于城门之上，对能增删书中一字者悬赏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秦始皇焚诗书】 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在宴席上，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提出要效法古代，分封子弟功臣。丞相李斯对师古之论大加抨击，认为三代之事不足法。接着李斯又将社会的不稳定归咎于儒生，建议始皇下诏焚书，以消除祸乱的根源。始皇对李斯的奏议大为欣赏，于是下诏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始皇掘孔子墓】 秦始皇焚《诗》、《书》后，传说又派人将孔子的墓挖开，准备把随葬的经书也烧掉。《太平御览》卷八十六引《异苑》曰：“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

【秦始皇坑儒】 秦始皇怕死，追求长生不老。方士们便投其所好，用尽办法骗他。始皇在屡次上当后就坑杀了一些方士，这时秦始皇最为宠信的方士卢生和侯生因怕骗术败露，便趁机逃走。始皇大怒，于前212年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侯生、卢生相与谋”，“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去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始皇与《仙真人诗》】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有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即在上面刻字道：“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听到后大怒，将住在陨石附近的人全部杀死。他很忌讳死，所以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便让博士写了一首《仙真人诗》，在巡游天下时命乐师弹奏歌诵。《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

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李斯谏逐客】 李斯（？—前208），楚上蔡（今属河南）人，战国末入秦。韩国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以避免秦国的侵犯，便派了一名叫郑国的水工替秦国修渠。后事情败露。秦国的贵族本就恨各国的游说之士，即借此机会请求秦王下令逐客。李斯为客卿，亦在被逐之列，于是即上书力谏逐客之非。秦王阅后，深为感动，遂下令解除逐客令。《史记·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李斯善书】 李斯工书，尤以篆书出神入化，凡始皇时之玺碑刻石，无不由其手书，朝臣莫不叹伏。《太平广记》卷二百六《李斯》条："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黄犬之叹】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秦相李斯为赵高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临刑前，李斯回想起当年为布衣时与其子一起牵犬逐猎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史记·李斯列传》曰："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伏生壁藏《尚书》】 自秦始皇用李斯之议，烧《诗》、《书》、百家语，又经项羽火烧咸阳，《尚书》便从此失传了。秦博士伏生为避战乱，曾将一部《尚书》藏在屋壁中。汉惠帝取消秦朝不准民间藏书的禁令，伏生再去找自已所藏的《尚书》时，由于战火的缘故，只得了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汉文帝听说伏生能治《尚书》，于是便派晁错去受学，这样《尚书》才得以重新流传。《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及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霸王别姬慷慨悲歌】 项羽被困垓下，夜里听到四面的汉军营中楚歌声起，知道自己必败无疑，于是慷慨悲歌，与美人虞姬诀别。《史记·项羽本纪》："项羽闻四面楚歌之声"，"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汉高祖伤怀歌《大风》】 汉高祖刘邦还乡，在沛县置酒召父老饮宴，自作《大风歌》诗，击筑而歌，感慨泣下。《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为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高祖为戚夫人歌《鸿鹄》】 汉高祖刘邦宠爱戚夫人，认为太子懦弱，而戚夫人所生子赵王如意性格象自己，便想废太子而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采纳张良的计策，用卑辞厚礼聘请高祖未能聘到的商山四皓来做太子的侍从。高祖以为太子得此四人帮助，羽翼已成，故难以撤换，为此内心极为痛苦，便为戚夫人歌《鸿鹄歌》，抒发无可奈何的心情。《史记·留侯世家》："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

【陆贾为汉高祖说诗书】 陆贾，楚人。他经常向汉武帝解说《诗》、《书》，高祖对此十分厌恶，陆贾于是陈说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高祖醒悟，让他论古代君王治天下之成败。陆贾遂著《新语》论秦之得失。《汉书·陆贾传》曰："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陆贾舌辩定南越】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因南越未定，便派陆贾为使，以收服南越。陆贾有辩才，至南越，舌辩南越王尉佗，使其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向

汉称臣。《汉书·陆贾传》曰："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佗魋结箕踞见贾。贾因说佗。"陆贾极力炫耀汉王朝的武力，尉佗不得不表示臣服，"赐贾橐中装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

【陆贾分金】 陆贾称病免职居家，将出使南越时所得千金分给五个儿子，让他们从事生产，自己则携带宝剑随从，乘车马游乐，轮流住在五个儿子家中。陆贾还与儿子们约好，自己死在谁的家中，宝剑车骑就归谁所有。《史记·陆贾列传》谓孝惠帝时，吕后欲王诸吕，陆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

【韦孟作诗谏楚王戊】 韦孟，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高祖六年（前 201 ）为楚元王傅，历辅其子楚夷王刘郢客及其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孟作诗讽谏，不听，于是辞官迁家至邹。《汉书·韦贤传》曰："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

【赵幽王饥饿而歌】 赵幽王刘友（？一前 185 ），汉高祖之子。高祖十一年（前 196 ）立为淮阳王。孝惠元年（前 194 ）徙王赵，以吕氏女为妃。刘友不喜吕氏女而另有所宠，吕氏女遂向吕后进谗，吕后将刘友幽禁起来，不给他东西吃。刘友知道自己将被活活饿死，遂作歌哀呼，乞求苍天报仇。《汉书·赵幽王传》曰："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窃馈之，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族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遂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

【贾谊少年得志】 贾谊（前 200—前 168），洛阳人，年十八岁即以能诵诗书称誉于郡。后经廷尉吴公的推荐，汉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贾谊才华横溢，以善议政事而为文帝所赏识，一年即升迁为太中大夫。《汉书·贾谊传》曰："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

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谊议改正朔】 汉高祖即位后，一直沿用秦的正朔和服色。贾谊根据“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为水德，汉灭秦，即土克水，所以汉应为土德。贾谊因此上奏文帝，议改正朔及服色。但是文帝非常谦让，所以贾谊的奏议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汉书·贾谊传》：“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遑也。”

【贾谊遭毁被贬】 贾谊因参与更定法令及议遣诸侯王就国，汉文帝对他非常宠信，准备提拔他为公卿。但却遭到周勃、灌婴等元老权贵的嫉妒，纷纷在文帝面前诋毁贾谊，以致贾谊渐渐为文帝所疏远，最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贾谊传》：“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渡湘吊屈原】 贾谊被谪为长沙王太傅，行至湘水，联想到自沉的屈原，对自己的遭遇感慨万千，不禁触景伤情，于是作《吊屈原赋》。《史记·贾生列传》曰：“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贾谊见鵩鸮而自伤】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鸮飞入寓所。鵩鸮入寓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祥之兆，所以贾谊自认为寿命不长，感伤之下便作《服鸟赋》以自我宽解。《史记·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四年余，文帝思念他，将其召回京城，问以鬼神之事。尽管文帝对其渊博的学识深表敬佩，听得入神，为之前席，但仍只是拜其为梁怀王太傅，而并未将其留在朝中，加以重用。《汉书·贾谊传》：“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

【贾谊痛哭流涕陈时政】 汉文帝之世，正是汉王朝趋向兴盛之时，但是贾谊却

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到了汉王朝内部所隐伏的不稳定因素，边疆有匈奴之患，内部则有藩王之乱。贾谊因此上疏，以为时事"可以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陈政事疏》）痛陈政事，指切时弊。《汉书·贾谊传》曰："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贾谊忧伤而死】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伤心不已，一年后即忧伤而死。《汉书·贾谊传》："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

【枚乘谏吴王】 枚乘（？—前141），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的郎中，他看到吴王濞蓄意谋叛，便上书奏谏，提出忠告。吴王不纳，他于是去而游梁。《汉书·枚乘传》曰："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

【枚乘复说吴王罢兵】 汉景帝即位后，用御史大夫晁错之议，削弱诸侯的力量，吴王于是和六国一起谋反；景帝为了让七国罢兵，便将晁错给杀了。枚乘再次劝说吴王，希望吴王就此罢兵，不要自取灭亡。吴王仍然不听。《汉书·枚乘传》曰："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向，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

【枚乘称病辞官】 汉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枚乘因曾上书劝说过吴王，因此名声大噪，汉景帝拜他为弘农都尉。但是枚乘不乐意为郡吏，称病辞官，仍然客游于梁。《汉书·枚乘传》："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

【邹阳谏吴王】 邹阳（？—前129年），初仕吴，因为吴王濞蓄意谋反，于是借秦为喻，上书谏吴王，吴王不纳。《汉书·邹阳传》曰："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吴王不内其言。"

【邹阳狱中上书为上宾】 邹阳上书谏吴王不被采纳，便离开吴国客游于梁。但又为羊胜、公孙诡等所嫉恨，被谗入狱，于是作《狱中上梁王书》以自明，梁孝王见后，立即放他出狱，尊为上宾。《汉书·邹阳传》曰："于是邹阳枚乘、严

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邹阳为梁孝王解罪】 梁孝王与门客羊胜、公孙诡等阴谋窃取皇位，又派人刺杀大臣袁盎，结果事情败露。梁孝王惧诛，便派邹阳带了重金替他设法解罪。邹阳辗转请托才使事情得以平息。《汉书·邹阳传》载，“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见，语以其事”，但王先生表示无能为力。邹阳于是历游齐、楚、韩、魏、鲁诸地寻访名士，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邹阳行月余，莫能为谋，还过王先生”，王先生便向邹阳推荐了长安的王长君。王长君是王美人之兄，邹阳于是向王长君游说，请他在文帝面前说情，“长君曰：‘诺。’乘间入而言之。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事果得不治。”

【淮南王刘安好书】 淮南王刘安(？—前 122)，汉之宗室，不喜游弋逐猎而好书，招致四方宾客，并与他们合著《淮南子》一书。《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书》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刘安与淮南八公】 淮南王刘安好道术。传说有八位老者要求见刘安，刘安故意让门人问他们有无长生之术，八位老者即摇身变成色如桃花的童子。刘安盛礼款待他们，并且亲自操琴而歌。干宝《搜神记》卷一：“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难之，曰：‘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三光，遇北斗兮。驱乘风云，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刘安谏伐闽越】 建元六年(前 135)，闽越兴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汉朝求救，武帝同意出兵讨伐闽越。刘安认为越地多险阻，汉兵不熟悉地形，因此上疏谏阻。《汉书·严助传》曰：“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

【刘安文辞得武帝喜爱】 刘安学问渊博，善为文辞，深得汉武帝的尊重。武帝写给刘安的报书或赐书，都命司马相如等名士过目，然后才发出去。刘安所献赋颂文章，武帝都非常珍爱，秘不示人。《汉书·淮南王传》曰：“时武帝方

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刘安阴结权臣】 淮南王刘安与太尉武安侯田蚡私交甚厚，建元二年(前139)刘安入朝时，田蚡曾亲至霸上迎接，并密告刘安武帝没有太子，只要他行仁义，得天下之心，将来武帝去世即可为天子。刘安听后大喜，动了觊觎帝位之心，于是厚赂田蚡，并以重金结交武帝左右的宠臣。《史记·淮南列传》曰："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

【刘安奉诏作《离骚传》】 汉武帝爱读楚辞，朱买臣等都因懂楚辞而得到宠信。刘安亦为楚辞专家，武帝命其为《离骚》作注解，他早上接到诏旨，晚上就完成献上。《汉书·淮南王传》曰："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刘安谋叛】 建元六年(前135)，有彗星出现，于是有人就对刘安说，这是天下大乱的征兆。这话正中刘安下怀，他便暗中准备器械，为日后争夺皇位做准备。后事泄，自杀。《汉书·淮南王传》："或说王曰：'先吴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城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王谋反。""安自刑杀。"

【严助弃市】 严助(？—前122)，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严忌之子，一说忌族子。与淮南王刘安私交甚厚，刘安谋反事败，严助受到牵连。汉武帝因爱惜其才，准备免其一死，从轻治罪。但是廷尉张汤力争，认为严助身为朝廷心腹之臣，却与诸侯结交，如不正法就不足以为戒。严助因此被弃市。《汉书·严助传》曰："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上薄其罪，欲勿诛。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苏李诗真伪之争】 流传的五言苏李诗，旧传为苏武与李陵赠答时所作，如钟嵘《诗品》及萧统《文选》等主其说。但是，自六朝时起就有人怀疑所谓的"苏李诗"为后人之拟作。颜延之认为"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庭诰》)刘勰也指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倢伃，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至宋代苏轼，始据李陵、苏武赠别，而诗有"江汉"

之语，对"苏李诗"予以全面的否定。此后，历代学者如洪迈、顾炎武、翁方纲、钱大昕、梁启超等，从苏武和李陵的事迹、诗中地域、避讳以及诗的风格等不同方面论证其伪，迄今已成定案。

【司马相如题柱】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相传司马相如离开成都赴长安时，在桥柱上题字，表示如不得富贵，就不再回乡。常璩《华阳国志》曰："升仙桥在成都县北十里，即司马相如题柱桥，曰：'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太平御览》卷七三引）

【司马相如游梁赋《子虚》】 汉景帝时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梁孝王招纂游说之士，相如于是称病辞官，客游于梁，著《子虚赋》。《汉书·司马相如传》曰："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 临邛大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寡居在家，美貌艳丽，爱好音乐。司马相如倾慕其名，便借赴宴之机抚琴，以琴声挑动文君的芳心。文君爱相如的文采风流，于是随相如夜奔。《汉书·司马相如传》曰："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卓文君眉如远山】 卓文君面容姣好，眉如远山，脸如芙蓉。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司马相如家徒四壁】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因为家境贫寒，家中连一件家具都没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司马相如以裘衣贳酒】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还居成都后，贫困潦倒，便把所穿的鹔鹴裘拿去换酒喝。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曰："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杨昌贳酒，与文君为欢。"

【卓文君当垆卖酒】 后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又从成都回到临邛，生活贫困，便变卖车骑，买了一座酒店，文君亲自在店堂卖酒，相如则穿短衣裤和佣人一起洗涤酒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

【司马相如如痴如醉作天子游猎之赋】 汉武帝读了《子虚赋》后，对司马相如

的才学非常赏识。相如以为《子虚赋》讲的只是诸侯之事，不足为奇，于是又上《上林赋》，借亡是公详述汉天子在上林苑校猎的壮观，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相传司马相如作此赋时如痴如醉，几百日而后成。《汉书·司马相如传》曰："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司马相如安抚巴蜀之民】 元光五年(前130)，唐蒙出使夜郎、僰中。当时为经营西南，曾征发巴蜀吏卒，吏卒或有逃亡，唐蒙便一律按军法从事，这就引起巴蜀之民的骚乱。汉武帝知道后，派司马相如前去宣谕巴蜀之民，说明唐蒙所为并非武帝本意，缓和了紧张的局面。《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 夜郎国与汉通使，得到很多赏赐，西南地区的邛、莋之君听说后，也都愿做汉王朝的附属国。武帝于是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大悦。"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司马相如出使蜀地时，蜀地父老都以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而朝中的大臣也有这种意见。相如不敢直谏，于是借蜀父老之辞而加以诘难，作《难蜀父老》之文以讽谏。《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司马相如衣锦还乡】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至蜀，蜀郡官吏都至郊外迎接，蜀人引以为荣。其岳父卓王孙因此兴叹，以为文君嫁给相如太晚了，并将财产平分给文君。《汉书·司马相如传》曰："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

【司马相如病渴】 司马相如患有糖尿病，故对仕宦利禄看得很淡，对权臣间的事概不参与，常常称病闲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司马相如作《美人赋》以自刺】 司马相如的消渴病在娶文君后恶化，于是作《美人赋》以自刺，最终不治而死。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曰："长卿素有消渴病，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司马相如谏猎】 司马相如曾从武帝至长杨宫游猎，武帝亲自搏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此上疏谏猎，以为禽兽本不是天子所应当亲近的。《汉书·司马相如传》曰："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

【司马相如作赋哀秦二世】 司马相如曾侍从汉武帝经过宜春宫，宜春宫为秦二世所葬之地，相如于是作赋以哀二世，为武帝提供亡国之鉴。《汉书·司马相如传》曰："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

【司马相如梦黄衣翁】 相传司马相如准备献赋，夜里梦见黄衣翁对他说可以作《大人赋》。相如因此作《大人赋》以献，言神仙之事。汉武帝赐锦四匹。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曰："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

【司马相如讽谏武帝飘飘然】 司马相如献《大人赋》，认为方士们所说的神仙之事毫不足羡，对汉武帝之好神仙进行讽谏。但是《大人赋》的文辞太过靡丽，武帝看后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汉书·司马相如传》曰："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奏《大人赋》。"《汉书·扬雄传》曰："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 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曾问作赋之事。相如以为作赋不但需要辞藻的堆砌组合，还必须要有赋家之心。赋家之心广袤无垠，包容整个宇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盛览听后，从此再也不敢言及作赋之心。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曰："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

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也。"

【卓文君止相如纳妾】 传说司马相如准备娶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于是作《白头吟》以示和他断绝关系，相如感悟而作罢。葛洪《西京杂记》卷三："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司马相如遗书劝封禅】 司马相如居家病重，武帝知道后便派人赶紧去取书，恐怕相如死后给别人拿走。使者至时，相如已死，家无遗书，只留下一篇《封禅文》，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劝武帝封禅，到泰山祭拜天地。《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所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

【枚捷马迟】 枚乘之子枚皋文思敏捷，作文一挥而就，但文字难免粗糙。司马相如则行文迟缓，作赋往往几百日始成一篇，但文字讲究，词藻富赡。他们在当时均享有盛誉。扬雄以为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用，枚皋宜作檄文，要求敏捷；而相如宜作典册，需要雕琢。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李延年歌新声得宠】 李延年精于音乐，能歌善舞，父母兄弟都是乐师。延年因犯法受腐刑而入宫。武帝爱好新兴音乐，延年于是便刻意创作新声乐曲，从而博得武帝的宠幸。《汉书·佞幸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外戚传》："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李延年歌佳人进女弟】 李延年为了固宠，便在宴会上唱了一首歌咏美貌佳人的歌，引起武帝的注意。延年于是通过平阳公主把妹妹引荐给武帝。李夫人以其美貌善舞得到武帝的宠幸，而延年也因此得到擢升，甚至得到与武帝男宠韩嫣一样的待遇，可以与武帝同卧同起。《汉书·外戚列传》："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汉书·佞幸列传》："李夫人产

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前 179？—前 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一带）人，专心致志精研经籍，家中虽有苑圃，但从不窥视。《汉书·董仲舒传》曰：“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

【董仲舒治国】 汉武帝即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以备咨询。董仲舒也被举参加了策问，之后就被派至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为相。董仲舒向来主张“天人感应”说，所以在为相期间，经常进行祈雨止涝的祭祀。据说还很灵验。《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言灾异得祸】 建元六年（前 135），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不久，辽东的高庙也发生了火灾。董仲舒认为这正是宣扬天人感应说的有利时机，即在家中起草奏章。适逢主父偃至其家中做客，看到草稿，便偷了出来交给汉武帝。武帝拿给儒生们议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所作，认为纯属愚妄不经之谈。武帝即将董仲舒投入狱中，准备问斩，后予以赦免，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汉书·董仲舒传》曰：“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金屋藏娇】 汉武帝（前 156—前 87）刘彻系王夫人所生。当时皇后无子，景帝宠爱栗姬，就立栗姬所生子为太子。武帝幼年时聪明乖巧，深得长公主喜爱。长公主有女名阿娇，年仅七岁的刘彻表示若能得阿娇为妇，当造金屋藏之。长公主大喜，便将阿娇许配刘彻。同时长公主千方百计在景帝面前诋毁栗姬，力主废太子而立刘彻。栗姬终于被逼自杀，王夫人得立为皇后。《汉武故事》：“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黄金屋贮之。’长公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是时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公主伺其短辄微白之。上尝与栗姬语，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长公主日谮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贤之，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太子，年七岁。”（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引）

【长门买赋】 阿娇立为皇后十余年无子，恃宠骄贵，又大搞巫术，事发追究，被武帝废黜，退居长门宫。她寂寞悲苦，听说司马相如擅辞赋，便派人送去黄金

百斤，请其作赋以解悲愁。传说武帝读到此赋，受到感动，重新宠幸陈皇后。司马相如《长门赋序》："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文选》卷十六)

【武帝叹不与相如同时】 汉武帝好辞赋，当读到相如的《子虚赋》时，非常喜爱，以为是古人遗作，感叹自己不能与作赋者同时。狗监杨得意说明相如系其同乡，武帝大惊，立即召问。《汉书·司马相如传》曰："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

【武帝以速易迟】 传说汉武帝作辞赋敏捷，下笔即成，司马相如则相反，下笔迟缓，总是落在武帝后面。然而写成之后，相如之赋却是无比美妙，令武帝赞赏，甚至愿意以己之速换取相如之迟，以达到工妙之境。君臣大笑为乐。《汉武故事》："上尤好辞赋，下笔即成。相如造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妙，尝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汝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即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弗责也。"(晁载之《续谈助》卷三引)

【武帝以俳优畜赋家】 汉武帝即位后，招延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命他们作赋颂并予以奖励。但是武帝网罗赋家，并不重视他们的政治才华，而只是把他们当作俳优看待，让他们给宫廷娱乐增加一点风雅而已。《汉书·枚乘传》曰："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汉书·严助传》曰："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

【武帝设乐府以采民谣】 汉武帝设立一个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称为乐府，广采民间歌谣俗曲，或创作新声乐曲，一方面供宫廷娱乐之用，另方面亦可从中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武帝作诗赋伤悼李夫人】 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死，武帝非常想念她。有一个叫少翁的方士说能将李夫人之神引来，武帝果然在夜里恍惚看到了李夫人的样子，可是这更引起了武帝的悲痛之情，于是作赋表示伤悼。《汉书·外戚传》曰："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

【武帝负薪塞河作《瓠子之歌》】 元封二年(前 109)，汉武帝祭祀泰山后至黄河决口处瓠子，率领百官负薪塞河堤，亲自祭河，将白马玉璧沉入河中，并作《瓠子之歌》。瓠子的决口终于被堵住。《史记·河渠书》曰："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于是卒塞瓠子。"

【武帝求仙造盘承露】 汉武帝晚年生活奢靡，追求长生，作建章宫，立神明台，并造金铜仙人承露盘。他听信方士之言，以为饮服露水搀和玉屑，可以不死成仙。《三辅黄图》卷三："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河间献王好古求书】 河间献王好古，留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古代书籍。当时的儒生多携书前去投靠他，所以河间献王从民间得到一大批古籍。《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事，《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鲁恭王坏孔宅得古籍】 鲁恭王喜欢兴建宫室，因为紧邻的孔子旧宅有碍于宫室的扩展，所以便派人去拆孔子的旧宅。在孔宅壁缝中发现了许多用古文字书写的典籍，其中包括一些久已失传的逸书。《汉书·鲁共王传》："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献古文尚书】 孔安国是孔子的后裔，武帝时担任讲授《今文尚书》的博士。鲁恭王在孔壁中得到的古籍后都到了孔安国手里，安国用今文读其中的《古文尚书》，并同《今文尚书》作比较，发现这部孔壁《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于是就把这部书献给汉武帝。不幸当时正发生巫蛊事，《古文尚书》没有能够立于学官。《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东方朔上书自荐】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武帝即位后，征召四方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认为自己“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文武韬略足以为朝廷效力。武帝看到这篇自荐书后虽然称奇，但却一直没有重用他。《汉书·东方朔传》曰：“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

【东方朔索米长安】 东方朔以贤良待诏，俸禄微薄，又一直没有机会在武帝面前显露自己的才学，便想出一个办法，对皇宫内驾车的侏儒们恐吓说武帝要杀他们。侏儒们大为惊慌，便向武帝请罪。武帝大惑不解，一问才知道是东方朔在捣乱，便把东方朔召来询问。东方朔对武帝说，我和侏儒们拿同样的俸禄，他们吃得太饱，而我却饿得要死。武帝大笑，从此开始重用东方朔。《汉书·东方朔传》曰：“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体；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东方朔滑稽多智】 东方朔性格诙谐，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汉武帝曾让东方朔做猜东西的游戏，东方朔屡射屡中，得到许多赏赐。武帝身边有一个叫郭舍人的倡优故意出来刁难，认为他不过是侥幸猜中，并表示愿意再出一题，如果猜中了就甘心受罚。结果东方朔又赢了，武帝便让人打了郭舍人一百板子。郭舍人羞惭之余又出隐语考问东方朔，但是不管郭舍人出什么样的难题，东方朔都能随声应对，由此深得武帝的宠信。《汉书·东方朔传》曰：“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封而对曰：‘臣以为龙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东方朔割炙遗细君】 汉武帝曾诏赐从官肉，正值伏日，东方朔不等宣诏即拔剑割肉而去。第二天武帝命他自责，他非但不认错，反而自我赞誉，说自己拔剑割肉是壮举，割肉不多是廉，拿回去给妻子尝则是仁。武帝听后大笑，又赐其酒肉。《汉书·东方朔传》曰：“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

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东方朔谏起上林苑】 汉武帝好狩猎，经常微服出游。但由于武帝对窦太后还有所顾忌，不敢远出，于是就准备在南山附近营建上林苑，以供游乐之需。东方朔力谏，认为这是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为取败之道。武帝不听。《汉书·东方朔传》曰："时朔在傍，进谏。""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东方朔谏武帝近佞人】 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爱幸董偃，并让他散财交士。董偃又设法向武帝献媚，博得武帝的欢心。东方朔虽然滑稽诙笑，但时常察颜观色，直言陈谏。他认为董偃伤风败俗，罪不容诛，因此向武帝进谏。武帝从此疏远董偃。《汉书·东方朔传》曰："是时，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东司马门更名东交门。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

【东方朔设客难己】 汉武帝征召天下之士，任人以贤。但是东方朔虽然屡次论说时政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却始终被武帝当作俳优看待，得不到重用。于是东方朔作《答客难》，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汉书·东方朔传》曰："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为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

【司马迁行万里路】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青年时代曾游历名山大川，探寻古迹，访问故老，网罗传说旧闻，了解风俗民情，行程万里，为他以后著述《史记》做好充分准备。《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受遗命】 元封元年（前110）四月，汉武帝至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病倒在洛阳，未能从行。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遗命司马迁继任太史

后，一定要继承祖业，将“获麟”以后的历史写出来。司马迁俯首流涕答应。从此，司马迁担负著史重任，埋首于历史资料，潜心著述。《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载司马迁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前99）夏五月，汉武帝再次对匈奴用兵。李陵领兵孤军深入，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武帝本来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因此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群臣也都随声附和。唯独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投降是为了能找机会报效朝廷。武帝非但不听，反而认为是犯上，替李陵辩护，暗讽宠臣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投入牢狱，施以腐刑。《汉书·李广传》曰：“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这是个比太史令品秩还要高的职位，但在当时通常由宦官充任，因此这对于司马迁无异于奇耻大辱，他说：“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安书》）他想到过死，但是他又想到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因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书报任安】 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受巫蛊案牵连被下狱治罪，他为了表明清白，于是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替自己伸冤。司马迁为此作《报任安书》，说明自己并非不想推荐贤士，只是自己是刑余之人，没有资格再做这种事了。自己遭受腐刑，本来应当一死，之所以苟活，是因为著《史记》的宿愿未了。《汉书·司马迁传》曰：“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司马迁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后，便将它藏于名山，又抄了一个副本放在京师。一直到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史记》公之

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司马迁下狱而死】 相传司马迁在《景帝本纪》中极言汉景帝之短，以及武帝之过。武帝看到后勃然大怒，便将这篇本纪削去。后司马迁又因受宫刑心怀不满，口出怨言，武帝便借故将其下狱处死。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裴骃《史记集解》引)

【朱买臣担薪歌道中】 朱买臣(?—前115)，字翁子，吴县(今属江苏)人。家境贫穷，以伐薪为生。好读书，常担薪歌于道中。妻子劝他不要在道中歌诵，他却笑道："我五十岁后可以得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将来一定报答你。"其妻感到羞愤，恚怒之下遂改嫁他人。朱买臣依然故我，独行而歌。《汉书·朱买臣传》曰："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

【朱买臣言楚辞得官】 朱买臣替人驾车至长安，诣阙上书，希望得到进用，但没有回音，结果连川资都耗尽了。后经同乡严助的推荐，才为汉武帝召见。他向武帝讲说楚辞，得到赏识，被拜为中大夫。《汉书·朱买臣传》曰："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朱买臣富贵不忘故妻】 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上任时会稽的吏民除道相迎。朱买臣在车上看到前妻与其夫，即命人用车把他们接到官邸，供给衣食。前妻感到羞愧，上吊自尽，朱买臣又出钱让其夫收葬。《汉书·朱买臣传》曰："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朱买臣被诛】 廷尉张汤为小吏时，趋附朱买臣与严助。后张汤治淮南狱，将严助问成死罪。朱买臣对此怀恨在心，见到张汤时也不用礼，常想致他于死地。后借机告发张汤阴私，张汤畏罪自杀。但是朱买臣也因此为武帝所诛。

《汉书·朱买臣传》曰："始买臣与严助俱侍中，贵用事，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后汤以廷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买臣怨汤。及买臣为长史，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买臣深怨，常欲死之。后遂告汤阴事，汤自杀，上亦诛买臣。"

【韦玄成谦逊下士】 韦玄成，字少翁，韦孟之孙。少好学，谦逊下士，出门时如果遇到有学识者步行，都要用车骑载送之。对待贫贱者，态度非常恭敬。《汉书·韦玄成传》曰："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由是名誉日广。"

【韦玄成获罪削爵】 韦玄成曾被征为未央卫尉，迁太常，与平通侯杨恽相善。杨恽被诛后，他被牵连免官。后侍祀孝惠庙，因天雨道路泥泞，不乘车而骑马至庙下，为有司弹劾，被削爵为关内侯。他感到愧对先祖，于是作诗自责。《汉书·韦玄成传》曰："数岁，玄征为未央卫尉，迁太常。坐与故平通侯杨恽厚善，恽诛，党友皆免官。后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

【韦玄成感仕途之艰难】 汉宣帝宠姬张倢伃之子淮阳宪王，很得宣帝的宠爱。宣帝想让他继承帝位，但又不忍心将太子废去，便用礼让来感化宪王，拜韦玄成为淮南中尉，又诏其与诸儒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元帝即位后，韦玄成为少府，后迁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至永光年间为丞相。韦玄成虽然位居高位，但感于仕途之艰难，于是作诗以诫示子孙。《汉书·韦玄成传》曰："久之，上欲感风宪王，辅以礼让之臣，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是时王未就国，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及元帝即位，以玄成为少府，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国为丞相。贬黜十年之间，遂继父相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玄成复作诗，自著复玷缺之艰难，因以戒示子孙。"

【路温舒截蒲为牒】 路温舒，字长君，出身小吏，汉宣帝时官至太守。少时家境不宽，他便在牧羊时割取蒲叶，编成蒲简用来书写。《汉书·路温舒传》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王褒颂汉德】 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汉宣帝好诗歌辞赋，征召文学之士。益州刺史王襄听说王褒很有文才，便让王褒作诗颂扬汉德，并向宣帝推荐，征为待诏。《汉书·王褒传》曰："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

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王褒文风淫靡】 王褒很得汉宣帝的赏识，曾数次随从宣帝游猎。每到一处，王褒即作辞颂。为迎合宣帝之意，王褒颂中多言神仙之事，所以时人以为“淫靡不急”，无益于讽谏时政。但是宣帝正需要能给宫廷娱乐增加一点文雅的辞赋家，因此王褒很快被提升为谏大夫。《汉书·王褒传》曰：“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低，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王褒辞赋能治病】 汉宣帝太子得病，闷闷不乐。王褒受诏侍奉，为太子朝夕诵读自己的文章。太子非常喜欢王褒的文章，便让后宫及左右侍者一起诵读，身体也渐渐地康复了。《汉书·王褒传》曰：“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萧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匡衡凿壁借光】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勤学，家贫无烛，就凿穿墙壁，借邻舍的烛光读书。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曰：“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刘向铸伪金获罪】 刘向（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敬。家中藏有一部《鸿宝苑秘书》，讲的大多都是炼金之术。汉宣帝大兴神仙方术之事，刘向便将此书献了出来，以为照此书之方即可炼出黄金。宣帝让有司试验，结果一无所获。刘向因此入狱，后经其兄多方营救才得免去死罪。《汉书·刘向传》曰：“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减死论。”

【刘向辨盗械之尸】 汉宣帝时，有人在上郡掘得石室，里面有一反缚双手的尸体。刘向认为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载的“贰负之臣”，引起满朝人士的惊奇，连当世的文学大儒也都开始读《山海经》。刘歆《上山海经表》曰：“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 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

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

【刘向被诬下狱】 汉元帝时，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忧虑外戚宦官勾结擅权，与萧望之、周堪等准备上书弹劾。但事情泄露，反而被诬下狱，被免为庶人。《汉书·刘向传》曰：“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愬，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

【刘向使外亲上变事】 初元二年(前47)秋，刘向被征为中郎。这一年天气异常，灾害频发，刘向于是让外亲上书言灾异之事，以弹劾宦官弘恭和石显等，结果事发被免为庶人。《汉书·刘向传》曰：“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更生坐免为庶人。”

【刘向悼己】 刘向因直谏两次入狱，被免为庶人后，在家闲居十余年，对自己的遭遇极为伤感，遂作《疾谗》、《救危》等文。《汉书·刘向传》曰：“显等专权日甚。”“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刘向感灾异而论《洪范》】 汉成帝即位后，刘向再次被起用，拜中郎、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当时各地时有灾异发生，刘向认为与外戚王氏兄弟专权有关，于是集辑上古的灾异符瑞，著《洪范五行传论》以奏，深得成帝的嘉许。《汉书·刘向传》曰：“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戒赵卫鉴往古】 汉成帝之时，世俗风气日趋淫奢，而赵皇后、卫婕妤又出身卑微不合礼制。刘向因此抄录《诗》、《书》所载古代贤妃贞妇的事迹，编为《列女传》以戒成帝。又采古人轶事编为《新序》、《说苑》，以为天子行事之鉴。《汉书·刘向传》曰：“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

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五十篇奏之。""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刘向得神授】 刘向于汉成帝末校书天禄阁，专心精研，不与世俗交接。传说太一神为其勤学不倦的精神所感动，于夜深之际下凡天禄阁，向他传授《洪范五行》。王嘉《拾遗记》卷六曰："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

【刘向谏起延陵】 成帝时营建昌陵，耗费巨大，数年的时间还不能完成。成帝只得罢昌陵，复起延陵。但是延陵的规模仍然太过宏大，刘向于是上疏谏起延陵，以为明君贤主都实行薄葬，而暴乱亡国之君才竞相厚葬。成帝虽然被他的话所感动，但却并不接受他的意见。《汉书·刘向传》曰："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谏。""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刘向三十余年不得升迁】 刘向经常上书陈谏，讥刺宗室权臣，直言不讳，为权贵们所嫉恨。因此位居大夫之列，前后历宣帝、成帝两朝三十余年而不得升迁。《汉书·刘向传》曰："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

【严君平卖卜】 严君平名遵，蜀人，汉成帝时卖卜于成都，平时只要收入能得温饱，便闭门读书，博览群书，著书十余万言，为扬雄所敬重。《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曰："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扬雄好学寡欲】 扬雄（前53—18），字子云，成都人。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口吃而不善高谈阔论，喜欢默然沉思。清心寡欲，既不热心于功名利禄，也不自伤于贫贱。《汉书·扬雄传》曰："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沉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担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扬雄文似相如】 扬雄非常钦佩司马相如的辞赋，于是作赋时便刻意模仿，所以扬雄的文笔与司马相如很相似。扬雄也因此被推荐给汉成帝。《汉书·扬雄传》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文选·甘泉赋》李善注引扬雄

《答刘歆书》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

【扬雄悲屈原之殒命】 扬雄每读《离骚》，往往为屈原的结局感伤流泪，对其深表同情和不平，但同时他又认为君子能否得遇明主是命中之事，不必投水自沉，于是作《反离骚》，并将其投入大江之中以吊屈原。《汉书·扬雄传》曰："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讽奢靡奏《甘泉赋》】 扬雄四十岁后始游京师，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为汉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曾侍从成帝郊祀甘泉，见甘泉宫瑰丽宏大，极为奢侈，于是作《甘泉赋》以讽。当时赵昭仪得宠，常随从成帝至甘泉，所以扬雄在赋中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讽谕成帝勿贪女色。《汉书·扬雄传》曰："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扬雄梦肠出】 相传扬雄受诏作《甘泉赋》，因用神过度而倦卧，梦见自己的肠子流了出来，醒后大病。桓谭《新论》曰："成帝祠甘泉，诏雄作赋，思精苦困倦小卧，梦五肠出外，以手收而纳之，及觉，病喘悸少气。"

【扬雄知人】 扬雄早年曾从蜀人严君平游学，后扬雄显名京师，屡次向朝廷推荐严君平，称誉其德行。扬雄的好友李强任益州牧，准备收其为属吏，扬雄即告诉他说，严君平只能以礼相见，而不能使其屈尊为吏。李强不以为然，但等他到任与严君平相见后，不禁为之倾倒，叹服扬雄知人。《汉书·王吉传》曰："蜀有严君平，""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扬子云诚知人！'"

【扬雄谏临川羡鱼】 元延二年（前11），汉成帝率群臣游历殷周故都，思慕三代之风。扬雄以为三代之盛世并非不可企及，与其临川羡鱼，还不如归而结网。扬雄遂作《河东赋》，希望成帝效法上古盛世，以达到三皇五帝之境界。《汉书·扬雄传》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

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

【扬雄谏营苑囿】 元延二年(前 11)十二月，扬雄从汉成帝游猎，看到苑囿过于奢靡，因奏《校猎赋》以讽。他认为三代之时苑囿所出仅用以郊祀及招待宾客，而不与百姓争夺良田，所以上下皆足其用，他希望成帝也能够效法三代。《汉书·扬雄传》曰：“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武帝广开上林。”“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扬雄讽奏《长杨赋》】 元延三年(前10)，汉成帝派人到南山捕捉熊、虎、豹、野猪等猛兽，然后送到长杨射熊馆，让胡人徒手与这些猛兽搏斗，以此取乐。扬雄也曾从成帝到过长杨射熊馆，于是奏《长杨赋》以讽。《汉书·扬雄传》曰：“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敺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扬雄解嘲】 汉哀帝时，扬雄仿《周易》作《太玄》，虽位卑而淡然处之，时人讥讽之，扬雄于是拟东方朔《答客难》作《解嘲》，表示自己不愿趋炎附势去做官。《汉书·扬雄传》曰：“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扬雄吐凤】 相传扬雄著《太玄》经时，梦中吐凤凰于《太玄》经上。葛洪《西京杂记》卷二：“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扬雄解难】 扬雄著《太玄》，内容艰深，观者不能解其意，遂多有讥讽之者，扬雄因此作《解难》一文以解之。《汉书·扬雄传》曰：“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

【扬雄作《法言》以正时俗】 扬雄以为诸子之说，皆设巧辩异辞以搅乱时政，非毁圣人之教，而司马迁作《史记》也多与经传相悖，于是仿《论语》而作《法言》，以正时俗。《汉书·扬雄传》曰：“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抵诋訾圣。”“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扬雄怀铅提椠】 扬雄经常携带石墨和木简，采访记录各地的方言，著《方言》一书。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曰："扬子之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輶轩所载，亦洪意也。"

【扬雄著作旨深覆酱瓿】 刘歆认为扬雄的《太玄》经义深奥，不能为一般的学者所理解，将来恐怕只能被人用来覆盖盛酒酱的器皿。扬雄对此并不在意。《汉书·扬雄传赞》曰："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扬雄晚年不作赋】 扬雄认为赋应是用以讽谏的，但是当时辞赋的创作往往欲讽反劝，起相反的作用，所以他晚年便不再作赋，并认为赋只是雕虫小技，童子所为的东西。《汉书·扬雄传》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止，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法言·吾子》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扬雄投阁】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刘歆之子刘棻得罪被流放。刘棻曾从扬雄学古文奇字，因此扬雄也受到牵连。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有司前去收拿他时，他害怕不能自免，便从阁上自投，险些丧命。后为王莽所赦，以病免归。《汉书·扬雄传》曰："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雄以病免。"

【班婕妤失宠作赋】 班婕妤，楼烦(今山西朔县)人。成帝初选入后宫为婕妤，后屡为赵飞燕所谗，渐失宠信，于是自请退居长信宫侍奉太后，作《自悼赋》，自述入宫到失宠的遭遇。《汉书·外戚传》曰："赵氏姊弟骄妒，倢伃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倢伃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

【班姬咏扇】 班婕妤失宠于汉成帝后，作纨扇诗以自比。班婕妤《怨歌行》序曰："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新制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张霸撰伪书】 汉成帝时，征求《古文尚书》，于是有一个叫张霸的人便凭空编

造了一部一百零两篇的《尚书》献上，后被发现破绽。成帝因为爱惜张霸的才学，赦免了他的死罪，并将这部百两篇《尚书》保留了下来。《汉书·儒林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王充《论衡·正说篇》："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篇》之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刘歆发明《左传》义理】 刘歆（？—23年），字子骏，是刘向少子。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歆与其父刘向一起校理秘书，校书时刘歆读到了一部古文《春秋左氏传》，大为喜爱。当时丞相史尹咸专门研究《左传》，刘歆便从其受学。刘歆又将《左传》与《春秋》互相对照，认为《左传》当是传《春秋》的。左丘明与孔子同好恶，因此《左传》远较《公羊》、《穀梁》两传为胜。《汉书·刘歆传》载刘歆好古文《春秋左氏传》，于是"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氏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刘歆欲立古文于学官】 刘歆好《左传》等古文经，便向哀帝建议，将所有的古文经统统立于学官，设置博士。哀帝让刘歆同当时的五经博士共同商议这个问题，但是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他们为了把持学术，巩固自己的利禄，不让古文经学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同的地位，因此都表示反对。刘歆为此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对那些博士进行指责。当时的学术界今文经学占有统治地位，朝中的大臣们也多出身于今文家，所以刘歆的信引起了满朝的攻击。刘歆感到孤立无援，又害怕在政治上遭到报复，便请调地方任职。《汉书·刘歆传》曰："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文，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

【刘歆自杀】 王莽篡位后，以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地皇四年（23），各地义军迫近长安，刘歆因怨恨王莽杀其第三子，与卫将军王涉等谋杀王莽，后事

泄自杀。《汉书·王莽传》曰："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后事泄，忠被杀，刘歆、王涉皆自杀。"

【刘向刘歆父子校秘书】 汉成帝时访求天下遗书，真伪古书迭出，皇家书库的藏书也日益增加。成帝河平三年(前 26)，刘向奉旨带领一些学者整理这批中秘书。这次整理后来因故中止了。哀帝时，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整理中秘书。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时，又将全部图书分类编目，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编辑成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汉书·艺文志》曰："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息夫躬预作绝命辞】 息夫躬，字子微，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汉哀帝时超擢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封宜陵侯。因其为人贪权冒险，得罪朝中显贵，所以非常害怕遭到暗害，于是预作《绝命辞》，将自己说成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忠臣。后罢官归田，为防财物失窃，以"祝盗"之法禳除盗贼。有人因此构陷他心怀不满，怨恨朝廷。他被捕入狱后，仰天大呼，鼻耳流血而死。《汉书·息夫躬传》曰："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祝盗方"，"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侯〕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诅。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洛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问，云咽已绝，血从鼻耳出。食顷，死。""初，躬待诏，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著《绝命辞》。""后数年乃死，如其文。"

【桓谭好古文经】 桓谭(前？—后 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艺，遍通《五经》，研习经传注重大义，不搞离章辩句的烦琐哲学。尤好古文经学，曾多次和著名古文经学家刘歆、扬雄等一起辩析经传疑义，非难今文经学者及图谶伎数之徒，因而屡遭排挤打击。《后汉书·桓谭列传》曰："(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桓谭书壁为赋】 汉成帝曾于华山之下建集灵宫，以招集诸仙。桓谭早年为郎，侍从成帝郊祀甘泉，住于集灵宫，触景有感，心神悠悠然有乐仙之趣，于是作小赋题于壁上。由于用神过度，结果大病一场。桓谭《仙赋序》曰："余少

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成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余居此焉，窃有乐高渺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二）《新论·祛蔽》曰："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思精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

【桓谭鼓琴失态】 桓谭学识渊博，大司空宋弘便向光武帝推荐了他。光武帝很喜欢听桓谭鼓奏的繁音，所以每次宴饮都要让桓谭鼓琴助兴。宋弘对此非常不满，责备桓谭是以郑声乱《雅》、《颂》。一次光武帝宴饮群臣，又让桓谭鼓琴，桓谭看到宋弘也在场，感到惶恐不安，竟至失态。《后汉书·宋弘列传》曰："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

【桓谭难扬雄】 汉代在天文学方面流行盖天说与浑天说。扬雄相信盖天说，而桓谭则相信浑天说，两人时常进行辩论。有一次桓谭与扬雄都因等待皇帝召见坐于白虎殿的廊下，当时天冷，两人就让太阳晒着脊背，可是一会儿太阳就偏开了。桓谭借机对扬雄说："如果按盖天说，太阳向西走，阳光应该照在这廊下的东面，如今阳光竟然偏开了，不正说明浑天说有道理吗？"扬雄茅塞顿开。桓谭《新论·离事》曰："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天，以天为如盖转，常左旋，日月星辰随而东西。""后与子云奏事待报，坐白虎殿廊庑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顷，日光去背，不复曝焉。因以示子云曰：'天即盖转而日西行，其光影当照此廊下而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家法焉。子云立坏其所作。"

【桓谭得罪贬死】 光武帝迷信占验术数谶纬之学，经常以此决定疑难之事。桓谭上书进谏，以为图谶不可信。光武帝对此很不高兴。后光武帝主持朝会议论建筑灵台的地点，准备用图谶来决定，问桓谭的看法。桓谭回答说自己不读谶纬书，以此表示反对，并且指斥图谶虚妄无稽，不符合儒家经典之意。光武帝听后大怒，准备将他斩首。桓谭叩头流血这才免于一死，被贬谪外地，途中郁闷而死。《后汉书·桓谭列传》曰："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崔篆愿以身赎千人】 崔篆，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不就而去。后因母师氏及兄发均为王莽所宠信，恐因己牵连母兄，就任建新大尹。到任后称病三年不理政事，属吏谏，这才强起巡视各县，看到各地因刑罚不明以致狱满为患，不觉为之垂涕，开狱赦去无辜者二千余人，随即称病去职。《后汉书·崔篆列传》曰："后以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

【崔篆闭门辞官】 光武帝即位后不久，幽州刺史举崔篆贤良，崔篆因宗室在新莽时得宠，感到有愧于汉朝，于是辞归不仕，闭门著书，临终时作《慰志赋》以自悼。《后汉书·崔篆列传》曰："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自悼，名曰《慰志》。"

【冯衍亡命河东】 冯衍（1—76？），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幼有奇才，九岁即能诵《诗》。王莽末年，各地烽烟四起，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廉丹征冯衍为属吏。冯衍力劝廉丹应顺应时势，叛莽兴汉，廉丹不听，与赤眉军大战，以至兵败身亡，冯衍于是亡命河东。《后汉书·冯衍列传》曰："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冯衍于是向廉丹分析时势，力劝其叛莽兴汉，然而"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冯衍献策定北方】 刘玄更始二年（24），尚书仆射鲍永领兵安抚略定北方，冯衍向鲍永献计，认为应当"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鲍永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他为立汉将军，镇抚并州。《后汉书·冯衍列传》曰："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

【冯衍为光武帝所黜】 更始败，光武帝即位，命人招降鲍永、冯衍等。鲍永、冯

衍不知刘玄已死，所以拥兵自保，不肯降顺，直到确信刘玄已死，这才归降。光武帝对他们迟迟不肯降顺非常怨恨，因此冯衍一直不能为光武帝所重用。后光武帝因冯衍与外戚结交，便将他罢归故里。《后汉书·冯衍列传》曰："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永、衍审知更始已殁，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帝怨衍等不时至。""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帝惩西京外戚宾客"，"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冯衍作赋自励】 冯衍曾向光武帝上书陈事，建议显文德、褒武烈、修旧功、招俊杰、明好恶、简法令、差秩禄、抚边境。光武帝对此很重视，准备召见他。但是他的仇家害怕他因此得到重用，便在光武帝面前极力诋毁，所以冯衍始终没能入见光武帝，郁郁不得志，遂作赋以自励。《后汉书·冯衍列传》曰："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奏八事。""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冯衍不戚戚于贫贱】 冯衍晚年很不得志，遇毁被绌，闲居于家，生活贫困。但是他壮心未泯，著书立说，修身养性，希望能成为后世的表率。《后汉书·冯衍列传》曰："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贱贫。居常慷慨叹曰：'衍少事名贤，经历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云之志。三公之贵，千金之富，不得其愿，不概于怀。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终身名，为后世法。'居贫年老，卒于家。"

【班彪伤时著《王命论》】 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新、汉之际，三辅地区大乱，班彪避难至天水投奔隗嚣。隗嚣问班彪，当时的形势是否与战国相同。班彪虽然对时事感到忧伤，但认为汉祚不当绝，于是作《王命论》以劝说隗嚣，隗嚣不听，班彪遂至河西依窦融。《后汉书·班彪列传》曰："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悟，遂避地河西。"

【班彪续史记作后传】 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多有好事者续撰其书。班彪才高而好著述，认为好事者所作都属于续貂之作，于是潜心于史籍之间，采集遗闻佚事，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列传》曰："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

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杜笃以文免刑】 杜笃（?—78），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曾得罪官吏，被捕拿送京师。当时大司马吴汉病死，光武帝诏命诸儒为其作诔。杜笃在狱中所作之诔，为光武帝所赏识，遂得以免刑。《后汉书·杜笃列传》曰："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死，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杜笃议还都长安】 东汉建都洛阳，杜笃以为关中为先帝旧京，当还都长安，遂献《论都赋》。《后汉书·文苑列传》曰："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阳，乃上奏《论都赋》。”

【梁竦系石沉赋】 梁竦（?—83），字叔敬，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少习《孟氏易》。因受其兄的牵连，被流放南疆，游历沅、湘，有感于屈原之自沉，作《悼骚赋》，系石沉江表示哀悼。《后汉书·梁竦列传》曰："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沈之。”

【梁竦负才不就州郡之职】 梁竦虽然屡次为官府所征召，但他自负其才，不愿就州郡之职，以为大丈夫当封侯。因此他一直闲居于家，郁郁不得志。《后汉书·梁竦列传》曰："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

【梁竦作《七序》而窃位者惭】 梁竦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善，以为可与《春秋》相媲美。《后汉书·梁竦列传》曰：'竦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

【梁竦冤死】 汉章帝时，梁竦有两个女儿被选入宫中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当朝的窦氏害怕梁氏将来得势，便将二贵人害死，梁竦最后也死于狱中。《后汉书·梁竦列传》曰："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已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

【王充家贫读于书肆】 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好博览，但家贫无书，曾游洛阳书肆，读所卖之书，过目不忘，因此博通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列传》曰："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王充闭门著书】 王充好论说，认为俗儒之论多失经传本义，于是闭门潜思，谢绝一切活动。为了写作方便，他在屋子四周都放置了书写工具，完成了《论衡》这部巨著。《后汉书·王充列传》曰："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王充养性】 王充年近七十，体力渐衰，于是修身养性，著《养性书》十六篇。《后汉书·王充列传》曰："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问事不休贾长头】 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自幼年时起即就读于太学，年长后不通世故，凡事都要询问别人，别人因其身材高大，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列传》曰："(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

【贾逵隔篱听书】 传说贾逵幼时其姊常抱他隔篱听人读书，贾逵聪慧过人，静听不言，默记在心，十岁即能暗诵《六经》。后又以桑皮为牒，边诵边记，一年的工夫就已通经传，世人无不称奇。王嘉《拾遗记》卷六曰："贾逵年五岁，明惠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吾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文通遍。"

【贾逵舌耕】 贾逵以博学多艺而扬名于当世，所以多有不远万里慕名来学者，门徒云集，以致所献之粟盈于仓廪，世人谓之"舌耕"。王嘉《拾遗记》卷六曰："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舌倦，世所谓舌耕也。'"

【贾逵多识作《神雀颂》】 汉明帝时曾有异鸟栖集于宫殿官府，明帝感到很奇怪，便召问贾逵。贾逵以为这是戎狄归顺的征兆，明帝听后大喜，便让贾逵作

《神雀颂》。《后汉书·贾逵列传》曰："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勅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

【班固博通经籍】 班固（32—92），字孟坚，班彪子。九岁时即能诵诗作文。学识极为广博，百家九流之言无所不究。性情宽和，深为时人所敬慕。《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班固被诬私改国史】 汉明帝永平初，东平王苍辅政，班固为其幕府。后以父丧归乡里。班固以为班彪所续之史还不很完备，便准备补其不足，以继父志。有人因此上书，告其私改国史，遂被系入狱。《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

【班超诣阙上书】 班固被系入狱，其弟班超怕他在狱中不能自我辩白，于是诣阙上书，解释班固著书之意，班固这才得以幸免。汉明帝爱其才，任为兰台令史，准其撰写汉史。班固殚精竭虑二十余年，撰成《汉书》。《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班固讽迁都之议】 汉明帝时，长安的耆旧还有继杜笃之后希望汉朝还都长安的。班固以为这不利于政权的稳定，所以上《两都赋》予以讽谏。并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即从建设都城的制度、法度上阐明两种立国的见解。《后汉书·班固列传》曰："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班固得章帝宠信】 汉章帝即位后，雅好文章辞赋，于是班固更得宠幸，常常侍从一同出外巡狩，并参与议论朝政。《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

【班固作《宾戏》以自通】 班固虽然得到汉章帝的宠信，但是职位却一直很低，他有感于东方朔、扬雄等的自论，遂作《宾戏》以自我宽解。《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扬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

【班固从征匈奴】 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任中护军，参与议事。后窦宪自杀，班固也因此被免官。《后汉书・班固列传》曰："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

【班固受牵连死狱中】 班固的家奴曾经醉骂洛阳令种兢，种兢因此怀恨在心。后班固因窦宪之事被牵连，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收捕入狱，班固遂死于狱中。《后汉书・班固列传》曰："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

【班昭入宫讲学】 班昭(49？—120？)，字惠班，班彪女，班固之妹。博学有高才，和帝常召其入宫，为后妃们讲学，或作赋颂，宫中都尊称其为"大家"。《后汉书・曹世叔妻列传》："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班昭奉诏续《汉书》】 《汉书》基本上为班固所撰，但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能完成，和帝遂命班昭补作八表，又在同郡人马续的协助下完成《天文志》。《后汉书・曹世叔妻列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

【崔骃答时人之讥】 崔骃(？—92)，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年十三即通《诗》、《书》，与班固、傅毅等齐名。以典籍为业，而无意于仕途，故时人讥讽他太过玄静。崔骃于是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后汉书・崔骃列传》曰："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

【崔骃入窦宪门下】 汉章帝巡狩四岳，崔骃献《四巡颂》加以颂扬。章帝读后，对侍中窦宪大赞其才，以为可与班固相伯仲，并让他与之结交。崔骃因此拜

候窦宪，窦宪忙不迭拖着鞋子到门口迎接，拜为上宾。《后汉书·崔骃列传》曰："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

【崔骃失意而卒】 崔骃为窦宪属吏，数次谏阻窦宪的擅权骄横，以至不能为其所容，最后被贬至辽东为小吏。崔骃郁闷不乐，辞官而归，后死于家中。《后汉书·崔骃列传》曰："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永元四年，卒于家中。"

【梁鸿不因人热】 梁鸿字伯鸾，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幼年丧父，生活窘迫，为人孤高，不愿依赖别人。邻人煮完饭后让他接着烧，他却不肯借别人的余热，而是灭灶后重新生火烧饭。《东观汉记·梁鸿传》曰："梁鸿少孤，以童幼诣太学受业，治《礼》、《诗》、《春秋》。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鸿家贫而尚节，博览无不通。"

【梁鸿牧豕】 梁鸿家贫而勤于学，就读于太学，学归则牧猪于上林苑中。《后汉书·梁鸿列传》曰："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

【梁鸿失火以身赎】 梁鸿偶然失火，延及邻舍。他把所养的猪都拿去赔偿，邻人还嫌少，于是自请为其佣作，朝夕不懈。父老们因此都称赞他。《后汉书·梁鸿列传》曰："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梁鸿娶妻孟光】 梁鸿之高节为时人所慕，豪门大家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他一概拒绝。孟光生得非常丑陋，也很仰慕梁鸿，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表示只想嫁给梁鸿这样的贤者。梁鸿听说后，马上就去下聘礼。《后汉书·梁鸿列传》曰："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

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

【梁鸿隐居】 孟光刚入门时着盛装，梁鸿七天不予理睬。孟光知道梁鸿有隐居避世之志，于是卸去浓装，换上粗布衣，里外操持家务。梁鸿大喜，认为这就是自己理想中可以吃苦耐劳的妻子，因此不久就和她一同隐于霸陵山，以《诗》、《书》自娱。《后汉书·梁鸿列传》曰："及嫁，始以盛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

【孟光举案齐眉】 梁鸿至吴，生活贫困，为人佣作。但其妻孟光对他更加尊敬，端饭时总是把托盘举到和眉毛一样齐。《后汉书·梁鸿列传》曰："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

【傅毅讽明帝求贤不笃】 傅毅（47?—92?），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汉明帝求贤，但并无诚意，以致贤能之士多隐居，傅毅遂作《七激》以讽。《后汉书·傅毅列传》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傅毅文雅显于朝廷】 汉章帝时征召文学之士，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等一起典校秘书。傅毅献《显宗颂》以颂扬孝明帝的功德，由此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傅毅列传》曰："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崔瑗手刃报仇】 崔瑗（78—143），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人。年十八至京师，师事贾逵，与马融、张衡相友善。其兄崔章为人所杀，为替兄报仇，他手刃凶手，亡命江海。后遇赦归家。《后汉书·崔瑗列传》曰："初，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因亡命。会赦，归家。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邑化之。"

【崔瑗好宾客】 崔瑗爱士，好结交，常盛排宴席，极尽美味佳肴来招待宾客，因此家无余产，受到人们称赏。《后汉书·崔瑗列传》曰："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

【崔琦为梁冀所杀】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他屡次讽谏梁冀，

都不听，被罢归。梁冀怀恨在心，便派刺客前去行刺。刺客见崔琦躬耕于陇陌，休息时持卷咏读，不忍下手，就以实情相告。不过，崔琦最后还是为梁冀所捕杀。《后汉书·崔琦列传》曰："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因遣琦归。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绶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后竟捕杀之。"

【崔寔隐居父墓侧】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崔瑗子。崔瑗卒后，崔寔将田宅变卖，立碑起冢，隐居于墓侧，以贩鬻度日，虽遭时人讥讽，却始终不改。《后汉书·崔寔列传》曰："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

【崔寔教民织绩】 崔寔出任五原太守。五原地区适宜种麻，但当地不知织绩，百姓没有冬衣可穿，只能卧在草堆中过冬。崔寔到任后把纺麻编织技术教给当地，百姓因此得以免受寒冻之苦。《后汉书·崔寔列传》曰："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张衡处世恬淡】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游学京师，通《五经》。才高而不骄，处世从容恬淡，不愿与俗人交接。《后汉书·张衡列传》曰："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张衡讽奢靡】 东汉中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无不竞相奢侈。张衡于是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以讽。《后汉书·张衡列传》曰："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张衡善机巧】 张衡善机巧，好天文、阴阳、历算，为安帝所赏识，拜为太史令。又精研阴阳天文，根据浑天说的理论，作浑天仪，以演示天体的运行。《后汉书·张衡列传》曰："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张衡作《应间》以见己志】 张衡不慕高官厚禄，作《应间》设客问以见己志。

《后汉书·张衡列传》曰:“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

【张衡造候风地动仪】 阳嘉元年(132),张衡造候风地动仪,能测地震的方位,相当灵验,时人无不叹服其玄妙。《后汉书·张衡列传》曰:“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

【张衡上疏言谶纬虚妄】 东汉时谶纬之学盛行,儒者无不争学图纬,张衡于是上疏力言图纬虚妄无稽。《后汉书·张衡列传》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

【张衡为阉宦所谗】 张衡后迁侍中,在汉安帝左右讽议时政。安帝曾问张衡天下人之所恶,当时安帝身边的宦官们害怕张衡说出不利于他们的话,都用眼光注视他,张衡只得避而不谈阉宦之害。但是宦官们仍将他视为心腹之患,便在安帝面前极力诋毁他。《后汉书·张衡列传》曰:“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去。阉宦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张衡惧乱世】 东汉后期阉宦当道,朝政日益混乱。张衡既不能直言讽政,又不愿超然物外,同时感到仕途的吉凶祸福难以预料,遂作《思玄赋》,以表达自己身处乱世的危惧之感,及守义不改的志操。《后汉书·张衡列传》曰:“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张衡惩治奸猾】 永和初年(136),张衡出任河间相。河间王非常骄奢淫靡,不守法度,国内又多豪强之族。张衡到任后,明察秋毫,惩治奸猾,因此威名远扬,不法之徒无不闻声而逃,境内得以大治。《后汉书·张衡列传》曰:“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

【马融饥困应召】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有俊才,大将军邓骘召其为舍人,辞而不应,客居凉州。后边关骚动,关西粮食

匮乏，马融亦受饥困，为谋生计，不得已而应邓骘之召。《后汉书·马融列传》曰："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马融从班昭受《汉书》】 班固之妹班昭于东观藏书阁续成《汉书》后，当时人很难读通，马融遂师事班昭受《汉书》。因有男女之嫌，马融平时只能伏在阁下受读。《后汉书·曹世叔妻列传》曰："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马融请缨征西】 征西将军马贤等征讨西羌，滞留不前，马融知其必败，于是请缨征西，但不能为朝廷所用。《后汉书·马融列传》曰："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朝廷不能用。"

【马融坐高堂列女乐教授生徒】 马融才高博洽，为当世名儒，从学弟子有千名之众，常坐高堂列女乐以教授生徒。《后汉书·马融列传》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马融晚年献谀外戚】 马融曾因得罪当朝权臣而获罪，所以再不敢违忤权贵们，晚年竟作《大将军西第颂》向外戚梁冀献谀，又为其草奏攻击当时的正直之士李固，因此为正直之士所耻。《后汉书·马融列传》曰："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

【王符不与世俗同流】 王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少好学，有志操，然性耿直不与世俗同流，所以一直不得升迁。《后汉书·王符列传》曰："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行，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

【二千石不如一缝掖】 度辽将军皇甫规解甲归田，同乡有一位太守前去拜见，皇甫规高卧不迎。过了一会儿，王符前去拜见。王符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皇甫规素慕其名，不及穿好衣服，就拖着鞋子出迎。当时有人便说："徒见二

千石，不如一缝掖。”《后汉书·王符列传》曰：“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王符隐居著书讥时政】 王符仕途不得志，心中愤懑，于是隐居著书，讥讽时政得失，因不欲显名，所以称其书为《潜夫论》。《后汉书·王符列传》曰：“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边韶腹便便】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今开封市西北）人。以文章知名于当世，有辩才，才思敏捷。曾于昼日倦卧，弟子们私下讥讽他腹便便而懒于读书，只想睡觉。边韶听到后，马上应声道，腹便便是因为装着圣贤书，睡觉则是在与周公通梦。他反问弟子，讥讽师长是出于什么典故？弟子们大为惭愧。《后汉书·边韶列传》曰：“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

【王延寿赋成令蔡邕辍笔】 王延寿（124?—148?），字文考，又字子山，王逸之子。王延寿少年时游访鲁国故地，看到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所建灵光殿，经过两百多年仍巍然屹立，他认为这是汉室得神明保佑的缘故，因作《鲁灵光殿赋》。蔡邕原来也打算作这篇赋，看到王延寿所作便中途辍笔了。《后汉书·王延寿列传》曰：“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

【郑玄好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年少时曾任乡里掌听讼收赋税的啬夫，但他无意于仕途，不乐意为吏，有空即至学官听讲，后终于进太学受业，成为一代名儒。《后汉书·郑玄列传》曰：“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

【郑玄事马融三年不得见】 郑玄因山东无名师，遂入关师事马融。马融平时很骄贵，门徒又有数百之众，所以郑玄入马融之门三年而不得见。但是郑玄日夜苦读，终于学成而归。《后汉书·郑玄列传》曰：“（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

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不受朝服】 汉灵帝末年，大将军何进慕郑玄之名，召他入朝。地方官因何进是当朝显贵，也迫胁郑玄。郑玄不得已入朝，但不愿受朝服，只着儒服拜见，第二天就逃走了。《后汉书·郑玄列传》曰："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

【郑公乡与通德门】 北海相孔融非常敬重郑玄，曾专程登门造访，并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又立一门为"通德门"。《后汉书·郑玄列传》曰："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郑玄辩对服群士】 袁绍曾大会宾客，延郑玄上座。袁绍属下多豪俊善辩之士，见郑玄只是一介儒者而为上座，心中不服，于是故意质疑郑玄。郑玄从容辩对，满座为之叹服。《后汉书·郑玄列传》曰："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门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

【郑玄梦孔子】 建安五年(200)春，郑玄梦见孔子，知道自己寿命不长。当时正值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袁绍派人逼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抱病而往，结果病死于半路。《后汉书·郑玄列传》曰："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蔡邕笃孝】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亲至孝，其母卧病三年，蔡邕常衣不解带，悉心服侍，母死后又尽哀守丧，乡人无不称誉。《后汉书·蔡邕列传》曰："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听琴】 蔡邕有一回应邻人的邀请前去赴宴，邻人有客在屏后弹琴，蔡邕听到琴声里隐有杀气，遂不入门而去。邻人不解其故，询问之下这才知道弹

琴者鼓弦时看见螳螂正在捕蝉，所以琴声里不觉传出杀气，以致蔡邕产生误会。《后汉书·蔡邕列传》曰："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琴，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蔡邕作赋抒愤】 汉桓帝时，政治黑暗腐败，社会混乱动荡，士不聊生，民不堪命。但是当朝者们却在大兴土木，过着极端淫奢的生活。蔡邕因善鼓琴，被征召入京，至偃师而病归，有感于时政，遂作《述行赋》以抒愤。其《述行赋·序》："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蔡邕讽政】 汉灵帝好文学，欲征召有才学之士。但士大夫们所引荐的却多为鄙俚小人，专门讲说闾里俗事，以取悦灵帝。当时各地时有灾异，灵帝下诏引咎，命群臣讽议时政。蔡邕于是上书，以为灵帝应当亲自郊祀五帝，将鄙俚小人遣归乡里，这样才能致太平，消灾弥祸。《后汉书·蔡邕列传》曰："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

【蔡邕石室得书】 蔡邕书法精湛，工篆隶，创飞白，尤以体势似隶而多变之八分书为绝。传说他曾入嵩山学书，在一石室内得到一本介绍古代书法家用笔的书，他如获至宝，研读忘饮食，终于领悟要旨，书法大进。《太平广记》卷二百六《蔡邕》条："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诵读三年，更妙达要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

【蔡邕正六经文字】 东汉时，朝廷对各种经文都有一部标准读本，用漆书写藏于兰台，称为"兰台漆书"。当时儒生们应博士试，名列前茅者可以做官。但他们手中的经书在文字上时有误差，为了便于应试，常有人向兰台掌管漆书的官吏行贿，暗改漆书文字，以与自己的本子相符，一时成风，以致学者们莫辨

真伪。蔡邕有鉴于此，建议朝廷把经文的标准读本刻在石碑上，以免人们作弊。朝廷同意。遂命蔡邕主持其事，集合一些学者共同校正经文，用隶书抄成。从熹平四年(175)开始动工刻石，于光和六年(183)立碑于洛阳城南太学的讲堂前。《后汉书·蔡邕列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亡命江海】 光和元年(178)，蔡邕因直言奏对灾异，为人谗害，被远徙至朔方。光和二年(179)，蔡邕遇赦还乡，途经五原，太守王智设宴为其饯行。宴饮时蔡邕态度倨傲，为王智所记恨。王智是中常侍王甫之弟，蔡邕怕遭到报复，于是亡命江海之间十二年，远至会稽。《后汉书·蔡邕列传》曰："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蔡邕秘藏《论衡》】 王充的《论衡》最初在中原并未流传，蔡邕在吴地得到此书后，秘不示人。后会稽太守王朗也得到此书，《论衡》这才为世人所知。《后汉书·王充列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柯亭笛】 蔡邕曾至柯亭，发现柯亭的椽为良竹所制，便取以制笛，其声果然不同凡响。干宝《搜神记》卷十三曰："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辽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焦尾琴】 吴人用桐木烧火做饭，蔡邕听到此木在火中的爆裂之声，知道是良材，便拿来制成琴，琴声果然优美动听。只是琴尾已被烧焦，所以人称"焦尾琴"。《后汉书·蔡邕传》曰："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

【蔡邕为董卓所重】 董卓当朝后，慕蔡邕之名，征其入京。蔡邕称病不就，董卓大怒。蔡邕为其所迫，不得已而见之。董卓对他非常敬重，累迁其官。《后汉

书·蔡邕列传》曰："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蔡邕冤死狱中】 董卓被诛后，蔡邕曾在司徒王允府中为之叹息，王允大怒，将其收付廷尉治罪。大臣们都为蔡邕求情，认为蔡邕有旷世奇才，而且熟悉后汉历史，应当给以机会让他续成汉史。但是王允坚持治蔡邕之罪，结果邕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后汉书·蔡邕列传》曰："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

【卢植不为女乐转目】 卢植（？— 192），字子干，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早年师事马融，博通今文、古文之学。马融讲学时，经常列女乐歌舞于前，卢植在一旁侍讲，从来都是目不旁视，由此深得马融的敬重。《后汉书·卢植列传》曰："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娼，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

【赵壹恃才傲物】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身材魁伟，恃才傲物，为乡里所摈斥，遂作《解摈》以自解。后屡次犯罪，几至于死，为友人解救方始得免。《后汉书·赵壹列传》曰："（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

【赵壹名动京师】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赵壹被举为郡上计吏到京师，见司徒袁逢长揖不跪。袁逢问他为何不跪，他即以郦食其长揖汉王刘邦的故事从容应对，袁逢大为惊异，认为朝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赵壹又去拜见河南尹羊陟，亦为其所赏识。赵壹由此名动京师。《后汉书·赵壹列传》曰："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邯郸淳弱冠有异才】 邯郸淳，字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一带）人。师事上虞长度尚，年始弱冠而有异才。度尚曾命魏朗为孝女曹娥立碑作文，文成而魏

朗自辞不才。度尚于是又让邯郸淳作文，他执笔一挥而就，魏朗为之叹服，立毁已作。《会稽典录》曰："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后汉书·列女传》章怀注引）

【狂生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一带）人。性格耿直，地方州郡每有征召，都称病不去，所以人称"狂生"。《后汉书·仲长统列传》："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征召，辄称疾不就。"

【仲长统优游自娱】 仲长统以为人生短暂，而身后之名难以长存，故淡于名利，以优游自娱，赋诗明志。《后汉书·仲长统列传》："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

【重阳登高佩茱饮菊以消灾】 费长房，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东汉方士。传说曾从壶公入山学仙，未成辞归，能治病驱鬼。当九月初九日，他预言将有灾祸降临，如臂系茱萸囊，举家登山饮菊花酒，则可消灾。宗懔《荆楚岁时记》引《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

二、魏晋南北朝

【孔融让梨】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幼有异才,四岁时和兄长们一起吃梨,他总是拿小的吃。大人问他为什么吃小梨,他回答说自己年纪小,理应把大梨让给兄长。《后汉书·孔融列传》曰:"融幼有异才。"章怀注:"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小时了了】 孔融十岁时随父亲到洛阳拜见大名士李膺。融聪颖异常,应对敏捷,使李膺和宾客大为惊奇。太中大夫陈韪却说:"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融反唇相讥,使陈韪尴尬不知所措。《世说新语·言语》:"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老蚌生珠】 孔融称赞韦端二子优秀杰出,犹如"老蚌生珠"。孔融《与韦端书》:"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

【孔融书讥曹操】 曹操屠灭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信对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语含讥讽。操一时不解,问出于何典。孔融说,以今事度古事,想来必定如此。《后汉书·孔融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孔融书救盛孝章】 会稽人盛孝章与孔融友善。孙策平定吴地后,为树立其威望,诛当地英豪。孔融忧虑孝章的安危,便写信给当时大权在握的曹操,委婉地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材两方面劝说曹,希望他救援孝章。这就是孔融散文中的佳作《论盛孝章书》。但孝章还是被孙权杀了。《会稽典录》:"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由是征为都尉。诏命未至,果为权所害。"

【孔融恃傲见杀】 孔融见曹操雄诈之心日益暴露,不能容忍,便对操多有侮慢

之辞。由于孔融名声甚大，一时无奈其何。但操表面宽容，实则暗藏杀机。《后汉书·孔融传》："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孔融以不孝罪论斩】 郗虑、路粹等迎合曹操，横加孔融罪名，谓其浮华不实，谤讪朝廷。又与祢衡大发怪论，有悖人伦，至为不孝，故应以不孝之罪论斩。《后汉书·孔融传》："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覆巢之下无完卵】 孔融被曹操收狱，希望能保全他的两个儿子。而两儿则从容不迫地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孔融祢衡忘年交】 孔融年长祢衡二十岁，但对祢衡很赞赏，两人结为好友。《后汉书·祢衡传》："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

【曹操逼许劭品题】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微贱时，曾卑辞厚礼，求善于识鉴人物的许劭品题自己。许劭轻视曹操不肯，操竟然威胁许劭，劭不得已，说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世说新语·识鉴》所记与《许劭传》不同，言"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曹操桥玄戏言身后祭奠事】 曹操与东汉睢阳太尉桥玄生前有过一次戏笑之言：死后若从坟前经过，不用斗酒只鸡祭奠，车过三步，腹痛不要奇怪。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曹操梦中杀人】 传说曹操性情狡诈。他为了防备别人暗害自己，自称有异于常人的某些感觉，并声言能在梦中杀人。后果然杀死为其盖被褥之人，从此当其睡时，无人敢近身。《世说新语·假谲》："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

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又载："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曹操一瓜杀三妾】 曹操宴请诸官，命侍妾用玉盘进瓜。曹操问前二妾：'瓜熟否？" 一妾说熟，一妾说生，均被杀。第三个再进瓜，曹操问："瓜味如何？"答道："很甜。"操又斩之。众人拜伏请罪。曹操解释说，前二妾不知进瓜时捧盘应齐眉，所以斩其愚。第三妾虽高捧其盘，但用合口字回答我，知道自己的内心，所以斩之以绝后患。冯梦龙《古今谭概·鸷忍部》："曹操宴诸官于水阁，时盛夏，酒半酣，唤侍妾用玉盘进瓜，妾捧盘低头以进，操问：'瓜熟否？'对曰：'极熟。'操怒，斩之，坐客莫敢问故。操更呼别妾进瓜，群妾皆惊，内一妾聪敏，遂整容而前，操问如初，对曰：'不生。'操怒，复斩之。再呼进瓜，无敢前者，一妾名兰香，操所深昵，众妾皆逊之，香乃擎盘齐眉而进，操问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斩之。坐客皆拜伏请罪。操曰：'公安坐，听诉其罪，前二妾吾斩之者，久在承应，岂不知进瓜必须齐眉而捧盘耶？及答吾问，皆开口字，斩其愚也。兰香来未久，极聪慧，高捧其盘，是矣。复对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斩之以绝其患。'"

【望梅止渴】 曹操带领军队行军，士兵口渴，便诡称前面有大梅林，梅子酸甜，可以解渴。士兵听说，不由口内生津。《世说新语·假谲》："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曹操代人捉刀】 曹操接见匈奴使者时，自以为相貌短小，不够威武，就让崔琰代替，自己则拿刀站在床头，充当侍卫。《世说新语·容止》："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曹操比丁斐为盗狗】 丁斐博览群书，性沈毅，颇有人略，为曹操所爱。然丁性贪婪，多次犯法。建安末，丁随曹操征吴，因自家的牛瘦弱，便私换官牛。结果为人揭发，送狱夺官。后曹操笑问其印绶何在，丁说："去换饼了。"曹操笑对左右说，我并非不知此人不清白，我用他，就好比家里善捕鼠的盗狗，虽有毛病，但能使我的货囊完好无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

略》："建安末，从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后太祖问斐曰：'文侯，印绶何在？'斐亦知见戏，对曰：'以易饼耳。'太祖笑，顾谓左右曰：'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

【分香卖履】 曹操临终作《遗令》，说余香分给诸夫人，众妾无事可做的，可学做鞋子出卖。曹操《遗令》："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后人对曹操的《遗令》颇有微讽。陆机作《吊魏武帝文》感叹说："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意谓曹操在生死之际，未免太儿女情长。马致远《庆东原·叹世曲》说："夸才智，曹孟德，分香卖履纯狐媚，奸雄那里。"简直把分香卖履说成是"奸雄"之举了。

【曹操烧山逼阮瑀】 曹操喜爱阮瑀(?—212)文才，企图要他归附自己，但阮瑀不肯，逃入山中。曹操派人放火烧山，阮瑀只得依附曹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祢衡恃才狂诞傲同辈】 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今山东临邑东北)人。自负才高，傲慢狂诞，常出言不逊，随意贬抑别人。将赴荆州时，因送行者不起立，竟痛骂众人为行尸走肉。《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典略》："又问曰：'当今许中，谁最可者？'衡曰：'大儿有孔文举，小儿有杨德祖。'又问'曹公、荀令君、赵荡寇皆足盖世乎？'衡称曹公不甚多；又见荀有仪容，赵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其意以为荀但有貌，赵健啖肉也。于是众人皆切齿。衡知众不悦，将南还荆州。装束临发，众人为祖道，先设供帐于城南，自共相诫曰：'衡数不逊，今因其后到，以不起报之。'及衡至，众人皆坐不起，衡乃号咷大哭。众人问其故，衡曰：'行尸柩之间，能不悲乎？'"

【祢衡裸身击鼓】 曹操深知祢衡对他怀有敌意，因其善击鼓，便命他为鼓史。又借大会宾客之机，命其击鼓，想以此羞辱祢衡。衡则脱衣裸身，而击其自作的《渔阳》鼓曲，声节悲壮，听者无不动容。《后汉书·祢衡传》："(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

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酒囊饭袋】　祢衡目中无人，曾说："荀彧勉强可以同他谈谈，其他人都是酒囊饭袋。"萧绎《金楼子·立言》："祢衡云：'荀彧强可与言，余人皆酒瓮饭囊。'"

【曹操借刀杀祢衡】　祢衡大骂曹操，被操送给荆州刺史刘表，想借刀杀人。刘表及荆州人士佩服祢衡才名，以上宾之礼对待他。后因祢衡狂放不羁，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开始，黄祖对祢衡也很重视，尤其是祖长子黄夏为章陵太守，待衡友好。后来在黄祖大会宾客时，祢衡出言不逊，大骂黄祖，遂被绞杀。《后汉书·祢衡传》："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箠，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

【陈琳谏何进】　陈琳（？—217）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当初为何进主簿。何进想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于是引兵向京师，欲以武力威胁太后。陈琳于是引民谚"掩目捕雀"谏何进，劝其不要自欺欺人，最终一无所得。《三国志·魏书·陈琳传》："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

【陈琳因才得赦】　陈琳曾为袁绍掌书记，为袁写檄文讨伐曹操，（即《为袁绍檄豫州》一文）文中大骂曹操为"赘阉遗丑"，并连及操的祖父曹腾和父曹嵩。袁绍失败后，陈琳投奔曹操。操因爱陈琳文才，不予追究。《文选·为袁绍檄豫州》李善注引《魏志》："琳避难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文以告刘备，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归本初也。后绍败，琳归曹公，曹公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公爱其才，而不责之。"

【小巫见大巫】　陈琳称赞吴国文士张纮的文章，自愧不如，比作"小巫见大巫。"《三国志·吴书·张纮传》：'纮见楠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

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陈琳书檄愈头风】 陈琳文章深受曹操赏爱，以至曹操说陈琳文章能治好他的头痛病。《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

【杨修聪明过人】 杨修（175—219），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一次，曹操在相国门上写一"活"字。杨修看见，马上叫人把门拆了。因门中"活"字，即"阔"字，说明曹操嫌门大。另，曹操在一杯酪的盖子上题一"合"字。众人不解。杨修拿到便吃，谓这是教人每人吃一口。因一人一口，正是"合"字。《世说新语·捷悟》："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構榱桷，魏武自去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人饷魏武一栖酪，魏武噉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复何疑？'"

【绝妙好辞解谜语】 杨修随曹操经过曹娥碑下，立即解出碑上八字隐语是"绝妙好辞"四字，而曹操则走了三十里地才得以悟出，遂自叹才能不及杨修。《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於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又，此事亦记于晋裴启《语林》。刘孝标注引《异苑》，说碑背八字是汉末蔡邕所写，而为祢衡所解。

【王粲才高蔡邕倒屣】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建安七子之一。粲年青时拜访著名作家蔡邕，邕急忙出迎，连鞋都穿倒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王粲以貌丑不受重用】 王粲十七岁离长安南投荆州刺史刘表，寻找施展抱

负的机会。然刘表因他貌丑不扬，行为旷达，不予重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粲)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

【王粲记忆惊人】 王粲与友人一道走路时，看到路旁石碑，立即能背诵，一字不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

【王粲善算】 王粲精于算术。旁观他人围棋，覆盘时竟然能一步不差地复原。时人无不佩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

【刘桢平视甄夫人获罪】 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在一次酒会上，刘桢平视曹丕夫人甄氏，以失敬罪配输作部磨石。后在曹操面前以石自比，因而被赦罪。《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文士传》："(刘桢)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姬归汉】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之女。汉末大乱，为匈奴所获，在胡地十二年。后为曹操以重金赎回。《后汉书·董祀妻传》："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元明以后，文姬归汉的故事被编入小说、戏剧，广泛流传。元金志甫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五幕历史剧等，均取材于此。

【文姬蓬首徒行救董祀】 蔡文姬丈夫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见曹操，请求他赦免董祀。当时，曹操处坐者满堂，文姬进去，不戴头巾，不著鞋袜，为祀请罪，言辞哀酸，极为感人。于是曹操赦免了董祀。《后汉书·董祀妻传》："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行，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文姬诵忆亡父文章四百篇】 蔡文姬请求曹操赦免其夫董祀之罪后，曹操问她：能否诵忆其父蔡邕留下的书籍文章。文姬回答，能诵忆四百余篇。曹操便给其纸笔，令文姬凭记忆缮写出来。《后汉书·董祀妻传》："（曹）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於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悲愤诗》之真伪】 蔡琰归汉后，感伤乱离，追怀没于匈奴十二年的悲惨遭遇，写了有名的《悲愤诗》。其中一为五言体，一为骚体。关于《悲愤诗》的真伪，后世颇有争议。苏轼以为非蔡琰作。《仇池笔记·拟作》说："《列女传》蔡琰二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含蓄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琰之流离必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此诗乃云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非真也。盖范晔荒陋，遂载之本传。"蔡居厚则认为《悲愤诗》是蔡琰所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引《蔡宽夫诗话》说："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辞。此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立，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兵，共欲诛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头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亡疑也。"认为《悲愤诗》是蔡琰所作的还有张玉谷。其《古诗赏析·悲愤诗注》说："'长驱西入关'，当即指卓所将羌胡兵。蔡以为山东兵，亦误；然其驳苏处，则具眼也。且琰与建安七子正复同时，何见其必效七子而非琰作？"吴闿生也说："苏东坡不信此诗，疑为伪造。吾以谓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之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悲愤诗注》）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悲愤诗》为蔡琰作，但也有少数学者如范文澜，仍赞同苏轼之说，并主张"此诗的作者应在民间。"（详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二五一页）亦有人认为五言一首为蔡琰作，而疑骚体一首是魏晋人的拟作。

【诸葛亮千古一表】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蜀后主刘禅建兴五年，亮驻军汉中，出师伐魏。鉴于刘禅无能，临行前上表，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秉法持正。并说明出征的目的和任务，表白自己对蜀

汉的忠贞。这篇文章体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赢得历代仁人志士的仰慕和崇敬。陆游赞颂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

【诸葛送巾帼戏司马】 诸葛亮北伐，和司马懿对垒。司马懿谨慎，不肯轻易迎战。诸葛亮便派人送妇女的头巾和发饰给司马懿，嘲笑对方是胆小的女子，借此激其出战。《晋书·宣帝纪》："帝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

【曹丕忌弟杀弟】 曹丕（187－226）即魏文帝。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心肠狠毒，忌弟任城王曹彰骁壮，以毒枣害之。又想害曹植，幸亏卞太后保护，曹植才得免遭毒手。《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曹丕特善弹棋之戏】 曹丕最善于玩弹棋游戏，能用手巾角击棋，无一不中。《世说新语·巧艺》："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踰于帝。"曹丕也自称对弹棋"略尽其妙。"他在《典论·自叙》中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

【甄后赐死后宫】 曹丕即帝位后，郭皇后有宠，诬枉甄后。曹丕竟信郭后将其赐死。甄后临终作《塘上行》，抒写无端被遗弃的悲愤。《乐府诗集》卷三十五引《邺都故事》："魏文帝甄皇后，中山无极人。袁绍据邺，与中子熙娶后为妻。后太祖破绍，文帝时为太子，遂以后为夫人。后为郭皇后所谮，文帝赐死后宫。临终为诗曰："蒲生我池中，绿叶何离离！岂无蒹葭艾，与君生别离。莫以贤豪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王粲墓前作驴鸣】 王粲下葬，曹丕和众人各作驴鸣表示诀别。《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曹丕取武帝宫人为妾侍】 曹操死后，曹丕取武帝宫人自侍。到曹丕病重，卞太后探视，见侍者全是曹操昔日爱幸的宫人，便斥曹丕禽兽不如。《世说新语·贤媛》："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

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丕流泪得操心】 吴质和曹丕关系很好。曹操出征，曹丕、曹植兄弟送行。曹植称述曹操功德，话语精采，曹操很高兴。曹丕却怅然若失。此时，吴质在曹丕耳边悄悄说："你流泪就可以了。"当分别之时，曹丕拜而哭泣，曹操及左右都歔欷嗟叹，于是众人都认为曹植华而不实。《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薛灵芸泪凝如血】 魏文帝选良家美女入宫，得薛灵芸。灵芸辞别父母进宫时，不胜悲伤，眼泪落到玉唾壶中，竟凝结如血。王嘉《拾遗记》卷七："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

【曹丕宠美人薛灵芸】 薛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魏文帝曹丕以千金宝赂聘之。薛灵芸入宫时，曹丕用装饰华美的车队迎接，并筑土为"烛台"，高三十丈。灵芸巧于缝制，宫中号为"针神"。王嘉《拾遗记》卷七："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名曰夜来，入宫后居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假子何晏】 何晏(190—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纳何晏母尹氏，晏随母入宫。晏在宫无所忌惮，服饰华美等同太子，所以曹丕特恨他，不呼其姓名，呼其"假子"。《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略》："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

【傅粉何郎】 何晏姿容美丽，面白，传说其粉帛不离手，疑其傅粉，故人称"傅粉何郎"。然亦有谓其天生肤色洁白，有人见其于伏天以巾拭汗，仍然面白如常。《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

《魏略》："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

【三狗】 魏末齐王曹芳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扬、丁谧等。时人暗中称他们为"三狗"。《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略》："故于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三狗，谓何、邓、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甚也。"

【何晏惧而赋诗】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卦成，辂称引古义，告诫何晏谨慎处世。当时曹爽辅政，司马氏暗中窥视曹氏政权，危机暗伏。何晏是曹魏的姻亲，内怀忧患，但无路可退。他听了管辂的话，惧而赋诗以言志。《世说新语·规箴》："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亲，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

【何晏叹服王弼】 何晏叹服王弼的《老子注》，说"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世说新语·文学》："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又，"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何晏令管辂占梦】 何晏曾梦见青蝇数十头聚鼻上，驱之不去，便请精通卜筮之术的管辂占梦。管辂用《易》义，要何晏考虑天地之间害盈及盛衰的变化。在座的邓扬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结果不久，何晏、邓扬等都被司马氏杀死。《三国志·魏志·管辂传》：何晏"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裒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后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扬曰：'此老生之常谈。'辂答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晏曰：'过岁更当相见。'辂还邑舍，具以此言语舅氏，舅氏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谓辂狂悖。岁朝，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晏、扬皆诛，然后舅氏乃服。"

【曹植下笔成章】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植十几岁就能写很好的文章。曹操看他的文章，问："你是请人代笔的吗？"曹植说，可以面试。于是曹操带领诸子上铜雀台，令各人作赋。曹植援笔立成。《三

国志·魏书·陈思王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七步之才】 魏文帝曹丕想害其弟曹植,限令他七步之内作诗,不成便处死。曹植应声立就,作成《七步诗》。《世说新语·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按,宋佚名《漫叟诗话》所录《七步诗》作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八斗之才】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植独占八斗。宋无名氏《释常谈》:"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

【邯郸淳称曹植为天人】 曹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邯郸淳对其钦佩之极,称之"天人"。《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曹植急赋死牛】 传说曹丕和曹植同车出游,看见两条牛在墙间斗,一牛斗败,落井而死。于是曹丕强令曹植写《死牛诗》,诗里不能出现"井"、"斗"、"死"三个字,限走马百步之间,完成四十言,如步尽写不成,就要斩首。曹植策马而驰,走完百步,拿笔写道:"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凼土头,峍起两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引《世说》)

【曹植曹彪兄弟不得同行】 曹丕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到京都洛阳会节气。据说曹丕忌曹彰骁勇,毒杀之。七月,曹植与曹彪还封地,曹丕竟纵容监国使者灌均禁止二人同行同宿。曹植心中痛恨,愤而作《赠白马王彪》一诗,与曹彪辞别。其《赠白马王彪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

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曹植感甄赋洛神】 据《文选》李善注，曹植代表作《洛神赋》是感念曹丕妻甄皇后而作。李善说，曹植当初求甄后不遂，而曹操将甄赐与曹丕，所以曹植意甚不平。黄初中入朝，时甄后已被郭后谮死，曹丕拿出甄后玉镂金带枕给植看，植极为伤感。后还封国，息洛水上，思念甄后，恍惚中见其来，欢会缠绵。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魏明帝改为《洛神赋》。《洛神赋》李善注："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谮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时许，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难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覩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按，"感甄"之说，后人多不信。刘克庄《后村诗话》："《洛神赋》，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实之。使果有之，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何焯《义门读书记》："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

【曹植鱼山拟诵经声】 传说曹植游鱼山，忽然听到岩峰中传来的诵经声，声音清远嘹亮，于是便有终焉其地之志，并模拟其声，以后佛经的梵呗即为曹植所造。刘敬叔《异苑》卷五："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释惠皎《高僧传》卷十五亦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即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陈寿撰《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少时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入晋，为司空张华赏识，迁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其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晋统一天下后，陈寿整理三国史事，撰《三国志》，计《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此书当时就被人们赞赏。据说，夏侯湛正在撰《魏书》，见寿所作，自度不及，便毁掉自己的书不写了。《晋书·陈寿传》："(寿)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

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

【仲卿兰芝殉情】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及妻刘氏，逼于礼教，双双殉情而死，时人感伤，作《孔雀东南飞》一诗以记其事。《玉台新咏》卷一《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

【竹林七贤】 魏末作家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很友好，经常游于竹林之下，世称"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求为步兵校尉】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缺，厨中藏酒数百斛，于是求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世说新语·任诞》："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阮籍醉卧邻妇侧】 阮籍不拘小节，不顾礼法，自称不为礼俗所束缚，率意而行。邻家有处女，美而早夭，他往其家尽哀恸哭。有邻女美，当垆卖酒，阮去饮酒，醉了就卧于妇侧，殊无恶意。《晋书·阮籍传》："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夫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阮籍醉酒免祸】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往往惨遭杀害。阮籍于是不与世事，常借酣饮逃避灾祸。一次，司马氏想求婚于阮籍，籍竟大醉六十天，使此事不了了之。司马氏的谋士钟会几次想陷害阮籍，籍都以酣醉免祸。《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阮籍能作青白眼】 阮籍能作青眼、白眼。对放达之士，以青眼对之；对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阮籍途穷而哭】 阮籍生处险恶之世，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驾车出游，临岐路或无路可走时，便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阮籍登广武而兴叹】 阮籍曾登广武城（在今河南荥阳县境），观看楚汉相争的故战场，感叹当时没有英雄，而使刘邦这小子得了天下。《晋书·阮籍传》：“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口不臧否人物】 阮籍性格谨慎，发言玄远，不肯随便评论人物的好坏。《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也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阮籍观苏门先生作《大人先生传》】 苏门先生是有名的隐者。司马昭使阮籍往观，想请教一些深奥的问题，但苏门先生不讲话，只是长啸而已。回来后，阮籍写了《大人先生传》，假苏门先生之论，寄托自己的怀抱。《世说新语·栖逸》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以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然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又注引《竹林七贤论》说：“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阮籍抑子阮浑】 阮籍子阮浑，也仰慕通达、不拘小节，学习父亲的作风。阮籍反对儿子这样做。《晋书·阮籍传》：“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阮籍醉写《劝进表》】 曹魏封司马昭为公，昭故作姿态不受。公卿劝进，叫阮籍写表。阮当时在袁孝尼家醉眠，忘了写《劝进表》一事。司空郑冲来取，阮籍据案带醉疾书，无所点窜，时人以为神笔。《晋书·阮籍传》：“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略同。

【山涛妻夜观嵇阮】 山涛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他和嵇康、阮籍十分友善。一次，嵇、阮两人宿山涛处，其妻韩氏通宵达旦看他们，并对山涛说，你才致不如他们，当以识度相友。《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观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

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山公启事】 山涛有知人明鉴，他任吏部尚书时，对所推荐人才都要写上评语，被他选拔的人都符合众望，故称为"山公启事"。《晋书·山涛传》："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唯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嵇康醉态如玉山倾倒】 嵇康（224—263），字叔夜，身材高大，风姿秀美，山涛形容他酒醉后好象玉山倒下来一样。《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何所闻而来】 嵇康夏天在大树下锻铁，钟会去拜访他。嵇康揶揄钟会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孙登诫嵇康】 嵇康曾从隐士孙登游。孙登以火为喻，告诫嵇康才多识寡，将难免世难。《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荼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嵇康与山涛绝交】 嵇康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曾一度避河东，那时，嵇康的好友山涛正任选曹郎，拟请嵇康出仕代替自己的职务，未成。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山涛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又要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为了摆脱山涛的纠缠，写下了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说不堪流俗，并非薄汤、武。司马昭听说后大怒。不久，嵇康遂被害。

【嵇康耻与魑魅争光】 嵇康曾在灯下弹琴，见鬼，吹灭灯火，说不愿与魑魅争光。《幽明录》："嵇康灯下弹琴，忽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

【嵇康得灵鬼传琴】 据传嵇康夜至月华亭弹琴，引来灵鬼，授之《广陵散》，并与嵇康发誓：不得教人。《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记嵇康夜至月华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

【嵇康狱中抒幽愤】 嵇康的好友吕安，其妻貌美。吕安之兄吕巽垂涎吕安妻的美色，竟灌醉弟妇欲行非礼。丑行暴露后，吕巽反而诬告吕安诽谤自己。由于吕巽为钟会宠信，就把吕安发配边郡。吕安写信给嵇康，康因而被牵连入狱。在狱中，嵇康心情沉痛抑郁。他意识到自己身陷囹圄，与自己的性格粗疏有关，也是他人诽谤自己的结果。因此，他写下了有名的《幽愤诗》。干宝《晋书》："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孙盛《晋阳秋》所记与干宝大致相同，唯不及吕安遗书与嵇康之事。

【嵇康临刑弹《广陵散》】 嵇康临刑，顾视日影，索琴弹《广陵散》，感叹此曲从此失传。《晋书·嵇康传》："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嵇康尸解】 东海徐宁师事南海太守鲍靓，夜里听到靓室有琴声，怪而问靓。靓告诉他这是嵇康所弹，并说嵇康临刑东市，而实尸解。《文选·五君咏》注引顾恺之《嵇康赞》："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靓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

【向秀注《庄子》】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秀雅好读书，注释《庄子》，发明奇趣，对魏晋玄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好友吕安惊叹："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文学》："初，

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说："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

【向秀入洛】 嵇康被杀后，向秀慑于司马氏的淫威，被迫应郡举，到京师洛阳。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不过在官不理事，隐于朝而已。《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闻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晋书·向秀传》："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向秀山阳闻笛思故友】 嵇康、吕安被杀后，向秀慑于司马氏的威力，被迫赴洛阳应郡举。归来经过嵇康在山阳的旧居，闻笛声寥亮，于是回想当初与嵇康、吕安的隐逸生活，感慨万千，遂作《思旧赋》。文章序言，交代了《思旧赋》写作的起因："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西迈，经过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吕安题凤】 吕安字中悌，东平(今属山东)人。他与嵇康很友好，有次去拜访嵇康，值其不在，其兄嵇喜出来接待。吕安认为嵇喜是俗人，便在门上题一"凤"字而去。"凤"字拆开为"凡鸟"两字，隐寓对嵇喜的讥讽。《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

【酒狂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不听妻子劝告，终日饮酒不辍。《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颓然已醉矣。"

【刘伶脱衣裸饮】 刘伶放纵任性，终日痛饮，甚至在屋内脱衣裸饮。有人讥笑他，他还指责别人擅自入其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

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瘦弱不敌尊拳】 刘伶喝醉时与人发生冲突，其人挥拳欲击之。刘伶谓自己瘦如鸡肋，不堪一击。《晋书·刘伶传》：“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王戎丧儿不胜悲恸】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丧儿，悲不自胜。山简问他何必如此？戎谓这是“情之所钟”。《世说新语·伤逝》：“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阮咸与群猪共饮】 阮籍之侄阮咸和宗人一起喝酒，不用普通杯子，而用大盆盛酒，面对面狂饮。有时群猪来饮，阮咸便直接把嘴凑上盆边，与猪共饮。《世说新语·任诞》：“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咸晒裈谓未能免俗】 晋时七月七日有晒衣的风俗，阮咸家贫，无物可晒，便用竹竿高挑一件短裤衩聊以充数，自称“未能免俗”。《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孙楚漱石枕流】 孙楚（约218—293），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孙楚年青时想隐居，对王济说“当枕石漱流”，却误为“漱石枕流。”《世说新语·排调》：“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孙楚哭友作驴鸣】 孙楚很敬重王济，王济死，孙楚临尸恸哭。哭毕，便对着灵床学驴叫，因王济生前喜欢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李密赋诗免官】 李密（224—287)，字令伯，一名虔。密有才能，希望内调，但却被迁汉中太守。失望之余，在东堂赋诗，颇有牢骚。晋武帝不满，免了他的

官。《晋书·孝友传》："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

【荀勖整理汲冢书】 荀勖(?—289)，字公曾，颍川(今河南登封东)人。据《晋书·武帝记》、《晋书·束皙传》，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说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科斗文字。由于盗墓者烧竹简照取宝物，所以官府接收时，冢中书多断简残札，文义零乱不通。晋武帝命荀勖、束皙等博通之士整理，用当时文字书写。《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即是汲冢出土的古书。

【暗解与神解】 荀勖精通音律，时人称之为"暗解"，阮咸善于鉴赏音乐，时人称之为"神解"。《世说新语·术解》："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已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束皙求雨】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太康中当地大旱，束皙为乡人求雨，三天而雨下。众人深为感动，作歌赞美他。《晋书·束皙传》："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而为作歌。"

【皇甫谧为书淫】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谧不喜仕进，却极好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时人称为"书淫"。《晋书·皇甫谧传》："(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

【皇甫谧服寒食散】 皇甫谧服寒食散，大伤身体，竟至悲恚想自杀。《晋书·皇甫谧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杜预有《左传》癖】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极嗜《左传》，自称有"《左传》癖"。灭吴之后，耽思经籍，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其中《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本。

【杜预好为后世名】 杜预忧虑大自然沧桑之变，曾刻石为二碑，记自己的功勋，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以求身后之名。《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晋书》："杜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张华学识渊博】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华学问渊博,四海之内了若指掌。晋武帝司马炎曾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对答如流,并画地成图,令人佩服。《晋书·张华传》:"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张华有王佐之才】 张华未成名前,曾写《鹪鹩赋》一文以寄托怀抱,阮籍见其文,称赞张华有王佐之才,于是张华开始出名。《晋书·张华传》:"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

【张华助羊祜定伐吴之计】 晋武帝与羊祜密谋伐吴之计时,群臣多以为不可,只有张华赞成。后来羊祜病重,晋武帝派张华去羊祜处问伐吴之计。到西晋大举进兵伐吴时,张华为度书尚书,负责漕运之事。可是,起初军队未有进展,贾充等奏杀张华,赖有晋武帝保护。吴灭后,张华因功受封。《晋书·张华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书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

【张华雷焕得宝剑】 东吴未灭之前,牛斗之间常有紫气;灭吴之后,紫气愈明。张华请教雷焕,焕说,这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并说剑在豫章丰城。张华约定与雷焕共同寻剑,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果然得双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他派人送一剑与张华,留一剑自佩。张华得剑后,非常宝爱,常置坐侧。张华被害后,失剑所在。后雷焕子雷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腰间剑突然跃出堕水。派人找剑,只见两龙各长数丈,光彩照水,不见剑的影子。《晋书·张华传》:"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问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

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甚验乎！’”

【张华座中识龙肉】 张华博物洽闻，当世无比。有次，陆机以鱼肉招待张华。张华揭开所盛器皿，就说：“这是龙肉。”众人不信。陆机一问进献者，果然是形似白鱼的龙肉。《晋书·张华传》：“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

【张华遇害】 当初，赵王司马伦谄事贾后，求录尚书事及尚书令之职，张华与裴頠坚决反对，由此招致司马伦的怨恨。后来，赵王伦及其心腹孙秀谋废贾后，想叫张华参与他们的篡夺阴谋。张华拒绝不从，于是遇害。《晋书·张华传》：“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頠俱被收。”

【潘美张丑】 潘岳(247—300)，字仁安，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岳姿容秀美，年少时出洛阳城外，妇女看见，纷纷丢给他果子以示爱慕。而张载则因丑陋而被瓦石所击。《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说左思“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与《晋书》所记不同。

【潘岳夏侯湛貌美连璧】 夏侯湛容颜秀美，早有文才，与潘岳交情很好，两人喜欢同游。潘岳也貌美，故时人称他们为“连璧”。《世说新语·容止》：“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潘岳媚拜权贵】 潘岳谄媚权贵贾谧，甚至一看到贾的车尘就跪拜。《晋书·潘岳传》：“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潘岳作谣泄愤】 山涛为吏部尚书，主管选拔人材。后进之流和峤、裴楷、王济与山涛交游甚密。潘岳非望之念不能实现，于是偷偷作谣言，把山涛比作大牛，讽刺他为和峤等人牵制，不能自主。《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王隐《晋书》：“初，涛领吏部，潘岳内非之，密为作谣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

济剔嬲不得休。'"

【潘岳取清言成名笔】 乐广善于清谈，而不擅长文章。他请潘岳作让河南尹表，先述己意。潘岳记下乐广的话，便成一篇名文。《世说新语·文学》："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已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潘岳与石崇白首同归】 赵王司马伦的心腹孙秀，原为潘岳父亲的小吏，岳厌恶孙秀为人，曾几次鞭挞侮辱他。孙秀对此耿耿于怀，后在司马伦面前谮潘岳，岳与石崇同日被害。《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石崇王恺斗富】 石崇（249—300），字季伦，渤海南皮（今属河北）人。石崇曾为荆州刺史，巧取豪夺，成为暴发户。资产巨万，车马住宅，可比王侯，一般贵戚大臣，都自叹不如。王恺是晋武帝之舅，不服其富，与其展开一场斗富比赛。但是王恺虽有武帝的支持，仍然斗不过石崇。武帝甚至拿出宫中宝物珊瑚树来让王恺去夸耀，谁知石崇竟用铁棍将其击碎，从家中搬出更为高大珍贵的珊瑚树，令王恺瞠目，不得不服输。《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每助恺。尝以一珊瑚，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石崇夜救刘琨】 王恺憎恨刘琨及其兄刘玙，有次叫两人来住宿，想暗害他们。石崇平素与刘琨兄弟友好，得知这消息，连夜去恺家，搀着刘琨兄弟之手，同车而去。《世说新语·仇隙》："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玙、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不会诗者罚酒三斗】 石崇有别墅修筑在洛阳附近金谷涧中。元康六年(296)，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石崇和众宾客共到金谷涧送行，昼夜游宴，并各赋诗。不能作诗的人，罚酒三斗。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绿珠坠楼】 石崇的爱妾绿珠，美貌，又会吹笛。孙秀派人强求绿珠，石崇不允。孙怒，于是伪造诏书逮捕石崇。绿珠忠于主人，跳楼而死。《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千里莼羹】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他曾对王济夸赞家乡千里湖的莼羹风味很美，远胜北方的羊酪。《世说新语·言语》："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斗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戏咏山阴风物》自注云："莼菜最宜盐豉，所谓'未下盐豉'者，言下盐豉则非羊酪可敌，盖盛言莼菜之美尔。"又引徐树《丕识小录》卷三云："千里，湖名，其地莼菜最佳。陆机答谓未下盐豉，尚能敌酪，若下盐豉，酪不能敌矣。"

【黄犬传书】 陆机在洛阳作官，长时期得不到家中音讯，就叫快犬黄耳为他传递家书。《晋书·陆机传》："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任昉《述异记》亦详载此事。

【陆机临刑叹华亭鹤唳】 陆机在河桥兵败，被卢志陷害，被杀前感叹再也不能听到家乡的鹤鸣了。《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得闻乎!'刘孝标注引裴启《语林》说："机为河北都督，闻惊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所记与《世说新语》不同。

【崔君苗焚砚】 崔君苗看到陆机文章，自愧不如，常常想烧掉笔砚。《晋书·陆机传》："弟云曾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

【陆云有笑疾】 陆云(262—303)，字士龙，陆机之弟。陆机初次拜见张华，华问陆云何在。陆机谓云有笑疾，不敢自见。不一会，陆云来，见了张华以帛带

缠在头上，果然大笑不止。《晋书·陆云传》："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

【陆云夜宿王弼家】 传说陆云夜行迷路，见有一人家，便去寄宿。遇一少年，共谈《老子》。天明告辞，行十余里至故人家。故人告诉他此地数十里之内没有人家，陆云寻昨晚宿处，原来是已死去几十年的王弼家。此后谈锋大有长进。《晋书·陆云传》："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家。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按，或以此事为陆机所遇。《水经·谷水注》："袁氏《王陆诗序》曰：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置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攒木蔽日，知所遇者乃王弼也。"

【二陆优劣】 卢志无礼，面斥陆机祖父陆逊和父亲陆抗的名字。陆机针锋相对，也直呼卢志祖卢毓、父卢珽之名。见此场面，陆云胆怯失色，认为不必如此。陆机却认为其父祖名扬海内，岂能容卢志如此无礼。根据此事，谢安以陆机为优。《世说新语·方正》："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洛阳纸贵】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左思博学能文，他以十年之功写成《三都赋》后，得到张华赏识，又请皇甫谧作序。于是竞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陆机原拟作此赋，听说左思在写，笑其不自量力。及至读到左思之赋，不禁大为叹服。《晋书·左思传》：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

【江东步兵张翰】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翰狂放不羁，行同阮籍，时人称之为“江东步兵。”他任性自适，逃名当世，认为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张翰思归】 张翰在洛阳作官，见秋风起，思念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于是作《鲈鱼歌》，弃官归乡。《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晋书·张翰传》作“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

【闻鸡起舞】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东北)人。西晋末年，王室摇摇欲坠，刘琨和祖逖友善，又都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半夜闻鸡鸣，就起来练武。《晋书·祖逖传》：“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刘琨枕戈待旦】 刘琨立志收复中原，在写给亲友的信上说，我枕戈而眠，以待天明，常担心祖逖策马走在我前头。《晋书·刘琨传》：“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

【刘琨吹笳退敌】 刘琨军队曾被胡骑包围，在大家窘迫无计之时，刘琨于半夜吹胡笳。胡人在凄怨的胡笳声中，顿时产生深切的怀乡之思。至天明，胡骑弃围而退。《晋书·刘琨传》：“(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吹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干宝诫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郭璞性轻易，不修边幅，嗜酒好色。干宝常诫之。但郭璞不听。《晋书·郭璞传》：“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郭璞以妖术取主人婢】 传说郭璞在南渡之前，爱主人家婢女，便撒豆三斗，使豆变成赤衣人数千。主人请郭璞为卦，璞乘机贱买其婢，然后作符收取赤衣人，主人十分高兴。《晋书·郭璞传》：“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

为符投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

【王敦怒杀郭璞】 王敦起兵谋反时，令郭璞占卦吉凶，卦象不吉，璞借此机会劝其不要起兵，以免祸生不测。王敦本来就怀疑他有异心，又听到凶卦，便怒而斩郭璞。《晋书·郭璞传》："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往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岗斩之。"

【王敦击缺唾壶】 王敦（266—324），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酒后喜咏曹操《步出夏门行》，边吟边用如意敲唾壶，竟把壶都击出缺口了。《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王敦误食塞鼻枣】 王敦娶晋武帝女舞阳公主为妻。公主生活豪奢，王敦一时不能适应。如上厕所需以枣塞鼻，王敦还以为枣子是供食用的，便把枣子全都吃了；净手用一种混和药料的豆粉洗涤，他则以为是给他倒在水里喝的。凡此种种，侍婢们见了，无不失笑。《世说新语·纰漏》："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珣梦得如椽大笔】 王珣梦见有人给他一支如椽大笔。不久，晋元帝司马睿死，哀册等重大文字都由王珣起草。《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一曲《团扇》情意深】 王珉与嫂婢谢芳姿情爱深厚，一次，其嫂打芳姿，王去制止。嫂令芳姿歌一曲，可赦免她。芳姿遂应声歌《团扇郎》。《古今乐录》："《团扇郎歌》者，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王东亭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

【庾子嵩作《意赋》】 庾敳，字子嵩，作《意赋》，侄子问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说："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庾阐燃灯作赋】 庾阐作《扬都赋》时，使妻谢氏午夜时点灯于瓮中。当文思一

来，速拿灯出，因而写成此赋，冠绝当时。《类林杂说》七《文章篇》："庾阐作《扬都赋》未成，出妻。后更娶谢氏，使于午夜以燃灯于瓮中。仲初思至，速火来，即为出灯。因此赋成，流于后世。"

【山简醉酒倒戴头巾】 山简（253—312），字季伦，山涛幼子。镇襄阳时，常外出嬉游，并置酒高阳池上，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常倒戴头巾骑在马上，时人为之作《接篱歌》，描绘山简的醉态。《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箸白接篱。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彊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谢尚市中作曲】 谢尚（308—357）字仁祖。东晋穆帝永和中，为镇西将军。他曾在市肆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乐府诗集》卷七十五《杂曲歌辞》十五引《乐府广题》："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桓温以鼓吹引发文思】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能诗文。桓温作诗，如文思不来，就吹奏乐器，用以引发文思。《太平御览》卷五六七《乐部·鼓吹乐》引《俗说》："桓公作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鸣鹄响长阜。'欢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桓温慨叹树犹如此】 桓温北征，见先前所种柳树已经长得很粗大，深为感慨，谓树木犹且衰老，何况人呢。《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干宝感父婢不死作《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其父死时下葬，父婢被干宝母亲推进墓穴中。十年后干宝母死，开墓，爱婢竟不死，并能预言家中吉凶。干宝有感于此，作《搜神记》。《世说新语·排调》注引《孔氏志怪》："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妬，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煖，渐有气息。与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郝隆晒书】 郝隆，字佐治，东晋汲郡（今河南汲县）人。晋时有七月七日曝晒经书及衣物的习俗，郝隆在那天中午仰卧在太阳下，自称晒腹中之书。《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郝隆作蛮语诗】 郝隆作桓温的南蛮参军，曾用蛮语作诗。桓公问他为什么作

蛮语，他回答说："千里投靠您，只得蛮府参军，怎能不作蛮语？"《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习凿齿诣释道安】 习凿齿，字彦威，曾任荥阳太守等职，为东晋著名历史学家。释道安为东晋高僧，与习凿齿友善。有次习凿齿谒见道安，正值斋饭时刻，众人都放下饭钵，敛衽以示恭敬，只有道安照吃不停。习凿齿便写诗调侃他为"冻老鸱"。《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晋书》："习凿齿诣释道安，值众僧斋，众皆舍钵敛衽，唯道安食不辍。凿齿曰：'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忽冻老鸱，腩腩低头食。'"

【拾人牙慧】 殷浩（？—356），字渊源，陈郡长平（治所在今河南西华东北）人。曾任中军将军，善《老》、《易》，能清谈。他的外甥韩康伯喜欢《老子》和《庄子》。殷浩曾说韩康伯没有得到他的牙后慧，意谓没有得到他玄理中的精义。《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殷浩书空】 殷浩削职为民后，整天用手指在空中虚画"咄咄怪事"四字。《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强口马与决鼻牛】 孙盛和殷浩均善玄谈，二人反复论难，奋掷麈尾，宾主忘食。最后竟至出言不逊，近乎谩骂。殷把孙比作"强口马"，孙则呼殷为"决鼻牛"。《世说新语·文学》："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难，往反精苦，宾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煗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支道林喻南北学问】 支道林（314—366），名遁，陈留（今河南开封南）人。褚裒和孙盛议论南北学问的不同。支道林听到后比喻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指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支道林谈玄如九方皋相马】 支道林精通玄理，解释章句，多有精义，而于文字或有所遗漏。谢安把支道林比作九方皋相马，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世说

新语·轻诋》注引《支遁传》:"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

【重其神骏】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有人以为出家人不宜养马,支说自己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建康实录》八引《许玄度集》记载与此同。

【支道林好鹤】 支道林喜欢鹤,有人送给他一对鹤。不久,鹤翅膀丰满想飞走。道林剪去其羽毛,鹤不能飞,如有懊丧之意。道林以为它们既有凌霄之姿,怎么肯作人的玩物?于是养到它们羽毛长大,任其飞去。《世说新语·言语》:"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能复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支道林买山】 支道林曾想买岇山隐居,被深公讥嘲。《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此事亦见《高僧传》四《竺道潜传》:"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

【支道林之死】 法虔是支道林同学,俊朗有义理,道林很看重他。法虔死后,道林精神极受刺激,自谓知音既逝,发言莫赏,因而心情郁结,不久亦亡。《世说新语·伤逝》:"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贾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絃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孙绰作赋有金石声】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作《天台赋》,自负地说,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孙绰嫁女】 王文度弟王虔之,小字阿智,不好之处甚多,所以年长无人同他联姻。孙绰有一女,生性乖僻,嫁不出去。于是孙绰造访王文度,求见阿智。先说阿智并不如人家说的那样不好,后说自己女儿不恶,想叫阿智娶之。王家见孙绰上门攀亲,欣喜同意。成婚之后,孙女的顽愚乖张,简直超过阿智。王家方悟孙绰的狡诈。《世说新语·假谲》:"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

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兰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兰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孙绰擅长碑文】 孙绰擅作碑文。但其人性鄙，时人甚轻视之。有一次，桓温令其作《敬夫人碑》，永嘉郡人由此看重其才。《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语林》："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后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于此重之。"

【孙绰自我品题】 孙绰曾一一品题刘真长、桓温等当世名士，最后自许"托怀玄胜"、"萧条高寄"。《世说新语·品藻》："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后湖捉孙】 孙绰才高性鄙，时人多鄙视他。有次，褚裒等游曲阿后湖，忽然风起船倾，褚乘醉要把孙绰丢进水中，孙惧而无计，大叫"卿念我"。《太平御览》六十六引《语林》："褚公游曲阿后湖。狂风忽起，船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唯有孙兴公多尘滓，正当以此厌天欲耳！'便欲捉孙掷水中。孙惧无计，唯大呼曰：'季野！卿念我！'"按，《世说新语·轻诋》记载与上有异。

【清风朗月思玄度】 许询字玄度，高阳（今属河北）人，能清谈，为一时文宗，士大夫多钦慕他的文采风流。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丹阳尹刘惔一天之内数次拜访许询，极表钦慕之意。《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又，唐释道宣《三宝感通录》一引《地志》曰："晋时高阳许询诣建业，见者倾都。刘惔为丹阳尹，有名当世。日数造之，叹曰：'今见许公，使我遂为轻薄京尹。'于郡立斋以处之。至于梁代，此屋犹在。许掾既反，刘尹尝至其斋曰：'清风朗月，何尝不恒思玄度矣。'"

【许询论理争胜】 许询年轻时，人们把他和王修相比。许内心大为不平。于是便与王辨析义理，共决优劣。虽然最终许询取胜，但支道林认为如此苦苦争优劣，不是探求义理的玄谈。《世说新语·文学》："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

相复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谢安东山再起】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安初为佐著作郎，后隐居东山多年，朝廷屡次征聘不出。后出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有人因醉嘲讽其东山再起，谢安面有愧色。《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晋书·谢安传》记载略同，云“安甚有愧色”。

【谢安与人同忧亦同乐】 谢安隐居于东山时，表面上疏略放纵，蓄意游乐，其实于国事亦未能忘怀。所以简文帝预言“安石必出”，并说他既能与人同乐，亦能与人同忧。果然，后来谢安终于应征出山。《世说新语·识鉴》：“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谢安作洛生咏】 洛下书生咏诵，因地属中原，所以声音重浊。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因为他少有鼻疾，故语音重浊，一时名流多仿效，以至乎掩鼻而吟诵。《世说新语·雅量》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谢安论诗】 谢安同子弟谈论《诗经》中佳句时，认为《大雅·抑》中“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二句有“雅人深致”。这二句诗原写治理国家，当有好的政治主张时，应该作为命令，及时告诉人民。“雅人”，原指《大雅》的作者。深致，指高远深沉的意致。《世说新语·文学》：“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安一言废《语林》】 裴启撰《语林》，时人喜欢此书所载的事迹，《语林》便得以流行。后由于所记谢安事不实，又有人在谢安处谈及《语林》所记黄公酒垆，谓王戎过黄公酒垆，感伤嵇康、阮籍生前的竹林之游，王珣并为之赋，谢安便斥之为“裴郎学。”谢安为风流所宗，此语一出，《语林》遂废。《世说新语·轻诋》注引《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坦腹东床】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著名书

法家，亦能诗文。郗鉴派人到丞相王导家选女婿，王家子弟知道后都显得拘谨，只有王羲之坦腹躺在东床上，毫不在意，于是被选中。《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王导）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此正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曲水流觞】 古代习俗，在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禊"。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孙绰、支道林等名流会于山阴兰亭修禊事。他们列坐于清流边，杯中盛酒，使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前面，谁就得饮酒。此即所谓"曲水流觞"。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絃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王羲之为老妇书扇】 王羲之曾看到一个老大娘卖竹扇，就在竹扇上写了五个字。结果扇价骤增，人人争买。过了几日，老大娘又拿扇来，王羲之笑而不答。《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老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

【王羲之以黄庭换鹅】 王羲之曾写《黄庭经》，换取山阴道士的好鹅。何法盛《晋中兴书》："山阴道士养群鹅，羲之意甚悦。道士云：'为写《黄庭经》，当举群相赠。'乃为写讫，笼鹅而归。"按，《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写的是《道德经》。

【王羲之喜比石崇】 有人把王羲之《兰亭集序》比作石崇《金谷诗序》，又把他与石崇并论。王听说后颇有喜色。《世说新语·企羡》："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王谢冶城议政】 王羲之和谢安共登冶城，王举夏禹王和周文王的勤于政务，批评当世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谢却有高世之志，反对其说，认为秦二世而亡，并非清谈所致。《世说新语·言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讥嘲刘许】 许询就宿于丹阳尹刘惔处，床帐新丽，饮食丰美。刘、许两位名士乐此安逸，言语中俗情流露。王羲之讥讽说："如果上古高士巢、许遇

稷、契，当不会有此类话。”二人听了都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王羲之论丝竹陶写】 谢安曾对王羲之说中年后对哀乐很敏感，与亲友别，常数日不快。羲之谓人至晚年，自然如此，正要靠音乐陶冶性情。《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王徽之雪夜访戴逵】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第五子。一天雪夜，乘着酒兴造访好友戴逵，可是到了戴家门口却不进去，而是立即返回。有人不解其故，徽之认为来与去不过尽兴而已。《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徽之放达不理事务】 王徽之放达不羁，在官而不理政务。有次桓冲叫他料理官务，他却拿着笏悠闲地看西山云气。《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王徽之爱竹】 王徽之非常喜爱竹子，以至认为不能一天没有此君。《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简傲》亦载：“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人琴俱亡】 王献之死，其兄王徽之去吊丧，取献之琴弹，因悲伤而弦不中调，便将琴摔在地上，叹息“人琴俱亡”，不久亦病死。《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王献之行山阴道】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工书法，尤以行草擅名。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亦能诗文。王献之在山阴道上行，一路风景优美，看不过来。《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

【王献之求偷儿勿取青毡】 小偷到王献之家盗窃，献之明明知道，但不声不响。当小偷要取旧物时，才开口请小偷不要取先辈旧物青毡。裴启《语林》："王子敬在斋中卧，偷入斋取物，幞装，一室之内，略无不尽。子敬卧而不动，偷遂复登厨，欲有所觅。子敬因呼曰：'偷儿，石漆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不？'于是群贼始知其不眠，悉置物惊走。"

【王献之歌桃叶】 王献之的爱妾名桃叶，王作《桃叶歌》以歌之。《古今乐录》曰："《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

【王献之书裙】 羊欣曾穿了新绢裙昼寝，王献之在裙上作书数幅。羊欣将此视为珍宝，书艺大进。《宋书·羊欣传》："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张怀瓘《书断·王献之》亦载："欣着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而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

【二王遇火神色各异】 王献之、王徽之同坐一室，突遇火灾。徽之急忙逃避，不及取鞋，而献之不慌不忙，徐徐而出。当世以此判定二王神情气度。《世说新语·雅量》："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咏絮才】 谢道韫（生卒年不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长兄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凝之之妻。道韫聪识有才辨，曾于冬日咏雪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悦。世称"咏絮才"。《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拟？'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谢道韫不满王郎】 谢道韫对其丈夫王凝之很不满意，说想不到天地间有这样的"王郎"，《世说新语·贤媛》："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众兄弟，则有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川）。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袁宏月夜咏诗】 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陈郡（今河南淮阳）人。早年贫困，曾在清风朗月的夜里，自咏所作《咏史诗》，为谢尚称赏。《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

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袁宏揽笔足韵】 袁宏作完《北征赋》后，王珣以为应当添加"写"字一韵。袁立即揽笔增益"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二句，众人称善。《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晋阳秋》载："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桓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与《世说新语》所记稍异。

【袁宏应声赋扇】 袁宏为一代文士，才思敏捷。一次，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时贤送之。谢安欲试其敏捷，取一扇相赠。袁宏应声答以诗句，赢得众人称叹。《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太傅谢安赏宏机捷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而赠之。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坐叹其要捷。"

【袁宏作文倚马可待】 桓温北征，命袁宏立在马前写布告，他手不停笔，顷刻而成，文章也很可观。王珣在旁，叹服其文才。《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

【袁宏白刃加颈颂陶公】 袁宏作《东征赋》，全不称陶侃功勋。陶侃子陶范将袁宏诱之狭室中，举刀威逼，袁宏窘迫无奈，，只得口诵陶侃功德。《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顾恺之三绝】 顾恺之（约345—411），字长康，小字虎头。恺之善画，妙绝于时，谢安赞其画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诗赋文章也写得好，为人迟钝又自负，所以世人称他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中兴书》："恺之博学又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为时所笑。"又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温云：'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又引《续晋阳秋》："恺之矜伐过实，诸年少因相称誉，以为

戏弄。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自云得先贤风制，瞻每遥赞之。恺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将眠，语搥脚人令代，恺之不觉有异，遂几申旦而后止。"

【顾恺之颂层城得二婢】 桓温把江陵城修治得非常宏伟壮丽，命宾客僚属形容之。顾恺之诗句最优美，桓温赏给他二婢。《世说新语·言语》："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顾恺之不屑作老婢声】 洛下书生读书，声音重浊。顾恺之鄙夷不屑为之，诋之为老婢声。《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顾恺之论点睛传神】 顾恺之画人物，有时数年不点眼睛。人家问其原因，他说，四肢美丑无关妙处，人物的传神之处，正在阿堵（晋人口语，犹这个）中。《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顾恺之画盲眼如轻云蔽日】 顾恺之想给殷仲堪画像，殷因瞎一目，表示不必。顾说，点瞳子后，使飞白拂其上，如轻云之蔽日。《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顾恺之借布帆】 顾恺之为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僚属，借了公家的布帆请假东还，路遇大风，布帆破，却在信中说布帆完好无恙，故作滑稽排调之语。《世说新语·排调》："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东还，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袁山松出游喜听挽歌】 袁山松（？—401），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山松善音乐，每出游，喜欢叫左右作挽歌。《世说新语·任诞》："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续晋阳秋》："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尹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

【桓玄为王恭作诔】 桓玄（369—404），字敬道，一名灵宝，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玄文章之美，高于一世。曾为王恭作诔，吟啸良久，下笔立成。《世说新语·文学》："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

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刘孝标注引《桓玄集》载其诔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灵，不贻其福。天道茫昧，孰测倚伏？犬马反噬，豺狼翘陆。岭摧高梧，林残故竹。人之云亡，邦国丧牧。于以诔之，爰旌芳郁。”

【咄咄逼人】 殷仲堪和桓玄等作一种类似联句的语言游戏，一参军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说：“咄咄逼人！”因为殷一只眼瞎，参军所说，等于攻击殷的生理缺陷，所以殷认为对方言语伤人。《世说新语·排调》：“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乌衣之游】 谢混（？—412），字叔源，小字益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常与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曜、谢弘微等集会商讨文义。因居在乌衣巷，所以称之“乌衣之游”。并且对几个侄子的为人和文才多有品评。《宋书·谢弘微传》：“（谢）混风格高俊，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等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

【禁脔谢混】 谢混尚晋孝武帝之女晋陵公主。当初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婿，王珣举谢混。后袁山松也想招谢混为婿，王说：“卿莫近禁脔。”禁脔本是晋室南渡之际，晋元帝独享的猪项上味道尤美的一块肉。王珣意思是让袁山松别去动谢混的念头，《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

【王敬伯邂逅神女】 相传东晋时人王敬伯，还乡途中夜泊江渚，邂逅神女刘妙容。妙容作《宛转歌》，并以锦卧具、绣香囊等赠王敬伯。《续齐谐记》：“晋有王敬伯者，会稽余姚人。少好学，善鼓琴。年十八，仕于东宫，为卫佑。休假还乡，过吴，维舟中渚。登亭望月，怅然有怀，乃倚琴歌《泫露》之诗。俄闻户外有嗟赏声，见一女子，雅有容色，谓敬伯曰：‘女郎悦君之琴，愿共抚之。’敬伯许焉。既而女郎至，姿质婉丽，绰有余态，从以二少女，一则向先至者。女郎乃抚琴挥弦，调韵哀雅，类今之登歌，曰：‘古所谓《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为此声，自兹已来，传习数人而已。’复鼓琴，歌《迟风》之调，因叹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弹箜篌，作《宛转歌》。女郎脱头上金钗，扣琴弦而和之，意韵繁谐，歌凡八曲。敬伯唯忆二曲。将去，留锦卧具、绣香囊，并佩一双，以遗敬伯。

敬伯报以牙火笼、玉琴轸。女郎怅然不忍别，且曰：'深闺独处，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馆，尽平生之志，盖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吴令刘惠明者，有爱女早世，舟中亡卧具，于敬伯船获焉。敬伯具以告，果于帐中得火笼、琴轸。女郎名妙容，字雅华，大婢名春条，年二十许，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弹箜篌及《宛转歌》，相继俱卒。"《宛转歌》又曰《神女宛转歌》，共二曲："月既明，西轩琴复清。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情。歌宛转，宛转凄以哀。愿为星与汉，光影共徘徊。""悲且伤，参差泪成行。低红掩翠方无色，金徽玉轸为谁锵。歌宛转，宛转情复悲。愿为烟与雾，氛氲对容姿。"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任彭泽县令时，不愿为五斗米的俸禄，屈身迎候"乡里小儿"，于是毅然辞官归隐。萧统《陶渊明传》："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蓄无弦琴】 陶渊明备有一张没有弦的琴，常抚弄以寄托其高远的情趣。萧统《陶渊明传》："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晋书·陶潜传》亦载："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陶渊明自称羲皇上人】 陶渊明曾自称"羲皇上人"，表现他那种悠闲自得的情趣。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陶渊明攒眉离莲社】 陶渊明意趣高远，为名僧慧远所重。当时，慧远与诸名士结莲社，写信邀渊明参加。渊明说，如允许饮酒则往。慧远答应。于是渊明至庐山，但最终仍紧蹙双眉而去。《莲社高贤传》："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又，《庐山记》载："远法师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户，迹不入俗，送客过虎溪，虎辄鸣号。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法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

【白衣送酒】 九月九日重阳节有饮酒赏菊习俗。陶渊明无酒，在菊丛中坐了好久。后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酒来，欣然尽饮至醉。檀道鸾《续晋阳秋》："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陶渊明葛巾滤酒】 陶渊明个性真率，他用头巾滤酒，滤毕又戴上，毫不在意。《宋书·隐逸传》："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浔阳三隐】 陶渊明和周续之、刘遗民都是隐居之士，称为浔阳三隐。《南史·周续之传》："(续之)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人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渊明拜火】 传说陶渊明煮粥时拜火，认为无火即无物充饥。冯贽《云仙杂记》卷六："陶渊明日用铜钵煮粥，为二食具。遇火发，则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孟嘉落帽】 孟嘉，字万年，江夏鄂(在今湖北鄂城)人。生卒年不详。孟嘉性好自然，行为旷达。一次，桓温游龙山设宴，风吹落孟嘉头上的帽子，孟嘉不觉。于是桓温命有名文士孙盛写文章嘲笑他。孟嘉请笔作答，思路敏捷，文辞超拔，使四座叹服。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孟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坠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谘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苏蕙巧织回文诗】 苻秦时窦滔，贬官至流沙。他的妻子苏蕙思念丈夫，织锦成回文诗寄给他。词意凄惋，构思精妙。《晋书·窦滔妻苏氏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车胤囊萤苦读】 车胤，字武子，南平(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约东晋孝武帝太元前后在世。他早年家贫，晚上无油点灯，就搜集萤火的微光读书。《晋书·车胤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陇上壮士有陈安】 十六国前赵君主刘曜征讨陈安，陈英勇善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杀。因为陈善待士卒，和他们同生共死，所以当陈安败后，陇上人民作《陈安歌》，赞颂陈的英勇，并对其战死深表哀悼。《晋书·刘曜传》："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騢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騢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丽玉感而作公无渡河诗】 霍里子高早晨用篙撑船，看到一白首狂夫渡急流而死。其妻援箜篌唱《公无渡河》；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回家后，把此事告诉妻子丽玉，丽玉感伤之，引箜篌而记其声，名为《箜篌引》，也叫《公无渡河》。崔豹《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颜延之奉使洛阳】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当时颜延之为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与同府王参军奉使至洛阳，道中作《北使洛》二首。《宋书·颜延之传》："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

【颜延之愤怨作《五君咏》】 颜延之性刚直，敢直言，每犯权贵刘湛、殷景仁等，因而被谮出为永嘉太守。颜延之怨愤，乃作《五君咏》，歌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五人，而黜山涛、王戎，借此寄托自己的意趣。《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显贵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颜谢作文迟速悬殊】 颜延之和谢灵运辞采齐名，称"颜谢"。但颜延之文思敏捷，谢灵运则下笔迟缓。《南史·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

【客儿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乐。灵运刚生下，送杜明师抚养，十五岁方还。故谢灵运名"客儿"，或名"谢客"。刘敬叔《异苑》："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谢灵运梦惠连得佳句】 相传谢灵运因梦见族弟谢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谢灵运诗名动京师】 谢灵运在会稽时，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于幽美的山水之间，似乎有终老此地的志向。他每写一首诗至京都，大家争相传抄，流传极快。《宋书·谢灵运传》：“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灵运自制谢公屐】 谢灵运喜欢游览山水，曾自制一种便于登山的木屐。《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曲柄笠无妨高远】 谢灵运喜欢戴一种曲柄笠的帽子。孔淳之对谢说：“你希心高远，为什么不能去掉曲盖的形制。”因为曲柄笠样子有曲盖的遗风，而曲盖是赏赐有功之臣的，所以淳之讥讽谢灵运虽想不涉世情，但不能忘情于仕进。谢灵运认为心中无有形迹，就不怕形迹。只要宅心高远，戴曲柄笠又有何妨呢！《世说新语·言语》：“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谢灵运刻诗树上】 相传春秋时人欧冶子铸剑处，下有清清深潭，潭上有大栎树。谢灵运与族弟谢惠连作连句诗，并刻于树上。《太平御览》卷六十七《地部·地溪》引《郡国志》：“欧冶子铸剑处，下有孤潭，深而清，有孤石耸出，潭上有大栎树。谢客儿与弟惠连作诗连句，刻于树上。”

【谢灵运须美】 谢灵运胡须很美，临死前将其施舍给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后为唐乐安公主所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乐安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

【谢家三绝】 谢瞻(387—421)，字宣远，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尝作《喜霁诗》，由谢灵运书写，谢混咏读，王弘以为三绝。《南史·谢晦传》：“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晦次兄也。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与从弟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

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

【谢瞻挫抑灵运谈锋】 谢灵运喜欢臧否人物。谢混担心，想挫抑灵运的谈锋。于是使谢瞻与灵运同车，晓喻之。从此，灵运谈锋稍敛。《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引《宋书·谢瞻传》："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便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略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亡，谈者亦玄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谢瞻诗冠一时】 刘裕出游，常命僚属赋诗，谢瞻所作诗常冠于一时。《文选》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李善注引《宋书·七志》："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又《文选》谢瞻《张子房诗》李善注引《宋书·七志》："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

【时人比谢晦为杨修】 谢晦（390—426），字宣明，曾任荆州刺史等职。为人美姿容，善言谈，博学多通，时人把他比作杨修。宋武帝刘裕对他很赏爱，委以要任。《南史·谢晦传》："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瞻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

【谢晦谢世基临终连句】 宋文帝元嘉三年（427）正月，谢晦举兵反，二月兵败。谢晦及侄谢世基等，一并被诛。谢世基和谢晦临死作连句诗。《宋书·谢晦传》："晦、遁、兄子世基、世猷及同党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费愔、窦应期、蒋虔、严千斯等并伏诛。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陆凯寄梅报春】 陆凯从江南折梅寄往远在长安的范晔，报告春讯的到来。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神女冢】 南朝刘宋时有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悦客舍中一个十八九岁女子，因不能接近，最终相思得疾而死。临死对其母说，下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后丧车从华山过，经所悦女子门前，牛竟拍打不前。女子妆点而出，歌《华山畿》，棺木应声而开，女透入棺，再也无法打开，于是合葬，称为神女冢。《古今乐录》："《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

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 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误杀刘第四】 刘宋时，彭城王刘义康被杀，民间伤之，作《读曲歌》。《宋书·乐志》："读曲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军（刘湛），误杀刘第四（刘义康），是也。"《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 其说与《宋书·乐志》不同。

【青溪小姑】 青溪小姑是汉末蒋子文的第三妹。关于她，颇多逸闻。相传会稽赵文韶，宋元嘉中为东宫扶持。月夜怅然思归，作《西乌夜飞》。青溪小姑闻声而至，邀文韶歌。文韶歌《草生盘石》，女取箜篌弹之，又令侍婢歌《繁霜》。是夜，青溪小姑留连宴寝，四更别去，脱金簪赠文韶，文韶亦赠以银碗、白琉璃匕。第二天，文韶至青溪庙，方知夜里所见乃青溪神女。《续齐谐记》："会稽赵文韶，为东宫扶侍。坐青溪中桥，与尚书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许。秋夜嘉月，怅然思归，倚门唱《西乌夜飞》，其声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闻君歌声，有悦人者，逐月游戏，遣相闻耳。'时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过。须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怜，犹将两婢自随。问家在何处。举手指王尚书宅曰：'是。闻君歌声，故来相诣，岂能为一曲邪？'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音韵清畅，又深会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顾谓婢子，还取箜篌，为扶侍鼓之。须臾至，女为酌两三弹，泠泠更增楚绝。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带系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风吹，落叶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阕，夜已久，遂相伫燕寝，竟四更别去。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碗、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青溪庙歇，神座上见碗，甚疑而委悉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箜篌带缚如故。祠庙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当宋元嘉五年（428）也。"

【刘义庆妓妾夜闻乌啼】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是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刘义隆诏彭城王刘义康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刘义庆至豫章，相见而哭。刘义隆知道后，征还刘义庆。其妓妾夜闻乌啼，说，明日当有赦。不久，刘义庆改授南衮州刺史，故作此歌。《旧唐书·音乐志二》："《乌夜啼》者，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

彭城王义康於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庆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 其年更为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 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按，《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四》录《乌夜啼》八首。

【碧玉来嫁汝南王】 刘碧玉是宋汝南王妾名，汝南王宠爱她，作《碧玉歌》歌之。《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宠爱之甚，所以歌之。"但宋无汝南王，所以有人疑宋当作晋。也有人认为《碧玉歌》为东晋孙绰作。碧玉嫁汝南王事，又见梁元帝《采莲曲》："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庾信《结客少年场》："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

【何长瑜嘲刘义庆僚佐】 何长瑜写诗嘲刘义庆州府僚佐，轻薄少年遂相仿效，以至嘲谑之文流行。《宋书·谢灵运传》："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 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

【区惠恭冒名作《双枕诗》】 宋监典事区惠恭，生卒年不详，约宋文帝元嘉中前后在世。惠恭作诗往往仿效他人。他曾作《双枕诗》，冒充谢法曹诗，为大将军刘义康赏叹。义康以锦赐谢，谢说明此诗乃区惠恭所作。钟嵘《诗品》卷下："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颜为诗，辄偷笔定之。后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讽。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

【鲍照献诗谒刘义庆】 鲍照（约412—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人。照想拜谒刘义庆，献诗言志。有人因他地位低下，劝其不可轻率冒犯。鲍照以为，大丈夫不能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于是献诗，甚为刘义庆见赏。《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照始尝谒义庆，未为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谢庄江东独秀】 谢庄（421—466），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庄作

《赤鹦鹉赋》，为有名文士袁淑称叹，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宋书》："谢庄字希逸，仕为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帝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示庄。及见庄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遂隐其赋。"

【谢庄有口辩】 颜延之曾说，谢庄《月赋》好是好，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宋孝武帝将颜延之的话告诉了谢庄，庄说，颜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南史·谢弘微传》："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

【谢庄作宋明堂歌辞】 宋孝武帝刘骏命谢庄造明堂歌辞，庄依照水、火、木、金、土的五行，改变汉郊祀歌皆四言的形式，铸造新辞。《南齐书·乐志》："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帝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

【刘骏戏弄群臣】 宋孝武帝刘骏（430—464），字休龙，小字道民。喜欢戏弄群臣，根据臣僚的状貌，作荒唐的比方。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他故意多赏赐，看其拜谢时东歪西倒，以此取乐。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宋书·王玄谟传》："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谓之'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厅事。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餐，𪎭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

【刘宋君臣以父讳为戏】 刘宋君臣，喜欢以父讳为戏。宋孝武帝刘骏命群臣互相嘲谑，以为笑乐。甚至令父子相戏，使恪守礼仪的臣子避席流涕。《续世说》："宋世君臣，好以父讳为戏。王僧虔子慈，谢凤子超宗。慈方学书，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犹鸡之比凤。'王彧之子绚，何堂之子偃。绚五六岁，读书《论语》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绚曰：'尊者之名，安可为戏？宁可道'草上之风必偃？'""孝武好诋群臣，并使自相嘲讦，以为欢笑。一日，使王僧朗戏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谢凤之子超宗，谢庄之子朏。宋明帝敕二

人由凤庄门入。超宗曰：'君命不往不可。'乃趋入。朏曰：'君处臣以礼。'遂不入。"

【悲声哀呼丁督护】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彭城内史徐逵之讨司马休之、鲁轨等，兵败被杀。宋高祖刘裕派府内直督丁旿殡敛徐逵之。徐妻为刘裕女会稽公主，问丁旿葬敛事，每问便叹息道："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而制曲。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旧唐书·音乐志二》："《督护》，晋、宋间曲也。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徐，宋高祖长婿也。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殡葬之。其妻呼旿至阁下，问敛逵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用其声广其曲焉。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云：督护上征去，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

【谢超宗文才卓异】 谢超宗为谢凤子。初仕宋，为长史、临淮太守。入齐，为黄门侍郎。超宗有文才，谢庄说其有"凤毛"。右卫将军刘道隆听到后，以为超宗有奇异之物，竟去其家索物一见。《续世说》："谢凤子超宗，宋帝赏其文。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矣。'时右卫将军刘道隆闻此语，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得见乎？'超宗曰：'悬磬之室，安有异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凤毛。'超宗闻讳，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达暮，停待不去。"

【落水三公与堕车仆射】 司徒褚渊坠水、仆射王俭因牛惊下车，谢超宗开玩笑说："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南齐书·谢超宗传》："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

【沈攸之恨不十年读书】 沈攸之(?—478)，字仲达，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他晚年非常喜欢读书，常感叹说，早知道穷达都有定数，悔恨不用十年时间读书。《南史·沈攸之传》："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记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沈攸之思归作歌】 刘宋元徽五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因萧道成专政，举兵反。未败之前，思归京师，作《西乌夜飞》歌。《古今乐录》："《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去还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

【吴迈远自负其才】 吴迈远(?—474)，字、里不详。吴好为篇章，自负其文才，而喜欢鄙薄他人。每当写诗得好句时，掷地叫道："曹子建何足数哉！"《南史·文学传》："又有吴迈远者，好为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及见曰：'此人连绝之

外，无所复有。'迈远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檀）超闻而笑曰：'昔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人文章。季绪琐琐，焉足道哉？至于迈远，何为者乎！'"

【萧道成咏鹤】 齐高帝萧道成（427—482），字绍伯，侨居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道成镇淮阴时，被宋明帝所疑，征为黄门郎。他写诗咏鹤，抒发内心的忧虑。《南史·荀伯玉传》："齐高帝镇淮阴。""为宋明帝所疑，被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见平泽有群鹤，仍命笔咏之曰：八风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

【齐武帝出游钟山】 齐武帝萧赜出游钟山，幸何美人墓。宋硕仙歌"一忆所欢时"一曲，齐武帝神色不悦。后朱子尚歌"暖暖日欲冥"，齐武帝转而为喜，给予厚赏。《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辞三·读曲歌》题解："南齐时，宋硕仙善歌吴声《读曲》。武帝出游钟山，幸何美人墓。硕仙歌曰：'一忆所欢时，缘山破芿荏。山神感侬意，盘石锐锋动。'帝神色不悦，曰：'小人不逊，弄我。'时朱子尚亦善歌，复为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观骑立踟蹰。太阳犹尚可，且愿停须臾。'于是俱蒙厚赉。"

【萧赜作歌追往事】 齐武帝萧赜布衣时，曾游樊、邓。相传他作皇帝后，追忆往事而作《估客乐》。《古今乐录》："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按，《估客乐》收入《乐府诗集》卷四十八。齐武帝一首云："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渚根。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此诗语言较质朴，所追忆的往事也不明。而释宝月两首则情意温柔缠绵。词云："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宝月所叹的男女恋情，大概就是齐武帝追忆之往事。

【丘灵鞠戏论顾荣死有余罪】 丘灵鞠性通悦，好饮酒。齐武帝永明二年（484），为骁骑将军。灵鞠不喜欢武职，打趣要东去掘顾荣坟，因其引北人南渡，挡了我辈的路，死有余罪。《南史·丘灵鞠传》："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度，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丘灵鞠和王俭互嘲】 丘灵鞠喜欢批评他人。人家说王俭诗好，丘却出言不逊，语含讥嘲。后来，丘文名颇减，形仪不整。王俭不忘先前丘小看他的私憾，在人前嘲笑丘灵鞠说，丘公仕宦不进，文才也减退了。《南齐书·丘灵鞠传》：

"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坐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

【卞彬作赋多指斥】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他很喜欢饮酒，放浪形骸，仕途又不顺利，于是作《蚤虱》、《蜗虫》、《蛤蟆》等赋，都有所指斥，并流传甚广。《南史·卞彬传》："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虱》、《蜗虫》、《蛤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又为《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羊淫很，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诣如此。《蛤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阁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谘事也。文章传于闾巷。"

【南人偏重叛儿曲】 齐隆昌时，有杨旻随母入宫，长大后得到何后的宠爱。当时童谣说："杨婆儿，共戏来所欢。""杨婆儿"语讹成"杨叛儿"。《唐书·乐志》："《杨伴儿》，本童谣歌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时随母入内，及长为何后宠。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所欢。'语讹，遂成杨伴儿。"按，《乐府诗集》卷四十九《清商曲辞六》录有八首。《杨伴儿》又作《杨叛儿》、《杨畔儿》。此歌辞采艳丽，声音哀切，很得南朝贵族士大夫喜爱。《南史·袁湛传》记当时才子何侗为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作《杨畔歌》，文辞侧丽，太子甚为高兴。太子洗马袁宗谏曰："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响！"太子改容谢之。梁武帝亦作《杨叛儿》："桃花初发红，芳草尚抽绿。南音多有会，偏重叛儿曲。"

【王俭推重徐孝嗣】 王俭(452—489)，字仲宝，曾任齐侍中、尚书令，位终中书监。王俭在齐代名声很大，文章为当时所重。他对徐孝嗣相当推重，徐出为吴兴太守时，赠其四言诗，称赞他的品德。《南史·徐羡之传》："尚书令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转御史中丞。武帝问俭曰：'谁可继卿？'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为吴兴太守。俭赠孝嗣四言诗曰：'方轨叔茂，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时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状也。"

【萧子良刻烛赋诗】 萧子良(460—494)，字云英，齐武帝次子。子良喜爱文学，曾夜集文士，刻烛写诗，击铜钵催诗。《南史·王僧孺传》："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

【周颙辞韵如流】 周颙，字彦伦，汝南安城人。生卒年不详，约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前后在世。周颙精通音韵之学，辞韵如流，应对无穷，令听者无倦。曾与王俭和文惠太子对答，言辞辨丽可观，应变极其敏捷。《南齐书·周颙传》："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中。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涂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

【书厨陆澄】 陆澄(425—494)，字彦渊，吴郡吴(今江苏苏州市)人。澄学问渊博，但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想写《宋书》而不成，当时著名文士王俭戏称之为"书厨"。《南史·陆澄传》："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张南周北刘中央】 齐刘绘、张融、周颙并善言谈，时人称"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刘绘处于张融、周颙之间。《太平御览》引《齐书·刘绘传》："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健，周颙称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袁嘏自夸其诗】 袁嘏(?—498)，曾为齐诸暨令，后被杀。他的诗平平，但无自知之明，自夸其诗有生气。钟嵘《诗品》卷下："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

【何点张融相戏】 何点(437—501)，字子皙，梁隐者。张融(444—497)，字思光，齐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何点晚年又娶妻，却不与妻相见，人不知其意。张融少时免官，何点写诗相戏。何点晚年再娶，融也以诗为戏。《梁书·处士传》："点既老，及娶鲁国孔嗣女，嗣亦隐者也。点虽婚，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谕其意也。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尚之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戏也，而融久病之。及点后婚，融始为诗赠点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点亦病之，而无以释也。"

【奇童谢朏】 谢朏(441—506)是宋代有名文学家谢庄之子。年十岁就会做文章。有次谢庄游土山，命谢朏作文，朏揽笔便成，受到王景文的称赞，庄抚着朏的背说："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刘骏亦称谢朏为"奇童"。《梁书·谢朏传》："谢朏字敬冲，陈郡阳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庄，右光禄大夫，并

有名前代。朏幼聪慧，庄器之，常置左右。年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朏揽笔便就。琅琊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抚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坐奏之。帝曰：'虽小，奇童也。'"

【沈约撰《四声谱》】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约撰《四声谱》，自认为千年以来，只有他独得妙旨，视为入神之作。但梁武帝萧衍不好四声，曾问周舍："什么叫四声？" 周答曰："'天子圣哲' 即是。"《梁书·沈约传》："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 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沈约吟诗玄畅楼】 齐隆昌元年(494)，沈约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他曾于金华玄畅楼上咏《八咏诗》，并题于楼上，时号绝唱。《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七引《溪水郡国志》："金华县因山为名，城南临溪水，高阜上有楼，名曰玄畅楼，宋沈约吟咏于此。"又《玉台新咏》卷九注引《金华志》："《八咏诗》，南齐隆昌元年沈约所作，题于玄畅楼，时号绝唱，后人因更玄畅为'八咏楼'。"

【沈约用事若胸臆语】 沈约文章用事平易自然，邢邵对此深为佩服。沈约《游沈道士馆》诗用《竹林名士传》所记王烈服石髓事，使人不觉其用事，深为北朝文士祖珽称道。《颜氏家训》卷四《文章篇》："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沈约腰瘦】 沈约不被重用，要求外出做地方官又不许，于是写信给徐勉，说自己卧病有日，身体消瘦，衣带遂觉宽大。《南史·沈约传》："初，约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已'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 欲谢事，求归老之秩。"

【沈约梦断舌忧惧而卒】 沈约曾劝萧衍代齐为帝，并为齐和帝草禅位诏书。晚年有病，梦见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于是叫道士奏赤章于天，谓禅代之事与已无关。萧衍听说赤章事，又加上沈约曾出言不逊，大怒，遣使数次责问他，沈约因而忧惧而卒。《梁书·沈约传》："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

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禁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先此约尝侍讌，值豫州献栗，径寸米，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

【江淹知祸赠诗】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刘景素为荆州刺史，企图谋反，江淹谏之，不纳。刘后镇京口，与腹心日夜谋议叛乱，江淹知祸机将发，于是赠诗十五首讽谏刘。《梁书·江淹传》："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谏曰：'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又为镇军参军事，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

【江郎才尽】 江淹年青时以文章显名于世，晚年诗文大不如从前，当时人谓他"才尽"。《南史·江淹传》："(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江淹梦锦】 江淹梦见张协向他讨回以前寄给他的锦缎，从此以后，江淹文思衰退。《南史·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张协)，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文章踬矣。"

【孔稚珪称蛙鸣为两部鼓吹】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好文咏饮酒，喜隐居，门庭之内杂草丛生，中有蛙鸣，他称之为奏演鼓吹乐的"两部鼓吹"。《南齐书·孔稚珪传》："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

【谢朓奖掖后进】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朓喜欢奖掖人才。他曾称赏未为人所知的孔闿的文章，称对声名未立的士子应予奖誉。《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南史》："谢朓好奖人才。会稽孔闿粗有文笔，

才未为时人所知。孔稚珪尝令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其好善如此。"

【谢朓还都】 谢朓曾在荆州为随王萧子隆的文学，颇为子隆赏爱。荆州长史王秀之嫉妒他，密告齐武帝，于是将其调回京都。途中，谢朓写下了有名的《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一诗，抒发与荆州同僚离别的悲哀，以及脱离世网迫害的欣慰。《南齐书·谢朓传》："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秋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阔已高翔。"

【谢朓割毡赠江革】 江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好学，为当时著名作家王融、谢朓所敬重。一天大雪，江革弊絮单席，仍好学不倦。谢朓嗟叹良久，脱下衣服，手割半毡给江革作卧具。《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

【时人推重谢朓诗】 谢朓诗在齐梁时极为人推重，沈约、梁武帝萧衍、刘孝绰等都称赏谢朓诗。钟嵘《诗品》说："时人以为谢朓古今独步。"《南齐书·谢朓传》："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太平广记》卷一八九引《谈薮》："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颜氏家训·文章篇》："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辄讽味。"

【谢朓不敢见妻】 谢朓告发岳父王敬则谋反，升尚书吏部郎。谢朓妻常怀刀欲为父报仇，朓不敢相见。沈昭略调侃谢朓为"刑于寡妻"。《南齐书·谢朓传》："朓初告王敬则，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为吏部郎，沈昭略谓朓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朓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王融作序名扬南北】 王融（467—493），字元长，曾为宁朔将军。齐武帝萧赜永明九年（491），融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影响很大，连北魏人士都赞赏备至。《南齐书·王融传》："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

《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

【顾欢尸解仙化】 顾欢字景怡,为齐时著名学者,曾著《夷夏论》,辨析佛道二教。又注王弼《易》二《系》。他自知将终,赋诗言志,自知死日,自择葬时。死后身体香软,谓之尸解仙化。《南史·顾欢传》:"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鹍适大海,蜩鸠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翘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自剋死日,自择葬时,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

【范缜自嗟发白】 范缜(约450—约510),字子真。缜二十九岁,已经是满头白发,于是作《伤暮诗》、《白发咏》自伤。《南史·范云传》:"(范缜)年二十九,发白皤然,乃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范云读秦刻文得为上宾】 范云随竟陵王萧子良登会稽秦望山,子良命宾僚读山上的秦始皇刻石文,众人皆茫然不识。范云因曾取《史记》读之,故读刻石文如流水,萧子良大悦,以为上宾。《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梁书》:"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子,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剋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文,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水。子良大悦,以为上宾。"

【范云文似宿构】 范云赋诗,操笔便就。写尺牍,下笔便成,时人疑其宿构。《梁书·范云传》:"(殷)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少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

【范云饮水赋诗】 范云在齐世曾为始兴(治所在曲江)太守,他至修仁水,酌而饮之,并赋诗言志。《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方舆记》:"韶州曲江县修仁水西南注连水,北有三枫亭、五渡水。齐范云为始兴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饮之,赋诗曰:'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偕邪流。'"

【陶弘景诗答齐高祖】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梁隐者,号华阳隐居。陶弘景喜欢林泉,尤好著述,时人仰慕其高致,不远千里而至。齐高祖问他:"山中何所有?"陶以诗相答,为高祖称赏。《太平广记》卷二〇二引《谈薮》:"(陶弘景)唯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尔。'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

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

【山中宰相陶弘景】 陶弘景隐居山中，梁武帝萧衍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后屡加礼聘，但弘景坚持不出。他画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戴金笼头，有人牵绳用杖驱之，借此表达放情适意之志。于是梁武帝知其志终不可屈。但国家每有大事，即遣书咨询，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

【陶弘景预知梁亡】 陶弘景妙解术数，预知梁亡，并作诗秘藏在箧。死后门人出其所制诗，果与梁亡事迹相符。《南史·陶弘景传》："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箧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竟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

【曹景宗赋诗惊朝贤】 曹景宗(457—508)，字子震。梁天监五年(506)，北魏军攻钟离，围徐州，景宗率兵破之。凯旋还朝，梁武帝宴饮朝贤赋诗。因景宗为一介武夫，未得诗韵。景宗意色不平，一定要赋诗。当时韵已尽，只余"竞"、"病"二字。景宗操笔立成，诗甚悲壮，使梁武帝及朝贤惊嗟竟日。《南史·曹景宗传》："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

【兰台聚】 任昉(460—508)，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任昉为御史中丞，文坛后进奉为宗匠。刘孝绰、刘苞、刘孺及到溉、到洽兄弟等，每日至任昉处，号为"兰台聚"。陆倕赠任昉诗记其事，把昉比之东汉大名士陈寔。《南史·到彦之传》："梁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初。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若'兰台聚'。陆倕赠昉诗云：'和风杂美气，下有真人游。壮矣荀文若，贤哉陈太丘。今则兰台聚，方古信为俦。任君本达识，张子复清修，既有绝尘到，复见黄中刘。'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到'则溉兄弟也。"

【任昉诗用事过多】 任昉以文才著名，沈约以诗名世，时人称之"任笔沈诗"。

但昉犹以为恨，所以晚年一心著诗，想胜过沈约。然用事过多，文辞不能流畅。《南史·任昉传》："(任昉)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

【刘峻燎麻夜读】 刘峻(462—521)，字孝标，初名法武，平原(今属山东)人。刘峻贫而好学，常烧麻束火把，通宵达旦苦读。《南史·刘峻传》："峻好学，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须发，及觉复读。""齐永明中，俱奔江南。自以少时未开悟，晚更厉精，明慧过人。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

【刘峻怜友遗孤】 刘峻见任昉遗孤西华等兄弟流离，而平生旧交没有一个肯收恤，十分怜悯，于是作《广朱公叔绝交论》，抨击和嘲讽这种浇薄的世风。到溉也是任昉的旧交，见其文，终身为恨。《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梁书》："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等兄弟流离不能自振，平生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葛帔练衣，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作《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书，抵几于地，终身为恨。"

【丘迟以书劝降陈伯之】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陈伯之原为梁江州刺史，后投降北魏。临川王萧宏北征，陈伯之率兵对抗。萧宏命记室丘迟写信给伯之，劝其归降。伯之得信，遂带兵八千归梁。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数句，描写江南春景，颇为后人赏爱。《南史·丘迟传》："天监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侵魏，以为谘议参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在北，与魏军来拒。迟以书喻之，伯之遂降。"

【梁武帝诗嘲到溉】 到溉(477—548)，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邳县西北)人。与弟洽俱有才学，为著名文学家任昉称赏，时人比之"二陆"。梁武帝萧衍很赏爱溉，常和他通宵达旦下棋。有时倦极打盹，萧衍写诗嘲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南史·到彦之传》："溉特被武帝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又有一次，到溉孙曾随萧衍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受诏便成。萧衍看完对到溉说："到荩必定是位才子，我疑心你的文章由到荩代笔。"并赐《连珠》一文表示嘲戏。《梁书·到溉传》："荩早聪慧，起家著作佐郎，历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尝从高祖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因赐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

年其已及，可假手于少choose。'"

【萧衍赐诗赏文士】 梁武帝萧衍很重视文士，常常和他们吟诗作赋。谢览、王暕、到溉、张率、萧琛、刘僧孺、刘孝绰等作家都为其所称赏爱。如谢览与王暕侍座，作诗甚工，萧衍为之赐诗。张率《待诏赋》写得好，萧衍也赐诗。刘孝绰免职后，萧衍多次派徐勉去安慰。后奉诏作《籍田诗》，得到萧衍称赏，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梁书·谢朏传》："（谢）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曰：'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梁书·张率传》："（张）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数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引与焉。及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为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

【吴均不均】 梁武帝萧衍和刘孝绰、沈约等人作五言叠韵诗，何逊用曹操故事，吴均沉思良久，竟想不出一句。萧衍大不高兴。《太平广记》卷二四六引《谈薮》："梁高祖尝作五言叠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常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牛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暯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

【襄阳白铜蹄】 当初，萧衍为雍州（今湖北襄阳）刺史，有童谣说："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后萧衍出兵扬州，扬州之士皆面缚，与谣言相合。建梁后，萧衍自作词三曲，又命沈约作三曲。《隋书·音乐志上》："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

【柳恽诗上斋壁】 柳恽（465—517），字文畅，曾为吴兴太守等。早有文名，尝作《捣衣诗》，为王元长称赏，书于斋壁。奉和梁武帝萧衍《登景阳楼》诗，深为萧衍所美。《梁书·柳恽传》："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亭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琊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

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流。’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裴子野文成于心】 裴子野(469—530)，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有人问裴子野作文为何这般迅速，子野回答说："别人成于手，我独成于心。"梁武帝将北伐，命裴子野写信喻魏相元乂，五鼓时，命快送上书信，子野操笔立成，大为梁武帝嘉许。《梁书·裴子野传》："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元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

【众名流嗟赏何逊】 何逊(约480—520)，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人。何逊八岁能赋诗，大为范云称赏，结为"忘年交"。沈约也爱何逊文，说读逊诗，一日三次，犹不能止。梁元帝萧绎评何逊诗为"少而能者"。《梁书·文学传上》："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又载："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吴均私撰史书得罪】 吴均想借著史书以扬名，所以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打算撰《齐书》。但因梁武帝不许，未成。于是私撰《齐春秋》。武帝因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为借口，命焚之，免职。《南史·吴均传》："先是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

【周兴嗣一宿鬓发皆白】 周兴嗣(?—521)，字思纂，陈郡项(今河南沈丘县南)人。梁武帝萧衍命周兴嗣作《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周一夜完成，鬓发皆白。《太平御览》卷六〇一引《梁书》："武帝取钟、王真迹授周兴嗣，令选不重复者千字，韵而文之。兴嗣一宿即上，鬓发皆白，大被赏遇。后兴嗣目疾，武帝亲为之合药。"

【周兴嗣患病目盲】 周兴嗣博学善属文。曾撰《休平赋》、《铜表铭》等，为梁武帝萧衍称赏。后患风疽，盲左目，梁武帝叹曰："斯人而有斯疾。"《南史·

周兴嗣传》："使兴嗣为文，每奏，帝称善，赐金帛。后佐撰国史。兴嗣两手先患风疽，十二年，又染疠疾，左目盲。帝抚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赐之。"

【虞讷妄诋张率诗】 张率(475—527)，字士简，吴郡(今苏州市)人。年十六岁时，已作诗近二千余首。虞讷诋之，张率于是焚毁旧作，重作新诗送给虞讷看，托名沈约，虞讷句句称赏。此时，张率说明是己作，讷羞惭而退。《南史·张裕传》载率十二岁能属文，限定日作一诗。"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张率赞雀鼠】 张率嗜酒，性宽恕，不管家务。曾命家僮运米三千石还家，路中耗去大半。张率问其原因，家僮回答说是雀鼠吃去了。张率笑道："壮哉雀鼠。"《梁书·张率传》："率嗜酒，事事宽恕，于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既至，遂耗太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

【刘孺文不加点】 南朝作家刘孺(483—541)，受诏作《李赋》，才思敏捷，文不加点。《南史·刘孺传》："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在御座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梁武帝甚称赏之。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

【徐勉搁笔】 徐悱死，其妻刘三娘作祭文，文辞非常悲伤。悱父徐勉本来想写悼辞，看到刘三娘的祭文，自度难以超过，便搁笔不写。《南史·刘孝绰传》："孝绰三妹，一适琅邪王叔英，一适吴郡张嵊，一适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晋安郡卒，丧还建业，妻为祭文，辞甚凄怆。悱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

【仰屋著书不如登山临水】 南朝梁时萧恭对时人躺在床上，仰看屋梁而著书的苦心经营之状颇不以为然，认为还不如登山临水，肆意酣歌。《南史·南平元襄王伟传》："时元帝居藩，颇事声誉，勤心著述，卮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钟嵘谬评沈约】 据说，钟嵘曾求誉于文坛泰斗沈约，沈约未尝青睐。沈约死后，钟嵘犹不忘宿憾，谬评沈约。《南史·钟嵘传》："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

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按，史传说钟嵘因私憾而抑沈约，后人多不以为然。胡应麟《诗薮》说："(休文)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昇、彦龙，仅能过之，世以钟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姚鼐《惜抱轩笔记》曰："钟嵘品休文云：'辞密于范，意浅于江。'此殊为公允，安得谓其追宿憾也。"

【沈约称赏何思澄】 何思澄(约479—约532)，字元静。梁天监六年(507)，思澄为江州刺史萧秀记室，作《游庐山诗》，大为沈约称赏，命人书此诗于新构郊居斋壁。《梁书·文学传下》："(何)随府江州，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斋壁，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

【纪少瑜梦笔】 纪少瑜，字幼玚，年十三，能属文。他曾梦见著名作家陆倕送给他青镂管笔，自此以后，文章大为长进。《南史·纪少瑜传》："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宫体之号起自徐摛】 徐摛(472—549)，字士秀，东海郯人。徐作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所以春坊尽学其文，"宫体"名称，由此而起。梁武帝听说后很生气，召见徐摛责问他，徐应对如流，武帝气消作罢。《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

【刘之遴遇乱出家】 刘之遴原先曾嘲笑伏挻出家。岂知后来遭侯景之乱，景将授予伪官，刘只得出家，方免伪职。此事遂成时人笑料。《南史·刘之虬传》："侯景初以萧正德为帝，之遴时落景所，将使授玺绂。之遴预知，仍剃发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挻出家，之遴为诗嘲之曰：'《传》闻伏不斗，化为支道林。'及之遴遇乱，遂披染服，时人笑之。"

【鸟鸣山更幽】 王籍七岁能作文，及长，好学有才气。梁天监中，任轻车湘东王萧绎谘议参军，游会稽若耶溪，有佳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为当时名流所赞赏。《南史·王弘传》："梁天监中，为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至若耶溪赋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刘孺见之，击节不能已已。"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

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臧盾之饮和萧介之文】 梁武帝萧衍招延后进之秀置酒赋诗，臧盾诗未成而罚酒，然饮尽而言笑自若。萧介下笔便成，文无加点。萧衍称之为即席之美。《梁书·萧介传》："介性高简，少交游，唯与族兄琛、从兄眎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初，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高爽作屐谜讥人】 梁时文人高爽，善讥嘲。他曾为孙廉掌文记，因看不惯孙的阿谀奉承，加之私欲没有得到满足，便作屐谜，讥嘲孙廉不顾耻辱以追求名位。《梁书·良吏传》："天监初，沈约、范云当朝用事，(孙)廉倾意奉之。及中书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结附。凡贵要每食，廉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时广陵高爽有险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记。爽尝有求不称意，乃为屐谜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踏面不知瞋。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讥其不计耻辱，以此取名位也。"

【沈约称美王筠】 王筠(481—549)，字元礼，一字德柔。沈约为当世文宗，每见王筠文，自叹不如。他曾把王筠比作王粲，欣喜晚年又见这样杰出的人才。王筠作《草木十咏》，书于沈约阁斋之壁；又写诗呈沈约。沈约对王筠诗大加推重，以为是难得一见的"独步"。《梁书·王筠传》："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直写文词，不加篇题。""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比妍美。约尝从容启高祖曰：'晚来名家，难见王筠独步。'"

【神童刘孝绰】 刘孝绰(481—539)，本名冉，字孝绰，小字阿士。自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父王融非常喜爱他，当时称其为"神童"。天监初，刘孝绰作《归沐诗》赠任昉，任昉回信大加赞美。梁武帝萧衍常集文士赋诗，刘孝绰往往侍宴。曾作诗七首，萧衍篇篇称赏。《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

【刘孝绰仗气负才】 刘孝绰才能卓越，甚为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重视。

但自负文才，每每盛气凌人。孝绰与到洽友好，自负才优，在大庭广众之下，嗤笑到洽文章，到洽记恨于心。也常常诋毁臧盾、沈僧杲等人。每当朝会，不与公卿同僚答话，反叫手下人寻访民间琐事，因此多与时人不合。《梁书·刘孝绰传》："初，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

【刘孝绰失官得官皆由诗】 刘孝绰曾作诗说："塞外群鸟返，云中旅雁归。"萧衍看后大怒，马上削去孝绰黄门侍郎之职。后又作诗二首，萧衍嗟叹，复孝绰侍郎职。沈约对刘孝绰说："卿以诗失黄门，还以诗得黄门。"后刘罢官不出。《历代吟谱》："刘孝绰词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首，朝成暮遍，好事者咸传诵。尝为诗曰：'塞外群鸟返，云中旅雁归。'高祖见，大怒，即夺侍郎。又为诗二首，其一曰：'鸣驺响夹毂，飞盖倚林庐。'其二曰：'城阙山林远，一去不相闻。'高祖嗟叹，复侍郎。沈约曰：'卿以诗失黄门，还以诗得黄门。'孝绰曰：'此即既为风所开，复为风所落也。'后罢官不出，为诗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续其后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

【刘家三笔六诗】 刘潜和兄刘孝绰、六弟刘孝仪互勉勤学，善写文章。刘孝绰常说："三笔六诗。"《梁书·刘潜传》："刘潜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幼孤，与兄弟相励勤学，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

【伏挺日下无双】 伏挺(484—548)，字士标，梁人。所作五言诗，善于仿效谢灵运体。著名文士任昉称叹其为"日下无双。"《梁书·文学传下》："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灵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日下无双。'"

【庾肩吾能诗获释】 庾肩吾(487?—551)，字子慎，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宋子仙破会稽俘获庾肩吾，因他作诗能操笔立成，因而得释。《太平御览》卷六〇〇引《三国略》："梁庾肩吾少勤学，能鼓琴，善属文。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谓之曰：'吾昔闻汝能作诗，今可作，若能当贳汝命。'肩吾便操笔立成，诗曰：'发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子仙乃释之。"

【萧子显举扇一挥对宾客】 萧子显(489—537)，字景阳，齐高帝孙。子显恃才傲物，见宾客不交一言，只举扇一挥而已。然简文帝萧纲很看重他，常引入宫内。《梁书·萧子显传》："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

与交言，但举扇一挥而已，衣冠窃恨之。然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

【萧子云改撰沈约郊庙歌辞】 萧子云(487—589)，字景乔，齐高帝孙。梁初，所用郊庙歌辞皆沈约撰。萧子云认为应改写，梁武帝萧衍敕子云撰定。《南史·齐高帝诸王传上》："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启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作成，敕并施用。"

【江从简作诗刺何敬容】 江革之子江从简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词》讥刺宰相何敬容，因诗巧丽，为时人称赏。《乐府广题》："梁太尉从事中郎江从简，年十七，有才思。为《采荷调》以刺何敬容。敬容览之，不觉嗟赏，爱其巧丽。敬容时为宰相。"

【萧正德火笼纳诗】 萧正德，字公和，临川王萧宏第三子，梁武帝萧衍侄。萧衍初以为养子，后生昭明太子萧统，萧正德封西丰县侯，于是心常怏怏，形于言色，以至投奔东魏。奔魏时，他作诗一首，放在火笼中。《南史·梁宗室传上》："天监初，(正德)封西丰县侯，累迁吴郡太守。正德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顷之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纳火笼中，即《咏竹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称是被废太子。"

【谢征三刻赋诗】 谢征(500—536)，字玄度，历官北中郎、兰陵太守。梁普通七年(526)，先前奔梁的北魏宗室元略还北魏，梁武帝萧衍设饯送行，召众文士赋诗三十韵，限三刻作成。谢征才思敏捷，二刻便成，以文辞优美为萧衍称赏。《梁书·文学传下》："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

【萧统招纳文士】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爱好文学，本人也富有创作才能。常招纳文学之士，讨论典籍，著述文章，文学一时大盛。《梁书·昭明太子传》："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南史·萧统传》："(统)引纳文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萧统画像乐贤堂】 昭明太子萧统招纳文士，刘孝绰、殷芸、陆倕等俱被礼遇，而尤亲幸刘孝绰。太子造乐贤堂，命画工先画孝绰像，并让他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梁书·刘孝绰传》："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

【萧统性爱山水】 萧统性爱山水，不好女乐。曾泛舟后池，侯轨说此地应奏女乐，萧统则咏左思《招隐诗》示之。《南史·萧统传》："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刘勰路候沈约】 刘勰（?—532），字彦和，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完成《文心雕龙》后，未为名流称许。他想取定于沈约，苦无门路。于是携书候在沈约车前，好象卖货的样子。沈约取读后，非常看重，认为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刘勰撰成《文心雕龙》后，"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吾家东阿】 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小字六通，梁武帝第三子。六岁能作文，萧衍面试后把他比作曹植。《梁书·简文帝纪》："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

【萧纲好作艳诗】 梁简文帝萧纲喜欢写艳诗，上行下效，以至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号为"宫体"。《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梁书·简文帝纪》亦载：萧纲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萧纲临终书壁作文】 梁大宝二年（551），侯景废简文帝萧纲为晋安王，幽囚于永福省，派兵围守。因无纸书写，萧纲在墙壁和板障上作文数百篇，文辞凄怆。《南史·梁简文帝本纪》："帝自幽絷之后，贼乃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围守，墙垣悉有枳棘。无复纸，乃书壁及板鄣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又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有随伟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并凄怆云。"

【阴铿为执爵者所救】 阴铿（?—565?），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阴

铿为梁湘东王法曹参军时，在天寒时节与宾友喝酒，将酒暖后递于拿杯行觞者，并说这才合乎人情。后值侯景之乱，阴被擒，行觞者救了他。《陈书·阴铿传》："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座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才子萧恺】 萧恺（506—549），萧子显子，官至御史中丞。萧恺才学为时人称誉。萧纲为太子时，常引见萧恺。一次饯送谢嘏出守建安太守，众文士赋诗。萧恺先写成，文辞又美，萧纲称赞"后进有萧恺可称"。《梁书·萧子显传》："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太宗在东宫，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太宗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

【徐陵为魏收藏拙】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徐陵使北齐，魏收把自己的文集送给徐陵，想借此把自己的文章传到南方去。岂知徐陵渡江时将魏收文集沉之江底。人问其故，徐陵说这是为魏收"藏拙"。《隋唐嘉话》："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徐陵语折魏收】 徐陵博学有才辩，梁时出使北魏，魏人宴宾。这天天气颇热，魏收嘲徐陵带得热来。徐陵立即反唇相讥，谓因自己之聘而使魏收知道寒暑之分。魏收大为难堪。《南史·徐陵传》："太清二年，兼通直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萧绎会稽苦读】 梁元帝萧绎(508—554)，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年十二，在会稽苦读。当时他患疾，手脚不能弯曲，闲斋独坐，以酒解痛，一日读史书二十卷，不知厌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闭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萧绎《金楼子自序》："吾小时夏夕中，下绛纱蚊𫄧，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尽烂。比来三十余载，泛玩众书。"

【梁元帝临终制诗四绝】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军攻入江陵，萧绎被执。在幽禁期间，萧绎求酒饮之，制诗四绝，抒写临死之前的悲哀。《南

史·梁元帝本纪》："在幽逼，求酒饮之，制诗四绝。""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卿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

【宗懔捷才元帝叹美】 宗懔，字元懔，南阳（今属河南）人。天才聪慧，好学不倦，熟谙古事，被称为"小儿学士"。长史刘之遴向朝廷推荐，授为记室。梁元帝令其作碑文，立即挥就，深为元帝叹美。《周书·宗懔传》："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

【宗懔至孝感群鸟】 传说宗懔在母丧期间，恸极泣血，备极哀毁，感动得群鸟都飞来等候其哭。《周书·宗懔传》："遭母忧去职。哭辄呕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有群鸟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称之，以为孝感所致。"

【二绝】 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为梁朝之际著名学者。梁宣城王为扬州刺史时，顾野王和有名作家王褒以其才能被宣城王重视。顾野王画古贤，王褒作书赞，时人称为"二绝"。《梁书·顾野王传》："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于东府起斋，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虞世基为当今潘陆】 虞世基，字懋世，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世基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叹为"南金之贵"。徐陵奇其才，称之"当今潘、陆"。《北史·文苑传》："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闻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会，陵一见而奇之，顾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

【江总起稿窗上】 江总（519—590），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江总作文，吟咏得意便在窗上起稿，不中意则投于厕中。冯贽《云仙杂记》："江总为文次，至吟咏得意，则起稿于窗上，不堪示则投置溷中，久而文遂工矣。"

【狎客江总】 江总由于写浮艳的宫体诗为陈后主陈叔宝所爱幸。他虽位居权要，却不理政务，天天与陈后主游宴，一起的有陈暄、孔范等十余人，当时称之"狎客"。《陈书·江总传》："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

【江总棺头题诗】 鲁广达悲伤陈朝灭亡，患病不治，不久忧愤而卒。江总抚柩

痛哭，题诗其棺头。《陈书·鲁广达传》："广达怆本朝沦覆，遘疾不治，寻以愤慨卒，时年五十九。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

【孔范文过饰非】 孔范，字法言，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陈后主即位，为都官尚书，与江总等并为狎客，以文章赡丽和善作五言诗为后主爱幸。陈后主最不喜欢听到别人指出他的过失，孔范就极力为后主饰非，称扬赞美。又与孔贵人结为兄妹，后主对他言听计从。《南史·孔范传》："范容止都雅，文章赡丽，又善五言诗，尤见亲爱。后主性愚狠，恶闻过失，每有恶事，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时孔贵人绝爱幸，范与孔氏结为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

【陈后主大制艳曲】 陈后主叔宝常引宾客与贵妃共游宴，令宫中女学士与江总、陈暄等狎客共赋新诗，选择特别艳丽者作为曲词，选宫女歌唱。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赞美张贵妃、孔贵嫔的美色。《陈书·后主沈皇后传》："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至德二年》注引《平陈记》："张贵妃等八人夹坐，江总等十人预宴。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稽缓则罚酒。"

【陈后主日饮一石】 隋灭陈，后主陈叔宝常以酒度日。监者说他"罕有醒时"，"与其弟子日饮一石。"隋文帝知道后，大为感慨。《南史·陈本纪·后主》："监者又言：'叔宝常耽醉，罕有醒时。'隋文帝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未几，帝又问监者叔宝所嗜，对曰：'嗜驴肉。'问饮酒多少，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隋文帝大惊。""后从至仁寿宫，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动夫，何不思安时事！'"

【破镜重圆】 太子舍人徐德言妻，是陈后主叔宝的妹妹。当时世局将乱，徐预知夫妻不能相保，于是把铜镜一分为二，两人各执一半，作为他年或许能重逢的信物。陈亡后，乐昌公主果然流落在杨素家，徐德言根据半面铜镜的线索，终于找到乐昌公主，夫妻得以团圆。孟棨《本事诗·情感》："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

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于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境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高允作诗赞封卓妻】 彭城刘氏女为渤海封卓妻。成婚的次日，封卓去京城作官，后因事伏法。刘氏梦见封卓已死，哀泣不止，以至愤叹而死。中书令高允为其高义感动，作诗赞美。《魏书·列女传》："渤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

【游雅贵己贱人】 游雅(？—461)，字伯度，小字黄头，北魏广平任人，官至秘书监。为人自负，喜欢贬低他人。高允将和河间邢氏联姻，游雅劝他娶游性同族中人，高不从，雅便作诗自夸。《魏书·游雅传》："雅性刚戆，好自矜诞，陵猎人物。高允重雅文学，而雅轻薄允才。允性柔宽，不以为恨。允将婚于邢氏，雅劝允娶于其族，允不从，雅曰：'人贵河间邢，不胜广平游；人自弃伯度，我自敬黄头。'贵己贱人，皆此类也。"

【齐武帝登山临水送李彪】 李彪(444—501)，字道固，北魏人。彪出使南齐，受到齐武帝萧赜的隆重接待。期间，彪吟阮籍诗以见意。萧赜亲至琅邪城，命群臣赋诗送别。《魏书·李彪传》："彪将还，赜亲谓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赜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赜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

【咸阳王宫人作歌】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子元禧，因谋反被擒，最后赐死私第。其宫人作歌，音调悲哀。《魏书·献文六王传上》："（元禧）及与诸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之云：'坐多取此婢辈，贪逐财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复嘱问此等！'禧愧而无言，遂赐死私第。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做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絃管奏之，莫不洒泣。"

【神口祖莹】 祖莹(?—534),字元珍,北魏人,曾为秘书监等。祖莹有俊才,为时人所称。尚书令王肃曾咏《悲平城诗》,彭城王元勰十分欣赏,想叫肃再吟,但把《悲平城》误为《悲彭城》,因而被王肃戏笑。此时,在座的祖莹脱口而诵《悲彭城》诗,大为王肃和元勰称美,勰称他为"神口"。《魏书·祖莹传》:"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王肃愧对发妻】 南齐王肃,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叛齐奔魏。北魏孝文帝元宏十分重视王肃的学识文才,常呼王生。王肃在江南时,娶妻谢氏。至北魏后,尚公主。后来谢氏入道为尼,北奔王肃,赠五言诗。公主也以五言诗代肃答谢氏。但肃终觉有愧于谢,于是造正觉寺以安顿谢氏。《洛阳伽兰记》卷三《城南》:"太和十八年,(王肃)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论,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孝文帝与群臣联诗】 北魏孝文帝元宏颇重视文事,常与文士联句吟咏。南齐使者庾荜来魏,元宏命宗室赋诗言志。《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中》:"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元)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元宏又在悬瓠方丈竹堂宴飨群臣,和郑道昭、郑懿联诗作乐。《魏书·郑羲传》:"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耀,江东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元)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

【孝文帝赋诗效七步】 元宏游上党铜鞮山，边走边赋诗。诗成，叫人送给元勰看，并说："我作此诗，虽不是七步，也并不远。你作一首，必须到我这里之前完成。"元勰离开元宏十余步，边走边作，还未曾到元宏所，诗已完成。元宏随即下诏，赠元勰早亡的生母为彭城国太妃。《魏书·献文六王传下》："(元宏)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诏曰：'弟勰所生母潘早令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

【胡太后追思杨白华】 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深得北魏胡太后的喜爱。杨华惧怕祸害发生，率部曲奔梁。胡太后追思不止，作《杨白华歌辞》，令宫人歌唱。《梁书·杨华传》："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辞甚凄惋焉。"

【元彧重宾客】 元彧字文若，北魏宗室，封临淮王。彧博通群籍，性爱林泉，又非常喜欢宾客。当春暖花开季节，元彧后花园高朋满座，诗赋并陈。所以，进元彧室者称之为"登仙"。《洛阳伽兰记》卷四《城西》："(元)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裴裳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彧以蛟龙锦赐之。亦有绯紬、绯绫者。唯河东裴子明为诗不工，罚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

【卢元明忆梦中友人诗】 卢元明字幼章，北魏人，曾为散骑常侍等职。他曾梦见友人王由携酒来，和他话别，并赋诗为赠。到天明，忆起王由诗中十字以为必有他故。过了三天，果然听说王由为乱兵所害。《魏书·卢玄传》："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颍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今有梦，又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得梦之夜。"

【元晖业唯事饮啖】 元晖业(?—551)，字绍远，北魏宗室，袭封济阴王。入北齐后为文宣帝高洋所杀。元晖业少时行为不端，多与寇盗来往。年长后变节读书，慷慨有志节。后由于世运日下，转为颓唐，以饮酒吃肉消遣时日。《魏书·

景穆十二王传上》："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 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温子升文名远播】 温子升(495—546)，字鹏举，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温文名远播江左和异国。梁武帝萧衍见温子升文章，恨其不生于南土。他的书，甚至远播吐谷浑。《北史·温子升传》："梁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守傅摽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升文也。"

【邢邵强记默识】 邢邵(496—?)，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他曾与阳固等人赋诗数十首，放在主人奴处。第二天因主人奴出走，诸人求诗不得，邢邵把诗一一背诵出来，不误一字。诸人把他比作强记默识的王粲。《北齐书·邢邵传》："(邢邵)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尝与右北平阳固、河东裴伯茂、从兄罘、河南陆道晖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饮，相与赋诗，凡数十首，皆在主人奴处。旦日奴行，诸人求诗不得，邵皆为诵之，诸人有不认诗者，奴还得本，不误一字。诸人方之王粲。"

【邢邵魏收互诋】 邢邵和魏收各有朋党，互相诋毁。邢邵说魏收剽窃江南有名作家任昉，魏收则讥议邢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以至仆射祖珽认为，见邢邵、魏收的臧否，即可知任昉、沈约的优劣。《北齐书·魏收传》："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膝之前席听苏绰】 苏绰(498—546)，字令绰，西魏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苏绰博物多通。北周文帝宇文泰曾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苏绰应对如流。于是宇文泰留绰过夜，问以治世之道。苏绰援引古今，侃侃而谈，文帝不觉膝之前席，语至天明。《周书·苏绰传》："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

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逍遥公韦夐】 北周韦夐(502—578)，字敬远，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他淡于名利，曾前后十次征辟，都不应命。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后，对韦夐越加礼遇，并赠诗给他。韦答明帝诗，表示愿意朝谒。明帝大喜，赐酒并号之为“逍遥公”。《周书·韦夐传》：“明帝即位，礼敬逾厚，乃为诗以贻之曰：‘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逾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远望首阳薇。讵能同四隐，来参万余机？’夐答帝诗，愿时朝谒。帝大悦，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

【魏收惊蛱蝶】 魏收(506—572)，字伯起，北齐著名文士。魏收为人轻薄，人称“魏收惊蛱蝶”。一次，高澄游东山，杨谙大揭魏收的短处，使收终身恨之。《北齐书·魏收传》：“收昔在洛京，轻薄尤甚，人号云‘魏收惊蛱蝶’。文襄曾游东山，令给事黄门侍郎颢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无宜适，须出其短。’往复数番，收忽大唱曰：‘杨遵彦理屈已倒！’愔从容曰：‘我绰有余暇，山立不动。若遇当途，恐翩翩遂逝。’‘当途’者，魏；‘翩翩’者，蛱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称善。文襄又曰：‘向语犹微，宜更指斥。’愔应声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诗，对众读讫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办此。”远近所知，非敢妄语。’文襄喜曰：‘我亦先闻。’众人皆笑。收虽自申雪，不复抗拒，终身病之。”

【魏收坐薄板床】 魏收勤奋好读，夏日坐板床读书，天长日久，板床变薄，但精神不倦。《北齐书·魏收传》：“(收)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

【魏收才高行秽】 魏收出使梁朝，买吴婢入馆。他的部下也有买吴婢的，魏收叫来遍行淫秽，梁朝使馆人员因此获罪。人们赞其才而鄙其行。《北齐书·魏收传》：“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买吴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人称其才而秽其行。”

【高澄赞魏收】 魏收下笔敏捷。高澄为大将军，驻晋阳，令魏收作檄文，五十余纸，不到一日就完成。又作檄梁朝文，初夜执笔，三更便成，又为高澄称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季秋大射，魏收赋诗，高澄在众人面前对魏收推崇备至。《北齐书·魏收传》：“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时在晋阳，令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赋诗，收诗末云：‘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吾或

意有所怀，忘而不语，语而不尽，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难有。'"

【魏收崔岩以双声互嘲】 南北朝文士常喜欢在某些场合用双声交谈。崔岩也曾以双声嘲魏收，收亦以双声回答。《北齐书·魏收传》："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笭笼，著孔嘲玎。'"

【疥骆驼无妩媚】 北朝儒者刘昼举秀才不第，于是转学词赋。他写了一首《六合赋》，送给魏收看。魏收将其讥讽一通，说这样的文章愚不可及。刘昼又送给另一文人邢子才看。邢说："此赋正象疥病的骆驼，伏在地上而无妩媚之态。"《北史·儒林》上："（刘昼）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乃叹儒者劳而寡功。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

【郦道元为政严猛被害】 郦道元（?—526），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道元为政素有严猛之称，权豪颇畏惧。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已稍露反状，城阳王平日很忌恨道元，上奏朝廷遣道元为关右大使，阴险地置道元于险恶境地。果然，萧担心道元对己不利，派人杀死道元及二子。《北史·郦道元传》："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尝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踰墙而入，道元与弟道口、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

【杨衒之感兴衰而撰《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一姓羊，北魏人，家世爵里生卒不详。武定五年（547），杨衒之行役重游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寺庙颓坏，强烈的昔盛今衰对比，使杨衒之大为感慨，因而作《洛阳伽蓝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例》："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阳休之耿直】 阳休之（509—582），字子烈，北平无终（今天津蓟县）人。休之为人耿直。北魏酷吏尚书仆射崔暹为高澄亲任，势倾朝野。其子达拏幼而聪明，年十余岁就能作五言诗。当时，梁和魏通和，崔暹把他儿子的诗送给文士看，又想给梁使者看。众人畏其权势，都随声附和，独阳休之认为不可以示远

人。《北史·阳尼传》："尚书仆射崔暹为文襄所亲任，势倾朝列，休之未尝请谒。暹子达拏幼而聪敏，年十余，已作五言诗。时梁国通和，聘使在馆，暹持达拏数首诗示诸朝士有才学者，又欲示梁客。余人畏暹，皆随宜应对，休之独正言：'郎子聪明，方成伟器。但小儿文藻，恐未可以示远人。'其方直如此。"

【阳俊之自称才士】 北齐阳俊之是阳休之的五弟。他曾写了很多淫荡而拙劣的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有人抄写后在市肆出卖。阳俊之看见了，说字有误，并加以改正。卖者不知，说阳五是古之贤人，你怎能轻易议论。阳俊之于是大喜。《北史·阳尼传》："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物外司马王晞】 王晞(511—581)，字叔明，小字沙弥，曾为北齐并州长史。晞不以军务繁忙为累，常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人称"物外司马"。一次，因流连鱼鸟之乐，常山王高演召而不至。第二天，王晞与卢思道雅谑。《北齐书·王昕传》："(王晞)性闲淡寡欲，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閭，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已朱颜，得不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辈亦是留恋之一物，岂直在鱼鸟而已。'"

【杨柳月中疏】 萧悫(生卒年不详)，字仁祖，梁上黄侯萧晔之子，后入北齐，为太子洗马。曾赋《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既为当时颜之推、荀仲举等称赏，也为后世所嗟叹。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许顗《许彦周诗话》云："六朝诗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也。"朱熹《朱子语类》一四〇亦称"'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

【庾信被迫留北朝】 侯景叛乱，攻陷梁都建康。庾信逃往湖北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出使西魏，期间梁亡，庾信被迫留北朝。《史北·庾信传》："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志，信以众先退。台城

陷后，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聘于西魏。属大军南讨，遂留长安。”

【庾信作赋杜绝众口】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据说庾信初到北朝，文士多轻视他。于是，庾信写了《枯树赋》给他们看。北人佩服作品的高明，从此再没有人对庾信口出轻视之言。张鷟《朝野佥载》：“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

【王褒以文才为北朝赏爱】 王褒(513?—576)，字子渊，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梁亡，王褒随梁元帝至北朝。北朝君主赏爱王褒等南朝文士的文才，劝他们勿以去乡介意，并授予高官厚禄。《北史·王褒传》：“褒与王克、刘毅、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周文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援褒及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柳庆制表】 柳庆(517—566)，字更兴，解(在今山西永济县)人。柳庆制表，操笔立成，文质兼美，大为苏绰称赏。《太平御览》卷五九四引《后周书》：“柳庆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桔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明克让揽笔即成咏竹诗】 明克让(525—594)，字弘道。十四岁时，朱异叫他咏堂边的竹子。他揽笔即成，使朱异大奇。《北史·文苑传》：“(明克让)年十四，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朱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堂边有修竹，异令克让咏之，克让揽笔辄成，卒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贞心？’异甚奇之。”

三、隋唐五代

【卢思道早年苦读】 卢思道(535—586)，字子行，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思道年青时不解刘松所作的碑铭，因而发愤读书，拜著名名士邢子才为师。后来思道作文，刘松不能甚解，这才体会到学习的益处。后他又从魏收处借异书攻读，得以才学兼著。《隋书·卢思道传》："年十六，遇中山刘松，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思道复为文，以示刘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

【卢思道联句应对敏捷】 卢思道使陈，与陈朝大臣联句作诗。南人先唱，讽刺北人，卢思道马上续句嘲讽南人。辛德源作《羌妪诗》得一句，苦无其对，卢思道应声对之。凡此，都表现出他应对敏捷的才能。《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谈薮》："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妪诗》，唯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插脑门。'"

【八咏卢郎】 北魏高祖元宏墓陵营造完毕，命魏收、卢思道等各作十首《挽歌辞》。其他人或取四首，或取二首，而独取卢思道八首，故时人号为"八咏卢郎"。《太平广记》卷二五三《嘲诮一》："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征、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诠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按，《隋书·卢思道传》记载与《太平广记》不同，作'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北魏高祖元宏卒于四九九年，其时思道尚未出生，当以《隋书》本传为是。

【柳䛒与隋炀帝】 柳䛒(537—605)，字顾言。柳䛒以其杰出的文才，一生为隋

炀帝杨广所亲幸。杨广为晋王时，招引才学之士，柳䛒为之冠。每有文章，先令柳润色，然后给人看。当初，杨广作文为庾信体，见到柳文后，文体为之一变。柳善辨，嗜酒，言语诙谐，更为杨广亲狎。炀帝即位后，常召柳入内，以至同榻共席，恩如朋友。为了弥补夜间不能召见柳的缺憾，甚至于还命工匠刻木偶人，形同柳䛒，月下宴饮时与之相酬酢，以此取乐。《隋书·柳䛒传》："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䛒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䛒。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

【薛道衡专精好学】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阳(今山西万荣县)人。道衡年幼时就专精好学。十三岁时，能讲《左传》，并作《国侨赞》，称美郑国子产的功绩，见者奇之。杨遵彦、辛术、裴谳等一时名流，都对他极表称赏。《隋书·薛道衡传》："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齐司州牧、彭城王浟引为兵曹从事。尚书左仆射弘农杨遵彦，一代伟人，见而嗟赏。授奉朝请。吏部尚书陇西辛术与语，叹曰：'郑公业不亡矣。'河东裴谳目之曰：'自鼎迁河朔，吾谓关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复遇薛君矣。'"

【南北称美道衡诗】 陈使傅縡聘北齐，薛道衡接待。縡赠诗，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后道衡使陈，作《人日诗》，大为南人赞叹。《隋书·薛道衡传》载："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北史·薛辩传》："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刘悚《隋唐嘉话》上："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薛道衡为炀帝缢杀】 隋炀帝即位后，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了不高兴，认为此文是称美陈朝，于是想办他的罪。但道衡不悟。和他友善的房彦谦劝他杜绝宾客，他也听不进去。后又在言语之间称赞被炀帝杀害的一代名臣高颎，炀帝大怒，命执法者进一步追究其罪。然而这一系列的凶兆，道衡至死不明白，最后惨遭缢杀。《隋书·薛道衡传》："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于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

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断。暨于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诀。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

【高纬好讽咏】 北齐后主高纬(556—578)，字仁纲，北周灭北齐后，被周武帝杀害。高纬很喜欢文学，年幼时就留意于诗赋。后画屏风，命萧放等录古代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的诗以配图画。即使被北周灭后，他仍不废讽咏。《北齐书·文苑传序》："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五代新说》："周灭齐，以后主归长安，封温公。为诗曰：龙楼绝行迹，凤阙永无因。独知明月夜，遥想邺城人。"

【冶葛】 诸葛颍，字汉，隋炀帝时官著作郎，甚被亲幸，出入禁中，与皇后嫔妃连席共座。颍心胸狭窄，乘此机会，常谮毁他人，故时人称之"冶葛"。《北史·诸葛颍传》："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颍因间隙，多所谮毁，是以时人谓之'冶葛'。"

【炀帝评名流诗】 隋炀帝曾命群臣作五言诗，并予以评说，不乏见解，称王胄诗"气高致远"，虞世基诗"词清体润"，庾自直诗"意密理新"。《北史·王胄传》："帝尝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四日。为五言诗，诏群官诗成者奏之。帝览胄诗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

【庾自直诋诃炀帝文】 庾自直(?—618)，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隋炀帝特别喜爱庾自直文才，有作品必先请他指摘毛病，然后修改，直到自直称好，然后再示人。《北史·庾自直传》："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

【隋炀帝妒杀诗人】 隋炀帝善诗能文，但不许别人比他高明，否则就借故诛杀之，薛道衡和王胄便因而死在他手里。刘餗《隋唐嘉话》上："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李百药能诗得宠妾】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

仪态俊秀，为杨素宠妾所爱，当他夜入杨素宠妾室时，被执，当斩。杨素命其作诗，若称意，可免一死。百药援笔立就，杨素览之欣然，即赐予宠妾并资财。《太平御览》卷六〇〇引《国朝传记》："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朝政。素功臣豪俊，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拘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所作诗自叙，称吾意者，当免汝死。'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千万。"

【蔡允恭耻教隋宫人】 蔡允恭，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原仕隋，隋亡，归唐。工于诗，得隋炀帝欣赏，欲令其教宫人，允恭不肯，为炀帝所斥。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工为诗。在隋时，炀帝有所赋，必令讽诵，遣教宫人，允恭耻之。授内史舍人，固辞。由是疏斥。"

【欧阳询貌如猿猴】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擅长书法，仿王羲之而险劲过之。隋时，其父欧阳纥因谋反被诛，他匿于江总家得免。江总教以书记，遂博通经史。贞观初为太子率更令，故世称其书法为"率更体"。询形貌丑陋，如同猿猴，长孙无忌以诗嘲之，询亦以诗反讥。后有好事者托名江总，作传奇小说《白猿传》，毁谤他系白猿所生。孟棨《本事诗·嘲戏》："国初长孙太尉见欧阳率更姿形么陋，嘲之曰：'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亦酬之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闻之而笑曰：'询此嘲，岂不畏皇后闻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云："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猴，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胡应麟《四部正讹》曰："《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颇瘦，类猿猱，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为诬询，兼以诬总。"（《少室山房笔丛》引）

【虞世南勤学累旬不盥洗】 虞世南（558—638），字伯越，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性格沉静，清心寡欲，专心致志，好学不倦，为了读书，常常无暇顾及梳洗。《旧唐书·虞世南传》："沈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

【虞世南五绝】 《旧唐书·虞世南传》谓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太宗好书法，跟世南学字。《宣和书谱》卷一谓太宗"雅好王羲之字，以书师虞世南"。

【虞世南谏作艳诗】 唐太宗想作艳诗，虞世南诤谏，太宗感其诚意，接受其意

见，并加赏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以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

【崔信明诗卷被掷江中】 崔信明，隋末唐初青州益都（今属山东）人。记忆惊人，文章优美，有"枫落吴江冷"句为人所称。他亦自负文才，以为超过李百药。后于舟中遇到郑世翼，面请阅览其诗卷，郑亦傲才忤物之辈，读其诗未及终篇，竟将诗卷投于江中，致令崔诗大都淹没水中，唯有不多几首传世。《新唐书·崔信明传》："及长，强记，美文章，乡人高孝基尝语人曰：'崔生才富为一时冠，但恨位不到耳。'""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侻，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

【寒山啸咏于寒岩】 诗僧寒山住在天台山附近的寒岩，常到国清寺背取拾得为他贮有剩饭菜的竹筒，借以果腹。他头戴桦皮帽，身穿布衣裘，脚登破鞋，自在啸咏。《全唐诗》十二函第一册："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咏，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拾得)每贮食滓于竹筒，寒山子来，负之而去。"

【寒山与拾得大笑而去】 传说台州刺史闾丘胤得到丰干禅师的介绍，特来天台山国清寺礼拜寒山与拾得。二人怪丰干多嘴，不予接待，大笑出寺而去。《全唐诗》十二函第一册："闾丘胤官丹丘，临行，遇丰干师，言从天台来。闾丘问彼地有何贤堪师。师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贤，在国清寺库院厨中著火。'闾丘到官三日，亲往寺中，见二人，便礼拜。二人大笑曰：'丰干饶舌，饶舌！阿弥不识，礼我何为！'即走出寺，归寒岩。"

【寒山入穴而没】 传说寒山最后在寒岩的山洞中隐没，洞穴自动闭合，从此不见寒山其人。《全唐诗》十二函第一册："寒山子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尝于竹林石壁书诗，并村野屋壁所写文句三百余首。"

【丰干骑虎】 丰干是太宗贞观年间的和尚，与寒山、拾得同时，先后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僧。传说丰干白天为众僧舂米做饭，夜晚关在房内吟诗，常有老虎到他的禅房吼叫。一天他竟骑着老虎直入松门，口唱道歌，僧众无不惊恐。后来太守闾丘胤至其住处拜访，唯见虎迹及壁上的题诗而已。《全唐诗》十二函第一册："丰干禅师居天台山国清寺，昼则舂米供僧，夜则扃房吟咏。一日骑

虎松径来，入国清巡廊唱道，众皆惊怖。""每有一虎，时来此吼。闾丘至师院，开房唯见虎迹。今存房中壁上诗二首。"



【拾得为丰干所拾】 拾得于贞观年间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僧。传说其童年时被弃于松间小道，为丰干拾得，领入寺中养育，故名"拾得"。成人后主持食堂。《全唐诗》十二函第一册："初，丰干禅师游松径，徐步赤城道上，见一子年可十岁，遂引至寺，付库院。经三纪，令知食堂。"

【杨师道即席赋诗如宿构】 杨师道，字景猷，华阴（今属陕西）人。才思敏捷，工于诗。每在宴会上赋诗歌咏，怡然自得，太宗还以为诗是早就写好的。后来当面令其即席赋诗，果然下笔立就，无需修改，这才信服。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后为太常卿，每与文士宴，唱咏自适。帝见其诗，为摭讽嗟赏。后赐宴，帝曰：'闻公每酣赏，捉笔赋诗如宿成，试为朕为之。'师道再拜，少选辄成，无所窜定，一座嗟伏。"

【刘洎登御座得帝字】 刘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贞观时为侍御史。太宗写得一手飞白字，一次在宴请大臣时，即书飞白字赐给大臣们。大家喝了酒，便都争着从太宗手中取字，刘洎也顾不得许多，竟登上御座，伸手取到字。臣下以为这是犯上，该当死罪。太宗却不以为忤，一笑置之。《旧唐书·刘洎传》："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而言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张昌龄以文风浮靡落第】 张昌龄以能文著名，唐太宗认为其可与祢衡、潘岳比肩。然而昌龄应进士试时却不得中第。太宗问及此事，主考官以其文风浮靡有碍风雅为由而黜落之。《新唐书·张昌龄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

【银花合与金铜钉】 张昌龄与苏味道在开元年间都很有诗名，两人见面时，互相讥诮对方诗句。两人所说的俏皮话正好是绝妙的对偶句，于是大笑为乐。孟棨《本事诗·嘲戏》："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唐诗纪事》卷八谓"今同丁令威"诗，系崔融诗，与《本事诗》说法不同。

【斗酒学士王绩】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

为六合丞，后隐居故里。性旷达，嗜酒如命。高祖武德初，待诏门下省，按例日给良酒三升。他认为待诏俸禄虽薄，而酒则颇足留恋，上司闻知，特给酒一斗，因号为"斗酒学士"。《新唐书·王绩传》："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醖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

【王绩苦求为太乐丞】 当时太学有一位府史叫焦革，酿得一手好酒，为一时之冠。王绩为了一饱口福，再三请求为太乐丞，终于如愿，喝到了焦氏美酒。可是过了数月，焦革病死，所幸焦妻常为他送来好酒。不料年余，焦妻又病故。王绩以为这是老天不让他再饱口福，于是便弃官回家。吕才《东皋子后序》："数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时送美酒。岁余袁又死。君叹曰：'天乃不令吾饱美酒。'遂挂冠而归。"（《全唐文》卷一六〇）

【王梵志生于林檎树】 王梵志（590？—660），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传说梵志祖父王德祖，家有林檎树，上生斗大的瘤，三年后腐烂，德祖剥去其皮，得一男孩，便是梵志。七岁才开口说话，问到自己的姓名及出身，德祖如实告知。当时人以为这是菩萨显灵。冯翊《桂苑丛谈》："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抱胎而出，因收养之。及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梵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

【唐太宗力倡雅正诗风】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酷爱诗歌，即位后置弘文馆，网罗文学之士，于听朝之余，或与他们讨论典籍，或相互吟咏。他反对隋末宫体诗风，而提倡雅正之声，其所作诗《帝京篇》、《登三台言志》、《饮马长城窟行》等，被认为唐初大雅之作，对唐代诗风颇有影响。《全唐诗》第一函第二册小传曰："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佐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传说唐太宗一次在端门，见到新进士从宫门内鱼贯而出，以为天下英雄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为自己所用，因而不免得意大喜。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骗购《兰亭序》】 传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为智永弟子辨才所得。辨

才于贞观年间已八十余岁，犹每日临摹《兰亭序》。唐太宗酷好书法，百计搜求二王真迹，唯有《兰亭序》未得。后知道在辨才处，便将其请入宫内供养，但辨才矢口否认手中有真迹。太宗无奈之余，请监察御史萧翼设计取之。萧翼以落魄文人的身分与辨才结交，诗酒往来，并出示二王其他真迹，与其探讨书法，终于取得辨才的信任，辨才便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来共同观赏。如此多日，萧翼乘辨才外出之隙遂携《兰亭序》回朝复命。老僧经此打击，不久病亡。《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法书要录》："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第无复猜疑。""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已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啜粥，岁余乃卒。"

【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 传说唐太宗骗得《兰亭序》后，将榻本赐予诸王近臣，真本则秘不示人。由于珍爱异常，难以割舍，临终时遗命以真本为殉。《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引《法书要录》："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

【上官仪诗风绮错】 上官仪(616?—664)，字游昭，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工五言诗，诗风绮错婉媚，常与太宗唱和，既贵且显，当时人作诗多仿效其体，一时蔚为风气，称为"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仪音韵清亮】 上官仪于高宗朝为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往往于凌晨上朝时，在洛水堤岸吟咏诗句，深为朝士们称赏，拟为神仙。刘悚《隋唐嘉话》卷中："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上官仪冤死】 武则天为皇后时，专横跋扈，连高宗都不能忍受。她又与道士

一起搞巫术，有宦官向高宗告发，高宗大怒，便欲废后为庶人。他召来上官仪商量，仪极力赞同，高宗命其草拟诏旨。武后的亲信连忙去报信，武后就来申诉。高宗立即改变主意，还怕武后怨恨他，竟把此事推到上官仪的身上。于是武后便对上官仪切齿痛恨，不久便通过许敬宗之手诬陷上官仪伙同谋反而诛杀之，并抄没其家产。《新唐书·上官仪传》："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籍其家。"

【薛元超生平三恨】 薛元超为唐初大臣薛收之子，好学善文，高宗时身居宰相高位，甚得重用，所荐之士如郭正一、崔融等皆为名士。然他犹以自己不是进士出身，不得娶王氏大姓之女，以及不得参与编修国史为"三恨"。刘𫗧《隋唐嘉话》卷中："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王氏女，不得修国史。"

【董思恭泄漏考题】 董思恭，高宗时为中书舍人，曾参与修撰类书《瑶山玉彩》。他在龙朔年间(661—663)与权原崇同为主考官，因泄漏考题被查处，再加贪赃枉法，遂被除名，流放梧州。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龙朔中，敕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

【武则天命诸花连夜开放】 天授二年(691)腊月的一天，武则天(624—705)派使者宣诏，命令上苑诸花连夜开放。传说第二天凌晨果然花开满园。后人以为这是她借妖妄为其称帝制造异兆的一种手法，不足凭信。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

【娄师德嘱弟唾面自干】 娄师德，字宗仁，原武（今河南原阳）人。武则天时为宰相，处事恭顺谨慎，与人无争。其弟为代州刺史，临别时嘱咐兄弟凡事以忍耐为上，甚至有人唾其面，为避免违忤对方，也不应拭掉，而是听其自干。冯梦龙《古今谭概·越情部》"不校侮慢"条据刘肃《大唐新语》："娄师德温恭谨慎，与人无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以勿与人竞。弟曰：'今后人唾吾面，亦自拭之耳。'师德曰：'此我所以忧汝也。凡人唾汝面，必怒汝故，拭之，是逆其心。夫唾不久自干，但当笑而受之。'"

【卢照邻自沉颍水】 卢照邻(637?—680?),字升之,号幽忧子,范阳(今河北大兴)人。曾为新都尉,因患麻痹症而辞官,住在太白山中服丹药。后病情加重,手足痉挛残废。他在阳翟具茨山买了数十亩园田,疏导颍水绕屋,豫先做好墓穴,仰卧其中。曾作《五悲文》写病痛之苦。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便与家属诀别,自沉颍水而死。《旧唐书·卢照邻》:"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

【骆宾王檄文声讨武则天】 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称帝,骆宾王为他作《讨武曌檄》,传诵一时。传说武则天读到此文,亦赞赏不已,责怪宰相失去人才。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此人?'"

【骆宾王作童谣以动裴炎】 传说徐敬业准备起兵反对武则天时,命骆宾王设计邀集中书令裴炎一同起事。宾王据裴炎之名作童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教裴炎住地及京城儿童歌唱。裴炎听到童谣后请宾王来解谣,宾王称裴为"真人",裴炎遂应允起兵时当内应。后裴为武则天所诛,敬业、宾王亦失败。张鷟《朝野佥载》卷五:"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骆宾王为灵隐寺僧】 传说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称帝失败后,隐姓埋名,削发为灵隐寺僧。宋之问在灵隐寺游览时与他联过句。孟棨《本事诗·征异》:"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

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骆宾王之死】 关于骆宾王之死，有四种说法：一、张鷟《朝野佥载》卷一谓其投江自沉："宾王大败，投江而死。"二、孟棨《本事诗》谓其削发为僧。三、《旧唐书·骆宾王传》谓其被诛："敬业败，伏诛。"四、《新唐书·骆宾王传》则谓不知下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

【崔融思苦神竭而死】 崔融，字安成，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赋诗号为绝唱，时人难与比肩，朝廷诏敕多出其手。当其撰写武则天哀册时，思苦神竭，绝笔而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朝廷大笔，多手敕委之。撰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时谓思苦神竭云。"

【李峤梦得双笔】 李峤(645—714)，字巨山，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传说他儿时梦人送其双笔，从此文词精进，才思日富，二十岁即登进士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为儿时，梦人遗双笔，自是有文词。""晚独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

【李峤诗情动明皇】 安史乱起，玄宗拟赴蜀避难，命乐人奏歌，所唱李峤之诗，凄恻动人，令玄宗不忍卒听，赞其为"才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辄传讽。明皇将幸蜀，登花萼楼，使楼前善水调者奏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帝惨怆。移时顾侍者曰：'谁为此？'对曰：'故宰相李峤之词也。'帝曰：'真才子！'不待终而去。"

【李峤三戾】 李峤才名，前与王勃、杨炯相接，后与崔融、苏味道齐名，而王、杨、崔、苏均先期谢世，因此他成为一代文学宿老，为学者所效法。但他忌恨别人才华，争名逐利，又贪财受贿，故被称为"三戾"。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华；性贪浊，憎人受赂。"

【杜审言傲视同辈】 杜审言(646?—708?)，字必简，杜甫的祖父。自负才高，傲视同辈，因而为人所不喜。甚至在临终前，当宋之问等去探望时，尚口出大言，认为自己高出人上，死后无人为继。《新唐书·杜审言传》："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

替人。'"

【杜并手刃仇人救父命】 杜审言曾做隰城尉、洛阳丞、吉州司户参军等小官。在吉州(今属江西)时,杜审言为周季重和郭若讷诬陷入狱,有性命之虞。审言之子杜并才十三岁,袖怀利刃,刺杀周季重,自己也被周的左右杀死。审言性命因而得以保全。《新唐书·杜审言传》:"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构其罪,系狱,将杀之。季重等酒酣。审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于坐,左右杀并。季重将死,曰:'审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讷故误我。'审言免罪,还东都。苏颋伤并孝烈,志其墓,刘允济祭以文。"

【苏模棱苏味道】 苏味道(648—705),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武则天时为宰相,处世圆滑,只知敷衍,遇事模棱两可,碌碌无为,时人讥称为"苏模棱"。《旧唐书·苏味道传》:"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

【王氏三珠树】 王勃(649—676),字子文,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天才早慧,六岁即能作文,兄长勔、勮也有才华,被赞为"王氏三珠树"。《旧唐书·王勃传》:"勃六岁能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

【一篇序言惊四座】 王勃于十四岁时,路过南昌,参加都督的宴会。都督假意让宾客撰写《滕王阁序》,其实早已让女婿准备好了。但王勃略不谦让,一挥而就,且文采华美,警句连篇,使得原来不快的都督大为赞叹,众宾客亦无不为之倾倒。王定保《唐摭言》卷五:"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王勃因檄鸡文被逐】 王勃为沛王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他戏作《檄英王鸡》一文,高宗看了大怒,认为这是无事生非,便立即把他逐出王府。《旧唐书·王勃传》:"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王勃杀官奴】 王勃被逐出王府不久,补为虢州参军。因自恃才高,傲视同辈,为同事所恨。他私匿逃奴,又因惧怕而杀死此人。事情败露后下狱当诛,后遇赦,才幸免一死。《旧唐书·王勃传》:"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

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

【王勃蒙被打腹稿】 传说王勃才华横溢是因为少年时梦人送他很多丸墨之故。后来每当他作碑、颂时，总是先磨墨，再蒙被而卧，然后一跃而起，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

【王勃围棋夺造化】 传说王勃下围棋时，落子即成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二："王勃围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诗。勃犹诧之，向人曰：'吾自夺造化，虽一时之间，百用亦可。'"

【杨炯为政残酷】 杨炯(650—692)，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为婺州盈川令，为政残酷，手下人稍不如意，就用棍子打死。《旧唐书·杨炯传》："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

【杨炯刺朝官为麒麟楦】 杨炯因孤傲不容于世，心怀不平，他鄙薄在朝为官者为"麒麟楦"，认为朝官们不过象驴马外表覆盖美丽的麒麟模型，虚有其表，用来骗人而已。冯贽《云仙杂记》卷九："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德而朱紫，何以异是！'"

【点鬼簿与算博士】 杨炯文中好连用古人姓名，故人称为"点鬼簿"，骆宾王好用数字为对，故人称为"算博士"。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号为'算博士'。"

【王杨卢骆】 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他们天才早慧，以文词齐名，当时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对他们用骈俪文写记、序等亦有人多所责难，后来的杜甫为之鸣不平，给予"四杰"以公正的评价。洪迈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容斋随笔》)杜甫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诗详注》卷十《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排名次序】 对于"王杨卢骆"的排列次序，卢照邻和杨炯都表示不满。卢谓："喜居王后，耻在骆前。"(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杨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杨炯传》)崔融和张说评论四人长短，崔融认为王、杨、卢可以比肩，张说则予反对，认为杨优于卢而堪与王并列，因而杨耻

于排在王后。《新唐书·骆宾王传》："崔融与张说评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邻可以企之。'说曰：'不然。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优于卢而不减王'。'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王勃应为"四杰之冠"。(卷一四八)

【死姚崇巧算生张说】 姚崇(651—721)与张说于开元初同为宰相，两人彼此不协，张说对姚崇颇怀忌恨。张说文辞优美，尤长于碑志，姚崇甚为称赏。当姚崇病重时，告诉儿子自己去世后，将家中的宝器玩物陈列于灵帐之前，等张说来吊唁时，必定爱而把玩。趁其高兴时，请他写神道碑，同时预先准备好石碑和工匠，一拿到碑文便立即镌刻，并且奏明玄宗。姚崇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张说写好碑文后定会后悔，必然借口修改碑文而来追讨原稿，到时候让使者看刻好的碑，既成事实，张说也就无可奈何了。后来发生的事果然不出姚崇之所料，张说至此才不得不佩服姚崇比他高明。郑处晦《明皇杂录》卷上谓张说"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乔知之与窈娘】 乔知之(?—697)，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有侍婢名窈娘，为武承嗣所夺，他作《绿珠篇》诗密送窈娘。窈娘得诗后感愤自杀。武大怒，便借酷吏之手杀乔。《旧唐书·乔知之传》曰："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杀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所载略异，谓："知之有宠婢曰碧玉，知之为之不婚，为武承嗣所夺，知之以此歌寄之。而末句云：'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宠者结于衣带，投井而死。承嗣见诗，大恨，知之坐此陷亡。"

【年年岁岁花相似】 刘希夷(651—679)，字廷芝，颍川(今河南临汝)人。其所作《白头吟》有佳句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自己以为诗句过于悲苦，为不祥之兆。后果然为人所杀。传说他舅父宋之问为了占有这两句诗而以土囊压杀之，有人驳其不确。刘肃《大唐新语》："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搊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魏泰对这两句诗却并不欣赏，也不相信宋之问压杀刘希夷之说："韦绚

集刘禹锡之言为《嘉话录》，载刘希夷诗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问爱此句，欲夺之，希夷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希夷。世谓之问末节贬死，乃刘生之报也。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真枉死也！"（《临汉隐居诗话》）

【郭元振慷慨助人】　郭元振(656—713)，名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十六岁为太学生时，家里给他四十万钱，有一位穿丧服者找他诉说因家贫，上辈五代人死后都无力下葬，特来向他借钱。元振听后立即倾囊相赠，略无吝色，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不问。《新唐书·郭震传》："少有大志，十六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家尝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缞服者，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元振举与之，无少吝，一不质名氏。稷等叹骇。"

【郭元振为民除害】　牛僧孺所作之传奇《玄怪录》中，有《郭元振》一篇，写郭元振尚未发达时，于夜间宿于某乡一座空屋内，听到一位年轻女子的哭声。原来该女是乡人以五百金买来献给所谓的乡神"乌将军"者。"乌将军"每年这一天都要乡人择美貌处女嫁给他。元振决心除害。当"乌将军"于半夜来时，即以利刀刺杀之。第二天一查看，原来"乌将军"只不过是一头大猪而已。该女为了报答元振救命之恩，泣拜随之，元振再三推辞不得，"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玄怪录·郭元振》)

【郭元振得武则天拔擢】　郭元振为县尉时，任侠使气，不拘小节，为了筹钱赠送宾客，甚至不惜违法铸钱，掠卖人口，无所不为，使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武则天知道后，即召之面责。一经对答，武则天大为赞赏，并要看他的文章，元振即口占《宝剑篇》一诗，武则天遂授予右武卫铠曹参军官职。《新唐书·郭震传》："为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广卓异记》与上述记载略异，谓"武后使籍其家，有书数百卷，令问其资财所在，知皆已济人，于是奇而免之。"（何汶《竹庄诗话》卷十二引）

【员半千之得名】　员半千，晋州临汾（今属山西）人。原名余庆，其师王义方很器重他，称其为"五百岁一贤者生"，故改名为"半千"。武则天闻其名，擢其入阁供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尝事王义方，义方曰：'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因改今名。"

【四明狂客贺知章】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性情放旷，幽默诙谐，为人倾慕。晚年更加放纵不羁，蔑视名利，自号"四明狂

客"。其表兄弟陆象先赞其风流倜傥，认为一日不见知章，即生鄙吝之心，可见其倾倒之意。《旧唐书·贺知章传》："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

【纸尽语亦尽】 贺知章兴致勃发之时，爱作诗写大字，不论有多少张纸，都能挥洒自如，纸尽语亦尽。《旧唐书·贺知章传》："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可到也。"

【裴修然醉卧街头】 道士裴修然，为人诙谐，善诗好酒，亦工于绘画，妙解音律。曾于夜晚醉卧街头，只因为写得好诗，官府不予问罪。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五："开元中，尝夜醉卧街，犯禁，乃为诗曰：'遮莫冬冬动，须倾满满杯。金吾如借问，但道玉山颓。'官不罪之也。"

【陈子昂入乡学而有志于学】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子昂为豪家子弟，年轻时只知驰逐，与赌友为伍，而不知读书。后来到乡学受到启发，才发愤读书，终于在二十四岁登进士第。卢藏用《陈氏别传》："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历抵群公，都邑靡然属目矣。由是为远近所称，籍甚。以进士对策高第。"(《全唐文》卷二三八)

【陈子昂破琴求名】 陈子昂原在长安时默默无闻。有人在市场高价出售胡琴，观者不辨真假，不敢购买。子昂以千缗购之，并借辨乐为名，召集百余知名人士赴宴。子昂当场破琴，将自己的文章赠予赴会者，顷刻之间，声名大振。李冗《独异志》："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显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陈子昂为海内文宗】 陈子昂一经立志读书，专心致志，遂致博学多闻。尤善

著文，颇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骨。有《感遇诗》三十八篇，王适见而大惊，许为"海内文宗"。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子昂始变雅正。为《感遇诗》三十八篇，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

【陈子昂登台而赋诗】 子昂于三十九岁时在武攸宜军幕北征契丹，他要求分兵万人为前驱，以奋身报国，但为武攸宜拒绝，还因此被贬为军曹，子昂遂缄默不语。一天，他登上蓟北楼，独立苍茫，感怀古今，慷慨流涕而作《登幽州台歌》。卢藏用《陈氏别传》："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全唐文》卷二三八）

【陈子昂忧愤死狱中】 当子昂四十二岁时，父死，遂居家守制。县令段简贪酷，索贿不得，便罗织罪名，将子昂收系狱中，子昂忧愤而死。沈亚之认为此系武三思主使构陷所致。卢藏用《陈氏别传》："子昂性至孝，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全唐文》卷二三八）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乔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沈下贤文集》卷八）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五："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

【宋璟幼梦大鸟衔书】 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好学，工于文辞。传说其幼时，曾梦大鸟衔书飞来，他即将书吞下，并乘鸟飞上天空。从此胸襟开朗，文思日进。颜真卿《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八九岁时，尝梦大鸟衔书，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惊悟，犹若下在胸间。自后藻思日新，襟怀益爽。"（《全唐文纪事》卷三十引）

【宋璟以正义感发张说】 宋璟在武则天朝为凤阁舍人，以鲠直著称。武则天内宠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犯上，要求张说坐实其词。张说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宋璟则以正义之词感发之，劝其据实作证，万不能附和小人来倾害直

臣。如有不测，自己愿意与其共同赴死。一番话使张说大为感动，因此张易之的阴谋不能得逞，魏元忠得以免死。《新唐书·宋璟传》："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验，将廷辩。说惶遽。璟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缘此受谪，芬香多矣。若不测者，吾且叩阁救，将与子偕死。'说感其言，以实对，元忠免死。"

【李日知规诫安乐公主】 李日知，郑州（今属河南）人。中宗景龙初为宰相，敢言直谏。安乐公主是中宗之女，韦后所生，得宠妄为，大兴工役，奢侈腐化，权倾一时，朝臣侧目。当安乐公主馆第落成之日，中宗亲自赴宴，朝官们赋诗颂之，独日知作诗寓规诫之意，因此后来得到睿宗的识拔。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初，安乐公主馆第成，中宗临幸，宴从官，赋诗。日知卒章曰：'所愿但知居者乐，无使时称作者劳。'独以规诫。睿宗他日谓曰：'向时虽朕亦不敢谏，非卿亮直，何能尔？'即拜侍郎。"

【卢藏用走终南捷径】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博学工文章，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但热中于名位，以隐居终南山作为博取名声入仕的手段，被称为"随驾隐士"。后入朝为官，依附权要，身居高位，纵情奢逸。道士司马承祯指出这是"仕宦捷径"。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僕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上官婉儿持秤衡文】 上官婉儿（664—710），上官仪孙女。上官仪冤死后，郑氏媳配入掖庭，婉儿为遗腹女。传说郑氏临产时，梦人给予大秤，嘱其女衡量天下文章。婉儿长大后封为昭容，品评诗文，词臣无不折服。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汝耶？'哑哑应曰：'是。'"

【上官婉儿评沈宋诗之高低】 中宗曾率群臣于昆明池赋诗，应制诗有百余篇之多，中宗特命婉儿品评高低。沈佺期和宋之问二人的诗不相上下。经婉儿评定，以宋为高，佺期折服，不敢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上官婉儿代帝后赋诗】 每当中宗率皇后、公主与大臣名儒宴会赋诗之时，婉儿常代帝、后、公主作诗，同时数篇并作，词藻华丽，一篇胜似一篇。又品评群

臣诸作的等第，一时蔚为风气。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观，昭容力也。"

【宋之问赋诗夺袍】 宋之问(?—712)，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一次，武则天游龙门，命官员们赋诗，先成者赐予锦袍。宋之问的诗虽然后成，但因写得好，仍夺得锦袍。刘餗《隋唐嘉话》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宋之问以齿疾不得为北门学士】 宋之问虽以诗闻名，但因患齿疾口臭，为武则天所不喜，因此求为北门学士而不许。孟棨《本事诗·怨愤》："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

【宋之问媚附张易之】 宋之问媚附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无所不用其极，不仅代张作文，甚至还为之捧溺器。《新唐书·宋之问传》："于是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宋之问告密赎罪】 张易之失宠得罪，宋之问因依附张易之而有罪，被贬泷州参军。不久逃回洛阳，躲在张仲之家。当时武三思得势，张仲之与人合谋杀三思以扶王室。宋之问得知，便叫侄子去告发，讨好武三思以赎罪，被授为鸿胪主簿，为人所不耻。《新唐书·宋之问传》："及败，贬泷州，朝隐崖州，并参军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宋之问以狯险被赐死】 宋之问在中宗时，先是依附武三思。三思失势，继而投奔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之后看到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得势，又改换门庭，讨好安乐公主，为太平公主所嫉恨，揭发其奸。待太平公主助睿宗即位，便将其放逐赐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一："逃归，复附三思。景龙中，谄事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太主深嫉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赃，下迁越州长史，赋诗流传京师。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赐死。"

【沈佺期撰词邀赏】 沈佺期(?—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武则

天时因媚附张易之有罪被放逐，中宗时复官，但朝服尚未得颁赐。在宫内宴会上，佺期歌《回波乐》词一首，得到中宗的喜爱，特赐予穿绯服和佩鱼袋的殊荣。孟棨《本事诗·嘲戏》："尝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撰词起舞，因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似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

【崔湜父子纳贿】 崔湜，字澄澜，以文词著称，弟澄、液，及堂兄莅等并有文名。然而他们弟兄都是贪官，连他们的父亲亦借势受贿。崔湜为吏部侍郎时，其父接受一位候选官员的钱财，但名单公布时却没有该候选官的名字。于是其人来责问，崔湜这才得知父亲纳贿事，弄得大为狼狈。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藉。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者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惭。"

【崔湜媚附权要不得令终】 崔湜与弟崔澄、崔液并为朝廷大臣，以东晋王谢家族自比。但崔湜并不满足，而是要进一步攀登高位以求显达。他先是媚附中宗皇后韦氏为相，后又与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勾结，拥戴睿宗。韦后、太平公主相继失败，为玄宗诛杀，崔湜亦遭贬，赐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九："弟澄、液，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附韦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自悛。帝诛萧至忠，湜流岭外。后知湜本谋，赐死荆州。"

【崔日用乘机反复取富贵】 崔日用，滑州（今河南滑县）人。读书万卷，才辩超人，然见风使舵，为谋取富贵竭尽趋奉之能。中宗时，武三思、宗楚客得势，崔与之结交，以获取中宗欢心，得以为相；玄宗即位后，崔又以赋诗酬唱得到宠信，故后人视其为奸佞之徒。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中宗时，武三思、宗楚客权宠交扇，日用多所结纳。才辩绝人，能乘机反复取富贵。韦氏平，遂为相。尝谓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适时制变，不专始谋。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明皇时，日用犹被宠眷。帝赋诗宴游，多预酬唱。""日用有才辩，惟是奸佞耳。"

【王湾名句得张说激赏】 王湾，洛阳（今属河南）人。先天年(712)进士，诗名早著，其《游吴中江南意》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为宰相张说所激赏，亲自题写于政事堂上，作为朝士们作文的榜样。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诗人以来，无闻此句。张公居相府，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张说谄事宦官】 张说(667—730),字道济,洛阳(今属河南)人,擅文辞,与苏颋齐名。当其为并州刺史时,以重金珠宝赠送宦官王毛仲,谄事之,后果然得升迁为宰相。接诏之时,张说感激涕零之余,竟然俯身嗅毛仲的靴子。张鷟《朝野佥载》卷五:"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设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张说宝爱记事珠】 传说张说为相时,有人送他一颗黑里透红的明珠,张说至为珍爱,秘不示人。摩弄此珠能使人记起忘却之事,故名为"记事珠"。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宝之。"

【张说之婿得泰山之力】 唐玄宗封禅泰山后,按惯例朝臣都可以升迁一级,但郑镒却由于有丈人张说为后台,故从九品升至五品,连升四级,连玄宗都觉得奇怪。泰山上有丈人峰,有人便喻称之为"得泰山之力"。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张说为宇文融弹劾罢相】 宇文融为人奸诈,起初依附张说,为张说所厌恶,融便欲中伤之。张九龄提醒张说注意其人,张说则以此人为狗鼠一类小人而轻忽之。后融果与崔隐甫一起弹劾张说有受贿情事,张说遂为玄宗斥退。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张九龄谓说曰:'融辩给多诈,公不可忽。'说曰:'狗鼠何能!'其后乃与崔隐甫廷劾说受赇事,帝诏说致仕而出。"

【苏颋得客誉】 苏瓌,字昌容,苏颋(670—727),字廷硕,两人为父子。起初瓌并不看重颋,直至有客人来苏家,于无意中看到苏颋的诗,在瓌前极力赞许,才引起苏瓌的注目,得到赏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瓌初未知颋,一日有客诣瓌,候于客次,颋拥篲庭庑间,遗落一文字,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子》诗,云:'指如十挺墨,耳似两张匙。'异之。良久,瓌出,与客淹留言咏,以其诗问瓌:'何人,岂非足下宗庶之孽也?'瓌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瓌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稍稍亲之。"

【苏颋父教至严】 传说苏颋虽然绝顶聪明,记忆力超群,但其父苏瓌毫不宽容,仍然严厉训导,甚至常常用荆条打他,故苏颋成人后,学问与文章冠绝当

世。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厉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颈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

【苏颋醉酒书诏旨】 玄宗要苏瓌荐举撰写诏旨的人，瓌即荐自己的儿子苏颋才思敏捷，足可当之，只是其嗜酒如命，颇堪忧虑。玄宗立刻命人召之，果然醉酒未醒，玄宗不以为意，亲手为之盖被。颋醒来，挥笔成篇，从此得到玄宗的器重，开元中为相。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援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

【苏颋思若泉涌】 传说苏颋初为中书舍人时，需要他拟定的文书诏旨甚多，人们担心其无法应付。谁知他文思敏捷，应对从容，毫无差错。书写者一时赶写不及，甚至请求其放慢速度。《太平广记》卷二百一《苏颋》条引《谭宾录》："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泉涌，峤等所不测也。'"

【张说与苏颋】 张说和苏颋都做过宰相，张说封燕国公，苏颋袭父封，称为小许公。张以碑志见长，苏以文章显名，两人名望相当，故号为"燕许大手笔"。张说于开元初因不附太平公主而罢相，出知相州、岳州，郁闷不乐，因与苏颋之父瓌友善，遂作《五君咏》诗，派使者送交颋。颋读诗，为之落泪，次日即上书为其说情，玄宗因此降旨慰问，将其迁至荆州。不久召还为兵部尚书，进而拜相。可是当苏颋遭贬境遇不佳时，张说却是漠不关心，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上书指责他晚年贪图富贵，而忘记投桃报李之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说谪岳州，常郁郁不乐。""苏颋方大用，说与瓌善，说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贻颋，诫其使曰：'当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属，颋览诗，呜咽流涕。翌日上对，大陈说忠正謇谔，人望所属，不宜沦滞遐方。上因降玺书劳问，俄迁荆州长史。""王泠然上燕公书云：'今苏屈居益都，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相公岳阳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今日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乎？'"

【青钱学士张鷟】 张鷟，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调露间（679）进士。聪慧绝伦，文辞出众，员半千称赞他为"青钱学士"，认为他考试必定高中。《新唐书·张鷟传》："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鷟文辞犹青铜钱，万选

万中。'时号鷟'青钱学士'。"

【张鷟三梦】 张鷟自述他曾做过三个梦。一梦五彩大鸟落庭前，因而取名为鷟；二梦祥云覆身，得以高中；三梦穿红色官服，得授五品鸿胪丞。在《朝野佥载》卷三中，他自称："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鷟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初为岐王属，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

【张鷟智断疑案】 张鷟自述其为县尉时，曾经智断疑案，识破伪造文书、盗卖官粮的盗贼，用计抓获偷驴贼，使他们无法抵赖而认罪。在《朝野佥载》卷五中，他说："张鷟为阳县尉日，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粮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经县告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已来，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鞍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人伏其计。"

【张鷟讥武后滥官】 武则天时，于一天之内授拾遗补阙六十一人，侍御史二十四人，著作郎二十四人，卫佐校书二十三人，有一百三十二人之多。授官之滥，引起张鷟不满，遂作诗讥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一："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鷟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

【张鷟文名远播】 张鷟文思敏捷，文笔流畅，词藻华艳，风行一时，连远在边陲的东突厥可汗也久闻其名。日本、朝鲜等国使者至唐，亦多愿以重金购买其文。《新唐书·张鷟传》："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武后时，中人马仙童陷默啜，问：'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贬官。'曰：'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

【张鷟慕武后作《游仙窟》】 张鷟所作《游仙窟》传奇，当其健在之时即传至日本，深得日本国人喜爱，历传不衰。传说系张鷟爱慕武则天而作。平康赖《宝

物集》卷四："则天皇后，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张文成，得《游仙窟》之文。所谓'可憎病鹊，夜半惊人'，即指当时之事也。"（汪辟疆《唐人小说》上卷引）

【张九龄拒废太子】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玄宗开元期间曾为宰相。玄宗后期骄侈，怠于理政，九龄敢言直谏。当时武惠妃得宠，生寿王，与李林甫勾结，谋废太子，欲以权利诱九龄为助。九龄不为所动，严斥其非，并奏明玄宗，使武惠妃不敢轻举妄动。在九龄任相期间，太子得以无事。《新唐书·张九龄传》："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

【张九龄养鸽传书】 传说张九龄少年时养了一群鸽，凡有书信，都能为他传递，无不如意，称之为"飞奴"。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文场元帅】 玄宗赞赏张九龄文章压倒唐时名公，自己难以望其项背，堪称"文场之元帅"。《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明皇帝谓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张九龄锐眼识叛逆】 张九龄为宰相时，看到安禄山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对，态度傲慢，便断定此人必乱幽州。后安禄山被契丹打败执送京师问罪，九龄坚主处死，认为其人狼子野心，不杀必为后患。但玄宗却认安禄山为忠臣，而加以赦免。直至安禄山发动叛乱，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才追悔莫及。《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珪执如京师。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九龄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帝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

【萧炅不识蹲鸱为芋头】 张九龄曾将大芋头送给萧炅，致书时用古称"蹲鸱"指代芋头。鸱鸟俗称猫头鹰，萧炅不知古人用语，只知鸱鸟是猫头鹰，而猫头鹰为恶鸟，于是他便写信告诉张九龄，不愿见此鸟，因此而落下笑柄。冯梦龙《古今谭概·无术部》"蹲鸱"条："张九龄一日送芋萧炅，书称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座大笑。"

【李邕卖文获财】 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年轻时

即有文名，因曾为汲郡北海太守，故称"李北海"。能文，当时人多以金帛求其文，所作有几百篇之多，因而获财巨万，前无古人，为人所议。《旧唐书·李邕传》："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李邕不识赝作】 李邕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他亦颇以此自负，对萧诚之书法不以为然。萧便以自己临摹之帖当作王羲之真迹，将纸色弄暗，拿给李邕看，邕竟信以为真。等到萧告知系自己作伪时，邕却不怪自己眼力不好，以细看果然不佳来加以搪塞。冯梦龙《古今谭概·矜嫚部》："李邕"条："李邕尝不许萧诚书。诚乃作古帖，令纸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军真迹，如何？'邕看称善。诚以实告之。邕复取视，曰：'细看，亦未能全好。'"

【武平一献诗得赐花】 武平一，名甄。博学，工于文辞。一次，在中宗的宴席上，所作应制诗深获中宗之心，认为他年虽少而文警新，特赐花，命其插在头上。当时崔日用饮酒微酣，想夺其赐花。中宗不明原因，平一在奏言中讥日用无能，更加赢得中宗的宠爱。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一："崔日用乘酣饮，欲夺平一赐花。上于帘下见之，谓平一曰：'日用何为夺卿花？'平一跪奏曰：'读书万卷，从日用满口虚张；赐花一枝，学平一终身不获。'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赐酒一杯，当时叹美。"

【仙中诗人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今属安徽）人。睿宗景云间隐居于城阳山南坞，结庵而居。常醉酒独吟，施财救人，来去无踪，诗名远播人口，李白赞其为"仙中诗人"。《续仙传》云："颜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薪檐尝挂一枝花瓠及曲行枝，每醉腾腾以归。《独吟》：'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若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或施人财物，或救人疾苦，城市多访之不见。""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中诗人也！'"（何汶《竹庄诗话》卷二十一引）

【水仙陶岘】 陶岘，系陶渊明后代，开元末年家住昆山。他自制三舟，一舟自载，一舟供宾客，一舟置饮食肴馔，并有一班女乐，演奏乐曲，泛舟江湖之上，尽情玩赏，游览山泉之胜。吴越间人士号其为"水仙"。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四："开元末，家昆山，泛游江湖，自制三舟，与孟彦深、孟云卿、焦遂共载。吴越之士，号为水仙。"

【韦述好学忘寝食】 韦述，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家有藏书二千卷，为儿童时即已全部记览，令当时人骇异。其表叔元行冲为当代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

韦述入其书斋阅览，即忘记寝食，好学不倦。行冲与他谈论经史古籍，韦述侃侃而谈；令其作文，操笔立就。行冲不由得大为高兴，与之同榻。《旧唐书·韦述传》："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

【韦述好著书得登第】 韦述应进士试时年纪尚轻，身材矮小，但他有志于史书的撰述，故得主试官宋之问赏识，一举登第。《旧唐书·韦述传》："时述甚少，仪形眇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是岁登科。"

【玄宗月宫偷来霓裳曲】 《霓裳羽衣曲》传说是玄宗(685—762)上月宫时听到天乐后，偷偷记下来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四引《明皇杂录》："道士叶法善，尝引上至月宫，聆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音，为《霓裳羽衣曲》。"胡仔并谓："此说虽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明皇游月宫事，凡见于五书。郑嵎《津阳门诗注》、《明皇杂录》、《高道传》，此三书，皆云叶法善引明皇游月宫闻乐，归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与罗公远同游。《异人录》云，与申天师同游。惟此二书为异。余尝考《高道传》，亦有《罗公远列传》，无游月宫事，则知《唐逸事》之误。若《异人录》，别无以证之，未遽以为误也。"

【孟浩然以诗得罪玄宗】 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他的诗作深得王维赞许，两人遂为诗友。传说一次浩然在王维那里，不期而遇玄宗。玄宗久闻其诗名，命其诵诗，浩然朗诵《岁暮归南山》诗，中有"不才明主弃"句，玄宗听了大不高兴，致使浩然终身未能仕进。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召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抚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则以为浩然是在李白家，李白主动向玄宗推荐浩然的，谓："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现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

【孟浩然不赴期约】 当时颇有名望的韩朝宗愿向朝廷推荐孟浩然，约期同赴京城。届时适逢有老友来访，浩然与之欢饮，而不以朝宗之约为念。韩大怒而行，浩然并不感到后悔。《新唐书·孟浩然传》："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两首题咏洞庭诗】 孟浩然有《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杜甫有《登岳阳楼》诗，均为题咏洞庭湖之名作，被分别书写在岳阳楼左右壁上，从此使后人不敢再题写洞庭湖诗了。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予登岳阳楼，此诗大书左序毬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

【张旭醉酒书狂草】 张旭，字伯高，苏州（今属江苏）人。与李白同为饮中之仙，以草书著称，尤以醉酒后之草书为精绝，似有神助，故称"草圣"，亦称为"张颠"。杜甫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饮中八仙歌》）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新唐书·张旭传》："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

【父老智得张旭字】 张旭为常熟尉时，有一位老人来向张旭投诉，张旭为之判决写判词，老人高兴地取走判词。一连数次都是如此。原来老人极爱张旭书法，便以此计智取张旭字。《东坡题跋·书张少公判决》："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全唐文纪事》卷九十七引）

【郑虔以柿叶代纸】 郑虔，字弱斋，郑州（今属河南）人。饥穷坎坷，不以为意。诗书画俱绝，但无钱买纸，于是便以柿叶代纸，书写于柿叶之上。韦绚《刘宾客嘉话录》："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

【郑虔三绝】 郑虔诗、书、画俱精，曾自己书写其诗，并连同画一起献给玄宗，玄宗赞为"郑虔三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广文博士郑虔】 郑虔长于著述，玄宗爱其才，但并不授予实职，而是特为其设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无所事事。后广文馆因失修而废弃。《新唐书·郑虔传》："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

命，不知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王翰自拟为海内文士第一】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景云初进士。王翰纵酒豪放，恃才狂荡。他曾否定吏部所排定的等第，而自拟海内文士一百多人为九等，把张说、李邕和自己三人并列为第一，其他吏部所列的人统统在自己之下。名单在吏部东街张贴出来，一时轰动京城，观者如堵。吏部侍郎卢从愿查访得知，准备处以刑法，后因得到有势力者的援救才作罢。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查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

【王翰豪荡自负遭恶】 王翰家产富饶，年轻时豪荡不羁，日以赌博醉酒为事，登进士第后亦同样如此。且自负其才，傲视同辈，因此为人忌恨。后因张说罢相受牵连而贬出朝廷，但他一如既往，于是一再遭贬谪。《旧唐书·王翰传》："枥多名马，家有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说既罢相，出翰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恣为欢赏，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于是贬道州司马，卒。"

【纩衣题诗结姻缘】 玄宗开元年间，朝廷赐给守边将士棉袍御寒，一位士兵在给他的絮棉短袍中得诗一首，于是便告诉统帅，统帅把诗进给朝廷。玄宗知道此事，很同情这位作诗的宫女，特准她嫁给这位士兵，军士们都很感动。孟棨《本事诗·情感》："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

【诗家夫子王江宁】 王昌龄(698—757?)，字少伯，太原(今属河南)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以诗擅场，故号为"诗家夫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

【王昌龄祭神】 传说王昌龄在船上祭神时，误将金错刀与祭品放在一起献给神，结果赤鲤吞下刀，跳入昌龄船中。谷神子《博异志》："开元中，琅玡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

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诗曰：'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里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子时，兼市金错刀子一副，贮在履子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履子将往，使者亦不晓焉。昌龄至前程，偶觅错刀子，方知误，并将神庙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长可三尺，跃入昌龄舟中。昌龄笑曰：'自来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子，宛是误送庙中者。昌龄叹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当闻葛仙公命鱼送书，古诗有剖鲤得素书，今日亦颇同。'"

【阎丘晓忌杀王昌龄】 安史之乱时，王昌龄回归乡里，为刺史阎丘晓所忌杀。后阎因违犯军令而为张镐所杀。《唐才子传》卷二："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阎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愆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惭沮。"

【旗亭画壁传佳话】 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诗名不相上下，他们在雪天同饮于酒楼之上，以歌者所唱之诗的数量来比高低。三人欢饮终日，遂成一段千古佳话。薛用弱《集异记》详载其事："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常建采药山中遇绿毛女】 常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与王昌龄同榜进士。传说他为盱眙尉时，曾在仙谷中采药，遇到一位遍体长绿毛的女子，系秦时宫女，不食烟火，唯食松叶，该女将养生之道的奥秘传授给常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大历中授盱眙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遯之志。尝采药仙谷中，遇女子，遍体毛绿，自言是秦时宫人，亡入山，采食松叶，遂不饥寒，因授建微旨，所养非常。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常建有《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诗(载于殷璠《河岳英灵集》)，据《列仙传》及流传于民间故事写成，《唐才子传》讹为常建本人之经历。

【奉佛居士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全家皆奉佛。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王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近荤腥。王维的名字便出自《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取名维，字摩诘，便是以之为榜样，做一个居家奉佛的居士。王世贞谓："不知我之为摩诘，摩诘之为我也。"(《王弇州续稿》，《王右丞笺注》卷末引)，"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空同子》，《王右丞笺注》卷末引)。

【王维以一曲《郁轮袍》登第】 王维深谙音律，善奏琵琶，在公主前演奏《郁轮袍》曲，并献上自己的诗文，大得赏识，公主便以第一名荐其登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六根据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之记载概述曰："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一进新曲，号《郁轮袍》，并出所为文。主大奇之，令宫婢传教，遂召试官至第，谕之作解头登第。"

【伶人舞黄狮子累及王维】 王维于开元九年(721)担任太乐丞之职，负责音乐、舞蹈等教习，以供朝廷祭祀宴享之用。然而供职仅数月，就因属下伶人舞黄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黄狮子舞是专供皇帝享用的，故伶人私自作舞为不敬，累及王维得罪贬官。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

【王维画石飞高丽】 王维擅长画山水松石，生气灵动，自成一家。传说他曾为岐王画石一幅，数年后画中石忽被大风卷去。经肃、代、德、顺几代，至宪宗时，高丽使者来朝献此奇石，因上有王维之印，所以献还中国。《琅嬛记》："王维为岐王画一大石，信笔涂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宝之。时累悃间独坐注视，作山中想，悠然有余趣。数年之后，益有精采。一旦大风雨中，雷电俱作，忽拔

石去，屋宇俱坏，不知所以。后见空轴，乃知画石飞去耳。宪宗朝，高丽遣使言：'几年月日，大风雨中，神嵩山上飞一奇石，下有王维字印，知为中国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献。'上命群臣以维手迹较之，无毫发差谬。上始知维画神妙，遍索海内，藏之宫中，地上俱洒鸡狗血压之，恐飞去也。"(《王右丞集笺注》卷末引)

【王维为卖饼者妻作诗】 王维有《息夫人》诗一首，传说是为卖饼者妻而作。孟棨《本事诗·情感》："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遣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语。'"

【王维被迫受伪职】 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叛乱，玄宗于次年六月仓皇西向成都避难。安史叛军攻下京都时，王维未及随驾，为叛军所俘。为了自全，他以饮药下痢、假装声哑等方法试图摆脱安禄山的网罗，但都未能成功，最后在白刃加颈的威逼下接受给事中的伪职。《新唐书·王维传》："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痢，阳瘖，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

【王维以诗免罪】 安史乱平，凡受伪职者均按等论罪，但王维因有《凝碧池诗》而获免。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六："禄山大会凝碧池，梨园弟子欷歔泣下。乐工雷海清掷乐器，西向大恸，贼支解于试马殿。维时拘于菩提寺，有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有罪，以此诗获免。"

【王维晚年长斋】 经过安史之乱的挫折，王维以官为隐，更加一心向佛，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唯以玄谈、禅诵为事。妻亡，亦不再娶。《旧唐书·王维传》："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王维王缙俱有俊才】 王维与王缙昆仲齐名，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为上层人士所推重。当他俩至长安、洛阳时，被敬为上宾。《旧唐书·王维传》："维与弟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王维王缙手足情深】 王维与王缙弟兄二人，彼此关心对方的安危，无微不

至。当王维因受安禄山伪职而问罪时，王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旧唐书·王维传》)。后来王维升迁为尚书右丞时，王缙在蜀州任刺史，王维上表谓"自表已有五短，缙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久乃召缙为左散骑常侍。"(《新唐书·王维传》)最后，王维病危，王缙在凤翔，维还"作书与别"，"停笔而化"。可见弟兄友于情意之深。

【壁画三绝】 王维、毕庶子、郑虔三人画于慈恩寺上的壁画，精采称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王维)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

【李适之中李林甫诡计】 李适之，名易，常山愍王之孙。生性疏阔，天宝初为宰相，遭李林甫忌恶。林甫故设圈套，谓华山有金矿可开采，应奏明玄宗。适之不识其奸，中其诡计，为玄宗疏远而罢相。刘肃《大唐新语》卷七："林甫尝卖之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适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见疏退。"

【李适之罢相宾客稀】 李适之性喜宾客，在相位时高朋满座，常常晚上宴客娱宾，白天处理公务，案无留辞。可是罢相后，却是来客稀少，门可罗雀，适之愤而饮酒赋诗，对林甫殊为不满。李林甫得知更为发怒，故适之最终为林甫诬陷而自尽。孟棨《本事诗·怨愤》："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

【长庚入梦与食鱼有孕】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关于李白的出生，有不同的传说。一说白母梦太白金星入怀，一说白母食鱼有孕。李阳冰《草堂集序》："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四川总志》："龙安府平武县有蛮婆渡，在江油青莲坝。相传李白母浣纱于此，有鱼跃入篮内，烹食之，觉有孕，是生白。"(《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引)

【铁杵磨针】 传说李白少年时在山中读书，在小溪边受到老妇人磨杵成针的启发，因而坚持完成学业。《方舆胜览》："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媪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岩。"(《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引)

【李白任侠杀人】 李白年轻时不仅博览群书，亦且醉心于剑术，任侠好武。他自称“十五好剑术”(《上韩荆州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还曾亲手杀过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少任侠，手刃数人。”(《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李白有句云:“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同上卷九)《结客少年场行》有句云:“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同上卷四)《侠客行》有句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同上卷三)

【李白隐居岷山】 李白于开元八年(720)二十岁时，曾与高人东严子隐居于岷山，住山洞，养珍禽，远离尘嚣，连太守亲自访问，荐举他们，也不肯出山。《上安州裴长史书》自述曰:“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

【李白轻财重义】 李白生性豪放，轻财好施，重于交谊，为了接济他人，往往一掷千金。友人吴指南死于洞庭之上，他穿丧服痛哭，如丧考妣。后来更亲手洗削吴指南的尸首，徒步背负，妥为安葬。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

【天才与奇才】 苏颋等人赞李白为“天才”、“奇才”。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道:“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

【《蜀道难》与谪仙人】 李白初到长安时，贺知章闻名去访问他，当读到《蜀道难》时，大为叹赏，称之为“谪仙”，认为白诗足以“泣鬼神”。孟棨《本事诗·高逸》:“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

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自述："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

【《蜀道难》主题之争】 关于李白《蜀道难》的主题，有不同的说法。一、忧虑房琯与杜甫安危。《新唐书·严武传》据《云溪友议》之说，谓："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二、讽刺章仇兼琼。《洪驹父诗话》："按白本传，天宝初因吴筠被召亦至长安，时往见贺知章，则与严武帅蜀岁月悬远。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谓危房、杜者非也。《新唐书》第弗深考耳。"三、劝阻玄宗幸蜀。萧赟谓："天宝初，天下乂安，四郊无警，剑阁乃长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严剑阁之守，不知将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为章仇兼琼也。尝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太白深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引）四、借乐府旧题咏蜀。胡震亨谓："此诗说者不一，有谓为严武镇蜀放恣，危房琯、杜甫而作者，出范摅《云溪友议》，新史所采也。有谓为章仇兼琼作者，沈存中、洪驹父驳前说而为之说者也。有谓讽玄宗幸蜀之非者，萧士赟注语也。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可当斯语。而严武出镇在至德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贺监，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则此数说似并属揣摩。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同上）顾炎武《日知录》之说同此："《严武传》：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其说又见《韦皋传》。""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海上钓鳌客】 李白于开元年间拜谒宰相时，自称"海上钓鳌客"，欲以虹为丝，月为钩，天下无义之人为饵，以此表现其不满现实的爱憎，使得宰相感到恐惧。王谠《唐语林》卷五："李白开元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醉圣】 李白的别号。《天宝遗事》曰："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

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引）

【李白眸子炯然】 魏颢亲眼目睹李白后，勾勒了他的面貌与风神。其《李翰林集序》谓："颢始名万，次名炎。万之日，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籍。"（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御手调羹】 天宝元年(742)，玄宗诏李白为翰林学士，亲手为之调羹，恩遇甚隆。李阳冰《草堂集序》："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李白命高力士脱靴】 传说李白见唐玄宗时，伸足命令高力士为他脱靴，力士引以为耻。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唐国史补》记载略异，谓白令高力士脱靴，玄宗命小太监把他赶走："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杨贵妃笑赏《清平调》】 李白待诏翰林时，应玄宗之命，援笔立就《清平调》三首，不仅得到玄宗的赞赏，杨贵妃亦亲为酌葡萄酒，笑赏歌辞。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美人呵笔】 李白一次撰拟诏旨时，正逢天寒笔冻，玄宗便令宫嫔十人轮流为李白呵笔。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执牙笔呵之。遂取

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

【李白一斗诗百篇】 李白为翰林学士时，傲岸不羁，常带醉赋诗，一挥而就。杜甫《饮中八仙歌》有句："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魏颢《李翰林集序》："上皇预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孟棨《本事诗·高逸》："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峙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酒中八仙】 李白为供奉翰林时，深知为玄宗及其左右所不容，便与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人酣饮畅游，一抒郁塞不平之气，称为"酒中八仙"。《新唐书·李白传》："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仙人。"杜甫《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诗详注》卷二)

【赐金放还】 李白待诏翰林三年，其间玄宗屡次欲授予官职，然而最后玄宗非但未授李白官职，竟赐金李白，将其放还。原因是有人进谗言。进谗者有玄宗女婿张垍、高力士、杨贵妃，玄宗本人也怕李白泄露宫中情事，故不愿留李白在身边。魏颢《李翰林集序》："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李白醉游华山】 李白将登华山时，乘醉骑驴，洒脱不群，笑傲县令。辛文房

《唐才子传》卷二："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花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搔首问青天】 传说这是李白登华山时所发的感慨。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脁诗来，搔首问青天耳。'"

【李白入永王幕获罪】 安史乱起之时，李白隐居庐山，永王璘慕其才，以重礼聘为幕府从事。李白以为从此可以实现"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的愿望。孰料肃宗即位，永王璘拒不听命，为肃宗所败，李白亦因此而获罪下狱。《旧唐书·李白传》："玄宗幸蜀，在涂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

【郭子仪以恩报德】 李白入狱后，按罪当诛，因得郭子仪援救，才免于一死，而改为长流夜郎。原来早在郭子仪默默无闻之时，因犯罪，由于得到李白的帮助而免于刑罚。李白获罪时，郭已因军功而封王，于是便愿解官为李白赎罪。李白是知人识英雄，郭子仪则是以恩报德。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李白遇赦获释】 李白在长流夜郎涂中，行至巫山，因天旱大赦得释，遂往当涂依族叔李阳冰。其《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李太白全集》卷十一）

【李白与平民为友】 李白交游广泛，朋友很多。从他的赠别送行诗中可知，除了文人学士之外，有山人、侠客、僧人、道士、妓女、乐师等，还有普通的平民。最突出的有热情招待他的荀媪，有酿得一手好酒的纪叟和村民汪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哭宣城善酿纪叟》、《赠汪伦》三首诗便是李白与这三位普通百姓有着深厚友情的写照。杨齐贤云："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醞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二引）唐汝询曰："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醞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同上）

【李白著作之编集】 李白于病中，将自己编的诗集《草堂集》嘱李阳冰作序。此前他亦曾嘱魏颢为其文章编集。李阳冰曰："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

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草堂集序》)魏颢曰："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李翰林集序》)乐史又收集、整理李白诗文为《李翰林集》和《李翰林别集》。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李翰林别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李白词作之真伪】 李白有《菩萨蛮》与《忆秦娥》词作二首。宋僧人文莹记其来历曰："此词不知何人写于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内翰家，乃知太白所作。"(《湘山野录》)其后对其真伪颇有论争。胡应麟认为系晚唐人伪托，非李白所作。其《庄岳委谈》曰："《菩萨蛮》之名，当起于晚唐世。""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制其曲耶?""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嫁名太白。"(《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胡震亨亦曰："《杜阳杂编》云：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其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人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人亦往往声其词。温庭筠传亦有宣宗爱唱《菩萨蛮》之说，知此词出于唐之晚季。今李太白集有其词，后人妄托也。"(《唐音癸籤》卷十三)梁启超对李白的词作亦表示怀疑，以为"盛唐有词，中唐百余年间，无人作词，直到晚唐，才有一个温庭筠，按进化原理看来，不当如此。"(《饮冰室专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反对伪托之说者，则以为李白词为千古词曲之祖，《菩萨蛮》早就出现于开元年间，且无论从格调与风韵看，其作者非李白莫属。杨绘《本事曲》："近传一阕，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黄升《花庵词选》："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吴梅《词学通论》："太白此词实冠今古，决非后人可以伪托。"况周颐《蕙风词话》："胡元瑞谓太白《菩萨蛮》四词为伪作，姑勿与辨。试问此伪词，孰能作，孰敢作者?"杨宪益《李白与〈菩萨蛮〉》："《菩萨蛮》是古代缅甸方面的乐调，由云南传入中国。著名的《菩萨蛮》是李白的作品。因为李白是氐人，生长在锦州昌明，所以幼时就受了西南音乐的影响。在开元年间，李白流落荆楚，路过鼎州沧水驿楼，登楼望远，忽思故乡，遂以故乡的旧调作为此词。"(《李白研究论文集》)

【李白入水捉月】 传说李白六十二岁赴当涂，寄住在族叔李阳冰家，因醉酒，入水捉月而死。王琦认为此系后人附会而成，不足凭信："《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容斋随

笔》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按:李阳冰《草堂集序》、刘全白作《墓碣》,皆谓以疾终。《侯鲭录》载'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为之。"(王琦《李太白年谱》)

【李白死后成仙】 《龙城录》和《广仙列传》各有一则传说,谓李白死后成仙。《龙城录》:"退之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走。此亦可骇也。"(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引)《广仙列传》:"白龟年,乐天之后。一日至嵩山,遥望东岩古木,帘幕卒地,往观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龟年乃趋入,其人褒衣博带,风姿秀发,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为仙矣。上帝令吾掌笺奏,于此已将百年。汝祖乐天亦已为仙,现在五台掌功德所。'因出《素书》一卷遗龟年,曰:'读之可辨九天禽语、九地兽言。'后白海琼亦云:'李白今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同上)

【李白行书飘逸】 李白之书法一如其诗,行书亦潇洒飘逸。《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二引《宣和书谱》:"李白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尤飘逸,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周星莲《临池管见》亦谓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

【梦笔生花】 传说李白少时曾梦笔头生花。冯贽《云仙杂记》卷十:"李太白少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粲花之论】 传说李白的言谈优美动人,犹如灿烂的春花。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

【竹溪六逸】 李白在任城(今属山东)时,曾与孔巢父等五人隐居在徂徕山,故有此称号。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八:"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李白孙女为农妇】 宪宗元和年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在当涂找到李白的墓地,便将其改葬于晚年喜爱流连的谢公山旁。同时访得李白两位嫁为农妇的孙女,范准备将她们改嫁给士族子弟,但她们不允。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曰:"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氓也。因召至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

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闾逼迫，忍耻来告。'言讫泪下，余亦对之泫然。""因告二女，将改适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余亦嘉之，不夺其志，复井税、免徭役而已。"（《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引）

【李杜友谊千古传】 李白与杜甫于天宝三载(744)春在洛阳相遇，同游梁宋，豪饮畋猎，秋间又得同游之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传为文坛佳话。他们分别后虽然未能再谋面，但彼此思念萦回，关心对方的命运。李白写杜甫的诗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戏赠杜甫》四首诗，表达其对杜甫的惜别、关心和亲密无间的感情。杜甫关于李白的诗有十五首：《赠李白》二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昔游》、《遣怀》。这些诗有的刻画李白洒脱的风貌，有的回忆当年携手同游之乐，有的痛斥小人的中伤、同情李白的不幸，有的牵挂李白的安危，有的赞美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和独特风格，等等。其中的美言佳句，脍炙人口，成为李杜友谊千古长存的历史见证。

【李白腰间有傲骨】 李白自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但由于他腰有傲骨，粪土王侯，浮云富贵，故终于未能一展怀抱。其《梦游天姥吟留别》有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任华《杂言寄李白》有云："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二引）《鼠璞》："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引）

【诗人三才绝】 李白、白居易、李贺各以诗才称绝。叶廷珪《海录碎事》："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

【诗书舞三绝】 文宗称李白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大和初，文宗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将军剑舞，洎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关于"将军剑舞"，冯浩注引《太平广记》曰："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士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

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笔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

【高适与李杜同游梁宋】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天宝三载(744)，高适与李白、杜甫同游梁、宋，登吹台、琴台而慷慨怀古。杜甫《遣怀》："忆昔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君壮藻思，得我色敷腴。"(《钱注杜诗》卷七)《昔游》："昔者高与李，晚登单父台。"(同上)《新唐书·李白传》："与高适同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

【高适五十学诗】 高适年轻时家贫，不事生产，在梁宋间流浪。《旧唐书·高适传》谓其五十岁才开始学诗："适年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此说不确，其《燕歌行》小序中自称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高适不过三十七岁。

【高适感征戍事作《燕歌行》】 高适《燕歌行》有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脍炙人口。诗人自序其作诗缘起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陈沆《诗比兴笺》卷三："题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云云，则非泛咏边塞也。《唐书》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旧唐书·张守珪传》："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

【高适晚年得志】 安史叛乱爆发之时，高适在哥舒翰幕下。哥舒翰很称赏其才识，特向玄宗推荐。高适敢言直谏，令权贵侧目。当玄宗分封诸王时，高适力谏其非，认为不利于平叛事业。后永王璘果然起兵，不出所料。肃宗由此十分赞赏高适，屡加拔擢，从州刺史升至西川节度使，广德中为右散骑常侍，这在唐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旧唐书》本传谓："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崔颢有才无行】 崔颢(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723)进士。生活放浪不检，好赌博饮酒。娶妻挑选貌美者，稍不如意，即休去之。前后娶过四个妻子，无不如此。《旧唐书·崔颢传》谓其"有俊才，无士行"。

【崔颢题诗黄鹤楼】 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俯瞰江汉，极目千里，有感而题

《黄鹤楼》诗，传诵一时。后李白登此楼，读到此诗，大为称赏，叹为绝唱。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

【崔颢为李邕所斥】 李邕听说崔颢的名声，想见他。及至见到崔颢献上的诗文，读到第一首的头一句，就十分反感，斥其无礼而拒绝接待。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

【萧颖士作赋刺李林甫】 萧颖士(708—759)，字茂挺，兰陵(山东苍山)人。开元二十三年(735)与李华同时登进士第，对策第一，名扬天下，号"萧夫子"。李林甫闻其名召见他，想擢用之。颖士正当母丧期间，便穿孝服去见。两人素不相识，李林甫一见有人披麻戴孝，十分厌恶，即令逐出。颖士大为忿恨，便作《伐樱桃赋》，讽刺李林甫仗势欺人。《旧唐书·萧颖士传》："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缞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缞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

【萧颖士自负才名】 传说萧颖士一次在旅舍中，对一老翁无礼，事后才知其人为吏部尚书，于是便登门请罪。王尚书当面责备他不该倨傲，自负文名。郑处晦《明皇杂录》卷上："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萧颖士过目不忘】 萧颖士记忆力惊人。游龙门时，读路旁古碑一遍即能背诵，而别人则需看两遍或三遍才能记住，因而名闻遐迩。《旧唐书·萧颖士传》："聪警绝伦。尝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颖士一阅，即能诵之，华再阅，据三阅，方能记之。议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

【萧颖士虐待仆人】 萧颖士性情严酷，虐待仆人。此仆服事他已有十多年，然而颖士往往毫不容情地加以鞭打。仆人虽不堪虐待，却因爱主人之才而不肯

离去。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捶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萧颖士以盗为仙】 传说萧颖士为扬州功曹期满时，南游至镇江，在渡船上遇到两位盗墓贼。两贼曾盗掘其曾祖墓，墓内主人尸体保存完好，颜面如生，而颖士长相与曾祖相象，两贼便谎说与其曾祖熟识，颖士以为自己遇到了活神仙，心向往之。后颖士在盱眙县令处作客，亲见被擒之盗墓贼，两贼亦在其中，这才恍然大悟。《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二《萧颖士》条引《集异记》："秩满南游，济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瞩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偃卧于石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

【萧颖士疑胡姓女为野狐】 传说天宝初年的一天，萧颖士夜晚于某县郊外道中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身穿红衫绿裙，骑驴而行。该女谓家住城南二十里，黑夜怕独行，请随其同行。颖士得知女姓胡，因想起人们传说有野狐化作女子媚人，便疑其非人，即叱骂不顾而去。至旅店借宿时，路上所见女子亦来至店中，原来她并非野狐，而是旅店主人之女，颖士深感惭愧。《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二《萧颖士》条引《辨疑志》："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惭恧而已。"

【御史雨】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为官清正。当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视察五原时，当地正有一件久拖未断的冤案，真卿一到便予以剖白，其时正遇久旱后大雨，百姓便称其为"御史雨"，以颂其英明。《旧唐书·颜真卿传》："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

【颜真卿惩罚杨志坚妻】 颜真卿在江西临川为地方官时，有书生杨志坚，贫穷而仍好学不倦，其妻不能忍受，离弃而去。杨以诗送别。杨妻请求长官准其改嫁，颜真卿不仅不允所请，且加以杖刑，从而使其他贫妇再也不敢嫌弃她们的丈夫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八："颜鲁公为临川内史，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贫，妻厌之，一日告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持诗诣州，请公牒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王尊之廪既虚，岂欢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遂箠之。后无弃其夫者。"

【杜甫姑母舍子救侄】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杜审言之孙。杜甫幼年丧母，体弱多病，寄居于姑母家。一次他与表兄弟同时病倒，女巫谓东南角最吉利，姑母听信女巫之言，将原睡在东南角床上的儿子与侄子对调，让杜甫睡在东南角床上。结果亲生儿子病夭，而杜甫则病愈。杜甫长大后听老家人告知其事，终身感念姑母舍子救护之义。其《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杜诗详注》卷二十五)

【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姑母悉心救护和照料下，身体日渐强壮，到十五岁时，居然健如小牛。当八月庭园中梨树、枣树成熟结果之时，他童心未泯，能轻捷地上下攀登而不知疲倦。在《百忧集行》中，他自述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诗详注》卷十)

【杜甫两试落第】 杜甫于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四岁赴京贡举，落选。他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中提到此事，有句曰："归帆拂天老，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在天宝六年(747)三十六岁时，他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再一次落第。这是由李林甫操纵的欺骗性考试，入试者全部落选，杜甫和元结都成为受害者。《新唐书·李林甫传》："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乱圣听，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问。'使御史中丞监总，而无一中程者。林甫因贺上，以为野无留才。"杜甫深知受到愚弄，敢怒而不敢言。李林甫死后，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才倾吐心中的愤怒，有句："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仇兆鳌注谓："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

'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公初应诏而见黜，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今林甫已去，故云前政。"(《杜诗详注》卷二)元结《谕友》云："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次山集》卷四)

【长安十载潜悲辛】 杜甫落第后，滞留长安，旅食京华，度过了将近十年备受冷遇、饱尝酸辛的穷困生活。他于天宝十载(751)，向玄宗上《三大礼赋》，这才引起注意，释褐入仕，十四载(755)被授予京兆府曹参军。其《进雕赋表》："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三大礼赋表》："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旧唐书·杜甫传》："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疟疠三秋见人情冷暖】 杜甫于天宝十载(751)旅食京华时，苦于疟疾，辗转病榻，有友人魏君冒雨来访，给予病中的诗人以莫大的慰借，特作《秋述》赠之。有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病后，诗人走访王倚，王饷以酒馔，热情款待，使得"疟疠三秋"为病魔所折磨的诗人感激不已，作《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以颂之。有句曰："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读杜心解》卷二)

【忧时愤世抒怀抱】 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秋，接受任职后，赴奉先探亲，途经骊山。其时玄宗正与杨贵妃在华清宫宴游，置国事于不顾，而安史叛乱之祸已迫在眉睫。杜甫面对危机，预感叛乱在即，不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回到家中，家人正陷于饥寒交迫之境地，幼子竟已饿死，"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国难家愁，忧时愤世，诗人情不能已，于是便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读杜心解》卷一)，将十年长安积累起来的生活认识与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凝聚在这首长篇五古之中。篇中写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残酷现实，更唱出了震烁千古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贼营脱险见天子】 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发动叛乱，次年，肃宗即位于灵武。杜甫听到消息，即从鄜州只身投奔灵武。途中为安史叛军俘获，困居长

安达九个月。至德二载(757)四月里,诗人冒险抄小道穿过两军对峙的前线,逃至凤翔谒见肃宗,拜为左拾遗。《新唐书·杜甫传》:"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杜甫有《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描写逃出长安时的心绪与感慨。《述怀》有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有句:"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杜甫疏救房琯】 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四十六岁从长安逃出,潜奔凤翔,授左拾遗。当时的宰相房琯因兵败于陈陶斜,又因任用非人,被罢去相职。杜甫上疏为房琯开脱,触怒肃宗,将其诏付三司问罪。宰相张镐力救得免。肃宗允准杜甫回家探亲。《新唐书·杜甫传》:"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一腔血性赋《北征》】 杜甫为救房琯而得罪,秋间获准回鄜州探亲,作《北征》长篇五言古诗,将北行途中思恋朝廷、关切国事的胸怀,及所见之景、伤残离乱之象、与家人团聚悲喜交集之情一一写出。全诗长达一百四十句,七百言,与《咏怀》同为诗史之作。浦起龙谓:"读《咏怀》,见杜子一生学识,读《北征》,见杜子一腔血性。"(《读杜心解》卷一)

【椎心刻骨写民病】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自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目击百姓的苦难离乱,他"上悯国难,下痛民穷"(杨伦《杜诗镜铨》语),便写成"曲折凄怆,直堪泣鬼神"(邵长蘅语,《唐宋诗举要》引)的六首诗:《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以《石壕吏》最能写出离乱兵役之苦。仇兆鳌谓:"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杜诗详注》卷七)"三吏""三别"不仅写了"男女旷怨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刘克庄《诗话新集》语)的情景,且"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杨伦《杜诗镜铨》语),独创新题乐府一体,成为中唐新乐府诗的先导。

【饥寒交迫拾橡栗】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春回到华州。七月,因关辅一带饥荒,便弃官西去,至十二月到达成都。在这半年时间里,诗人跋涉在秦州、同

谷一带山区，历尽艰辛，备尝困苦，常常无衣无食，饥寒交迫，儿女冻馁，诗人不得不拾橡栗充饥，与猿猴为伍。《旧唐书·杜甫传》："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有句曰："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手脚冻皴皮肉死。""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男呻女吟四壁静。"（《读杜心解》卷二）

【万里桥西一草堂】 杜甫于乾元二年底到达成都后，在西郊浣花溪营建草堂，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度过几年安定的生活。老友严武两度为成都行政长官，对杜甫多有照顾。《旧唐书·杜甫传》："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新唐书·杜甫传》："武以世旧，待甫甚善。"左岘《杜工部草堂记》："公卜居浣花里，地名百花潭，与草堂寺相近，因名草堂。今寺与堂相近，疑恐非旧址。然《卜居》诗有曰'浣花溪水水西头'，《狂夫》诗有曰'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诗'背郭堂成荫白茅'，《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怀居》诗'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读其诗，吊望其山川里居，而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历历如旧。"（《杜诗详注》附录引）

【杜甫醉忤严武】 杜甫在成都，曾因醉酒，对严武出言不逊，严武恨之，欲杀杜甫，为严母阻止。对此，各家记载不尽相同。范摅《云溪友议》卷上曰："（严武）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之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旧唐书·杜甫传》："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唐书·杜甫传》："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沈德潜以为《旧唐书》之说为是："按：《旧书》武虽急暴，不以为意。今阅甫集，无论两人赠答，剧见交谊。至武没后，甫《哭归榇》云：'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八哀》中云：'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欲杀甫事，恐好事者为之，《新书》喜闻其说而采之也，当从《旧书》。"（《唐书》卷二百一考证）

【一丝两丝】 传说杜甫在四川时求人给他一点蚕丝。冯贽《云仙杂记》卷三："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

【笼袖衫和柿油巾】 传说杜甫在成都时购买的衣食之物都是当地人常食用的粗物。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杜甫在蜀，日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笼袖衫、柿油巾，皆蜀人奉养之粗者。"

【食牛肉白酒而卒之说】 新旧《唐书》本传都说杜甫五十九岁客耒阳（今属湖南）时，游岳祠，被大水所阻，不得饮食。后县令赠以牛肉白酒，杜甫食后饱死。仇兆鳌以杜甫本人诗、元稹的墓志铭为例，证明此说系小说家之言，不足凭信。《新唐书·杜甫传》："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仇注："《新书》谓公卒于牛肉白酒，此踵《旧史》之讹。""唐史氏惑于刘斧《摭遗》小说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阳，以诗酒自适。一日，过江上洲中，饮醉，不能复归，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惊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饫而死，葬于此矣。以此闻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之语。信哉，史氏之讹矣！按：此说欲辨牛酒饫死之诬，而反坐以涨水漂溺之惨，与李观补传，同出俗子妄撰耳。""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不可及。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元微之志云：'其后嗣业启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夫不信亲著之诗章，而信后人之记载，不信子孙之行述，而信史氏之传闻，其亦昧于权衡审择矣。"（《杜诗详注·杜工部年谱》）

【诗史】 这是对杜甫诗歌反映时事，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评价。孟棨《本事诗·高逸》："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杜甫文而不贵】 传说杜甫为天上文星典吏谪世，少年时梦采纹石，后佩戴进入卖葱的市场，沾了秽气，因此终身不贵。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石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

汝文而不贵。'"

【杜诗疗疟】 传说有人患疟疾，杜甫让他诵读自己的诗，果然病愈。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八引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

【石斧一具斫诗手】 杜甫子宗武之诗作颇有父风，阮兵曹以为杜家又将以诗闻名，故戏赠石斧一具，欲砍断其诗手。冯贽《云仙杂记》卷七："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随使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闻之，曰：'误矣！欲子砍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

【李华以文试颖士】 李华(715—766)，字遐叔，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与萧颖士友善，在举进士时作《含元殿赋》万余字，得到颖士的激赏，认为此赋可与汉赋媲美。李华不知其话虚实，为了验证，便作《祭古战场文》，有意将其熏脏，把它夹在佛书间。一天，两人翻阅佛书看到此文，萧颖士认为李华如能精心锤炼亦能作此文。李华至此方信颖士之言不虚。《旧唐书·李华传》："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物，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

【李翰以乐助文思】 李华宗人李翰于天宝年间寓居宜兴，其为文精密，文思苦涩。每当文思不畅之时，往往向邑令皇甫曾求音乐，以助文思。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岑参鞍马烽尘十余年】 岑参(715—770)，江陵(今属湖北)人，天宝三年(744)进士。几度为西北边关幕府吏，往来于边塞城堡之间，在鞍马烽烟中生活十余年，对于征行离别之情，边塞独有的风光，有深刻的体验。加以博览史籍，苦心为诗，所以其诗风格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为人所喜爱。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

【岑参才高未得大用】 肃宗至德年间，担任左拾遗的裴休和杜甫向肃宗荐举岑参，认为他早有佳名，议论雅正，才堪大用，足以胜任谏官之职。可是直至岑参去世，并未受到重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常荐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可以备献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谢世，岂不伤哉！"

【刘晏八岁为正字】 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八岁献赋，得张说激赏，授太子正字，号为神童。十岁授秘书正字。在一次宴会上，玄宗戏问其任职正字，都正了什么字。刘晏答以唯“朋”字未正，借以讽刺时政之不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五：“晏八岁，献颂泰山行在，帝命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方十岁。帝召之，贵妃置之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帝问晏：‘汝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

【元结举兵御寇】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鲁山(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年(753)进士。安史叛乱时，曾招幕义士，在唐、邓、汝、蔡等地降服叛军五千人；亦曾奉肃宗之命屯兵泌阳城，据险拒敌，保全十五城。王谠《唐语林》卷四：“天宝之乱，元结自汝坟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兵宛、叶之间，有城守捍寇之力。”《新唐书·元结传》：“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

【元结治州得民心】 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政绩显著。道州历经离乱，人口不满四千，而上司仍然征兵加赋，元结即据实上奏，请求免百姓租税，又为百姓造房舍，给田地，免徭役，于是万余名流亡在外的人纷纷归农。元结赢得了州民的爱戴。《新唐书》本传谓，当元结因母丧离职时，“人皆诣节度府请留”、“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其所作《舂陵行》，即写道州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的痛苦生活，自己身为刺史，“逋缓违诏令”、“正直当不亏”(《元次山集》卷三)，违抗诏命，不愿追索赋税，坚持为官正直之道。此诗深获杜甫之心，作《同元使君舂陵行》赞之，有句曰：“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杜诗详注》卷十九)

【夜半钟声之争】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天宝间进士。其《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但对其“夜半钟声到客船”句颇有不同看法。欧阳修以为夜半打钟与事实不符，谓“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六一诗话》)不少人根据姑苏寺庙实际，并引证前人诗句反驳其说，认为夜半钟声确有其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盖公未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后家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乐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温庭筠云：‘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则前人言之，不独张继也。又皇甫冉《秋夜宿严维宅》云：‘昔闻开元寺，门向会稽峰。君住东湖下，清风继旧踪。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然则岂诗人承袭用此语耶？抑他处亦如姑苏半夜鸣钟耶？”张耆父《琅邪代醉编》：“余

考齐丘仲孚，少好学，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则夜半钟其来久矣。"

【苑咸死而复苏】 苑咸，成都人，开元末拜司经校书、中书舍人。传说其当初在京赴试时，突患病，气绝而亡，三日后又苏醒复活。自谓在阴间见到的判官系同时应试的熟人，该判官告知他抓错了人，他命不该绝，尚可还阳。苑咸因屡试不第，并不愿生还。当得知自己第二年便能登第，这才同意复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七："始，咸举进士在京，仲夏忽染疾而卒，三日复苏。云见人追至阴司，见刘敬则为冥官，乃同举进士也。问其故，乃曰：'追珹，乃误召公。'速遣押还。咸曰：'数上京不捷，家远且贫，试阅籍，若有科第官职，即愿生还'。刘谓曰：'君来春登第，历台省，至中书舍人。'"

【秦系结庐古松】 秦系，字公绪，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以五言诗得名，有高致，自号"东海钓客"，与刘长卿、韦应物唱和。传说其曾隐于泉州南安九日山中，在一棵百年古松上结庐著书。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客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有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时姜公辅以直言罢为泉州别驾，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遂忘流落之苦。"

【五言长城刘长卿】 刘长卿（？—786），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及第。以五言诗著名，被目为"五言长城"，他亦以此自负，以为自己当在人上。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六："以诗驰声上元、宝应间。皇甫湜云：'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矣；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其名重如此。"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诗调雅畅，甚能炼饰。其自赋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

【韦渠牟得李白亲授】 韦渠牟，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少年时聪慧，李白曾亲自授以古乐府。以能言善诗得德宗宠信。《新唐书·韦渠传》："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旧唐书·韦渠牟传》："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旬日，迁右补阙、内供奉。"

【大历十才子】 唐代宗大历年间齐名的十位诗人，称"大历十才子"。前人评其诗格调已变盛唐浑厚之风，渐趋浮泛。《新唐书·卢纶传》："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钱仲文集提要》："大历以还，诗格初变。

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

【韩翃与名妓柳氏】 韩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末举进士。传奇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与孟棨《本事诗·情感》均详载其与名妓柳氏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谓柳氏原属李将军，因仰慕韩翃之文名，将军即以柳氏赐韩，两人情爱甚笃。后韩应聘为侯希逸从事，约以来日迎之。其间两人互赠诗歌以寄相思。柳氏为保清白落发为尼，居佛寺。但不久即为番将沙吒利所劫，道中两人不期而遇，交臂而过。韩翃于宴会上神情怅然，诉说其事。有军校许俊被酒而起，仗义相助，骑快马趋沙吒利宅，取柳氏以归韩翃，两人得以团聚。

【春城无处不飞花】 韩翃的《寒食》诗深为德宗所喜爱。当知制诰一职空缺时，德宗御笔亲批韩翃为知制诰。孟棨《本事诗·情感》：“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

【钱起鬼谣诗】 钱起（722—780），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天宝间进士。传说钱起在客店里偶然听到有人吟哦“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句，便牢记在心。第二年应试《湘灵鼓瑟》诗，即用此十字为结尾句，主考官见了深为嘉美，以为有神助之，故人称之为“鬼谣”。《旧唐书·钱起传》：“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暐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暐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

【韩滉听哭声辨奸情】 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善画，时与孟浩然酬唱。贞元初为宰相。当其在镇江为官时，偶而听到妇人哭声，以为其中必有奸情。遂命吏人细察，果然发现尸体头上有伤。原来其妻与人通奸，谋杀其夫，故哭而不哀，有疾恨之声而无惧怕之意。《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二引《酉阳杂俎》：“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

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惮，若强而惧者。'"

【钱徽知举科场案】 钱徽，字蔚章，钱起之子。长庆元年(821)，与杨汝士同为主试官。此前宰相段文昌接受杨浑之家藏之珍贵书画，为之保荐。然而不久，文昌罢相外放，便于赴任前将此事面托钱徽。另外，李绅也将周汉宾托给钱徽。不料发榜时，杨浑之与周汉宾均落选，而及第者皆与钱徽、杨汝士有世交之子弟。段文昌得知后大怒，遂向穆宗上奏，谓钱徽所取进士都是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是通关节录取的。穆宗向元稹、李绅验问，两人所说与段文昌相同，于是即命中书舍人王起与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那些与钱、杨有关系的人都落选了，钱、段均被贬出朝廷。《旧唐书·钱徽传》："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迳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寻贬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

【李端诗才敏捷一座惊伏】 李端，字正已，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等唱和。初到长安，即已诗名大著。郭子仪之子郭暧娶升平公主为妻，延纳贤士，李端亦在其门下。当郭暧进官大宴宾客时，升平公主嘱李端赋诗，端顷刻写成一首，公主大喜，一座叹赏。钱起当时也在座，以为这首诗是早就写好的，不足为奇，请其以自己的姓为韵再写一首。李端毫不推辞，立即献诗一首，比前一首更为精美。公主厚赐金帛，满座惊伏。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多招士，端等多从暧游。暧进官大集客，端赋诗最工。钱起曰：'素为之，请赋起姓。'又工于前，客乃伏。"

【张芬武艺超群】 张芬，字茂宗，贞元四年(788)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任职，与李端友善酬唱。不仅有文才，亦且武艺过人，力大能举石碑，轻捷善跳跃。《太平广记》卷二二七《张芬》条："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硙。常于感福寺趯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

【张芬以指拈蝇脚】 传说在韦皋宴席上，有人用当筹码的绿豆去击苍蝇，百发百中，众人无不惊笑。而张芬则不用绿豆去击，能准确地用手指拈住苍蝇的

后脚，技高一筹。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予未亏齿时，尝闻亲故说，张芬中丞在韦南康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箸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坐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又能拳上倒碗，走十间地不落。"

【顾况使人击鼓呐喊以助画】 顾况(725?—814?)，字逋翁，苏州人。工画山水，有其独特作画之法。传说他每当作画，将数十幅绢铺于地，调研墨汁与色彩，使人吹角击鼓，并用百人齐声呐喊，自己则饮酒，不断围绕绢幅来回走动，然后手执长头巾的一角在绢上比画，再落笔作画。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嗽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

【顾况与非熊二世为父子】 顾况晚年隐居茅山，其子夭亡，顾况哀痛泣血。传说其子在阴间听到，心有不忍，便哀求冥官，让他再次生于顾家。冥官怜悯允准，他便是顾况之子非熊。三岁时能记忆冥间之事，后解褐入仕为官，犹能清晰记起。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时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三岁能言冥间闻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历历然。长成应举，擢进士第，或有朝士问，即垂泣而言之。"

【顾况劝救韩滉乳母】 顾况曾为韩滉浙西观察使幕府判官，甚得信任。韩滉乳母利用韩滉的势力与人勾结，接受请托。韩滉知道后欲依法杀之，合府上下不敢解劝，便暗地请来顾况譬解，乳母方得免死。冯翊《桂苑丛谈》："公尝有乳母与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杀，阖宅莫敢言，密令人言于顾况，令救之。况乃诣公所，问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岂伊乳母先犯也。'况对曰：'三尺儿亦知公法令禁，何宅内人而违犯？然公幼年时，读书早起夜卧，看侍即要乳母，今年长，为相侯，乳母焉用哉！诚宜杀之也。'公悲悟，遽舍之。"

【顾况得道成仙】 顾况生性疏淡，晚年隐于茅山，超然于名利之外。有执政拟以好官招致，况以冲天之鹤自喻，不赴。传说后得道成仙。李绰《尚书故实》："顾况志尚疏远，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海叫一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御沟红叶诉情思】 传说唐时有宫女题诗于叶上，以诉情思，借御沟流出宫墙之外，由此而敷衍出一段巧姻缘。故事的男主角一说为顾况，一说为卢渥，一说为李茵。叶亦有枫叶和梧叶两说。一、说顾况者。范摅《云溪友议》卷十："明皇代，以杨妃号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去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和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孟棨《本事诗·情感》："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二、说卢渥者。《云溪友议》卷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叹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三、说李茵者。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行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乃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恨，无可奈何。宫娥与李情爱至深，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忆恋之意。追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人鬼殊途，告辞而去。"

【顾非熊得武宗知遇及第】 顾非熊，顾况之子。天才聪慧，过目不忘，诗名远扬，但由于他过于傲慢，故为人排挤。他久困场屋，连试三十年不得第。直至会昌五年(845)发榜后，武宗久闻其诗名，特命主试官进其试卷，追补其名，这才总算及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凌轹气焰，子弟既犯众怒，挤排者纷然。在举场角艺三十年，屈声破人耳。会昌五年，谏议大夫陈商放榜。初，上洽闻非熊诗价，至是怪其不第，勅有司进所试文章，追榜放令及第。刘得仁贺以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早，须逢圣主知。'"

【严武幼年杀父妾】 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属陕西)人。年幼时即豪爽。八岁时见父亲钟爱小妾，而置母于不顾，便用铁锤击碎小妾之首。左右

家人以为是小儿戏耍误杀，他却申明朝廷大臣不该厚妾而薄妻，所以有意杀之。其父严挺之大为称奇。《新唐书·严武传》："母裴不为挺之所答，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锤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

【严武以苛政治蜀】 严武曾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两度治蜀，破吐蕃有功。但他豪奢放肆，为政严苛，征敛无度，百姓苦不堪言。《新唐书·严武传》："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蜀虽号富饶，而峻掊亟敛，闾里为空。然虏亦不敢近境。"

【严武性烈如火】 严武性情暴烈，对待下属，稍不如意，即动杀心，如梓州刺史章彝就为其所杀。对待老友亦侮慢无礼，如对房琯就是如此。杜甫与他交情最深，还几次三番想杀他。无怪有人以为李白《蜀道难》是忧虑房、杜安危而作。《新唐书·严武传》："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

【烟波钓徒张志和】 张志和(730?—810?)，字子同，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传说其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十六岁明经及第。曾以策论受到肃宗重视，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后以亲丧辞去，不再出仕。他啸傲江湖之上，不受拘束，自称"烟波钓徒"。其兄"恐其遁世，为筑室越州东郭，茅茨数椽，花竹掩映。尝豹席棕屩，沿溪垂钓，每不投饵，志不在鱼也。"(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

【张志和应节画山水】 张志和善画山水，特别在酒酣耳热、奏乐歌舞的场合下，更能运笔如飞，往往手足合着音乐、舞蹈的节奏一挥而就，神妙无比。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玄真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泛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缣帐请画，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全唐文》卷三四〇)皎然《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有句曰："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笔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全唐诗》第十二函第二册)

【张志和水解仙逝】 传说颜真卿曾亲见张志和于酒酣后在水面上铺席，坐在上面自饮自酌，笑吟诗句。席如撑着的船一样，忽快忽慢地来回浮动，而席上更有白鹤飞翔覆盖。不久张志和便挥手告别颜真卿，飞升而逝。沈汾《续仙

传》："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太平广记》卷二十七)

【戴叔伦不畏反贼】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于大历四年(769)应刘晏之辟，在转运使府任职，督赋荆南。在夔州时，适逢蜀将杨子琳叛乱。杨派人胁迫叔伦交出金币，但叔伦凛然不惧，使反贼为之气馁。《新唐书·戴叔伦传》："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至云安，杨惠琳反，驰客劫之曰：'归我金币，可缓死。'叔伦曰：'身可杀，财不可夺！'乃舍之。"

【戴叔伦作均水法以便民】 戴叔伦在临川刺史任内多善政，曾作均水法，使农民耕作时不再为灌溉而争斗。由于耕作得法，年成丰饶。叔伦秉公执法，故狱无系囚，从而得到百姓称美。《新唐书·戴叔伦传》："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

【陆羽之得名】 传说陆羽(733—804)原系弃儿，由僧人于竟陵(今湖北天门)水边拾得领养。长大后，自己卜筮，得"蹇之渐"卦，其辞谓鸿鸟渐进着陆，鸿鸟的羽毛整齐美丽，可用为礼仪的装饰品，于是僧人便为其取陆姓，名羽，字鸿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

【生为茶仙死为茶神】 陆羽于肃宗上元间结庐隐居苕溪，工于古诗，闭门读书，与名僧高士交往。纱巾藤鞋，粗衣短裤，击林木，弄流水，诵古诗，行旷野。对于茶道有精深研究，著有《茶经》，号为"茶仙"。经其提倡，世人方知饮茶之法。死后，茶农供奉其像，尊之为"茶神"。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太平广记》卷六十四引《国史补》："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号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不利，则以釜汤沃之。"

【女中诗豪李季兰】 李季兰，名冶，女道士。美貌动人，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于弹琴，尤工格律。当时一些诗人作诗颇以纤丽自夸，卖弄才学，而季兰的诗却绝少浮艳之态。把她的五言诗杂在大历十才子的诗作中，也难以分辨，因此刘长卿赞其为"女中诗豪"。(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八)

【李季兰与刘长卿互为笑谑】 李季兰与刘长卿、陆羽、皎然等名士都有诗书交往。她曾经同刘长卿以诗句互相笑谑为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

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

【李季兰为德宗扑杀】　季兰诗名著称一时，亦传入宫中，曾被召入宫中月余，优赐甚厚。朱泚作乱，她上朱泚诗，为德宗所不喜，便责其不忠，令人扑杀之。赵元一《奉天录》："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

【宋济误失官韵而名著】　中唐人宋济屡试不第，成为文场老手，举止酸腐可笑。一次应试作赋，他将规定的声韵搞错，十分懊丧。不料竟因此而名闻遐迩，连德宗也知道其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

【韦应物为侍卫任侠负气】　韦应物(737—789？)，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于天宝十载(751)至天宝末为玄宗侍卫，颇受恩宠。应物少年得志，任侠使气，横行乡里，赌博贪色，有司奈何不得。其《逢杨开府》自述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长，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韦苏州集》卷五)

【韦应物精于射艺】　当时入选为侍卫者，皆需有材力，韦应物亦骠悍有勇，精于射艺。其《射雉》自述云："走马上东冈，朝日照野田。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韦苏州集》卷八)

【韦应物憔悴贫困始读书】　安史乱起，玄宗仓皇奔蜀，应物不及随从，退出侍卫。从此流落长安，生活贫困，常为人所欺。至此，方入太学，折节苦读，学作诗歌。其《逢杨开府》有句云："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韦苏州集》卷五)《温泉行》有句："敝裘羸马冻欲死，赖遇主人杯酒多。"沈作喆《补韦刺史传》："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韦苏州集》附录)

【韦应物不畏权势】　韦应物在代宗永泰年间任洛阳丞时，有骑士倚仗宦官势力，横行不法，残害百姓，应物依法加以惩治，即使丢官亦不为权势所屈。沈作喆《补韦刺史传》："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弃官，养疾同德精舍。"(《韦苏州集》附录)

【韦应物性高洁】　韦应物生性高洁，鲜食寡欲，必焚香扫地而后坐。其诗风亦高雅闲淡，与之互相酬唱的诗友亦多为高洁之士，如顾况、刘长卿、皎然等。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六："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惟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列，与之酬唱。"白居易《与元九书》："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张建封得裴宽慨赠】 张建封，字本立，南阳（今属河南）人。少喜文章，亦善诗，性慷慨。传说其未达时，曾于江岸遇裴宽西归泊舟，一经对话，便得到裴宽的称赏。裴宽竟将一船钱物与奴婢全部赠送给建封，而建封也毫不推辞地接受了。此事深得后人赞赏。《太平广记》卷一六九《裴宽》据《幽闲鼓吹》曰："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汴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敝，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舟。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异之。其人乃张徐州也。"李贽《初谭集》卷十七赞曰："张建封易得，裴宽难逢。"

【卢纶与德宗唱和】 卢纶，字允言，大历进士。其舅韦渠牟向德宗荐其才，德宗常与其唱和，但当德宗将委以重任时，病死。《旧唐书·卢简辞传》："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新唐书·卢纶传》："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

【妒痴尚书李十郎】 李益（748—827），字君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诗与李贺齐名。每作一诗，乐工即高价求购，在宫内传唱，有些诗还被绘成图画。他曾从军十多年，因此诗中多抑扬激励之声。但自负才高，往往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脾气古怪，心胸狭窄，猜忌妻妾，无所不为，所以被称为"妒痴尚书"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于苛酷，有散灰扃户之谈，时称为'妒痴尚书李十郎'。"

【李益与霍小玉】 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描写李益与名妓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故事。李益爱恋小玉之才貌，日夜相从。一旦拔萃登科，授官辞别，便从此将小玉置之脑后。小玉则思念成疾，缠绵病榻。有一黄衫豪士得知小玉被李益抛弃，便抱打不平，将李益强行挟持至小玉家。相见之时，小玉谴责李益负心，发誓："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随即长恸气绝。后来李益果然心理变态，猜疑妻室，甚至"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对待侍婢小妾等亦复如此。家庭生活从此不再有安宁之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

【杜羔落第妻子羞见】 与李益同时代的杜羔屡试不第，其妻刘氏善于诗，对羔

极为不满。当他又一次落第，将及回家时，刘氏作诗一首寄给丈夫，竟说自己羞于见丈夫，让他夜晚回家。钱易《南部新书》丁卷："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

【孟郊苦吟废公务】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属浙江)人。贞元间进士，曾任溧阳尉。溧阳县南多名胜古迹，树高草盛，涧水淙淙，景物幽远。孟郊带小吏乘驴常在此地流连忘返，苦吟诗句，不理公务。陆龟蒙儿时听故老讲说孟郊事，特记于《书李贺小传后》，谓："曹务多弛废。令季操下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甫里先生集》卷十八)

【孟郊穷死】 韩愈在题赠孟郊的诗中，多次提到孟郊饥寒穷困之况，如"有穷者孟郊"(《荐士》)，"终朝苦寒饥"(《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答孟郊诗》)等。刘叉谓"酸寒孟夫子"(《答孟东野》)，"寒衣草木皮，饥食草木根"(《与孟东野》)。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其穷也甚矣。"(《李文公集》卷八)

【杨於陵避亲不入京】 杨於陵，字达夫，有奇志，年十八举进士。镇海节度使韩滉性刚严，不肯轻易赞许人，唯独对於陵称赏不已，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德宗贞元初韩滉入朝拜相，权倾朝野，而於陵却不愿随其进京，而是避亲退居建昌，以诗书自娱。直至韩滉谢世，方应诏为膳部员外郎。《新唐书·杨於陵传》："十八擢进士，调句容主簿。节度使韩滉刚严少许可，独奇於陵，谓妻柳曰：'吾求佳婿，无如於陵贤。'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领财赋，权震中外，於陵随府罢，避亲不肯调，退庐建昌，以文书自娱乐。滉卒，乃入为膳部员外郎。"

【饭后钟与碧纱笼】 王播与段文昌都经历过一段饱尝世态炎凉的故事。王播(759—830)，字明敭，太原(今属山西)人。段文昌，字墨卿，临淄(今属山东)人。两人在穆宗时都曾为相，并有一段相似的遭遇。他们早年因家贫，寄食僧寺，为诸僧嫌憎。寺僧往往吃罢饭才敲钟，有意使他们吃不上饭。可是后来他们发达当了大官，再度访问僧寺时，情景迥然不同，王播当年题于壁上之诗早已用碧纱笼护罩，令其大为感慨。王定保《唐摭言·起自寒苦》："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孙光宪《北梦

琐言》卷三："唐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阇黎饭后钟。'盖为此也。"

【段文昌食瓜马厩】 段文昌早年贫困，衣食不给。一次赴城访亲不遇，于路上拾得一钱，买瓜一只笼于袖内，忙至路旁宅内马厩之中，正欲破瓜而食，宅内老仆闻声而来，责其擅自闯入马厩。文昌惊吓之余弃瓜而出。王谠《唐语林》卷六："文昌少孤，寓居广陵之瓜州。家贫力学。夏月访亲知于城中不遇，饥甚，于路中拾得一钱，道旁买瓜，置于袖中。至一宅门阒然，入其厩内，以瓜就马槽破之。方啖次，老仆闻击槽声，跃出，责以擅入厩。惊惧，弃之而出。"

【段文昌濯足沟渠中】 段文昌贫困未达时，自负文才，落拓不羁，傲视世俗，常常喝醉酒拖着鞋子在江陵大街上来往。一天大雨初晴，路上泥泞不堪，他竟脱掉鞋子在街旁沟渠中洗脚，还口出大言，有朝一日做节度使，必买路旁大宅为己有。后果如其言。卢仝《玉泉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靸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段文昌以金盆濯足】 段文昌为节度使时生活十分奢侈豪华，以金盆洗足，厅堂上必铺锦绣毯方肯举步。有人劝其节制，他则谓用豪华的生活以弥补早年贫困之不足，故乐此而不疲。王谠《唐语林》卷六："文昌晚贵，以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书规之。文昌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在中书厅事，地衣皆锦绣，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饬，方践履。同列或劝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耳。'"

【段成式好驰猎】 段成式(?—863)，字柯古，段文昌之子。随父在蜀时，好驰猎，文昌令属吏劝止，成式依然故我。但他能诗工文，文词富赡，文中广征博引，所用典故从不重复。文昌见其文章，大为惊讶。范质《玉堂闲话》："成式少好驰猎，文昌以为患，令幕客言之，唯唯逊谢。翌日复出猎，诸客各送兔一双。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诸客齐诣文昌，以书示之，始知其子艺文该赡。"

【段成式博学】 段成式博学多闻。他在凿池塘时获得铁片一块，量过后即藏于密室。铁片上有字可以报时，他常常取出欣赏。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七："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尝于私第凿池，得片铁，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

之密室，时窥之，则有金书二字，报十二时也。成式博物类此。”

【段成式治州有方】 段成式于宣宗大中九年(855)至十二年(858)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在任期间，兴利除弊，筑坝开渠，治理水患，因此传说恶溪中的水怪亦远遁而去，百姓遂改其名为“好溪”。《新唐书·地理志》注“丽水”云：“东十里有恶溪，多水怪，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丽水志》卷三：“东渠灌田四十五顷三十九亩有奇，北渠灌田一十八顷五十六亩有奇。创于唐刺史段成式，后莫考其兴废。”

【裴度积阴德位极人臣】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传说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屡试不第。他在洛阳找到一位著名的相者替他看相，相者以为他的命相并不怎么样好，约其十天后再来。这以后的一天，裴度游香山佛寺，在廊庑下见一白衣妇人遗落一只黄赤色包裹，裴度就等在原地，但直至天黑无人来取，于是便暂时带回家。第二日一早再去佛寺，见那妇人在焦急找物，一问果然失落包裹。原来包内有玉带两条，犀带一条，价值千缗以上，是她为了救老父之命特向人借来的。裴度原璧奉还，那妇人感激拜泣不已。裴度后来又去看相，相者一见大惊，认为他积有阴德，将来必然位极人臣。王定保《唐摭言》卷四：“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裴度禁塞圣水】 宝历年间，亳州(今安徽亳县)一带民间盛传有圣水能治病，一时之间奔走取水者不知其数，水价一斗三贯，甚至有人以此牟利。许多病人饮用后病情更加危重。令狐楚当时任汴州刺史、汴宋亳观察使，竟深信不疑，上疏朝廷言圣水可以治病。宰相裴度痛斥其妄，命令禁塞其水。《新唐书·裴度传》：“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党魁杨虞卿】 杨虞卿，字师皋。以《扫市歌》闻名。与李宗闵结为朋党，每年考试时，上下其手，请托、通关节等等，无所不为，当时号为“党魁”。《旧唐书·杨虞卿传》：“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权利。每岁铨曹吏部，为选举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王建智对王枢密】 王建(766—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以善写宫词著名，他为渭南尉时，与太监王守澄认识，谈得十分投机，两人就认了本

家。一次酒后，王建谈到西汉末年桓帝、灵帝由于信用宦官而酿成党锢之祸时，王守澄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便指责王建宫词泄露宫内情事为不妥。王建一时无言答对。为了堵住王守澄的口，他便作诗一首送给王守澄，末两句曰："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说自己写的事情都是王守澄告知的，这样一来，王守澄就奈何王建不得，此事也就不了而了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四："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乃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后为诗以赠之，乃脱其祸。"

【令狐楚草遗表安军情】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敦煌(今属甘肃)人。才思俊丽，工书奏，为德宗所称。当贞元十七年(801)为河东节度使郑儋掌书记时，郑突然暴死，后事不及交代，军心不稳。半夜里，有骑兵以白刃胁迫令狐楚草遗表。楚于白刃之中操笔立成，宣示三军，军情得以安定。《旧唐书·令狐楚传》："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

【何不相逢未嫁时】 这是张籍《节妇吟》中的名句。张籍(768?—830?)，字文昌，祖籍苏州。其《节妇吟》脍炙人口，是他为婉言谢绝李师古重金礼聘所作。洪迈《容斋诗话》卷一："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师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张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

【张籍以爱姬换山花】 传说张籍爱花成癖，遇有名贵之花，必百计觅求。为了得到贵家一株如盆大的山花，他不惜以自己的爱姬去换取，人称其为"花淫"。冯梦龙《古今谭概·癖嗜部》"花癖"条："唐张籍性耽花卉，闻贵侯家有山花一株，花大如盎，度不可得，乃以爱姬柳叶换之，人谓张籍'花淫'。"

【张籍晚景凄凉】 张籍诗名甚著，尤以乐府诗为工，描写民间疾苦，切中时弊，白居易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他年至五十，尚不过做太祝这样的低微小官，且患有眼疾，生活艰难，门庭冷落，颇为凄凉。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其病穷萧条状："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白香山集》卷一)

【张籍饮杜诗灰汁】 传说张籍把杜诗烧成灰喝下，好让自己也具有杜甫那样的诗肠。冯贽《云仙杂记》卷七："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陆畅误食澡豆】 陆畅，字达夫，与张籍同时，时相唱和。为人豪爽。娶贵门童溪之女为妻。童氏家生活奢华，早晨多用澡豆洗手脸，使皮肤润泽。澡豆是一种用豆粉混合药料制成的粉末，陆畅不识为何物，以为是给他吃的，便用水吞服，成为人们笑谈之资。段成式幼时听说此事，将其记载于《酉阳杂俎》中。其《续集》卷四曰："予为儿时，尝听人说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银奁盛澡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其友生问：'君为贵门婿，几多乐事？'陆云：'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麨，殆不可过。'"

【校书郎薛涛】 薛涛(768—?)，字洪度。本为长安良家女，随父游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为妓。熟谙音律，又工为诗，当时名士多与之酬赠。武元衡入相后，奏授校书郎。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蜀人呼妓为'校书'，自涛始也。"

【薛涛诗才敏捷】 薛涛与文士们聚会时，常以自己的聪慧机智和敏捷的诗才，令座中客为之倾倒。元稹曰："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寄赠薛涛》)王建曰："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寄蜀中薛涛校书》)王谠《唐语林》曰："西蜀官妓曰薛涛者，辩慧知诗。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带禽鱼鸟兽，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觉。"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机警敏捷，座间谈笑风生。高骈镇蜀门日，命之佐酒，行一字叶音令，且得形象曰：'口似没梁斗。'答曰：'川似三条椽。'公曰：'奈一条曲何？'曰：'相公为西川节度，尚用一破斗，况穷酒佐杂一曲椽，何足怪哉！'其敏捷类此特多，座客赏叹。"

【薛涛与元稹】 每当坐镇四川的大臣宴客时，薛涛就被召去侍酒赋诗。"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名受知。""其间与涛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余皆名士。"(《唐名媛诗》小传)这些人中，最突出的要算元稹。稹久闻薛涛之名，慕想其人，求睹其面。后到四川，严绶便遣涛前往，两人彼此情意很深。稹曾作《寄赠薛涛》诗赠之。稹离川后十多载，时在念中，还准备派人去接涛出川，终因另有新知而作罢。范摅《云溪友议》："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使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诗寄。""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

【薛涛书法峻激】 薛涛不仅诗名播扬，为时所称，并且书法精绝，笔致遒劲，颇得王羲之笔法，宋时尚传其行书一幅。《宣和书谱》："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故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玩。作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

【薛涛笺】 薛涛是我国第一位制作、使用诗笺的人。胡震亨《唐诗谈丛》卷五："诗笺始薛涛。涛好制小诗，惜纸幅长剩，命匠狭小为之，时谓便，因行用。其笺染演作十种色，故诗家有'十样蛮笺'之语。"

【陆贽拟诏一日数百】 陆贽，字敬舆，嘉兴（今属浙江）人。精通儒学，年十八登第。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长于奏议，为名流推赞。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避朱泚之乱，逃到奉天，陆贽随行，所有文诰诏旨都由他一人包揽，常常一日之内拟旨数百。陆贽思如泉涌，文不加点，下笔如神，令同僚们惊叹不已。《旧唐书·陆贽传》："建中四年，朱泚谋逆，从驾幸奉天。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韩愈抗颜为师作《师说》】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愈对当时固步自封、耻于从师学习之风十分反感。他一面身体力行，亲自招收生徒，不惜狂人的骂名而抗颜为人师。同时著文论说师道，抨击不良之风，《师道》便是这样一篇力作。柳宗元《答韦中立》："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柳河东集》卷三十四)

【阳山百姓生子名韩】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为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宽免田租和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令。韩愈在县令任上，多有善政，受到县民的爱戴，所以百姓生了孩子便取名为"韩"。《新唐书·韩愈传》："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韩愈召直讲共食】 韩愈于元和八年(813)为国子监祭酒，当时有一位貌不惊人而学问很深的直讲，颇为那些出身于豪门的学官所轻视，韩愈便召其与自己共食，令学官不敢再无礼。李翱《韩公行状》："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门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全唐文》卷六三九)

【韩愈令儒生讲学】 韩愈在国子监祭酒任上，为了改变死气沉沉的局面，奏准

朝廷吸收儒生为学官，让他们讲学，一时学术空气异常活跃，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李翱《韩公行状》："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多奔走听闻，相皆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韩愈乘驿车说韩弘】 元和十二年(817)，韩愈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宣慰淮西，请命乘驿车先赴汴州，说服韩弘，同心协力对付吴元济，为平定淮西叛镇立了一功。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吴元济反，吏兵久屯无功，国涸将疑，众惧汹汹。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宰相军出潼关，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全唐文》卷六八七)

【《平淮西碑》之风波】 宪宗于元和十二年(817)，任裴度为统帅，李愬为将军，平定割据淮西的吴元济。宪宗命韩愈作《平淮西碑》，刻石后引起李愬不满，以为只突出裴度，而抹杀自己的功劳。李妻是唐室公主，便向宪宗哭诉。宪宗于是命人推倒韩碑，令段文昌重新撰写。后李商隐作诗为韩碑鸣不平，苏轼亦以为韩碑不容磨灭。《旧唐书·韩愈传》："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凤翔法门寺。"李商隐《韩碑》有句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苏轼《东坡题跋》："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引)

【韩愈荐辩士晓谕王承宗】 淮西平定后，韩愈建议裴度用辩士晓谕割据承德镇的王承宗归顺朝廷。后王承宗果然恐惧，献出德州、棣州，归顺朝廷。李翱《韩公行状》："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为丞相书，明祸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据德、棣二州以献。丞相归京师，公迁刑部侍郎。"(《全唐文》卷六三九)

【韩愈谏迎佛骨遭贬谪】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佛塔一座，里面藏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传说三十年一开塔，这年必定人和年丰。元和十四年(819)正是开塔之年，宪宗晚年崇佛，便将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当时为刑部侍郎，上《论佛骨表》力言其非。宪宗怒甚，要处以极刑，赖裴度、崔群等解

救，遂贬逐潮州。《旧唐书·韩愈传》："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手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有句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一)

【韩愈驱鳄】 韩愈为潮州刺史时，为了使当地百姓免受鳄鱼之害，作《鳄鱼文》以祭之，命令鳄鱼于五、七日内迁到海里去，否则将诛杀之。传说鳄鱼果然于次日远离潮州而去。张读《宣室志》卷四："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

【韩愈赎奴】 韩愈在袁州刺史任上，革除奴隶典卖的陋习，准许过期未赎的奴隶可以赎身，有七百余人因此得以免受奴役之苦，回家与父母团聚。他在《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中说："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新唐书·韩愈传》："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之，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

【韩愈挺身赴敌营】 穆宗长庆二年(822)，王庭凑反叛，把牛元翼包围在深州，廷臣们都畏缩不前，不敢赴敌营晓谕朝廷意旨。韩愈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挺身而出，勇赴贼营，面责王庭凑，圆满地完成了使命。皇甫湜《韩文公墓志

铭》："王庭凑反，围牛元翼于深，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廷臣往谕，众栗缩，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韩愈可惜！'穆宗悔，驰诏无径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至贼营，麾其众责之，贼惶汗伏地，乃出元翼。"

【韩愈哭于华山之颠】 韩愈登上华山绝顶时感到害怕，不敢下山，甚至发狂痛哭。李肇《唐国史补》卷中："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魏泰认为此事可信："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余观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径。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藓澾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乃镌铭。'则知肇为信然，而沈颜为妄辨也。"(《临汉隐居诗话》）葛立方举张籍《祭诗》："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辰，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衾。"认为韩愈恸哭华山之事不可相信："今观易箦之际，神色不乱如此，不应于此而至于发狂恸哭也。"(《韵语阳秋》卷五）胡仔则以为李肇所记可信，谓"肇书此于《国史补》，盖实录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计有功亦谓："李肇载登华事，信有之"。(《唐诗纪事》卷三十四）

【韩愈惑于丹术】 韩愈虽然反佛，却溺于神仙之说而不能自拔，炼丹服药，以求长寿，终于因服硫黄中毒而一病不起。白居易《思旧》有句曰："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白香山集》卷六十二）

【韩愈梦神而死】 传说韩愈于长庆四年(824)冬病危时，梦神人奉天帝命召其讨伐威梓国，愈欣然应命，不久即病故。张读《宣室志》卷二："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因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曰：'威梓国绝域远夷，部落繁聚，世与韩氏为仇，而乃骋悖肆奸，觊觎中夏。今将付之，非力不给，卿以为何如？'愈对曰：'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之而去。于是书其词，揭于座右，终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反对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大力提倡散体古文，学习先秦西汉特别是司马迁、司马相如和扬雄诸家的古文。用"务去陈言"、"言必己出"、"文从字顺"的语言代替僵化的、雕琢的文字，力排众议，自成一家。他的作品成为古文运动的典范之作。柳宗元也积极参与倡导，指导后进作古文之法，且写了许多散文作品。在他们的倡导下，一时师从者甚众，涌现出古文

作者群，如皇甫湜、李翱、张籍等。晚唐更有杜牧、孙樵、罗隐、皮日休等步趋其后。古文运动成绩斐然，蔚成风气。《旧唐书·韩愈传》："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阎济美得张谓赏拔二试得第】　阎济美于大历九年(774)应试落第，遂赋诗六韵献给主试官张谓，表示不平。张谓读诗，殊为叹美，为其未能得第而感到遗憾，并希望其次年再来赴考。第二年张谓仍为主试官，考完杂文试题后，接下去试帖经一题，济美承认自己不会，张谓允许其以诗代替。谁知济美只作得四句诗，天色已晚，未能完卷。但就是这四句诗，也获得张谓欣赏。张谓并将其前面所作赋中一个明显的错字，用朱笔点出，让其重抄时改正。济美因此而得以登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六："谓览之，问失第之因，具以实告，谓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明年，济美自江东继荐，就试东都，谓复主文。杂文已过，继欲帖经，济美辞以不能。谓曰：'礼闱故事，亦许作诗赎帖。'遂命《天津桥望洛城残雪》题。济美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既而日势已晚，诗未就。谓云：'只据现在将来。'一览称赏，遂唱。""明日，谓曰：'天寒急景，诸君文卷不成，未可便呈宰相，请重录送纳。'既而索旧卷，则'驷'字上朱点在焉，易卷之意，盖有在焉。到阙，谓揖济美曰：'前日春闱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暂忘，幸副素怀矣。'"

【崔群以门生为庄田】　崔群，字敦诗，武城(今属山东)人。元和间官至宰相。其夫人曾劝丈夫置买庄田，作为子孙后代的产业。崔群不以为然，谓自己得庄田三十所。原来他曾为主试官，认为录取的三十名进士就是最好的良田。其夫人却反唇相讥，以为他本人是陆贽的门生，但不让陆贽之子就试，不为座师效力，岂非自食其言，可见以门生为庄田之言不足信。一席话说得崔群惭愧不已。李冗《独异志》卷下："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崔群不与韩愈谈文章】　韩愈颇以文章自负。传说他曾对人称崔群聪明。因为

两人交往二十余年，崔群从不说文章之事，意即崔群不肯在擅长文章的人面前谈文章，正是聪明的表现。冯梦龙《古今谭概·矜嫚部》"崔丞相聪明"条："韩愈常语李程曰：'愈与崔丞相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过人？'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说着文章。'"

【萧俛及第发寒热】 萧俛，字思谦，贞元七年(791)进士擢第。因盼望得第心切，故当其得知登第的消息时，竟然发起寒热来。他当即去求医诊治，但误走至与医生比邻而居的给事郑云逵府中。郑略懂医道，替其把脉，告诉他这不是什么疾病，而是躁进所引起的心病。并告诉他医生就住在隔壁。萧俛被说中要害，惭愧得满脸通红而去。温庭筠《干𦠆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忽患寒热，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家。会候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首趋。""具说其状。逵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

【欧阳詹与太原妓】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豪放，善文，贞元八年(792)与韩愈同年登第。后游太原，与一乐妓相得，情好甚笃，分别时相约来日迎取。不久该妓思念成疾，遂剪下发髻遗赠欧阳。当欧阳遣人来迎，唯得发髻之时，竟一恸而绝。孟简《咏欧阳行周事》小序曰："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生死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髻为贶。'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殁。"(《全唐诗》卷四七三)

【刘叉擅取韩愈润笔金】 刘叉，与韩愈同时。年轻时，放肆任侠，因醉酒杀人亡命，后遇赦，才敢出来。从此立志从学，博览能诗。他听说韩愈善待贫士，便常去造访。韩愈为人写墓志铭，获得酬金颇丰，刘叉常常坦然从桌上取为己有，认为此系讨好墓中人所得，自己取之无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恃故时所负，自顾俯仰，不能与世合，常破屦穿结，筑环堵而居休焉。闻韩吏部接天下贫士，步而归之，出入门馆无间。时韩碑铭独唱，润笔之货盈缶，因持案上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不能止。"

【韩湘学道多怪异】 韩湘，字清夫，是韩愈的侄孙，长庆三年(823)进士。生性落魄不羁，热衷于学道炼丹，而不愿跟韩愈研习经学。传说他能于樽中随手

聚土种花，能预卜韩愈日后贬谪潮州，并自信能得道飞升。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落魄不羁，见趣必高远苦吟。公勉以经学，曰：'湘所学，公不知耶？'因赋诗以述志云：'青山云水馆，此地是我家。''有人能学我，同去看仙葩。'公笑曰：'子能夺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为开樽，湘聚土，以盆覆之，噀水良久，开碧花二朵，花片上有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公甚怪异，未谕其意。曰：'他日验之。'告违去。未几，公以谏佛骨事谪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见有人冒风雪从林岭间来，视乃湘也。再拜马前曰：'公忆花上之句乎？'因询其地，即蓝关，嗟叹久之，解鞍沽炉命酌，足成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又赠诗曰：'人才为世古来多，如子雄文孰可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萝。'湘笑而不答，献诗别公曰：'举世都为名利醉，惟吾来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遂别，竟不知所终。"

【李涉隐于白鹿洞】　李涉，洛阳人。工为诗，词意卓荦，不流世俗。长篇叙事，如行云流水，无可牵制，才名著于世。他早年隐居于庐山香炉峰下石洞中，驯养了一只白鹿，因此便称其洞为"白鹿洞。"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曰："早岁客梁园，数逢乱兵，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石洞间。尝养一白鹿，甚驯狎，因名所居'白鹿洞'。与兄渤、崔膺昆季茅舍相接。"

【李涉遇盗得厚赠】　李涉一次路遇强盗，当盗得知眼前之人就是自己仰慕的诗人时，就求李涉赐诗一篇。李即欣然题诗一首赠之。盗得诗大喜，赠涉牛酒，拜辞而去。《唐才子传》卷五："初，尝过九江皖口，遇夜客方跧伏，问：'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遗，再拜送之。"

【李翱父女慧眼识状元】　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以文著名于世。当其官江淮时，有卢储其人为应进士试，投卷求翱推荐。翱将其行卷放在桌案上，长女阅读之下大为欣赏，认为卢储应试必得状元第一，李翱遂选其为婿。卢储再三谦辞，终于许婚。第二年果然以第一名及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二："李翱江淮典郡，储以进士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回，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语于储，选以为婿。储谦辞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遂许。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

【钓鳌客与短李相】 李绅(772—846),字公垂,亳州(今安徽亳县)人。武宗时一度为宰相。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张祜与友人崔涯一同谒见李绅,称其为"钓鳌客"与"短李相",李绅不以为忤,反而给予厚赠。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

【李绅誓死不作疏】 李绅曾在李锜镇海节度使幕下为掌书记。锜暴戾横行,无端杀死手下属吏,逼夺良家妇女,无恶不作。当宪宗召锜入朝时,他令人杀死担任留后的王澹,并叫李绅写奏疏拒绝朝廷的诏命。李绅对锜的不法行为原就反对,此时便佯装惧怕不能写字,继而不畏威逼,终于被囚狱中。直至李锜被诛,才得获释。《新唐书·李绅传》:"锜召绅作疏。坐锜前,绅佯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锜怒骂曰:'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曰:'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或言许纵能军中书,绅不足用。召纵至,操书如所欲。即囚绅狱中。锜诛,乃免。或欲以闻,谢曰:'本激于义,非市名也。'乃止。"

【李绅治州有威严】 李绅为州郡长官时,刚严有威,传说云雨降,虎患去,恶少遁,甚至大旱之年,连蝗虫都不敢入境。《新唐书·李绅传》:"康州有媪龙祠,旧传能致云雨,绅以书祷,俄而大涨。""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大旱,蝗不入境。"

【李绅为妻裁衣】 传说李绅当宰相时曾亲自为妻子裁剪衣服。冯贽《云仙杂记》卷三:"李绅为相,时俗尚轻绡染蘸碧,为妇人衣,绅自为小君裁剪。"

【李绅杀吴湘祸连李德裕】 李绅与李德裕十分友善,为牛党人物所嫉恨。绅性情刚直,为淮南节度使时,对于下属官吏吴湘强迫颜氏女接受聘礼之事十分恼怒,且吴湘犯有贪赃罪,便奏准杀之。宣宗未即位时,已听说其事,即位后重用牛党,于是便借吴湘事贬逐二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协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泮州,谓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误我也!'"

【刘禹锡探骊得珠】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长庆年间,刘禹锡与元稹、韦楚客等一起在白居易寓舍欢宴,席间谈论南朝兴废,十分相得,于是约定各赋《金陵怀古诗》。禹锡满引一杯后,赋成《西塞山怀古》

诗。白居易读后为之罢唱。《全唐诗话》卷三"(白居易)览诗曰：'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

【刘禹锡诗神妙】 白居易对刘禹锡诗十分倾倒，赞其诗写得好，是冥冥之中有神灵护佑的缘故。其《刘白唱和集解》曰："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唯两家子侄秘藏而已。"(《白香山集》卷六十)

【《金陵五题》得白居易叹赏】 刘禹锡自述，谓白居易叹赏其《金陵五题》，认为此诗成，后人难以为继，不复措词了。在《金陵五题》序中，他自述："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集》卷二十四)

【刘禹锡效九歌体作《竹枝词》】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其地荒凉闭塞，土风僻陋。民间好巫，祭神时，必歌俚辞。禹锡生活其间，深受影响，于是仿屈原作《九歌》之例而创作独具民歌风味的《竹枝词九首》、《杨柳枝词九首》、《浪淘沙词九首》等，为当地百姓所传唱。其《竹枝词序》自述："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刘禹锡集》二十七)

【刘禹锡讥刺执政诗】 元和十年(815)，被贬朗州已有十年的刘禹锡被召回京都，有可能在朝廷任职，但因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刺，为当权者所不喜，再次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刺史。孟棨《本事诗·事感》："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

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诗豪刘禹锡】 白居易佩服刘禹锡的诗才，称之为诗豪。其《刘白唱和集解》："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白香山集》卷六十)胡震亨《唐诗谈丛》卷一："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公自贞元登第，历顺、宪、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凋落且尽，而灵光岿然独存，造物者亦有以偿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刘禹锡悔改僧孺文】 牛僧孺赴试时，曾将自己的文卷投献禹锡，希望得到奖拔。禹锡当即在宾客前展读，并对文句加以删改，僧孺对此不免耿耿于怀。后僧孺当权得势，而禹锡则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而屡遭排挤。一次两人有机会在一起饮酒赋诗，僧孺诗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句，对禹锡删改其文表示不满，禹锡至此方悟当日好心改动僧孺文之非，故戒其子应守中庸之道，以自己为前车之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公赴举之秋，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历二十余岁，刘转汝州，公镇海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赋诗，刘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刘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

【白居易家世之谜】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今属山西)。据罗振玉和陈寅恪考证，白居易的父母系舅甥婚配。父亲季庚当时四十一岁，母亲陈夫人当时十五岁。他们据白居易《故鄜城县尉陈府君白氏墓志铭》所写加以推断。墓志铭说："故颍川县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别驾讳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前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之外祖母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据此说："乐天之外祖母乃其祖之女，与其父为同产，易言之，即乐天之父季庚实与亲甥女相为婚配也明矣。至乐天于其外祖母之墓志铭以'襄州别驾讳季庚之姑'为言者，此'姑'字必不可通。初视之，似是'妹'字之讹写，但细思之，则乐天属文之际，若直书其事，似觉太难为情，罗贞松谓'季庚所取乃妹女，乐天称陈夫人为季庚之姑，乃讳言而非其实矣。'(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后丁戊稿《白氏长庆集》书后条)洵确论也。"对于罗、陈之说，近年亦有不同意见，陈之卓《白居易父母非舅甥婚配考辨及有关墓志试正》(《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反对其说。

【白居易天才早慧】 白居易自述出生六、七个月，就能认识"之"、"无"二字。其

《与元九书》："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白香山集》卷二十八)

【长安米贵居亦易】 传说白居易入京应试时，以诗谒见顾况，况以为他不会有什么惊人之作，便拿他的姓名开玩笑。及至读到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即大为叹赏。白居易得到顾况的延誉，名满京都。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尤袤《全唐诗话》卷二谓："披卷读《芳草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我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前言戏之耳。'"

【问诗于老妪】 传说白居易作诗，总要先问一问老妇人懂不懂，然后再改定。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引《冷斋夜话》、张耒和《苕溪渔隐》曰："《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又张文潜云：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未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苕溪渔隐曰：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

【歌妓以白诗增价】 白居易自述长安有歌妓，因为会唱诵《长恨歌》而身价大增。其《与元九书》："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白香山集》卷二十八)

【《长恨歌》之主题】 有关《长恨歌》的主题，究竟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专一的爱情，还是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抑或是两者兼具，历来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白居易就自称"一篇《长恨》有风情"(《戏赠元九李二十》)，承认本篇是写李杨的爱情故事。赞同此说者认为唐时不为君讳，以李杨故事作为歌诗内容者很多。赵与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君讳。"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非。如白乐天《长恨歌》为明皇而发。"其《容斋随笔》云："《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贺贻孙以为本篇与《孔雀东南飞》一脉相承："描写情

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得来。”（《清诗话续编·诗筏》）第二种说法，以陈鸿《长恨歌传》为代表，有云：“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旧唐书·白居易传》亦以为《长恨歌》与新乐府诗一样，“皆意存讽谕，箴时之病，补政之失”，为讽谕之作。沈德潜亦主此说，谓：“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丧国，应知从前之缪戾矣。”（《唐诗别裁》卷八）第三种说法以为本篇既写李杨爱情故事，而又寓讥刺之意。《唐宋诗醇》曰：“哀艳之中具有讽刺。”（《唐宋诗举要》卷二引）陈寅恪亦主此说，以为白居易与陈鸿共同构思歌与传，两者有明确的分工，陈传中补充了白歌所未涉及的创作缘起与目的。一歌一传，“本属一体”，“《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备，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他并指出本篇与汉武帝宠幸李夫人的故事有类似之处，故白居易作新乐府《李夫人》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

【白诗一篇百金】 白居易的诗在朝鲜很受欢迎，当时的宰相还能分辨白诗的真伪，愿以百金易白诗一篇。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元稹集》卷五十一）

【白居易直谏忤宪宗】 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敢于上书言事，抗颜直谏，致使宪宗发怒，赖李绛解劝才得以无事。《旧唐书·白居易传》：“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白居易上疏请捕贼】 元和十年（815）七月，宰相武元衡为盗所杀，当时居易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不是谏官，但他以为当朝宰相被杀是国之耻辱，便不顾个人得失，首先挺身而出，上疏请捕凶手。朝中一班早就忌恨居易的大臣便以其越职言事为由而黜之。更有甚者，因其母堕井而死，竟诬居易作《看花》、《新井》诗为不孝，因此即贬逐为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

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同是天涯沦落人】 白居易贬至九江的次年，送客湓口，闻舟中琵琶声。一问，原来是长安倡女，因年老色衰而嫁给商人。商人长年在外经商，她空船一人，便弹奏琵琶以解闷。居易便邀其饮酒，请其再奏数曲。充满情思的乐声拨动了居易的心弦，使他为之悯然惆怅不已。其《琵琶行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诗中有句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道出了居易谪迁失意、与商妇同病相怜的心绪。《唐宋诗醇》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唐宋诗举要》卷二引)

【白居易自制飞云履】 白居易既酷信佛，又好神仙，他曾烧丹于庐山，并自制登山鞋，名为"飞云履"，以期有朝一日登云成仙。冯贽《云仙杂记》卷一："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玄绫为质，四面以素绡作云朵，染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

【白舍人行诗图】 传说有一位清道夫叫葛清的，浑身上下刺满了白居易的诗，以示其爱白诗感情之深。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蓬莱山上有白乐天院】 传说有人被风吹到蓬莱山，有道士引他游览寺观，指着一座院落，说是"白乐天院"，空着专等白居易来。居易听说此事，写了两首诗以记其事，表示自己笃信佛教，死后要魂归兜率天。卢肇《逸史》："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有人迎问，与语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归，具白廉使李公。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生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太平广记》卷四十八引)居易二诗为《客有说》、《答客说》。有句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

来。""海山不是我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白诗传颂人口】 白居易自述从长安至江西几千里之间，到处有人题写、吟咏他的诗句。其《与元九书》："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香山集》卷二十八）唐宣宗《吊白居易》有句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全唐诗》第一函第二册）

【白诗远播海外】 白居易健在之时，其诗即已传至日本，深受各界喜爱，对日本的文学发展给予很大的影响。那波道圆《白氏文集序》："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伊藤正雄、足立卷一等指出白居易诗集给予日本文学以很大的影响："平安中期以后，汉诗文渐渐衰落，但是唐代诗人白乐天的诗集《白氏文集》，却由于它的通俗易懂，容易为日本人理解，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吟诵，给予包括《源氏物语》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以不小的影响。"（《要说日本文学史》）

【白居易多姬侍】 白居易姬侍见于诗中，就有小蛮、樊素、菱角、谷儿、红绡、紫绡、春草等人。王楙《野客丛书》卷六："随笔云：世言乐天侍儿，惟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有诗曰：'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臧获名。'若然，红、紫二绡亦妓也。仆谓乐天之妓，又不止此，观刘梦得集中有赠小樊一诗曰：'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又《同州与乐天诗》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则知乐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诗曰：'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居易亦曾作诗说明自己留恋声色之乐。其《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曰："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如。"至开成四年(839)冬，居易六十八岁时，因病遣放诸妓。《旧唐书·白居易传》："（开成）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

【白居易喜爱商隐文】 传说白居易晚年由于极其喜爱商隐文章，愿意死后作商隐的儿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侍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更生子，名衮师，聪俊。商隐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

【白居易自编《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生前数次编集，第一次名《长庆集》，为元稹所编，并作序。后几次自己编集，并作序、记，名《白氏文集》。最后一次是武宗会昌五年(845)七十四岁时编集，第二年即病逝。每编一次，卷数、篇数都有增加。关于编集、抄本以及藏书等情况，白居易在《白氏集后记》中说："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藏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白香山集》卷七十一)

【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 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诗，以他们为中心，当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作家群，李绅、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都有新乐府诗问世。晚唐时，皮日休和聂夷中也作有新乐府诗，则是新乐府运动的余响。元稹推崇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作，认为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佳作，他与李绅、白居易等都极为赞赏。元和四年(809)，元稹和作李绅的《新题乐府》，凡十二首；同年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首，于是正式推出"新乐府"的名称。在"序"中，白居易明确指出写作新乐府诗的目的及其特点。这篇序与元和十年(815)写的《与元九书》是系统阐述其文学思想的杰作。白居易提出他创作新乐府等讽谕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而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为文而作"的非功利的创作态度和浮艳的文风。他把新乐府当作有韵的奏章来对待，因此"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所说的特点有六：一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长短不限，句式不齐；二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开头第一句是题目，结尾一句显示题旨；三是"辞质而径"，词语质朴，直截了当；四是"言直而切"，直书其事，确切明白；五是"事核而实"，事实清楚，令人可信；六是"体顺而律"，文字流畅，便于吟唱。在新乐府的创作上，白居易的诗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强烈，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白居易当时任职左拾遗，一面上书言事，一面以诗为谏，深为宪宗所恶，不久便把他逐出朝廷，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

【元和体】 "元和体"，原指在元和年间流传广泛的元稹与白居易的长篇排律和小碎篇章，后来仿冒者竞相师从，粗制滥造这类作品，亦自称为"元和体"。

白居易说："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自注，《白香山集》卷五十三)元稹谓："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体诗'。"(《上令狐相公诗启》，《元稹集》)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元和以后)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祐》："余尝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

【白敏中不肯与贺拔惎绝交】 白敏中，字用晦，白居易的叔伯兄弟。他应进士试时，曾答应主试官王起，与朋友贺拔惎绝交。可是当贺来拜访他时，敏中却与之欢饮，告知王起的授意，并声言决不能为自己得第而与至友绝交。有人将二人事告诉王起，王起却很高兴，录取贺为第一名，白为第三名。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一："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处敏中，恨其与贺拔惎为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亲知述意，俾与惎绝。敏中欣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惎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见惎，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或语于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当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处惎，而敏中居三焉。"

【柳宗元好佛】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宗元终身好佛，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卷二十八)他的父亲、岳父无不信佛。他的友朋中多僧人，如文畅、灵澈，重巽、文约等等，时有诗文往还。他的女儿和娘死于永州，年仅十岁。当和娘病时，改名佛婢，病笃，又削发为尼，号初心。和娘夭逝后，作《下殇女子墓砖铭》(柳河东集》卷十三)述其事。

【柳宗元不信丹药长寿之术】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期间，生活艰苦，体弱多病，有友人周君巢写信劝他学神仙长生之道，并准备分给他一些丹药。宗元作书回答，说明鬼神之道不足信。一个人只要坚持孔孟圣人之道，有补于世，就是短命而死，也是值得的。反之，无补于世，但求长生，即使长寿又有何益。其《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曰："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又曰：

饵药可以久寿，将分以见与，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耆老，其道寿也。”“浩然若有余，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天也。”“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柳河东集》卷三十二）

【柳宗元百病丛生】　永州为荒僻之地，水土卑湿，柳宗元贬居其间，形同囚徒。且生活艰难，心情抑郁，故百病丛生，身心交瘁，极为虚弱。其《寄许京兆孟容书》自述：“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神志荒耗，前后遗忘。”（《柳河东集》卷三十）其《与杨京兆凭书》自述：“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同上）

【以柳州换播州】　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和刘禹锡被贬作州司马，十年后被诏回京师，宪宗仍将他们贬为远方刺史，宗元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播州距京都更远，禹锡有年高老母在堂，宗元便向朝廷提出以柳易播。对于宗元不计个人得失、以情义为重的精神，韩愈十分赞赏，不仅记其事，且将其与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之徒加以对比，不胜感慨。《柳子厚墓志铭》曰：“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二）赵璘《因话录》亦记其事：“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裴晋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语左右曰：‘裴度终爱我切。’刘遂改授连州。”

【柳宗元废除人身买卖】　柳宗元于元和十一年（816）至柳州为刺史，治绩卓著，尤值得称道的是禁止人身买卖。柳州一带常以男女作抵押，如过期不赎，即沦为奴婢。宗元赴任后，想方设法让奴婢赎回，对于特别贫穷者，让他们以

工资充抵，一旦工资与本息相当，就可回家。由于宗元的善政，使沦为奴婢的成百上千的贫民得以与家人团聚。当时的观察使还将此法加以推广。后来韩愈在袁州任上亦用其法禁止人身买卖。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二)

【柳宗元治州有方】 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挖井灌溉，鼓励农业生产，并且兴办学校，努力发展教育，劝善惩恶，使州民得以安居乐业。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一)

【南方进士争师柳宗元】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指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宗元为师，他们的文章经过宗元的指点，悉有法度可观。可知柳宗元在士子中威望之高。据宗元《答韦中立》、《答严厚舆》、《报袁君陈》、《答韦珩》所述，韦中立等都是向宗元求学者。宗元与韩愈的抗颜为人师的态度有别，他是避师名、不敢为人师的，但实际上还是尽到了老师的责任，总是热情地给予指导的。后宗元被贬永州、柳州，仍有许多人上门求教 。《旧唐书·柳宗元传》："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

【《渔翁》结尾两句之争】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时，有《渔翁》七言古诗，苏轼认为结尾两句多余，当删。同意其说者不乏其人。也有反对者，认为末两句与全诗融为一体，因此不当删。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的话说："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严羽《沧浪诗话》同意苏说，曰："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沈德潜亦曰："东坡谓删去末二语，余情不尽，信然。"(《唐诗别裁》卷八)田艺蘅不同意其说，在《留青日札》中认为："全章本自悠然，去之，则局促矣。"

【刘禹锡为柳宗元编集】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四年，由于政绩卓著，受到赞赏，并得到荐举。但多年的贬逐生活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终于病逝柳州。死前，柳宗元嘱托老友刘禹锡照顾其遗孤，并为其编集。刘禹锡不负所托，妥善抚育老友之子女，并编就《河东先生集》问世。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伸纸穷竟，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怆彻骨。初托遗嗣，知其不孤。末言归輤，从祔先域。

凡此数事，职在吾徒。"(《刘宾客外集》卷十)《河东先生集序》："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四十五通，行于世。"

【灌手薰香读韩诗】 传说柳宗元得韩愈诗，必先洗手薰香，然后展读。冯贽《云仙杂记》卷六："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曰：'此大雅之文，正当如是。'"

【一夕三梦】 传说柳宗元在赴永州途中，一个晚上三次梦到一位穿黄衣的妇人拜泣救命，原来是一条大黄鳞鱼托梦。张读《宣室志》卷四详载其事："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寿，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默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颦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缕之悬风中，危将断而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然，亦与败缕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不舍之，亦吾是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于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昨夕之梦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失其首。宗元益异之。"

【宪宗赞赏戎昱御敌诗】 戎昱有关抵御敌寇、反对和亲的诗作闻名于时，如《咏史》、《苦战行》、《从军行》等，深得宪宗赞赏。那时，边患紧急，大臣多主和亲，宪宗不以为然，即吟诵戎昱诗表明态度，他并对戎昱坚决不肯改姓表示好感，大臣遂不再提和亲之议。《唐诗纪事》卷二十八："宪宗朝，北狄频寇边，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士子能为诗，而姓名稍僻，是谁？'宰相对以包子虚、冷朝阳，皆非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岂合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论矣。"

【窦群啮指置母棺】 窦群，字丹列，宪宗时为御史中丞。他事母至孝，母死，哀痛之极，竟咬下一指放置母亲棺中。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初隐毗陵，称处士。性至孝，定省无少怠。及母卒，哀踊不已，啮一指置棺中，结庐墓次。"

【柳公权笔谏】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能辞赋，工书法。其书法结体劲媚，兼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深得穆宗喜爱，拜为右拾遗、侍书学士、司封员外郎。穆宗于即位初，即沉湎于游畋声色，柳公权秉性刚直，便借机进行讽谏。一次，当穆宗问及写字的笔法时，公权谓笔正先需心正。穆宗知其以笔谏来使自已感悟。《新唐书·柳公权传》："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柳公权应声作贺诗】 柳公权为翰林学士时，文宗因赐衣边兵之事完成，命公权作贺诗。公权应声成诗，得到文宗的激赏。《旧唐诗·柳公权传》："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公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赏久之。"

【柳公权为宫人赋诗】 武宗对一宫嫔发怒，柳公权即为她作绝句一首，武宗喜而释怒。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柳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伫息，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许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匹，令宫嫔拜谢之。"

【柳公权不责盗贼】 柳公权待人宽厚。他为王公贵卿写字，获得许多馈赠，往往为主管者盗用，也不予追究；有杯盂等贵重物品在箱内不翼而飞，也只是一笑置之，不再过问。《新唐书·柳公权传》："凡公卿以书贶遗，盖巨万，而主藏奴或盗用。尝贮杯盂一笥，縢识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测者，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

【张三头】 张又新，字孔昭，深州（今河北深县）人。他接连三次考试，均得第一，故号称"张三头"。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初应宏辞第一，又为京兆解头。元和九年，礼部侍郎韦贯之下状元及第，时号为'张三头'。"

【元才子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穆宗为太子时，不仅自已喜爱元诗，东宫妃嫔亦都爱诵读元稹诗，称其为"元才子"。白居

易《元公墓志铭》："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元稹集》附录)《旧唐书·元稹传》："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

【元稹与莺莺】 贞元十六年(800)，元稹二十二岁，途经蒲州(今山西永庆)，寓于普救寺，寺中有崔氏母女亦暂住于此。当时蒲州一带发生兵变，崔氏母女怕被抢掠，惊惶不安。元稹与蒲州军将友善，于是请来军吏保护，寺中僧众遂得以无事。崔母为答谢元稹的维护之恩，设宴款待，崔女莺莺与之相见。莺莺天姿国色，令元稹倾倒。元稹设法通过侍女红娘传递相思仰慕之意。经过一番曲折，两人结为情侣。数月后，元稹离别莺莺赴京考试。此后，稹娶韦氏为妻，莺莺则另嫁他人。后元稹作传奇小说《莺莺传》，假托张生其人，"摹拟《左传》"，"以古文试作小说"，实则"乃自叙之事，有真情实事"，"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李绅则为赋《莺莺歌》诗。元稹此传影响后世至巨，据其事演为曲、剧者无数，如宋有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金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等。

【元稹被辱驿门】 元稹初为官时，敢于论列朝廷大事，弹劾贪官多人，锋芒毕露，因此触怒了权贵和宦官。在敷水驿馆住宿时，一宦官寻衅侮辱、击伤元稹。回到朝中，受伤的元稹还被执政者诬为擅作威福，被贬出朝廷。《旧唐书·元稹传》："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稹欲追摄，擅令停务。既飞表闻奏，罚式一月俸，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肠胃文章映日可见】 朝中百僚赞喻元稹之语。《云仙杂记》卷二："元稹为翰林承旨，朝退行钟廊，时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气勃勃然，百僚望之曰：'岂肠胃文章，映日可见乎？'"

【元稹与妻室琴瑟相和】 元稹前妻韦氏和继室裴氏均善诗文，夫妇间常互相赠答，琴瑟和偕，感情深笃。范摅《云溪友议》卷九："初，娶京兆韦氏，字蕙丛，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嘉偶。初韦蕙丛逝，不胜其悲，为诗悼之。""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是时，中门外构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曰：'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

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耀，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帏之美也。"

【元白以诗筒互递唱和诗】 元稹和白居易在两地为官，有唱和的诗篇，就放在竹制的筒中传递。他们是首先使用诗筒的人。胡震亨《唐诗谈丛》卷五："诗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诗，入筒中递之。白有诗云：'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

【元稹得宦官荐举】 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时，与宦官崔潭峻交往友善。后崔归朝，将元稹诗献给穆宗。穆宗为太子时已喜闻元稹诗，至此更有深刻印象，遂加以擢用。朝官无不鄙薄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五年》："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守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何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

【元稹首唱尊杜抑李之说】 元稹在《杜君墓系铭》中，将李白与杜甫诗作比较，极力推崇杜甫，首唱尊杜抑李之说。白居易亦有同样看法。而韩愈、杜牧等则将李杜并论，作为两面并驾比肩的旗帜加以标举。元稹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集》卷五十六）白居易《与元九书》："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韩愈《调张籍》有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昌黎全集》卷三）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樊川文集》卷一）严羽《沧浪诗话》："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元稹鲤腹得宝镜】 传说元稹于元和初为武昌节度使时，有人谓长江岸边有奇光点点，于是便派人去探寻究竟，得渔夫所获之鲤鱼，经剖腹得到宝镜二枚。元稹爱若珍宝，藏于箱内。不久元稹病故，二镜亦不知去向。《太平广记》卷六十三引《三水小牍》："唐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常有人登黄鹤楼，遥望其

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鱼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

【三俊】 穆宗时李绅、李德裕和元稹三人相互友善，称为“三俊”。《旧唐书·李绅传》：“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

【杨汝士压倒元白】 杨汝士，字慕巢，与元白同时。他们曾同席赋诗，汝士诗完成在后，但元稹和白居易二人见了大惊失色。汝士十分得意，以为自己终于“压倒元白”。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唐衢善哭】 唐衢是白居易同时代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应进士试，不得登第。但他善诗，名重一时。他忧国忧民，凡见不平事，读到好诗文，与朋友离别，或有敌寇来犯，大夫死于义等等，无不情动于中，涕泪俱下，故时人称“唐衢善哭”。《旧唐书·唐衢传》：“见人文章，有所感伤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与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白居易《寄唐生诗》有句：“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白香山集》卷一）

【五老峰下山中四友】 杨衡，字仲师，贞元间进士，天宝间避乱，与符载、李群、李渤同时隐居于庐山五老峰下，时称“山中四友”。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天宝间避地西来，与符载、李群、李渤同游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号‘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雪月遣怀。”

【杨衡宽恕偷诗贼】 杨衡作诗刻苦，声韵奇拔，不落俗套。他对自己一些构思奇特的诗句不免自我陶醉。有人因盗用他的诗句而得以及第，杨衡于是也赴京应试，这年亦登第。他见到窃诗者便当面怒责之。幸而他最为得意之句未被偷去，因此就宽恕了这位窃诗贼。《唐诗纪事》卷五十一：“初隐庐山，有盗其文登第者，衡因诣阙，亦登第。见其人，盛怒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答

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犹可恕也。'"

【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彭伉与湛贲是亲戚，贲为伉妻的外甥。当彭伉进士及第时，伉妻亲属都来祝贺，当时湛贲不过是一介小吏，因此不得入座，只能在后阁吃饭。面对如此羞辱，贲妻责劝丈夫振作起来有所作为，以免再次受辱。湛贲受此刺激，便发奋读书，后一举登第。彭伉在郊游时听到这一消息，竟然大惊失色，从驴背上掉下来，为人所笑。《唐诗纪事》卷三十五："伉，宜春人。既登第，伉妻族有湛贲者，犹为郡吏。伉妻即湛姨也。妻族贺伉，坐皆名士，伉居客右，一坐尽倾。而贲饭于后阁，其妻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颜！'贲感其言，力学，一举擢第。贞元十二年第。伉方郊游，闻之失声坠驴。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至今袁州之西有落驴桥。"

【人面桃花得佳偶】 崔护，字殷功，贞元年间进士。面貌英俊，而性情孤僻。传说他曾经应试落第，于清明日独游城南郊外，因口渴求饮于一位美丽少女。两人一见钟情，但不及倾诉便分开了。崔护于第二年清明日，为思念之情所驱使，再去探寻，谁知已是人去楼空，于是便在门扉上题诗一首。过几天偶经故地，闻有哭声，遂去问询，原来少女已经绝食而死。崔护大惊，失声痛哭。不料少女却死而复苏，于是少女之父将女儿嫁给崔护，成就了一段美姻缘。孟棨《本事诗·情感》："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迳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崔护泄愤诋从舅】 崔护应试落第，便迁怒于考官苗登。苗登系其叔伯舅父，崔护为了泄愤，在私自撰写的判状中毁谤苗登背如猪皮。原来苗登过去曾被上司笞背，背上露出长毛胎记，故为人所知。《全唐文纪事》卷五十四引《天中记》："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骈胁载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长数寸，故云。"

【皇甫湜三试不遇】 皇甫湜（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元和进士。在其未第前，曾三试不举，因此而狼狈不堪。其《答刘敦质书》曰："湜求闻来京师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颠蹶，二年以不试狼狈，今及三年而不遇有司。"（《皇甫持正文集》卷四）

【皇甫湜性急】 皇甫湜性情极其急躁。《新唐书·皇甫湜传》说了两件事，一是他的手指曾被蜂螫了一下，他便雇用一些小孩去捉蜂，然后"捣取其液"以泄其愤。二是有一天他叫儿子抄诗，错了一个字，便暴跳如雷，"诟跃呼杖，杖未至，啮其臂血流"。

【皇甫湜一字索绢三匹】 皇甫湜在洛阳时，曾应聘为裴度幕府判官。裴度修整福先寺时，欲求白居易撰写碑文，皇甫知道后大怒，以为不让他写是舍近求远，请从此告退。裴度表示歉意，便转请其撰写。皇甫湜便请斗酒，醉卧数刻，援笔立就。裴度遂酬予宝车名马及器玩千余缗。但皇甫却拒绝接受，认为自己的文字，每字值三匹绢，一分也不能少。裴度即如数酬谢。高彦休《阙史》："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羁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

【张弘靖被迫献书画】 张弘靖，字元理，元和年间从宰相出为河东节度使，因不肯奉承监军使宦官魏宏简，为其所忌恨。魏弘简一时找不到弘靖的过失，便上书奏明弘靖富有书画。宪宗便降旨索要弘靖的珍藏。弘靖被迫无奈，只得选择珍贵的书画献给宪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

【周匡物徒步应举】 周匡物，字几本，潭州（今湖南长沙）人，以诗歌著名。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及第。他因贫困，只得徒步赴试，行至钱塘江边，无钱租船，因此久久不得过江。于是题诗于驿壁，抒写无钱渡江之苦，刺史见了，责备津吏不予方便。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五："家贫，徒步应举，至钱塘，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题诗公馆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见之，乃罪津吏。"

【苦吟诗人贾岛】 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以苦吟著称。他苦心锻炼诗句，常为吟咏一字一词而寝食不安，甚至不知置身何处，还因冲撞了京兆尹而被拘囚一夜。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虽行坐寝食，吟味

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贾岛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贾岛还俗】 贾岛因屡试不第，身无分文，便出家为僧，法号无本。当时有禁令，僧人午后不许外出，贾岛作诗以寓慨。韩愈知道后，即教其作文之法。贾岛遂还俗，专心苦吟诗文。《全唐诗》第九函第四册："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京，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

【贾岛推敲诗句】 传说贾岛作诗时，为"推"和"敲"字而犹豫不决，在街上冲撞了韩愈，愈认为"敲"字更好。《刘公嘉话》云："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葛立方认为此事可疑，谓："是时岛识韩已久矣，使未相识，愈岂肯教其作'敲'字邪？"（《韵语阳秋》卷三）

【贾岛不识皇帝】 传说贾岛在僧寺苦吟诗句时，宣宗微行至寺，径取贾岛诗稿阅览。岛不识宣宗真相，以为其并不知音，便夺回诗稿，因此得罪宣宗，后被贬为长江县尉。《缃素杂记》："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吟咏声，遂登楼，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岛不识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会此耶？'遂夺取诗卷。帝惭恧下楼而去。"（《诗人玉屑》卷十五引）贾岛死于武宗会昌年间，有人以为"宣宗"当作"武宗"。《全唐文纪事》卷八十八引《宛委余编》："《摭言》谓，岛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岛死于武宗世，遗史所载似误。"

【贾岛乞联】 传说贾岛不善于应付考试，自称不会写有"原夫"转承字样的赋，常向人求对偶。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幅，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贾岛因侮慢而不得第】 贾岛因考试落第，作诗发泄内心的怨愤，为人所嫌，所以终身不得登第。孟棨《本事诗·怨愤》："贾岛于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于庭内题诗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

其侮慢不逊，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终。”

【贾岛以酒脯祭诗】 传说贾岛以酒脯祭诗来补精神。《云仙杂记》卷四：“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郊寒岛瘦】 这是苏轼对孟郊、贾岛诗风的概括语。苏轼《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胡震亨《唐诗谈丛》卷一：“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辞。孟郊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堪织，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絃。’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欧公语虽近谑，写二子穷态颇尽。”

【李洞佛事贾岛】 李洞，字才江，极其仰慕贾岛诗，所作之诗比之贾岛更为生僻。更有甚者，他铸造铜像，把贾岛当作佛来事奉。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八：“尝游西川，慕贾浪仙为诗，铸铜象其仪，事之如佛。”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岛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落雕侍御高骈】 高骈，字千里，宪宗大将高崇文之孙，生于长庆初年。既好文学，又颇习武事，善射，有膂力，曾一发而射中并飞之双雕，故称“落雕侍御”。《新唐书·高骈传》：“事朱叔明为司马。有二雕并飞，骈曰：‘我且贵，当中之。’一发贯二雕焉。众大惊，号‘落雕侍御’。”

【牛僧孺得韩愈皇甫湜识拔】 牛僧孺(779—847)，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应进士试时，韩愈、皇甫湜已在朝为官，文名满京师，僧孺去韩家拜访不遇，后在皇甫湜家与二人见面。韩与皇甫二人读到僧孺论乐的文章，极为赞赏，便有意奖拔他。他们建议僧孺住在僧寺中，然后当僧孺外出时去访，在门上题字，尊称其为“先辈”。顿时，长安名士都去观看，僧孺的名声因此而大振。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么？’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沉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

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牛僧孺不纳贿】 穆宗时中书令韩弘与子公武向权臣和宦官行贿，以保全名位。后父子相继病故，事情败露，穆宗亲自查阅韩弘的帐簿，发现不少主事纳贿，只有牛僧孺拒收韩弘送去的钱财。穆宗本就信任僧孺，至此更以知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擢升僧孺为宰相。《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谬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德裕幼年神俊】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幼年时面对宰相武元衡不妥当的问话，不予置理，以为元衡所说与宰相身分不符。由此名声大振。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行。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好骡马不入行】 李德裕早就享有文名，但他却不肯走应试做官的道路，而是以门荫入仕。他对父亲李吉甫说自己是"好骡马不入行"，不愿与诸生同列。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掌武曰：'好骡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李德裕算命】 李德裕在张弘靖河东节度使幕任职时，传说有相者王山人上门为其算命，得八个字，即"位极人臣，寿六十四"，后果然应验。李浚《摭异记》："太尉卫国公为并州从事，到职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诣门请谒。公命与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请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因令垂帘静伺之，生与公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生遽请归，竟不知所云。及会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德裕与宦官李国澄】 传说李德裕在张弘靖幕下任职时，曾与监军李国澄交往。德裕鼓励国澄回朝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谋取名位，并资助其十万贯

钱。后来国澄照着做，果然担任中尉的显职。《册府元龟》卷九四五《总录部·巧宦》："李德裕，宪宗时为太原府司录参军时，谓监军李国澄曰：'何不以近贵取事，而自滞于外阃乎？'国澄曰：'岂所不欲，其如贫何？'乃许借钱十万贯，促国澄赴阙。国澄初未为信，及至阙，咸如其诺，寻除中尉，遂为中人所称。"

【李德裕治州多善政】 穆宗时，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新经兵乱，仓廪空竭，迷信盛行，百姓惑于鬼怪，生产荒废，生活不宁。长庆三年（823），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改革旧弊，禁止厚葬，破除迷信，去除民害，受到当地百姓拥戴。《旧唐书·李德裕传》："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喻之以旨，绳之以法，数年之间，敝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李德裕礼敬高僧守亮】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时，请来深通《周易》的高僧守亮讲析易理。开头并不怎么敬重，可是等到守亮开讲后，其条分缕析、精辟入理的话语，对疑难问题的解释阐发深得德裕之心，遂不觉大为惊叹，即令下属都来听讲。后又请其再讲，守亮讲了一半，即归寺庙无疾而终。德裕自拟祭文，敬礼有加。王谠《唐语林》卷二："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卫公镇浙西，以南朝旧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送至府。瓦官寺众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时好说《易》，可往否？'守亮请行，众戒曰：'大夫英俊严重，非造次可至，汝当慎之。'守亮既至，卫公初见，未之敬。及于言论，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公凡欲质疑，亮已演其意，公大惊，不觉前席。命于甘露寺设官舍，自于府中设讲席，命从事已下皆横经听之，逾年方毕。既而请再讲，讲将半，亟请归甘露。既至命浴，浴毕，整巾屦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辞。'言讫而终。公闻惊异，明日率宾客至寺致祭。适有南海使送两国异香，公于龛前焚之，其烟如弦穿屋而上，观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谓举世之官爵，皆加于亮，亮尽受之，可以无愧。"

【李德裕智断寺僧案】 甘露寺众僧控告主事僧吞没寺内藏金。谓历任主事者都将寺内金银登记在帐册上，但现在帐簿上徒见空文，不见分文，定是被主事僧吞没无疑，因此请求李德裕判定其罪。审问时众口一词，该僧无从辩解，只得认罪。但德裕思虑再三，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召其面讯。原来该僧受到诬枉，帐册只是一本空帐，而实际上并无金子。由于该僧性情孤高，所

以众僧便以此为由合力排挤他。德裕知道情由后，便命众僧分别用泥土捏成藏金模型，用来验证。众僧于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承认诬枉好人之罪。冯翊《桂苑丛谈》："凳人乃其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群众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乘此挤排之。'因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坐兜子中，下帘子毕，令门不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李德裕验证圣水之妄】 对于宝历年间谣传亳州圣水愈疾之说，任汴宋亳观察使的令狐楚深信不疑，而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则力言其妄。为了破除迷信，他当众验证所谓圣水与一般水并无不同。于是圣水的谣传得以止息。王谠《唐语林》卷一："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以来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贷之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设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李德裕怕读居易诗】 李德裕对白居易的诗文怀有成见，明知白居易诗文精绝，但就是不愿读，也不敢读，因为他害怕阅览之后会受到感动而改变原有的见解。他将居易的诗文全都锁进箱中，以致尘灰满箱。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披览。'其见抑也如此！"

【李德雨】 李德裕于大和七年(833)自西川还朝入相。文宗问盐铁使王涯对德裕入相之事有何反映，王涯认为忠良高兴，宦官小人们则感到害怕，文宗同意其说。当时京师大旱，德裕拜相之日天下大雨，"雨"与"裕"字音相近，宫内遂呼为"李德雨"，以示喜悦之意。钱易《南部新书》戊："上谓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对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须怕也。'"《献替记》："京师久旱，德裕拜相，即日大雨。枢密使曰：'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讹下一字，曰李德雨'。"(《类说》卷七)

【李德裕由宦官杨钦义入相】 史书记载李德裕为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回京，都说这一去将做枢密使，但德裕待他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杨钦

义很不满。过几日德裕单独宴请钦义，还送了重礼，钦义大喜。可是钦义行至半路，奉旨仍回淮南，于是便将礼物退还德裕，德裕不受，全部送给他。后来钦义终于当了枢密使，便向武宗荐举德裕。德裕在武宗会昌期间任宰相与杨钦义不无关系。张固《幽闲鼓吹》："朱崖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余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钦义也。"

【李德裕生活奢侈】 李德裕在洛阳郊外有平泉别墅，其中台榭泉石、奇花异木、土产物品，无所不有。传说其为宰相时，每食一杯羹，费钱三万，生活极其奢侈。康骈《剧谈录》卷下："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故数年之间无物不有。"《贾氏谈录》："李德裕平泉庄，台榭百余所，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李冗《独异志》卷下："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

【李德裕精求消食茶】 传说李德裕精于茶道，特地托舒州刺史为之觅求些许九华山天柱峰茶为消食之用。其人到任后竟献上数十斤之多，德裕退还不受。其人于第二年按德裕要求刻意觅求，得到一些好茶，德裕查验之后方才接受。烹煮后果然能将肉食化为水。《太平广记》卷六十四引《中朝故事》："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

【李德裕饮水讲究】 传说李德裕常饮无锡惠山泉水，命人一站站递送至京城，称为"水递"。他甚至能辨别长江金山下一段水与南京段水质的不同。王谠《唐语林》卷七："在中书不饮京城水，茶汤悉用常州惠山泉，时谓之'水递'。"《太平广记》卷六十二引《中朝故事》："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往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

【李德裕忌抑白居易】 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武宗久闻居易之名，准备拔擢居易为相，便征询德裕的意见。德裕对居易怀有成见，即以居易衰病为由而抑黜之，另外推荐居易的叔伯兄弟白敏中为相。《资治通鉴·武宗会昌二年》："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

【李德裕奖拔寒士】 李德裕在武宗会昌年间为宰相，能奖拔寒士，因此当宣宗即位，贬谪德裕至海南岛崖州时，许多人都为之洒泪，感念他的知遇之恩。王定保《唐摭言》卷七："李太尉德裕，颇为寒俊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李德裕之谪居生活】 李德裕谪居崖州，生活贫困，饥寒交迫，有表弟时时以衣物周济。他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并著论叙志。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李卫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告饥，惟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尝遗段少常成式书曰：'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

【李德裕排斥进士科试】 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传说当其为太原幕府属吏时，又当面受到举子的轻视，故怀恨于心。后为宰相，便竭力排斥进士科考试。《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牛李一言构衅】 传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最初并无嫌隙，相互友善。一次，两人一同参加宴会时，牛僧孺戏称德裕为"纨袴子弟"。德裕为宰相之子，不愿同诸生一起参加考试，以门荫得官，而僧孺系进士出身，因此便对僧孺怀恨在心。两人从此构衅，互相排挤。有人认为传奇小说《周秦行记》为德裕门人韦瓘用来丑化僧孺的。张洎《贾氏谈录》："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

【李德裕一生食万羊】 传说李德裕一生食满一万只羊，即福禄尽而灾祸生，无计摆脱，哪怕没有真的吃满万数，只要名义上属于德裕，如凑足万数，也会吉去凶来。后来果然贬死于崖州。张读《宣室志》卷九："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老僧问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仔细，请详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令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公为观焉异而稍，信之。因问：'南行诚不免矣，然乃终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故，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晋山，见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数拜迎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识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冥数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军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餽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不悦。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刘三复得李德裕赏拔】 刘三复，润州句容（今属江苏）人。少时聪明过人，善作文，父丧，事母至孝。乡试不第。长庆中以文谒李德裕，德裕爱其才，荐其登第，后辟为属吏。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或归以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旧唐书·刘邺传》："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

【卢肇得李德裕荐以第一名登第】 卢肇，字子发，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出身寒微，有奇才，深得李德裕赏识，每次谒见，都备极亲切。会昌三年，王起为主试官，德裕特荐肇为状元，王起即置为第一名及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卢肇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榜，先禀朝廷，恐有亲属

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遣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

【刘言史与王武俊为文武之会】 刘言史，字枣强，工于诗，词藻优美富赡，与李贺、孟郊为诗友。冀州节度使王武俊颇好诗文，待言史特加敬重。他们曾一同出猎，王武俊一箭射中两只野鸭，言史为作《射鸭歌》以颂之，时人以为此诗可与祢衡《鹦鹉赋》媲美。皮日休《刘枣强碑》："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武俊善骑射，载先生以貳乘，逞其艺于野。武俊先骑，惊双鸭起于蒲稗间，武俊控弦，弦不再发，双鸭联毙于地。武俊欢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词如是，可谓文武之会矣。何不出一言以赞邪？'先生由是马上草《射鸭歌》，以示武俊。议者以为祢正平《鹦鹉赋》之类也。"(《皮子文薮》卷四)

【刘言史受微禄不得寿】 刘言史淡于仕进，曾辞谢王武俊请授的县令之职。因诗名甚大，得到当过宰相的汉南节度使李夷简的敬慕。夷简以重礼赠送王武俊，聘请言史到自己幕府，待为上宾，诗歌酬答，甚为相得。后应下属坚请，并经本人同意，署为司功掾，不久表奏朝廷，升其秩禄。谁知诏下之日，正是其逝世之时，言史竟然无疾而终。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据皮日休《刘枣强碑》，简括其意曰："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为汉南节度使，与言史少同游习，因遗以襄阳槃器千事，赂武俊请之，由是为汉南幕宾，日与谈宴，歌诗唱答，大播清才。问言史所欲为，曰：'司功掾甚闲，或可承阙。'遂署。虽居官曹，敬待埒诸从事。岁余奏升秩，诏下之日，不恙而终。公初以言史相薄不欲贵，以惜其寿，至是哭恸之曰：'果然微禄杀吾爱客也！'厚葬于襄城。"

【鬼才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贺为宗室后裔，但其出生后家道已然败落，且遭遇不偶，体弱多病，故其诗多幽怨凄冷之境，被目为"鬼才"。严羽《沧浪诗话》："长吉鬼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谓："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钱钟书《谈艺录》谓："至其用'骨'字、'死'字、'寒'字、'冷'字句，多不胜举。""若咏鬼诸什，幻情奇彩，前无古人，自楚辞《山鬼》、《招魂》以下，至乾嘉胜流题罗两峰《鬼趣图》之作，或极诡诞，或托嘲讽，而求若长吉之意境阴凄，悚人毛骨者，无闻焉尔。"

【韩愈面试少年李贺】 传说李贺七岁时即以诗闻名京师。韩愈和皇甫湜读到

贺诗以为古人所作，及听说系七岁童子所为，便同赴贺家面试。李贺一挥而就《高轩过》，中有“笔补造化天无工”句，二人方知李贺诗名不虚。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二人因连骑造其门，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王琦在评注中以为“七岁”系“二十岁”之误。且李贺于诗题下自序“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愈为都官员郎在元和四年（809），湜为侍御亦在其时，贺时年二十。（《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四）

【李贺呕心觅诗句】 李贺作诗与众不同，带小僮，背锦囊，骑驴外出，将觅到的诗句投入囊中，早出晚归，然后写成诗。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首）

【李贺轻视元稹】 传说元稹于晚年登门请谒李贺，因为稹系明经及第，李贺拒绝不见，元稹感到羞辱，后为礼部郎中，即以贺父名晋不得应进士试为借口而报复之。康骈《剧谈录》卷下曰：“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举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按此说与元稹、李贺年辈均不合。李维桢《昌谷诗解序》：“元韩同时，是长吉长辈，语或失真。”（《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首）

【韩愈为李贺作《讳辩》】 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忌者以为犯讳，贺不应赴进士试。韩愈听说此事，特作《讳辩》为之辩白。《剧谈录》以为阻贺者为元稹，不可信，应为同时应试者。韩愈在文中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昌黎全集》卷十三）韩愈的驳斥非常有力，可惜不能改变李贺的命运。据新、旧《唐书》本传说，“贺竟不就试”、“李亦不能举”，李贺终于未能赴试。

【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后人以为这是奇绝无对之句。司马光《司马温公诗话》：“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奇绝无对。石曼卿对‘月如无恨月常圆’，人以为勍敌。”王琦谓：“琦玩二语，终有自然勉强之别，未可同例而称矣。”(《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二)

【天帝召李贺作记】 传说李贺死是因为天帝造白玉楼，召其为记。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㜷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焞焞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首)

【李贺成仙】 传说李贺于二十七岁时被天帝召去写《白玉楼记》而死，贺母不胜哀痛。李贺便托梦母亲，告诉她自己为神仙中人，在天宫中与文士们共处作文，非常快乐。贺母得此异梦，哀痛之情稍减。张读《宣室志辑佚》：“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

【李贺表兄鞠诗毁诗】 李贺有表兄不才，贺瞧不起他。其表兄便设计报复，借搜集贺诗为名，骗得李侍郎家中珍藏的贺诗，统统投进厕中。李侍郎唯有跌足嗟叹而已。张固《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为笔砚之旧。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得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李戡耻不入试】 李戡一名飞，字定臣，苦学成名，博闻强志，貌古才高。当他于元和年间就礼部考试之时，因不堪忍受礼部吏大呼其名的屈辱，负气退出，不再参加考试。杜牧后来听说其事，仰慕其为人，与其结为知交，相见

恨晚。杜牧《李府君墓志铭》曰："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飞曰：'如是选贤耶？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耶？'因袖手不出，明日逕返江东。某曰：'诚有是人，吾辈不可得与为伍矣。'"(《樊川文集》卷九)

【李播行卷为人购窃】 李播系元和间进士，后为蕲州刺史。有李生其人带了诗卷来拜谒他，求其荐举。李播打开诗卷，发现竟是自己当年的行卷。原来是李生从书店购得这卷诗便当作自己的行卷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七："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李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余年矣。欲幸见惠。'播遂与之，因问：'何往？'曰：'江陵谒卢尚书。'播曰：'公又错也，卢是某亲表。'李惭悚失次，进曰：'诚若郎中之言，与荆南表丈，一时乞取。'再拜而出。"

【卢仝冤死】 卢仝(795?—835)，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家贫，好读书，终日苦吟，不受朝廷的征召。他的诗得到韩愈的称赏。在甘露之祸发生时，他偶然在宰相王涯家留宿，竟与王涯同时被杀冤死。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祸起，仝偶与诸客会食涯书馆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到处逢人说项斯】 项斯，字子迁，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当初默默无闻，以诗卷拜谒杨敬之。敬之颇有诗名，文宗时为祭酒，对项斯的诗十分欣赏，便作诗予以宣扬，称自己"到处逢人说项斯"。于是项斯诗名大盛，第二年即登高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九："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

【费冠卿母卒不仕】 费冠卿，字子军，池州(今安徽贵池)人。元和年间举进士登第。其母去世，即隐居九华山。后有人以孝行荐举他，朝廷召拜为右拾遗，他也辞谢不赴。《全唐诗》第八函第三册："元和登第，母卒，叹曰：'干禄养亲，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遂隐池州九华山。长庆中，殿院李行修举其孝节，召拜右拾遗，不赴。"

【柳氏戏谑使李固言状头及第】 李固言，字仲枢，文宗时为宰相。口吃，性质朴。当初赴京应试时，住宿在表兄弟柳氏家。表兄弟们戏弄他，在教他礼仪时，趁其弯腰，暗地在他头巾上贴出租房屋的字样。固言浑然不知，戴了头巾逕去拜谒许孟容。许看到他头巾上的字知道其被人作弄，为人老实，便记住

了。第二年许受命为主考官,便取固言为第一名及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戏谑,以相国不谙人事,俾习趋揖之仪,俟其磬折,密于乌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相国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号曰'貂郤',固不能为人延誉也。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谒许常侍,相国果诣骑省,高阳公惭谢曰:'某官绪极闲冷,不足发君子声采。'虽然,已藏之于心。又睹乌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公知礼闱,李相国居状头及第。"

【陈会得母激励苦学登第】 陈会,四川成都人,酒家出身,曾因不肯扫街被官吏殴打。他母亲为了勉励其读书求取功名,每年派人送去衣食纸笔,不成名不许归家。陈苦读应试,终于在太和元年(827)登第。宰相李固言命地方官收下陈家的酒旗,陈家还不敢相信呢。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餱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行》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

【毕诚改名得登第】 毕诚,字存之,早孤,出身于盐商之家。夜晚燃薪读书,词学器度冠于同辈,但试进士受挫不第,他便寄希望于改名,以求仕途顺利。当其去拜谒一位朝士请其改名时,此人改其名为"诚"。"诚"与"咸"同音,朝士借以嘲讽其出身于盐估。谁知毕诚竟以此名于太和间登第,懿宗时做到宰相。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唐相毕诚,吴乡人,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擢进士,未遂其志,尝谒一受知朝士者,希为改名,以期亨达。此朝士讥其鹾盐之子,请改为'诚'字,相国忻然,受而谢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辅。前之朝士,惭悔交集也。"

【刘蜕及第破天荒】 刘蜕,字复愚,荆南人。荆州一带为文士荟萃之地,但每年所解送出去应试的举人,都不能登第成名,因此号为"天荒解"。刘蜕也是荆州推荐出去的举人,却于大中四年(850)一举及第,故被称为"破天荒"。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第。"

【张祜与张祐】 张祜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宪宗至宣宗之间。字承吉,清河(今属河北)人。"祜"又写作"祐"。究竟应作"祜",还是"祐"?据考,这是由

于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张祜，字承吉，刻本大半作'祐'，览者莫辨。缘承吉字，祜、祐俱通耳。一日，偶阅杂说，张子小名冬瓜，或以讥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则张之名祜审矣。"可见，张祜为是，张祐为误。

【张祜《宫词》满后宫】　张祜有《宫词》(故国三千里)诗，传入宫禁，深为宫人后妃所喜爱、传唱，名满一时，武宗的宠姬孟才人就是唱此诗而气绝殉葬的。张祜作《孟才人叹一首并序》记述其事："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声《河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上崩，将徙其柩，举之愈重。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及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明。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进士高登第年，寓，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全唐诗》第八函第五册)此事《资治通鉴·武宗会昌六年》亦有记载，说的是"王才人"，以巾自缢，不如张祜写的生动有致。

【元稹贬抑张祜诗】　令狐楚称赏张祜诗，向穆宗推荐，但元稹抑之为"雕虫小巧"，以致张祜寂寞不偶。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

【款头诗与目连变】　传说张祜与白居易两人相互钦慕，一见面就举对方的诗句开玩笑，感情十分融洽。白戏称张祜两句诗为"款头诗"。款头，即问头，指试题。祜诗有两句设问，与试题类似，所以白居易用以比喻。张祜也笑称白诗为"目连变"。《目连变文》取材于佛经目连入地狱勇救母亲的故事，白有上天入地的诗句，所以张祜用以比喻。孟棨《本事诗·嘲戏》："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居易。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诗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张祜与徐凝争解元】　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张祜和徐凝两人都到杭州来，求白居易荐举自己为第一名去应进士试。白居易当面试以诗赋，以徐凝为第一。张祜失望而归，徐凝接着也回家。两人从此不随乡试，终身偃抑。范

摭《云溪友议》详述其事。王定保《唐摭言》卷二有简要的记载，云：“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杜牧为张祜鸣不平】 张祜比杜牧年高，但两人都久闻彼此的诗名。当会昌五年（845），杜牧为池州刺史时，寓居丹阳的张祜便来拜访杜牧，两人一见如故，即成忘年之交。他们互相赠答，祜自称“毛遂”，推许牧为“孟尝君”，有句曰：“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还须是孟尝。”（《江上旅泊呈杜员外》）杜牧则对元稹贬抑祜诗表示不满，有句曰：“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酬张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后来杜牧得知白居易黜祜扬凝之事，更作诗为之鸣不平。范摅《云溪友议》卷四曰：“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曰：‘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

【口吻生花】 传说张祜为了苦吟诗句而没有理睬妻儿的呼唤。冯贽《云仙杂记》卷五：“张祜苦吟，妻孥唤之不鹰，以责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

【张祜称侠受骗】 张祜和崔涯，好酒，自称侠士，结果被一个骗子诓去许多财物，这才觉悟虚名有害无益，从此不再谈侠了。冯翊《桂苑丛谈》曰：“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也。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扶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即回，及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而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张祜有隐侠名】 传说张祜有隐身之术，行动神速，令人望尘莫及。刘崇远曾

访问过故老，听说其事，在《金华子杂编》卷下说："张祜诗名，闻于海外。居润州之丹阳，尝作《侠客传》。盖祜得隐侠术，所以托词自叙也。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请承乏丹阳，因得追寻往迹。而祜之故居，垝垣废址，依然东郭长河之隅。常讯于庐里，则乱前故老犹存，颇能记忆旧事，说祜之行止，亦不异从前所闻。问其隐侠，则云不睹他异。唯邑人往售物于府城，每抵晚归时，犹见祜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已则劲步出郊，夜回县下。及过祜门，则又先归矣。如此恒常不以为怪。从县至府七十里，其迢递而蹑履速，人莫测焉。"

【徐凝《庐山瀑布》诗之争】 徐凝，睦州（今浙江建德）人，有《庐山瀑布》诗，曰："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凝以此诗自豪，故当张祜与之比赛时，自以为此诗高于祜诗。白居易亦十分赞赏此诗，面试凝祜二人时，以凝为先。然而苏轼却以为此诗"至为尘陋"，是"恶诗"，白居易必不至于欣赏，于是写诗讥讽之。其《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曰："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东坡志林》卷一）

【朱庆余得张籍推赞】 朱庆余，名可久，宝应(762)年间进士，他由于受到了张籍的推许才为人重视，得以登第，一时诗名播扬海内。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六："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余作《闺意》一篇以献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播海内矣。"

【崔膺夜叫惊军】 崔膺，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性情狂放，以文著名，张建封德宗时为徐泗节度使，爱其才，引置幕下为客。崔膺曾于夜中大叫，一军皆惊，军士怒甚，都想杀他，建封把他藏匿起来。在第二天的宴会上，监军根据约定要他交出崔膺，建封亦用同样方法保护崔膺。于是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得以缓和。王谠《唐语林》卷六："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请，亦请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宣古受辱卧泥中】 李宣古，字垂后。工文，有诗名，性喜调笑，爱讥讽人。当他受聘杜悰门馆，在宴席上陪客时，由于态度倨傲，调笑过分，杜悰不能忍

受，以为是戏弄自己，便侮辱他，让他卧在泥中。杜悰妻长林公主善为劝解，这才令人把他扶起，重新入席。宣古赋诗称谢。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性谑浪，多所讥诮。时杜悰尚主，出守沣阳，宣古在馆下，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悰不能忍，忿其戏己，辱之，使卧于泥中，衣冠颠倒。长林公主素惜其才，劝曰：'尚书独不念诸郎学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阳之誉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赋诗。"

【杨牢千里求父尸】 杨牢，字松年，弘农（河南灵宝）人。以诗闻名，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学习诗文。其父随田弘正，元和年间死于魏博镇内乱中。当时尚未成年的杨牢奔走二千里，远至常山，在叛军的营垒中求得父尸归葬，悲哀泣血，至为感人，当时称为"孝童"。《全唐诗》第九函第三册："父从田弘正，死于赵军。牢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求尸归葬，衔哀雨血，时称'孝童'。"

【刘蕡屈声播天下】 刘蕡，字去华，昌平（今属北京）人。恨宦官专权，怀救世之志。于文宗太和二年(828)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试时，他痛陈时弊和治乱之本，考官见其对策，无不叹服，但又畏惧宦官，而不敢录取，当时舆论哗然。新登第的李郃上疏为之抱屈，愿以自己的科第与之调换，可是朝廷不予置理，致使刘蕡终身不得仕于朝。蕡后为节度使幕府吏时，又遭宦官嫉恨，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死于贬所。商隐与蕡为莫逆交，作哭刘蕡诗四首，为之鸣冤。有句："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闻。"（《哭刘司户》，《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哭刘司户蕡》，《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文宗太和二年闰月甲午"："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议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策，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蕡由是不得仕于朝。"

【杜牧以《阿房宫赋》登第】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二十三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古讽今，以秦始皇豪奢导致亡国，作为敬宗大起宫室的借鉴。此赋一出，即不胫而走，脍炙人口。当他于二十六岁应进士试时得到了吴武陵的推荐。吴武陵要求主试官崔郾许杜牧以第五名。后有人以杜牧"不护细行"为由加以反对，崔郾不听，终于让杜牧以第五名及第。王定保《唐摭言》卷六："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

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两枝仙桂一时芳】 杜牧于大和二年(828)正月举进士,以第五人及第,三月应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授官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同一年中既进士及第,又制举登科,两次登第,十分难得,一时声名大振。可是当杜牧与几位好友同游寺院时,老僧却浑然不知。杜牧大为惊讶,遂写诗以寓慨。孟棨《本事诗·高逸》:"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动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不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清秋一首杜秋诗】 杜牧作《杜秋娘诗》,长一百十二句,五百六十言,写杜秋娘一生坎坷遭遇,她从节度使之妾,而没入宫为宠姬,为傅姆,终被放归,晚境穷困凄凉。杜牧自述作诗缘起曰:"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异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既老,为之赋诗。"此诗一出,即传诵当时。张祜《读池州杜员外杜秋诗》有句曰:"也得相如第一词。"李商隐《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亦赞曰:"清秋一首杜秋诗。"(《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

【杜牧不拘细行】 杜牧曾在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府任职,居住扬州多年。传说杜牧日夜驰逐于倡楼歌馆之间,牛僧孺曾派几十名士兵悄悄地保护他。后来杜牧知道此事,终身感激僧孺的回护之恩。于邺《扬州梦记》:"丞相牛僧孺出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以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途,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千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

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

【两行红粉一时回】 传说杜牧在洛阳为监察御史分司任上，参加李司徒家宴，钟情一位歌伎，要求主人赠送。一时之间引得众歌伎纷纷回眸微笑，而杜牧则谈笑风生，毫不在意，并立即赋诗一首以记之。孟棨《本事诗·高逸》：“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曰：‘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绿叶成荫子满枝】 传说杜牧在湖州时有意于一位少女，因其未成年，遂送厚礼，以十年为期，届时不娶，方可嫁人。十四年后杜牧得为湖州刺史，而意中人业已嫁人，并已生子。杜牧无奈，作《叹花》以寓慨。于邺《扬州梦记》：“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集，某当间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舣岸，于从人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仪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赤壁》主题之争】 杜牧有《赤壁》咏史绝句，曰：“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许顗批评杜牧不问社稷安危，

只为二乔的命运担心，说杜牧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彦周诗话》)纪昀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许顗没有领会诗人的用意，写二乔正是借以表明赤壁一战与东吴存亡息息相关。他说：“(许顗)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顗遽诋为秀才不知好恶，殊失牧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另一种意见，认为诗中对周瑜有所讥讽，说周瑜只不过是侥幸胜利而已。薛雪说：“言公谨军功止借东风之力，苟非乘风力之便，以破曹兵，则二乔亦将被虏，贮之铜雀台上。”(《一瓢诗话》)王尧衢云：“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古唐诗合解》)何文焕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历代诗话考索》)沈德潜则以为此诗流于轻薄，因此对诗家盛赞此诗表示不解：“牧之绝句远韵远神，然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近轻薄少年语，而诗家盛称之，何也？”(《唐诗别裁》卷二十)冯集梧在注中引用许顗之语后，驳之曰：“按：诗不当如此论，此直村学究读史见识，岂足与语诗人言近指远之故乎？”(《樊川诗集注》卷四)

【杜牧与元白诗狱】 杜牧《李府君墓志铭》中有一段话，对元和以来流行的元白诗十分不满，甚至要求绳之以法，遂引起人们注意，纷纷发表意见。这段话说：“(李戡)尝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樊川文集》卷九)杜牧在洛阳时与李戡结识，即成知交。这段有关元白诗的话虽出于李戡之口，但杜牧特地记载在李戡的墓志铭中，说明他们有共同的主张。《四库全书总目》曰：“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卷一百五十一)对于杜、李对元和诗的讥评，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宋祁《新唐书·白居易传赞》引用上文后说：“盖救所失，不得不云”，认为杜、李之言具有针对性，有救失纠偏的作用。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认为双方都有风流韵事，难分优劣，杜牧讥评元白诗是不公平的。袁枚则以为其中包含个人的感情纠葛，白居易曾讥讽杜牧祖父杜佑年过七十犹不肯退休，所以杜牧借此加以报复：“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诗讥之，故牧假飞语以诋之耳。”(《随园诗话》卷一)

【杜牧与杜顗】 杜牧长杜顗四岁,对兄弟友于情深。杜顗自幼多病,目力很差,但少年早慧,二十四岁就已名满天下。当时名士崔岐赠诗,将杜顗比作贾谊与司马迁:"贾马死来生杜顗,中间寥落一千年。"杜顗于二十六岁登第,曾为李德裕镇海节度使幕府巡官。不久,眼疾加剧,退居扬州禅智寺,到三十一岁时完全失明。其时杜牧在洛阳,即请假一百天聘请眼医为兄弟治疗。假期满后,他为了照顾兄弟,不惜辞官,就近谋职。但杜牧以重金遍访名医,百计治疗,始终未能使兄弟复明。杜顗一家的生活从此赖杜牧维持。杜顗先于杜牧一年去世,牧作《杜君墓志铭》,为兄弟的不幸和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樊川文集》卷九)

【杜牧外甥编《樊川文集》】 杜牧去世后,他的外甥裴延翰搜集杜牧的诗、文、传、论、序、表等四百五十篇作品,分为二十编,合为一集。杜牧晚年流连于樊川别墅的景物间,曾嘱咐裴延翰为他编集时,号《樊川集》,延翰遵命,取集名为《樊川文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顾延翰曰:'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奉,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则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

【许浑梦登昆仑遇飞琼】 许浑,字用晦,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大和六年(832)进士。传说曾梦登昆仑山,与人饮酒赋诗,诗中提及汉时仙女许飞琼之名。后又梦至该处,遇到许飞琼,责其不该将自己的姓名写入诗中,许浑随即改动诗句。孟棨《本事诗·事感》:"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至其梦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

【姚合义复商隐官】 姚合,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元和十一年(816)进士。与贾岛同时,但与贾岛苦吟诗风相反,多平淡浅易之气。李商隐为弘农尉时,曾因免除囚犯死罪而得罪观察使孙简。在即将被罢官之际,适逢姚合来代孙简为观察使。姚合一见商隐,即感到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于是便让商隐复职,一时传为佳话。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开成间,李商隐尉宏农,以活囚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合来代简,一见大喜,以风雅之契,即谕使还官,人雅服其义。"

【李远得令狐绹荐为刺史】 李远,字求古。太和五年(831)进士及第。令狐绹

在宣宗前荐其为杭州刺史，宣宗亦知其诗名，但以为其性疏放，不足治州。绹力言其才，宣宗终于允准。李远后治州果然有方，不负令狐绹之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宣宗时，宰相令狐绹进奏拟远杭州刺史，上曰：'朕闻远诗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是疏放如此，岂可临郡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以写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观之。'至果有治声。"

【李远搜求杨贵妃遗物】 李远为九江刺史时，搜求杨贵妃遗物，得到老僧人所藏的一双袜子，视若珍宝。每当与诗友欢宴之时，便取出把玩观赏，并谈笑赋诗。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初牧湓城，求天宝遗物，得秦僧收杨妃袜一緉，珍袭，呈诸好事者。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谈笑永日。群玉话及向赋黄陵庙诗，动朝云暮雨之兴，殊亦可怪。远曰：'仆自获凌波片玉，软轻香窄，每一见，未尝不在马嵬下也。'遂更相戏笑，各有赋诗。"

【雍陶矜夸好媚】 雍陶，字国钧，成都（今属四川）人。太和八年(834)进士，诗名甚著，与贾岛、徐凝等酬唱。他自负其才，对来宾十分无礼，故少有人与之结交。有一位举子下第，谎称旧交求见，雍陶面斥其非。但当该举子对其诗表示仰慕之情时，雍陶爱其媚而待如故旧。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六："为简州牧，自比谢宣城、柳吴兴，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贽者稀得见。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诃曰：'与公昧平生，何云相识？'道明云：'诵员外之言，仰员外之德，诗集中日得相见，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夸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

【刘得仁终身不得第】 刘得仁出身高贵，是公主之子。他的兄弟们都因公主的关系得以入仕显达，而得仁则立志要取得科第，否则不愿受爵。他苦心为诗，五言诗清莹剔透，独步文场，然而却困于场屋，三十年不得一第。他始终甘心穷困，故当其病故后，时人都为之抱屈。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卒无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亲故稀。翻令浮议者，不许九霄飞。'既终，时人竟为诗吊之。"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

【鱼玄机笞杀侍婢】 鱼玄机（？—868？），字蕙兰，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好读书，有才思，曾为李亿妾。后色衰爱弛，入咸宜观为女道士，放纵自己，成为妓女。玄机工诗，颇与当时名士交游，互为诗赠答。因笞杀侍婢绿翘事，

为京兆尹所杀。皇甫枚《三水小牍》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载，谓玄机一日外出，有客来访，女僮绿翘告以主人在外，客人即离去。玄机归来，怀疑绿翘与客有私情。绿翘百般解释，玄机只是不信，并且"愈怒，裸而笞百数"，毒打绿翘致死，将尸体偷埋于后院。"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觇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锸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平。遂录玄机京兆府，史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

【王凝戏侮崔彦昭遭报复】 王凝，字成庶，崔彦昭，字思文，两人是表兄弟。咸通中彦昭为宰相，凝为兵部侍郎。王凝先于大中元年(847)登第，第二年彦昭落选。当其走访王凝时，凝便服出见，已经不甚礼貌，且又进而认为彦昭只能由明经及第。唐时重进士科而轻明经出身，故彦昭受到戏侮，愤愤不平。后彦昭进士及第，解褐入仕，当王凝有入相之望时，便设法倾陷王凝，使其不得为相。不久彦昭位至宰相。崔母为了阻止儿子进一步陷害王凝，表示如王凝受到迫害，自己决心与王母共患难。一向事母至孝的彦昭迫于母命，只得作罢。尉迟偓《中朝故事》："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下第，因访凝，凝衩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经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毁怀凝朝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云：'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

【丁棱口吃贻笑柄】 丁棱，字子威，文名早著。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向主试官王起推荐卢肇、丁棱、姚鹄三人，王起依次予以录取。按照惯例，进士于放榜后应一起谒见宰相，由第一名状元致词。当时第一名卢肇有事不得来，按顺序由丁棱代表进士致词。而丁棱不仅貌丑，亦且口吃，仓猝之间紧张异常，连"登科"二字也说不全，只能连声说"棱等登"三字，发音犹如弹出的筝声，闻者无不失笑。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五："王起问德裕所欲？答曰：'何问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以不与及第？'起遂依次放之。唐放榜讫，谒宰相，即榜元致词。肇以故不至，棱口吃而形陋，俯曰：'棱等登。'鞠躬赧汗，卒不能致后语，左右皆笑。或曰：'君善筝耶？'棱犹不悟也。"

【孙樵十试不第】 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大中九年(855)进士。未第前寓居长安，忍饥受冻，闭门读书，但是久困场屋，十试不第，以致友朋离散，囊空如洗，受尽饥寒煎熬，几乎陷于绝境。其《寓居对》自述曰："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烂舌，十试泽宫，十黜省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橐装锁空，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孙樵集》)卷七)

【赵倚楼】 赵嘏，字承祐，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其《长安晚秋》诗有句"长笛一声人倚楼"，得到杜牧的爱赏，称之为"赵倚楼"。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嘏尝早秋赋诗曰：'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杜牧之呼为'赵倚楼'，赏叹之也。"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有句赞之："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樊川文集》卷二)

【赵嘏因题秦皇诗被黜】 赵嘏以诗著名，连宣宗亦闻其名，欲授予好官。但当宣宗看到赵嘏呈上来的诗中第一首就是讽刺秦始皇的，便大不高兴，给予好官的话从此不提了。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宣宗雅知其名，因问宰相：'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进来。'读其诗，首题秦诗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事寝。"

【赵嘏爱姬为浙帅所夺】 赵嘏有爱姬貌美，为浙帅夺为己有。第二年赵嘏进士及第，赋诗感伤其事，浙帅得知便遣归该姬。途中两人相遇，该姬竟痛哭而绝，赵嘏不久亦因思慕而亡。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先，嘏家浙西，有美姬溺爱，及计偕，留侍母。会中元游鹤林寺，浙帅窥见，悦之，夺归。明年，嘏及第，自伤赋诗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帅闻之，殊惨惨，遣介送姬入长安。时嘏方出关，途次横水驿，于马上相遇，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嘏思慕不已，临终目有所见，时方四十余。"

【薛逢才高连遭斥】 薛逢，字陶臣，蒲州(今属山西)人。会昌间进士。由于性耿直偏激，诗文杰出，高出同辈，曾前后三次为宰相贬斥。先是友人刘瑑阻止他为知制诰；继而杨收恨其诗寓嘲讽，斥为州刺史；以后王铎为相，又怒其诗意不恭而沮之，故虽有高才而未能得志。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九："初与刘瑑交，会瑑当国，有荐逢知制诰者，瑑猥曰：'先朝以两省官给事舍人，先治州县，乃得除。'逢未试州，执不可。乃出刺巴州。而杨收、王铎同牒署，收辅政，逢有诗，微词讥讪。收衔之，复斥蓬、绵二州刺史。铎为相，又以诗訾铎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山岳一毫轻。'遂不见齿。终秘书监。"

【薛逢晚景萧条】 薛逢受挫，仕途艰难，故至晚年境况萧条。一次骑驴上朝时，适遇新进士及第，意气扬扬，一路呵斥而来，开道者要求薛逢回避一旁。薛逢告以当年自己也曾进士及第，何必以贫富衡人，这才免于受辱。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逢晚年龃龉宦涂，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呵殿整然，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辗然，因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其人辟易。"

【裴坦推倒茶台】 裴坦，字知进。性简易，生活节俭。其长子娶宰相杨收女为妇，嫁妆异常丰厚，器物多为金银所制，裴坦听说后十分不快。一日他亲自到新房去看，见茶台上碟中所装果实系用犀角制成，盛怒之下推倒茶台，以为这是败家的气象。后杨收果然因收受贿赂而不得善终。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一日，与国号及儿女辈到新妇院，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视碟子内，乃卧鱼犀。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纳赂，竟至不令。"

【裴坦蒙羞】 宣宗时，令狐绹为宰相，荐坦为职方郎中、知制诰。当坦初次视事时，原来不同意裴坦任职的另一位宰相裴休便借机当面予以蔑视，拂袖而去。当时人为之惊骇，以为是有唐以来罕见的羞辱。《新唐书·裴坦传》："令狐绹当国，荐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夺。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骇骇，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

【许棠得马戴潜恤】 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有《洞庭诗》为工，时号"许洞庭"。性情孤僻，苦吟诗句，屡试不第，咸通十二年(871)年近五十始及第。未第前，他去谒见马戴，晤谈甚洽，一住数月，但马始终不问许棠有何要求。后当大会宾客之时，马戴出示许棠家人书信，才知马暗中派人周济许棠家之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苦于诗文，性僻少合。既久困名场，时马戴佐大同军幕，为词宗，棠往谒之，一见如旧交，留连累月，但从事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客，命使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不喻其来，启缄即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许棠得第筋骨轻】 许棠困于场屋，屡试不第，年复一年在达官贵人门下行卷趋奉，疲于奔命，好不容易五十岁及第。谁料一经得第，往日的疲乏困倦竟一扫而去，顿感筋骨轻健，宛如年轻人一般灵活。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许棠常言于人曰：往者年渐衰暮，行卷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

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真人世孤进之丹也。"

【汪遵苦读一举登第】 汪遵，宣城(今属安徽)人，咸通七年(866)进士。年轻时为小吏，暗中苦读，善为绝句诗。因为家贫，只能借他人书来连夜强记。这些连他的好友许棠都不知道。等到赴试之时，许棠遇到他竟然大怒，因为自己应试二十多次都落选了，汪遵不自量力也敢赴京应试，故态度甚为傲慢。后汪遵一举登第成名，而许棠直至五年后方始及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幼为小吏，昼夜读书良苦，人皆不觉。咸通七年，韩衮榜进士。遵初与乡人许棠友善，工为绝诗，而深自晦密。以家贫难得书，必借于人，彻夜强记，棠实不知。一旦辞役就贡，棠时先在京师，偶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行李索然，棠讯之曰：'汪都何事来?'遵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与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王璘日试万言】 王璘，长沙人，性放旷，富于词章。唐时有"万言科"的考试科目，王璘应试时，日赋万言，援笔立就，表现了少有的敏捷。有人表荐于朝，后因得罪权贵路岩，不得志而归。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六："先试之使廨，璘请十书吏，皆给笔札，璘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笔立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七千余言。时路岩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曰：'请俟见帝。'岩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王璘与李群玉联句】 王璘和李群玉相遇时，起初群玉瞧不起王璘，但一经联句，璘的诗句脱口而出，才思敏捷，使群玉不得不服。《唐诗纪事》卷六十六："璘与李群玉相遇岳麓寺。群玉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破题而授之，璘略不伫思，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人头。'群玉遂屈。"

【郑仁表自诩人瑞】 郑仁表性豪爽，善文。其祖父郑肃在会昌年间与李德裕同为宰相，便自恃门第高贵，欺凌同辈，目空一切，著文自诩人瑞，为世人所鄙。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一："仁表豪爽有文，尝以门阀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仁表。'傲纵多所陵藉，人畏薄之。"

【郑仁表为刘邺贬死】 刘邺年轻时曾投文卷于郑仁表之父郑洎，求其推荐，但为仁表所轻视。后刘邺为大臣，便借故将仁表贬死于岭外。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一："仕为起居郎，为刘邺所恶，贬死岭外。邺少时，投文于仁表

父洎，仁表嗤鄙之。邺为相，仁表贬死。"

【温八叉】 温庭筠(812?—866)，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因其才思敏捷，只需八叉手即成八韵，故称之为"温八叉"。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而八韵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八叉手成八韵，名'温八叉'。"

【温庭筠擅长偶对】 温庭筠以擅长对偶著称，曾为李商隐、宣宗的句子脱口出对，贴切工整，深得赞赏。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也。"

【温庭筠代人作文】 传说庭筠在试场常代人作文。一次，主考官沈侍郎特地将其召试于簾下，不让他有代人作文的机会。可是到了傍晚，不过片刻时间，庭筠仍然替八人口授了诗。庭筠因此而受到执政的压抑。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试于簾下，恐其潜救。是日不乐，逼暮先请出，仍献启千余言，询之，已占授八人矣。执政鄙其为，留长安中待除。"

【温庭筠为姚勖所黜】 温庭筠早以词赋闻名，扬州留后姚勖甚为赏识，屡以钱帛相赠。庭筠则将得到的钱帛都花在酒楼倡馆中，姚怒，即笞逐之，庭筠因此而不得登第。《玉泉子》："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

【温庭筠姊怒责姚勖】 温庭筠自从为姚勖所黜后，每试落第。庭筠姊以为皆姚勖所致，遂对姚切齿痛恨。当一天姚来姊家造访其夫时，姊即出厅执勖袖大哭，责其无情。勖受此惊吓，不久竟病故。《玉泉子》："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勖对之，温氏遽出厅事，执勖袖大哭。勖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勖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

【温庭筠忤宣宗】 温庭筠曾在旅舍里遇到微服私行的宣宗，还以为此人不过司马、簿尉一类的小吏，态度颇为不敬，因此得罪了宣宗，把庭筠贬为方城县尉，庭筠遂受压抑至死。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宣宗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

‘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

【温庭筠触怒令狐绹】 宣宗时,令狐绹为宰相,温庭筠有两件事触怒令狐绹,终于遭到令狐的报复,不得登第,终身偃蹇。一是令狐绹向庭筠问及一个典故的出处,庭筠告诉他出于《庄子》一书,并认为此书并非冷僻之书,宰相应在公务之余阅读古书才对,使令狐绹十分难堪。二是庭筠曾为令狐代作《菩萨蛮》词进给宣宗,但他不能保密而泄露于人,再次触怒令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已。”“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

【李商隐与柳枝】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年轻时与一位堂兄的邻居名叫柳枝的姑娘,有过一段情意深长的交往。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柳枝原约商隐一会,可惜一位友人偷走了诗人的行李,不克赴约。后柳枝为东诸侯娶去,诗人为作《柳枝五首》,题于柳枝故居,以写其对柳枝的怀念之情。在小序与诗中商隐写出柳枝的音容笑貌和天真活泼之态,以及多才多艺,热烈追求爱情的主动精神。《柳枝五首序》曰:“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风海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物断不聘。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东诸侯娶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三)

【李商隐连试不第】 李商隐于大和六年(832)开始应进士试,开成二年(837)及第,其间五年屡试不第。其《上崔华州书》:“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樊南文集》卷八)

【李商隐得令狐绹推荐及第】 令狐绹为左补阙时，主试官高锴问他友人中谁最为优秀，令狐连说三声商隐之名，于是商隐得以登第，是年商隐二十五岁。其《与陶进士书》自述："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樊南文集》卷八)

【李商隐落选】 李商隐及第后的次年，应博学宏词科考试。考官周墀和李回录取了他，可是复审时，竟被一位神秘的"中书长者"抹去而落选。商隐愤极，在《与陶进士书》中自述："周、李二学士以大德加我"、"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曰：此后不能知东西左右，亦不畏矣。"(《樊南文集》卷八)

【李商隐娶王氏遭贬抑】 李商隐从十七岁起就在令狐绹之父令狐楚幕下，得到爱护和关照，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商隐及第这年冬，令狐楚病故，次年，商隐应王茂元之聘入王幕，并娶茂元女为妻。令狐绹为此十分不快，以为商隐依托他人幕下，诡薄无行，违背家恩。绹器量浅窄，系牛党重要成员，于是便把商隐当作李党，即借相厚的"中书长者"之手，把商隐的名字从入选者的名单中抹去以为报复。从此怀有成见，贬抑商隐，使之沉沦于下僚。商隐落选后，即愤而作《安定城楼》以抒怀。冯浩《玉溪生年谱·三年戊午》："商隐赴泾原王茂元幕，娶其女，皆当在是年。按：义山以娶王氏，见薄于令狐，坐致坎廪终身，是为事迹之最者。""时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资绹力，而遽依其分门别户之人，此'诡薄无行'之讥断难解免，而绹恶其背恩者也。""中书长者，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然则应鸿博，正当初婚之际，故《安定城楼》诗'贾生年少方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乃不中选回至泾原之作。"

【李商隐题诗令狐厅】 李商隐娶王茂元女为妻，后又入郑亚幕府，令狐绹从此便疏远商隐。大中四年(850)冬，绹为宰相，商隐屡次陈情，绹并未回心转意，甚至避而不见。当重阳日，商隐至绹家，题诗其厅，以表情意。绹见题诗感到惭怅，遂锁闭此厅，终身不处，如此而已。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

【李商隐拒纳张懿仙】 商隐于大中五年(851)在柳仲郢东川节度使幕府任书记，其时他的妻子王氏早已亡故，柳仲郢意欲把自己的乐伎张懿仙赠给他。

张懿仙生得花容月貌，且技艺精湛，但商隐感念亡妻，无心旁顾，遂作《上河东公启》婉言拒之。他称自己虽在诗中写过男女艳情，但本人却与风流无涉，生活态度是严肃的。曰："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樊南文集》卷六）

【李商隐作文如獭祭鱼】 李商隐的骈俪文多罗列典故，辞藻繁缛，瑰迈奇古。每次作文，刻意构思，排比声韵，总爱检阅书册，书籍摆满桌案，如同水獭捕得鱼后，便陈列水边，好象祭祀一般，故称商隐作文为"獭祭鱼"。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

【三十六体】 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之诗文号为"三十六体"《旧唐书·李商隐传》："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至于"三十六体"的含义，有二说。一说指辈份排行，三人的排行都是十六，故称。《小学绀珠》："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引）一说指三人文风相似，都以"秾致"夸耀。《新唐书·李商隐传》："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唐才子传》卷七："时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秾致相夸，号'三十六体'。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

【卢渥路遇宣宗得擢第】 卢渥，字子章，以诗著名。曾于赴举时，在长安东郊的旅舍中遇到微服私行的宣宗，料其必为贵人，故以礼让之，博得宣宗好感。宣宗带走卢渥的诗卷，不日，即命主试官擢其及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九："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贵人，敛身避之。帝呼与相见，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宰臣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具陈其由。时亦不以为忝。"



【宣宗自称乡贡进士】 宣宗（847—859在位）李忱好儒工诗，每当大臣出任节度使时，都要赋诗相赠。他对进士出身的朝臣十分爱羡，总要问长问短，询问他们应试的诗赋题目，及主考官姓名，为那些富有才学而不得中第者抱憾。他在殿柱上自题为"乡贡进士"，以此自慰。王谠《唐语林》卷四："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李频为官多善政】 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今浙江建德）人。以诗著名，得姚合赏识，将女儿嫁给他。于大中八年（854）及第。为武功（今陕西宝鸡）县令时，正直无私，赈济饥民，打击豪强，加惠县民。后为建州（今福建建瓯）刺

史，亦有善政。故当其病故归葬时，父老都为之哀悼。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迁武功令。频性耿介，难干以非理。赈饥民，戢豪右，于是京畿多赖，事事可传。懿宗嘉之，赐绯银鱼，擢侍御史。守法不阿，迁都官员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则布条教，以礼治下。时盗所在冲突，惟建赖以安。未几卒官下，榇随家归，父老相与扶柩哀悼。"

【邵谒截发苦读得第】 邵谒，韶州翁源县(今属广东)人。年轻时为县厅吏，有客人来，县令命其支床迎候，由于侍候不及而为县令逐出。于是他便毅然断发，立志发愤苦读。咸通七年(866)赴京应试，正遇温庭筠主其事，同情其寒苦，为之揄扬，终于登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少为县厅吏，客至仓卒，令怒其不搘床迎侍，逐去。遂截髻著县门上，发愤读书。""苦吟，工古调。咸通七年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乃榜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已而释褐。"

【公乘亿夫妻路遇】 公乘亿，字寿仙，与聂夷中、许棠等人同年登第。起初离家赴京应试，连续多次落第。曾得大病，乡人误传其病亡。咸通十三年(872)的一天，其妻穿丧服至京迎丧，此日公乘亿送客出外，夫妻于道途巧遇，相视许久，方敢相认，两人抱头大哭。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缞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

【来鹏偃蹇不第】 来鹏，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大中、咸通间以诗文著名。一生坎坷不遇，不得登第。初因家贫性傲，为权贵所忌，故应试十次均落第。继而有尚书韦宙赏识其才，延为幕宾，欲招其为婿，因故而未成。后韦宙欲为其力荐，又因不喜其诗意而作罢。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鹏工诗，蓄锐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颇亦忿忿，故多寓意讥讪。当路虽赏清丽，不免忤情，每为所忌。""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韦宙尚书独赏其才，延待幕中，携以游蜀，又欲纳为婿，不果。是年，力荐夏课，卷中献诗有云：'一夜绿荷风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宙以为不祥，果失志。""中和，客死于维扬逆旅，主人贤，收葬之。"

【李山甫落魄不得志】 李山甫于唐末咸通间屡试不第，落魄不羁，心怀不平，愤世嫉俗，仿效阮籍作青白眼。常狂歌痛饮，以抒郁闷之气，因此诗文激切，多寓讽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生憎俗子，尚

豪，虽箪食豆羹，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抒郁郁之气耳。”“山甫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

【皎然献诗韦应物】 皎然，字清昼，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出家为僧。传说他初见韦应物时，怕自己原有的诗不合其意，特作古诗投之，谁知应物不喜。后皎然将旧作献之，应物大为赞赏，两人遂成为诗友。马永卿《嬾真子》：“旧说皎然欲见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贤，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辄希老夫之意？’”

【裴庆余为船夫赋诗】 一位船夫用竹篙撑船，溅起的水花弄湿了坐在节度使李蔚身边妓女的衣服，李的脸色十分难看。裴庆余赶快为船夫写了一首绝句，李大为高兴，命人传唱。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记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李昌符诗嘲婢仆得登第】 李昌符，字岩梦，久有诗名，但屡试不第，因此对自己的诗卷亦懒得装修。后来他忽发奇想，便作五十首专嘲婢仆之诗，行卷于公卿间。因为出奇制胜，果然不到十天，就在京城引起轰动。一些老婆婆得知无不恼恨，而当年，就是咸通四年(863)，他却因此得以登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妳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

【周朴苦吟惊樵夫】 周朴，唐末诗人，寄寓闽中僧寺中。性喜吟诗，诗风苦涩。每遇景物，就苦思冥索，流连忘返。吟得一二好句，便自得其乐。一次在山上遇到一位樵夫，触动诗兴，就一把将其抓住，吓得樵夫弃柴而逃，闹了一场误会。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一：“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

【周朴耽句受戏弄】 周朴以苦吟出名，有一位士子就吟诵周朴所作诗句来戏弄他，故意读错一字。周朴紧追其后，责问为何读错。一时传为笑谈。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一：“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跨驴于路，

遇朴在旁，士人乃欹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忿，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

【卢携貌丑而有才】 卢携，字子升，于宣宗大中初年应进士试时为人轻视，因其相貌丑陋，又且语音不正。然而尚书韦岫却有知人之鉴，看重其才，认为他将来必然发达。后卢携果然于僖宗乾符间为宰相。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盖短舌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韦岫尚书加钦，谓其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

【贯休拒改贺诗】 贯休(832—912)，七岁出家为僧。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工诗能文，喜游览，广结交。当时钱镠颇有野心，因功自称"吴越王"。贯休作诗去祝贺，中有"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于喜悦之余感到不满足，要求改"十四"为"四十"。贯休坚持不改，拂袖而去。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初，昭宗以武肃钱镠平董昌功，拜镇东军节度使，自称吴越王。休时居灵隐，往投诗贺，中联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肃大喜，然僭侈之心始张，遣谕令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休性躁急，答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裹衣钵，拂袖而去。"

【贯休激怒节度使】 贯休游荆南，正逢节度使成汭生日，成汭得众人所献诗百余篇，其中也有贯休所作。在评定诗品高下时，幕僚郑准忌贯休的才华，故意把他的诗列为第三，贯休大怒。不久，成汭向贯休请教书法，贯休谓必须登坛以隆重的仪式传授，不能轻率告知。成汭被激怒，将贯休流放贵州。《五代诗话》卷八引《十国春秋》："贯休思登南岳，遂担簦游荆南。""会节度使成汭以诞生日得歌诗百余章，而贯休诗与焉。汭令幕僚郑准评高下，准害其能，置贯休诗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已而汭问笔法于贯休，答曰：'此事须登坛而授，岂容草草。'汭不胜其忿，递放黔中。"

【贯休因诗受冷遇】 贯休被流放贵州以后，再度至荆州，受到南平王高季兴礼遇。后来有人谈论时政不治，贯休作《酷吏辞》讥刺，被高季兴疏远。《五代诗话》卷八引《十国春秋》："贯休以忤成汭，故递放黔中，后复来游江陵，王优礼之，馆于龙兴寺。会有谒宿者，言时政不治，贯休乃作《酷吏辞》刺之。""王闻之，虽被疏远，而亦不甚罪焉。"

【贯休画应梦罗汉】 贯休曾用水墨画了十六个罗汉，其貌与他人所画不同，据

说这是贯休根据梦中所见的形象所画，故称为应梦罗汉。蜀主曾命人把画送入宫内观赏，叹其笔迹狂逸，欧阳炯观后作长诗歌咏之。《五代诗话》卷四引《野人闲话》："王氏建国时，(贯休)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彧、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

【贯休赋诗讽权贵】　王建游龙华禅院，召贯休共坐，并让他诵读近日所作诗。贯休见在座的皆诸王贵戚，遂作《公子行》讽刺他们奢淫而肤浅，好逸恶劳，不学无术。张唐英《蜀梼杌》卷上："(王建)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段，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因作《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皆不知，五帝三王为何物。'建称善，贵倖皆怨之。"

【江东三罗】　指唐末罗隐、罗邺、罗虬三人。三人为同族，生性狂放，遭遇仿佛，均以诗著称，故称"江东三罗"。《唐才子传》卷八："邺尤长律诗。时宗人隐、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三罗'。隐雄丽而坦率，邺精致而联绵，虬则区区而已。咸通中，数下第。"卷九："虬词藻富赡，与族人隐、邺齐名，咸通间称'三罗'，气宇终不逮。"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一："晚唐江东三罗，罗隐、罗虬、罗邺也，皆有集行世。"

【罗隐才高而貌陋】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年少敏捷，善属文，诗笔尤俊。当时以诗闻名，得到宰相郑畋、李蔚的赏识。郑畋有女貌美，喜爱诗歌，读到罗隐的'张华谩出如舟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感到神采飞扬，对罗隐产生爱慕之意。可是当她有机会见到罗隐本人时，却为他外貌的丑陋而失望，从此连罗隐的诗也不再读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九："自号江东生，为唐相郑畋、李蔚所知。畋女览隐诗，讽诵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隐貌寝陋，女一日帘下窥之，自此绝不咏其诗。"

【罗隐助笔工】　传说罗隐以雁头笺百幅换笔，以帮助笔工取得高价。《云仙杂记》卷三："罗隐喜笔工裴凤，语之曰：'笔，文章货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价。'即赠雁头笺百幅。士夫闻之，怀金同价。或以彩罗大组换之。"

【罗隐愤而编《谗书》】　罗隐因坎坷不遇，心怀不平，遂于咸通八年(876)将自己所作议古刺今之文编为一集，取名《谗书》，投卷于大臣之间，以示其抑郁愤世之情。其《谗书序》："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

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全唐文纪事》卷一百十八引《罗昭谏集》）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

【罗隐蔑视朝官不得应召】 罗隐在京都为贵族子弟所排挤，很不得意，怀着怨恨情绪回乡。后与韦贻范同乘一船，不免傲视朝官，出言不逊。韦贻范便阻止罗隐应召，加以报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罗隐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穅也。'由是不果召。"

【罗隐弃一第而取富贵】 罗隐恃才傲物，鄙薄公卿，故为权贵排斥，屡试落第。传说京都有善相者，根据其面相，以为其不如放弃科试，去投靠钱镠为上。罗隐一时情绪沮丧，犹豫不决。邻居一位卖饭的老婆婆以为罗隐已经名闻天下，不必再去博取一第，不如听相者之言，依钱镠取富贵。一番话终于使罗隐作出回乡投奔钱镠的决定。《旧五代史・罗隐传》引《五代史补》："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试不第。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邑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

【罗隐与云英互讥】 传说罗隐与妓女云英相识，罗隐应试落第后，又遇云英。云英讥讽其不第，未能仕进，始终穿不上官服，只能穿白衫。罗隐反唇相讥，作绝句诮其至今未嫁，亦与自己仿佛，两人正是同病相怜。何光远《鉴戒录》卷八："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妓云英一绝。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虽内耻，寻以诗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

【一个祢衡容不得】 罗隐于晚年投奔镇海节度使钱镠。初见钱镠时，为了引起重视，他在进呈诗卷时，特地在卷末题诗两句，以祢衡自许，果然得到钱镠的信用。《吴越备史》："隐初见钱镠，惧不见用，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

"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镠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全唐诗》第十函第五册引）

【皮日休其貌不扬】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其貌不扬，但富于才学，应对敏捷，为人推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榜未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何？'休对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皮日休自己亦承认才高而貌不扬："子之道有以迈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于众。"（《鹿门隐书》《皮子文薮》卷九）

【皮日休为谗言所害】 皮日休在武昌时，有穆判官其人在节度使刘允章前进谗言。刘在一次宴会上，借酒发怒，责问日休为何薄待穆判官，并用祢衡被黄祖所沉之事加以威胁。举座为之股栗，日休唯有流涕而已。《玉泉子》："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

【皮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 皮日休于僖宗乾符五年(878)入黄巢军，巢称帝后为翰林学士。《旧唐书·僖宗纪》："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贼入京城。壬辰，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以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翔为学生。"《唐诗纪事》卷六十四："咸通中，为太常博士，遭乱，归吴中。黄巢寇江浙，劫以从军。至京师，以为翰林学士。"皮日休是主动还是被迫接受这个职位的，已难考查，但他为黄巢翰林学士则是无疑的。但是陆游却认为这只是小说家之言。他在《跋松陵倡和集》中说："方吴越时，中原隔绝，乃有妄人造谤，以谓袭美隳节于巢贼，为其翰林学士。《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渭南集》卷三十）

【皮日休自编《文薮》】 皮日休在咸通七年(866)应进士试落第，便收集自己前期的作品编成集子。其《文薮序》："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

【皮日休之死】 关于皮日休之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黄巢所杀，一说为朝廷所诛，一说在杭州正常病故。一、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日休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黄寇中遇害。"钱易《南部新书》卷丁："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二、《该闻录》谓："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三、尹洙《皮子良墓志》："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及钱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

士，赠礼部尚书。"（《皮子文薮》附录）

【《秦妇吟》秀才韦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人。在长安应试时曾遇黄巢义军，所作《秦妇吟》诗中有句反映黄巢军入长安烧毁内库等，所以时人称其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在蜀为相，为了避讳，不许家人悬挂有关诗句的题字，韦庄的兄弟编集时也不收此诗，因此一时失传。本世纪初，敦煌石窟发现载有此诗的唐写本，流散国外。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王国维《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庄贵后讳言此诗，故弟蔼编《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传于世。然此诗当时制为障子，则风行一时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亦有《秦妇吟》，下署'右补阙韦庄'。彼本有前题，殆较此为完善欤？"（《观堂集林》卷二十一）

【韦庄吝啬】 传说韦庄性情吝啬，他烧饭时连米都要数，柴也要称；烤肉时少掉一块肉也会发觉。甚至八岁的儿子夭亡时妻子给穿的一件新衣也要剥下来，裹尸的旧席也要带回家。可是他对儿子之死却是涕泣涟涟，思念之情颇深。张鷟《朝野佥载》卷一："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惟悭吝耳。"按：张死于开元间，此系后人误收。

【王建夺韦庄宠姬】 韦庄为蜀相时，有宠姬貌美，且善作词，王建以请其教妻妾作词为由，将其霸为己有。韦庄作《谒金门》词，有句曰："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寄托其相思之情。卓人月《词统》卷八谓："情意凄怨，人相传播。姬后闻之，遂不食而卒。"

【补唇先生方干】 方干，字飞雄，新定(今浙江淳安)人。貌甚丑陋，天生兔唇。工于诗。大中年间屡试不第，隐居镜湖。年老时得医补唇，人称为"补唇先生"。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三："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遂归镜湖。后十数年，遇医补唇，年已老矣。镜湖人号曰'补唇先生'。"

【姚合待方干前倨而后恭】 方干以诗进谒钱塘太守姚合。姚见他相貌丑陋，很轻视他，但看过方干的诗卷后，大为惊异，立即改变态度，敬若上宾。《全唐诗》第十函第三册："谒钱塘太守姚合。合视其貌陋，甚卑之。坐定，览卷，乃骇目变容，馆之数日，登山临水，无不与焉。"

【方三拜】 僖宗时方干谒见大臣王龟，一拜再拜，以至于三拜，故人称其为"方

三拜”。后王龟准备荐举他，但因病故而作罢。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诗人方干，亦吴人也。王龟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连下两拜，亚相安详以答之，未起间，方又致一拜，时号‘方三拜’也。”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王公嘉其操，将荐于朝，托吴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

【唐求撚稿丸纳瓢中】 唐求，成都人，隐士，性情疏放旷达，超然于物外。苦心为诗，气韵清新，工整有致。作诗时，有所得，不管片言只语，或有对偶好句，即撚成小丸放进大瓢中，几天后慢慢再拿出来推敲完成。后来他病倒了，便将此瓢投入锦江中，听其飘流。飘至新渠，为人所得，存诗数十首，流行于世。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为诗撚稿为圆，纳之大瓢中。后临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心尔。’至新渠，有识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才二三（《唐才子传》谓“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

【秦韬玉事宦官得第】 秦韬玉，字仲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以《贫女诗》著称。应试不第，后从僖宗避乱至四川，出入于宦官田令孜之门，因而得以特赐及第。王定保《唐摭言》卷九：“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杜荀鹤诗颂朱全忠而得第】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石棣（今属安徽）人。诗名早著，但屡试不第，直至入梁，以诗颂梁王朱全忠，方于大顺年间登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荀鹤初谒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无行云。梁曰：‘此谓天泣，知何祥？’请先作无云雨诗。乃赋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梁悦之。”

【杜荀鹤与杜牧】 南宋时传说杜荀鹤系杜牧为池州刺史时小妾所生，后人多以为荒唐不可信。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引《池阳集》曰：“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袵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荀鹤也。此事人罕知。予过池，尝有诗云：‘千古风流杜牧之，诗材犹及杜筠儿。向来稍喜《唐风集》，今悟樊川是父师’。”薛雪《一瓢诗话》谓：“是成何语！且必欲证实其事，是诚何心！污蔑樊川，已属不堪，于彦之尤不忍。”

【休休亭与耐辱居士】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属山西）人。咸通年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归隐于中条山王官谷，与名僧高士优游其间，放达啸傲。他自名其亭为“休休亭”，并作记，说明名休缘由，曰：“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

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旧唐书·司空图传》）为了远患免祸，他自号"耐辱居士"，作《耐辱居士歌》题于"休休亭"之上，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同上）

【司空图得王凝识拔】 司空图进退有礼，得王凝器重。后王凝为主试官，以司空图为第四名及第。同时应试者讥其无名而倒称他的姓名，谑称他为"司徒空"。王凝知道后，特地召集同榜进士，宣称自己此次取士，专为司空图一人。图的声名因而大振。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王凝）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琅玡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琅玡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尔后为御史分司，旧相卢公携访之，乃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

【盗贼不入王官谷】 司空图见朝政日非，宦官用事，自己又无可奈何，即弃官归隐中条山王官谷，朝廷屡诏不出。当时盗贼横行，然都敬畏司空图，因而不入王官谷，于是不少士人都到此避难。王禹偁《五代史阙文》："是时盗贼充斥，独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图避难，获免者甚众。"（《唐诗纪事》卷六十三引）

【司空图墓穴宴客】 晚年，司空图预先为自己置备棺木，挖好墓穴，以为死后之用。如有友朋来访，就在墓穴中宴客。有客人色为之变，他则赋诗高歌，潇洒自若。《旧唐书·司空图》："图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人或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

【司空图不受馈赠】 司空图晚年隐居中条山王官谷，岁时伏腊与乡邻父老鼓舞同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十分推重他，常给馈赠，司空图都拒绝不受。后来为王氏作碑记，得绢数千匹，他便将绢放置在市场上任人拿取。《新唐书·司空图传》："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

置廛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

【司空图不食而死】 朱全忠于天祐四年(907)代唐称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图辞谢，即绝食而死。《新唐书·司空图传》：“朱全忠已篡，召为礼部尚书，不起。哀帝弑，图闻，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张为惑于木偶人】 张为，有《诗人主客图》著名。传说其游长沙岳麓山时，为一女奴所惑，一年余病重。有仙翁于鸿渐谓其身有妖气，命在旦夕，于是授以药丸数粒，果然病愈，而昔之女奴原形显露，只是木偶人而已。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张为薄游长沙，不汲汲随计，获女奴于岳麓下，惑之，岁余成羸疾。仙翁一见曰：‘子妖气邪光，浃遍肌骨，苟不相值，殒于旦夕也。’以鲍南海丸一粒授为，于香炉焚之，郁烈之气，闻数百步，魅妾一号而毙，乃木偶人也。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疾遂瘳。”

【曹唐与罗隐互诮】 曹唐与罗隐同时，字尧宾，桂州(今广西桂林)人，曾做过道士，大中年间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全唐诗》则谓唐“举进士不第”)。以游仙诗著名。一次，唐与罗隐会面时，互诮对方的诗作，隐戏称唐之诗如鬼，唐则笑谓隐之诗似魔，大笑为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唐尝会隐，各论近作。隐曰：‘闻兄游仙之制甚佳，但中联云“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笑曰：‘足下牡丹诗一联咏如子障：“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于是座客大笑。”

【曹唐昼梦仙女而暴卒】 传说曹唐因怀才不遇而郁郁不欢，后忧思感念，昼梦仙女倚树吟自己的诗，遂暴病而卒。《唐才子传》卷八：“忽一日，昼梦仙女，鸾服花冠，衣如烟雾，倚树吟唐咏天台刘阮诗，欲相招而去者。唐惊觉，颇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忆之所致也。”

【雏凤清于老凤声】 这是李商隐赞赏韩偓年虽少而诗才高的诗句。韩偓(844—923)，字致尧，京兆万年(今属陕西)人，是商隐的外甥，童年即能诗，得到商隐的称赏，赞其诗“雏凤清于老凤声”，认为堪与其父媲美。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偓小字冬郎。义山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陆龟蒙戏弄驿使】 陆龟蒙(？-881？)，字鲁望，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举进士不第，做过湖州、苏州刺史的幕僚，后隐居于松江甫里。善属文，尤能谈笑。曾驯养斗鸭一栏，有一驿使经过时，击毙其中一只最好的斗鸭。龟蒙告以此鸭能作人语，正准备进贡给朝廷，吓得驿使尽出囊中金赔偿。龟蒙归还其金，

告诉他只不过与他戏谑而已。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四："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诣而骇之曰：'此鸭能人语。'少顷，手一手本云：'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奈何？'使人恐，酬以橐中金。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还其金，曰：'吾戏耳。'"

【陆龟蒙躬耕劳作】 陆龟蒙田产虽多，有数百亩，但因地势低洼，时有水涝之患，故收成不丰。龟蒙常常亲自运泥除草，不避劳苦，并乐此不疲。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居松里甫里，多所撰论。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涝则与江通，故常患饥。身自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讥其劳，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动乎？'龟蒙嗜饮茶，置小园顾渚山下，岁入茶租，薄为瓯蚁之费。"

【陆龟蒙优游江湖】 陆龟蒙家有藏书万卷，不近声色，唯好诗书。曾经赴试，不中，于是不乐仕进，不与流俗结交，与皮日休酬唱。时时泛舟太湖，饮茶钓鱼，自号'江湖散人'，优游自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擢鸣榔，太湖三万六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来别浦，所指少不会意，径往不留。自称'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甫里先生'。"

【僧虚中好炙柴火】 虚中，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从小出家为僧，好读书吟诗，与齐己为诗友。传说其好炙柴火，用来烧豆煮茶。当其游潇湘时，长沙侍中马希振慕其诗名，延其入书阁题咏诗句，柴火烟气将书阁中的彩绘熏黑，而马希振并不在意，待虚中走后，仍装修如新。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住湘西宗成寺。长沙马侍中希振敬爱之，每其来，延纳于书阁中。虚中好炙柴火，烧豆煮茶，烟熏彩翠尘暗，去必复饰，初不介意。尝题阁中曰：'嘉鱼在深处，幽鸟立多时。'益见赏重。"

【诗禅周繇】 周繇是懿宗咸通十三年(872)进士，整日只知沉湎于篇咏，不理生计，故号为"诗禅"。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郑昌图榜进士，调福昌县尉。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

【程贺二十五举及第】 程贺原为眉州衙门一介差役，崔亚为刺史时，见其风度不俗，得知其读书能诗，便命其当面赋诗，果然不错，遂令其归乡争取选送赴

试。同时崔亚则为之延誉。经过不懈的努力，程贺终于在中和二年(882)及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崔亚典眉州，贺为厅仆，崔见其风味不常，问曰：'尔读书乎？'曰：'薄涉艺文。'崔指一物令咏之，雅有意旨。因令归选，奖称于诸公间，凡二十五举及第。时中和二年也。""亚卒，贺服缞三年。"

【郑谷七岁能诗】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光启三年(887)进士。幼时颖悟绝伦，七岁即能诗，会背诵司空图的名句，图赞其将为"一代风骚主"。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故永州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图与刺史同院，见而奇之曰：'曾吟得丈夫诗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丈丈《曲江晚望》断篇云："村南斜日闲回看，一对鸳鸯落渡头。"即深意矣。'司空叹惜抚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

【郑谷为一字师】 齐己携诗谒见郑谷时，郑谷改其《早梅》诗句"昨夜数枝开"之"数"字为"一"字，齐己拜伏，称之为"一字师"。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齐己携诗卷来袁谒谷。《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觉设拜曰：'我一字师也。'"

【王毂以诗退无赖】 王毂，字虚中，宜春(今属江西)人。乾宁间进士。擅长乐府诗。轻财重义，为乡人所敬重。有《玉树曲》传播人口，中有句"君臣犹在醉乡中，一面已无陈日月"尤为著称。传说王毂未登第时，有一无赖汉殴打其友，他上前劝解，称自己是这两句诗的作者，该无赖汉听到，即惭愧而退。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有同人为无赖辈殴，毂前救之，曰：'莫无礼，我便是道"君臣犹在醉乡中"者。'无赖闻之，惭谢而退。"《唐诗纪事》则谓王毂本人"被人殴击"(卷七十)，所载略异。

【王贞白贯休一字订知交】 王贞白，字有道，信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乾宁二年(895)进士。当时诗名颇盛，僧贯休亦负诗名，两人居处不远，但未曾谋面。贞白有《御沟》诗，自己以为是无可挑剔的绝唱，便将其寄给贯休。见面时，贯休认为此诗很好，唯有一字尚待商榷。贞白不悦而去，但一转念又折回来，将自己所改之字与贯休预先写于掌心之字比较，两人不谋而合。从此遂订深契，成为莫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御沟》：'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呈僧贯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字于掌中。逡巡，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泽"。'休将掌中字示之，一同。"

【王贞白咏蟹戏人】 陈德诚掌管禁卫军，但他最怕受约束。在一次酒宴上，王

贞白戏作咏蟹诗，道出了陈德诚任此职不能再随意行动的无奈之心。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二："建帅陈海之子德诚，罢管昭江水军，入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贞白在坐食蟹，德诚请咏之，贞白云：'蝉眼龟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趋。如今钉在盘筵上，得似江湖乱走无。'众客皆笑。"

【月下老人主婚姻】 唐时传说月下老人主管婚姻，把赤绳系在男女脚上，便成夫妇。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韦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捡书。因问之，答曰：'此幽明之书。'固曰：'然则君何主？'曰：'主天下之婚姻耳。'固问囊中赤绳子，曰：'以此系夫妇之足，虽仇家异域，此绳一系之，终不可易。'"

【冯涓泄密失官】 冯涓，字信之，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人，一说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杜审权将出镇江西，诏命未到，先密告冯涓，届时将征召他同往，并叮嘱他不可泄漏。冯涓却泄密于友人，杜审权鄙视之，不再征召他。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六："（冯）涓初除京兆府参军，恩地杜相审权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召涓密语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于友人郑宽，宽寻捧刺诣贺，杜遂鄙涓浅薄，不预初选。及廉车发日，涓候别于长乐，杜长揖曰：'勉旃！'"

【罗绍威诗学罗隐】 罗绍威，字端己，贵乡（今河北大名）人。罗绍威喜作诗，对罗隐极为倾慕，并根据罗隐的籍贯，称自己所作诗为《偷江东集》。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一："（罗绍威）唐末袭父弘信为魏博节度使，喜为诗。江东罗隐有诗名，绍威厚礼之，与通属籍，目己所为诗号《偷江东集》。"

【罗绍威礼敬罗隐】 罗隐在钱镠幕府为吏时，因手头拮据，便与罗绍威认本家，以为绍威当为侄辈。绍威幕府属吏无不恼怒其无礼，但绍威早就倾慕罗隐诗名，故以能为其侄辈为荣，执子侄礼甚恭。临行，赠钱百万，并向钱镠荐其为给事中。《旧五代史·罗隐传》引《五代史补》："初，隐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邺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罗绍威判词多谑】 罗绍威审结案子时所写的判词，往往语含戏谑，而又深中肯綮，令人信服。一次有人在街道上备驴时将鞍子放在地上，为驾牛车者碾破，备驴人怒打驾牛车者。案子闹到绍威那里，他不用审问便已清楚是怎么回事，便用喜好的玩笑笔调写了判词，使双方都认识到自己有不是之处。《旧

五代史·罗绍威传》引《五代史补》："常有人向街中备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殴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邺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预备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之。"

【陈陶夫妇掘灵药】 陈陶，字嵩伯，鄱阳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居西山，西山产灵药，他与妻子每日掘灵药而食。两个儿子小名柤（楂）、梨，陈陶自称两儿犹如其名楂与梨，味虽不同而皆可口。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三引《十国春秋》："西山产灵药，陶与妻日劚而饵之。而二子小字柤、梨，或问其优劣，答曰：'味虽不同，皆可于口。'"

【陈陶无意亲妓】 严宇镇守江西南昌时，曾派遣小妓去侍候陈陶，但陈陶毫无爱恋之意，小妓以诗述情，陈陶也以诗表明自己的清心寡欲。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严尚书宇镇豫章，遣小妓号莲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顾。妓为诗曰：'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陶答之曰：'近来诗思清于月，老大心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

【李琪少年能诗】 李琪，字台秀，敦煌（今属甘肃）人。十三岁时，所作诗赋已被传诵，王铎曾派人面试，李琪依题立刻写就一篇赋。第二年，李琪又在王铎面前按要求吟诗一首，王铎大为叹赏。《旧五代史》卷五十八："李琪，父縠。""年十三，词赋诗颂大为王铎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铎召縠宴于公署，密遣人以《汉祖得三杰赋》题就其第试之，琪援笔立成。""铎览而骇之，曰：'此儿大器也，将擅文价。'"《旧五代史》卷五十八引《太平广记》："琪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

【李琪以赋惊名人】 李琪十八岁时，以所作赋拜谒当时文坛名人李谿，李谿读后大惊，极叹"可畏"。《旧五代史》卷五十八："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

【李琪以树叶私作制词】 唐末，李琪隐居于荆楚间，寂寞时，常摘树叶，作制词于上，然后把树叶投入水流中。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昭宗播迁，衣冠荡析，（琪）因与弘农杨玢藏迹于荆楚间。""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琪相寂寞，每临流跋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

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

【李琪奏文多受罚】 李琪任御史大夫时,因被宰相忌恨,所上奏文多被指斥而受罚。《旧五代史》卷五十八:"(李琪)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又尝奉敕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中书奏曰:'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诏从之。多此类也。"

【梁震耻受官职】 梁震,蜀郡(今四川成都)人。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闻梁震名,任他为判官,梁震因自己是唐朝进士,耻受此职,但又不敢拒绝,于是提出以白衣之身为高季兴做事,自称为"前进士"。《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引《五代史补》:"(梁震)有才略,登第后寓江陵。高季兴素闻其名,欲任为判官。震耻之,然难于拒,恐祸及,因谓季兴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禄,若公不以孤陋,令陪军中末议,但白衣从事可矣。'季兴奇而许之。自是震出入门下,称前进士而已。"

【张乔徒有擅场诗】 张乔,池州(今安徽贵池)人。咸通末,参加京兆府试,其所作《月中桂诗》压倒全场,然而第一名却不是他。主试官以为同时应试的许棠屡试不第,便将第一名授予许棠。薛能为此特作诗对张乔表示慰问。王定保《唐摭言》卷十:"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试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知,因以诗唁二子。"

【任涛因诗免役】 任涛,高安(属江西)人。常侍李骘见其诗,极喜,因而特准任涛免役,并进而宣称,江西界内凡有做诗与任涛相似的人,均可免役。《五代诗话》卷二引《坚瓠集》:"唐筠州任涛,咸通进士。常侍李骘见其诗有'露溥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之句,特与免役。乡民讼之,骘判云:江西界内有诗似涛者,并与免役。"

【徐寅媚梁结怨后唐】 徐寅,字昭梦,莆田(今属福州)人。唐昭宗时,徐寅登第归乡,途经大梁,作《游大梁赋》献梁王朱温,为献媚于梁,文中对朱温的仇敌,当时的晋王李克用有轻蔑之辞。后来唐庄宗灭梁建后唐,为报当年徐寅轻诬其父之仇,想杀他。徐寅正依于闽国,闽主虽未按庄宗之意杀他,却也不再予以重用。《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引《五代史补》:"徐寅登第归闽

中，途经大梁，因献太祖《游大梁赋》。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仇敌，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匈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几，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见而大怒。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王审知在闽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问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隐，以无恙对，庄宗因惨然曰：'汝归语王审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闻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审知曰：'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今杀则未敢奉诏，但不可以用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

【徐寅辞赋远播渤海】 徐寅所作《斩蛇》与《人生几何》二赋，远传渤海国，家家以金屑把赋书于幛上。《五代诗话》卷六引《闽书》："寅尝作《斩蛇》及《人生几何》二赋，渤海高元固入闽求识之，言其国得其二赋，家家以泥金书幛。"

【徐寅与徐潭】 徐寅隐居于延寿溪，那里有一潭因徐寅居此之故而名徐潭。传说后来刘克庄在《溪潭诗》中戏语"门外青山皆我有，从今不必唤徐潭"，梦见徐寅责备他"何必苦相侵"。《五代诗话》卷六引《闽书》："延寿溪，唐徐正字寅隐此。溪有延寿桥，桥北有石微露者，寅钓矶也。有潭名徐潭，亦以寅故。""刘克庄《溪潭诗》，有'门外青山皆我有，从今不必唤徐潭'之句，夜梦寅拊背云：'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有隆还有替，何必苦相侵。'"

【王衍作词成谶语】 王衍（？—926），本名宗衍，字化源，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一次，王衍陪太后等人祷山，见宫女衣著华丽，作《甘州曲》，以"沦落在风尘"把她们比为神仙降落凡尘。后来国破，宫妓果然多流落人间。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二引《十国春秋》："蜀王衍奉其太后太妃祷青城山，宫人皆衣云霞之衣。后主自制《甘州曲》，令宫人唱之。其词哀怨，闻者悽惨。衍意本谓神仙而在凡尘耳，后降中原，宫妓多沦落人间，始验其语。"

【李建勋辞官求闲适】 李建勋（873？—952），字致尧，陇西（今甘肃一带）人。李璟继位，李建勋感朝内旧官渐被倾轧，即在钟山营建亭台，虽然年纪不老，执意辞官。李璟诏准，赐号钟山公。有人以宋齐邱归居复出之事为例，疑李建勋也将如此，李建勋谓自知非长寿者，以此求得数年闲适而已。马令《南唐书·李建勋传》："元宗即位，东宫官属稍稍侵权，罢建勋为抚州节度使，召拜司空。乃营亭榭于钟山，适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先是，宋齐邱退居青阳，号九华先生，未几一征而起，时论薄之。建勋年齿未衰，时望方重，或谓曰：'公未及老，无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复为九华先生耶？'建勋曰：'平生常笑宋公轻出处，吾岂敢违素心。自知非寿考者，欲求数

年闲适尔。'因为诗以见志曰：'桃花流水须相信，不学刘郎去又来。'"

【李建勋有远见】 李璟授李建勋高官，他连连推辞。临死留下遗言，不要为他做坟立碑，以免将来被毁。后南唐亡，公卿陵墓尽被兵卒挖掘，独李建勋墓不知何处，得免。郑文宝《江表志》："元宗嗣位，李建勋出帅临川。""归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称为钟山公。诏授司徒不起。时学士汤悦，致状贺之。建勋以诗答曰：'司空犹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号，如何不见呼。'""捐馆之夕，告门人曰：'时事如此，吾得保全，为幸已甚。吾死，不须封树立碑，冢土任民耕凿，无延他日毁斫之弊。其后甲戌之岁，公卿茔域，为兵发殆遍，独建勋葬所莫知，讫不及祸。"

【何仲举以诗获释】 何仲举，营道人。少年即能诗，十三岁时，家贫欠税，被县令李皋上枷关入监狱。李皋听说他能做诗，令他以诗自述今日之事，何仲举援笔立就，李皋大惊，立即为他脱枷。《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引《五代史补》："(何仲举)美姿容，年十三，俊迈绝伦。时家贫，输税不及限，李皋为营道令，怒之，乃荷项系狱，将槚楚焉。或有言于皋曰：'此子虽丱，能为诗，往往间立成，李明府一察之。'皋闻，遽召而问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点，为一篇以自述，吾当贷汝。'仲举援笔而成，曰：'似玉来投狱，抛家去就枷。可怜两片木，夹却一枝花。'皋大惊，因自为脱枷，延上厅与之抗礼。"

【石文德貌丑久不遇】 石文德，连州(今广东连县)人。在长沙献诗于楚王马希范，楚王因其貌丑而不以礼遇。后来虽然被王子延入门下，又有学士推荐，依然得不到楚王重视。直至秦国夫人死，楚王见到石文德所进挽词，才惊叹其才而授官于他。《五代诗话》卷七引《十国春秋》："(石文德)遨游湘汉间，无所知名。文昭王时，僦屋长沙，累献诗丐用，王以貌寝，故不加礼。文德用是颇穷悴。会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门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几，值端午宴集，文德赋《艾虎》长篇，学士刘昭禹见之，大为称许，力言于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国夫人薨，天策学士辈各撰挽词以进，文德亦献十余章。""王得诗大惊曰：'文德负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人邪。'遂品为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员外郎，甚亲重之。"

【庄宗以高歌鼓士气】 后唐庄宗李存勖(855—926)，西突厥沙陀族人。为公子时，能自撰曲子词，以后凡用兵，都把自已所撰词教军队，令高歌以鼓舞士气。《五代诗话》卷一引《五代史补》："庄宗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扬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

胜负，马头才转，则众齐作，故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

【庄宗粉墨登场被批颊】 庄宗知音，善作词曲，又好演戏，常粉墨登场，与优伶们杂戏。一次，当他与众优伶一起戏耍时，忘情地高呼“李天下”，伶人敬新磨举手批其面颊，众人大惊。敬新磨认为李天下是皇帝，不许伶人乱叫。一番寓庄于谐的话语赢得了庄宗的赏赐。《新五代史·伶官传》：“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敬新磨以反话救县令】 庄宗喜欢打猎，一次在中牟县内打猎时践踏民田，县令拦住庄宗马头切谏，庄宗大怒，便想杀他。在这关键时刻，随行的伶人敬新磨急中生智，拿获县令，责备他不该为交纳赋税而让百姓在田里种庄稼，应让百姓饿死，以免妨碍皇上打猎，真是罪该万死。其他伶人也与之唱和。庄宗闻听他的反语，知道县令无罪，便不再提杀头的话。《新五代史·伶官传》：“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

【庄宗宠伶人身死国灭】 庄宗宠信伶人，纵容他们用事当权，为所欲为。象敬新磨这样有正义感的伶人毕竟只是个别的，大多数如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就是一帮祸国殃民之徒。庄宗平时纵情声色，致使朝政日非，最后竟死在伶官手中。欧阳修有感于此，特在《新五代史》中作《伶官传序》，指出“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新五代史·伶官传》：“庄宗入食内殿，从谦自营中露刃注矢，驰攻兴教门，与黄甲军相射。庄宗闻乱，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乱兵纵火焚门，缘城而入。庄宗击杀数十百人，乱兵从楼上射帝。帝伤重，踣于绛霄殿廊下，自皇后、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时，帝崩。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

【徐仲雅负气不屈】 徐仲雅（893—？），字东野，长沙人。节度使周行逢慕徐仲雅之名，以节度判官任之，徐仲雅以之为辱，托病不往，周行逢强使其就任。一次在周行逢生日宴席上，徐仲雅毫无顾忌，刺其署官冗滥，后又在酒

席上笑其呼人多误，终被周行逢流放邵州。徐仲雅负气不屈，安然自得。《五代诗话》卷七引《十国春秋》："周行逢为武安节度使，非能真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为节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趋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辞以疾。行逢固迫胁之，面受文牒，仍辞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还。会行逢诞生日，诸道各遣使致贺，行逢有矜色，谓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邻其惧我乎？'仲雅曰：'公部内司空满川，太保遍地，孰当不惧！'盖讥其署官冗滥也。未几，行逢大宴僚吏，席间呼音多误，仲雅性滑稽，戏曰：'不于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错如此。'行逢大怒，复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诛。仲雅结庐山寺，暇日睹群僧剥棕树，吟以见志曰：'叶似新蒲绿，身如乱锦缠。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

【曲子相公和凝】 和凝(898—955)，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人。年轻时即以词曲闻名。后为晋相，专门派人收集自己的旧词作焚毁之，怕有损尊严。契丹人称其为"曲子相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

【和凝甘为知己死】 和凝年轻时在节度使贺瓌幕府任事。一次，贺瓌与唐庄宗交战而败逃，唯有和凝紧随不舍，贺瓌令其离去，和凝表示愿以死报贺瓌知遇之恩。他射杀追兵，使贺瓌终于得以逃脱。贺瓌预言和凝必将在重位，并把女儿嫁给他。《旧五代史・和凝传》："(和凝)十九登进士第。滑帅贺瓌知其名，辟置幕下。凝善射。时瓌与唐庄宗相距于河上，战胡柳陂，瓌军败而北，唯凝随之。瓌顾曰：'子勿相随，当自努力。'凝泣而对曰：'丈夫受人知，有难不报，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骑士来逐瓌，凝叱之，不止，即引弓以射，应弦而毙，瓌获免。既而谓诸子曰：'昨非和公，无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气，后必享重位，尔宜谨事之。'遂以女妻之。"

【和凝传衣钵】 和凝曾以第十三名登第，后来他任主试官时，把原可列为第一的范质也置于第十三，并称此举为传衣钵。后范质同和凝一样，也官至宰相。文莹《玉壶清话》卷六："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相主文，爱其私试，因以登第。凝旧在第十三人，谓公曰：'君之辞业合在甲选，暂屈为第十三人，传老夫衣钵可乎？'鲁公荣谢之。后至作相，亦复相继。时门生献诗，有'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之句。"

【高越赋诗拒缔姻】 高越，字冲远，燕(今河北省)人。将举进士时，鄂州节度使李公重其才德，欲把女儿嫁他。高越觉察其意，作《鹰》诗一首拒绝，不告

而别。郑文宝《南唐近事》："(高越)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云：'霜爪星眸众鸟归，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谩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遂不告而去。"

【孙鲂诗有烟火气】 孙鲂，字伯鱼，南昌人。曾随郑谷学诗，后与沈彬等人结诗社。有一次沈彬见孙鲂《夜坐》诗有灰、烟、宝鸭香等语，戏论其诗在炉上作，得人间烟火气。《五代诗话》卷三引《十国春秋》："(孙鲂)性聪敏好学。故唐末都官员外郎郑谷，避乱江淮，鲂从之游，尽得其诗歌体法。吴时，文雅之士骈集，鲂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彬好评诗，建勋常与彬议诗，鲂不在席，以鲂诗诘之，彬曰：'此非有风雅制度，但得人间烟火气多尔。'鲂遽出，让彬曰：'非有风雅固然，而谓得人间烟火气，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杂苍虬迹，坐久烟消宝鸭香。"非炉上作而何?'一坐大笑。"

【齐己七岁作诗】 齐己，本姓胡，名得生，长沙(今属湖南)人。齐己本是佃户之子，七岁时居于大沩山寺，与孩子们一起放牧时，以竹枝画牛背作诗，为人称道。众僧人视之称奇，劝说他落发为僧。《五代诗话》卷八引《十国春秋》："(齐己)本佃户胡氏子也。七岁居大沩山寺，与诸童子牧牛，天性颖悟，尝以竹枝画牛背为诗，诗句多出人意表。众僧奇之，劝令落发为浮图。"

【乾康以诗谒齐己】 僧乾康欲拜谒齐己，齐己派人对他说："我师仅与诗人交游，你可作一诗以代名片。"乾康果作诗与齐己相见。《五代诗话》卷八引《雅言系述》："僧乾康，零陵人。齐己居湘西道林寺，康往谒之。齐己使谓曰：'我师门，非诗人不游。大德来，非诗人耶?请为一诗，可代门刺。'康吟云：'隔岸红尘忙似火，当轩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问，报道门前是衲僧。'己大喜。及别，送之以诗。"

【齐己为名士所推重】 湖南幕府多有才子，其中徐东野特别傲岸，目中无人，但他每见齐己，却恭恭敬敬，不以常人待之，并在诗中称他有宰相器。《五代诗话》卷八引《五代史补》："湖南幕府多才，而徐东野尤好轻忽，虽王公不避也。每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尝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东野亦尝赠之诗曰：'我唐有僧号齐己，未出家时宰相器。'"

【齐己改诗得见郑谷】 齐己献诗欲谒见郑谷，郑谷读后谓，请改二字，方得相见。数日后，齐己带着已作改动的诗再来拜见，郑谷大为赞赏，与之结成诗友。王士祯《五代诗话》卷八引《郡阁雅谈》："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云：

'高名喧省闼，雅颂出吾唐。叠巘供秋望，飞云到夕阳。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几许中朝事，久离鸳鹭行。'谷览之曰：'请改二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见云：'已改得作"别扫著僧床"。'谷大嘉赏，结为诗友。"

【陈抟拒官作《答诏诗》】 陈抟（？—989），字图南，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能诗，因屡次应试不中而隐居华山。周世宗召他到朝内做官，陈抟拒不就任，并作诗表明归隐之志，人称此诗为《答诏诗》。《旧五代史》卷一百十九引《五代史补》："（陈抟）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初，抟之被召，尝为诗一章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

【陈抟嗜睡】 陈抟居云台观，常累月闭门独卧，周世宗曾把他召入宫中，锁于房内，一个多月后开门探视，陈抟依旧在熟睡。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三："陈希夷居云台观日，多闭门独卧，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试之，月余始开，抟熟睡如故。"

【沈彬献诗得官】 沈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沈彬知李昪有灭吴国之心，以画图为喻，作诗颂李昪有整顿山河之胆略，李昪读后，即授予他秘书郎。《五代诗话》卷三引《十国春秋注》："彬知先主欲取杨氏，因献《观画山水图》诗：'须知手笔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先主夙闻其名，览之而喜，遂授秘书郎。"

【沈彬以雷击之木为棺】 沈彬居住钟山时，一天，雷电击中庭院中一棵古柏，将柏树击成四片。沈彬以为此系天赐，即命子为其做成棺材，后即以此棺为葬。《五代史补》："彬既致仕，营别业于钟山。庭有古柏可百余尺，一旦为迅雷所击，仆于地，自成四片。彬视之欣然，谓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赐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击之木，恐非祥，不宜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违之耶！'庭瑞惧，遂如教，卒竟用此棺。"

【沈彬临终得空坟】 沈彬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传说他在四川临终时，亲自指点埋葬之所。掘下去一看，果然有一座空坟，内中漆灯尚有微光，而坟头有铜版一块，上用篆文刻有绝句一首，说明此坟专等沈彬来埋葬。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初经版荡，与韦庄、杜光庭、贯休俱避难在蜀，多见酬酢。彬临终指葬处，示家人窆，果掘得一空塚，有漆灯青荧，圹头立一铜版篆文

曰：'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终未灭，留待沈彬来。'遂窀穸于此。"《五代史补》："及葬，掘地未及丈余，又得石椁，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椁'，其制度大小与椁正相称。遂葬之，时人异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引）

【吕洞宾得道有异术】 吕洞宾，名岩，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末咸通初中第，两为县令，后见世乱，便归隐江湖。传说其得钟离权真传，得道成仙，能驱鬼神，炼金丹，变黄金，无所不能。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岩既笃志大道，游览名山，至太华，遇云房，知为异人，拜以诗曰：'先生去后应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云房许以法器，因为著《灵宝毕法十二科》，志究性命之旨。坐庐山中数十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真人，乃能驱役神鬼。""尝白襕角带，卖墨于市，得者皆成黄金。"

【吕洞宾行踪莫测】 传说吕洞宾得道成仙后，自称"回道士"，仍往来人间，时在潇湘间遨游，时在酒楼醉饮，到处题咏，飘忽不定，人莫能测。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往往遨游洞庭、潇湘、溢浦间。""又宿湖州沈东老家，白酒满瓮，恣意拍浮。""又尝负局奁于市，为贾尚书淬古镜，归忽不见。""又醉饮岳阳楼，俯鉴洞庭，时八月，叶下水清，君山如黛螺，秋风浩荡，遂按玉龙作一弄，清音嘹亮，金石可裂，久之，度古柳，别去。""往来人间，乘虚上下，竟莫能测。至今四百余年，所在留题，不可胜记。"

【卢延让登第得猫狗力】 卢延让，字子善，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卢延让应举屡试落第，至第二十五举方得登第，因其投谒诗中多有写猫狗之句，而得到大臣称赏。他自称得猫狗之力。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忠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力也。'人闻而笑之。"

【卢延让为吴融所称赏】 卢延让作诗词意入僻，被时人所笑。吴融偶然读到他的诗，竟大为赞赏，吴融的称誉使许多达官贵人改变了对卢延让的态度。后来卢延让与吴融相见，感激涕零。在吴融帮助下，卢延让不久即登第。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僻，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

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入内廷，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卢延让诗句巧合实境】 卢延让曾献诗于蜀主王建，有一次，王建身边发生的事正与卢延让诗句合，王建赞叹其诗无虚境，卢延让因此得升高官。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八："王蜀卢侍郎延让献王建诗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后建与潘峭，在内殿平章边事，令宫人于炉中煨栗，栗爆出，烧损绣褥子。建多疑，每于炉中烧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汤而已。是夜，宫猫误触鼎翻。建曰：'"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忆延让诗有此一联，先辈裁诗，信无虚境。'来日遂有六行之拜。"

【卢延让以吃红绫饼自豪】 卢延让中第那一年，唐朝廷曾以皇帝所吃的红绫饼赐新进士。后卢延让归蜀，因年老被蜀人所轻，他以此事作诗自豪。前蜀宫内因此也以红绫裹饼为食物之上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乱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王衍闻知，遂命供膳亦以饼餤为上品，以红罗裹之。"

【孙光宪自恨有才难展】 孙光宪(900?—968)，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孙光宪在兵戈之际，还广泛购求书籍收藏。他以文才自负，因身在幕府，为不得施展才华而怏怏不乐。《五代诗话》卷七引《三楚新录》："光宪每患兵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与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然自负文学，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谓交亲曰：'安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

【花蕊夫人驿壁题词】 花蕊夫人，姓徐，一说姓费，青城(今属四川)人，后蜀主孟昶之妃。蜀亡入宋，途中在驿壁题《采桑子》词，仅题上阕，就被军骑催行。《五代诗话》卷八引《蜀中诗话》："花蕊夫人宫词之外，尤工乐府。蜀亡入汴，道经葭萌，题驿壁云：'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书未毕，为军骑催行。"

【花蕊夫人诵《国亡诗》】 花蕊夫人入宋后，太祖叫她当面诵诗，她即诵读自己所作的《国亡诗》，太祖十分高兴。陈师道《后山诗话》："国亡，(花蕊夫人)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

王师数万尔。"

【花蕊夫人之死】 传说花蕊夫人入宋后，得宋太祖宠幸。宋太宗对太祖屡加劝谏，太祖不听。一日，趁打猎之时，太宗把在一旁的花蕊夫人射死。或说这条记载误把金城夫人作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入宋后被送到织室，被宋帝赐死。蔡絛《铁围山丛谈》："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昶归中国。昶至且十日，则召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后亦惑之。""太宗在晋邸时，数谏昌陵，而未克去。一日，从上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拟走兽，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铁围山丛谈》)讹金城作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按《郡斋读书志》云：'花蕊夫人俘输织室，以罪赐死。'乌得有宋宫宠幸事。"

【杨凝式以美酒得李瀚代笔】 李瀚为后晋高祖翰林学士，文思敏捷，唯嗜酒如命。杨凝式奉诏撰钱镠碑，自知文才不如李瀚，便设计置美酒邀瀚畅饮，待其酣醉之时，求其代笔。瀚仅以一夜时间即写就文字典雅、词藻富赡的碑文。《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三引《五代史补》："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饮。俟其酣，且使代笔，经宿而成，凡一万五千字，莫不词理典赡。凝式叹伏久之。"

【韩熙载不作谀墓文】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严续因位高寡学，被时人鄙视，为了抬高自己的声誉，特请韩熙载为其父作神道碑，以珍货美女相赠，企图求得称誉之辞。但韩熙载仅在文中叙其家世官秩一类常事，严续不满，希望修改，韩熙载退还所赠，辞别而去。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严仆射续以位高寡学，为时所鄙。""续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熙载有才名，固请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称誉取信于人。以珍货几万缗，仍辍未胜衣一歌鬟质冠洞房者，为濡毫之赠，意其获盼，必可深讽。熙载纳赠受姬，遂纳其请，文既成，但叙谱裔品秩及薨葬褒赠之典而已，无点墨道及续之事业者。续嫌之，封还，尚冀其改窜。熙载亟以向所赠及歌姬悉还之，临登车，止写一阕于泥金双带，曰：'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

【韩熙载艾熏低劣礼品】 凡有人欲求见韩熙载，如进献的书画等礼品过于低劣，韩熙载就让妓女以艾熏之，等到那人来了，故意出示熏过的卷轴，说，怎么有那么多艾气，以讽所进之物污秽。毛先舒《南唐拾遗记》："韩熙载好谑浪，有投贽太荒恶者，熙载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来，乃故出嗅之，曰：'子之卷轴，何多艾气。'"

【韩熙载遣妓戏陶縠】 陶縠出使江南，神色庄重威严，韩熙载知其假作正经，遂派遣一歌妓假作驿卒之女，去接近陶縠。陶縠果然露出风流真相，临行又以词赠歌妓，极诉爱恋之情。后来，当陶縠在李璟举行的宴会上又显出威严的样子时，此歌妓出现，并唱陶縠所赠词以劝酒，陶縠惭愧而笑，丑态毕现，被南唐国轻视。文莹《玉壶清话》卷四："先是，朝廷遣陶縠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至，果尔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谓所亲曰：'吾辈绵历久矣，岂烦至是耶？观秀实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诸君请观。'因令留宿，俟写《六朝书》毕，馆泊半年。熙载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拥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渎，失'慎独'之戒。将行翌日，又以一阕赠之。后数日，宴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钟满酌之，縠毅然不顾，威不少霁。出兰于席，歌前阙以侑之，縠惭笑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釂，釂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后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于郊。迨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

【韩熙载以荒乐自保】 李煜即帝位后，对北人有疑戒之心。韩熙载本从北方而来，内心恐惧。为了自保免祸，生活上愈益放纵，买了数百名乐妓，天天与她们荒淫作乐。他把每月俸钱都散发给妓女，自己则穿旧衣破鞋，向妓女乞讨度日。诸妓与门客杂居，他置之一笑而已。《五代诗话》卷三引《湘素杂记》："韩熙载本高密人，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鸩死者多。而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为妓女所有，而熙载不能制之以为喜。而日不能给，遂敝衣屦作瞽者，持独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窃与诸生糅杂而淫，熙载见之，趋过而笑曰：'不敢阻兴而已。'"

【李后主赐图愧熙载】 韩熙载晚年放荡不羁，家有女仆百人，来客必先以女仆与之戏闹，然后自己出见。并常有术士僧人等在府中与女仆杂处。李煜很生气，令人据此作画赐与韩熙载，使其自愧，但韩熙载却不为所动。《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引《五代史补》："（韩熙载）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延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熙载始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复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伪主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

【宋齐丘穷途遇歌女】 宋齐丘(?—958),字子嵩,豫章(今江西南昌)人。贫贱时,想投书求请姚洞天,却连买纸笔的钱也没有。有歌女得知此事,赠钱相助,宋齐丘才得以备纸笔作书。后来他官至将相,即娶此歌女为妻。《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引《五代史补》:"(宋齐丘)已在穷倅,朝夕不能度。时姚洞天为淮南骑将,素好士,齐丘欲谒之,且囊空无备纸笔之费,计无所出,但于逆旅杜门而坐,如此殆数日。邻房有散乐女尚幼,问齐丘曰:'秀才何以数日不出?'齐丘以实告,女叹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数缗。齐丘用市纸笔,为诗咏以投洞天。""及昪之有江南也,齐丘以佐命功,遂至将相,乃上表以散乐女为妻,以报宿惠,许之。"

【宋齐丘毒谋灭徐家】 南唐主李昪本徐温养子,李璟继帝位后,用宋齐丘计,杀尽徐家男女老少。一老乐工曾作诗以讽。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宴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谟。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

【宋齐丘诈乞归弄假成真】 宋齐丘曾任南唐两主宰相。在一次酒宴上,宋齐丘献诗向李璟表讽喻之意,李璟不听,宋齐丘感到不得意,上表乞归。李璟明知其乞归是假,即予允准。宋齐丘怨恨万分,后自缢死。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为右仆射。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选景于华林广园,以明妆列侍,召齐丘共宴,试小妓羯鼓,齐丘即席献《羯鼓诗》。""又尝献《凤凰台诗》。""皆欲讽其跋扈也,而主终不听。不得意,上表乞归九华。""主知其诈也,一表许之,赐号九华先生,以青阳一县舆赋给之。怨毁万状,后放归田里锁之,穴其墙以给膳,遂自经,年七十三。"

【五鬼冯延巳】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李璟即位,冯延巳急欲得宠,李璟尚未听政,他已一日数次入见陈事,又与其弟冯延鲁等人勾结成党,时人称之"五鬼"。马令《南唐书·冯延巳传》:"元宗即位,延巳喜形于色,未听政,屡入白事,一日数见。元宗不悦,曰:'书记自有常职,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与宋齐丘更相推唱,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复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侵损时政,时人谓之五鬼。"

【冯延巳狎侮朝士自取其辱】 冯延巳以善于赋词深获中主李璟的宠信,便自负才艺,对朝士多所狎侮。当他嘲弄丞相孙忌时,孙忌反唇相讥,讥诮其凭

借谄媚险诈博取君主欢心的卑劣相，延巳惭愧得无言答对。《南唐书·冯延巳传》："延巳负其才艺，狎侮朝士，尝诮孙忌曰：'君有何所解而为丞相耶？'忌愤然答曰：'仆山东书生，鸿笔丽藻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于正邸者，欲君以道义规益，非遣君为声色狗马之友也。仆固无所解，君之所解适足以败国家耳。'延巳惭不得对。"

〔李璟宠歌妓〕 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人。南唐中主。李璟就位时，令歌妓王感化奏《水调》词，王感化反复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李璟听后深有感触，因此宠爱王感化，并手书二词赐感化。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王感化善讴歌。""元宗嗣位，宴乐击鞠不辍，尝乘醉命感化奏《水调》词。感化惟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元宗辄悟，覆杯叹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不当有衔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宠。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写赐感化。"

〔李璟与冯延巳以词互诮〕 李璟《摊破浣溪沙》词有"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等句，冯延巳《谒金门》词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两词皆为一时传诵之作，君臣二人以此自得，并互以戏语赞美对方。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元宗尝因曲宴内殿，从容谓曰：'"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对曰：'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

【徐铉服宋太祖文才】 徐铉(917—992)，字鼎臣，广陵(今扬州市)人。南唐都城金陵被宋师所围，徐铉朝见宋太祖，欲以口舌解围。他盛称李后主博学多艺，并举出《秋月》诗为证。宋太祖却讥此诗为寒士语，引自己微寒时所作的咏月诗与之对比，徐铉闻之惊服。陈师道《后山诗话》："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

【徐铉撰李煜神道碑】 李煜死后，宋太宗命侍臣撰神道碑。有人因徐铉是李煜旧臣而力荐之，想以此中伤他。徐铉泣请太宗，允许他撰文时存故主之义，太宗始悟荐举者的用意，准徐铉之请。碑文成，太宗览读称叹，并赞徐铉的忠义。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

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故铉之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太宗览读称叹。异日复得铉所撰吴王挽词三首，尤加叹赏，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

【宋太宗赞徐铉忠君】 徐铉随李煜降宋后，宋太宗责备他没有劝李煜早点降宋。徐铉以为忠臣只应该为君主谋画永保江山，而不应该劝说君主投降他人。宋太宗听后非常高兴，叫他以后要象做李煜的臣子那样来做自己的臣下。文莹《玉壶清话》卷八："徐骑省铉事江南后主为文馆学士，随煜纳图，太宗苛责以不能讽煜早献图贡，铉对曰：'臣闻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为人谋国，当百世不倾，讽主纳疆，得为忠乎？'太宗神威方霁，曰：'今后事我，亦当如是。'"

【徐锴以歌辞换官职】 徐锴(920—974)，字金楚，广陵(今扬州市)人。仕于南唐。游简言当权时，徐锴虽应升为中书舍人，却久被压制。徐锴为此拜访游简言，游简言提出徐铉已是高官，兄弟二人共居显位恐遭人忌。接着，游简言令歌妓劝酒，唱词皆徐锴所作。徐锴内心得到满足，辞别而去。其兄徐铉叹他为数阕歌，换掉了中书舍人之官职。陆游《南唐书》卷五："初，锴久次，当迁中书舍人。游简言当国，每抑之。锴乃谐简言，简言从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书舍人。然伯仲并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迟之。'锴颇怏怏。简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词皆锴所为，锴大喜，乃起谢曰：'丞相所言，乃锴意也。'归以告铉，铉叹息曰：'汝痴绝，乃为数阕歌，换中书舍人乎？'"

【徐锴嗜读书】 徐锴读书，无论酷暑严寒都不稍止。李后主曾得一书，无人知之，而徐锴却能将书中所记一一陈对。陆游《南唐书》卷五："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

【黄夷简保身潜遁】 黄夷简(935—1011)，字明举，福州人。仕于吴越。开宝初，吴越王钱俶遣他赴宋谢赐名号之恩。离宋时，宋太祖嘱黄夷简转告钱俶，请他共伐南唐，并入宋相见，表示会见后即可归国。黄夷简深知此事之难，钱俶倘若请他定主意，将何以回答，于是，他向钱俶如实转告以后，即称病逃遁。文莹《玉壶清话》卷一："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开宝初，太祖赐俶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简谢于朝。将归，上谓夷简曰：'归语元帅，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规模华壮，不减江浙，兼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与元帅，先朝者即赐之。今煜倔强不朝，吾将讨

之,元帅助我乎?无为他谋所惑,果然,则将以精兵坚甲奉赐。向克常州,元帅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暂来相见否?无他,但一慰延想尔,固不久留,朕执圭币三见于天矣,岂敢自诬?即当遣还也。'夷简受天语,俯首而归,私自筹曰:'兹事大难,王或果以去就之计见决于我,胡以为对?'殆归,见俶,因不匿,尽以天训授之,遂称疾于安溪别墅,保身潜遁。"

【僧谦光诗讽李后主】 僧人谦光素有才辨,却喜酒嗜肉,李煜以国师礼待之。显德年间,朝政日非,李煜依然泰然处之,不以为意,谦光遂以赏花为题,作诗讽喻之。《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僧谦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国主以国师礼之。然无羁检,饮酒如常,国主无以禁制。""显德中,政乱,国主犹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赏花,命谦光赋诗,因为所讽,诗云:'拥衲对芳丛,由来事不同。鬓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晓风。何须对零乱,然后始知空。'"

【潘佑赋词喻国事】 潘佑,幽州(今河北一带)人。李后主在宫中建红罗亭,四面栽红梅,潘佑受命作词,以花为比兴,对南唐已失去不少国土的严重形势作了讽喻。徐釚《词苑丛谈》卷六:"潘佑与徐铉、汤悦、张泌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谏。后主于宫中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作艳曲歌之。佑应命作小词,有'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失淮南,故云。"

【李后主与大周后】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世称李后主,徐州(今属江苏)人。李煜妻周氏娥皇十九岁进宫,通书史音律,尤擅长弹琵琶,李璟曾把自己的琵琶赐予她。李煜即位,周氏即为国后。周后二十九岁去世,临终前,把琵琶及玉环交给李煜。李煜悲伤不已,题诗于琵琶背以寄哀思。马令《南唐书》卷六:"后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岁,归于王宫。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后主即位,册为国后。""后虽病亟,爽迈如常。""遂以元宗所赐琵琶,及常臂玉环,亲遗后主。""享年二十九。""后主哀苦骨立,杖而后起。""每于花朝月夕,无不伤怀。""书琵琶背云:'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触物寓意类如此。"

【李后主诗忧大周后病】 李煜四子因受惊早夭,大周后原在病中,闻讯病情加重,李煜常默坐饮泣,并作诗言情,凄惋感人。《五代诗话》卷一引《十国春秋》:"仲宣,后主四子也,乾德二年,裁四岁。""仲宣因惊痫得疾,竟薨。时昭惠后以疾甚,闻仲宣夭,悲哀更剧,数日而绝。初,仲宣殁,后主恐伤昭惠

后心，常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诗曰：'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剧病增加。咽绝风前思，香蒙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穷子正迷家。'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

【李后主与小周后】 周后妹妹聪明美丽，李煜对她深表爱恋。周后病时，其妹就与李煜私通。周后病故，李煜与其妹多有风流韵事，数年后，李煜立其为国后，世称小周后。马令《南唐书》卷六："后主继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帐前，昭惠惊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识嫌疑，即以实告，曰：'既数日矣！'昭惠恶之，返卧不复顾。昭惠殂，后未胜礼服，待字宫中。明年，钟太后殂，后主服丧，故中宫位号久而未正。至开宝元年，始议立后为国后。""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

【李后主宫中悬大宝珠】 李煜宫中悬一大宝珠，光亮无比，夜同白昼，他曾作《玉楼春》词描述宫中的豪奢景象。徐釚《词苑丛谈》卷六："李后主宫中未尝点烛，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尝赋《玉楼春》宫词。"王铚《默记》："小说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火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后主命宫女缠足起舞】 李煜曾作一个六尺高的金莲，命宫女窅娘以绸缠脚，在莲上跳舞。据说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即自此始。陶宗仪《辍耕录》卷十："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李后主私访妓女】 李煜曾私访妓女，见一僧人已先在，遂与之一起饮酒弹唱，互相爱重，直至李煜离去，僧人和妓女也不知其为何人。毛先舒《南唐拾遗记》："李煜在国，微行倡家，遇一僧，张席其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醖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妓之屏帏，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

【李后主思弟】 开宝四年，李煜遣弟从善到北宋京城朝见太祖，宋太祖欲李煜归宋，就把从善留在京城。李煜请求放从善归国，太祖不许。李煜悲思其

弟，常登高北望，泣下沾襟，停止了很多游宴活动，并作《却登高文》倾吐思情。陆游《南唐书》卷十六："从善字子师，元宗第七子。""开宝四年遣朝京师，太祖已有意召后主归阙，即拜从善泰宁军节度使，留京师，赐甲第汴阳坊。""后主闻命，手疏求从善归国。太祖不许，以疏示从善，加恩慰抚，幕府将吏皆授常参官以宠之。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由是岁时游燕，多罢不讲。尝制《却登高文》。""从善妃屡诣后主号泣，后主闻其至辄避去。妃忧愤而卒。"

【李后主仓皇求佛保佑】 金陵将被北宋军队攻破时，李煜仓皇之中，只能求佛保佑，并许愿，兵退之后，将造佛像、菩萨和殿宇等。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李煜)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遒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

【李后主泣别石头城】 北宋军队破南唐国都，虽然宫中预先准备了木柴，李煜也曾立誓在国亡之日将赴火殉国，但这时，却跪拜投降。宋将领曹彬让李煜入宫准备行装，第二天共往北方，有人怕李煜入宫自杀，以为不可放他而去，曹彬则认为他既能出降，就不会去死。第二天，李煜与家人、官员冒雨乘船，离金陵而去，哀泣作诗。马令《南唐书·后主书》："大军决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是日，城果陷。""大将曹彬整军成列，至其宫门。门开，国主跪拜纳降，彬答拜，为之尽礼。先是，宫中预积薪，煜誓言社稷失守，当携血属赴火。既见彬，彬谕以归朝俸禄有限，费用日广，当厚自赍装，一归有司之籍，即无及矣。遣煜入治装。裨将梁迥、田钦祚力争，以谓苟有不虞，咎将谁执。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谏，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煜举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属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赋诗。"

【宋太祖赞李后主文才】 李煜降归北宋后，宋太祖曾让李煜诵他最得意的一联诗句，并赞他为"好一个翰林学士！"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李后主怀念故国嫔妾】 李煜降宋后，常常思念故国，又念嫔妾散落，郁郁不欢，曾以《浪淘沙》词极写凄惋之情。《五代诗话》卷一引《西清诗话》："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衣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

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含思凄惋，未几下世。"

【李后主泣会徐铉】 南唐旧臣徐铉曾奉宋太宗之旨，去见身为囚徒的李煜。李煜居所有一老兵看守，李煜闻报，亲自出来拉着徐铉的手大哭，接着又坐默不言，长吁短叹。王铚《默记》卷上："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李后主日夕以泪洗面】 李煜降宋后，过着囚禁的生活，悲苦不已，日夕唯以泪洗面，将故国之怀念、哀怨之愁思寄托于词作之中，令左右侍臣为之泣下。《乐府纪闻》："后主归宋后，与故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每怀故国，词调愈工。其赋《浪淘沙》有云：'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其赋《虞美人》有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旧臣闻之，有泣下者。"(《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三引)

【李后主七夕中毒死】 徐铉见李煜后，宋太宗即询问详情，徐铉一一禀报，太宗甚为不满，已萌杀机。而李煜复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生日之际，因伤怀故国作《虞美人》词，令乐妓演唱，声彻于外，太宗得知大怒，遂命人置牵机毒药于酒中，将其毒死。王铚《默记》："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陈霆《唐余记传》："煜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饮声伎，彻于禁中。太宗衔其有'故国不堪回首'之词，至是又醖其酣畅，乃命楚王元佐等携觞就其第而助之欢。酒阑，煜中牵机药毒而死。"

【陶縠依样画葫芦】 陶縠，字秀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陶縠让人在宋太祖前推荐他，意谓久在翰林，致力甚多，希得大用。太祖笑谓翰林学士起草制文，都是根据前人旧本，改换词语，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罢了，哪里谈得上致力。陶縠为此作诗自嘲。魏泰《东轩笔录》卷一："縠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

何宣力之有。'穀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陶穀无耻乞金杯】 陶穀出使吴越，根据他的请求，吴越王把十副金制酒钟赠送给他，陶穀以卑谦的诗句表示感谢。及其将行，又以豪语作诗让人传诵，企图掩盖前诗之失。《五代诗话》卷二引《国老谈苑》："浙帅开宴，置金钟以为罚爵。穀后因卧病，浙帅使人问其所欲，穀以金钟为请，浙帅以十副赠之。乃以诗谢云：'乞与金钟病眼明。'其苟得无耻之情如此。及复命，将出其境，即赋诗于邮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险，泽马曾来九曲滨。'请令人传诵，冀掩前诗之失。"

【牛希济不谤故主】 牛希济，陇南（今甘肃东南）人。仕于前蜀，蜀亡降后唐。唐明宗令牛希济等四人以蜀主降唐为题各赋诗一首，其他三人皆讽蜀主荒淫失国，唯牛希济仅言前蜀数尽，不谤旧主。唐明宗大为叹赏。《五代诗话》卷四引《十国春秋》："牛希济后主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国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及希济，各赐一韵，试《蜀主降唐诗》五十六字。锴等皆讽后主僭号，荒淫失国，独希济得川字，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得诗叹曰：'如希济才思敏妙，不伤两国，迥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节度副使。"

【欧阳彬耻以贿进】 欧阳彬，字齐美，衡山（在今湖南）人。工于词赋，曾以所著求见楚王马殷，但门吏要勒索钱财，欧阳彬耻于以贿进身，门吏竟不予通报。《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引《五代史补》："（欧阳彬）特好学，工于词赋。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无所不狎。"

【欧阳彬与歌女瑞卿】 欧阳彬在穷途末路之时，寄居歌女瑞卿家。欧阳彬作《九州歌》，让瑞卿在马殷生日宴席上演唱，欲以感动马殷，求得进用，但终不成。后欧阳彬入蜀求仕，瑞卿深明大义，以家财之半资助欧阳彬，使他在前蜀获得了成功。《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引《五代史补》："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欧阳彬）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岁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时使歌之，实欲感动武穆，既而竟不问。彬叹曰：'天

下分裂之际，厮徒负养皆能自奋，我贫而至此耶！'计无所出。""居无何，闻西蜀图纲将发，彬遂谋入蜀，且私谓瑞卿曰：'吾以干谒不遂，居于汝家，未尝有倦色，其可轻弃乎！然士以功名为不朽，不于此时图之，恐贻后悔。今吾他适，庶几有成，勿以为念。'瑞卿曰：'君于妾不可谓之无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滞，割爱而去，得非功名之将至耶。妾诚异之，家财约数缗，虽不丰，愿分为半，以资路途。'彬亦不让，因以瑞卿所赠尽赂纲吏，求为驾船仆夫，纲吏许之。既至蜀，遂献《独鲤朝天赋》，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后官至尚书左丞相，出为夔州节度使。"

【门生规劝薛昭蕴】 薛昭蕴，号澄州，河中宝鼎（今山西荣河县）人。恃才傲物，每入朝，喜玩弄手板。又好唱《浣溪沙》。一门生规劝他说："我因为您的高德才受教于您，请您以后不要弄笏与唱《浣溪沙》，这就是我的幸运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薛昭蕴）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沙》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沙》，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

【太后欣赏张蠙诗】 张蠙，字象文，清河（今属北京）人。张蠙曾题诗于大慈寺壁间，被前去游寺的南唐圣尊太后所见，深得赏识。太后命张蠙尽进平时所作诗，并赐白金等以示褒奖。《五代诗话》卷四引《十国春秋》："后主践祚，奉太后游大慈寺，见壁间题句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赏，顾问寺僧，僧以蠙对。乃赐霞光笺五百幅，令写所业诗以进。蠙捃箧中藏得诗二百章献焉。后主善之，将召为知制诰，内侍宋光嗣以其轻傲沮之，止赐白金，奖劳而已。"

【张泌恋邻女】 张泌，后蜀词人。以《江城子》二首记叙他年轻时的一段恋情。他曾爱上一个邻家女子，虽数年不见，仍时时梦见她。后来女子别嫁他人，张泌寄诗述情，女子读了唯流泪而已。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张泌）以《江城子》二阕得名。""少与邻女浣衣善，经年不见，夜必梦之。女别字，泌寄以诗云：'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情人照落花。'浣衣流泪而已。"

【可朋作诗感贫富】 可朋，僧人，丹棱（今属四川）人。有一次，欧阳炯与同僚在净众寺纳凉饮酒，欢悦自若，而寺外农夫在烈日下耘田击鼓，疲惫不堪。可朋在座，作《耘田鼓诗》叹贫富之异，欧阳炯急命撤席罢饮。《五代诗话》卷八引《十国春秋》："欧阳炯与同僚纳凉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饮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鼓，罢敝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诗》献炯曰：'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

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言虽浅近，而极于理。炯遽命众宾撤饮。"

【张泌出试题有误】 张泌，一作佖，南唐诗人，字子澄，淮南(今安徽寿县)人。任主试官时，曾以《文选》中诗句命题，因没有详加查检，题目中有不够严密的地方，引起了考生的疑惑。结果取进士三人。后张洎得命再试，取进士五人。《五代诗话》卷三引《全唐诗录》："后主壬申岁，泌知贡举，试'天鸡弄和风'，泌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详究。有进士白云：'《尔雅》'鳱天鸡'、'鹎天鸡'，未知孰是?'泌大惊，不能对。亟取《尔雅》检，一在释虫，一在释鸟，果有二。因自失放进士三人。学士张洎言泌多遗，复命洎试，放五人。"

【张泌告发李后主】 南唐亡，李后主把藏金私分给近臣，张泌得金二百，竟到宋营出首，连北宋将领也对他表示鄙薄。《五代诗话》卷三引《全唐诗录》："金陵破，后主以藏金私遗近臣办装。泌得金二百，诣曹彬陈首，语奏其事。彬薄之，以金输官，而不以闻。"

【张泌悼旧主】 张泌归宋后，每逢寒食节，必去祭拜李后主墓，悲哀哭泣。时李家衰微，张泌常把俸禄赠予李氏子孙。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引《十国春秋》："(张泌)后官河南，每寒食，必亲拜后主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孙陵替，常分俸赡给焉。"

【菜羹张家】 张泌家每日吃饭都有很多客人，宋太宗问及此事，张泌回答说，都是客居京都的亲旧，因缺少吃的而来求食，请他们吃的仅菜羹而已。第二天太宗派人窥伺，果如其言。人称菜羹张家。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引《十国春秋》："太宗朝，泌在史馆。一日问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谈何事?'泌曰：'臣之亲旧客都下，乏食，故尝过臣饭。然止菜羹而已。'明日，太宗遣快行者伺之，果然。喜其不隐，迁官郎中。人称菜羹张家。"

【张立诗谏蜀后主】 蜀后主孟昶曾在城上遍植芙蓉花，张立作诗以刺。后朝政日非，他又作诗规讽。时人称为诗谏。王士祯《五代诗话》卷四引《十国春秋》："张立雅善吟咏，性朴直，无忌讳。后主常于罗城上遍植芙蓉，每至秋间，四十里尽铺锦绣，高下相照。立作诗以'豳风七月'为刺。""及广政末，朝政已乱，立又作诗规讽。""国人称为诗谏。"

【孟宾于续父诗】 孟宾于，字国仪，连州(今广东连县)人。自小刻苦读书，其父因家贫子少，在壁上题诗句叹息，孟宾于续写两句，表明自己的大志以安慰父亲。《五代诗话》卷三引《小草斋诗话》："五代孟宾于，少游乡校，力学不怠。父以家贫，且鲜兄弟，题诗壁上云：'他家养儿三四五，我家养儿独且苦。'

宾于归见之，续曰：'众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满山独畏虎。'父奇之。"

【李昉为善人君子】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历仕后汉、后周两朝，入宋，官至宰相，宋太祖称他为善人君子，宋太宗对他也十分重视，李昉辞相后，还常被召入宫中参加宴会。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太祖在周朝，已知其(李昉)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

【李昉家法】 李昉家法严厉，凡在京做官的子孙，都不许私用俸钱，而要纳入家族库内，按月平均分配，因此家中孤寡都能得钱。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公(李昉)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

【李昉诗救孟宾于】 南唐涂阳令孟宾于得死罪入狱，李昉在宋任翰林学士，他与孟是同年进士，即作诗相赠，对他极表称颂。李后主见诗，竟赦免孟宾于，并让他官复原职。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三："宾于自归南唐，授丰城簿，迁涂阳令，黩货当死。时李昉事皇朝为翰林学士，乃宾于同年进士也，闻宾于缧绁，以诗遗之曰：'幼携书剑别湘潭，金榜标名第十三。昔日声尘喧洛下，近年诗价满江南。'后主见诗，贷之，复其官。"

【钱易有李白之才】 钱易，字希白，临安人。随父钱俶归宋，十七岁中进士，文思敏捷，苏易简称他有李白之才。《五代诗话》卷一引《楼攻媿集》："(钱易)随俶归朝，愿从科举，年十七，举进士。御试三题，日中而就。太宗尝语苏易简曰：'朕恨不与李白同时。'易简对曰：'有钱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当如唐故事，召入禁林。'会盗起剑南，不果。官翰林学士，为文数千言，顷刻而就。又善行草，有文集在秘阁，观此卷可知其人也。"

【桐叶题诗结姻缘】 蜀尚书侯继图曾在大慈寺楼捡得一片题诗桐叶，诗中表露相思之情。数年后，侯继图与任氏结婚，偶诵此诗，才知正是任氏所题。《五代诗话》卷八引《五溪论事》："蜀尚书侯继图，本儒士。一日秋风四起，偶倚栏于大慈寺楼，有大桐叶飘然而堕，上有诗云：'栻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作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侯贮箧中，凡五六年，方卜任氏为婚。尝讽此诗，任曰：'此是妾书桐叶诗，争得在君所？'侯曰：'向在大慈寺阁上，倚栏得之。'即知今日之聘，非偶然也。以今书较之，与叶上无异。"

【花间词派】 五代时，西蜀依恃地势的险固较少受到兵燹的破坏，维持着繁华安乐的局面，统治者和一些文人生活奢侈、寄情声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蜀出现了一批词人，主要成员有韦庄、薛昭蕴、牛峤等人，他们蹈袭温庭筠的香软词风，作品多写冶游享乐、离别相思，词风婉丽秾艳。后蜀赵崇祚选录这些词编为一集，共收作者十八家，词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西蜀文人的词，同时也包括温庭筠、皇甫松等晚唐文人的词，书名《花间集》。后人即把这一派词人称为花间词派。《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花间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陆游《跋花间集》："《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

四、两　　宋

【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921—991)，字则平，幽州蓟(今北京西南)人。有人说赵普所读只有一部《论语》，他任宰相时，宋太宗以此语问他，赵普回答说，当初他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定天下，现在将以半部《论语》佐太宗致天下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王禹偁自幼能诗文】 王禹偁(945—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七八岁已能文。他家以磨面为生，曾随口作《磨诗》一首，受到毕士安称道。一次，太守出一诗句，在座众客都不能对，独王禹偁巧对下句。毕士安赞其有经纶之才，称之为"小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王元之)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

【王禹偁得罪宰相遭贬】 王禹偁因得罪宰相被贬逐。苏易简以为禹偁系宿儒，请恩准新榜进士齐集郊外送别。当送别时，王禹偁口吟一诗，托状元致谢苏易简。当时，亲朋好友都不敢接近王禹偁，唯窦元宾拉住他的手悲泣，后王禹偁也以诗谢之。文莹《玉壶清话》卷四："(王禹偁)方召还，知制诰，撰太祖徽号、玉册，语涉轻诬，会时相不悦，密奏黜黄州。泊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过四短亭，诸生拜别于官桥。元之口占一阕，付状元曰：'为我深谢苏公，偶不暇取笔砚。'其诗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纵深密者，循时好恶，不敢私近，惟窦元宾执其手泣于阁门曰：'天乎，得非命欤？'公后以诗谢，略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王禹偁楼斋成马厩】 王禹偁在黄州建造了竹楼和无愠斋，并作记云："若易为厩库厨传，非吾徒也。"后来，竹楼毁损，斋果真成为马厩，而他作记的刻石，则被厨师用来压羊肉。故有人叹王禹偁记中所云犹如谶言。朱弁《曲洧旧闻》卷八："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楼与无愠斋，纪其略云：'后人公退之余，召高僧道士，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吾斋为厩库厨传，则非吾徒也。'信始至，访其斋，则已为马厩矣。求其记，则庖人亦取其石压羊肉。信可叹曰：'元之岂前知耶？抑其言遂为谶耶？'于是楼斋皆如旧，而命以其记龛之于壁。"

【王禹偁谢罪表感动真宗】 王禹偁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后，作谢罪表给宋真宗。真宗阅后，深为其文中悲凄之情所感动，打算把他调到近处来。这时正好黄州有两虎相斗，其中一虎为另一虎所食，占卦者认为这表示黄州的知府将有灾祸。真宗闻讯立即下令将王禹偁调到蕲州（今属湖北），但此时王禹偁已经去世。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为知制诰，坐事责守黄州。谢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唯期身后'之语。上览表，惊其词之悲。方欲内徙，会黄州有二虎斗而食其一。占者以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蕲州以避其变。敕下而禹偁死矣，年四十八。遗表云：'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

【王禹偁作诗暗合杜甫】 王禹偁的儿子有一次向王禹偁指出，他的《春日杂兴》诗中有两句和杜甫的诗句非常相近，请他改换这两句诗。王禹偁听后非常高兴，以自己作诗能无意中和杜诗相合为荣，便不再改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变易。"

【王禹偁以南园为醉乡】 苏州有南园，风景极佳。王禹偁做苏州知县时，每天都要与宾客在南园痛饮至醉，并作诗表示要将南园作为醉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姑苏南园，钱氏广陵王之旧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参错其间，为最胜处。王翰林元之为长洲宰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有诗曰：'它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

【张咏奇行】 张咏（945—1014），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张咏与祝隐居居处相近，隐居住处有一棵枣树，有一次，张咏取得隐居的同意，从袖中探短剑飞扬而出，枣树在与人肩相平的高度一断为二。又有一次，张咏在

路上远远看见一举子骑驴径直而来，他怪举子傲慢得意，顿起怒意。但举子在两人尚距百步的地方即避于道边，原来这个举子是王禹偁。张咏见他知礼，转怒为喜，两人聚谈一夜，结交而别。何薳《春渚纪闻》卷三："（祝隐居）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匄我勿惜也。'隐居许之，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韻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张咏愤然毁儒服】 张咏应试时作《不阵成功赋》，自以为无人能及，想中状元。但考官认为他的文中有明显对偶不工之处，张咏因而未能考中进士。他极其愤恨，便撕裂儒服，要跟从道士陈抟学道，但陈抟坚决不同意，并认为他以后一定会及第做高官。过了两年，张咏果然中进士。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乖崖公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不阵成功赋》，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公赋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德。'自谓擅场，欲夺大魁。夫何有司以对偶显失，因黜之，选胡旦为状元。公愤然毁裂儒服，欲学道于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决无仕志。希夷有风鉴，一见之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然禄在后年，此地非栖憩之所。'乖崖坚乞入道。陈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果后二年，及第于苏易简榜中。"

【张咏断讼】 张咏做杭州知府时，有人因与姐夫分家产事诉讼至府。其姐夫申诉说：丈人临终前，其内弟才三岁，丈人便让他掌管家产，并立遗嘱让他以后以家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儿子。张咏认为这是老人为了保全幼子免遭谋害的权宜之计，便断其女婿得十分之三家产，而老人之子得十分之七。人们都叹服张咏判断公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七："有民家子，与姐婿讼家财，婿言：'妇翁临终，此子三岁，故见命掌资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付子，余分与婿。'咏以酒酹地曰：'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倘以十之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给子，三分给婿。皆服其断，拜讫而去。"

【张咏敬拜黄承事】 传说张咏做益州太守时，有一晚梦中来到紫府真君府中。过了一会，又有一位住在西门的黄承事被请来，真君走下台阶相迎，对他极为恭敬，并让他坐在张咏上首。张咏第二天便问人西门是否有黄承事这人，

当得知确有其人时，他便派人请黄承事前来。张咏见到黄承事果然就是梦中所见的人，便问他平生有何德行，以至于真君对他恭敬如此。黄承事告诉张咏自己别无所长，只在每年秋收时，用三万贯钱收买粮食，到第二年秋收前青黄不接时，再将粮食以原价卖出，以救济百姓。张咏听说大为赞叹，并向其下拜致敬。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张尚书咏守成都，夜梦诣紫府真君。继请到西门黄承事，真君降阶迎之，礼甚恭，揖尚书坐承事下。梦觉，莫知所谓。明日问左右：'西门有黄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来。既至，果如梦中所见者。问平生有何阴德，真君礼遇如此。承事云：'别无他长，惟每岁收成时，以钱三万缗收籴米粮。俟至新陈未接之际，粜与细民。价例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无所损，而小民得济所急。'尚书叹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两吏掖之而拜。承事，名兼济。"

【张咏尊敬诗人】 张咏做益州（今属四川）知府时，有一位参军因年老多病而常常荒废公事，张咏责令其告老归家。第二天，这位参军便要求离去，并作诗告别。张咏见诗后大吃一惊，他不仅为自己轻慢这位诗人而深致歉意，还挽留他，并待之以礼。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乖崖公在蜀，有录曹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曰：'胡不归。'明日，参军求去，且以诗离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

【张咏因一钱斩吏】 张咏为崇阳令时，有一小吏从公库中带出一枚钱，张咏命令拷打他，小吏发怒说："难道为一钱而打我？你能打我，总不能斩我。"张咏即亲自执剑斩了小吏。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张咏请项巾吃馄饨】 张咏性子急躁，有一次夏日在四川吃馄饨，所戴项巾的带子屡屡垂于碗中，他多次以手阻拨，心情烦急，最后竟将项巾投入碗中说："请你吃吧！"放下羹匙而去。文莹《玉壶清话》卷四："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

【张咏养婢以顺人情】 宋代有一段时期，在四川任官的官员都不带家眷。张

咏知益州时，下属惧怕他的严峻，谁也不敢蓄婢妾。于是张咏自置一婢，下属也渐置婢妾。四年后，张咏离蜀，让该女出嫁，仍为处女。魏泰《东轩笔录》卷十："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之，仍处女也。"

【张咏掷文激彭乘】 张咏在四川任官时，彭乘请求文鉴大师为自己引见。文鉴趁张咏游寺庙时，向他呈示彭乘的文章，张咏看完，默默无语，把文章掷于地，彭乘大为沮丧。后来张咏将离蜀赴京，才告诉彭乘，自己极爱他的文章，只因彭乘还年轻，所以掷文以激励他，而不把爱意形于言表，并预言彭乘今后官位不会低于自己。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贽，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鉴曰：'请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襕鞹与文候之，老僧先为持文奉呈，果称爱，始可出拜。盖八座之性靡测。'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缗抄二百道为缫缃之助，勉之。'后果尽然。"

【改一字以求全身】 张咏任州官时，曾作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萧楚材见后，将诗中"恨"改为"幸"，并对张咏说，如今天下一统，而诗云恨太平，有可能被奸人用来作为进谗之资，故改一字为求全身。张咏遂称萧楚材为一字之师。《陈辅之诗话》："萧楚材知溧阳县时，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萧改'恨'字作'幸'字。公出视稿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之师也。'"（《宋诗话辑佚》卷上）

【杨朴伏草中苦吟】 杨朴，字契先，郑州（今属河南）人。杨朴性格怪僻，每次要作诗时，便伏在草丛中冥思苦想，一旦构思成功，便从草丛中跳跃而出，常常将路过的人吓一大跳。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朴性僻，常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则跃出。适遇之者无不惊。"

【紫袍不识蓑衣客】 杨朴有一天在溪边钓鱼，正好遇到漕台陈文惠经过，侍从们呵斥杨朴让路，杨朴不予理睬。陈文惠大怒，将杨朴抓到驿亭中，准备加以拷问。杨朴要求给予纸笔以写供词。他作诗一首，表示自己虽是布衣，也曾在君王殿上应对，可惜不为陈文惠所识。陈文惠见诗后，即向杨朴道歉。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桐江诗话》："杨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戏钓于道傍溪涧中，值漕台陈文惠出巡按，从者呵之，契先竟不顾。文惠怒，命从者摄至前路邮亭中诘之，契先风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状，乃作绝句云：'昨夜西风烂漫秋，今朝东岸独垂钩。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旒。'文惠谢遣之。"

【柳开怒杀仆人】 柳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今属河北)人。传说柳开在应举的路上，有一夜在客站听到一女子哀哀哭泣，原来这是临淮县令之女，因其父贪财受贿，被一仆人抓住把柄，于是便要挟县令答应将女儿嫁给他为妻。柳开忿然召仆入室，用匕首把他杀死烹煮。《说郛》卷五引《谈选》："柳仲涂开赴举时，宿驿，中夜闻妇人私哭，其声婉而哀。晓起询之，乃同驿临淮令之女，令在官恣贪墨，委一仆主献纳，及代还，为仆所持，逼其女为室。令度势难免，因许之，女故哭。柳素负节义，往见令，诘其实，令不能讳，悉告柳。柳忿怒曰：'愿假此仆一日，为子除害。'仆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盐梅等物，俟夜阑呼仆入，叱问曰：'胁主人女为妇，是汝耶？'即奋匕首，杀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饮，共食卫肉。饮散亟行，令往追谢，问仆安在，柳曰，适共食者乃其肉也。"

【柳开原名肩愈】 柳开的老师曾以几十篇韩愈的文章教授他，他赞叹不已。为了表示对韩愈、柳宗元的推崇，他为自己取名肩愈，字绍元，取比肩韩愈、柳宗元之意。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俪偶，自柳开首变其风。始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数十篇授开，开叹曰：'唐有斯文哉。'因谓文章宜以韩为宗，遂名肩愈，字绍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张景谓：'韩道大行，自开始也。'"

【柳开改名】 柳开少年时即敬慕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后来他又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以开创古代圣贤之道为己任，便改名为开，字仲涂。并取号为补亡先生，表示要补续六经中缺漏之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年逾二十，慕王通续经，以经籍有亡其辞者，辄补之；自号补亡先生，作《补亡先生传》。遂改旧名与字，谓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必欲开之为涂，故字仲涂。"

【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据说柳开应举时，曾以独轮车载文章千轴献与主试官，欲以此举邀名，而同时应试的张景，却仅以一文受到主试官的赞赏，被列优等，时人传为笑谈。沈括《梦溪笔谈》卷九："(柳开)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襕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

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柳开剑刺胡旦】 胡旦仿《春秋》体例，著《汉春秋编年》，书成，邀柳开观看。柳开刚打开书一看，即拔剑怒叱胡旦说："你是什么人，竟敢窃圣经之名冠于你的书首。今日聊赠一剑，以戒后世狂徒。"说完就追刺胡旦，胡旦急逃入船中，剑锋几乎及身。而船舷则被柳开砍斫数剑。文莹《玉壶清话》卷三："柳仲涂开知润州，胡旦秘监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骛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从其招而赴焉，方佛案开编，未暇展阅，开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谷、邹、郏数子，止取传述而已，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摄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

【柳开成亲皇帝作媒】 柳开知润州时，到一姓钱的人家去拜访，他在书房见到一幅美妇像，得知是对方的妹妹，即欲娶之。钱氏以父亲在京师为由，要求待父亲归后再议婚事，但柳开自称才高，不辱钱氏，强行定亲。钱父在皇帝面前告柳开劫女，不料皇帝却赞柳开为豪杰之士，并愿亲自为之作媒。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柳开知润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耦已逾期，愿娶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姻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仁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曰：'真豪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

【柳开喜食人肝】 柳开性情凶暴，他做全州(今属广西)知府时，每次捉到溪洞蛮人，就宴请下属，令人挖出俘虏的肝脏、拔刀割而食之。做荆州（今属湖北)知府时，也常常令人将判死刑犯人的肝脏取来食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引《宋朝事实类苑》："(柳开)性凶恶。""知全州，嗜脍人肝。每擒获溪洞蛮人，必召宴官僚，设盐虀，遣从卒自背割取肝，抽佩刀割啖之，坐客悚栗。知荆州，常令伺邻郡凡有诛戮，遣健步求取肝以充食。"

【柳开求徐铉救援】 宋太宗因为听说柳开喜食人肝，要将他绳之以法，派郑文宝前往治罪。郑文宝是徐铉的学生，而柳开曾待徐铉无礼，听说郑文宝将到，惶恐不已，便请徐铉出面救援他。徐铉不计前嫌，为他向郑文宝说情，柳

开因而得以免祸。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引《铁围山丛谈》："徐铉坐事出陕右，柳开时为刺史。开性豪横，稍不礼铉。一日太宗闻开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怒甚。命郑文宝将漕陕部，因以治开罪。开得此大惧，知文宝素师事铉，迟文宝垂至，始求于铉。铉曰：'彼昔为铉弟子，然时易事背，安能必其心如何?'开再拜曰：'先生但赐一言足矣。'铉诺之。顷文宝持狱具来，不见开，即屏从者步趋入委巷，诣铉居，觏铉，立庭下。铉徐出，文宝拜竟，升自西阶，通温凊，复降拜，铉乃邀文宝上，立谈道旧，且戒文宝以持节之重，铉闲废，后勿复来。文宝力询所欲，铉但曰：'柳开甚相畏尔。'文宝默然，出则其事立散。"

【退位菩萨难做】 苏易简(958—996)，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苏易简在仕途上急于进取，他受到宋太宗器重，官翰林学士承旨。后罢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知邓州，内心抑郁，不胜寂寞，虽然才到壮年，却以"憔悴"自状，又感叹"退位菩萨难做"。魏泰《东轩笔录》卷二："苏易简特受太宗顾遇，在翰林恩礼尤渥。""然性特躁进。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二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

【潘阆装鬼戏柳开】 潘阆(?—1009)，字逍遥，大名(今属河北)人。柳开常以文章自负，一次途经扬州，见旅舍中一屋因传说闹鬼而无人居住，他声称自己的文章可以惊鬼神，就住入屋内。夜间，潘阆装鬼戏耍柳开，柳开惊恐不已。文莹《续湘山野录》："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涘，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局镭甚秘，怒而问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即启户扫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衒，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被发执巨箠，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霁，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忙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以泣。阆徐曰：'汝识吾否?'柳曰：

'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阆曰：'只我便是潘阆也。'柳乃速呼阆下。阆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潜遁。柳以惭恧，诘朝解舟。"

【魏野寄诗劝王旦归居】 魏野(960—1019)，字仲仙，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陕县)人，王旦在真宗朝任宰相近二十年，并跟随皇帝到泰山、汾阴祭天。魏野寄诗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已毕，可能来伴赤松游。"据说王旦上呈此诗，请求辞官。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王文正公旦，相真宗仅二十年，时值四夷纳款，海内无事，天书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驾封岱祠汾，皆为仪卫使扈跸。处士魏野献诗。"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王太尉相旦从车驾过陕，野贻诗。""王袖其诗以呈上，累表请退，上不许。"

【魏野抱琴越墙】 宋真宗在汾阴祭祀时，于山上见一亭槛，得知是魏野草堂，即派人前往召见。魏野正弹琴教鹤跳舞，听说皇帝的使者到来，急抱琴越墙而逃。詹玠《遗史记闻》："真宗祀汾阴，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槛，问曰：'何所？'乃隐士魏野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鹤舞，闻使至，抱琴逾垣遁去。使闻，上甚叹美之。"

【生张八与熟魏三】 在寇准的一次宴会上，有一个妓女美貌而举止生硬，人称生张八。寇准让这个妓女向在席的魏野索诗，魏野赠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六："(寇)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梗，土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

【红袖拂尘】 魏野以诗著名，他曾作诗把长安名妓添苏比作南齐钱塘名妓苏小，添苏得此诗如获至宝，极想见魏野一面。后魏野因事到长安，至添苏家，添苏不知是魏野，见其相貌丑陋，不愿接待，魏野作诗曰："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添苏方知此人即魏野，大加礼遇。文莹《续湘山野录》："处士魏野，貌寝性敏，志节高尚。凤阁舍人孙仅与野敦缟素之旧，尹京兆日，寄野诗说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珮珊珊'之句。添苏，长安名姬也，孙颇爱之。一日，孙召添苏谓曰：'魏处士诗中以尔方苏小，如何？'添苏曰：'处士诗名蔼于天下，著鄙薄在其间，是苏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孙大喜，以野所和诗赠之。添苏喜如获宝，一夕之内，长安为之传诵。添苏以未见野，深怀企慕，乃求善笔札者，大署其诗于堂壁，衒鬻于人。未几，野因事抵长安，孙忻闻其来，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过添苏家，不言姓氏。添苏见野风

貌鲁质，固不前席。野忽举头见壁所题，添苏曰：'魏处士见誉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笔于其侧别纪一绝。添苏始知是野，大加礼遇。"又传魏野与寇准游陕府僧舍时，见寇准所题诗用碧纱笼护，而魏野诗布满灰尘，一官妓立即以袖拂灰，魏野因而作此诗句。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

【契丹求魏野诗】 宋祥符年间，契丹使者向真宗索取魏野全部诗作，这时真宗才知有魏野其人，但魏野已死数年，真宗于是把寻求到的魏野《草堂集》十卷赐与契丹。文莹《玉壶清话》卷七："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

【文兆讥惠崇偷古人诗句】 惠崇(?—1017)，建阳(今属福建)人，与文兆、希昼等人合称"九僧"，都善于作诗。"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是惠崇得意之句，颇得人们激赏，传诵一时。其他诗僧因而忌嫉，文兆还曾作诗以讥，意谓惠崇此诗句是从唐诗人司空曙、刘长卿的诗中偷来的，并非惠崇创新。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藉藉喧著。余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寇准母严于教子】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小时候性顽皮，爱飞鹰走狗，其母管教严格，有一次举秤锤掷他，寇准脚伤流血，从此专心读书。当其显贵时，母亲已死，他一扪及脚上伤痕就忆母流泪。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七："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扪其痕辄哭。"

【无地起楼台宰相】 寇准做官几十年，没有田园房舍，他常寄居在僧舍或租房居住。魏野赠寇准诗中有句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诗传播到北方外族，有使者来访，询问哪一位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寇准不在朝，皇帝立即召回，让他镇守北方重地。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寇莱公尝曰：'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异僧，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在

大名日，自出题试贡士，曰《公仪休拔园葵赋》、《霍将军辞治第诗》，此其志也。"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魏野)又有《赠莱公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而其诗传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尝有北使诣阙，询于译者曰：'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时莱公方居散地，真宗即召还，授以北门管钥。"

【寇准为柘枝颠】 古时有柘枝舞，寇准最喜欢看，每次宴集必有此舞，被人称为"柘枝颠"。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

【寇准喜燃烛】 寇准知邓州时，喜欢夜宴，而且不用油灯，爱通宵点燃蜡烛。即使是厕所，地上也烛油成堆。邓州花蜡烛著名天下，据传即依寇准之法所制。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

【寇准强劝酒】 寇准善饮酒，而且喜欢旁人陪饮。在永兴时，一副官因喝酒过甚得病，寇准仍劝饮不止，直至此官员的妻子诉讼于公庭方才罢休。后来有一道人以一口喝尽一瓶酒与寇准较量，寇准不能，道人即告诫寇准不可强劝人饮酒，寇准醒悟，于是改变前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寇莱公善饮酒，人罕能敌。迨罢相，判永兴，官吏宾客之能饮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饮席。时处士魏野、僧梦英亦常预坐。有倅连困于酒，已疾，而公尚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讼焉，遂免。后有一道人上谒，自言能剧饮，一引可尽斟瓶。索公以瓶为对，公喜如其请。既而道人举瓶，一引而尽，公则不能。道人强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谓公曰：'今后少劝人酒。'公悟，自尔劝酒减矣，道人遂不复见。"

【寇准"输他林下客"】 寇准有一次经过襄阳，在驿亭中作绝句一首，其中有句云："到了输他林下客，无荣无辱自由身"，意谓自己为官宦所羁，反不如那些啸傲山林的隐士自由自在。所谓"林下客"，本无确指。当时胡旦正好住在襄阳，胡旦人品本不甚高，又与寇准素不相睦，却以寇准所说的"林下客"自居，沾沾自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引《石林诗话》："寇莱公南迁，道过襄阳，曾留一绝于驿亭，曰：'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家臣，到了输他林下客，无荣无辱自由身。'林下，大概言之，初无主名也。胡秘监旦素不为公所喜，适居郡下，既闻之，遂以林下客公为己发，且有称快之语。闻者莫不皆笑。"

【寇准妙语答北使】 寇准镇守大名(今属河北)时，金国使者问他，以他的名

望，为什么不在中书省为官。寇准答以朝廷太平无事，而北方要地，则非其镇守不可。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寇莱公镇大名，北使至。语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寇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耳。'"

【寇准与惠崇分题赋诗】 寇准于一天邀请惠崇到园亭中分题赋诗，两人抓阄决定，结果寇准分得"池上柳"诗题，限用"青"字韵。惠崇分得"池上鹭"诗题，限用"明"字韵。两人冥思苦想，惠崇先成诗，而寇准尚未作好，遂作罢。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试请口举。'崇曰：'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终未惬，不若且罢。'"

【寇准丁谓题诗甘泉寺】 鼎州甘泉寺位于大路边，寺中有嘉泉，行客都在这里停留，以便洗漱饮水。寇准被贬南下时，曾在寺东槛题词，表述自己失意的心绪。不久，丁谓路过这里，又题词于西槛而去。后范讽题诗于寺，记述了以上二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又过之，题于西槛，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诗牌犹存。"

【魏野诗劝寇准辞官】 寇准曾被罢相贬黜到永兴（今属湖南），后来朝廷又召他入京为相，隐士魏野作诗劝他不如辞官，过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寇准见诗后很不高兴，仍上京赴任。两年后他又被贬逐到道州（今属湖南），这时才懊悔当初未听从魏野之劝，于是便将魏野的诗题写在窗上，经常吟咏。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寇莱公准自永兴被召，野亦以诗送之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公得诗不悦。后二年贬通（疑为道）州，每题前诗于窗间，朝夕吟哦之。"

【寇准与蒨桃】 寇准有妾名蒨桃。在一次宴会上，寇准把五匹绫赠送给歌妓，蒨桃作诗二首，以织女的辛劳讽寇准豪奢。寇准和诗一首，表示看破世事，不若任情行乐。寇准贬谪南下，过杭州时蒨桃得病，自知不起，要求寇准把她葬于天竺山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五引《翰府名谈》："寇莱公有妾曰蒨桃。公因宴会赠歌妓以束绫，蒨桃作二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

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陈世隆《北轩笔记》："寇莱公之谪岭南，道出杭州，妾蒨桃疾作，谓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天竺山下。'且云：'相公宜自爱，亦非久居人世者。'"

【浪子和尚惠洪】 惠洪（？—1128），字觉范，筠州（今属江西）人。俗姓喻，做僧人后取惠洪名。佛家要求四大皆空，断情绝爱，惠洪身为僧人，却喜作诗词，时为绮丽情语。他曾因为"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的诗句而被人称作"浪子和尚"，他还因此而被人指责有违佛家诫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洪觉范有《上元宿岳麓寺》诗。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读至'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曰：'此浪子和尚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苕溪渔隐曰：'忘情绝爱，此瞿昙氏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句有'一枕思泪'及'十分春瘦'之语，岂所当然。又自载之诗话，矜炫其言，何无识之甚邪！'"

【惠洪随口作长短句】 有一次，刘蒙叟赴宴，在酒席上见到有蛾子在灯烛上飞舞，挥之不去，便派人请惠洪作词咏此事。惠洪即刻口授《鹧鸪天》词以咏其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引《冷斋夜话》："余至琼州，刘蒙叟方饮于张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来觅长短句，问欲叙何事，蒙叟视烛有蛾扑之不去，曰：'为赋此。'急足反走持纸，曰：'急为之，不然获谴也。'余口授吏书之。""蒙叟醉笑首肯之。"

【惠洪作诗求快意】 惠洪有一次住宿于四川云岩寺，寺中三百个僧人，每人都拿纸求惠洪作诗。惠洪不假思索，提笔立就，成诗三百首。他的朋友韩驹责怪他作诗不该如此草率，惠洪笑谓唯求快意罢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载韩驹语："往年，余宰分宁，觉范从高安来，馆之云岩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纸求诗于觉范，觉范斯须立就，余见之不怿，曰：'诗当少加思，岂若是容易乎？'觉范笑曰：'取快吾意而已。'"

【惠洪为戒诗而作诗】 惠洪年青时，母亲要他吃斋，他要求先饱餐肉然后戒肉。后来陈莹中认为惠洪作诗无益于事，要他不再作诗。惠洪请求以戒肉为例，先作两首诗再戒诗。诗作成后，陈莹中也为之赞叹不已。厉鹗《宋诗纪事》卷九十二引《冷斋夜话》："（陈莹中）爱庐山，因家焉。以书督余兼程来，余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余叩头先饱餐肉一日，母许之。今日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二人死而更生，何如？'莹中许焉。诗成，莹中喜而谓余曰：'此

岐山猪肉，虽美，无多食。'"

【钱惟演读书】 钱惟演(962—1043)，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嗜好读书，手不离卷，在不同场所选择不同的读物，坐着读经史，躺着读小说，上厕所读小辞。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寮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钱惟演访隐者】 钱惟演以使相留守西京洛阳时，曾与尹洙等文士访隐者郭延卿。延卿不知钱惟演的身份，与诸人交谈甚欢，留他们在家中小饮。后来得知钱惟演是留守相公，依然以常礼相待。直至傍晚，钱惟演等人才依依告别。魏泰《东轩笔录》卷三："(钱文僖)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守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有郭延卿者，居水南。""葺幽亭艺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余矣。一日文僖率僚属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骑从，腰舆张盖而访之，不以告名氏。""延卿未始出，盖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对谈而已。数公疏爽闿朗，天下之选。延卿笑曰：'陋居罕有过从，而平日所接之人，亦无若数君者。老夫甚惬，愿少留对花小酌也。'于是以陶罇果蔌而进，文僖喜其野逸，为引满不辞。既而吏报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图相国肯顾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饮否？'文僖欣然从之，又数杯，延客之礼数、杯盘无少加于前，而谈笑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门，顾曰：'老病不能造谢，希勿讶也。'文僖登车，茫然自失。"

【钱惟演厚遇文士】 钱惟演留守洛阳任使相时，谢绛、欧阳修等人都曾到洛阳任官，钱惟演任他们尽情游山玩水，不以公事严加约束。后来被贬离任时，谢绛诸人都依恋不舍。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八："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

【钱惟演悬赏寻笔格】 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格，平时十分珍惜。他的子弟中有人想要钱，就把笔格藏起来。钱惟演失去笔格，茫无所措，即在家中悬榜，以钱十千赎此笔格，子弟们假装寻得，换取赏钱。这样的事反复发生，钱惟演也反复悬赏寻求，却始终不悟。欧阳修《归田录》卷一："钱思公生长富贵，

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

【钱惟演制曲成丧音】 据说钱惟演贬谪在汉东时，曾作一曲子伤春叹时，有一名老妇人是钱惟演父钱俶生前的歌鬟，她听到此曲后即疑钱惟演快要死去，因为钱俶临死前预先叮嘱要以《木兰花》曲为他送丧，而《木兰花》与钱惟演所制曲的内容相仿。后果死于贬地。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陈尧佐作词谢吕夷简】 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阆中(今属四川)人。吕夷简年老辞官，荐引陈尧佐自代。陈尧佐深感吕夷简荐引之恩，作《燕词》一首，以表心意。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复叩于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夺，因询之曰：'卿果退，当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当自择。'仁宗坚之，申公遂引陈文惠尧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经纶之臣，则臣所不知。必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无如陈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阕，携觞相馆，使人歌之。"

【丁谓探望老师】 丁谓(966—1037)，字公言，初字谓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知昇州时，首先去探望儿时就学的老郁先生，见面后跪拜行礼，叙谈往事，对先生教诲之恩深表谢意。先生死后，丁谓为他隆重操办丧事。当时传为美谈。龚明之《中吴纪闻》："祥符中，丁晋公自参知政事拜平江军节度使、知昇州。""公在童龆时，尝从老郁先生学。至是，首入陋巷，诣先生之居，以两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惧，大声呼之曰：'拜杀老夫矣。'既坐，话旧极款密，且云：'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数月果卒。公遣吏为办棺敛、葬埋之物甚厚。吴人至今以为美谈。"

【金陵赏心亭与《袁安卧雪图》】 丁谓赴金陵任官前，宋真宗送他一幅唐代周

昉画的《袁安卧雪图》，丁谓把画挂在金陵赏心亭上。金陵历经十四任守官，此画尚存。后被一帅窃走，原挂画处换上一幅普通的图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丁晋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图》赐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金陵赏心亭，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秦淮绝致，清在轩槛，取家箧所宝《袁安卧雪图》张于亭之屏，乃唐周昉绝笔。凡经十四守，虽极爱而不敢辄觊，偶一帅遂窃去，以市画芦雁掩之。"

【丁谓喜丁宜禄之名】 丁谓生平迷信吉凶之兆，常以各种现象预卜祸福。当时有一无赖名于庆，贫寒交加，无计生存。一位落第老儒替他改姓名为丁宜禄，让他投靠丁谓。丁谓以此名为吉兆，大喜，收于门下。不久，丁谓官升宰相，丁宜禄也得以富贵，家资万贯。袁褧《枫窗小牍》："（丁谓）生平最尚机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时有无赖于庆，贫寒不振，计且必死冻饿。谋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当大济耳，幸无忘我。'庆拜而听之。老儒遂改于为丁，易名宜禄。使投身于谓。谓大喜，收之门下。""不旬月而谓果入相，此人遂以宠冠纪纲，虽大僚节使，无弗倚藉关说，不逾年而宜禄家十万矣。老儒亦以引见，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传，不解所谓。顷偶读沈约《宋书》曰，宰相苍头呼为宜禄，且复姓丁，愈惬所念。莫谓晋公眼不读书也。"

【丁谓读杜诗而知唐酒价】 宋真宗有一次问臣下唐朝酒的价钱是多少，其他人都回答不出，只有丁谓说是每升三十文。真宗问他是如何知道的，丁谓回答说是从杜甫诗中得知的。真宗听了大喜，称赞杜诗不愧为诗史。文莹《玉壶清话》卷一："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梅妻鹤子】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隐居西湖孤山，不趋荣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林逋不娶妻，居处多植梅，又喜养鹤，人称为梅妻鹤子。《宋诗钞·和靖诗钞序》："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畜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云。"

【暗香疏影】 林逋《山园小梅》有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深得时人赞赏，苏轼认为这两句桃杏李皆不敢当，后遂以"暗香疏影"为梅花的代称。《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王君卿在扬州，同孙巨源、苏子瞻适相会。君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曰：'可则可，只是杏李花不敢承当。'"

【杨亿十一岁试神童】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蒲城)人。杨亿十一岁就作为神童被送入京城,宋太宗亲自主试,杨亿顷刻间完成一赋一诗。后让有关官员再试,他亦当即赋就一首五言六韵诗。文莹《湘山野录》卷上:"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敭轩陛,殊无震慴,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臣亦令赋《喜朝京阙诗》,五言六韵,亦顷刻而成。其诗谨封进。'"

【杨亿一诗得赴宴】 杨亿二十一岁时官光禄丞。三月皇宫后苑举行曲宴,杨亿当时没有其他官职,按例不能参加。他作一诗赠同事云:"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众人把诗进呈给皇帝,皇帝即令杨亿参加曲宴。文莹《玉壶清话》卷四:"杨大年二十一岁为光禄丞,赐及第。太宗极称爱。三月,后苑曲宴,未贴职不得预,公以诗贻馆中诸公。""诸公不敢匿,即时进呈。上讶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贴职为对,即日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曲宴。"

【杨亿饮酒谈笑著文章】 杨亿凡要写文章时,总是和门人朋友饮酒游戏,在笑语声中构思下笔,顷刻间就可写出数千言。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杨亿随口撰祭文】 据说北方外朝曾向宋朝廷寄了一篇空白的所谓祭皇后文,由杨亿捧读,他随口自撰,以其敏捷的文思维护了本朝的尊严。俞成《萤雪丛说》卷一:"前辈尝说北狄致祭皇后文,杨大年捧读,空纸无一字,随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伏惟尚飨。'仁庙大喜,其才敏捷,有壮国体。"按杨亿生卒之年,文中仁宗当是真宗之误。

【杨亿荐陈彭年同修《册府元龟》】 杨亿在编纂《册府元龟》时,每完成数卷就送给真宗过目,而每次归还都留下纠正差误的签帖。杨亿经过了解,得知这些签帖皆出自陈彭年之手,于是便力荐陈彭年共同参预编纂工作。此后朝廷归还的文稿就不再有签帖。张耒《明道杂志》:"杨大年奉诏修《册府元龟》,每数卷成辄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签贴,有少差误必见,至有数十签。大年虽服上之精鉴,而心颇自愧。窃揣上万机少暇,不应能如此,稍访问之,乃每

进本到，辄降附陈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发，故谬误处皆签贴以进。大年乃盛荐彭年文字，请与同修。自是进本降出，不复签矣。”

【杨亿应对机敏】 寇准曾出上联请同僚应对，因难度较大，无人能对。正好杨亿前来，毫不迟疑地对出下句，极为妥帖，人们都叹服不已。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引《归田录》：“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

【杨亿诗嘲种放被帝责】 布衣种放因为应对称旨，颇得真宗青睐。真宗曾赐膳于中书省，诸位公卿恭候种放到来，但种放对他们只是拱手为礼。杨亿不满，作诗嘲讽种放无益于君却矜傲无礼。真宗听说后，便召见杨亿，出示种放进呈的《十议》而责其所讽不当，杨亿于是表示要向种放负荆谢罪。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真宗初，诏种隐君放至阙，以敷对称旨。日既高，中人送中书膳，诸相皆盛服俟其来，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杨大年闻之颇不平，以诗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闻之，独召杨曰：‘知卿有诗戏种某。’杨汗浃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轴，乃放所奏之书也。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俾大年观之，从容奏曰：‘臣当翌日负荆谢之。’”

【遭鞋底】 杨亿起草诏书，执法官多有涂改，他内心不服，就以浓墨把稿上涂抹处画成鞋底样，并在边上题字：“世业杨家鞋底。”后来撰拟诏诰的官员凡见文稿被涂抹，就戏称为“遭鞋底”。《说郛》卷二引《隐窟杂志》：“杨文公有重名于世，常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取稿上涂抹之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旁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乃曰：‘是他别人脚迹。’当时传以为嗢噱。自后舍人行词遇涂抹者，必相谑曰：‘又遭鞋底。’”

【杨亿有气性】 杨亿为翰林学士时，起草答契丹书，宋真宗在“邻壤交欢”一句旁注上了“朽壤、鼠壤、粪壤”数字，杨亿遂改“壤”为“境”。第二天，他以学士作文章有所改即不称职为由，极求解职。宋真宗称赞他有气性。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西昆派】 北宋初期的一个诗派。当时以杨亿、刘筠为首的十几个文人把所作倡和之诗，汇编成集，名《西昆酬唱集》，西昆派因此书而得名。他们作诗崇奉

李商隐，讲究对偶，喜用典故，诗风纤巧妍华，而内容空乏，在宋初的诗坛上具有很大影响。欧阳修《六一诗话》："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

【穆修卖韩柳文集】 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穆修曾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自己设摊出售。有些儒生在摊前随便翻阅，穆修夺过书生气地说："如果你能一句不差地读完一篇，就奉送一部。"于是终年不卖一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穆修)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金，用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公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相送。'遂终年不售。"

【夏竦预言二宋前程】 夏竦(984—1050)，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夏竦守安州时，宋庠、宋祁还没有入仕，夏竦很器重他们。一次夏竦让二宋作《落花诗》，他读完两人的诗句后，预言宋庠将成为状元，并能作宰相，而宋祁虽不及兄，也有高位。后来的事实果如其言。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文庄(夏竦)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庄亦异待。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曰：'汉皋珮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曰：'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是岁诏下，兄弟将应举，文庄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

【姚铉教夏竦作赋】 夏竦曾向姚铉学习，姚铉有一次叫夏竦作一篇写水的赋，限定要万字以上。夏竦只写了三千字交给姚铉，姚铉发怒说：你为什么不把和水有关系的事物写进去以增加篇幅呢？于是夏竦豁然顿悟，又将篇幅增加到六千字，姚铉看了很高兴，认为夏竦可教。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夏竦，字子乔，幼学于姚铉。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铉喜曰：'可教矣。'"

【夏竦以诗讥师】 夏竦曾以胡旦为师，做高官以后，仍待之以礼，有时还前往拜访。但胡旦为人狷狂浮躁，夏竦做襄阳(今属湖北)知府时，他常常讥讽诋毁郡中政事，夏竦有一次便乘机作诗讥讽他，胡旦自此便有所收敛。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夏竦)镇襄阳时，胡秘监旦丧明居襄，性多狷躁，讥毁郡政。英公昔尝师焉，至贵达，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时一造焉。一日，谓公曰：'读书乎？'曰：'郡事鲜暇，但时得意则为绝句。'胡曰：'试诵之。'公曰：'近有《燕雀诗》，云：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

日斜。'胡颇觉，因少戢。"

【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柳永善作词，但因不拘小节，据说被宋仁宗以"且去填词"相斥，柳永遂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又说宋仁宗见了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句大为生气，柳永因此落第。《宋诗话辑佚》引《艺苑雌黄》："(柳永)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仁宗)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善作新词，所以教坊乐工每得新曲乐调，必求柳永填词，当时即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连西夏朝官亦知此说。叶梦得《避暑录话》："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误用御制挽词】 柳永中进士后长久不得进用，有人爱其才，趁仁宗高兴时，让他作词应制，但柳永词中"宸游凤辇何处"一语正与仁宗为真宗所作的挽词暗合，仁宗读后不悦，掷之于地，柳永因而不能进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皇祐中，(柳永)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柳永进词见友】 柳永与孙何是故交，孙何知杭州时，门卫森严，柳永无法与他见面，于是作《望海潮》词，托妓女得机会在酒席上演唱时告知孙何。孙何听词后，很快就请柳永相见。杨偍《古今词话》："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

【一词引动金主南侵之心】 柳永作《望海潮》词描写钱塘美景，传说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句使金主完颜亮为之心动，从而产生南侵之意。罗大经

《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吊柳会】 柳永死后，家无财产，是妓女们集资安葬了他。以后每逢清明，很多人带上酒肴，饮于柳永墓旁，称为"吊柳会"。张宗橚《词林纪事》引《方舆胜览》："（柳永）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刘季高诋柳词当众出丑】 传说宣和年间有刘季高其人，在大庭广众中诋毁柳永词，一位老太监捧出纸笔，跪请刘季高即兴作词，使其无地自容，当众出丑。徐度《却扫篇》："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范仲淹曾名朱说】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自幼丧父，随继父姓朱，登第时名朱说，后复原姓为范。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范文正公幼孤，随其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

【范仲淹十年不启封】 范仲淹年轻时与一位方士有交往。后方士病危，因儿子幼小，把自己炼白金的方子和炼得的一斤白金都封上传与范仲淹。十余年后，范仲淹把方子和白金交还给术者之子，封志依然如故。魏泰《东轩笔录》卷三："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纳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志宛然。"

【范仲淹愿为良医】 传说范仲淹未中进士前曾到灵祠里卜问功名前程。他先问将来能否为相，结果是否定。又问能否成为良医，当得知也不可能时，不由叹惜不已。有人对范仲淹愿做良医表示不可理解。范仲淹则认为：若能为相以助圣君固然很好，若为良医，也能实现大丈夫救人济物的志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

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范仲淹直论报晏殊】 范仲淹由晏殊荐举，在馆阁任职。不久，朝中定仗礼的官员为向章献太后献媚，提出请皇帝亲帅百官向太后献寿，范仲淹上奏反对，晏殊大惧，怒责范仲淹。范仲淹正色说明他这样直言论事正是为了报答晏殊的知遇之恩。晏殊听后惭愧无言。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范仲淹）上宰相书，言朝政得失，民间利病，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时晏殊亦在京师，荐一人为馆职，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荐斯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使荐仲淹也。'殊从之，遂除馆职。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帅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

【范仲淹三黜而三光】 范仲淹直言敢谏，因此三次遭贬黜。第一次是他做校理的时候，因为违忤了章献太后而被贬到河中（今属山西）做副职，同僚和朋友们为他饯行时称赞他虽被贬而极光采。第二次是他做司谏的时候，因为反对郭皇后被废，他带领谏官和御史们谏争不休，结果被贬黜到睦州（今属浙江），同僚和朋友们为他饯行时称赞他这一次更为光采。第三次则是他在天章阁任职时，因为进呈《百官图》而触怒宰相，被贬黜到饶州（今属江西），人们为他饯行时，称赞他这一次尤为光采。文莹《续湘山野录》："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朋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

【范仲淹直言上谏拗太后】 范仲淹做谏官时，刘太后正垂帘听政。一天，刘太后派宦官告知范仲淹：如果今后朝廷有大事，他不上谏反对违忤太后，那么三五年之间他就不难做上宰相。范仲淹听说后，知道朝廷将有大的举动。果

然，过了些时候，仁宗要率领群臣为刘太后庆寿。范仲淹认为此举有损君主尊严，便不顾太后的告谕，直言上谏反对，使此事作罢。他还上书给刘太后，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文莹《续湘山野录》："范文正公为右司谏，章献刘太后听政，忽遣一巨珰谕之曰：'今后凡有大号令，不须强上拗，三五年为一宰相，不难致。'公觉其言甘，必有所谓。果诞告冬至日，大会前殿，仁宗率群臣为寿。有司将具，公上疏。""事遂已。又独衔乞皇太后还政。"

【范仲淹巧计救饥荒】 范仲淹出守杭州时，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一时米价腾贵。范仲淹不仅不抑低米价，反下令再抬高价钱，并让人四处张榜告知杭州饥荒及抬高米价一事。商人闻讯后，争先恐后地将米运到杭州。等米大量运到后，范仲淹又下令将米价降低到原来的数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

【穷塞主范仲淹】 范仲淹守边时，作《渔家傲》数阕，记述边塞将士的劳苦，欧阳修称之为穷塞主词。后欧阳修也作《渔家傲》一词，结尾极颂将帅凯旋的盛景，认为这才真是元帅之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雷轰荐福碑】 范仲淹官鄱阳时，一书生向他献诗而受到礼遇，书生自诉穷困之至，范仲淹很同情。当时盛行欧阳询所书写的《荐福寺碑》，拓本价值千钱。范仲淹为书生准备了纸墨，让他去拓一千本，可在京城出售。一切准备就绪，不料该碑为轰雷击碎，书生终未能去拓印。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范文正公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礼之。书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故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扬州。'"

【范仲淹属意小妓】 范仲淹任官鄱阳时，喜欢一小妓，离去后寄诗给后任魏介，以花比小妓，流露出欲得小妓的意思。后来，魏介把这个小妓赠给范仲淹。又传范仲淹在京城曾寄胭脂给小妓，并题诗以述相思之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番阳郡，创庆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

公颇属意。既去，而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鬻以惠公。"姚宽《西溪丛语》："(范仲淹)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或说前一诗是寄给一道士的，诗中"东风"作"春风"，道士所居之室称春风轩，故以春风自名。徐度《却扫编》卷下："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祇托春风管句来。'""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

【近水楼台先得月】 范仲淹在杭州任太守时，对他的下属官吏都推荐任用，只有苏麟没有被录用。苏麟献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等句表示讽喻，范仲淹读后也荐举他为官。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公即荐之。"

【范履霜】 范仲淹喜欢弹琴，然而平日只弹《履霜》一曲，人称"范履霜"。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张三影】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词中多有写影名句，以此自得，因而有"张三影"之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诗话》："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曾慥《高斋诗话》所记略有不同："子野尝有诗云：'浮萍断处见山影'。又长短句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又云'隔墙送过秋千影。'并脍炙人口，世谓张三影。"

【桃杏嫁东风郎中】 张先有《一丛花》词，其中"沈思细恨，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数语盛传一时。欧阳修深爱这几句，只是未能见到张先本人。后张先到京城，拜谒欧阳修，欧阳修称他为"桃杏嫁东风郎中"。范公偁《过庭录》："张先子野郎中《一丛花》词"，"一时盛传。欧阳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阍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

【张先为官妓作词】 张先在杭州多为官妓作词，却独未及妓女尤靓，尤靓作诗颇有怨言，张先即为她作《望江南》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

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为作词也。"

【张先诗得苏轼称赏】 张先善词，也能作诗。他居住杭州时，八十多岁视听尚强，家中还有声妓，曾作诗和苏轼，极受苏轼赞赏。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张先郎中字子野，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苏子瞻作倅时，先年已八十余，视听尚精强，家犹畜声妓，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先和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极为子瞻所赏。"

【晏殊诚实】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少年时，被人荐举于朝，皇帝让他参加廷试，晏殊看到试题后，立即说明自己曾做过这篇文章，要求改换试题。他的诚实深得皇帝赞赏。后来，皇帝让晏殊在太子宫内任官，认为其他馆阁臣僚常嬉游宴赏，而晏殊勤奋读书，正可为东宫官。晏殊率直地表示，自己也喜欢宴游，只因贫穷而不能如愿罢了。沈括《梦溪笔谈》卷九："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喻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宴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宴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

【晏殊不喜欧阳修】 欧阳修应进士试，主考官是晏殊。但晏殊不喜欢欧阳修，欧阳修曾作书向晏殊谢恩，晏殊收得后，仅口授数言，让人代为回报。有人认为欧阳修已有文名，这样答书太草率，晏殊却说，答一个门生，这已足够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张先词引动晏殊情】 晏殊曾宠爱一个侍婢，每逢张先来，就让她歌张先词，后晏殊夫人不容，遣走了这个侍儿。一天张先又来饮酒，让营妓歌其所作词，词中所写引动晏殊情思，遂又召回该侍儿。《道山清话》："晏元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

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王琪巧对晏殊句】 晏殊在扬州，因赏识王琪的诗而与他交往，后谈到自己所作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没有对句，王琪应声对以"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遂成晏殊《浣溪沙》词中的名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晏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

【晏殊非千里伤行客】 晏殊早年为官，从未远离京城。他到陈留(今河南开封县内)上任，歌女演唱时，有"千里伤行客"之句，他听了大怒，以为自己做官，从未离开京城五百里，怎么可说是"千里伤行客"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晏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自南都移陈留。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词。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也！'"

【晏殊梦中赋诗应验】 传说晏殊刚做亳州太守时，曾在梦中赋诗曰："一年为客未归去，笑杀城东桃李花。"后来晏殊春游时，果然见到城东桃李盛开；他在亳州做太守，也正好一年有余。梦中之诗，无不应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诗话》："元献公守亳，始至，亦尝梦赋诗云：'一年为客未归去，笑杀城东桃李花。'初莫省谓何，已而因春出游，则州之园馆皆在城东，公留亳逾年，而后移睢阳，无不合者。"

【晏殊喜宴宾客】 晏殊每日都要宴请宾客，随吃随上果品佳肴，并以歌乐助兴。待吃喝将尽，晏殊就让歌舞伎停止献艺，声称自己也要呈艺，于是准备笔墨纸张，与宾客一起作诗尽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晏元宪)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晏殊因诗夜起开宴】 晏殊留守南郡，王琪为其幕僚，宾主相得，每天赋诗饮酒。一次中秋，天气阴晦而不能赏月，晏殊已就寝，王琪作诗入献云："只在

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晏殊在枕上读得，立即起床开宴奏乐，至半夜，月亮果然露出云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晏元献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时已为馆阁校勘，公特请于朝，以为府签判，朝廷不得已，使带馆职从公。”“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诗胜日，未尝辄废也。尝遇中秋阴晦，斋厨夙为备，公适无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公枕上得诗，大喜，即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乐饮达旦。”

【晏殊区别待二婿】 富弼和杨察都是晏殊的女婿。逢富弼来，晏殊就和他在书室交谈终日；逢杨察来，晏殊就置酒于堂上，以音乐、侍姬相娱乐。人们由此知道晏殊对二婿的态度有所不同。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下：“富文忠、杨隐甫皆晏元献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贵仕。富每诣谒，则书室中会话竟日，家膳而去；杨或来见，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娱乐。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轻也，二婿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伦矣。”

【宋祁求教于晏殊】 宋庠、宋祁兄弟两作诗文常向晏殊求教。一次，宋祁作诗，其中“闲”“空”二字难以定夺，寄书请晏殊指教，晏殊选定“空”字，并具体分析了“空”优于“闲”的原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引《西清诗话》：“二宋俱为晏元献殊门下士。兄弟虽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恳求雕润。尝见景文寄公书曰：‘莒公兄赴镇圃田，同游西池，作诗云：“长杨猎罢寒熊吼，太乙波闲瑞鹄飞。”语意警绝。因作一联云：“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舡。”’仍注空字于闲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书其尾曰：‘空优于闲，且见虽有舡不御之意，又字好语健。’”

【晏殊有感吊苏哥】 晏殊爱宋祁之才，相处亲密。一次中秋，晏殊设宴召宋祁共同饮酒赋诗，通宵达旦。第二天，晏殊被罢相，正由宋祁起草诏令，他带着昨夜的酒意，竟然毫不动情地在诏书上竭力诋斥晏殊。后来，晏殊听说一位名苏哥的营妓，因情人变心，春日赴郊外痛哭而死，大为感慨，叹有些士人趋炎附势，反复无常，还不如一个女子用情专一。遂作《吊苏哥诗》。魏泰《东轩笔录》卷十：“昔晏元献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制，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引《西清诗话》：“元献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彫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驰骏马

出郊，登高塚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元献《吊刘苏歌诗序》，盖指宋子京而言也。"

【富贵诗与乞儿相】 晏殊鄙视以金玉锦绣表现富贵的诗句，讥之为"乞儿相"，而他自己的诗句则自然地显出富贵气象，并不以俗物示富。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石延年遇豪士】 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一字安仁，宋城(今河南商丘)人。石延年在京城时，有一豪士曾请他到家中，石延年书《筹笔驿》等诗相赠，豪士则以金帛数百千送给石延年。石延年恍然不知豪士为何人。后两人又相遇路上，豪士再赠金，并赞石延年诗中"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两句最佳。刘攽《中山诗话》："石曼卿独行京师，一豪士揖之而语曰：'公幸过我家。'石许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饰宏丽，锦绣珠翠，殆非人间所拟。歌舞欢醉，丐书，为挥《筹笔驿》诗数篇。以金帛数百千赠之，复使驺从送还，恍然不知其谁。翼日，殆无复省所居矣。他日，遇诸涂，又遗以白金数两，谓曰：'诗中"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最为佳句。'"

【石延年戏题牛某捧砚】 石延年曾埋怨俸禄清薄，不能痛饮。有一牛生多钱财而仰慕名士，经秘演介绍，给石延年送去很多酒，并以此得谒见石延年。后来牛生在繁台寺阁设酒宴招待石延年和秘演，石延年和秘演对饮高歌，并题名以纪，牛生欲同题名于上，石延年认为他贱俗，竟题上："牛某捧砚。"文莹《湘山野录》卷下："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镌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不可不见。'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长谓演曰：'某虽薄有涯产，而身迹尘贱，难近清贵。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或游奉有阙，无怯示及。'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贽，列醖于庭，演为传刺。曼卿愕然问曰：'何人？'演曰：'前所谓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问甲第何许，生曰：'一别舍介繁台之侧。'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闲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其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蔌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

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至期果陈具于阁，器皿精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纪。'以盆渍墨，濡巨笔以题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声讽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砚用事可也。'竟不免，题云：'牛某捧砚。'永叔后以诗戏曰：'捧砚得全牛。'"

【石延年酒量过人】 石延年喜饮酒，且酒量过人。当时有个叫刘潜的人常和他对饮。他们曾在京城王氏新开酒楼饮酒终日而互相不发一言，直至日暮，脸上毫无酒色，京城纷纷传说有二酒仙来王氏酒楼饮酒。石延年通判海州时，刘潜去探访他，两人剧饮，至半夜酒将喝尽，即以一斗多醋倒入酒内，第二天酒醋皆尽。石延年以各种方式饮酒，并各有其名，据说宋仁宗爱其才，希望他戒酒，石延年于是不饮酒，但不久就成疾死去。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志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饮过多，非常人之量，以为异人，稍献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谨。二人饮啖自若，傲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石曼卿)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藁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纵大率如此。""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石延年种桃】 石延年贬海州时，让人拾了许多桃核，人不能到的地方，用弹弓散种桃核，不几年，桃花开遍山谷。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中："石曼卿谪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数斛，人迹不到处，以弹弓种之。不数年，桃花遍山谷中。"

【芙蓉城主】 传说石延年、丁度死后成为芙蓉城主，因而苏轼《芙蓉城》诗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欧阳修《六一诗话》："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忽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张师正《括异志》卷七："庆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居，至通衢，见美妇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若前导。俄见丁观文度，拥徒按辔，继之而去。""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曰：'观文洎宅眷将游何处？'对曰：'非也，诸女御迎芙蓉馆主耳。'时丁已在告，顷之，闻丁卒。"

【石延年托梦传诗】 石延年曾作《平阳代意》一诗寄尹洙。传说石延年死后，有一次他的朋友关咏梦见他托言说，平生以《平阳代意》一诗最为得意，希望关咏能使此诗盛传于世。后关咏增广其词，天下争相歌咏这首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会中作《代意寄尹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曼卿死后数年，故人关咏梦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诗多矣，独尝自以为《平阳代意》一篇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余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耳。'咏觉后增演其词，隐度以入迷神引声韻，于是天下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致谢。咏字永言。"

【石延年解救举子】 有两位举子见到人家娶亲，便在晚上偷看洞房，被夜巡的吏卒发现抓获。到了早晨，两位举子见到石延年上朝经过，便向他呼喊求救。石延年了解事情经过后，解救了这两位举子，同时作诗讥讽他们的行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曼卿官州府时，五鼓趋朝，见二举子系逻舍，望曼卿号呼请救，因驻马召卒长问之，曰：'昨夕里闬间有纳妇者，二子穴隙以窥，夜分乃被执。'曼卿力为挥解，卒长勉从之，二子叩头拜于马前。曼卿按辔口占绝句诗调之云：'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石延年死后招友】 石延年和友人张生交情很好。传说石延年死后没有几天，张生便梦见他骑着青驴带着仆人来访，他对张生说："我现在已是鬼仙，招你一起前往。"张生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应，坚决推辞。石延年发怒，改请范讽同去。过几天，范讽果然去世。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性磊落，豪于诗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死后数日，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谓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皆往。'生以母老，固辞久之，曼卿怒，登驴而去，顾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从！今当命补之同行矣。'后数日，补之遂卒。补之乃范讽字。"

【宋庠改名】 宋庠（996—1066），字公序，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宋庠原名宋郊，有人提出其姓与国号同，而"郊"与"交"同音，"交"则有替代之意，故其名不祥。宋仁宗急命改名，宋庠虽不快，也只得遵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宋郑公初名郊，字伯庠。""有忌其先进者，谮之，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获已，乃改名庠，字公序。"

【胥偃私改宋庠试卷】 宋庠参加省试时，胥偃是主试官，他看到宋庠的试卷极为喜爱，料定必是二宋兄弟所作，但文中有一处重叠押韵，胥偃深感可惜，

即自改一字，然后列此卷为第一。待开启试卷时，果然是宋庠所作。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宋郑公庠省试《良玉不琢赋》，号为擅场。时大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韵，一韵有'瓌奇擅名'及'而无刻画之名'之句，深惜之，密与自改'擅名'为'擅声'。后埒之于第一。殆发试卷，果郑公也。"

【宋祁不听兄劝】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一次元宵夜，宋庠在书院读《周易》，而宋祁则和歌妓通宵醉饮，宋庠派人告诫宋祁不可穷极奢侈，并让他想想当年在州学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宋祁却认为，当年的清苦正是为了得到今日的享乐。钱愐《钱氏私志》："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宋祁有一首著名的《玉楼春》词，其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极受时人称道，张先称他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遁斋闲览》："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邪？'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

【宋祁因词得宫女】 一次，宋祁在街上与宫内车子相遇，一宫女掀帘而呼"小宋"。宋祁因此作《鹧鸪天》词以寄相思，词中叹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后来宋仁宗读到这首词，笑谓蓬山不远。即把这个宫女赐与宋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车子，中有褰帘者曰：'小宋也。'子京归，遂作此词，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知之，问内人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陈：'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时在车子中偶见之，呼一声尔。'上召子京，从容语及，子京皇惧无地。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

【宋祁修唐书如神仙】 宋祁修唐书时，常常开门垂帘，点燃两支大烛，周围婢女夹侍，如神仙一般。一日大雪天，宋祁尚未写完一传，就阁笔掩卷，饮酒作乐，几乎通宵达旦。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来侍，和墨伸纸，远近观皆知为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朱弁《曲洧旧闻》卷六："宋子京

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帘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

【暖软之差】 宋祁儿子娶媳妇，按习俗，三日后女家要送食物给闺女吃，宋祁一读妇家赠送食物时附带的书信，便说错一字。后读到儿子的复信，宋祁生气地指出也错一字，原来"暖"应写作"软"。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宋祁)尝纳子妇三日，子以妇家馈食物书白，一过目即曰：'书错一字。姑报之！'至白报书，即怒曰：'吾薄他人错字，汝亦尔邪！'子皇骇，却立缓扣其错，以笔涂'暖'字。盖妇家书'以食物暖女'云，报亦如之。子益骇，又缓扣当用何暖字？久之，怒声曰：'从食从而从大。'子退检字书《博雅》，中出'软'字，注云：'女嫁三日，饷食为软女。'始知俗闻软女云者，自有本字。"

【宋祁袖中毁赋】 宋祁与范镇同以"长啸却敌骑"为题作赋。范镇先作成，宋祁自知不及，便在衣袖中将自己所作之赋撕毁。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范蜀公少时，与宋子京同赋长啸却敌骑。蜀公先成，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景文见之，不复出其所作，潜于袖中毁之。因谓蜀公曰：'公赋甚佳。更当添以二者字。'景文赋虽不逮蜀公，然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亦奇语矣。"

【梅尧臣赞宋祁焚旧作】 宋祁对自己以前的作品极其鄙薄，将其付之一炬。梅尧臣知道后很高兴，认为这是因为宋祁的文章有提高；并告诉宋祁，他自己对以前所作的诗，也是这样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余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诗亦然。'"

【尹洙性高而狭】 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尹洙与欧阳修等人同游嵩山，他提出游山应带上烧饼炉，众人反对。他自知理亏，占不到上风，竟以手扼喉，众人劝救才罢。王铚《默记》卷下："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

【尹洙修改墓志铭】 范仲淹为别人作墓志铭，寄发之前先请尹洙一阅，尹洙一

一指出其用语不当之处，范仲淹十分感激。《说郛》卷十四引《幕府燕闲录》："范文正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之。'明日以示尹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几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

【尹洙龙图硬性】 尹洙贬谪筠州监榷，郡守对他百般凌辱，范仲淹设法把尹洙转入他的任所，但尹洙郁郁寡欢，脾气暴躁。尹洙曾任官龙图阁，范仲淹称之为龙图硬性。文莹《续湘山野录》："文正公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者，迎时之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郡帅，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邓。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悰，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扭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客笑，而师鲁不笑。"

【梅尧臣诗赞欧阳辟与苏氏兄弟】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欧阳辟跟从梅尧臣学诗，当他南归家乡时，梅尧臣在赠别诗中以凤赞美欧阳辟。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初进京城时，梅尧臣即以苏氏兄弟二人为奇，作诗称他们为"雏凤凰"。后苏轼贬谪海南，与欧阳辟交往甚密，两人共同论及梅尧臣的诗语，不禁感慨万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梅圣俞送欧阳辟晦夫诗有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凤巢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尝从圣俞学，及其南归，故以是诗赠之。苏明允初至京师，时东坡与子由年甚少，人鲜有知者。圣俞独奇之，故赠明允诗有云：'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后东坡谪海南，过合浦，始识晦夫，谈论累日。晦夫因出圣俞赠行之诗，东坡读毕，执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虽少一，而白发苍颜大略相似，困穷亦不甚相远，圣俞所谓凤例如此。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

【梅尧臣作仄声诗】 梅尧臣拜访晏殊，离开时晏殊设酒饯行。席间，两人谈论诗文，晏殊对古诗中全用平声而又用字稳妥的诗句颇为赞赏，但又为从未见到全用仄声字的诗感到遗憾。梅尧臣乘船离开后，即作诗一首寄给晏殊，其诗五言八句竟全用仄声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一："晏元献守汝阴，梅圣俞往见之，将行，公置酒颍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帖，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恨未见侧字诗。圣俞既引舟，遂作五侧体寄公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

【梅尧臣褒贬范仲淹】 范仲淹被贬时，梅尧臣作《灵鸟赋》以示慰勉。后范仲淹入朝任官，梅尧臣见范仲淹荐其他人入朝，而没有援引自己，乃作《灵鸟后赋》责备他。世人认为梅尧臣心胸过于狭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许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故公亦作赋报之。""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恭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

【莫打鸭】 宣城守吕士隆常借琐事打军中的官妓。他特别宠爱一个新来的名叫丽华的妓女。一次，吕士隆又要打妓女，此妓女哀求说，怕自己遭打让新来者不安。新来者暗指丽华。吕士隆乃作罢。梅尧臣作《莫打鸭》诗记此事云："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赵令畤《侯鲭录》卷八："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

【猢狲入布袋与鲇鱼上竹竿】 梅尧臣虽以诗知名三十年，却始终没有机会在馆阁任职。晚年参与修《唐书》，他曾对妻子说："修书对于我犹如猢狲入布袋。"意即自由之性将受束缚。妻回答："做官对于你何异鲇鱼上竹竿。"意即高攀难就。当时都称赞两句为善对。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息。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郑都官与梅都官】 梅尧臣晚年官都官，一次刘敞开玩笑说，梅尧臣官位必止于此。他以唐代诗人郑谷相比，说："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此话不幸言中，不久，梅尧臣果真以都官职病故。欧阳修《六一诗话》："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梅圣俞因刘原甫戏言之谶，竟终于都官，葬在宣城，俗呼为梅夫子墓。吊之者有句云：'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只都官。'"

【梅尧臣无时不吟诗】 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览观赏，随时随地都在作诗，常常奋笔写在一小纸上，然后装入盛笔砚的口袋。刘延世《孙公谈圃》

卷下："（梅圣俞）寝食游观，未尝不吟讽思索也，时时于坐上忽引去，奋笔书一小纸，纳算袋中。同舟窃取而观，皆诗句也，或半联，或一字，他日作诗有可用者入之。"

【梅尧臣名闻宫内】 梅尧臣的诗名在北宋宫内盛传，连太后也知梅尧臣其人。皇亲中有喜其诗者，送好酒给他，甚至还有人愿以数千钱购梅诗一首。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王副枢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枢密副使，梅夫人入谢慈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

【三豪诗】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府（今山东泰安）人。石介作《三豪诗》，以石延年豪于诗，欧阳修豪于文，杜默豪于歌。苏轼认为杜默之歌奇怪酸腐，石介把他列于三豪之一是没有识见。《东坡志林》卷一："石介作《三豪诗》，其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而杜默师雄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诗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一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止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石介与《庆历圣德诗》】 宋仁宗曾罢免夏竦枢密使职，起用范仲淹等人执政，石介庆贺朝廷得人，作《庆历圣德诗》加以歌颂。夏竦为此怀恨于心，石介死后，他声称石介诈死，实北逃契丹，要开棺验证。宋仁宗终未允。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十三："（石介）召入国子监直讲，是时兵讨元昊，久无功，海内重困。仁宗奋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吕夷简以疾罢归第，夏竦罢枢密使。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参知政事。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枢密副使，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同时为谏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锐。介跃然喜曰：'此盛德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德诗》。""诗出，孙复谓介曰：'子祸始于此矣。'夏竦见而衔之。""介既卒，夏竦欲以奇祸中伤富弼，指介以起事，谓其诈死，而北走契丹矣，请发棺。仁宗察其诬，得不发。"

【祖无择骗婚】 祖无择（1006—1085），字择之，上蔡（属河南省）人。祖无择欲娶徐氏为妻，议亲时，徐氏一定要亲睹祖无择的相貌。祖无择因貌丑，相亲

时以同舍美男子替代。成婚后，徐氏知道受骗，终与他反目离婚。曾慥《高斋诗话》："祖无择晚娶徐氏，有姿色。议亲之时，无择为馆职，徐氏必欲谘相其人，而无择貌寝，恐不得当也。同舍冯当世，丰姿秀美，乃谕媒妁，俟冯出局，扬鞭跃马，经过徐居，曰：'此祖学士也。'徐窃窥，甚喜。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离婚。欧公尝作诗云：'无择声名重当世，早岁多奇晚乃偶。'盖为此也。"

【文彦博设宴贿御史】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文彦博知成都时，常宴集行乐。朝廷有所闻，派御史何圣从前去伺察。圣从尚未至成都，文彦博幕客先设酒相迎，以营妓相伴，后文彦博又隆重接待。待御史回朝，有关文彦博的传闻皆得平息。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文潞公庆历间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因谒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俞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因迎见于汉州，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喜之，问其姓，妓曰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上罗帕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为之霑醉。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酌圣从，圣从每为之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息。"

【文彦博因张贵妃得相位】 张贵妃的父亲是文彦博父的门客，因而贵妃常暗助文彦博。有一次元宵前，张贵妃让文彦博织异锦进献，并以此在仁宗皇帝前为他美言，博得仁宗欢心。又有一次，贝州发生叛乱，张贵妃知道已派将士前往讨伐，且胜利在望，就密告文彦博，让他主动要求去破贼。文彦博坐享其成，马到成功，因此而升为宰相。后来事情败露，文彦博受到耻笑。梅尧臣《碧云騢》："文彦博相，因张贵妃也。贵妃父尧封尝为文彦博父洎门客，贵妃认彦博为伯父，又欲士大夫为助，于是诱进彦博。彦博知成都，贵妃以近上元，令织异色锦，彦博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又为秋千以备寒食。贵妃始衣之，上惊曰：'何处有此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彦博织来，以尝与妾父有旧。然妾安能使之，盖彦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尔属意彦博。彦博自成都归，不久参知政事。贝州王则叛，朝廷以明镐往取之，贼将破，上以近京甚忧之。一日宫中语曰：'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了事者，日日上殿无有取贼意。何益？'贵妃密令人语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贼，上大喜，以彦博往统军至，则镐已破，贼擒矣。捷书至，遂就路拜彦博同

平章事。后因监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彦博殿上面条奇锦事数件，质于上皆实事。彦博守本官出知许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诗曰：'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上闻此句亦笑。"

【洛阳耆英会】 文彦博留守西京时，曾约集居于洛阳年高望重的卿大夫聚会，称为"耆英会"，与会者不论官位高低，仅重年齿，除司马光外，其余人都在七十岁以上。文彦博请人专为预会老人画像。每次宴集，诸老须发皆白，衣冠甚伟，引得众人随观，成为洛阳一盛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时宣徽使王公拱宸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温公辞以晚进，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从，令郑奂自幕后传温公像，又至北京传王公像，于是预其会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

【文彦博长生有道】 文彦博退休时年近八十，但身体强健，他说自已的长生之道就是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做过当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摹本与真迹】 石苍舒藏有褚遂良《圣教序》手迹，文彦博见了，爱不释手，便让人临摹了一本。文彦博有一次宴请属下，将真迹与摹本拿出来让宾客辨别，众人为取悦文彦博，都说摹本是真迹。石苍舒于是深叹自已地位低下，以至于所藏的真迹亦遭不幸。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文潞公帅长安，见石才叔苍舒所藏褚河南《圣教序》墨迹，爱玩不已，令子弟临一本。休日宴僚属，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称公临本为真，才叔不出一语辩答。启潞公云：'今日方知苍舒孤寒。'"

【身轻一鸟过】 陈从易，字简夫，晋江（属福建省）人。陈从易得一本杜甫诗集，其中《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下脱一字，陈与诸客试补数字不能定，后得善本，方知应是"过"字。后苏轼、黄庭坚都仿效作诗。欧阳修《六一诗话》："陈公（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

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其后东坡诗'如观老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

【欧阳修一人识考题】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晏殊主持进士考试时，出一试题让考生先对题意质疑，然而众人的问题都不合晏殊心意，最后，只有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才抓住了试题要害。晏殊赞扬他说，一个考场惟欧阳修一人识题。王铚《默记》卷中："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欧阳修省试助邻座】 欧阳修参加省试时，邻座李郎中因病而伏案困睡，欧阳修得知情由，竭力鼓励他振作起来，又把自己的试卷铺在李郎中桌前，让他选择应用自己的文句。李郎中感激万分，顿觉病去。第二场考试欧阳修依然这样帮助李郎中。结果欧阳修考得第一，李郎中也榜上有名。王铚《默记》卷中："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试南宫。将迫省试，忽患疫，气昏愦。同试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过午，忽有人腋下触之。李惊觉，乃邻座也。问所以不下笔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场难得，已至此，切勉强。'再三言之。李试下笔，颇能运思。邻座者乃见李能属文，甚喜，因尽说赋中所当用事，及将己卷子拽过铺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国学解元欧阳修，请公拆拽回互尽用之，不妨。'李见开怀若此，顿觉成篇，至于诗亦然。是日程试，半是欧卷，半是欧诗。李大感激，遂觉病去。论策二场亦复如此。榜出，欧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后李于家庙之旁画欧公像，事之等父母，以获禄位者皆公力也。"

【一妓因欧阳修词得钗】 据传欧阳修任河南推官时，与一妓女关系密切。一次钱惟演设酒宴，这个妓女因丢失金钗而晚到，钱惟演答应，若得欧阳修一词，即给她一支金钗。欧阳修即席作《临江仙》词，于是钱惟演令从公库取钗偿还此妓。钱愐《钱氏私志》："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

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略）。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

【欧阳修多谈吏事】 欧阳修贬谪夷陵时，在闲暇日取陈年公案观看，见其中有不少冤案错案，心中不胜感慨，他立誓要慎对职事。因而他与友人学生交往多谈吏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张芸叟言：'初游京师，见欧阳文忠公，多谈吏事。张疑之，且曰：'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年一言之报也。'"

【同其退不同其进】 欧阳修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而远贬数年，后来范仲淹又被重用，他招欧阳修前往共事，欧阳修认为当初论范仲淹事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可同其退，不同其进，于是坚辞不往。欧阳发《欧阳修事迹》："先公(欧阳修)既坐范公远贬数年，复得滑州职官，会范公复起，经略陕西，辟公掌笺奏，朝廷从之。时天下久无事，一旦西边用兵士之负材能者，皆欲因时有所施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贤下士，故士之乐从者众。公独叹曰：'吾初论范公事，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遂辞不往。"

【欧阳修诗文如含香丸子】 按宋制，翰林院在立春日要向宫内进呈春词，称春帖子。欧阳修在翰林院任官时，因温成皇后去世，翰林诸官都没有进春帖子给温成阁，仁宗不快，欧阳修当即取纸作一诗云："忽闻海上有仙山，烟锁楼台日月间。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同事称道他的诗文如"含香丸子"。朱弁《曲洧旧闻》卷七："欧公与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进春帖子，自皇后贵妃以下诸阁皆有。是时温成薨未久，词臣阙而不进。""(仁宗)色甚不怿。诸公闻之惶骇，禹玉、忠文仓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写进本时偶忘之耳。'乃取小红笺自录其诗。""既进，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欧阳修作诗讽晏殊】 晏殊任枢密使时，有一次正逢雪天，退朝后即宴请欧阳

修等人赏雪赋诗，当时北宋西北边境正有战事，欧阳修作诗暗讽其宴享之事，晏殊为之心中不快。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与学士陆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酒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永叔句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元献怏然不悦。后尝语人曰：'裴度也曾宴宾客，韩愈也会做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

【欧阳修因外甥犯罪受诬】 欧阳修甥女张氏自幼在欧阳修家长大，后张氏与人私通犯法，她为解脱罪责，供词多连及欧阳修。由于欧阳修任谏官时得罪了许多权贵，有人伺机报复。欧阳修虽无罪证，仍被贬往滁州。王铚《默记》卷下："欧阳文忠庆历中为谏官。""公锐意言事。""大忤权贵，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诰。""未几，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运。""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妹婿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虔州司户罢，以替名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事发，鞠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恨也。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劾案牍，视之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

【欧阳修改《醉翁亭记》】 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初稿开头有数十字，经过修改，简略成五字。《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顷有人买得他(欧阳修)《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莫教一日不花开】 欧阳修在滁州作醉翁亭与醒心亭，让一姓谢的幕客在那里种花，谢询问该种哪些品种，欧阳修以诗答道，他一年四时都要去亭饮酒，因此所栽之花不仅要色彩艳丽，而且须在不同季节开放，不可一日无盛开之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引《西清诗话》："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书纸尾云：'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欧阳修与杜衍】 杜衍年过四十，须发皆白。辞官后，欧阳修与他交往密切。当时杜衍已八十岁，但忧国之心仍同当年。欧阳修在诗中描述杜衍云：“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时人以为这两句诗对杜衍的心志和形貌都概括得十分准确。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杜正献公自少清羸，弱不胜衣，年过四十，须发即尽白。虽立朝孤峻，凛然不可屈，而不为奇节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为为贤，而以得其所为为幸。欧阳文忠公素出其门。公谢事居宋，文忠适来为守，相与欢甚。公不甚饮酒，惟赋诗倡酬，是时年已八十，然忧国之意，犹慷慨不已，每见于色。欧公尝和公诗。”“公得之大喜，常自讽诵。当时以为不惟曲尽公志，虽其形貌亦在摹写中也。”

【海棠应恨我来迟】 欧阳修闲居汝阴时，与一妓交往甚密，并戏约，他年当来此地作守。数年后，欧阳修果然任官于汝阴，但此妓已无处寻觅，欧阳修留诗句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赵令畤《侯鲭录》卷一：“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撷芳亭。”“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树成阴”之句耶。’”

【欧公柳】 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亲手栽了一株柳，人称欧公柳。欧阳修在词中也曾提及此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

【北都妓女歌欧词】 欧阳修出使北方归来，路过北都，受到守官贾昌朝宴请。当地官妓在席上劝酒，她们看似愚拙，但唱曲时，欧阳修听得特别用心，而且总是满杯而饮，原来妓女所唱都是欧词。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辨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宴，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

【欧公拒侍女】 欧阳修作了王旦神道碑铭，王旦儿子仲仪以金制酒具为谢，欧阳修不收，并开玩笑说，正缺捧酒具的人。不久，仲仪即买了二侍女，连同酒具并献于欧阳修。欧阳修收下酒具，辞却了侍女。曾慥《高斋漫录》：“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仪谏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公辞不受，戏云：‘正欠捧者耳。’仲仪即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答云：‘前言戏之耳。’”

【范纯仁擅改神道碑】 欧阳修作范仲淹神道碑，其中记叙了范仲淹和吕夷简从对立到和好的一段经历，范仲淹儿子范纯仁对此不满，擅自删去这段文字，欧阳修很不高兴。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辨，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欧阳修《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

【放出一头地】 梅尧臣曾把苏轼的诗推荐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极为赞赏，并说："我老了，应当放他出一头地。"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故东坡送晁美叔诗云：'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践轲丘。向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十四秋。'盖叙书语也。"

【欧阳修无私荐贤】 欧阳修力荐王安石、吕公著与司马光三人可以为相。而王安石前在酬答欧阳修的诗中，曾表示出不赞同欧阳修对自己的评价，吕公著亦曾主张把欧阳修贬往滁州，而司马光则在争论濮庙一事时曾站在欧阳修的对立面。欧阳修能够不计个人恩怨荐举贤者，故此受到世人赞扬。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公；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

【欧阳修倡文字简略】 有一次，欧阳修看见一奔马把一条狗撞死，即与人用文字表述此事，一人记述时用了十余字，欧阳修认为过繁，仅用六字就把事情交代清楚。《说郛》卷十四《幕府燕闲录》："欧阳文忠在翰林日，常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

【欧阳修改革文风】 嘉祐年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他借主持科举考试的机

会，力图改革文风，凡作文险怪奇涩的考生一律不予中第。一时间议论汹汹，落第者甚至等候在路上围聚欧阳修。欧阳修与其他主试官在试前作了很多唱酬诗，也成为落第士子发难的依据，认为他们不专意于考校。但奇涩的文风却从此得到改变。《宋史·欧阳修传》："(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譟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韩子华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文忠'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辉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吾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复敢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日前之盛。然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与曾子固皆在选中，亦不可谓不得人矣。"

【欧阳修不以文名骄矜】 欧阳修和宋祁共撰《新唐书》，由欧阳修作纪、志、表，宋祁作传。书成，朝廷令欧阳修统一文体，但欧阳修尊重宋祁的劳动，没作任何改动。按规定，书上只署官位最高一人姓名，但欧阳修不愿夺他人之功为已有，坚持署上两人姓名。欧阳发《欧阳修事迹》："(欧阳修）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宋丞相庠闻之叹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欧阳修喜食鱼脍】 梅尧臣家一老婢能切细鱼肉做菜，欧阳修等人每想吃这个菜，就带着鱼到梅尧臣家，梅尧臣有鱼，也常留着等欧阳修等人来吃。因为他在文中多次叙及吃鱼事，后人从中得知欧阳修爱吃鲫鱼。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一日，蔡州会客食鸡头。""忽有言欧阳文忠嗜鲫鱼者，问其故，举前数题曰，见

梅圣俞集。坐客皆绝倒。"

【欧阳修视僧名为贱】 一僧人见欧阳修一个孩子小名僧哥，便说："公不信佛，怎么用这样的名字?"欧阳修笑着说："人们希望小孩健康生长，往往以贱为名，就如用狗羊马为小名一样。"闻者都认为欧阳修应对敏捷。《道山清话》："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六一居士】 欧阳修晚年，以自己置身于藏书、金石遗文、琴、棋、酒之间，自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全集·六一居士传》："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赵概八十会欧公】 欧阳修与赵概在朝廷任官时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告老归居。一天，赵概以八十高龄，从睢阳往汝阴去拜访欧阳修，居住月余，纵游汝阴而归。欧阳修作诗记其事，并把两人所游之地题为"会老堂"。第二年，欧阳修打算回访赵概，但因病逝而未能如愿。蔡启《蔡宽夫诗话》："文忠与赵康靖公概同在政府，相得欢甚，康靖先告老归睢阳，文忠相继谢事归汝阴。康靖一日单车特往过之，时年几八十矣，留剧饮逾月日，于汝阴纵游而后返。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文忠尝赋诗云：'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皆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嚼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因榜其游从之地为'会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阳报之，未果行而薨。"

【酒醉易犯刑】 欧阳修与人行令，提出每人作诗二句，内容须含犯徒刑两年以上的举动，他人皆以杀人放火事入句，独欧阳修描写了醉徒的狂态。有人不解其意，欧阳修说，醉到那个程度犯徒刑的事也都会去做了。元怀《拊掌录》："欧阳公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山色有无中】 欧阳修作《朝中措》词，以王维《汉江临眺》中的诗句"山色有无中"描写扬州平山堂所见景象。有人认为从平山堂望周围的山距离很近，不会产生"山色有无中"的观望效果，疑欧阳修因视力不好才有这样的感受。而苏轼作词，则以此为烟雨中的景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引

《艺苑雌黄》："（欧阳修）《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欧阳修得意之作】 欧阳修在一次酒后曾说，他的《庐山高》诗，今人不能作，惟李白能作。他的《明妃曲》后篇，惟杜甫能作，而前篇连杜甫也不能作。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文忠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也。'"

【韩文究】 欧阳修喜欢韩愈文章，刘敞戏称他是"韩文究"，并把欧阳修直接引用韩文之语叫做公取，暗用韩文之意叫做窃取。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

【欧阳修作文于三上】 欧阳修自称作文多在马上、枕上、厕上，谓之"三上"。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欧阳修精心改文】 欧阳修总是精心修改写好的文章。他为韩琦作《相州昼锦堂记》一文，数日后却以修改过的文章换回原文，其中仅"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在"仕宦"、"富贵"下各添了一"而"字，但读起来更为流畅。欧阳修的夫人见他为改文章而冥思苦想，曾劝阻他，但欧阳修以对后生负责的精神仍坚持如此做。范公偁《过庭录》："韩魏公在相，曾为昼锦堂，记于欧公，云：'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下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八引《宦简》："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张方平批评欧文】 欧阳修为韩琦作《昼锦堂记》一文，刻石后以碑本寄张方

平，张方平叹息欧阳修事先不寄给他看，以致文中缺点不得改正。《宋诗话辑佚》引《桐江诗话》："永叔作韩忠献《昼锦堂记》，开石了，以碑本寄张安道，安道嗟叹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记遂有小颣。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两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节来治相，又不然，以武康来治于相。'"

【欧阳修改稿终篇不留一字】 欧阳修写好文章，常把底稿挂在墙上，随时修改，甚至改到通篇不留原稿一字的程度。陈善《扪虱新话·文贵精工》："世传欧阳公平昔为文，每草就纸上净讫，即粘挂斋壁，卧兴看之，屡思屡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盖其精如此。"

【欧阳修作文一日千里】 钱惟演曾造一座馆驿，取名为临辕，他让欧阳修、尹洙、谢绛三人各作一文以记之。三天后，三人将所作之文拿出来比较，欧文五百多字，谢文五百字，尹文只有三百八十多字，且言简意赅，章法精妙。欧阳修和谢绛自感不如，想只将尹文献上，但钱惟演硬要三人一同献上。欧阳修不甘居后，便带着酒拜访尹洙，向其求教。两人谈论了一晚，欧阳修豁然顿悟，回来后另作一文，不仅比尹文还少二十字，而且章法更为精妙。尹洙见后大为叹赏，称赞欧阳修作文提高迅速，一日千里。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缺。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三子相犄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欧阳修待人有雅量】 欧阳修与江邻几本来颇有交情，但江邻几晚年极力诋毁他，欧阳修不以为意。江邻几死后，欧阳修前往吊唁，痛哭不已。他为江邻几作墓铭，也丝毫未加贬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江邻几与欧阳公契分不疎，晚著杂志，诋公尤力。梅圣俞以为言，而公终不问。邻几既死，公吊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公埋铭，修当任其责矣。'故公叙铭邻几，无一字贬之。"

【欧阳修文章为人所卖】　诗僧秘演曾督促欧阳修为石延年撰写墓志，后来欧阳修在其他寺院见到自己的文章，便问寺僧是从哪里得到的，寺僧告诉他是用五百文买来的。欧阳修怒不可遏，便去责问秘演。秘演素来善于戏谑，一番说笑使得欧阳修无话可说，转怒为笑。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欧公撰石曼卿墓表。""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

【欧阳修叹服东坡诗文】　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诗文，每次见到苏轼的新作，都欣喜不已。一次他和儿子谈论诗文，对苏轼极为叹服，认为苏轼将来的文名一定超过自己。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每一篇到，欧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宁间，海内外称坡公诗文，不复有言欧公者。"

【欧阳修敬佩韩琦】　欧阳修平时很少推服别人，但却非常敬佩韩琦，曾说："屡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公平日少许人，惟服韩稚圭。尝因事叹曰：'屡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

【欧阳修巧讽宋祁】　宋祁撰写《新唐书》列传时，喜欢用艰深拗屈、刻意雕琢的词句。欧阳修想劝讽他，便在家中墙壁上书写"宵寐非祯，扎闼洪休"八个大字。宋祁见到后，便问他为什么做如此怪异的事，欧阳修回答说与《新唐书》列传中"震霆无暇掩聪"之类的文句相似，宋祁不由自感惭愧。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公思所以讽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寐非祯，扎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霆无暇掩聪"，亦是类也。'宋惭而退。"

【刘敞与欧阳修论文不同】　欧阳修以诗文闻名天下，但对刘敞的博学通经颇为推服，撰写《五代史》、《新唐书》等书时，多次向刘敞询问有关史实。但两人论文多有不同，欧阳修主张著史书要平易晓畅，而刘敞则认为应该词旨深远。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

衡者。刘原父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父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刘敞谓欧阳修不甚读书】 欧阳修有一次写信给刘敞，向他询问三件非常孤僻的事情的原由。刘敞正好与客人吃饭，便在座上即刻解答。后来刘敞私下对人说：欧阳修文章极好，可惜读书不多。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刘原父在词掖，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原父方与客对食，曰：'明当为对。'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原父就坐中疏入阁事，详尽无遗。原父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东坡后闻此言，笑曰：'轼辈将如之何！'"

【吴缜泄私愤作《纠谬》】 欧阳修与宋祁撰著《新唐书》时，吴缜写信给欧阳修，要求一同参加编写。欧阳修认为他年青而轻浮，拒不同意。吴缜心怀不满，等《新唐书》写成后，便收集其中错误，作《纠谬》一书以诋毁之。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指摘其瑕疵，为《纠谬》一书。"

【宋古文运动】 北宋以欧阳修为首倡导了诗文革新运动。由于西昆派的影响，浮艳的文风曾风靡于北宋文坛，穆修、石介等人都对西昆体作了激烈的攻击。欧阳修继承唐古文运动精神，大力推崇韩愈散文，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把文章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并力主文字平实朴素。在欧阳修的朋辈及门下士如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共同推动下，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风得以转变。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范镇两叹柳永】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人。范镇年轻时，见柳永专力作词，叹他误了才华，错用其心。范镇辞官后，见亲邻盛唱

柳永词，又叹柳永能尽意形容太平盛世，而自己却不能有所赞述。厉鹗《宋诗纪事》卷十四引《合璧事类后集》："范蜀公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章，尝叹曰：'谬其用心！'谢事之后，亲旧间盛唱柳词，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

【张欧同举苏氏父子】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南京人。张方平与欧阳修平时关系不睦。张方平在成都任官时，苏氏父子求他推举，张方平认为自己威望不够，需借重欧阳修之力，遂不顾两人间的矛盾，即作书向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欧阳修看到荐书，也并没有因此怀有成见，对他们也极力推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张安道与欧阳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张方平一月读完十七史】 一次，张方平在与苏洵交谈中，得知苏轼第二遍读《汉书》，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自己天资强记，一目数行，有一回，向人借《十七史》，仅一个月就读完归还。曾慥《高斋漫录》："三苏自蜀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自是名誉大振。明允一日见安道，安道问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轼近日方再看《汉书》。安道曰：'文字尚看两遍乎？'明允归以语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尝借人《十七史》，经月即还，云已尽阅。其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前辈宿儒，罕能及之。"

【苏梅】 苏舜钦、梅尧臣都以诗得名，苏诗以奔放豪健为主要风格，梅诗则平淡深远，时人称之苏、梅。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苏舜钦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其实与苏相反也。"欧阳修《六一诗话》："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苏舜钦以《汉书》下酒】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苏舜钦爱喝酒，他寄居在岳丈杜衍家，每夜读书必饮酒一斗。杜衍曾派人暗中伺察，见苏舜钦正读《汉书》，凡读至精彩处，即拍案感叹，满饮一大杯。杜衍听后大笑说："有这样的下酒物，一斗酒实在不算多。"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

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苏舜钦卖官府废纸获罪】 苏舜钦监进奏院时，在秋季赛神日，按旧例卖去官府废纸宴客，因没有邀请李定，受到李定诽谤。朝廷严治此事，苏舜钦被罢官，赴宴者皆遭斥逐，奸人有一网打尽之说。魏泰《东轩笔录》卷四："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既而御史刘元瑜有所希合，弹奏其事，事下右军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削籍为民，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费衮《梁溪漫志》卷八："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

【苏舜钦作沧浪亭】 庆历年间，苏舜钦被罢官后，在苏州以四万钱买了吴越广陵王故居，并在那里筑亭，名为沧浪。苏舜钦死后，沧浪亭多次更换主人。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姑苏州学之南，积水弥数顷，旁有一小山，高下曲折相望，盖钱氏时广陵王所作。既积土山，因以其地潴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别圃也。庆历间，苏子美谪废，以四十千得之为居。旁水作亭，曰沧浪，欧阳文忠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者也。子美既死，其后不能保，遂屡易主。"

【赵抃三宝】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他一生清廉，相伴于身边的只有琴一张，鹤、白龟各一。赵抃两次到四川任官，第一次仅带了琴、鹤、龟三物，单马上道。第二次入蜀，年已将老，他先后放掉了鹤与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赵清献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除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马就道，以琴、鹤、龟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藉甚。元丰间，既罢政事守越，复自越再移蜀，时公将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既入见，先帝问：'卿前以匹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云：'马寻旧路如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者，自纪其实也。"

【苏洵名重京师】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在京师受到欧阳修的器重推誉，名重一时。重阳节，韩琦在家中设酒宴，席上都是执政官员，唯苏洵以平民跻身其中，被都人视为非常之礼。叶梦得《石

林诗话》卷下："苏明允至和间来京师，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宪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重阳，忠宪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席间赋诗，明允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

【苏洵作论刺王安石】 苏洵在京师，与王安石常发生矛盾，据说苏洵曾作《辨奸论》一文影射王安石，密献于张方平，后张方平在苏洵墓志中引录了全文。但后人也有认为《辨奸论》是伪作，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即有详细论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苏明允)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而不以示欧阳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

【四贤一不肖诗】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诬为私结朋党而受贬，余靖、尹洙因伸不平被贬，欧阳修作书指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正义亦被贬。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被贬四人为贤者，高若讷为不肖者。这首诗盛传京师，卖书商因售此诗而获厚利，连北方外朝也将此诗书于壁上。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辩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

【大灯讽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曾知福州，元宵节令居民点灯七盏。陈烈做了一个一丈多的大灯，上面大书："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见后，为此罢灯。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四："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令居民然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大书曰：(略)。君谟见之，还舆罢灯。"

【蔡襄教妓女书法】 楚州有一个名王英英的官妓，喜爱书法，蔡襄曾亲自教她。梅尧臣作诗记述此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笔

札，学颜鲁公体，蔡襄复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赠之诗云：'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英英貌甚陋，固云'不事梳洗'。中郎孙，君谟也。"

【多晴致病】 韩维（1017—1098），字持国，灵寿（今属河北）人。韩维酒后喜欢吟柳永词，其中有一句是"多情到了多病。"一老婢把"情"当作"晴"，说："我在风雨天身体不适，而贵人却多晴致病吗？"又有一人说话喜欢用文言，他曾拜访同事，临别时用套话表示谈兴未尽："未敢款谈，且夕专候宇下。"对方误"宇"为"雨"，回答说："何不趁今日晴暖把话说完。"张耒《明道杂志》："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听之辄云：'大官体中每与人别，我天将风雨，辄体中不佳，而贵人多晴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谈语好文，尝谒一班行，临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谈，且夕专候宇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说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韩维邀过客共饮】 每到春天，韩维常在西湖上准备好十个人用的食具，派小吏守在湖门，凡有路过的士大夫即邀请入席，直到招满九人为止。韩维不问来客是什么人，与他们共同饮酒作乐。有人担心所邀过客中有不宜共饮者，韩维则认为自己已经年老，若必待可与共饮者，那么春光不等人，行乐之时太少。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

【文同规劝苏轼】 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文同与苏轼是表兄弟。苏轼喜论时事，文同常劝他少发议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文同送行诗规劝他不要以诗议事。苏轼没有接受，后来果然因诗而得祸。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文同）与苏子瞻为中表兄弟，相厚。为人靖深，超然不撄世故。善画墨竹，作诗骚亦过人。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

【贾收题有美堂诗第一】 贾收，字耘老，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人。士人在杭州有美堂题了很多诗，苏轼通判杭州时，让人尽录诗而不录作者姓名，默定诗

品高下，以贾收所作为第一。陈岩肖《庚溪诗话》："钱塘吴山有美堂，乃仁宗朝梅挚公仪出守杭，上赐之诗，有曰：'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 梅以上诗语名堂，士大夫留题甚众。东坡倅杭，因令笔吏尽录之，而未著其姓名，默定诗之高下，遂以贾收耘老诗为冠。""因此与耘老游从。"

【刘敞父言子必夺魁】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刘敞参加省试时，其父预言儿子必居榜首，旁人不服，他又说，即使不得意，也必为第二。后刘敞果然考得第二名。王铚《默记》卷中："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湖北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 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 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刘敞渊博】 有人得一把古刀，不知是何时古物，刘敞一看，就说是大夏龙雀刀。经了解，此刀果从夏疆域内掘得。又有人家藏一砚，上有刻字，谓为唐代天宝年间遗物，但刘敞一见即知为赝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而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砚，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 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李氏砚遂不敢复出。"

【刘敞一挥成九制】 刘敞作文敏捷。他曾经负责为皇帝撰写诏策，一天宋仁宗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刘敞一挥而就，写成九篇诏策，且文辞典雅富丽，篇篇皆为佳作。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刘原父文章敏赡。尝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真天才也。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刘敞不愿轻刊其集】 刘敞生前颇不得意，连一个翰林学士都未做成。临终前，嘱咐子弟，死后不要轻易刊出他的集子，并预言百余年后将有人能理解他。他死后，其弟刘攽便编定其集收藏起来，不肯刊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原父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

集。曰:'后百余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

【曾巩屡试终遂愿】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早有文名,却屡试不中,乡人甚至作诗加以嘲讽。但曾巩与他的几个弟弟毫不气馁,终于在嘉祐二年,赴试的一家六人全部中榜。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曾密公)行次南都而卒。时公子南丰先生子固已名重于世。""(公)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无以自存,领诸孤归里中。南丰昆弟六人,久益漻落,与长弟晔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祐初,与长弟及次弟牟文肃公、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

【天子请客王珪显才】 王珪(1019—1085),字禹玉,华阳(今四川一带)人。王珪在翰林院时,有一次中秋夜陪伴皇帝赏月吟诗,王珪才思敏捷,作诗无数,且尽出新意,不仅深得皇帝欢心,宫嫔侍者也个个欢喜。皇帝免去了各种礼节,与他相对而坐,直至月将西沉才撤去宴席。都下盛传天子请客。钱愐《钱氏私志》:"(王)岐公在翰苑时,中秋有月,上问当直学士是谁,左右以姓名对,命小殿对设二位,召来赐酒。""宣学士就坐,公奏,故事无君臣对坐之礼。上云:'天下无事,月色清美,与其醉声色,何如与学士论文。若要正席,则外廷赐宴。正欲略去苛礼,放怀饮酒。'公固请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谢庄赋、李白诗,美其才,又出御制诗示公,公叹仰圣学高妙,每起谢必勅内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悦甚,令左右宫嫔各取领巾裙带或团扇手帕求诗,内侍举牙床、以金镶水晶砚、珊瑚笔格、玉管笔,皆上所用者,于公前,来者应之,略不停缀,都不蹈袭前人,尽出一时新意,仍称其所长。""人人得其欢心,悉以进呈。上云:'岂可虚辱,须与学士润笔。'遂各取头上珠花一朵,簪公幞头,簪不尽者,置公服袖中,宫人旋取针线缝联袖口。宴罢,月将西沉,上命辍金莲烛,令内侍扶掖归院。""都下盛传天子请客。"

【蔡挺以词升官】 蔡挺,字子政,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人。以枢密直学士为平凉帅,曾作《喜迁莺》词,描写边塞的艰苦生活和将士盼归的愁思。此词盛传一时,传入宫中,宋神宗读后甚为感动,表示自己甚念边地将领,不久即升蔡挺为枢密副使。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熙宁中,蔡敏肃挺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偶成《喜迁莺》一阕。""词成闲步后园,以示其子,膝

縢寘之袖中，偶遗坠，为应门老卒得之。老卒不识字，持令笔吏辨之。适郡之娼魁，素与笔吏洽，因授之。会赐衣袄中使至，敏肃开燕，娼尊前执板歌此。”“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欽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

【司马光破缸救人】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司马光儿时与孩子们在庭院游戏，一个孩子不慎跌入装满水的大缸内，其他孩子纷纷逃离，独司马光以石击破缸，小孩因而得救。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坠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

【司马光编《通鉴》仓促收尾】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由于所费时间较长，有人就说他贪图餐钱，故意拖延编书时间。司马光听说后，遂匆匆结束了《通鉴》的编纂。镏绩《霏雪录》：“司马温公编《通鉴》。”“久未成。或言温公利餐钱，故迟迟尔。温公闻之，遂急结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司马光与独乐园】 司马光曾在洛阳买一园，名为“独乐园”，其中花草树木皆任其自然生长，游人入园玩赏而留给园丁的钱，司马光都不收回，而园丁也不留作己用，用这些钱建造了一座井亭。司马光在夫人去世后，心情不好，常到独乐园读书堂危坐终日，并常作小诗倾述情思。张端义《贵耳集》卷上：“独乐园，司马公居洛时建。东坡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有园丁吕直，性愚而鲠，公以直名之。夏月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后几日，自建一井亭，公问之，直以十千为对。复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道山清话》：“温公无子，又无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乐，时至独乐园，于读书堂危坐终日，常作小诗隶书梁间云：‘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

【司马光爱惜书卷】 司马光的独乐园里有读书堂，其中藏书上万卷。他每次看书时都谨小慎微，从不让书有所污损。以至于所收藏的书，虽然每天都要翻阅，过了几十年仍象新的。他不仅自己非常珍惜书，还以此告诫其子。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晨夕翻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

之。非惟乎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复以次指面撚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辈每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

【今事勿告司马光】 司马光每次听到有新奇的事情，就记录下来，而且注上讲述者的姓名。而苏子容每次听说旧闻，便令人查找其出处。所以当时人们都开玩笑地说："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 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苏子容闻人语故事，必令人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便抄录，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

【司马光诫范祖禹】 司马光很赏识范祖禹。时范祖禹已中进士，为了应举选良，又作《进论》一文。他将文章呈送给司马光以求指教，但司马光不置可否。范祖禹追问不已，司马光于是回答：并非你的《进论》写得不好，但你既已中进士，就不应该贪心，以求应举贤良。范祖禹于是焚去《进论》，不再应举贤良科。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范祖禹淳父，极为司马文正公奖识。尝为《进论》，求教于公。公每见，则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质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进论》，非不美也。顾念世人应甲科者绝少，子既得已在列，而复习《进论》以应贤良，由我观之，但有贪心耳。光之不喜者，为《进论》也，不喜子有贪心耳。'淳父于是焚去《进论》，不应贤良。"

【园吏规劝司马光】 司马光在洛阳时，文彦博常邀请他共同携带妓女出外游春。一天，司马光到独乐园，园吏劝其珍惜春光，不应浪游。司马光深感惭愧，遂不再出游。吴炯《五总志》："司马温公昔在西都"，"会文潞公守洛，携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独乐园，吏视公叹息，公怪而诘之，答曰：'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可惜澜浪却相公也。'公深愧之，于是遣马还第，誓不复出，诸老争来邀公，必以园吏语谢之。"

【都人争睹司马光风采】 元丰末，司马光来到京城，市民们聚于街上，急欲一睹司马光的风采，以至马骑也难以通行。司马光去拜谒宰相时，许多人登树骑屋，以便观望，屋瓦因此破碎，树枝也被折断。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于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

【司马光节俭庄重】 有人向司马光乞五十万钱，认为这只是司马光卖掉一婢女的价钱，司马光答书谓自己平时衣食节俭，不常吃肉，也不敢尽穿绸衣，哪里有以五十万钱买一婢女的事。据说司马光无子，家人为他置一妾。妾盛

装入书房，司马光却毫不动心，庄重待之。周煇《清波别志》卷下："刘蒙贤良书干司马温公，乞以鬻下一婢之赀五十万以济其贫。""公复书，其略曰：'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旧传公未有子，清河郡君为置一妾。一日乘间俾盛饰入书室觇一顾，而公略不领，妾思所以尝之，取一帙问曰：'中丞此是何书？'公拱手庄色对曰：'此是《尚书》。'妾乃逡巡而退。"

【司马光清名远扬】　一次，文彦博派人入辽国侦探，见伶人在宴席上演戏，一伶人作贪婪者，见物必取入怀中，一伶人以棒打他，被称为司马光。可见司马光清名远扬，连辽人也知道。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潞公谓温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梃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

【司马光组织真率会】　司马光在洛阳，创建了真率会，与会者七人都是老翁，他们约定，以年龄而不以官秩为序，聚会时食品简单，但饮酒不限，互不以虚礼相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二："洛中尚齿会，起于唐白乐天，至本朝君实亦居洛中，遂继为之，谓之真率会。""温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会约云：'一，序齿不序官；一，为具务简素；一，朝夕食不过五味；一，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一，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

【玉汝与玉女】　韩缜（1019—1097），字玉汝，灵寿（今属河北）人。韩缜曾向欧阳修求字，欧阳修写了"玉女"二字，韩缜心中不快。后欧阳修告诉他，字出于《诗经》中的句子，而《诗经》中把"汝"写作"女"。于是，欧阳修在"女"旁添上三点而成"汝"。韩元吉《桐阴旧话》："庄敏公讳缜。""初求字于欧阳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纸，书'玉女'二字送来。庄敏大不乐，明日相见，犹有愠容。文忠公曰：'出处无点水也，君何怪耶？'取笔添女字三点，相与一笑。盖《诗》中'王欲玉女'，但音发作汝也。"

【韩缜携妾同赴边】　韩缜受命赴边与外朝划分地界，临行，他与爱妾刘氏剧饮通夜，并作乐府词留别。第二天，宋神宗闻知此事，即派兵将刘氏追送给已出发的韩缜。刘攽戏作小诗云："嫖姚不复顾家为，谁谓东山久不归？卷耳幸容携婉娈，皇华何啻有光辉。"而韩缜送别的乐府词也因此盛传天下。叶

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元丰初，虏人来议地界，韩丞相名缜自枢密院都承旨出分画。玉汝有爱妾刘氏，将行，剧饮通夕，且作乐府词留别。翼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军司遣兵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测所因，久之，方知其自乐府发也。""刘贡父，玉汝姻党，即作小诗寄之以戏。""玉汝之词，由此亦遂盛传于天下。"

【韩缜因诗改礼节】 韩缜平生严毅，他镇守长安的时候，地方官员参拜长官的礼仪已经废除，仅在长官初到日拜谒一次。韩缜下令五日行一次参拜礼，下属厌苦。一天韩缜读到一首小诗云："五日一庭趋，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于是韩缜下令改为坐厅日才行一次参拜礼。洪迈《夷坚志》丁卷第一："（韩庄敏）平生严毅，令行禁止。罢相之后，出镇长安。时藩镇庭参之仪久废，惟初到日聊一讲。韩令五日一为之，僚吏厌苦。一旦得小诗于屏上。""韩读竟，略不动色，徐言：'却是我错了。'于是改令每遇坐厅日则为之。"

【谢景初凭诗择婿】 谢景初，字师厚，富阳（属浙江省）人。他读到黄庭坚的诗后说，如果有这样的女婿就满足了。黄庭坚听说，求聘其女为妻。《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谢帅厚方为其女择对，见庭坚诗，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坚因往求之。"陆友《研北杂志》卷上："谢景初师厚，知制诰希深之子，诗极高，豫章黄鲁直娶其女。"

【谢公笺】 谢景初创造了一种笺纸，有十色，被称为"谢公笺"。厉鹗《宋诗纪事》卷十六引《天中记》："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云谢公者，富春谢司封景初创笺样，以便尺书，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

【王安石由状元降为第四】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考进士原为第一，放榜前，因个别句子令皇帝不满，临时与杨寘对换，由状元落为第四。王铚《默记》卷下："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

【王安石嗜书】 王安石酷爱读书，他刚中进士任官佥判时，常通宵达旦地读

书，只略略睡一会，甚至来不及洗漱就急上官府办公事，以至使韩琦怀疑他夜饮放逸。邵博《邵氏闻见前录》卷九："（韩魏公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

【王安石赴宴不饮酒】 一次，包公置酒请同僚共赏牡丹，并亲自举杯劝酒，平素不喜喝酒的司马光也为之强饮，但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不饮酒，包公也奈何不得。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王安石诗成众客搁笔】 欧阳修有一次让宾客赋诗以咏《虎图》，当时王安石也在座，其他宾客还未落笔，他的诗已经写好了。欧阳修见其诗后，叹赏不已，其他宾客只得搁笔，不敢再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荆公尝在欧公坐上赋虎图，众客未落笔，而荆公章已就。欧公亟取读之，为之击节称叹，坐客搁笔不敢作。"

【王安石追本改诗】 王安石曾和叶致远等人以"头"字为韵作诗数首。几个月后，他又从叶致远等人那里取来以修改其中的两句。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王安石）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云：'名誉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后数月，取本追改云：'岂爱京师传谷口，但传乡里胜壶头。'"

【王安石不满少作】 王安石年青时踌躇满志，作诗以直吐胸臆为快。他曾在南京此君亭题诗，表示自己才高而有气节。但他晚年对此诗很不满意，每次听到别人称赞此诗，就表示不高兴。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而为涵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颦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年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平甫曰：'此扬子云所以悔其少作也。'"

【王安石固宠有术】 王安石在朝中执政时，对那些做使者的宦官特别优待，并私下结交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等人，王安石因此能始终得到皇帝信任。有一次，宋神宗派两个宦官暗察青苗法实施的情况，两个宦官回来后极力称赞，神宗因而坚信不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司马

文正公日录》："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上使中使二人，潜察府界青苗，还皆言民便之。故上坚行不疑。"

【王安石赏卢秉诗】 王安石并不认识卢秉，因见卢秉一首述志诗，觉得他并非庸碌之辈，遂荐他为官。蔡启《蔡宽夫诗话》："卢龙图秉少豪逸，熙宁初游京师，久不得调，尝作诗曰：'青衫白发病参军，旋粜黄粱置酒樽。但得有钱留客醉，何须骑马傍人门？'荆公一见曰：'此亦非碌碌者。'即荐用之。前此盖未尝相识也。"

【苏轼叹服王安石博识】 苏轼《咏雪》诗中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其中"玉楼"、"银海"二词是道家用语，分别指人的肩膀和眼睛，当时没有人能说出这两个词的出处。但有一次王安石见到苏轼，即向他指出其出处，苏轼不由大为叹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引《倦鲭录》："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后见荆公，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其出处。'"

【唐子方劝王安石辞官】 唐子方有一天看到王安石吟诵佛教著作《华严经》，便劝王安石趁早辞官，以为王安石做宰相，正是作孽。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一次上朝时，他当着唐子方的面，将此事禀告宋神宗，想以此陷害唐子方，但神宗仅一笑置之。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唐子方一日见王介甫诵《华严经》，因劝介甫不如早休官去。介甫问之，子方曰：'公之为官，正是作业。更做执政数年，和佛也费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将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曾巩谓王安石吝于改过】 曾巩和王安石交情很好。有一次宋神宗向曾巩问及王安石，曾巩认为王安石敢作敢为，但吝于改过。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曾子固与王荆公友善。后神宗以问子固云：'卿与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谊不减扬雄，以吝固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谓吝者，以安石勇于有为，而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王安石算命求辞相】 王安石要求辞去相位，宋神宗不许，于是他便叫僧人化成为他占卜，看看是否能辞去相位。化成谓能否辞去相位，取决于你自已而并不取决于皇上。王安石听了，惭愧不已。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王荆公乞罢机政，待命几两月，神宗未许。呼看命老僧化成至作一课，更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复何问？'公微作色曰：

'安石问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许。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浓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有惭色。"

【王安石赏爱郭祥正诗】 王安石经过镇江金山寺时,见到寺中墙壁上郭祥正题写的长诗,极其喜爱,再三吟咏,并因而赏识郭祥正。他还让画工将郭祥正为别人山居所题的两句诗绘成画,然后派人将此画与金酒钟送给郭祥正。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郭祥正)有逸才,诗多新意。丞相荆公过金山寺,于壁间得长篇,读之。反复讽咏间,知功甫所为。由此见重。最爱其两句云:'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又曾题人山居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公乃命工绘为图。自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

【王安石作诗得郑獬助】 宋仁宗有一次宴请群臣,出示自己所作之诗,群臣依次作诗以和。轮到王安石时,天已将晚。王安石诗中须用"披香殿"三字,他想不出应该用什么词来与之相对,郑獬便在一旁提醒他用"太液池"以对"披香殿"。次日人们争相传说王安石之句,不过是窃取柳永之词句而已。王安石对郑颇为不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三引《西清诗话》:"仁庙嘉祐中,开赏花钓鱼宴,介甫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示群臣,次第属和,末至介甫,日将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对。时郑毅夫獬接席,顾介甫曰:'宜对太液池。'故其诗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曰:'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介甫颇衔之。"

【王安石拒与吕惠卿讲和】 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等新法时,吕惠卿作为他的心腹,经常为他出谋画策。但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渐与王安石分裂。王安石离开相位后,他自我推荐替代了王安石的相位,并竭力中伤王安石,以防止王安石被朝廷重新召用。后来他又写信要与王安石讲和,王安石复信,以委婉而辛辣的笔调指责他的忘恩负义、厚颜无耻,拒绝与他讲和。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荆公初执政,用惠卿为心腹。惠卿指擿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仍为公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动天下。及公去位,荐以自代。既得志,恐公复召,欲逆闭其途。凡可以中公者,无不用。""吕惠卿与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为宫使居钟山,吕以启讲和。""荆公之答,或法或巽,操纵可以随意。独计吕之负反噬,丧心厚颜。为此曲笔,亦复委婉曲折若此。"

【无名诗讥刺王安石】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被罢相,出守金陵(今南京)。这年秋天,金陵一带发生蝗灾。有人在赏心亭中题诗讥刺王安石,意谓王安

石推行青苗、均输等新法妨害农人，天下皆怨；独有蝗虫感恩，随王安石渡江至金陵。王安石有一次送客时来到赏心亭，见诗后很不高兴，派人查访作者，但一无所得。岳珂《桯史》卷九："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罢相，镇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钧旗过江东。'荆公一日饯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为何人也。"

【王安石赞叹苏文使客惭】 有人曾将苏轼的《表忠观碑》送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看了后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时有一个客人以为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文章，使极力加以诋毁以讨好王安石。王安石不予理睬，又再三细读玩味，忽然大为赞叹，使得客人羞惭不已。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读之，沉吟曰：'此何语耶？'时有客在旁遽诋訾之，公不答。读至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读。忽叹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惭。"

【王安石喜改苏文一字】 王安石住在钟山时，有人从黄州（今属湖北）带来苏轼的新作《成都胜相院经藏记》，王安石急不可待地阅读后，发现其中有一字不妥，便加以修改。苏轼听说后，也认为王安石改得好。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王荆公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解而起，作《成都胜相院经藏记》千有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写本适留舟中。'公立遣人取至。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请之，公曰：'日胜日负，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拊手大笑，亦以公为知言。"又据王楙《野客丛书》，苏轼原作"日胜日贫"，王安石改为"日胜日负。"

【王安石门生势利反复】 王安石执政时，儒生以成为其门生为荣。王安石曾进《三经新义》、《字解》，以作为儒生习经之准则，一时儒生纷纷学新经。王安石失势后，儒生又纷纷讳称是王安石的门生，甚至有人著书诋毁王安石的经学。变法派再度掌权后，朝廷颁诏使儒生仍习新经，于是又有人自称是王安石的门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四："荆公之时，学者得出其门，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又讳称公门人。故张芸叟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盛传士林。及后诏公

配享神庙，赠官赐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之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诗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王安石题诗泄愤】 王安石被罢相后，忧愤郁闷不已，便在书院的小厅中题写薛能的诗句达几十处之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四："荆公罢政事时，居于州东刘相宅，于书院小厅题'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数十处。"

【王安石作集句诗仅得一句】 王安石善于集他人诗句成诗，甚至能作长达几十联的集句诗。一次，他在苏轼处见到一方古砚，苏轼叫他作集句诗咏砚。王安石苦心思索，却仅得一句，只好怅然而归。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荆公始为集句，多者至数十韵，往往对偶亲于本诗。""荆公好集句，尝于东坡处见古砚，东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斫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

【王安石无私嫁媳】 王安石的次子雱精神不正常，因为儿子长得不象自己，千方百计要将儿子杀掉，还每天和妻子吵闹。王安石知道错不在媳妇，对其不幸颇为怜悯。他担心如果休掉她，那么她就会被人们误解为不守妇道，便亲自为其择婿而嫁之。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王荆公次子名雱，为大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王安石不懂茶道】 蔡襄精于品茶。王安石为学士时，曾经拜访他。蔡襄听说王安石来，非常高兴，亲自洗涤茶具，用极好的茶叶招待王安石。但王安石饮茶时，却在茶杯中放上一撮消风散，还认为味道极好。蔡襄闻言大笑，赞叹王安石毫不掩饰自己不懂茶的直率。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择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饮公。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

【拆洗王介甫】 王安石不修边幅，同僚韩维等人常约他一起洗澡，并各准备新衣让王安石替换，称为拆洗王介甫。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秋英不比春花落】 王安石有诗云："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据说欧阳修读后，认为菊花在枝上枯萎，并不落地，故也戏作诗云："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王安石则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为据，讥欧阳修的批评是不学之过。一说对这两句诗的争议发生在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四引《西清诗话》："欧公嘉祐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荆公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欧阳九不学之过也。'"褚人获《坚瓠集》补集卷三："世传王介甫咏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苏子瞻续之云：'秋花不比春花落，凭仗诗人仔细吟。'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菊惟黄州落瓣，子瞻见之，始愧服。"胡仔则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指出，欧阳修文集和苏轼文集中都未载这两句诗，这一传说恐不确。

【王安石命监酒官负责州学】 刘季孙在饶州专监酒务，王安石巡视到此，见官厅壁上有刘季孙所题小诗，大为赞赏，立即召见，谈诗而不谈酒务。恰巧当地学生请求派官来负责州学事，王安石即令刘季孙任此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刘季孙初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王荆公为江东提刑，巡历至饶，按酒务。始至厅事，见屏间有题小诗曰：'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称赏之，问专知官谁所作，以季孙言。即召与之语，嘉叹升车而去，不复问务事。既至传舍，适郡学生持状立庭下，请差官摄州学事，公判监酒殿直，一郡大惊，遂知名云。"

【王安石退妾】 王安石的夫人曾为王安石买得一妾，当王安石了解到这个女子的丈夫因运米失舟，不得不卖妻抵偿，立即让她回到丈夫身边。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一："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安石自毁论兵文】 一次，刘攽在王安石的书房看到一篇王安石所写的论兵文稿，因有过目不忘的记性，故默记于心。后来，王安石向刘攽询问近作，刘攽回答作兵论一篇，并把王安石文中的见解作为自己的意思告诉他。王安石不知就里，且生性好强，不愿重复别人的见解，便自毁论兵之文。徐度《却扫编》卷中："荆公为参知政事，一日贡甫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中。见有稿草一幅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甫性强记，一过目辄不忘，

既读复置故处，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座，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贡甫近颇为文乎，贡父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稿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王安石升迁之日思归地】 熙宁三年，王安石由参知政事升迁为同平章事，这天贺客无数，而王安石却在小阁久久皱着眉头，并取笔在窗上写道："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不见之，独与余坐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哉。'微笑而已。"

【龙太初咏沙】 龙太初以诗人身份拜谒王安石，在座的郭祥正对其如此自傲十分生气。王安石当即以沙为题令太初赋诗，一会儿，龙太初诗成，郭祥正读后叹服。《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郭功父方与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称诗人，其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且请来相见。'既坐，功父曰：'贤道能作诗，能为我赋乎？'""时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铜器，荆公曰：'可作沙诗。'太初不顷刻间，诵曰：'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铺汀。鸟过风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阁笔。太初缘此名闻东南。"

【王安石天生面黑】 吕惠卿曾说王安石脸上有黑斑，可用一种名芫荽的植物洗去，王安石认为自己天生面黑，芫荽也无效。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吕惠卿尝语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芫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吕曰：'芫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

【王安石择近而食】 有人发现王安石吃饭时总把獐脯吃尽，而不吃其他的菜。王安石夫人知道他对食肴并无偏嗜，让人另换一种菜放在他近处，结果王安石把近处菜吃完，而不再去吃獐脯。原来王安石吃菜只是择近而已。朱弁《曲洧旧闻》卷十："（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王安石俭约】 王安石在相位，一次约亲戚萧氏子吃饭。席上没有什么果蔬，稍喝酒后，即是简单的饭菜。萧氏子不快，不吃他食，仅吃了烧饼中间部分，王安石就把剩余部分吃净，萧氏子羞愧而退。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与孙侔】 王安石与孙侔友情深厚。王安石当权数年，两人没有来往，旁人都认为交情已断，孙侔却不以为意。待王安石罢相，在高沙与孙侔相见，两人互慰劳苦，谈经论学，依依惜别。人们方知不可按常理猜测两人的情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孙少述，一字正之，与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诗》云：'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又云：'子今此去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其相与如此。及荆公当国，数年不复相闻，人谓两公之交遂睽。然少述初不以为意也。及荆公再罢相归，过高沙，少述适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见，惟相劳苦，及吊元泽之丧，两公皆自忘其穷达。遂留荆公，置酒共饭，剧谈经学，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无由再见。'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谢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后知两公之未易测也。"

【苏轼与王安石论诗】 苏轼与王安石互相都很欣赏对方的诗，王安石读苏轼的诗句，叹自己平生无此句；苏轼读及王安石的骚句，则认为千余年所没有的离骚句法，今日始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西清诗话》："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苏轼戏诮王安石解字法】 王安石著成《字说》，苏轼对其解字法不甚赞同，因此戏解"笑"、"鸠"等字加以嘲弄。曾慥《高斋漫录》："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王安石与薛昂下棋赌诗】 王安石与薛昂曾在钟山下棋，赌梅花诗一首。薛昂

输，但他不善作诗，王安石为他代作。后来薛昂知金陵，人们以此事作诗嘲笑他。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以诗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薛书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儿之论。"

【王安石下棋之术】 王安石与人下棋，不愿多思，下子疾速，将败之时，他就及时告罢，说是下棋本图适性忘虑，反而苦思劳神，不如就此结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三引《遁斋闲览》："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致远诗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是知公棋不甚高。"

【王安石赞蔡肇有将材】 王安石在钟山时有一匹烈马，常人无法靠近。蔡肇声称世无不可驯服之马，一跃而上，驰骋数十里才返回。王安石赞他是"心源落落堪为将"。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王荆公在钟山，有马甚恶，啼啮不可近。一日，两校牵至庭下告公，请鬻之。蔡天启时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调之马，第久不骑，骄耳。'即起捉其鬉，一跃而上，不用衔勒，驰数十里而还。荆公大壮之，即作集句诗赠天启，所谓'蔡子勇成癖，能骑生马驹'者。后又有'身著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士大夫自是盛传荆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

【王安石晚年每日漫步钟山】 王安石晚年居住在钟山谢公墩，因处于山、城之间，故称为半山。他每日早晨吃罢早饭，必骑驴至钟山，或行或卧。有时来不及到山，也必骑驴行半道而归。《避暑录话》卷上："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

【王安石啮指作《字说》】 王安石作《字说》时，为了帮助思考，便将石莲放在嘴里咀嚼。有时石莲嚼完，就咬手指，甚至连咬出了血也不觉察。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王荆公作《字说》时，用意良苦。置石莲百许枚几案上，咀嚼以运其事。遇尽未及益，即啮其指，至流血不觉。"

【王安石《字说》被禁】 司马光任相，尽改王安石实施的新法，并下令不许看王安石的《字说》，王安石得知后说："法度可改，文字也不能作吗？"他一夜绕床徘徊，在屏上数百次地写"司马光"三字，以泄不平之气。曾慥《高斋漫录》：

"元祐初，温公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在钟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闻公绕床行至达旦，于屏上书'司马光'三字凡数百。其胸次不平之气，概可见也。"

【王安石惭陈升之】 陈升之罢相后，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有事出行，即前呼后拥，喝道不绝。一次他去探望王安石，大小船只浩浩荡荡，蔽江而下，而王安石仅坐一小轿在江边相迎，相形之下，陈升之不禁为自已如此炫耀威势而羞惭。王铚《默记》卷中："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送迎，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街告而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人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舳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泊船瓜洲》一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一"绿"字，曾几经修改，变换了近十个字，才最后定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荆公绝句"，"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苏轼喻王安石为野狐精】 宋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作《桂枝香》词的有三十余家，以王安石所作最为著名，苏轼读后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杨偍《古今词话》："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拗相公王安石】 冯梦龙《警世通言·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文描写王安石因儿子王雱病死而辞去首相之职，在退归金陵的路上饱受百姓辱骂的故事。作者出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偏见，极写众人对王安石的不满，把王安石描述为："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冯梦龙《警世通言》有王安石三难苏轼的故事。苏轼曾批评王安石"吹落黄花满地金"的诗句，认为菊花即使焦干枯烂也不落瓣，故以"秋花不比春花落"表示对王安石的批评。王安石因此把苏轼贬于黄州。苏轼在黄州亲眼看见那里菊花果然落瓣，方信王安石诗句不谬。是为一难。苏轼赴黄州之前，王安石请他得便带一瓮瞿塘中峡水冲茶，苏轼因错过机会而

仅取得下峡水。不料王安石立即辨出此非中峡水，苏轼只得含愧谢罪。是为二难。王安石与苏轼共坐时，曾连出三个对子请苏轼接对，由于构思极巧，苏轼竟一时无言以对。是为三难。

【郑獬廷试第一】 郑獬(1022—1072)，字毅夫，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郑獬参加进士考试，开始仅以第五人获选，心中不服，在给主试官的信中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等语，主试官不满他的狂傲，想借廷试之机加以报复，谁知郑獬果得第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九：“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狂，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姚嗣宗题诗驿壁】 姚嗣宗，关中（今陕西一带）人。姚嗣宗个性坦然自任。有一次他在驿壁题了两首诗，表露出忧虑国事、效死疆场的情怀，韩琦见后以之为奇，上奏朝廷授官。文莹《续湘山野录》：“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时天下久撤边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

【姚嗣宗戏弄老郎官】 一次，高若讷召姚嗣宗用早餐，忽一老郎官至，喋喋不休地谈所作新诗，毫无离去之意。姚嗣宗无奈，故意以卑俗之语应对老郎官的诗句，老郎官愤然离去，高、姚方得进餐。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日既高，宾主尽馁，无由其去。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举《甘露寺阁诗》云：‘下观扬子小’，姚应声曰：‘宜对“卑末狗儿肥”。’虽愠不已，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凄’，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辈？余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对曰：‘未曾拨断一条弦。’因奋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记载，前两联诗句是曹琰与一僧人所对。

【刘攽拆王安石名】 刘攽(1022—1088)，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王安石曾戏拆刘攽的“攽”字说：“刘攽不值一分文。”刘攽也据“安石”二字拆成四句。王铚《默记》卷中：“刘贡父与王介甫最为故旧。荆公尝戏拆贡父名曰：‘刘攽不值一分文。’谓其名也。贡父复戏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无宀

真是姤，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荆公大叹而心衔之。”

【刘攽暗讽文彦博】 郑穆七十三岁请求辞官，刘攽对同僚说，可不能答应他的请求，让他留下来陪伴八十四岁者。当时文彦博八十四岁升在高官，刘攽故有此嘲。张耒《明道杂志》：“贡父刘公作给事中时，郑穆学士表请致仕，状过门下省，刘公谓同舍曰：‘宏中请致仕，为年若干也？’答者曰：‘郑年七十三矣。’刘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请。’问曰：‘何故也？’刘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时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闻之，甚不怿。宏中，穆字也。”

【茶能病人】 刘攽知长安时，喜欢一位名茶娇的妓女。后刘攽被召入京城，茶娇远送他，并与他夜宴痛饮。刘攽那夜饮酒过度，而对来迎他的欧阳修却解释为亲旧留饮。欧阳修知是茶娇，与他开玩笑说，不仅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范公偁《过庭录》：“刘贡父知长安，妓有茶娇者，以色慧称，贡父惑之，事传一时。贡父被召造朝，茶远送之，贡父为夜宴痛饮，有别诗。”“至阙，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贡父，贡父适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贡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酒病。’永叔戏之曰：‘贡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纸因诗贵】 澄心堂纸是李煜创制的一种纸，在宋朝，原来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后来刘攽、欧阳修等著名诗人以澄心堂纸为题作诗唱和，才被人所贵重。《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澄心堂纸，乃江南李后主所制。国初亦不甚以为贵，自刘贡甫首为题之，又邀诸公赋之，然后世以为贵重。贡甫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名宁复得？就令得之亦不识。’”

【沈遘以吏事治疾】 沈遘，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沈遘每逢身上有病，吃药无效，但只要取难以判决的词状，连判数百张，就觉浑身舒畅。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

【范纯仁麦舟助葬】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纯仁曾受其父范仲淹之命到苏州运麦，返回时，船驻丹阳，遇见石延年，得知石延年因无资改葬亲人，滞留于此，即把麦船赠送予他，自己骑马回家。当他向父亲述及石延年的窘境，范仲淹立即想到的也是以麦船相赠。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于姑苏取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近，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丧之西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舟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

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已付之矣。'"

【范纯仁读书帐中】 范纯仁学习勤奋，常把油灯放在蚊帐内，读书至深夜，帐顶因而成黑色。他的夫人把蚊帐收藏起来，常用以教育后辈。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置灯帐中，夜分不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

【晏几道为歌女赋词】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几道与友人沈廉叔、陈君宠常在一起饮酒，沈、陈二家有莲、鸿、苹、云四歌女，晏几道等人每作得一词，即令诸歌女演唱。后来沈、陈二人一死一病，歌女也都流散。晏几道曾作词忆念歌女，其中《临江仙》词尤为著名，中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等名句。其《小山词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人间。"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六："此词（《临江仙》）当是追忆苹、云而作。"

【晏几道作诗答妻讥】 晏几道家书籍很多，每次搬迁都很费事，妻子嘲笑他好象是乞儿搬漆碗。晏几道遂作《戏作示内》诗一首，有句云："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叔原戏作诗。"

【晏几道四痴】 晏几道为晏殊之子，家资巨万，因不善理家，挥金如土，慷慨解囊，不久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但他却不愿依傍豪门而改善处境。作文亦不肯顺应时尚之好，故黄庭坚谓其"四痴"。黄庭坚《小山词序》："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冯京改张舜民试卷】 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邠州（今陕西邠县）人。张舜民赴进士试，在答题时有一处重叠用韵，主试官冯京见其论策出色，就私下为他改正错误。张舜民原自料必落第，放榜却名列第四。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张芸叟）赴春试时，冯当世主文柄，以《公生明》为赋题，芸叟误叠押明字，试罢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至元祐中，芸叟以秘书监使契丹，当世留守北门，经由始修门生之敬，置酒甚欢。酒半，当世谓芸叟曰：'京

顷作知举时，秘监赋中重叠用韵，以论策甚佳，因自为改去，擢置优等，尚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杯覆怀中，于是再三愧谢而去。"

【张舜民女咏烛劝父】 张舜民由于久遭贬谪，内心不快，其女作诗咏烛，暗讽父亲不能淡于禄位，张舜民听后即不再急于求进。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浮休居士张芸叟久经迁责，既还，快快不平。尝内集分题赋诗，其女得蜡烛，有云：'莫讶泪频滴，都缘心未灰。'浮休有惭色，自是无复躁进意。"

【苏轼改先生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苏辙兄弟幼时跟随刘微之求学。一次刘微之作《鹭鹚诗》，结尾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提出如此结句显得没有归宿，主张把"逐风斜"改为"落蒹葭"，刘微之自称不能做苏轼的老师。《爱日斋丛钞》卷四："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时尚幼。微之赋《鹭鹚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坡从旁曰：'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师也。'"

【苏轼学书】 苏轼年青时，为了练习书法，就用正楷抄写经史著作，每部著作书写一遍，抄另一部著作时，便采用别一种书体书写。他因而领悟书法的千变万化，都是从正楷中变化出来的。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

【二苏吓退众考生】 苏轼、苏辙参加会试的那一年，韩琦曾对人说，有二苏在，还有那么多人敢与他俩较量吗？话一传出，许多考生不试而退。李廌《师友谈记》："（二苏）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苏轼引史无出处】 苏轼参加省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引史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试官欧阳修问苏轼此事出于何处，苏轼以《三国志》孔融语为据，说明所引之事是根据文意而自设，欧阳修对苏轼的聪明灵活大为赞赏。杨万里《诚斋诗话》："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

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戏语杭妓出家】 苏轼与杭州妓女琴操戏语，他假作长老，让琴操来提问，当苏轼以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对琵琶女的描写暗示妓女的前途时，琴操大悟，即出家做尼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东坡在西湖，戏琴（操）曰：'我作长老，尔试来问。'琴云：'何谓湖中景？'东坡答云：'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琴又云：'何谓景中人？'东坡云：'裙拖六幅潇湘水，鬓亸巫山一段云。'又云：'何谓人中意？'东坡云：'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东坡云：'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大悟，即削发为尼。"

【《贺新凉》与《贺新郎》】 苏轼任官杭州时，一次酒宴上，官妓秀兰因沐浴后困睡而迟到，引起席上一官员的恼怒，苏轼作词为秀兰解围。因取沐浴新凉之意，故词调名《贺新凉》。后人以音相近误作《贺新郎》。杨偍《古今词话》："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未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目前事，盖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也。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盖不得子瞻之意也。"

【千里共婵娟】 这是苏轼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中的结句。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当时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其弟苏辙则在齐州任掌书记，苏轼自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据说宋神宗读了这首词，认为是苏轼忠君思想的表露。《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复雅歌词》："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

【苏轼筑堤】 苏轼出守东武，正遇黄河决流，水势凶猛，严重威胁着百姓安全，苏轼日夜指挥守城抗灾，引水入海。水退后，又筑长堤十余里。他作《满江红》词记述了筑堤事。杨偍《古今词话》："东坡自禁城出守东武，适值霖潦经月，黄河决流，漂溺钜野，及于彭城。东坡命力士持畚锸，具薪刍，万人纷纷，增塞城之败坏者。至暮水势益汹，东坡登城野宿，愈加督责，人意乃定，城不

没者一板。不然，则东武之人尽为鱼鳖矣。坡复用僧应言之策，凿清冷口积水入于古废河，又东北入于海。水既退，坡具利害屡请于朝，筑长堤十余里以拒水势，复建黄楼以厌之。堤成，水循故道分流城中，上巳日，命从事乐成之。有一妓前曰：'自古上巳旧词多矣，未有乐新堤而奏雅曲者，愿得一阕歌公之前。'坡写《满江红》。"

【苏轼词咏燕子楼】 唐代张建封有爱妓名盼盼，善歌舞。张建封死后，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在彭城张建封旧居燕子楼中独住十余年。苏轼作《永遇乐》咏叹此事，其自序曰："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这首词由一巡逻的士卒传出，很快在徐州城中广为传唱。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

【营妓仿苏轼字迹】 苏轼知徐州时，一营妓马盼能模仿苏轼字迹。苏轼书写《黄楼赋》时，马盼在稿上私下抄写了"山川开合"四字，苏轼见后略为润色，也不再更动。后来刻于碑上，这四字即是马盼所书。张邦基《漫庄漫录》卷三："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学公书，得其仿佛。公尝书《黄楼赋》未毕，盼窃效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书也。"

【苏轼巧解诗谜】 王安石执政时，有人题诗于相国寺的墙壁上，人们都认为诗的内容是写一位妻子对丈夫远游及兵荒马乱的担忧。王安石罢相后，苏轼被召还到京城，有人以此诗问他，苏轼立刻看出这是一首很巧妙的诗谜，意思是王安石行施青苗法，乃误国贼民。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王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荒乱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苏轼作词戏僧人】 苏轼在杭州时，曾带着歌妓去拜访大通禅师。大通禅师对苏轼如此不敬佛门清静之地极为不满，神色不悦，苏轼便作词并令歌妓演唱以戏大通禅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东坡镇钱塘，无日

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苏轼折简追词人】 苏轼出守杭州时，下属毛泽民擅长作词，但苏轼并不知道。毛泽民和妓女琼芳相好，辞职离开杭州时，作《惜分飞》("泪湿栏干花着露")词赠琼芳。有一天苏轼宴请客人，听到妓女歌唱此词，便问妓女是谁作的。当听说是毛泽民所作，他叹惜不已，深为自己不了解属下有词人而自责。第二天，他便差人带着书信去追回毛泽民，并款待毛泽民达数月之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苏子瞻守杭时，毛泽民者，为法曹，公以众人遇之。而泽民与妓琼芳者善，及秋满辞去，作《惜分飞》词以赠妓。""子瞻一日宴客，闻妓歌此词，问谁所作，妓以泽民对。子瞻叹曰：'郡僚有词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翼日，折简追回，款洽数月。"

【苏轼陷身于酒食地狱】 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因为才高望重，整天被人邀请赴宴。苏轼疲于奔命，不胜厌烦，便称杭州通判一职为"酒食地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

【苏轼笔端生舌吐妙语】 苏轼游玩庐山东林，曾作诗两首（"溪声便是广长舌"、"横看成岭侧成峰"），黄庭坚见了大为叹赏，称赞苏轼笔端有舌，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妙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东坡游庐山东林，作二偈云。""山谷云：'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

【苏轼怒叱道士】 苏轼做扬州知府时，一晚做梦在山林间遇到老虎。正惊惧不已时，有一位紫袍道人前来解救。第二天，即有一位道人前来拜谒，并提及夜间梦中事，苏轼知道夜晚之梦是道士用法术所致，怒加叱骂，道士惶恐而退。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东坡先生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忽见一虎来欲噬公。方甚怖时，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瞋目骂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子夜来术耶？'道士惶骇而退。"

【苏轼作择胜亭】 苏轼做汝阴太守时，曾发明制作择胜亭。其亭主要以帷幕制成，可以拆散开来，携带安装都很方便。苏轼每次要游玩山水，便使人携带前往，安装于风景佳丽之处，故取名为择胜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守汝阴，作择胜亭，以帷幕为之，世所未有也。铭略云：'乃作

斯亭，榱楹栾梁，凿枘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十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

【苏轼赌输玉带】 苏轼有一次拜访佛印禅师时，开玩笑说要借禅师的身体当作禅床来坐，佛印禅师便和苏轼打赌，由禅师说一句佛教中的转语，如果苏轼能毫不迟疑地加以转释，就答应苏轼的要求；如果不能，就要苏轼留下所系玉带作为镇寺之物。苏轼同意打赌，便解下腰带放在几上。佛印禅师说出转语后，苏轼稍一迟疑，禅师便令人收下玉带。苏轼曾作诗表示自已机锋不如佛印禅师敏捷。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苏长公赴杭过润，佛印正挂牌与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见之。师云：'内翰何来？此间无坐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云：'山僧有一转语，内翰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置几上。师曰：'山僧四大本无，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公未即答。师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带，永镇山门。'遂取衲裙相报。公有绝句云：'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苏轼礼敬玉泉皓禅师】 苏轼曾参见镇江金山寺玉泉皓禅师，禅师问苏轼尊姓。苏轼戏称姓秤，是专秤天下僧人轻重的。玉泉皓禅师大喝一声说："你秤一下这声喝有多重。"苏轼答不出来，于是对玉泉皓禅师尊敬有礼。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坡参玉泉皓禅师。师问尊官高姓，曰：'姓秤，秤天下长老轻重。'师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坡无对，于是尊礼之。"

【苏轼诗料为道潜收得】 苏轼曾经见到柳絮落在泥中的景象，认为可以作为诗料，但却一直没有将其写入诗中。有一次，苏轼叫官妓马娉娉请道潜作诗，道潜随口吟诗一首，其中有句云：'禅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苏轼见诗颇为叹赏，但又为这么好的诗料被道潜所用而自己未加以利用，叹惜不已。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苏子瞻在黄州，参寥子自钱唐访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马娉娉乞诗于参寥，参寥口占云：'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尝见柳絮落泥中，谓可入诗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灯花烧掉一个僧】 苏轼夜晚读《传灯录》，恰好灯花掉落书上，将一"僧"字烧坏。苏轼便题诗窗间，戏谓灯花落而烧掉一个僧。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七："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录，荼毗一个僧。'"

【苏轼为欧阳修辨谬】 史学家刘壮异摘录欧阳修《五代史》中的错误，写成《纠

谬》一文给苏轼看。苏轼认为撰写历史著作难免有小的失误。他不仅极力为欧阳修《五代史》的错谬辩护，还十分巧妙地讽刺了刘壮舆的做法。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刘壮舆羲仲，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谬》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知湖州，因对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有所不满，在诗中暗寄讽谕，受到御史李定等人的弹劾，他们夸大其词，指责苏轼讪谤朝廷，几置苏轼于死地。后来苏轼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史·苏轼传》："时新政日下。""(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文彦博诫苏轼少作诗】 苏轼因诗获罪被起用后，仍喜欢作诗，不以为戒，以至于又有人攻击他诗中有谤讪朝廷之意，于是苏轼又被贬为杭州知府。文彦博同他告别时，再三劝诫他以后要少作诗，否则又将被人中伤而遇祸。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苏文忠以作诗下狱。自黄州再起，遍历侍从，然其诗为不知者咀味，以为有讥讪，遂出守钱塘。来别文潞公，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再三言之。临别上马，潞公笑曰：'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时吴处厚取蔡安州诗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祸，故潞公有笺云之戏。"

【张恕愚懦苏轼免祸】 苏轼因诗下狱后，闲居南京的张方平为了解救他，愤然上疏。因为南京官府不敢接受其疏文，他便让儿子张恕至官府击鼓以进呈疏文。但张恕愚钝胆小，竟徘徊于官府前，始终不敢进去。苏轼出狱后见到张方平的疏文，张口结舌，大惊失色。人们莫名其妙，还是苏辙后来告诉别人，苏轼本因名望太高而下狱，而疏文中有称赞苏轼是天下奇才的话，神宗见了，苏轼便难免有杀身之祸。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引《元城先生语录》："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时张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官府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后东坡出狱后，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

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尔。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仆曰：'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议，疑可以止之。'"

【断送老头皮】 据说宋真宗召见隐士杨朴，杨朴把妻子送行诗告知真宗，诗中有"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之语，杨朴以此表明无意做官。后来苏轼在湖州因诗案被逮捕入狱，临行前为减缓妻子的悲伤，曾举此事为例，戏请妻子也作一诗相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东坡语："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子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苏轼父子相约以鱼为凶信】 苏轼入狱时，与长子苏迈约定，若判决情况严重，则送鱼相示。一月后，苏迈因事托亲戚代送饭，却忘记告知与父亲的约定，亲戚恰巧将鱼送入，苏轼大惊，以为自己难免一死。遂作二诗寄苏辙，神宗读后为之心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徹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

【宋神宗解苏词】 苏轼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咏桧诗句，宰相王珪进谗，谓苏轼要求知于地下的蛰龙，就是认为皇帝不了解他而心有不满。神宗反对他的曲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

【苏轼节俭法】 苏轼初到黄州，一家生活窘迫，他每月初一把四千五百文钱分成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日挑下一串作为开支。有余钱，就藏在大竹筒里，以备招待客人之用。《苏轼文集·答秦观尺牍》："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临江仙》引来一场虚惊】 苏轼被贬黄州，一次与友人夜饮江上，心有所感，作《临江仙》词述归隐之意。第二天，郡守闻之，惊恐万分，以为苏轼真的挂冠而去，而苏轼此时却还在家中酣睡未醒。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苏子瞻）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苏轼最得意之诗】 苏轼在黄州时，曾居住在定惠院之东，那里杂花满山，中间独有一株海棠，东坡特为之作《定惠院海棠》长诗颂之，自称为平生最得意之作。李颀《古今诗话》："东坡谪黄州，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人间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

【苏轼生日作诗赠李委】 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生日那天与友人饮酒赤壁矶下，进士李委特地作新曲吹奏于江上，以示庆贺，曲声优美，令听者迷醉。苏轼作诗赠与李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鹘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诗曰：'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河东狮吼】 陈慥居于黄州，好宾客，喜养歌妓，但他的妻子柳氏非常厉害，又好妒忌，所以苏轼以"河东狮子吼"相喻。河东是柳姓的郡望，暗指柳氏。洪迈《容斋三笔》卷三："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

【苏轼作诗戒陈慥杀生】 陈慥不戒杀生，苏轼性好佛老，故拜访陈慥时，便作汁字韵诗一首以戒其杀生。其诗首句云：“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陈慥后来果然不再杀生，并以此感化了周围邻居，以至于有人不再吃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载苏轼语：“余在黄州，与陈慥季常往来，每往过之，辄作汁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故以此讽之。季常既不复杀，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

【《洞仙歌》之争】 苏轼词《洞仙歌》隐括后蜀主孟昶作品而成。苏轼自序云：“余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后有人引录孟昶原作，并传说苏轼这首词为赠一美人而作。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倚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乃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但也有人认为以上所引非孟昶所作，沈雄《古今词话》即认为这是“东京人士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以记摩诃池上之事。”赵闻礼则提出了另一首所谓孟昶原作，其所编《阳春白雪》云：“宜春潘明叔云：蜀主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赋洞仙歌，词不见于世。东坡得老尼口诵两句，遂足之。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词曰：‘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贝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更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

【巧将海棠比营妓】 苏轼在黄州时，常以书画送人。有一位名李琪的营妓，很得苏轼喜爱，却从未获苏轼墨迹。苏轼将离黄州时，应李琪的请求，在其领巾上作绝句，以海棠比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先生(苏轼)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

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王安石与苏轼游蒋山】 王安石与苏轼会于金陵，王安石身着田野人之服，苏轼头不戴帽，王安石笑着说："礼哪里是为我辈设置的呢！"两人共游蒋山，在佛寺喝茶时，以砚为题，集古人诗联句，苏轼先说一句，王安石竟无句可续。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沈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昼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以"巧匠斫山骨"一句为王安石所吟。

【王安石与苏轼书诗互赠】 苏轼赴宜兴途经钟山，与王安石相见，两人互书对方近作，彼此赠送。王安石又约苏轼共居于秦淮。苏轼作诗叹曰："从公已觉十年迟。"《宋诗话辑佚·潘子真诗话》："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作词惊太守】 苏轼在泗州，一时兴起作词，描写了太守从长桥夜归的热闹景象。泗州太守刘士彦不懂文学，告谒苏轼说，按法，在泗州夜过长桥者要服徒刑二年，他怕别人以词中所写为真，求苏轼切勿以词示人。苏轼说："我真是一生罪过，一开口徒刑就不在二年以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曰：'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苏轼恶骄僧】 僧人可遵偶有诗句被苏轼赏识，即目中无人，甚至欲以自己拙劣之诗与苏轼诗并列，苏轼极厌恶，后悔误加赏拔，可遵却大言不惭地说苏轼妒忌自己。他的狂妄被人传为笑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僧可遵者，诗本凡恶，偶以'直待众生总无垢'之句，为东坡所赏，书一绝于壁间。继之山中道俗随东坡者甚众，即日传至圆通，遵适在焉，大自矜诩，追东坡至前途。而途中又传东坡《三峡桥诗》，遵即对东坡自言有一绝，欲题三峡之后，旅次不及书。遂朗吟曰：'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东坡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因促驾去，观者称快。遵方大言曰：'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径至栖贤，欲题所举绝句，寺僧方砻石刻东坡诗，大诟而逐之。山中传以为笑。"

【苏轼品河豚】 苏轼爱吃河豚，常州有一士大夫家善烧河豚，请苏轼品尝，全家都希望听到苏轼的赞美语，但苏轼却只是无言大嚼。正当失望之时，苏轼忽言："值得一死。"合家大喜。孙奕《示儿编》卷十七："东坡居常州，颇嗜河豚，而里中士大夫家有妙于烹是鱼者，招东坡享之。妇子倾室闯于屏间，冀一语品题。东坡下箸大嚼，寂如喑者，闯者失望相顾，东坡忽下箸云：'也直一死。'于是合舍大悦。"

【十条竹竿一个叶】 王祈曾把自己最得意的两句竹诗告诉苏轼，诗云："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苏轼说："好是极好，不过十条竹竿只有一个叶片。"《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东坡云：'世间事勿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坡云：'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苏轼讥王禹锡】 苏轼曾批评王禹锡的《贺雨诗》写得不合规矩，王禹锡自称是醉时所作。后来王禹锡又把其他诗呈示苏轼，苏轼读后说："你又醉了吗？"《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王禹锡）与东坡有姻连，尝作《贺知县喜雨诗》云：'打叶雨拳随手去，吹凉风口逐人来。'自以为得意。东坡见之曰：'十六郎作诗怎得如此不入规矩？'禹锡云：'盖是醉中所作。'异日又持一大轴呈坡，坡读之云：'尔复醉耶？'"

【柳词与苏词】 苏轼在翰林院时，有一个幕士曾形象地指出柳永词和苏轼词的不同风格，他说，柳词只好由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拍板吟唱，而苏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演唱。俞文豹《吹剑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祇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苏轼读书老兵叹苦】 一天，苏轼反复诵读杜牧《阿房宫赋》，深夜尚不就寝。两个老兵侍候左右，困倦万分，一人长叹说：“这文章有什么好，读至深夜不肯睡。”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就是‘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听后大笑。元怀《拊掌录》：“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苏轼偶对机敏】 辽国素闻苏轼之名，想以奇难事使他窘迫。一次，辽使者以“三光日月星”为上联，请苏轼对下联，苏轼先对以“四诗风雅颂”，又根据《易经》中称元、亨、利、贞为四德之意对以“四德元亨利”，辽使者见缺一“贞”，刚想开口辨正，苏轼阻止他说：“你想说我忘掉一德，但这是仁宗的名讳。”宋仁宗名赵祯，故言。辽使对苏轼的机敏深感惊讶。岳珂《桯史》卷二：“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閟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

【皛饭与毳饭】 刘攽请苏轼吃“皛饭”，桌上仅有盐、萝卜、米饭，以三物皆白，故称皛饭。后苏轼请刘攽吃“毳饭”，桌上竟无一食。宋人口语称“无”为“模”，又以“模”谐音为“毛”，故“毳饭”即表示盐、萝卜、饭三物皆无。朱弁《曲洧旧闻》卷六：“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过其家吃皛饭，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笑。投匕箸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相待。’贡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毳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贡父曰：‘饥不可忍

矣。'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世俗呼无为模，又语讹模为毛，尝同音。故坡以此报之。"

【苏轼与刘攽巧对相戏】 刘攽有一次宴请宾客，时苏轼在座，因有事先走一步。刘攽对苏轼戏言道："幸早里，且从容。"刘攽此句，表面看是挽留之语，而实则同时又另有机关。其前三字为杏、枣、梨三种水果的谐音，"从容"则为草药"苁蓉"之谐音。苏轼当即答道："奈这事，须当归。"不但恰当地辞谢了刘攽的挽留，同时话中也包含有柰、蔗、柿三种水果和草药当归，且又对句工稳。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先起。刘调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苏轼论茶墨】 司马光和苏轼在一起议论茶与墨的特点，司马光指出茶与墨在颜色、重量及保存时间等诸方面的要求正相反，苏轼则指出茶墨皆香皆坚，以之比为贤人君子。曾慥《高斋漫录》："司马温公与苏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为然。"

【苏轼与黄庭坚论书】 苏轼论黄庭坚字清劲，但有时太瘦，如树梢挂蛇。黄庭坚评苏轼字扁浅，似石压蛤蟆。两人都认为对方所论深中己病。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白堕与杜康】 苏轼有诗句"独看红蕖倾白堕"，张耒不解白堕是何物，苏轼告诉他刘白堕是擅长酿酒的人，这里以人名作酒的代称，并把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杜康"句以酿酒人杜康代作酒称的写法作为依据。张耒仍觉用得不妥。当时，张耒有一个姓曹的仆人正因失去酒器事送官府受审，苏轼以其与曹操同姓，一语双关地打趣说："你还是先去与曹家那汉评议吧，却在我这里纠缠。"元怀《拊掌录》："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何物？'子瞻曰：'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失去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会也。满座大噱。"

【范祖禹诫东坡戏谑】 苏轼喜欢开玩笑，有时难免过分，范祖禹总是告诫苏轼不要如此，以至苏轼每与人玩笑，就说不要让范祖禹知道。晁说之《晁氏客语》："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纯夫旧行第十三也。"

【一肚皮不入时宜】 一次，苏轼摸着肚子慢走，问侍儿腹中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又一人说都是识见，苏轼都觉不当，其妾朝云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了捧腹大笑。费衮《梁谿漫志》卷四："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苏轼作词赞歌女】 王巩的歌儿名柔奴，家住北宋京城，后随王巩南迁，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不好，她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定风波》词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

【苏轼西湖办公事】 苏轼在杭州任官时，凡去游览西湖，总带上几个吏属，一路赏玩，到冷泉亭后，就在那里办公事。他落笔如风雨，谈笑中即把事办完。然后剧饮至傍晚才返回。费衮《梁谿漫志》卷四："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

【苏轼判词斩僧人】 灵隐寺一僧人迷恋妓女李秀奴，并在手臂刺上相思等情语，后秀奴不愿与他往来，僧人一怒之下把秀奴打死。苏轼断案，作《踏莎行》词代判文，词云："这回还了相思债。"僧人被斩。褚人获《坚瓠集》乙集卷三："灵隐寺僧了然，恋妓李秀奴，刺字臂上，云：'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后衣钵荡尽，秀奴绝之，了然怒，一击而毙。时东坡治郡，案其事，判以《踏莎行》词。""'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即押市曹处斩。"

【不笑所以深笑】 一次，苏轼宴客，一艺人在宴席上虽百般献艺，苏轼始终不笑。另一艺人用棒痛打演出者，认为不能使苏轼笑就不是一个好艺人，而演出者回答说："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苏轼听了大笑。这个艺人用的是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中"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的推理

方式。杨万里《诚斋诗话》："东坡尝宴客，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

【苏轼游金山】 苏轼曾在中秋夜与客同游金山，当时月色明亮，江流倾涌，众人登上妙高台，由歌者唱苏轼《水调歌头》一词，苏轼欣悦起舞，说："这便是如同神仙一般了。"蔡絛《铁围山丛谈》："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者。歌罢，坡为起舞，而顾客曰：'此便是神仙中人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生安所得乎?'"

【春月色胜如秋月色】 元祐七年正月，苏轼在汝阴时，一夜月光明亮，王夫人说："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苏轼赞夫人之言为诗家语，并据此作《减字木兰花》词一首。赵令畤《侯鲭录》卷四："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词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

【苏轼见武臣】 苏轼在定武，有一形貌粗陋的武臣献上一篇书函，苏轼读后赞为奇文。有人认为这个武臣决不能写出此文，疑其找人代笔，苏轼认为即使如此，也说明他有眼力，即召他相见，交谈甚欢。费衮《梁谿漫志》卷四："东坡帅定武，有武臣状极朴陋，以启事来献，坡读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者最为佳句，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谁识之者。'端叔笑谓坡曰：'视此郎眉宇间，决无是语，得无假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为具召之，与语甚欢，一府皆惊。"

【苏轼《戚氏》真伪之争】 据说，苏轼有《戚氏》一词，李之仪作跋，谓在一次宴席上，有歌女唱《戚氏》调，苏轼正读《山海经》，即以书中事为题，随着歌女的演唱依声填词，唱完，词也填就。费衮在《梁谿漫志》中曾辨其伪，但陆游认为确是苏轼的作品。张宗橚《词林纪事》引李之仪跋："东坡在山中，燕席间有歌《戚氏》调者，坐客言调美而词不典，以请于公。公方观《山海经》，即叙

其事为题，使妓再歌之，随其声填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已。”《梁谿漫志》卷九：“然予观其词，有曰‘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又云‘争解绣勒香鞯’，又云‘銮辂驻跸’，又云‘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又云‘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又云‘浩歌畅饮’，‘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语，而顾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老学庵笔记》卷九：“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

【朝云不歌暮春词】 苏轼在惠州，一日与妾朝云闲坐，让朝云吟唱他所作的《蝶恋花》词，朝云因词中有描写暮春景色的语句而生伤春之情，泪满衣襟，悲不能歌。朝云不久病亡，苏轼终身不听此词。伊世珍《瑯嬛记》卷中引《林下词谈》：“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

【少女痴情迷苏轼】 据传惠州有一少女，年十六不肯出嫁，每夜听苏轼吟咏诗文，徘徊于窗下，待苏轼发觉，就急急离去。不久苏轼离开惠州，少女也不久人世。苏轼为作词《卜算子》。《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以字定贬地】 传说苏轼、苏辙、黄庭坚被贬谪时，章惇根据他们的字分别确定贬地，苏轼字子瞻，“儋”“瞻”相近，贬儋州；苏辙字子由，“雷”下有“田”字，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宜”与“直”近，贬宜州。有些术士又据此推断他们将来的命运。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骇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王士禛在《香祖笔记》卷九对黄庭坚

事作了辨正："(崇宁)二年，(黄鲁直)以《承天寺记》为陈举所讦，羁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东坡已以建中靖国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罗云云乎？"

【苏轼题诗大庾岭村店壁】 苏轼从海南北归，至大庾岭，一村店老翁对他说："我听说有人百般害您，而今北归，是天保祐善人。"苏轼笑谢老翁，并题诗于壁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

【苏轼喜爱海南风土人情】 苏轼从海南归，曾对人说，那里风土人情都好。他离开时，当地父老备酒食相送，恋恋不舍。《说郛》卷三十二引《遁斋闲览》："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逆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得来相见。'"

【看杀苏轼】 苏轼从海南归毗陵，因天气炎热，戴小帽、穿背心，坐在船上。河岸两边千万人随观，苏轼开玩笑说："不是要看杀我吧？"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苏轼气呼"司马牛"】 苏轼以自己才高善辩，经常拿公卿大臣开玩笑，唯独对司马光不敢有所戏谑。一天，他在朝中与司马光对朝政议论不合，回到家中后，气得连声大呼"司马牛"。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东坡在元祐，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标目，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相与论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归舍，方卸巾驰带，辄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草制京都纸贵】 元祐元年(1086)，变法派吕惠卿被贬谪，本来这天应当是刘攽起草诏敕，苏轼设法将他打发走，自己来起草吕惠卿被贬谪的诏命。诏文写好后，人们争相传写，一时京都纸为之贵。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吕惠卿之谪，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札子，今日才杀人也。'贡父引疾谒告，东坡一挥而就。传写都下，纸为之贵。其中警句云：'始以帝尧之明，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

【苏轼死而复还】 绍圣元年(1094)，哲宗起用章惇等新党，苏轼被贬逐到惠州(今属广东)，当时曾有传说苏轼在惠州去世。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章惇被贬逐到雷州(今属广东)，时苏轼正好遇赦北归。苏轼在路上见到南昌

太守叶祖洽，叶祖洽便以他死于惠州的传说问他，苏轼戏答道：因为在阴间见到章惇，所以又返回人间了。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东坡在惠州，天下传其已死。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见南昌太守叶祖洽，叶问曰：'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返耳。'"

【苏轼奇才得仇人赞叹】 御史中丞李定曾因为不为亡母穿丧服，苏轼作诗贬责他不孝，李定怀恨在心。后来苏轼因诗下狱，李定审问此案时，却对苏轼的奇才赞叹不已，并同情苏轼的不幸。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引《邵氏闻见录》："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不可用。子瞻因寿昌作诗贬定，故曰：'此事今无古或闻'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甲申杂记》："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定资深鞠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

【优人头上戴苏轼】 苏轼曾戴过一种帽子，士大夫纷纷仿效其样式，称之为"子瞻样"。一次，优人表演笑话，自夸其文章之妙，无人可及。众人问其缘故，他即指着所戴的"子瞻样"说：你们没见到我头上的苏轼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当时士大夫仿东坡高桶短檐帽，名曰子瞻样焉。""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

【韩宗儒以苏轼手迹换羊肉】 黄庭坚曾告诉苏轼，韩宗儒每次得到苏轼的手迹，便拿去换羊肉。一天，韩宗儒又写信派人送给苏轼，来人督促苏轼写回信，苏轼便让人转告韩宗儒：今日断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鲁直戏东坡云：'昔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换羊肉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继作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苏文愈禁愈传】 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朝廷严厉禁绝苏轼的文章。但士大夫们仍极其喜爱苏文，往往以所藏苏轼作品的数量之多相互自夸，以至苏轼的文章禁得越严传诵得越厉害。士大夫们还争相以能背诵苏轼的诗为荣。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崇宁大观间，朝廷禁止苏公文章，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盛，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谓

之不韵。"

【苏轼作诗求真实】 何智甫在英州建造一座石桥,请苏轼作诗以记,苏轼作四言诗一首,共五十六句。因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等语,苏轼没有立即把诗送与何智甫,却借口未到桥所,不能落笔,何智甫即陪苏轼同行到桥,于是"同载而出"有了真实的依据,当晚苏轼就把早已写成的诗送交给何智甫。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一:"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旧架木作桥,每不过数年,辄为湍潦所坏。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纪。坡作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载于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是也。""何公初请记,坡为赋此诗,既大书矣,而未遣送。郡候兵执役者见之,以告何,何又来谒,坡曰:'轼未到桥所,难以想像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车。'何谢不敢,乃并轿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盖诗中云:'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语耳。"

【苏轼与刘安世】 苏轼与刘安世有一段曲折的交往。苏轼好仗义勇为,有时难免出现偏差过失,刘安世必以典故对他约束。苏轼恼怒刘安世的制约,而刘安世不满苏轼恃才变乱典常;苏轼以《尚书》"立贤无方"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刘安世则强调其前提是贤者,不可滥用于一切人。数年后,两人分别从贬地归,遇于途中,开始互相了解。刘安世称苏轼改掉了浮华豪习,苏轼赞刘安世为铁石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

【苏轼还宅】 苏轼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以仅有的五百缗钱买了一座房宅。选定迁居日期后的一个晚上,他散步到一村落,听见一老妇人哭声极哀,原来老妇人的儿子把百年旧居卖掉,故而伤心哭泣,而卖掉的旧居正是苏轼以五百缗购得之宅。苏轼当即烧掉房券,把房屋归还给老妇人,竟不索还钱款。

费衮《梁谿漫志》卷四："建中靖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一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直。"

【苏轼戏小妹】 传说苏轼有一妹，聪慧善辩，能诗词，因其额宽且凸，苏轼曾作诗戏之，小妹也抓住苏轼的形貌特点，立即作诗反唇相讥。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三："女史云东坡有小妹，善词赋，敏慧多辨，其额广而如凸，东坡尝戏之曰：'莲步未离香阁下，梅粧先露画屏前。'妹即答云：'欲扣齿牙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以东坡多须髯故也。《雨山墨谈》所记相戏之语不同，坡戏妹曰：'脚踪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以冲额也。妹答坡云：'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以坡长面戏之。"



【士人崇尚苏轼文章】 宣和年间，朝廷严禁苏轼文字。一士人私自携苏轼文集出城，被抓到官府。有关官员见文集后有士人所作之诗，寄托了对苏轼的深沉哀思和无限崇仰，心有所感，私下放了这个士人。南宋以后，士人更是崇尚苏轼文章，甚至有俗语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费衮《梁谿漫志》卷七："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延迟试期待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山(今属四川)人。宋朝科目考试原在八月中旬。苏轼、苏辙参试的那一年，苏辙在试前忽然得病，眼看不能应试。韩琦闻知，即上奏，谓这次考试以苏氏兄弟最有声望，其中若有一人因病不能参加，未免使人失望，因而要求推延试期。皇帝准奏。韩琦常派人去探望苏辙，等他病愈，才开始考试，比原定日期延迟了二十天，以后

科目考试都在九月进行。李廌《师友谈记》:"东坡云,国朝试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顷与黄门公既将试,黄门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国韩魏公知之,辄奏上曰:'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上许之。黄门病中,魏公数使人问安否,既闻全安,方引试,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后试科目并在九月,盖始于此。"

【苏辙追和张方平遗诗】 张方平在四川任官,对苏氏父子极为赏识,后来官守南都,曾招苏辙为幕僚。元丰年间,苏氏兄弟被贬,张方平凄然不乐,作一诗相赠。张方平死后十年,苏辙重读他的赠诗,百感交集,追和一诗以示纪念。洪迈《容斋四笔》卷四:"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苏辙补兄诗】 苏轼在海南时,为姜公弼题扇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公弼请求把诗补足,苏轼答应等公弼应试得中再补足诗句。后来姜公弼至京师,苏轼已死,由苏辙补足诗句。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东坡在海外,琼州士人姜公弼来从学,坡题其扇。""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后入广,被贡至京师,时坡已薨。乃谒黄门于许下,子由乃为足之。"

【苏小妹三难新郎】 传说秦观娶苏轼之妹苏小妹为妻,苏小妹聪明无比,新婚之夜竟出三题令秦观试对,须全部答对才能进洞房。第一题是暗含"化缘道人"四字的诗一首,请秦观作诗以应出题之意;第二题四句诗藏着四个古人,令秦观猜其名;第三题对一个七字对句。秦观顺利地完成前两题,又在苏轼启示下,完成了第三题。从此夫妻和美。事见冯梦龙《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据秦观《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状》,徐君有女三人,以文美嫁秦观,非苏小妹。又据欧阳修《苏明允墓志》,苏洵有三女,大女二女分嫁他人,第三女早卒,也无有嫁秦观之事。

【郭祥正醉赏《庐山高》】 郭祥正,字功父,当涂(今属安徽)人。郭祥正年轻时喜欢读欧阳修的诗,一次,他与梅尧臣谈论欧阳修的《庐山高》诗,梅尧臣赞

叹说，自己再作诗三十年，也难以写出其中一句。郭祥正则被诗句迷醉，边饮酒边诵读，连读数十遍。《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郭功父少时喜诵文忠公诗，一日过圣俞，圣俞曰：'近得永叔书云：作《庐山高》诗送刘同年，自以为得意。恨未见此诗。'功父诵之，圣俞击节叹赏曰：'使吾更学作诗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诵，不觉心醉，遂置酒，又再诵，酒数行，凡诵十数遍，不交一言而罢。明日，圣俞赠功父诗曰：'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可藏。设如古画诗，极意未能忘。'"

【太白后身郭祥正】　苏轼认为李白诗集中《姑熟十咏》是后人伪作，郭祥正则不以为然。苏轼说，恐怕是太白后身所作。郭祥正因从小有诗名，曾被人称为太白后身，故苏轼以此语打趣。陆游《入蜀记》卷二："《李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东坡自黄州还，过当涂，读之抚手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郭功父争以为不然。东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功父甚愠。盖功父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之以为太白后身，功父亦遂以自负，故东坡因是戏之。"

【三分诗七分读】　郭祥正前往拜访苏轼，高声朗诵自己的诗给苏轼听，请苏轼评议。苏轼说诗可得十分，郭祥正惊喜不已，但苏轼又说：其中三分在诗，七分在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东坡守钱塘，功父过之，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来？'坡曰：'十分来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十分也。'"

【郭祥正梦作游采石诗】　郭祥正晚年曾梦作《游采石》二诗，诗中有"欲寻铁索排桥处"等句，郭祥正认为他作诗从未达到这一水平，是不祥之兆，预言自己不久于人世。不到一月他果然死去。周紫芝《竹坡诗话》："郭功父晚年，不废作诗。一日，梦中作《游采石》二诗，明日书以示人，曰：'余决非久于世者。'人问其故，功父曰：'余近诗有"欲寻铁索排桥处，只有杨花惨客愁"之句，岂特非余平日所能到，虽前人亦未尝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

【改名黄裳得第一】　黄裳(1044—1130)，字冕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黄裳原名梁迷，一次他梦见自己奏事于殿上，看见一碑上以金箔大书黄裳二字，他认为这是好兆，就改名黄裳。第二年考进士为第一名。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元丰中，汶上梁迷，一夕梦奏事殿中，见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唱进士第，南剑黄裳为天下第一。"

【苏门四学士】 苏轼、苏辙的门下客，以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最著名，称为苏门四学士。四人诗、词、文各有所长。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然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鲁直与秦少章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足下可从此四君子一一问之。'"

【黄庭坚自幼聪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五岁已能诵读五经，后又读《春秋》，十日就能背诵，不漏一字。他七岁能作牧童诗，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他本人赴举时，评卷者读其诗，即断言他将有诗名。《道山清话》："黄庭坚年五岁已诵五经，一日问其师：'人言六经，何独读其五？'师曰：'春秋不足读。'庭坚曰：'于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李士英《皇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七岁能作牧童诗。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云：'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治平丙午赴乡举，诗题出《野无遗贤》，主文衡者庐陵李珣，读先生诗中两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击节称赏，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场，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

【黄庭坚泰然处世】 黄庭坚赴省试，张榜前就相传他得第一，正当他与同舍考生饮酒庆贺时，仆人来报告榜上名单，却未提到有黄庭坚。其他考生情绪激动难抑，而黄庭坚不动声色，依然饮酒自若。以后，黄庭坚屡受挫折，都能泰然处之。他多年贬谪在外，而精神容貌皆无所变。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下："黄鲁直得洪州解头，赴省试，公(孙升)与乔希圣数人待榜。相传鲁直为省元，同舍置酒，有仆自门被发大呼而入，举三指，问之，乃公与同舍三人，鲁直不与。坐上数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鲁直饮酒自若。饮酒罢，与公同看榜，不少见颜色。""后妻死作发愿文，绝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动。公在归州日，见其容貌愈光泽，留贬所累年，有见者，无异仕宦时。"

【黄庭坚写字于人腹背】 顾临身材魁伟，夏季喜白天睡觉，黄庭坚常趁他睡熟后，用笔在他胸腹间写字。一天顾临伏案而睡，以为黄庭坚不会再戏闹，不料黄庭坚又在他背上题了一首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引《复斋漫录》："内翰顾子敦身体魁伟，与山谷同在馆中，夏多昼寝，山谷俟其耳热熟寐，即于子敦胸腹间写字，子敦苦之。一日据案而寝，既觉，曰：'尔亦无如我何。'及还舍，夫人诘其背字，脱衣观之，乃山谷所题诗云：'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此乃市廛多用此

语以文背,故山谷因以为戏。”

【黄庭坚戏赵挺之】 赵挺之是山东人,逢厨师问膳食,他总说:“来日吃蒸饼。”一次宴聚行令,每人须说五字,最后能合成一字,黄庭坚说:“来力勑正整。”正谐赵挺之“来日吃蒸饼”之音。黄庭坚还在别的场合嘲讽山东食物粗俗,使赵挺之心中不快。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赵正夫丞相元祐中与黄太史鲁直俱在馆阁,鲁直以其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饭行令,鲁直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勑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座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卜与瓜虀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摘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

【黄庭坚任人改文】 范祖禹曾托黄庭坚代人起草一篇遗表,表作成却没有用。范祖禹又托黄庭坚起草司马康的谢表,后把改得面目皆非的谢表再呈示黄庭坚,黄庭坚毫无不快之意。晁说之《晁氏客语》:“申公薨,范淳夫托山谷草遗表,表成不用。又尝托山谷草司马公休谢起碑楼表,窜改正,余数字,以示山谷,略无忤色,但逊谢而已。”

【黄庭坚不信相人术】 一相士黄生恳求黄庭坚写几个字,作为他招徕客人的资本。黄庭坚联想到曾见一人以瓠种假冒大葫芦种出售,在题词中即以大葫芦种比黄生的相术,以示此术不可信。范公偁《过庭录》:“一相士黄生,见鲁直恳求数字取信,为游谒之资。鲁直大书遗曰:‘黄生相予,官为两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黄生得之欣然。士夫间莫解其意。”“问之,黄笑曰:‘一时戏谑耳。某顷年见京师相国寺中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乃瓠尔。’盖讥黄术之难信也。”

【《焦尾集》与《敝帚集》】 黄庭坚在中年时曾把自己所作诗烧去三分之二,称余下的诗为《焦尾集》。以后渐渐满意自己的诗,又名为《敝帚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

【黄庭坚以国香比贫女】 黄庭坚曾与一贫家女子为邻,见她闲静美丽,却终于嫁给一个下俚贫民,心有所感,因作《水仙花》诗云:“淤泥解出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后黄庭坚死,这个女子被卖给人家做侍女,黄庭坚的友人有感于《水仙花》诗,为女子改名国香。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国香,荆渚田氏侍儿名也。山谷自南溪召为吏部员外

郎，留荆州，乞守当涂，待报。所居与此女子为邻，山谷偶见之，以谓幽闲姝美，目所未睹。后其家以嫁下俚贫民，因赋《水仙花》诗寓意。""俾高子勉和之。后数年，山谷卒于岭表，当时宾客云散。此女既生二子矣，会荆南岁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瘁，无复故态。坐间话当时事，相与感叹。子勉请田氏名曰国香，以成太史之志。"

【黄庭坚不容劣诗】 黄庭坚在鄂州时，鄂州太守总是把士人投送的诗文请黄庭坚评定，并据此给予一定的回报。有一人投诗错误百出，太守原意略给酬金，黄庭坚却嘲笑说，这样的诗只能给他四两干艾，薰灸臀部，要他不再如此。范公偁《过庭录》："鲁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诗文投贽，必取质于鲁直而报之。一同人投诗颇纰缪，守携见鲁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鲁直阅诗，良久无语。守曰：'此诗不知酬以几何？'鲁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库送与四两干艾，于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且问曰：'尔后敢复凑放野？'同人竟无所济。"

【黄庭坚听诗辨优劣】 黄庭坚在南华竹轩让人读板上题诗，但不报作者名姓。其中有一首诗写道："不用山僧供张迎，世间无此竹风清。独拳一手支颐卧，偷眼看云生未生。"黄庭坚听后赞叹不已，一看姓名，果然是他学生葛敏修所作。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山谷南还，至南华竹轩，令侍史诵诗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诵一绝。""称叹不已，徐视姓名，曰：'果吾学子葛敏修也。'"

【黄庭坚在宜州无居所】 黄庭坚贬谪宜州，无处可居，后住在城楼一间又低又小的房内，逢暑热天，简直不能忍受。一天小雨，黄庭坚坐在床上，把脚伸出户外淋雨，感觉十分快意。不久即死去。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范）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黄庭坚默写《范滂传》】 有人请求黄庭坚书写《汉书·范滂传》，黄庭坚一边背诵一边书写，仅有二三处疑误。岳珂《桯史》卷十三："太府丞余伯山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山谷谪居是邦，慨然为之经理舍馆，遂遣二子滋、浒从之游。""一日携纸求书，山谷问以所欲，拱而对曰：'先生今日举动，无愧东都党锢诸贤，愿写范孟博一传。'许之，遂默诵大书，尽卷仅有二三字疑误。二子相顾愕服。山谷顾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

【黄庭坚敬重苏轼】 黄庭坚晚年把苏轼像挂在室中，每天早上恭恭敬敬地对着画像作揖。有人认为黄庭坚与苏轼声望不相上下，黄庭坚总是急忙表明自己是苏轼的门弟子。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黄庭坚题诗刺小人】 有人送给黄庭坚一幅画，上画双蝶被蛛丝缠绕，蚂蚁穿行其间。黄庭坚题诗于上，意即群蚁争收蝴蝶残翅而归去报功，以此讽刺当政小人。蔡京见后欲加重处罚黄庭坚，而黄庭坚已死于宜州。岳珂《桯史》卷十一："党祸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翾舞，罥于蛛丝，而队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长。元长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会以讣奏，仅免。"

【黄庭坚发誓毁誓】 黄庭坚年青时喜欢学佛，曾发誓以后不再饮酒、食肉、淫欲。可是他后来对自己的誓言一样也没遵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云：'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其苦。'可谓能坚忍者也。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

【黄庭坚教人求苏轼字】 苏轼书法精妙，自成一体，当时人们争欲得之。一次，黄庭坚得知苏轼将到王立之家，便写信给王立之，让他在清凉的地方置备好笔墨纸张，以投苏轼所好。因为苏轼每次见到如此情形，便会忍不住提笔书写。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黄山谷与王立之柬，有云：'来日恐子瞻来，可备少纸，于清凉处设几案陈之。如张武笔，其所好也。'"

【法秀禅师戒黄庭坚勿作艳词】 黄庭坚早年喜作浮艳之词，法秀禅师劝戒他以后不要再作艳词，黄庭坚不以为然，法秀禅师警告说他要因此堕入犁舌之狱。黄庭坚自此便不再作艳词。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法秀禅师尝语黄鲁直云：'公作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不至坐此堕恶道。'师曰：'君以笔墨诲淫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岂止堕恶道而已。'鲁直由此不作词曲。"

【黄庭坚以俚语却郭祥正】 黄庭坚非常喜爱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很想作词和之，但苦于秦观词作的结句用"海"字作韵脚，很难依韵相和。当时郭祥正正好前来拜访，便为黄庭坚举了很多海字韵的例子，黄庭坚感到

厌烦。第二天，郭祥正又来询问此事。黄庭坚为了避免他啰嗦，便说了一句押海字韵的极为鄙俚的语句。郭祥正自此以后，就不再和黄庭坚谈论诗文。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山谷守当涂日，郭功父尝寓焉。一日，过山谷论文，山谷传少游《千秋岁》词，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难押。功父连举数海字，如孔北海之类，山谷颇厌，而未有以却之者。次日，又过山谷问焉，山谷答曰：'昨夜偶得一海字韵。'功父问其所以，山谷云：'羞杀人也爷娘海。'自是功父不复论文于山谷也，盖山谷以俚语却之也。"

【黄庭坚观宋祁草稿而悟作文之妙】 黄庭坚曾经得到宋祁《新唐史》草稿一卷。他反复观看研摩，对照原文和修改过的字句，再三玩味，从而得以领悟文章之妙，作文大有提高。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黄鲁直尝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束，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但见其窜易字句，与初造意不同，而入炉鞴之妙。"

【黄庭坚称赞陈师道】 惠洪有一次问黄庭坚，当时的诗人中谁为第一。黄庭坚称是陈师道，并举其佳句以说明陈师道的诗才无可匹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引《冷斋夜话》："余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无已。''其佳句可得闻乎？'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辞》一联，便知其才不可敌，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

【江神索求黄庭坚手迹】 黄庭坚精于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传说王荣老要渡观江，恰遇狂风大作，难以渡江。当地人告诉他，一定是观江神向他索要什么奇异之物，必须将之献给江神才能渡江。王荣老便先后把黄麈尾、端石砚、宣包虎帐等物投到江中，均不见效。晚上，观江神告诉他，其所索要的奇异之物，乃是黄庭坚书写的韦应物诗的手迹。王荣老将其投入江中，即刻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王荣老尝官于观江，罢官，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异，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有，止有黄麈尾，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石砚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鲁直草书扇头子题韦应物诗。'""公取视，恍惚之势，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

【黄庭坚得意之句】 "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是黄庭坚晚年最得意的诗句，他教人作诗常常以此为楷模。但由于他不想以其他平常的诗句来凑数，以至于这两句诗句始终未能成为全章。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

"蜀人石翼，黄鲁直在黔中时游从最久。尝言见黄鲁直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晚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

【徐俯以昌奴名婢】 徐俯（？—1140），字师川，洪州分宁（今江西永修）人。靖康二年（1127），张邦昌建立伪政权，称楚帝，一些宋朝官员表示臣服，甚至改名以避讳。徐俯不为所屈，为婢女取名"昌奴"，以抒愤慨。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后村诗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伪楚讳者，师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则呼之，以名节自任。诸人所推下之者，不独以其诗也。"

【徐俯欲自立名】 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早年服膺黄庭坚，晚年欲另辟蹊径。有人称赞他能继承黄庭坚的诗风，他非常不高兴，表示自己作诗别有会心，并不师法黄庭坚。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徐师川俯，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称其源自山谷者，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

【江西诗派】 宋诗流派之一。北宋末，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提出宋诗至黄庭坚才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故录二十五人姓名，以黄庭坚为祖，并按其籍贯称为江西诗派。黄庭坚等人反对西昆体的华靡诗风，作诗效法杜甫，尚工力，重琢磨，主张推陈出新，自成一家，又喜用典故古语，在字句韵律上追求奇拗，所作诗歌往往过于艰涩古硬。江西诗派对于宋以及后代的诗坛有很大影响。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引《云麓漫钞》："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诗歌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潘大临寄诗一句】 潘大临，字邠老，黄冈（属湖北省）人。谢逸向潘大临求近来所作诗，潘大临回答说，秋景件件可成为诗中佳句，但常被世俗氛围遮蔽。昨天刚写得一句诗，忽催租人到，又破坏了诗兴。于是仅以所作的一句诗寄与谢逸。费衮《梁谿漫志》卷七："谢无逸尝从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

【山抹微云君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秦观在会稽时，因在酒席上喜欢一歌妓，作《满庭芳》词倾诉情思。苏轼称道其词，并取词首句，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艺苑雌黄》："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阅，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

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

【苏轼赞赏秦观】 苏轼还不认识秦观的时候,一次,秦观知苏轼将过扬州,即模仿苏轼的语言在一山寺壁上题字,苏轼见后大惊。后来读到秦观诗词,更是叹赏不已。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邪?'"

【苏轼批评秦观词作】 苏轼有一次见到秦观,批评他学柳永作浮艳之词,秦观不承认,苏轼便举秦观《满庭芳》词以证之,秦观自感惭愧。苏轼又问他有何近作,秦观举《水龙吟》词告之,苏轼批评其"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一句字多而意少,不够精练。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至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词乎?'少游惭服。东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

【碧桃为秦观拼一醉】 在一次酒宴上,秦观力劝一贵官的宠姬碧桃饮酒。碧桃平素不善饮,主人欲加劝阻,碧桃却说:"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举大杯豪饮。秦观为之作《虞美人》词。《绿窗新话》卷上:"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

【秦观作诗索米】 秦观曾作诗赠钱勰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勰读后,即送给他二石米。《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秦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书,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以诗遗穆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秦观从事风流府】 苏轼有《蝶恋花》词,中有"我是风流帅"句。秦观读到此词,遂作和词,自称:"我曾从事风流府。"赵令畤《侯鲭录》卷一:"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琴操改《满庭芳》韵】 杭州一地方副官吟唱秦观《满庭芳》词,误把"画角声断

谯门”唱为“画角声断斜阳”。杭妓琴操即把全词改作阳字韵，苏轼听后也大为赞赏。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杭之西湖，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云：‘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倅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东坡闻而称赏之。”

【秦观两度遣朝华】 秦观有一侍儿名朝华，十九岁时被秦观收纳。过了三年，秦观想断世缘，把朝华送归其父母处，让她出嫁，并作诗送别。二十多天后，朝华不愿嫁人，又回到秦观身边。第二年，秦观因一心想修道，再作诗遣朝华回家。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秦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也。元祐癸酉岁纳之，尝为诗。”“时朝华年十九也。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遂遣朝华归父母，家贫，以金帛而嫁之。朝华临别泣不已，少游作诗云：‘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明年少游出倅钱塘，至淮上，因与道友论议，叹光景之遄，归谓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师，呼其父来，遣朝华随去，复作诗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肠断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

【慕秦观妓女殉情】 据传长沙一妓酷爱秦观词，并愿终身托于秦观，但秦观出于自己被贬的恶劣处境，没有带她共往贬所。后来秦观病逝，此妓女也为之殉情。洪迈《夷坚志》补卷二：“义倡者，长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讴，尤喜秦少游乐府。”“久之，少游坐钩党南迁，道长沙，访潭土风俗妓籍中可与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及见，观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复潇洒可人意，以为非唯自湖外来所未有，虽京洛间亦不易得。坐语间，顾见几上文一编，就视之，目曰《秦学士词》，因取竟阅，皆己平日所作者，环视无他文。”“将别，(倡)嘱曰：‘妾不肖之身，幸得侍左右，今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从行，恐重以为累，唯誓洁身以报，他日北归，幸一过妾，妾愿毕矣！’少游许之。一别数年，少游竟死于滕。”“(倡)遂衰服以赴，行数百里，遇于旅馆，将入，门者御焉，告之故而后入。临其丧，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左右惊救，已死矣。”

【秦观悲词成谶言】 秦观贬于古藤，抑郁不快，曾作《千秋岁》词，孔平仲见词中有“镜里朱颜改”句，惊其方盛年竟作如此悲怆语，又见其气貌不同于平时，即预感他不久于人世。秦观不久果然死去。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

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习诗赋者杖一百】 政和(1111—1117)年间，有不会作诗的大臣把诗歌归之为元祐党派的学术，提出取消诗歌，有人乘机诋毁黄庭坚、秦观等人。后来甚至规定凡学诗作赋者要遭受杖刑一百。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因进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时李彦章为中丞，承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

【贺鬼头】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工诗文，尤以词出名，又喜校书。因状貌奇丑，被人称为"贺鬼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攻长短句也。"

【贺梅子】 贺铸作《青玉案》词，其中有句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数句深受时人赞赏，贺铸因此被称为"贺梅子"。周紫芝《竹坡诗话》："贺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谓之'贺梅子'。"

【陈师道吟榻】 陈师道(1053—1102)，字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陈师道每逢登览有了诗句，就急忙回家卧于一榻之上，用被子蒙头，屏除杂声，苦心作诗，称作"吟榻"。《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徐待其起就笔砚，即诗已成，乃敢复常。"

【陈师道阅书不待旦】 陈师道学习非常勤奋，遇有疑问，即刻设法解决，从不偷懒。一天晚上，他与别人同宿，忽然想起有一个问题尚不明白，便起床点亮灯烛翻阅书籍。有人劝他到天亮再看，他不同意，一定要当晚解决。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五："(陈师道)夜与诸生会宿，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或以为可待旦者，无己曰：'不然。人情乐因循，一放过则不复省矣。'故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

【陈师道《编年》被焚遗恨终身】 陈师道曾把熙宁、元丰间的事著成一本《编年》，藏在庞籍家，因所记之年正是行新法之时，庞籍儿子怕受连累，在旧党执政时烧掉此书。陈师道终身以此为恨。徐度《却扫编》卷下："陈无己尝以

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已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已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已终身以为恨焉。”

【黄叔达与陈师道夜行】 一天夜里，黄叔达与陈师道拜谒法云禅师后，又去访李公麟。只见黄叔达穿着白衫，骑着驴，摇头歌唱，陈师道拄着拐杖，挟着口袋，随行于后，行人把他们视作异人，李公麟还以此作画。《宋诗话辑佚》卷上《王直方诗话》：“双井黄叔达字知命，初自江南来，与陈履常俱谒法云禅师于城南，夜归过龙眠居士李伯时。知命衣白衫骑驴，缘道摇头而歌，履常负杖挟囊于后。一市皆惊，以为异人。伯时因画为图，而邢敦夫为作歌。”

【陈师道忍贫】 陈师道生活贫困，但决不接受达官的馈赠。有一次他在郊祀仪式中任执事官，他妻子向做大官的姨夫赵挺之借了一件绵裘让他御寒，陈师道知后，当即掷裘于地。只有那些俸薄身清者，出于对贤者的尊重而馈赠之物，陈师道才肯接受，他曾作《谢宪臺赵史惠米》一诗云：“平生忍欲今忍贫，闭口逢人不少陈。俸薄身清赵都史，也能作意向诗人。”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六引谢仿得语：“后山能忍贫，达官名贤哀其贫，袖白金馈之，见其辞色无穷态，议论愈介洁，竟不敢出。建中靖国辛巳，仕于朝，郊祀为执事官。其内子闻郊坛高寒，非挟纩不可，借姨夫赵挺之绵裘衣之。临行，后山问此裘所从来，妻以实对。后山脱而掷之地。其夜寒冻，得疾不起。此宪臺，一都史，惠米则受，以诗谢之。”“盖取其俸薄身轻，能尊敬贤人也。”

【张耒因手纹取名】 张耒(1054—1114)，字文潜，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生长于楚州淮阴(今属江苏)。张耒出生时，手上有“耒”形纹路，因而他就被取名为耒，字文潜。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六引《老学庵笔记》：“张文潜生而有文在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

【张耒为苏轼举哀遭贬】 张耒做颍州(今属安徽)知府时，得到苏轼去世的消息，便以弟子的身份为苏轼行丧礼，还出钱在荐福禅寺为苏轼做善事。张耒因此而被人弹劾与苏轼同党，被贬黜为房州(今属湖北)别驾。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张耒时知颍州，闻坡卒，为举哀。行服出俸钱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谪房州别驾。”

【周邦彦释《六丑》之义】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创《六丑》词调，并以“蔷薇谢后作”为题作词。宋徽宗不解《六丑》之义，连乐师亦不知其所以然，特召周邦彦面询，邦彦谓此声调优美而难唱，犹如高阳帝六子有才而貌丑一样。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绹问，绹曰：‘此起

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

【周邦彦与李师师】 传说周邦彦曾与名妓李师师来往密切，一次他在李师师家，恰逢宋徽宗至，他急忙躲在床下。后作《少年游》词隐括当夜所见情景。徽宗知后大怒，令押送周邦彦出京，周邦彦作《兰陵王》与李师师告别，后来又因此词被徽宗召为大晟乐正。张端义《贵耳集》卷下："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驰，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

【周邦彦作词寄相思】 周邦彦在苏州时，喜欢一个叫楚云的妓女，后来楚云嫁于他人，周邦彦在酒席上见到楚云的妹妹，作《点绛唇》以寄相思。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周美成初在姑苏，与营妓岳七楚云者游甚久，后归自京师，首访之，则已从人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中，见其妹，作《点绛唇》曲寄之。"

【周邦彦梦中作词无不应验】 据说周邦彦曾在梦中作《瑞鹤仙》词，醒来能记下全文，却不明白其中意思。方腊起义时，周邦彦正在去杭州的途中，一路经历，竟与词中所写一一吻合。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瑞鹤仙》一阕，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谓'斜阳映山落。敛余晖，犹恋孤城栏角'者应矣。""美成旧居既不可往，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

往'者，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从之。惊遽间，连引数盃。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满，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谁扶，醉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念西园已是花深无路，东风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了，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

【口乃祸门】 邵伯温(1057—1134)，字子文，祖籍范阳(今北京西南)。他在陕西任官时，与一武官李君交往甚密，常参加李家歌宴。李君死后，邵伯温在李妻一次生日宴席上，见以前的侍婢出舞，不由得感怀往事，含悲作诗。李妻见诗后心中凄凉，宴席中止，邵伯温懊恨己诗破坏了酒宴，感叹道："所谓口乃祸门。"范公偁《过庭录》："(子文)为陕西宣抚司马写机宜文字，与路钤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数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预。后十余年，子文与李氏邂逅长安，而李君已死，适值其妻生辰，命子侄宴子文于书舍，遣旧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怆宿昔，即席作词，末章云：'翻翻绣袖上红裀，舞姬犹是旧精神。坐中莫怪无欢意，我与将军是故人。'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胜，乃令谓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词，情绪作恶，难复行酒，即容别日款会。'子文不终席而退。良久怃然曰：'所谓口乃祸门。'"

【李廌落第】 李廌(1059—1109)，字方叔，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年轻时其文被苏轼赏识。李廌赴进士试，正是苏轼主试，苏轼预先按试题作文一篇托人转交李廌，恰巧李廌不在家，文章被章惇二子窃走。结果章惇二子分别得第一、第十名，而李廌却不幸落第。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折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

【万俟咏词章盛传京城】 万俟咏，字雅言，因屡试不第而绝意仕进，纵情歌酒。善作词，每出一词，次日即盛传于京城。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万俟雅言，元祐时诗赋科老手也，三舍行法，不复进取，放情歌酒，自称大梁词隐。每出一章，信宿喧传都下。"

【万俟咏创新调传新谱】 万俟咏精于音律，政和年初，被召试补官，在大晟乐府中供职。他新创八十四种曲调，由于担心新曲调不能流传，便请求以歌功颂德和祥瑞之事照曲调作词。朝廷下旨允许每月呈进新曲调，万俟咏的新谱因而得以流传。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政和初，召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进新曲，自此新谱稍传。"

【韩驹不乐为江西派】 韩驹(？—1135)，字子苍，陵阳仙井(今四川井研)人。他的诗幽深朴实，不尚堆砌，苏辙认为其诗如唐朝储光羲，所以当吕本中将他列为江西派诗人时，他并不高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引《诗说隽永》："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置子苍其间，韩不悦。而苏黄门初见韩诗，自云：'惚然再见储光羲也。'"

【韩驹为曾觌改诗】 汪藻出守临川(今属江西)时，曾觌曾作诗迎贺。曾觌先将诗送给韩驹看，韩驹为改两字，使其诗更有意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汪彦章自吴兴移守临川，曾吉甫以诗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先以示子苍，子苍为改两字，'白玉堂深曾草诏，水晶宫冷近题诗。'迥然与前不侔，盖句中有眼也。"

【晁咏之善背书】 晁咏之，字之道，巨野(今属山东)人。晁咏之记性极好，读《汉书》时数行齐下，并能边看边与人笑谈终日，而掩卷论书中事，却如发生于身边那样熟悉。有一次，苏轼带着所作的《温公神道碑》访晁补之，晁咏之在壁后听苏轼以四川口音把文章念了一遍，即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朱弁《曲洧旧闻》卷三："(晁之道)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

【王安中大书新堂】 王安中(1075—1134)，字履道，阳曲(今属山西)人。在京师时，听说梁师成新建宅第极华丽，并让士人参观，就束上头发，带好笔墨，

入新堂后大书歌行,以示赞美,旁人以为神仙降临,不敢阻止。梁师成读其诗十分赞赏,极力荐举于上,王安中不久就在朝中任官。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监仓任满至京师,茫然无所向。会梁师成赐第初成,极天下之华丽,许士庶入观。履道璧两角,以小篮贮笔墨径入,就其新堂大书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掷笔而出。主隶辈见其人物伟胜,词翰妙绝,众目叵测,时方崇尚道教,直以为神仙降临,不敢呵止。亟以报师成,师成读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见,索其他文,益以击节,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基于此也。"

【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李清照作《醉花阴》词寄丈夫赵明诚,结尾云:"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想作一词胜过它,乃闭门谢客,三昼夜作词五十首,然后把李清照词置于其中,请友人陆德夫赏读,陆德夫品味再三,指出的最佳词句恰恰是《醉花阴》结尾三句。伊世珍《琅環记》卷中:"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

【赵明诚梦兆娶词女】 传说赵明诚幼时在梦中诵书,醒来后仅记得三句。其父为他解梦,预言将娶词女为妻,后果与女词人李清照结为夫妇。《崇祯历城县志》卷十六:"赵明诚幼时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父曰:'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得李格非女易安,果有文章。"

【李清照夫妇精研金石碑刻】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精心研究金石碑刻,每次买到有关资料,夫妇俩常共同工作、评赏,夜里必燃尽一支蜡烛才休息。其《金石录后序》:"(赵明诚)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李清照夫妇质衣买碑文】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家境不富,为了购买心爱的金石碑文,常常典当衣服,然后夫妇俩共同赏玩,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其《金石录后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李清照夫妇无钱购牡丹图】 李清照曾见人出售五代时画家徐熙所作的《牡

丹图》，虽极喜爱，但终因无钱购买而不能如愿，夫妇二人为之惋惜不已。其《金石录后序》："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李清照强记胜夫婿】 李清照和赵明诚常在饭后饮茶时，比赛强记能力，指出某事出于某书某卷某页某行，胜者得先饮茶。清照得胜即畅怀大乐，把茶水都泼翻了。其《金石录后序》："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李清照擅长博弈】 李清照喜欢弈棋一类游戏，甚至为之而废寝忘食，因此游戏时她总能获胜。其《打马图序》："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李清照以诗救父】 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曾作为元祐奸党的一员而记入名册，李清照作诗献给公公赵挺之，有"何况人间父子情"句，诗情令人哀怜。《洛阳名园记·张琰序》："文叔在元祐，官太学。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窜为党人。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

【李清照雪天吟诗】 南渡初，李清照与赵明诚在建康，每逢大雪天，李清照就头戴竹笠，身披蓑衣，沿城放目远望，以觅诗句，得句后必请丈夫唱和。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

【赵明诚暴病卒建康】 李清照夫妇南渡后，赵明诚在上任湖州知州前，独自到建康去见皇帝，不料在那里得病，李清照急急赶去，赵明诚已病危，不久即去世。清照悲痛不已。其《金石录后序》："夏五月，至池阳，(赵明诚)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李清照书画珍藏遭盗窃】 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曾居会稽。一天晚上，她珍藏的书画砚墨等被贼窃去大半，她悲痛万分，虽出重赏收赎，也只得到零星之物。其《金石录后序》："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

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

【李清照再嫁之争】 据说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再嫁张汝舟，这引起了一些封建文人的不满和讽刺。《诗女史》卷十一：“(李清照)无检操，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古今女史》卷一：“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迨德甫逝而归张汝舟，属何意耶？文君忍耻，犹可以具眼相怜。易安更适，真逐水桃花之不若矣。”而另一些文人出于同样的封建传统观念，为维护李清照的形象，竭力否定有再嫁之事。徐𤊹《徐氏笔精》卷七：“盖易安自撰《金石录后序》。”“作序在绍兴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沈涛《瑟榭丛谈》卷下：“易安何等女子，况未亡时年已垂暮，汝舟之适，亦恐近诬。”

【朱淑真所嫁非偶】 朱淑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海宁(今属浙江)人。传说朱淑真父母择婿不慎，将她嫁给一个市井庸夫，以致她一生抑郁怨闷，抱恨而终。因而其所作诗词，多以忧愁怨恨之语，抒写其伤心断肠之情，后来魏端礼辑其诗词，即取名为《断肠集》。也有人说她的丈夫是一个俗吏。魏仲恭《断肠诗集·序》：“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朱惟公《朱淑真断肠诗词序》：“(其夫)其后官江南，淑真从宦，常往来吴、越、荆、楚间。旧云‘下嫁市井庸夫’，说殊悠谬，不足信。以意揣之，其夫殆一俗吏，或恒远宦于外，淑真未必皆从，容有窦滔阳台之事，未可知也。”(张璋、黄畲校注《朱淑真集·附录》)

【朱淑真牵情于才子】 传说朱淑真因所嫁非偶，所以经常思念才子，有人以朱淑真《生查子》词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句为据，认为她曾经和人偷情。但也有人认为这首《生查子》词是欧阳修所作，对朱淑真牵情才子之说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至谓淑真寄居尼庵，日勤再生之请，时亦牵情于才子，尤为诞语。殆因世传淑真《生查子》词附会之。”

【朱淑真醉中赋诗】 传说朱淑真与魏夫人是同时代人。一天，魏夫人设宴招待她，席间命婢女起舞助兴，并要朱淑真以“飞雪满群山”五字为韵赋诗。朱淑真醉中赋七绝五首，描绘出婢女们舞姿的美妙。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八：“淑真同时有魏夫人，亦能诗。尝置酒邀淑真，命小鬟对舞，因索诗，以

'飞雪满群山'为韵。淑真醉中援笔赋五绝。"

【朱淑真作品为父母焚毁】 朱淑真一生创作极多，但她死后，其父母却将其作品焚毁殆尽，以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以流传。魏仲恭《断肠诗集·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张璋、黄畬校注《朱淑真集附录》）

【刘晓行刘一止】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刘一止曾作《喜迁莺》（"晓光催角"）词，极为人们所称道，盛传于京师。由于词作极为生动地描绘了天涯倦客拂晓赶路的情景，他被人称作"刘晓行。"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九："行简是词，盛传京师，号刘晓行。"

【关注好梦多】 关注，字子东，浙江钱塘人。传说他曾三次梦见神仙向他传授仙乐，醒后，倚所记笛声作《桂华明》词一首。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宣和二年，关注子东在钱塘，避地携家于无锡之梁溪。""一日，忽梦临水有轩，主人延客，可年五十，仪观甚伟，玄衣而美须髯。揖坐，使两女子以铜杯酌酒，谓子东曰：'自来歌曲新声，先奏天曹，然后散落人间，他日东南休兵，有乐府曰《太平乐》，汝先听其声。'遂使两女子舞，主人抵掌而为之节。已而恍然而觉，犹能记其五拍。""后四年，子东始归杭州，而先庐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复梦前美髯者，腰一长笛，手披书册，举以示子东。纸白如玉，小朱阑界，间行似谱，有其声而无其词，笑谓子东曰：'将有待也。往时在梁溪，曾按《太平乐》，尚能记其声否乎？'子东因为之歌。美髯者援腰间笛，复作一弄，亦能记其声，盖是重头小令。已而遂觉。其后又梦至一处，榜曰：'广寒宫'。""见二仙子，皆眉目疏秀，端庄靓丽，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锦非锦，似绣非绣。因问引者曰：'此谓谁？'曰：'月姊也。'乃引子东升堂，皆再拜。月姊因问：'往时梁溪，曾令双鬟歌舞，传《太平乐》，尚能记否？又遣紫髯翁传吹新声，亦能记否？'子东曰：'悉记之。'因为歌之。月姊喜见颜面，复出一纸，书以示子东曰：'亦新词也。'姊歌之，其声宛转似乐府《昆明池》。子东因欲强记之，姊有难色。顾视手下纸，化为碧，字皆灭迹矣。因揖而退，乃觉，时已夜阑矣。独记其一句云：'深诚杳隔无疑，'亦不知为何等语也。前后三梦，后多忘其声，惟紫髯翁笛声尚在，乃倚其声而为之词，名曰《桂华明》。"

【苏庠少小妙诗得苏轼称赏】 苏庠（1065—1147），字养直，祖籍泉州（今属福建）。其父苏坚曾与苏轼交游，时苏庠年甚少，但已颇善作诗。其"属玉双飞水满塘"之句，极为苏轼所称赏。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养直'属玉双飞水满塘'之句，亦见赏于坡，称为'吾家养直作此诗时，年甚少，而格律

已老苍如此。'"

【苏庠五召不起】 苏庠以布衣终老，从未做官，他隐居江苏丹阳县时，朝廷曾五次征召，他都拒绝了。《宋诗纪事》卷四十一引《铁网珊瑚》："苏公庠隐丹徒，五召不起。"

【周德友从苏庠游】 苏庠隐居丹阳时，县簿周德友与苏庠交游，两人相交颇深，经常互通书信，以至于很细小的事情也往往形诸文字。如苏庠曾作《德友求蒼葡花栽戏作小诗代简》。《宋诗纪事》卷四十一引《铁网珊瑚》："周君德友，县簿，愿从之游，文书往来，委曲如琐，求之古人，未易一二也。"

【苏庠棋高一着】 绍兴年间(1131—1162)，苏庠与徐俯同被征召，苏庠未应召，徐俯赴召进京，顺道看望苏庠。两人平时经常对弈，徐俯的棋艺比苏庠高，这一天下棋时，苏庠手中拈着一只棋子，笑着对徐俯说：今天你这一着比不上我了。徐俯知道苏庠是讥讽自己赴召一事，自感惭愧。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师川造朝，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视师川曰：'今日须还老夫下此一著。'师川有愧色。"

【李邴因词得殊遇】 李邴，字汉老，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人。他与汪藻、楼钥被称为"南渡三词人"。其早年所作《汉宫春·梅花》，尤为脍炙人口。他因奔丧从京城赶回家乡，但当他守孝期满来到京城，竟无一人和他结交。正走投无路时，宰相王黼设宴招待了他。酒席上，歌妓即唱《庆宫春》劝酒，李邴大醉而归。过了几天，李邴就被任命为官。但也有人说此词是晁冲之所作。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挥麈录》："汉老少日，作《汉宫春》词，脍炙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也。政和间，自王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朝，举国无与谈者。方侬侬无计，时王黼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出其家姬十数人，酒半，唱是词侑觞，大醉而归。数日，遂有馆阁之命。"又同卷引《苕溪渔隐丛话》："政和间，晁冲之叔用作此词，献蔡攸。"

【群妓过江求叶梦得词】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任丹徒尉时，一群真州妓女备了酒食，特意渡江拜访叶梦得，请求叶梦得赠以所作，叶梦得当即作《贺新郎》一首，以记其实。洪迈《夷坚丁志》卷第十二载："务亭在西津上，叶尝以休日往，与监官并阑干立，望江中有彩舫，傈亭而南，满载皆妇女，嬉笑自若，谓为贵富家人，方趋避之，舫已泊岸。十许辈袨服而登，径诣亭上，问小史曰：'叶学士安在?幸为入白。'叶不得已，出见之，皆再拜致词曰：'学士隽声满江表，妾辈乃真州妓也，常愿一侍尊俎，惬平生心，而

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会集，故相约绝江，此来殆天与其幸也。'叶慰谢，命之坐。同官谋取酒与饮，则又起言：'不度鄙贱，辄草具肴酝自随，敢以一杯为公寿，愿得公妙语持归，夸示淮人，为无穷光荣，志愿足矣。'顾从奴挈榼而上，馔品皆精洁。迭起歌舞。酒数行，其魁捧花笺以请。叶命笔立成，不加点窜，即今所传《贺新郎》词，卒章盖纪实也。"

【南渡三词人与江左二宝】 汪藻(1079—1154)，字彦章，德兴(今属江西)人。他因为善词而与李邴、楼钥同被称为"南渡三词人"，又因为善文而与胡伸同被称为"江左二宝"。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小学绀珠》："南渡三词人，李邴、汪藻、楼钥也。"《宋史·汪藻传》："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

【汪藻讥王黼为花木瓜】 汪藻与王黼是太学同窗，但两人一向不睦。传说汪藻曾戏称王黼为"花木瓜"，以讥笑其貌美而无才学，王黼因而衔恨。后来王黼做宰相，就把汪藻贬到出产花木瓜的宣州做通判。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引《十驾斋养新录》："汪彦章与王黼太学同舍。黼貌美内空，彦章戏之为'花木瓜'，及彦章罢符玺郎，黼正当国，以宣倅处之。宣州产花木瓜故也。"

【汪藻能诗不自负】 汪藻在江西时，徐俯、洪炎、洪刍等人因擅长作诗而闻名。传说徐俯等人非常自负，自认为当时无人能使他们屈服。但有一天，徐俯在寺庙的墙壁上看到汪藻所题的诗，大为赞叹，认为汪藻是和他们一类的人物，便带领洪炎、洪刍拜访汪。徐俯等人走后，汪藻对他们的自负大不以为然，认为诗人作诗，不过是为了自鸣不平而已，不值得自夸。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引《续名臣言行录》："藻在江西，徐俯师川、洪炎、洪刍有能诗声，自负无所屈。一日，俯见藻诗于僧壁，喟曰：'此我辈人也'。率二洪诣舍上谒。既去，藻曰：'骚人墨客，捻须琢句，以自鸣其不平耳，乌足尚也。'自是数年，卒以大手笔称天下。"

【汪藻学诗于徐俯】 传说汪藻曾向徐俯学诗。一次，汪藻向徐俯请教如何做诗，徐俯便向汪藻解说作诗的方法。但汪藻按照徐俯的教导去做诗，结果一个字也写不出。徐俯听说后，却非常高兴，对汪藻说："你以后就能作诗了。"曾敏行《独醒杂志》："汪彦章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当以意裁剪之，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也道不得。'师川喜曰：'君此后当能诗也。'"

【汪藻为张邦昌作雪罪表】 张邦昌投靠金人建立傀儡政权，是人人痛恨的叛臣。高宗即位后，要惩处他，但汪藻竟颠倒是非，为张邦昌作雪罪表，认为张邦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为了欺骗金人以助宋室。汪藻因此而被人贬低，以至于他虽然善词，却未能流传。徐釚《词苑丛谈》卷三："汪彦章为张邦昌雪罪表云：'孔子从佛肸之召，本为尊周；纪信乘汉王之车，盖将诳楚。'其颠倒是非，助奸佐逆，不足言也。"

【汪藻纳妾妻不容】 绍兴元年(1131)，汪藻除龙图直学士、知湖州时，曾纳名娼周氏为妾。汪妻不能相容，以至于一知道汪藻到周氏那儿去，便跑去诟骂。汪藻十分害怕，每当到周氏那儿去，便预先布置十几个士兵在路上，等他妻子来时，士兵们就向她大声唱诺，汪藻则闻声而逃。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引《东南纪闻》："汪为湖州，纳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诸郡圃，时与之会。其妻瞷其往，即径造其所而诟之。汪预戒十数卒布于道，俟其妻来，即连声大唱诺，其声如雷，汪闻诺声，即由他道去。"

【汪藻弄巧成拙得罪秦桧】 秦桧的儿子秦熺中状元后，传说汪藻曾以启相贺。秦熺本无真才实学，状元之得，实由弄假所致。而汪藻的贺启，只求对仗工整，未能在内容上避嫌，一味夸说秦熺的才学为他人所不及，致使秦桧父子以为他借庆贺之名而寓讥讽之意。结果弄巧成拙，得罪秦桧，被贬到湖州。《南宋杂事诗》卷六引《寓简》："秦熺状元及第，汪彦章贺会之有云：'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盖东阁郎君之未有。'本求属对工整，而桧熺父子怒以为轻己。彦章自此得罪，羁置湖湘。"

【汪藻泄私愤诋李纲】 汪藻曾以启投送李纲，启中竭尽赞颂，称李纲忠义而得人心。汪藻自以为会因此得到李纲的重用，但却未能如愿。后来李纲被罢黜，汪藻为翰林院学士，起草制诰，便乘机诋毁李纲，至骂李纲是奸佞、群小之宗。有人问他为什么前赞而后骂，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是为了泄私愤。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汪彦章投李伯纪启云：'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又云：'士讼公冤，咸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今免胄以见国人。'其赞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纪谪词，乃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正卯。'又云：'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当时亦有以此问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启自直一翰林学士，而彼不用我，安得不丑诋之。'"

【汪藻与向子諲相戏】 汪藻与向子諲交情很好。向子諲平素有志于功名，力主抗金，但后来因失守潭州而被罢职，汪藻便因此和他开玩笑，说他有"中兴第

一功”。向子諲也以汪藻喜好佛教相戏，说汪藻可列于“十大弟子”之位。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引《东南纪闻》：“向平居以功名自期，后知潭州，失守而归。汪举笏戏之曰：‘君喜功名，今中兴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

【滴粉搓酥左与言】　左誉，字与言，天台（今属浙江）人。左誉曾与名妓张秾相爱，并屡次作词以表他的爱情。由于其词中有“帷云剪水，滴粉搓酥”之句，曾被人称作“滴粉搓酥左与言”。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玉照新志》：“左与言天台名士也，钱塘幕府，乐籍有名姝张秾者，色艺妙天下，君颇顾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帷云剪水、滴粉搓酥’，皆为秾作，当时都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之对。”

【朱敦儒屡次拒官】　朱敦儒（1081—？），字希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乐于闲适，不求爵禄，虽为布衣，而声望很高。自靖康年间至绍兴年间，屡有人荐举他为官，他一再拒绝。后来由于友人的敦劝，他才于绍兴五年（1135）应召。宋高宗非常高兴，赐他进士出身，官拜秘书省正字。《宋史·朱敦儒传》：“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辞。避难，客南雄州。张浚奏赴军前计议，弗起。绍兴三年，宣谕使明橐言：‘敦儒深达治体，有经世才。’廷亦多称其靖退。诏以为右迪功郎，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翼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

【朱敦儒非凡非仙】　朱敦儒退居嘉兴后，过着闲适恬淡的隐居生活。一天，陆游和几个朋友去拜访他，听到笛声从水面远远传来，一会儿，就有一只小船来接他们去敦儒的住处。屋檐间，有他们从未见过的珍禽；屋内还悬挂着琴、筑、琵琶之类的乐器，存放着各种水果、脯醢之类以待客。敦儒曾作诗自诩这种退隐的生活“不是凡人不是仙”。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四引《澄怀录》：“朱希真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篮缶贮果实、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诗云：‘青罗包髻白行缠，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阳城里住，卧吹铜笛过伊川。’”

【朱敦儒依附秦桧】　朱敦儒擅长诗词，曾作《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表示自己乐于闲旷、漠视王侯的清高志向，极为脍炙人口。但到晚年，秦桧为了

让敦儒教他的儿子秦熺作诗，便先让敦儒的儿子为删定官，再拜敦儒为鸿胪寺少卿。于是有人改易敦儒的《鹧鸪天》词句，作诗以讥刺敦儒晚年不终，未能做到漠视王侯。但也有人说敦儒之所以依附秦桧，是因为爱护儿子，害怕被放逐而迫不得已之举。秦桧死后，敦儒也被罢黜。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敦儒)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为删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胪寺少卿，盖久废之官也。或作诗云：'少室山人久挂官，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盖希真尝有《鹧鸪天》云：'诗万首，醉千场，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住洛阳。'最脍炙人口，故以此讥之。"

【朱敦儒小楷精妙】 朱敦儒擅长书法，他曾以小楷书写《道德经》二篇，极为精妙，当时很少有人及得上。朱熹《朱文公全集》卷八十四："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陈碧虚之《相鹤》、黄长睿之《黄庭》，皆所不及。"

【朱敦儒好作怪字】 朱敦儒擅长诗词，但也有人笑话他诗词中用字颇怪。敦儒有《鹧鸪天》("曾为梅花醉不归")词，袁文就认为词中"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绿争倾翡翠卮"两句于理不通。一次，袁在江阴侯守家里谈到这两句词句，座中客人无不大笑。袁文《瓮牖闲评》卷五："朱希真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词有云：'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绿争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写在'鸳鸯带'上，则'争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于江阴侯守坐上及之，坐客无不大笑。"

【吕本中得太后勉励】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吕本中是宰相吕公著之子，他小时候非常聪敏，父亲特别钟爱他。吕公著死后，宣仁太后和哲宗亲自到他家吊唁，吕家的孩童都站立在庭中，宣仁太后独召吕本中上前，抚摸他的头，勉励他要做个忠臣孝子。《宋史·吕本中传》："幼而敏悟，公著奇爱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临奠，诸童稚立庭下，宣仁独进本中，摩其头曰：'孝于亲，忠于君，儿勉焉。"

【吕本中拒绝秦桧援引】 吕本中原来和秦桧交情很好，秦桧做宰相后，要私下引用他；但他不顾秦桧的劝勉，坚决拒绝。《宋史·吕本中传》："初，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

【吕本中触怒秦桧】 吕本中力主抗金，曾屡次上疏论恢复大计，因而和左丞相赵鼎相交颇深。有一次，他起草诰书，非议秦桧所主张的和议及其打击主战

派的做法，秦桧大怒，叫御史萧振弹劾他，结果吕本中被罢免。《宋史·吕本中传》："会《哲宗实录》成，鼎迁仆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若明是以去非。'桧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风旨，伺和议不成，为脱身之计。'风御史萧振劾罢之。"

【熟便是精妙】 晁冲之有一次和吕本中开玩笑说：我的诗并不比你差，只不过你的诗稍微娴熟点罢了。吕本中回答道：娴熟便是精妙。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叔用尝戏谓吕东莱：'我诗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吕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叔用大笑，以为然也。"

【曾几素食十五年】 曾几(1084—1166)，字吉甫，极重孝道，母亲死后，素食长达十五年。《宋史·曾几传》："幼有识度，事亲孝，母死，蔬食十五年。"

【曾几不畏党禁】 谏官刘安世曾被蔡京贬逐，由于当时党禁严厉，没有人敢与刘安世相交。时曾几为应天少尹，他毫不畏惧，和刘安世过从甚密，两人谈古论今，颇为相得。《宋史·曾几传》："初佐应天时，谏官刘安世亡恙，党禁方厉，无敢窥其门者，几独从之，谈今论世，与之合。"

【朱弁因诗得妻】 朱弁(1085—1144)，字少章，婺源（今属江西）人。朱弁年青时就擅长作诗，晁说之见到他的诗后，非常赞赏，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宋史·朱弁传》："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

【朱弁不与同伴争归】 朱弁于建炎二年(1128)出使金国慰问徽、钦二帝，金人拘押他和正使王伦，不放南归。四年后，金人要让他们中的一人带商谈和议书信前往南宋。叛臣宇文虚中想让他们两人摸筹决定谁回去，朱弁拒绝，并表示如果两国真能和好，自己就是死在金国也不足惜。《宋史·朱弁传》："绍兴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倖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

【朱弁起卧不离使节印】 王伦将归时，朱弁请求王伦将使者印留下。此后，朱弁就一直怀藏此印，起卧与俱，从不离身。《宋史·朱弁传》："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

【朱弁宁饿死不投降】 叛臣刘豫被金人册封为"齐王"，金人威逼朱弁为刘豫做事，朱弁愤怒地拒绝了，并痛骂刘豫为国贼。于是金人便断绝供给，想用饥

饿来逼迫他。朱弁宁愿饿死，誓不屈服，结果金人也被他的坚贞不屈所感动，仍旧待之以礼。《宋史·朱弁传》："金人迫弁仕刘豫，且訹之曰：'此南归之渐也。'弁曰：'豫乃国贼，吾尝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绝其饩遗以困之。弁固拒驿门，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亦感动，致礼如初。"

【朱弁不愿与叛臣齐名】 朱弁于建炎二年出使金国后，一直被拘不屈，宇文虚中也于同年出使金国，但他随即降金。后来有人将朱弁的诗作与宇文虚中的诗作合编成集，朱弁深以为耻，立即声明自己不愿与宇文虚中齐名。《宋诗纪事》卷四十三载朱弁自述："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仆何人也，乃使与公抗衡，独不虑公是非者纷纭于异日乎？因作诗题于集后，俾知吾心者不吾过也。"又同卷注曰："济阳公，谓宇文叔通。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为比，故此诗以不敢齐名自托。"

【朱弁为秦桧所沮】 朱弁在金国被拘留了十二年，"绍兴和议"达成后，才得以南归。但他南归后，却被秦桧所阻挠，仅官拜奉议郎，不久，病亡。《南宋杂事诗》卷六引《两浙名贤录》："高宗遣使问安两宫，为通问使十二年，和议成，始得归。献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所述北方事状。秦桧沮之，仅转奉议郎。未几，以疾卒于临安府白龟池之寓所。"

【赵鼎忠谏得高宗称赏】 赵鼎（1085—1147），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建炎四年（1130），宰相吕颐浩请求高宗亲自率军出征金人。时赵鼎为谏官，刚正敢言，极力主张高宗不可亲征。吕颐浩恼怒不已，便罢去赵鼎谏官之职，先后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但赵鼎坚持不接受任命，并上疏奏劾吕颐浩。高宗对赵鼎的忠谏称赏不已，恢复了他的谏官之职，并罢免吕颐浩的相位。《宋史·赵鼎传》："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坚卧不出，疏颐浩过失凡千言，上罢颐浩，诏鼎复中丞，谓鼎曰：'朕每闻前朝忠谏之臣，恨不之识，今于卿见之。'"

【赵鼎拜相造华堂】 传说赵鼎本出身平民，但他一做宰相，就认为原来的相府不够居住，又造了一座华丽的大堂，四周遍种奇花异木，堂中四角置放香炉，点燃后，异香满室，烟云四合，被称作"香云"。《南宋杂事诗》卷一引《秀水闲居录》："赵鼎起于白屋，一旦拜相，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佳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坐上，谓之'香云'。"

【赵鼎叱拒秦桧馈送】 赵鼎因力辟和议而遭到秦桧等人的打击、陷害，于绍兴

八年(1135)被罢相，出知绍兴府。离开京城那天，秦桧在津亭准备酒席要为他饯行，赵鼎坚拒，呵叱船工立即开船。《南宋杂事诗》卷一引《赵丞相行状》："公以和议不协罢相，出守绍兴。首途之日，秦桧乞备礼饯于津亭。公相揖即登舟，桧曰：'得旨饯送。'公曰：'议已不合，何留之有？'即叱舟师离岸而去。"

【赵鼎不言时事】 赵鼎被贬到潮州后，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从不言及时事，即使有人问他；他也只是引咎自责。《宋史·赵鼎传》："在潮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者，但引咎而已。"

【赵鼎九死不移忠心】 赵鼎被贬到潮州后，秦桧又指使人诬陷他受贿，于是他又被贬逐到吉阳军(今广东崖县)。但赵鼎不为所屈，在谢表中仍慷慨陈辞，表示自己虽然活不多久了，但一片忠心，纵九死也不变。秦桧见到谢表后，也不得不叹服赵鼎的倔强。《宋史·赵鼎传》："中丞詹夫方诬其受贿，属潮守放编置入移吉阳军，鼎谢表曰：'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桧见之曰：'此老倔强犹昔。'"

【道士预言赵鼎吉凶】 传说赵鼎未做宰相前，遇到一位自称白云片鹤的道士，说他将成为"中兴名相"，后来赵鼎果然拜相。有一次，这位道士又遇到赵鼎，说："吉阳相逢。"赵鼎晚年果然被贬逐到吉阳，并再次遇到这位道士。《南宋杂事诗》卷一引《山堂肆考》："金明县道士自称白云片鹤，游汴，见赵鼎，大呼曰：'中兴名相'。他日，又遇鼎，曰：'吉阳相逢'。后鼎绍兴五年为相，有重名，晚窜吉阳，忽见白云，曰：'忆昔日之言乎？'"

【赵鼎不食而死】 赵鼎被贬到吉阳军后，自知奸臣不会放过他，终不免一死，且惟有自己死后才可使家中免受牵连。于是他为自己事先书写好墓碑，并在自己下葬时所用的旗幡上书写"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两句，以表示他的凛然忠气。他留下遗言嘱咐儿子将他葬在家乡，然后绝食而死。《宋史·赵鼎传》："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

【康与之媚附秦桧】 康与之，字伯可，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建炎年间，曾因向高宗上《中兴十策》而名声大著。但秦桧当国后，他投靠秦桧，成为"秦十客"之一。康与之善于奉承，一次，他与秦桧下棋，秦桧和他开玩笑，他马上借机吹捧，使秦桧大为高兴。潘永因《宋稗类钞》："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尝与桧对局格天阁下，桧戏曰：'此卒渡河，是尔将军之疥癞。'伯可徐应曰：'今皇御极，视公宰相如腹心。'桧大喜，撤棋酣饮，终日而罢。桧死，

伯可亦贬五年。”

【康与之题诗御画】 康与之与宦官左珰亲近。时睿思殿有一把徽宗的御画扇，上面的绘画妙绝，高宗经常把玩，非常珍爱。一天，左珰下班时，偷偷地将此扇带到家中，正好康与之来访，左珰便设宴招待他，还拿出画扇给他看。康与之骗他去取菜肴，乘机在画扇上题了一首七绝，左珰见到后，大为惊恐。第二天，他向高宗叩头请罪，高宗大怒，但当见到画扇上的诗后，怒气顿消。岳珂《桯史》卷四："康与之在高皇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上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珰偶下直，窃携至家，而康适来，留之燕饮，谩出以示，康绐珰入取肴核，辄泚笔几间，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有顷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扣头请死，上大怒，亟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又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均云此诗乃曾觌奉旨进《祐陵林檎鹦鹆画扇诗》，并指出《桯史》所记为误。

【康与之以词促友】 康与之与诗人苏庠相约聚会于溪堂，康与之等到很晚还未见苏庠来，便作《采桑子》（冯夷剪破澄溪练）词以催促苏庠。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五："康伯可与苏养直有溪堂之约，雪夜作《采桑子》促之。"

【康与之善写应制词】 康与之投靠秦桧后，成为专写应制词的宫廷文人。他的应制词，专事粉饰，颇得高宗赏识，当时的宫廷应制词，多出其手。一次上元节，康与之进《瑞鹤仙》词，高宗极其喜欢，赏赐甚多。徐钪《词苑丛谈》卷三："康伯可有声乐府，待诏金马门，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伯可之歌咏，故应制之词为多。一日上元节，进《瑞鹤仙》词。""上皇览之，极称赏'风柔夜暖'以下，赐金甚厚。"

【向子諲执法府尹怒】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临江（今属江西）人。为官刚正，他任开封府咸平县令时，要法办一个犯法的豪民。但开封府尹盛章正想以狱中没有犯人来标榜自己治理有方，以求得到朝廷的赏识，竟不受理此案。向子諲上报朝廷，皇帝下诏允许他自己决断此事。盛章大怒，便借其他事情弹劾向子諲，使他不能料理此案。《宋史·向子諲传》："（向子諲）三迁知开封府咸平县，豪民席势犯法，狱具上，尹盛章方以狱空觊赏，却不受，子諲以闻，诏许自论决。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

【向子諲不启叛臣信】 建炎元年（1127），金人扶植叛臣张邦昌成立傀儡政权。张邦昌即位后，即派人到庐州向家人问安，向子諲叫庐州郡守冯询、提举范

仲将张邦昌的信使拘押起来。张邦昌又让他的外甥刘达带着亲笔信来见向子諲，向子諲连信封都不拆开，就将信烧了，并把刘达也关押起来。《宋史·向子諲传》："张邦昌僭位，遣人持赦书往庐州问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冯询、提举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刘达赍手书来，子諲不启封焚之，械系达于狱。"

【向子諲反对和议忤秦桧】 由于秦桧的卖国求和，和金人达成了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和议甚至规定了宋朝皇帝和大臣要向金使跪拜接受金国皇帝诏书的礼仪。向子諲深以为耻，上奏章给高宗极力反对和议，因此触怒奸臣秦桧，被迫辞职。《宋史·向子諲传》："金使议和将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诏，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

【六诗人同曲赋木犀】 向子諲曾用《满庭芳》词牌赋木犀，又约陈与义、朱敦儒、苏庠三人同赋，但三人都用《清平乐》词牌和之。后来向子諲也用《清平乐》相和，并寄赠韩璜，韩也以《清平乐》和之。同时，刘原父也曾以《清平乐》赋木犀。六位诗人，以同一词牌赋写同一种花，成为词坛佳话。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向伯恭用《满庭芳》曲赋木犀，约陈去非、朱希真、苏养直同赋，'月窟蟠根，六岩分种'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乐》和之。""后伯恭再赋木犀，亦寄《清平乐》赠韩璜叔夏。""韩和。""初，刘原父亦于《清平乐》赋木犀。""同一花，一曲，赋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

【韩世忠晚年顿悟作文词】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绥德(今属山西)人。为南宋大将，一生南征北战，从不作诗词文章。晚年被解除兵权后，终日放浪山水之间，忽然领悟文词之妙，能写文作词。一次，他受到苏仲虎的款待，第二天便作《临江仙》("冬日青山潇洒静")、《南乡子》("人有几多般")二词作答。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七："韩世忠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杜门谢绝酬酢。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甚欢，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王生长兵间，未尝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皆有见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赵企因词得高官】 赵企，字循道，曾作《感皇恩》词，其中"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句，当时被人们争相传诵。赵企因为此词而得以做高官，成为专写应制作品的宫廷文人，但他本人却并不希望如此。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铁围山丛谈》："大观中，有赵企循道者，其长短句曰："满怀离恨，付与落

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然赵雅不乐以词曲进。"

【陈与义童年屈同辈】 陈与义（1091—1138），字去非。洛阳（今属河南）人。天资很高，童年时就能作文章，颇有名声，同辈人对他都很敬服，没有人敢与他争胜。《宋史·陈与义传》："与义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

【陈与义以诗见赏徽宗】 宣和四年（1122），葛胜仲以陈与义的《墨梅》诗荐呈宋徽宗，徽宗见诗后大为称赏，相见恨晚，立即召见陈与义，并任命他为太学博士、著作佐郎。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宣和中，徽宗皇帝见其所赋《墨梅》诗，善之，亟命召对，有见晚之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葛胜仲）列三人者荐于朝，以为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诗缴进，于是去非除太学博士。"

【陈与义赋诗夺魁】 宣和五年（1123）夏天，陈与义与五位同僚会集在葆真宫池上避暑，他们用"绿阴生画静"五字分韵赋诗，诗写好后，大家都公认陈与义的诗压倒众人，一时京城无人不传写此诗。洪迈《客斋四笔》卷十四："（陈与义）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取'绿阴生画静'分韵赋诗，陈得'静'字。""诗成，出示坐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

【陈与义诗名动京城】 陈与义极有诗名，他做学官时，诗章一出，即轰动京城，人们争相传诵，甚至连酒楼旅舍中，都到处题写着他的诗句。他那种擅长白描、造语新颖的诗当时被号称为"新体"。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始，公为学官，居馆下，辞章一出，名动京师，诸贵要人争客之。"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搢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

【陈与义被逼与王黼结交】 陈与义因为很有诗名，权贵们都争着与他结交，宰相王黼也蛮横地要同与义相交，并向朝廷推荐他。钦宗即位后，王黼被流放，陈与义也以党附王的罪名，被贬为陈留监酒。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时为宰相者横甚，强欲知公，不且得祸，公为其荐达。宰相败，用是得罪。"

【陈与义妙句得高宗欣赏】 陈与义曾因《墨梅》诗见赏徽宗，后来又因"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两句而为高宗所激赏，并因此得以为参知政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六："初与义尝作《墨梅》诗见知于徽宗，其后又以'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句为高宗所赏，遂驯至执政。"

【陈与义终不自辩】 陈与义在朝中为官时无所依附，他的前后升迁，都出于徽

宗和高宗的亲自选拔。高宗尤其赏识他，陈与义却因而更加谨慎。他做吏部侍郎时，有武将和吏部的官吏发生私斗，有人想以此攻击他。陈与义听说后，始终不加辩解，即使在高宗召对时，他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对此事只字不提。《宋史·陈与义传》："公立朝无所附丽，前后官迁，一出于上。上遇公甚厚，而益畏慎。其为吏部侍郎时，实司左选。会有武弁与部吏私斗，不乐公者，欲因是中之。事闻，他日公对，但具左选之在部者名数上之，终不自辨。"

【陈与义为官之叹】 叶懋年青时拜陈与义为师，陈与义劝叶懋做官，叶懋没有应允。后来，陈与义官至参知政事，但他始终被权贵压抑，因而怅闷不已，不由慨叹叶懋当时不肯为官的高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十二："叶懋字天经，少师陈简斋与义。初，与义劝之仕，懋不答。及与义参知政事，动见格于执政，气抑不得伸，乃叹曰：'吾今始知天经之高也。'"

【三友亭】 陈与义和叶懋、僧人洪智相交颇深，三人都擅长作诗，曾在吴兴芙蓉浦上相互唱酬，后来他们就为相聚之处取名"三友亭"。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十二："叶懋、陈简斋与义、高僧大圆洪智皆擅诗名，尝唱酬芙蓉浦上，后名其处曰三友亭。"

【陈与义精于书法】 陈与义外祖父张友正是当时著名书法家，陈与义早年跟外祖父学书法，但到晚年，他自出新意，别成一体。当时得到他手迹的，即使是片纸数字，也视若珍宝。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公之外王父）自号存诚子，善行草书，高视一世。""公初规模其外家法，晚益变体，出新意，姿态横出，片纸数字，得之者咸藏弆之。"

【陈与义内刚不可犯】 陈与义平时与人交接非常谦逊，但又禀性刚直，不可冒犯。一次，一个擅权自恣、骄横跋扈的大将见到陈与义时，态度非常骄矜，陈与义神色凛然地指责道："假使没有你们这些人，朝廷难道会缺少使用的人吗？"这个大将听后大为狼狈，竟不敢再说一句话。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初，上流大将，项领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会其来朝，见公，颇自矜大，公正色谓曰：'藉使无若辈，朝廷岂乏使耶！'将色沮，不复敢出一语。"

【陈与义喜荐后辈】 陈与义喜欢向朝廷推荐后辈，为了突出被推荐者的长处，他甚至不惜贬低自己，而且事后从不告诉人。他因此赢得人们的称誉。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与义）喜荐达后辈，有一善，必极口称借，或抑己善以奖之。其荐人于上，退未尝语人。士以是慕向。"

【陈与义平生得意之句】 陈与义《休日早起》诗中的两句诗："开门知有雨，老

树半身湿”，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十个字。居士龚圣任向他学诗，他即在扇子上书此十字以赠，要龚反复揣摩体会。《陈与义集》卷十二增注：“招隐居士龚相圣任尝学诗于公；公以‘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十字书扇赠之，且屡语之曰：‘此吾平生得意句，子宜饱参。’”

【苕溪渔隐图】 胡仔（1095—1170），字元任，安徽绩溪人。因卜居浙江苕溪而自号“苕溪渔隐”。在苕溪，胡仔日以钓鱼著书自适，僧人了宗为他的生活画了一幅《苕溪渔隐图》。胡仔很喜欢这幅画，题《满江红》词于上。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余卜居苕溪，日以钓渔自适，因自称‘苕溪渔隐’。临流有屋数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戏墨，落笔潇洒，为余作《苕溪渔隐图》，览景摅怀，时有鄙句，皆题之左方。”

【胡仔为张元干改词】 传说张元干《渔家傲》词（钓笠披云青障绕）中有“撅头雨细春江渺”句，胡仔看后认为有晦涩之病，便把它改为“绿蓑雨细春江渺”，张元干欣然接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张仲宗有《渔家傲》词。”“余往岁在钱塘，与仲宗从游甚久。仲宗手写此词相示，云：‘旧所作也。’其词第二句元是‘撅头雨细春江渺’，余谓仲宗曰：‘撅头虽是船名，今以雨衬之，语晦而病。’因为改作‘绿蓑雨细’，仲宗笑以为然。”

【逃禅三绝】 杨无咎（1097—1171），字补之，清江（今属江西）人。他善词、工画、精书法，所作墨梅画及《柳梢青·梅》词尤为奇妙，自号逃禅老人。刘克庄称之为“逃禅三绝。”《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过江后称杨补之，其墨梅擅天下，身后寸纸千金，所制梅词《柳梢青》十阕，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词画之妙，而行书姿媚精绝，可与陈简斋相伯仲。”“宜颜曰逃禅三绝。”

【奉敕村梅】 杨无咎擅长墨梅画，其墨梅疏枝冷叶，清意逼人，和当时画院中盛行的“宫梅”画迥异其趣。所以当宋徽宗见到他的墨梅画时，笑称为村梅，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画风，并自题其墨梅画为“奉敕村梅”。《南宋杂事诗》卷五引《春雨集》：“杨补之无咎所居萧洲有梅，临之以进，徽庙戏曰‘村梅’。南渡后，绍兴中尝画作疏枝冷叶，清意逼人，自署‘奉敕村梅’，而徽庙不及见也。”

【画梅以补文】 杨无咎参加礼部考试时，因作赋时文思不畅，写不下去，便向同人求助，同人开玩笑地说他可以画梅来代替文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九：“杨补之妙辞翰，礼闱作赋，至第七韵，思不属，求助于同人。同人戏之曰：‘何不画梅一枝足之。’”

【杨无咎画梅于妓院】 杨无咎曾经在一家妓院的墙壁上画梅，人们纷纷往观，这家妓院因而生意兴隆。后来壁画为人所窃，妓院立刻门庭冷落。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补之尝游临江城中一倡馆，作折枝梅于梁上矮屋，至今往来士大夫多往观之，倡借以壮门户。端平间为偷儿窃去其壁，车马顿稀。"

【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奸臣】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因屡次上疏抵制和议而累遭贬谪。绍兴八年(1138)，宰相秦桧决策主和，遣王伦使金。胡铨上书，痛斥王伦为狎邪小人，责怨高宗忘记国仇，请立斩秦桧、王伦等奸臣。为此胡铨被秦桧等人陷害。《宋史・胡铨传》："书既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仍降诏播告中外。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桧迫于公论，乃以铨监广州监仓。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

【胡铨毅然上书】 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前，因惧坐罪，迟疑未决，将疏奏交给密友观看。友人畏其罹祸，将书稿撕碎。胡铨更加疑虑，不敢行动。后得一位姓杨的书吏开导，才醒悟过来，毅然上书朝廷。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胡忠简乞斩秦桧之书，既具稿矣，迟疑未上。以示所亲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讵可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简愈疑。有书吏杨其姓者，请间曰：'编修此书，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今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暧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忠简大悟，亟缮写投进，乘夜潜诣逆旅，托其所亲厚以老亲妻子。"

【金人千金求胡铨疏书】 胡铨于绍兴八年(1138)上书宋高宗，陈言和议之非，力主抗金，请斩秦桧，为此屡遭贬谪，但金人却不惜千金募求其疏奏文字，惧怕南宋朝廷接受胡铨的建议。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髯吏部胡铨】 胡铨进士及第以后，初授官为吏部郎官，因其多胡须，被人戏称为"髯吏部"。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髯吏部为戏。"

【胡铨因词流放海南】 胡铨被流放到新州以后，曾作《好事近》(富贵本无心)，因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句，被新州郡守张棣缴报秦桧，讦劾胡铨有谤讪怨望之意，秦桧因而更加恼怒，将胡铨从新州再次流放到海南

岛。张棣为了讨好秦桧，特意派手下的凶吏押送胡铨，幸得雷州太守王彦恭营救，胡铨才得免于难。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邦衡在新兴，尝赋词。""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棣乃择使臣之刻峭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项筒过海。邦衡与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至雷州，太守王彦恭趯虽不学而有识，适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彦恭遣人捕获，送狱奏治。别差使臣护送，仍厚馈以济其渡海之费，邦衡赖以少苏。彦恭由此士大夫推重之。""邦衡囚朱崖几一纪方北归。"

【胡铨钟情侍妓】　传说胡铨对其侍妓梨清颇有情意，尤其喜欢她脸上的酒涡，谓之梨涡。朱熹对胡铨沉湎儿女之情很不以为然，曾作诗叹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胡澹庵十年贬海外，比归，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清也。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

【宋孝宗为胡铨唱曲】　秦桧死后，胡铨从海南岛归来，受到宋孝宗的知重。孝宗曾命其起草致金人的书信，并于宫中设酒宴招待他。君臣对饮时，由潘妃唱曲侑酒。至欢畅处，孝宗亲自为胡铨酌酒，唱《喜迁莺》，庆贺自己与胡铨的相逢。胡铨《玉音问答》："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时方欲易金人书稿，蒙赐金凤笺，就所御玉管笔并龙脑墨、凤咮砚，又赐以花藤席。命某视草毕，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鸭杯。初盏，上令潘妃唱《贺新郎》，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上注酒顾某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某再拜谢。《贺新郎》有所谓'相见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数日矣。'又有所谓'荆江旧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赖天地祖宗留卿以辅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迁坐，进八宝羹，洗盏再酌。上令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饮讫，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且谓某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上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政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时有。'上曰：'卿真忠臣也，汉之汲黯，唐之房、魏，亦不过是。'上又问某在海南时所为诗词。时漏已四下，犹侍上凭阑四望。顷之，天竺钟声，池畔柳中鸦噪矣。"

【宋孝宗喜爱胡铨书法】　胡铨写得一手好字，孝宗深爱之，将胡铨的奏疏进与太上皇高宗一起欣赏，后又令工匠装裱，作为书法楷模保存。张宗橚《词林纪

事》卷九引《宋稗类钞》："胡忠简作字劲挺，孝宗曰：'卿写字宛如卿为人，得卿绍兴戊午所上封事正迹，太上与朕玩久之。太上曰：'留为后代式。'其后为桧批抹，汗渍者多，朕启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装褙之矣。'"

【高宗酒肆改太学生词】　俞国宝，杭州人，淳熙年间的太学生。传说他曾在一家酒店的屏风上醉题一首《风入松》，末句云："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适被游览西湖的宋高宗看到，高宗十分赏爱此词，但认为末句太儒酸，便为他作了改动。俞国宝由此得官。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淳熙间，德寿三殿游幸湖山。一日，御舟经断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王廷珪赠诗胡铨遭贬】　王廷珪，字民瞻，江西安福人。绍兴年间，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请斩秦桧，被秦桧流放到新州。时人都不敢与胡铨交往，独王廷珪作两诗相送，为此亦被秦桧以讪谤罪流放至夜郎。岳珂《桯史》卷十二："胡忠简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独王卢溪廷珪诗而送之。""于是有以闻于朝者，桧益怒，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

【王廷珪喜获秦桧死讯】　王廷珪被流放夜郎后，如同囚犯过了二十余年。一天，夜郎郡守预先得到了秦桧的死报，设宴款待王廷珪，王廷珪觉得奇怪，不敢赴宴，直到第二天，他才知道秦桧已死，高兴得赋诗庆贺。岳珂《桯史》卷十二："王卢溪在夜郎，郡守承风旨，待以囚隶，至不免旬呈。适邮筒至，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趋诣，罢燕之明日，始闻其事，守盖先得之矣。故卢溪既得自便之命，题诗壁间。"

【王廷珪不愿做官】　王廷珪为人忠直清高，流放归来时，朝中再三召请，过了年余他才入朝。孝宗一见其面便深表赏识，下诏授以官职。王廷珪深知时事阽危，宦途险恶，竟辞命而归，老死于家。岳珂《桯史》卷十二："孝宗初政，召对寝合，诏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凛有直节，顷以言语文字，牴牾权臣，流落排根，殆逾二纪，召对便殿，敷奏详华，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廷珪不留，乞祟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对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诏复禄以祝釐。后告老终于家，寿九十三。"

【谢蝴蝶谢逸】　谢逸，字无逸，临川（今属江西）人。谢逸曾作咏蝴蝶诗三百首，其中警句"飞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尤为人们所称赞，谢逸因而

被人们称为"谢蝴蝶"。徐釚《词苑丛谈》卷三:"临川谢无逸,尝作咏蝶诗三百首,其警句云:'飞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人盛称之,因呼为谢蝴蝶。"

【谢逸题词驿壁馆卒苦】 谢逸曾经在黄州(今属湖北)杏花村馆驿的墙壁上题写《江城子》("杏花村馆酒旗风")词,经过此馆驿的人,往往向驿卒借笔砚抄写此词。由于借笔砚的人太多,驿卒颇不耐烦,便用泥将词作涂去。徐釚《词苑丛谈》卷四:"谢无逸尝于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过者抄誊,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其为人赏重可知。"

【史浩推荐陆游尹穑】 史浩(1106—1194),字直翁,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史浩任参知政事,他上奏孝宗,认为欲图恢复大计,不能听信那些见识浅短之士,于是向孝宗推荐陆游、尹穑。孝宗召对二人,并赐他们进士出身。《宋史·史浩传》:"(史浩)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穑,召对,并赐出身。"

【史浩为忠臣辨冤】 隆兴元年(1163),史浩拜为尚书右仆射,他一就职,就为被奸臣陷害的赵鼎、李光、岳飞辨冤,认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官爵,照顾他们的子孙,孝宗准奏。《宋史·史浩传》:"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从之。"

【史浩作传奇以泄私愤】 史浩任尚书右仆射时,王十朋以怀奸、误国、植党等八条罪状弹劾他,史浩因而被罢为绍兴知府。传说史浩被罢位后,对王十朋及其友人孙汝权怀恨在心,便作传奇《荆钗记》以诬蔑他俩。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玉莲,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孙汝权,宋进士,先生之友,敦尚风谊,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权实怂恿之,史氏所最切齿。遂妄作《荆钗传奇》,故谬其事以蔑之耳。"但也有不同记载说王十朋考中状元后,负心抛弃妓女钱玉莲。蒋瑞藻《小说考证》引《瓯江佚志》:"玉莲实钱氏,本娼家女,初王与狎,钱心许嫁王,后王状元及第归,竟不复顾,钱愤而投江死。"

【孝宗虚席待史浩】 史浩被罢相位后,孝宗对他念念不忘,淳熙四年(1177),宣召史浩入朝讲习,并拜他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第二年,又拜他为右丞相。孝宗并对史浩说他想命其为丞相已经很久了。《宋史·史浩传》:"淳熙初,上问宰执:'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复为右丞相,上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

【史浩荐人不计私仇】 陈之茂曾经攻讦史浩,史浩却向孝宗推荐他,孝宗称赞史浩是以德报怨,但史浩以为自己在推荐陈之茂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们

之间的私怨，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德报怨。史浩还向孝宗推荐曾经诋毁过他的莫济，并谓自己不敢以私仇害人。《宋史·史浩传》："陈之茂尝毁浩，浩拟之茂进职，上曰：'卿以德报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浩曰：'臣不敢私害人。'"

【史浩为辨民冤愤而辞官】 有一次，京中军人恃众抢夺民财，与民斗殴，史浩上奏要求惩办肇事军人，但朝廷不分是非，要将市民陆庆童和一名军人一起斩首。史浩极为不满，在孝宗面前极力为陆庆童辨冤，言辞颇为激切，使孝宗大为不快。由于陆庆童最终仍未免一死，史浩因而忿然辞官。后来孝宗提起此事，也表示后悔。《宋史·史浩传》："狱成议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枭首以徇。浩曰：'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则始衅者军人也，军法从事固当。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可同罚乎？陛下恐军人有语，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是岂军人语。'上怒曰：'是比朕为秦二世也。'浩徐进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寻求去。"

【史浩推荐小官】 史浩被孝宗召还入朝后，曾向朝廷推荐十五位官职低小的江、浙之士，如叶适、陆九渊、杨简等。由于史浩慧眼识人，推举得当，这些人后来大多得到朝廷重用。《宋史·史浩传》："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六老图】 史浩辞官时，年已八十，他的妻兄已八十二岁，四个弟弟也都是高年。六位老人本是至亲，又意气相投，且都长寿而康健，便经常聚在一起举杯欢饮，其情景被绘成《六老图》，参政楼钥为图作序。《南宋杂事诗》卷三引《山堂肆考》："孝宗书'明良庆会之阁'六字赐史浩。浩淳熙乙巳挂官，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又皆高年，同气至亲，举觞相属，朱颜华发、咸寿而康，绘为《六老图》，楼参政为之序。"

【黄公度进士第一之谶语】 黄公度字师宪，莆田（今属福建）人。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第一。传说在此以前，莆田即有谶语云："折却屋，换却椽，望京门外出状元。"后来孙守益改建谯门，刚刚完工，即报黄公度已中状元。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九引毛子晋语："知家翁世居莆田。""绍兴八平，孙守益改创谯门，规模雄伟。甫成，公果以文章魁天下，年四十有八。"

【黄公度一言定状元】 传说陈俊卿临考前到九仙祠求神问卜，梦仙人指示其

功名决定于黄公度之口。于是陈便去拜访黄公度。黄谓自己将得状元，陈则为榜眼，陈不服，黄遂改口，称陈为状元，己则为榜眼。后果然如此，廷试时以黄为状元，及至高宗面试二人才学，以为黄不及陈，遂以陈俊卿为状元。朱国祯《涌幢小品》："陈仆射俊卿谒九仙祠问功名，梦仙曰：'前程在黄公度口。'陈过黄，黄曰：'我状元，子榜眼。'陈曰：'何尊己而卑人？'黄曰：'然则状元尔，榜眼我。'廷试，黄果元，陈榜眼。高宗曰：'卿士何奇？'黄曰：'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不如卿。'改陈为元。"

【黄公度因诗遭谗】 黄公度登第后，丞相赵鼎很器重他，秦桧因此怀恨在心。后来赵鼎谪居广东潮阳，黄公度也被贬到福建莆田。他经过分水岭时，曾作诗云："呜咽泉流万仞峰，断肠从此各西东。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于是门人乘机在秦桧面前进谗言，说黄公度此诗是为与赵鼎分别而写的，且诗中言"依旧相逢"，即指他与赵鼎不久仍将相聚于京城。秦桧听说后更加恼火，就把黄贬到福建南部荒凉险恶的地方。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七引《知家翁词注》："初，公被召命而西，过分水岭，有诗。""谗者附会其说，谓公此诗，指赵而言，将不久复偕还中都也。秦益公愈怒，至以岭南荒恶之地处之。"

【洪迈诗赋瑞兆果中第】 洪迈(1123—1202)，字景庐，江西鄱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在临安参加科举考试，考完以后，与几位朋友同到一位姓孙的娼妓家玩。当夜月色很好，大家凭栏倚几，玩兴正浓，忽见茶几上两烛结花，孙娼认为这是祥瑞之兆，求洪迈等人赋词以志。何伯明先做一首《浣溪沙》，末有"从今风月属闲人"句，众人都觉得这句太失意，不吉祥，洪迈便作一首《临江仙》，末曰："云梯知不远，平步蹑东风。"众人称赏，后洪迈果然登第，中博学宏词科。洪迈《夷坚支景》卷八："因至抱剑街，伯明素与名娼孙小九来往，遂拉访其家，置酒于小楼。夜月如画，临栏凡爇，两烛结花灿然若连珠，孙娼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洁，烛花呈祥，五君皆较艺兰省，其为登名高第，可证不疑。愿各赋一词纪实，且为他日一段佳话。'""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笔作《浣溪沙》一阕。""众传观叹赏，独恨其末句失意。予续成《临江仙》。""孙满酌一觥相劝曰：'学士必高中，此瑞殆为君设也。'已而予果奏名赐第，余四人皆不偶。"

【洪迈自释词意】 洪迈在翰林苑时，曾为宋高宗的发棺之礼作《六州歌头》词，其中有句："春秋不说楚冥灵。"报入此词后，竟因无人知道"楚冥灵"的出处

而一连三天不得批复。后一位士人通过洪迈的表弟及洪迈自己，才知道此句原来出于《庄子》。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光尧上仙，于梓宫发引前夕，合用警场导引鼓吹词，迈在翰苑制撰，其《六州歌头》内一句云：'春秋不说楚冥灵。'常时进入文字，立待报者，则贴黄批急速，未尝停滞。是时，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请付出。太常吏欲习熟歌唱，守院门伺候。适有表弟沈日新在军将桥客邸，一士人乃上庠旧识，忽问'楚冥灵'出处，沈亦不能知，来扣予，因以《庄子》语告之，急走报，此士大喜。"

【洪迈有辱使命】 绍兴辛巳年(1161)，宋金再度议和，金遣使者来修和约。洪迈受朝廷委派，以接伴使的身分前往金国回报。进入金国境内时，洪迈与同行者相约，废弃屈辱性礼节而用敌国之礼，结果所有的表章都被金主退回，强令按金朝的意旨改写表章。洪迈不同意，金朝便威逼利诱，洪迈终于屈服。七月，他平安归朝，但因有辱君命，被朝臣弹劾。《宋史·洪迈传》："迈辞行，书用敌国礼。""至燕，金阁门见国书，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水浆不通，三日乃得见。金人语极不逊，大都督怀忠议欲质留，左丞相张浩持不可，乃遣还。七月，迈回朝。""殿中侍御史张震以迈使金辱命，论罢之。"

【洪迈婉言治赣军】 淳熙六年(1180)，洪迈出任江西赣州知府，起学官，造浮桥，百姓安宁。然而赣州驻军难于治理，经常闹事。按例，赣军每年应派一千名士兵戍守九江防线，这一年，士兵因惧怕久留九江而不肯行，使当地百姓惶惶不安。洪迈不动声色，一面劝说士兵，一面逮住领头者，终于安定了军心民心。《宋史·洪迈传》："六年，除知赣州。""郡兵素骄，小不如欲则跋扈。郡岁遣千人戍九江，是岁，或怵以至则留不复返，众遂反戈。民讹言相惊，百姓汹惧。迈不为动，但遣一校婉说之，俾归营，众皆听，垂橐而入。徐诘什五长两人，械送浔阳，斩于市。"

【洪迈从容治婺兵】 淳熙十一年(1185)，洪迈改任浙江婺州知府。婺州士兵亦很难治理。春季发军衣，他们要求发钱自己去买帛布，并聚众闹到郡将的治所，郡将非常害怕，只得姑息纵容。洪迈上任后，从容治之，终于使他们驯服。《宋史·洪迈传》"十一年，知婺州。""婺军素无律，春给衣，欲以缗易帛，吏不可，则群呼啸聚于郡将之治，郡将惴恐，姑息如其欲。迈至，众狃前事，至以飞语榜谯门。迈以计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党人相嗾，鬨拥迈轿，迈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预？'众逡巡散去。迈戮首恶二人，枭之市，余黥挞有差，莫敢哗者。事闻，上语辅臣曰：'不谓书生能临事达权。'"

【洪迈好掉头时不掉头】 洪迈的父亲洪皓出使金国，被拘留十五年而回，不辱君命。洪迈也出使金国，却受辱而回，因而声名狼藉。传说洪迈有风疾，头部常不自觉地左右摆动，时人借此讥其软弱屈节。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一："景庐素有风疾，头常微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语天朝供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大学生作《南乡子》词诮之曰：'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争禁十九秋。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

【洪迈自矜才能】 传说洪迈在翰林院时，有一次，适逢撰拟文书的任务很多，一天便草拟了二十多篇。事后，他到庭院散步，看到一位老叟在花阴里乘凉，便和他答话，言谈之间，很为自己一天的成绩而骄傲，自比苏轼，露出了自夸之意。不料老叟很熟悉苏轼，认为洪迈不及苏轼，洪迈大窘，再也不敢自夸了。周密《齐东野语》卷十："洪景庐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晡，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叟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予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因言：'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大劳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知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洪迈强凑编集唐人绝句】 宋孝宗淳熙年间，洪迈编有一本《万首唐人绝句》。传说编此诗集之前，洪迈曾陪侍孝宗聊天，夸下海口说自己能编集五千首唐人绝句，孝宗非常惊奇，令洪迈编之。洪迈搜集了一年却达不到此数，只好到处拼凑，孝宗知其不对数，仍然重赏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孝宗从容清燕，洪公迈侍。上语以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公对曰：'以臣记忆，恐不止此。'上问：'有几？'公以五千首对。上太惊曰：'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洪归，搜阅凡逾年，仅得十之三，至于稗官、小说，神仙、鬼怪、妇人，女子之诗皆括而凑之。迨以进御，上固知不迨所对数，然亦嘉其敏赡，亦转秩赐金帛。"

【陆游名字取自秦观】 陆游（1125—1210），字务观，浙江绍兴人。传说陆游之母生陆游时梦见秦观，秦观字少游，故陆游以秦观之名为字，以秦观之字为名。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陆游）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

【陆游喜读陶渊明诗】 陆游少年时，一天偶然找到一本陶渊明诗集，便埋头读了起来，一直读到天黑还爱不释手，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其《跋渊明集》："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渭南文集》卷二十八）

【陆游春雨诗名噪京华】 陆游天资聪颖，十二岁便能诗文，所作的诗歌尤见才力，曾作《临安春雨初霁》，中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传入皇宫，大为高宗赞赏，一时名噪京华。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陆放翁少时，调官临安，得句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传入禁中，思陵称赏，由是知名。"

【陆游与唐婉】 陆游二十岁时娶妻唐婉，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婚后生活十分融洽。但陆母对唐婉极为不满，强令陆游休妻。迫于母命，陆游违心地写了休书，但心有不舍，两人继续私下来往，后被陆母发觉，严加制止，两人被迫分手，唐婉改嫁同郡宗室之子赵士程，陆游也另娶妻子王氏。十年后，陆游已三十一岁，春日出游禹迹寺南面的沈园，不期遇到唐婉及其后夫，唐婉派人送酒肴给陆游，陆游怅恨之余，为赋《钗头凤》，题于园壁。唐婉见词，十分伤感，亦和作一首《钗头凤》，有"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之句，不久便快快而卒。唐婉之死，使陆游哀痛不已，以至他七十余岁时还数游沈园，作《沈园》诗二首缅怀唐婉。直至八十余岁，仍在梦中重返沈园，追寻往昔的爱情。周密《齐东野语》卷一："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

【陆游为秦桧嫉恨】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从家乡来到临安参加省试，秦桧之孙秦埙也来应考。考前，秦桧特地关照主考官陈之茂，要他选送秦埙为第一名，但正直的陈之茂坚持凭卷取人，把才学俱高的陆游选为第一。秦桧大为恼怒，竟加罪于陈之茂。在第二年的殿试中，陆游再得第一，却因论恢复之语再次触怒秦桧而被黜落。陆游受秦桧嫉恨，无由登科，

只得依赖父荫走入仕途，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才由孝宗赐为进士第一。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送陈之茂(阜卿)先生诗序》："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

【陆游轻视老禅师】 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季的一天，陆游踏着大雪去看望他的朋友郑禹功博士，当时在座的还有著名的妙喜禅师。陆游不认识他，郑禹功便为陆游作介绍，哪知陆游年少气豪，根本不把这位老禅师放在眼里，他马马虎虎应付了一下，就在属于尊客的上位坐了下来，向郑禹功讨酒御寒，喝了酒就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妙喜禅师见状径自离席而去。数年后，陆游深悔自己当初太狂傲，想当面向妙喜禅师道歉，老禅师却早已谢世了。陆游《跋杲禅师蒙泉铭》："往予尝晨过郑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气豪，直据上坐。时方大雪，甚寒，因从禹功索酒，连引径醉。禹功指僧语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辞谢，方说诗论兵，旁若无人。妙喜遂去。其后数年，予老于忧患，志气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责，然犹冀一见，作礼忏悔，孰知此老遂弃世而去邪。"(《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陆游得罪宋孝宗】 传说孝宗继位不久，有一次举办内宴，与臣下嬉乐，有失礼度。陆游知道后，告诉参知政事张焘，结果张焘上奏劝谏孝宗，孝宗为此非常恼恨陆游，不久就将他贬出京城。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陆务观以史师垣荐，赐第。孝宗一日内宴，史与曾觌皆预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从曾乞词。时德寿宫有内人与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觌因谢不敢曰：'独不闻德寿宫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为务观道之，务观以告张焘子宫。张时在政府，异日奏：'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上愧问曰：'卿得之谁？'曰：'臣得之陆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恶游，未几去国。"但据正史记载，陆游得罪宋孝宗，被贬离京，是由于他对权臣龙大渊和曾觌的不满。《宋史·陆游传》："时龙大渊、曾觌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

【陆游名字音韵被误读】 陆游字务观，"观"音去声，但屡被他人误作平声而押诗韵。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史相力荐放翁，赐第，其去国自是台评。王景文乃云：'真翁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见诗亦笑云：'我字务观，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近时方蒙仲有《奉题刘后村文稿》数首，内一绝云：'昔闻秦七与黄九，后有幼安与务观。'观

字亦作平声。"

【陆游自号放翁】 淳熙二年(1175)，陆游应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之邀而为其幕僚，他们本是朋友，情谊很深，因此诗文唱和，不拘礼节，不料却引起同僚的讥议，再加上陆游喜欢豪饮，恢复之志无法实现时，常借酒浇愁，吟诗抒怀，因而不到半年便被人弹劾免职，罪名是"恃酒颓放"。陆游于是以之为号，自称"放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尝从范石湖辟入蜀。""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

【陆游纳驿卒女为妾】 传说陆游去四川时，夜宿某驿站，见壁上题有一首感秋诗："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他很喜欢这首诗，便向别人打听，知道作者为驿卒的女儿，于是纳之为妾。但不过半年，其妾便被陆夫人赶走了。徐釚《词苑丛谈》卷七："陆放翁之蜀，宿一驿中，见题壁。""询之，则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半载余，夫人逐之。"

【陆游不注东坡诗】 传说范成大曾建议陆游笺注苏东坡诗，陆游以东坡诗诗意难解为由加以拒绝。陈著《跋闻仲和注陆放翁剑南句图》："昔范石翁欲放翁注东坡诗，翁难之曰：'坡诗用事多，犹可注；其用意处则有不能尽知。'辞焉。"(《本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陆游预言吴挺不能掌兵】 吴挺是南宋西线将领吴璘之子，因父威而率兵。然吴挺性颇风流，常与文人墨客来往，不大关心军事，且常滥杀，骄横无比，为此陆游预言其不能掌兵，请求以吴拱代替他。四川宣抚使王炎因吴挺有才，且是孝宗所赏爱的人物，未敢答应。后吴挺与子吴曦叛乱，陆游预言得以证实。《宋史·陆游传》："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陆游携妓出蜀见责于权臣】 传说陆游出四川时，将成都一名妓女剃度为尼带回来作妾，为此引起权臣赵汝愚的不满，因而不被擢用。方回《桐江集》卷一："予闻诸前辈，放翁入蜀，从范石湖；后出蜀，携成都妓剃为尼而与归。赵汝愚尝帅蜀，必为此事驳放翁也。"周密以为携尼者为陆游之门客。《齐东野语》卷十一："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

室，率数日一往。”“或谤翁尝挟蜀尼以归，即此妓。”

【陆游洒泪葬爱女】 淳熙三年(1176)，陆游出任严州知州。八月，他从成都带来的妾杨氏生了一个女儿。此时陆游已六十二岁，其妻王氏所生的六个儿子都已长大，因而对这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特别钟爱。次年八月，女儿一周岁时因病夭折，陆游伤痛不已，洒泪安葬之。其《山阴陆氏女女墓铭》：“淳熙丙午秋七月，予来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闰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诸儿中最稚，爱怜之，谓之女女而不名。姿状环异凝重，不妄啼笑，与常儿绝异。明年七月，生两齿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敢于城东北澄溪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冈上。其始卒也，予痛甚，洒泪棺衾间，曰：‘以是送吾女。’闻者皆恸哭。”(《渭南文集》卷三十三)

【陆游以风月名轩示不平】 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但没过多久便被弹劾去职，谓其“嘲咏风月”。陆游去官回山阴后，即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风月轩”，并作诗记之。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一：“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

【陆游误解陆龟蒙诗】 陆游曾在笔记中论证唐人爱饮甜酒、灰酒。提到灰酒时，举陆龟蒙《初冬绝句》中的“酒滴灰香似去年”为证，被人笑为不善观诗。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盖龟蒙《初冬绝句》末联云：‘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围炉饮酒，盏沥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观之，其义昭然。此老精于诗，而不善观诗如此，何哉?”

【陆游爱蜀以剑南名诗集】 剑南，蜀地的别称，陆游自名其诗集为《剑南诗稿》，囊括一生所有诗作，因为他十分喜爱蜀地，故离川后依然念念不忘，以剑南名诗集，以示纪念。陆子虡《剑南诗稿江洲刊本跋》：“(陆游)五为州别驾，西泝僰道，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蜀之名卿巨儒，皆倾心下之，争先挽留。虞公子止侍郎，欲捐其别墅以舍之。”“尝为子虡等言：‘蜀风俗厚，古今类多名人，苟居之，后世子孙宜有兴者。’宿留殆十载。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诗，盖可考矣。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以见其志焉。”(《陆放翁全集》下)

【陆游以渭南名文集】 陆游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而以“渭南”名文集，因为他晚年被封为渭南伯，且认为诗文有别，“剑南”不可施于文，故以“渭南”为文集名。陆子遹《渭南文集跋》：“渭南者，晚封渭南伯，乃自号陆渭南。尝谓

子遹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陆放翁全集》上）

【陆游勉强从韩侂胄游】 传说陆游晚年退居在家，无心仕途，因其才气声望俱高，强被韩侂胄拉出随其左右。为了表示对陆游的知重，韩侂胄盛情款待陆游，让自己最宠爱的姬妾"满头花"为陆游歌舞侑酒。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公早求退，往来若耶、云门，留宾款洽，以觞咏自娱。官已阶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

【陆游短文祭朱熹】 庆元六年（1201），朱熹逝世，因当时党禁未开，尽管郡守有意保护，未向朝廷报告朱熹的死讯，但朱熹生前的亲友仍然不敢前去吊唁。陆游深痛朱熹之逝，但又慑于党禁，只得作一简短祭文致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郡守傅伯寿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饷。'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

【陆游临终赋诗明心迹】 陆游一生坚持恢复，晚年因为韩侂胄作园记，被人视为晚节不终。嘉定三年（1210）一月，陆游病危，临终，索笔写诗示儿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达他至死不变的复国心愿和忠贞节操。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公临终，以诗示其家。""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箦之时矣。"

【厉德斯不畏曹泳】 曹泳是秦桧的死党，显贵时，其妻兄厉德斯不肯巴结他，曹泳为此很恼恨，虽想方设法整治，厉德斯始终没有屈服。后秦桧病死，厉德斯寄给他一篇《树倒猢狲散赋》以讥之。曹泳被贬，他再作诗以刺。庞元英《谈薮》："曹泳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方泳盛时，德斯为里正，泳风邑官胁治百端，竟不屈。会之甫殂，乃遣介致书泳，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及泳贬，德斯以诗送之。"

【神鸦青蛇护送李泳】 李泳，字子永，江西庐陵人。传说一次他乘船沿江而行，过散花洲时，有神鸦飞立船桅，青蛇尾后，一路顺风，即日至富池县境内。当地有一座甘宁将军庙，李泳为之赋诗词，次日，神鸦、青蛇将其护送至长沙。洪迈《夷坚三志》巳卷："大江富池口，隶兴国军，有甘宁将军庙。""李子永尝自西下，舟次散花洲，有神鸦飞立樯杆，久之东去，即遇便风。晡时抵岸，有青蛇激箭而来，至舟尾不见。是夕舣泊。明日赛神。""子永作诗。""初题梁间时，本云'英武凛然'，如有人掣肘者，乃改为'忠义'。又赋望月《水调歌

头》。”“及旦移舟，神鸦、青蛇俱送至长沙，风乃止。”

【范成大十四能文词】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范成大天资很高，识字极早，十二岁时就已经遍读经史，十四岁时已能写文章。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公在怀抱，已识屏间字。少师力教之。年十二，遍读经史。十四，能文词。”(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无科举意】 范成大早年丧父，十四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他哀痛不已。此后整整十年，他只是竭力帮助两个妹妹出嫁，无意于科举，一心想隐居山中。他倾慕唐朝隐居山间的诗人元结，取字幼元。买不起山，却自号为此山居士。后来在友人王彦光劝说下才出山应举中进士。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是岁，秦国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竭力嫁二妹，无科举意。”“友生御史王公彦光勉之曰：‘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因课以举业，遂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因病梦天医】 范成大常年体弱多病。一天，他在病中梦到天医，于是请天医为他治病。醒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和天医的对话，于是作《问天医赋》以记其梦。成大自梦到天医后，病即有好转。其《问天医赋·序》：“余幼而气弱，常慕同队儿之强壮，生十四年，大病濒死。至绍兴壬申，又十三年矣，疾痛疴痒，无时不有。夏至前一日，得寒疾，梦谒天医，省问答了然，独未知天医为何神？案《晋书》卷曰六星，其一曰天谗，主巫医；而孙氏《千金书》，以日辰推天医所在，其是欤？皆未可必也。虽然，吾疾自是其有间哉！乃叙其梦为《问天医赋》。”(《范石湖集》卷三十四)

【范成大人称呆子】 当时对苏州人，俗称“呆子”。范成大刚做官时，有一位与成大一同做官的人，听说成大是苏州人，即称其为“呆子”，后来大家凑钱宴酒，这人又说：“请呆子。”张仲文《白獭髓》：“石湖范参政初官，其同官者闻为吴郡人，即云呆子，后同醵会，曰请呆子。”洪迈《夷坚志·二志》：“江、淮、闽、浙士俗各有公讳，如杭之福儿、苏之呆子、常之欧爹之类。”

【范成大为三公所推重】 绍兴二十六年(1156)，范成大任徽州司户参军。在任期间，徽州三易太守，他们分别是李植、潘莘、洪适。三公性格各异，所好不同，但对成大都十分推重。洪适尤其赏识成大，经常和成大谈古论今，后来成大还因洪的荐举而入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同时，幕府中其他官吏也都推重成大的能力，无人与之争胜，连那些善于玩弄侮慢新进士的奸猾老吏，也对成大必恭必敬。吴儆《送范石湖序》：“吴郡范至能为户曹新安三年，

州三易将，始安抚李公刚毅有大度，为郡以严称，人视之肃然者也。李公继迁，继以检详潘公，仁厚乐易，号长者，然谨绳墨，不可挠以非法。最后，秘书洪公有文章，名最高，又方以政事称一时。三公所趣不同，而至能事之，辄见引重。同时幕府属邑之吏皆推其能，莫与抗。老奸吏视新进士如儿女子，侮慢且持之者，皆缚手屏迹，不敢弄以事。”（吴儆《竹洲集》卷五）

【范成大创设义役制】 乾道三年（1167），范成大任处州知府。时松阳县民因为徭役而纷争不已，范成大便创设义役制，根据各家的经济能力出钱买田，以这些田地的收入来资助那些服役的人家，于是纷争顿息，人人乐从。后来孝宗得知此事，大加称赏，下诏各地颁行此法。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松阳民争役，公晓之曰：‘吾闻东阳县有率钱助役者，前婺守吴侯义之，为易乡名，揭碑褒劝，尔与之邻，独无愧乎？’民既感谢，则推广其制，谕乡人视贫富输金买田，择信义之家掌其事，储岁入助当役者，命曰义役。”（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慨然请行】 由于秦桧媚虏卖国，金人不但侵占了宋的河南陵寝之地，还在“绍兴和议”上规定宋皇帝向金使者跪拜接受“诏书”的礼仪。宋孝宗对此深感屈辱，一直耿耿于怀。他想派使臣以收复陵寝之地为名出使金国，让使臣自己上书提出更改“受书”仪式。但由于这样出使，等于向金人挑衅，况且金法严厉，不许使臣递私人书奏，这次出使是很危险的，所以官员们都很害怕使命落到自己身上。右相虞允文推荐李焘、范成大二人，李焘虽号称是有节气的名流，也不敢应命。范成大明知此去危险仍慨然请行。临行前，孝宗亲加勉励，范成大表示自己已做好不回来的打算，孝宗非常感动。岳珂《桯史》卷四：“为祈请使以行。上临遣之曰：‘朕以卿气宇不群，亲加选择，闻外议汹汹，官属皆惮行，有诸？’范对曰：‘无故遣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已立后，乃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

【范成大不辱使命】 范成大到金国后，当晚就秉烛起草私书，要求更改宋皇“受书”的仪式。次日，他向金廷递交国书后，突然拿出私书来，要求金人接受。金国君臣满朝惊骇，其宣徽大使威吓说宋使臣从来无人敢这样放肆的，左右的人强迫成大拜退。成大屹然不动，坚持要递上私书，金皇无奈，只得答应接受。金太子当时就要杀成大，被人阻止。第二天，又有人建议拘留成大，成大不为所惧，赋诗曰：“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会同馆》）范成大的大义凛然，使得金国君臣敬佩不已，终于得以全节而归。岳珂《桯史》

卷四："至燕，乃夜蔽帷，秉烛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遂怀以入，搢笏出而执之，雍酋大骇顾䛇，其宣徽大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处耶？自来使臣未尝敢尔。'范不为动，再奏曰：'奏不达，归必死，宁死于此！'雍酋怒，厉声曰：'教拜了去！'钢以笏抑范使拜，范跪如初，曰：'此奏得达，当下殿百拜。'乃宣诏令纳馆伴处，范怒下殿。是日钢押宴，谓范曰：'公早来殿甚忠勤，皇上嘉叹，谓可以激励两朝臣子。'十月，范还，虏之报章有曰：'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上于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

【金人求范成大巾帻】 范成大使金时，金迎使者田彦皋因倾慕成大，求成大的巾帻作样子以效仿，并对自己所戴的"蹋鸱"感到惭愧。《宋史·范成大传》："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范成大《蹋鸱巾》诗序云："接送伴田彦皋爱予巾裹，求其样，指所戴蹋鸱有愧色。"（《范石湖集》卷十二）

【范成大博闻强见】 范成大在朝中为官时，以博闻强见闻名，皇帝若要咨询什么事情，臣下都推举他应对。他出使金国回来后，对金国的礼仪、刑法、职官、城邑以至于所经过的山形地势等等，都能了然于胸，知之甚详，甚至连金国的老人都及不上他。陆游《筹边楼记》："方公在中朝，以洽闻强见擅名一时，天子有所顾问，近臣皆推公对，莫敢先者。其使虏而归也，尽能道其国礼仪、刑法、职官、宫室、城邑、制度，自幽蓟以出居庸、松亭关，并定襄、五原以抵灵武、朔方，古今战守离合得失是非，一皆究其本末，口讲手划，委曲周悉，如言其国内事，虽虏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详也。"（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八）

【范成大一言悟主】 范成大为中书舍人时，孝宗要任用外戚张说为枢密院签书。张说原是阁门官，为奸佞之人，这个任命显然是不妥的。一时朝臣纷纷争谏，但孝宗一概不听。由于范成大是为皇帝起草诰命的，朝臣便都来问他是否准备起草任命张说的诰文，成大不置可否，于是人们便以为他想讨好张说以求高官。过了几天，范成大请求孝宗召见，孝宗以为他不会驳回任命张说的命令，就很温和地召见他。成大将退时，将孝宗任用张说的命令放在御榻前，并巧妙地引喻上奏，指出任命阁门官为签书，犹如州郡长官选拔客将小吏做通判一样不合体例，孝宗闻言醒悟，便收回任命。岳珂《桯史》卷四："上用知阁门事、枢密都承旨张说为佥书，满朝哗然起争，上皆弗听。范既当制，朝士或过问当视草与否，笑不应，独微声曰：'是不可以空言较。'问者不惬，又哗然谓范党近习取显位，范亦不顾。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词犹未下。勿请对，上意其弗缴，知其非以说事，接纳甚温。范对久将退，乃出词

头纳榻前，玉色遽厉，范徐奏曰：'臣有引谕，愿得以闻。今朝廷尊严，虽不可以下拟州郡，然分之有别，则略同也。阁门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执政大臣，倅贰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无容议，但圣意以谓有一州郡，一旦骤拔客将吏为通判职曹官，顾谓何耶！官属纵俯首，吏民观听，又谓何耶！'上霁威沉吟曰：'朕将思之。'明日，说罢。"

【范成大称赏周必大题词】 乾道八年（1172）春，周必大路过苏州，范成大邀请他游赏石湖。两人饮酒至夜间，周必大题词于壁间，认为石湖美景，正应该有象范成大这样的贤者来享受，范成大为之击节，大为称赏，以至于其他题词尽为废弃。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国以春官去国，过吴，范公招饮园中，夜分题名壁间云：'吴台越垒，距门才十里，而陆沉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得要，甲于东南。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耶！'为击节，而前后所题尽废焉。"

【范周六十挂冠之约】 这年春十五日夜晚，范成大与周必大泛舟石湖，共赏美景，于是有归隐之意。由于两人同年，又相交颇深，便相约到六十岁一起辞官。但后来两人都未能如愿，颇以为憾。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某与公齐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是与公善。壬辰春，自春官去朝，过平江，游城西诸山。公访余灵岩，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载湖心，风露浩然，尝有六十挂冠之约。其后或同朝，或相遇于外，每以未践言为憾。"（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捕盗有定算】 范成大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时，兴安县有盗贼伤人，成大密谋用计捕捉。中秋之夜，成大和属官泛舟湖上赏月，令人用大杯盛酒放在桌上。不久，岸上有吵闹声，原来是将官沙世坚捕获盗贼的首脑前来，成大便以大杯酒犒劳沙世坚，于是人们无不佩服成大的神机妙策。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兴安县界盗伤人，公密设方略掩捕。适中秋，同诸司泛舟赏月，命取大卮酌酒置案间，提刑郑丙问故，公笑曰：'欲饮至尔。'俄岸上欢噪，乃将官沙司坚执贼首来，即以卮酒饮之，诸司骇服。"（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题破次山碑】 元结（号次山）曾将所撰《大唐中兴颂》请书法家颜真卿楷书，摩刻于湖南浯溪的山崖石壁上。乾道九年（1173）春，范成大游玩浯溪，摩挲观赏次山碑。他认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是以春秋笔法写成，婉辞含讥，不合《诗经》"颂"体的规矩。于是不惜被人责怪，在次山碑上题诗《书浯

溪中兴碑后》，以批评元结。后来成大果然因为损破古迹而被人指责。其《书浯溪中兴碑后·序》："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游浯溪，摩挲中兴石刻洎唐元和至今游客所题。窃谓四诗各有定体，颂者，美盛德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周、鲁之遗篇可以概见。今元子乃以鲁史笔法，婉辞含讥，盖之而章，后来词人复发明呈露之。则夫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颂之有？窃以为未妥，题五十六字，刻之石傍，与来者共商略之。此诗之出，必有相诟病者，谓不合题破次山碑，此亦习俗固陋，不能越拘挛之见耳。余义正词直，不暇恤也。"（《范石湖集》卷十三）范成大《骖鸾录》："诗既出，零陵人大以为妄，谓余不合点破渠乡曲古迹。"

【范成大从容治川】 淳熙元年(1174)，范成大官拜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成都地大人众，政事远远多出他府，而其所管辖的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更是接邻南方、北控秦陇的边防要地。成大到任后，施利惠农，选将治兵，筹画措施，井井有条。几个月后，便大有成效，这一年又获得大丰收，幕府里竟然无事可忙，成大于是便带领下属和宾客饮酒赋诗，逍遥自在。陆游《范石湖集·序》："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阁，来帅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众，事已十倍他镇；而四道大抵皆带蛮夷，且北控秦陇，所以临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变故于呼吸顾盼之间。以是幕府率穷日夜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规模，信命令，施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震四境。岁复大登，幕府益无事，公时从其属及四方之宾客，饮酒赋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范成大营造铜壶阁】 成都有铜壶阁，颇为雄壮，曾为火所毁。范成大来成都后，准备重新营造此阁。这是一项十分繁浩的工程，但成大胸有定算，筹画经营，从容不迫。新阁建成后，极其壮丽，人们都感到突然而惊骇不已，有见识的人由此知道成大能干大事。陆游《铜壶阁记》："始至，或以阁坏告公曰：'失今不营，后费益大。'于是躬自经画，趣令而缓期，广储而节用，急吏而宽役。一旦崇成，人徒骇其山立翚飞，□然摩天，不知此阁已先成于公之胸中矣。""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八）

【范成大巧计除奸将】 成大任四川制置使，筑寨修栅以防备蛮夷。但白水寨守将王文才，不仅私娶蛮女，还引导蛮夷侵掠边境。成大于是以重赏传檄群蛮，使他们相互猜疑。不久，蛮夷擒王文才献给成大，成大立即杀之。《宋史·范成大传》："白水寨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俄禽文才以献，即斩之。"

【范成大唯才是用】 孙松寿、樊汉广是四川的名士，两人都挂冠不仕，成大知成都府，表彰其节。虽然两人都未应诏做官，但蜀士因此而归心成大。成大唯才是举，用人所长而不拘小节。遇到人才杰出的，成大即上奏章荐之于朝廷，被推荐的人往往官至枢密院和中书省。《宋史·范成大传》："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

【范诗一成万人诵】 范成大以诗闻名，他在成都时，诗一作成，士女万人就争相传诵，还被付之弦管歌唱，有的人更把范诗题写在屏风和团扇上，相互赠送。陆游《范石湖集序》："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

【范成大与陆游互相酬唱】 范成大在四川时，陆游在其幕府供职，两人都是一代文士，经常相互唱酬，颇为相得。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范至能、陆务观以东南文墨之彦，至为蜀帅，在幕府日，宾主唱酬，每一篇出，人以先睹为快。"

【宋孝宗御书"石湖"赐成大】 石湖是范成大在苏州的别墅，风景绝佳。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在选德殿设宴犒劳成大，宴席上，宋孝宗赐给他亲自书写的"石湖"大字和一轴苏轼的诗，此后，成大即自号为"石湖居士"。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神道碑》："上曰：'劝卿一杯，且有以为侑。'公饮讫，二内侍奉缣素来，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湿。公拜赐，奉觞进酒谢，上满饮，复袖御书苏轼诗一轴以赐，自未至酉乃罢。"(周必大《玉堂类稿》卷七)

【范成大治赈无流民】 淳熙八年(1181)，南京一带发生旱灾，时成大知建康府，他一面招徕商人贩运粮食来卖，一面向朝廷请求，得到军储粮二十万石以救济灾民。同时，这一年的税收，也蠲免三分之二。由于成大赈济有方，竟无人因旱灾而流徙他乡。景定《建康志》："成大开府金陵，适岁旱，招徕商贾，捐阁夏税，请于上，得军储二十万石，振饥民。苗额十七万斛，是年蠲三之二，而五邑受粟总四万五千四百余户，无流徙者。"(《范石湖集·附录》四)

【范成大种竹不信祟】 范成大在成都时，种竹满园，偶然受寒得病。后来到金陵，复种竹千竿，碰巧又因为头晕卧床不起。僮仆就以为是竹子作祟，不当种竹。成大不信，作《种竹叹》诗，表示他回到石湖后，还要种更多的竹，用事实来封住他们的嘴。其《种竹叹》序云："向在成都，种竹满西园，偶苦寒疾。

竭来金陵，复种绕池，未几以眩卧阁。家人子遂谓不当种竹，其说甚可怪叹。”“诗曰：明当还石湖，剩种千亩地。未论比封君，且用执谗喙。”（《范石湖集》卷二十二）

【范成大与姜夔交相尊让】 绍熙二年(1191)冬，姜夔冒雪前往苏州拜访范成大，作雪中访石湖诗，以表示对范的景仰之情。范成大也作诗相酬，称奖姜有李愬尊奉裴度那样的高风。范成大不以名位自高，姜夔不恃才傲物，遂成文坛佳话。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姜尧章雪中访范至能于石湖，诗云：‘雪矸如玉城，偏师敢侵犯？黄芦陈野鹜，我自将十万。三战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霜越手，定自一笑粲。’至能酬之云：‘鹅鹜声喑雪臆豪，直前不惮夜行劳。更能橐鞬尊裴度，千古人知李愬高。’前辈称奖后进，不以名位自高，交相尊让，亦可见一时士大夫风俗之美也。”

【范成大作文不惮改】 范成大为一代文人，但他作文却非常认真。曾作《三高亭记》，极为人所传诵，周密得其手稿，涂改满纸，于是知成大作文不惮修改。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三高亭，天下绝景也，石湖老仙一记，亦天下奇笔也。余尝见当时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锦，信前辈作文，不惮于改如此。”

【万里奔波万里诗】 范成大出使金国时，曾作《水调歌头》，首句云：“万里汉家使。”后来当他奔波来往于桂林、成都等地，以及回到苏州时，都分别作《水调歌头》以自和前词，并且这三首词也都以“万里”二字开头。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引《澄怀录》：“始余使燕，是日过燕山馆，尝赋水调，首句云：‘万里汉家使。’后每自和。桂林云：‘万里汉都护。’成都云：‘万里桥边客。’”“今年幸甚，获归故园，偕邻曲二三子，酬酢佳节，于乡山之上，乃复用旧韵，首句云：‘万里吴船泊，归访菊篱秋。’”

【范成大诗言稼穑之艰】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以六十首绝句构成，规模空前，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农村生活。传说宋孝宗想拜成大为相，因认为他不了解农事的艰辛而作罢，成大于是作此诗以言稼穑之艰。汤廷尉《公余日录》：“孝宗欲相范致能，以其不知稼穑之艰，遂止。范因作《田园杂兴》诗六十首。”

【范成大好谈虎】 范成大喜欢与人谈论虎，曾经构造一座轩，取名“说虎轩”。《南守杂事诗》卷一引《清赏录》：“范文穆好谈虎，构一轩，曰‘说虎’。”

【范成大喜啖梅】 范成大喜欢吃梅，有人送给他一斛茵梅，成大一会儿就吃尽。《南宋杂事诗》卷一引《语林》：“范致能喜啖梅，人尝致一斛茵，至能食之，须臾而尽。”

【范成大临终托万里】 范成大亲手将自己的诗文汇编成集，临终之时，握着儿子的手授予书集，并嘱其求杨万里写序言。于是成大的儿子背负书箱，拜见杨万里。杨万里对成大如此知己极为感动，抱书而涕，为之作序。杨万里《范石湖集·序》："予畴昔之晨，与客坐堂上，遥见一健步黄衣，负一笈至庭下，呼而诹其奚自？曰：'自参政公范氏也。'发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书读之，则公之子莘叩头请曰：'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编其诗文，数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将易箦，执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以无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宁无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杨诚斋与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畴可以属斯事？小子识之。若莘则何敢请，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坠，惟先生哀而诺之。'予执书抱遗编而泣曰：'万里与公，同年进士也。公先进，至为朝廷大臣，与天子论道发政，坐庙堂进退百官；而万里环堵荒寒之士也，何敢与公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万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执政倹公也。今忍死丁宁之托，其何敢辞！'"

【周必大舍官救人】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传说周必大任临安剂局门官时，其奶娘姚氏病重，周必大为她占卜吉凶，卦象言姚氏之病无药可救，并言六月将有大灾，伤财去官。不久，姚氏果然病亡。周必大担心其他几句凶象也应验，整个六月，忧虑不已。到了月终，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以为灾祸已经过去了，于是与同僚举杯庆贺。不料宴会刚结束，住所便被大火包围，家产全失，仅逃得性命。失火者是其邻居王氏，为了不让邻居受流配罪，周必大包揽过错，被削籍为民。后因中博学宏词科，才重登仕途。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载："时临安帅韩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马舜韶方为御史，畏不敢问，执必大及邻比五十余人皆下狱，奏行三省勘念。必大问狱吏曰：'失火延烧，在律云何？'吏曰：'当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贷邻比，罪居何等？'吏曰：'法止除籍为民耳。'必大叹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财伤官磨，占谣定矣。'遂自诬服，竟落职，依其妇翁王彦光于广德。""顷之，彦光强必大赴宏词科。""值秦桧死，高宗更化，汤鹏举知贡举，试法甚严，而必大首捷，驯登台辅，人谓救人阴德所致云。"

【周必大辩诬】 庆元年间，周必大赋闲吉州，有一个叫吕祖泰的人，因感愤时事日非，上书朝廷，极力指责执政者，并要求周必大出任相位。执政者本来就忌恨必大，便上奏弹劾，诬陷吕祖泰受周必大指使，还指证周必大是"伪学"一党，要求宁宗予以削职。周必大于是上表谢罪，立言正大而言辞委婉，宁宗见了，不仅不加罪于他，还下诏恢复其官秩。岳珂《桯史》卷十一："初当

路入浸润，欲文致以罪，而难其重名，意或有辨论，乃置于贬。及奏至，引咎纡徐，言正文婉，洒然自释。既而东朝奉宝册，诏复其秩。”

【周必大为婢取水】 传说周必大有侍妾颇得宠爱，为其妻所妒，夏日其妻将妾毒晒于庭，周必大怜其口渴，为她取来开水，为妻嘲笑。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引《韦居听闻》：“周益公夫人妒，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过之，当暑，媵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窥于屏曰：‘好个相公，为婢取水。’公笑曰：‘独不见建义井者乎！’”

【周必大题居室】 周必大退休以后，欲题对联于居室，以表退隐之心。上联为“安乐直钱多”，苦思不得下联，幸得友人相助，才如愿以偿。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周益公退休，欲以‘安乐直钱多’五字题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对。一士友请以‘富贵非吾愿’为对，公欣然用之。”

【周必大作记成绝笔】 传说周必大晚年寓居家乡庐陵，因年迈多病，不再舞文弄墨。嘉泰四年（1204）八月，庐陵地方筑堂纪念先儒名臣，坚请周必大为之作记。周必大强撑病体，一气呵成，十月，即病重而卒，此记遂成为周必大的绝笔。岳珂《桯史》卷第十一：“嘉泰四年八月，始为堂，县庠以祀三忠。时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岁多不怿，稍谢碑板之请，不肯为。一日，韦布款其门者百数，阍辞焉，弗可，乃强为通。益公方卧，奋然起曰：‘是当作。’即为属稿，文不加点而成，邑人惬望。四方闻其复秉笔，求者沓至，益公实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盖绝笔焉。”

【奇童尤袤】 尤袤（1127—1194），字延之，无锡（今属江西）人。尤袤因为少年时非常聪明，被人称为“奇童”。《宋史·尤袤传》：“少颖异，蒋偕、施垧呼为奇童。”

【尤书橱】 尤袤博览群书，通今达古，学识渊博，士大夫因此称他为“尤书橱”。邢敳《坦斋笔衡》：“尤延之贯穿今古，士大夫目为尤书橱。”

【吏民为尤袤立生祠】 尤袤于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泰兴县令。他一上任，就去了解百姓疾苦，清除弊端，修筑颓坏的城墙。后来金兵南侵时，攻占扬州，而泰兴县城因为城墙坚固得以保全。泰兴县的吏民称尤袤为他们的父母官，并立生祠以祭祀之。《宋史·尤袤传》：“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阃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颓毁甚，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后事至旧治，吏民罗拜曰：‘此吾父母也。’为立生祠。”

【尤袤不求官而得官】 孝宗朝时，大宗丞一职空缺，很多人竞相奔走以求此职，当时尤袤正好在京城，但他并不利用机会营求高官。丞相陈俊卿建议把这个职位给不求的人，于是尤袤意外地被任为大宗丞。《宋史·尤袤传》："大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予不求者。'遂除袤。"

【尤袤三缴诏令】 绍熙元年(1190)，尤袤官拜焕章阁待制、给事中。他一上任，就宣布说，如有人谋求不合法的升迁，即使皇帝下诏，他也决不奉行。几天以后，有四个有权势的太监谋求超升，光宗也已同意，但尤袤拒不执行，终于使此事作罢。《宋史·尤袤传》："既就职，即昌言曰：'老矣，无所补报。凡贵近营求内除小碍法制者，虽特制令书请，有去而已，必不奉诏。'甫数日，中贵四人希赏，欲自正使转横行，袤缴奏者三，竟格不下。"

【尤袤诗得光宗赏识】 尤袤任台州知府时，曾被人攻讦，光宗派人秘密查访。尤袤为官清正，老百姓赞不绝口，使者便录下尤袤的四首诗上呈光宗。光宗读后大为叹赏，深感尤袤的忠正，于是提升他为淮东提举常平。《宋史·尤袤传》："会有毁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除淮东提举常平，改江东。"

【杨万里以诚名斋】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万里初授官赣州司户，后来调任湖南永州零陵县丞。当时名将张浚正谪居在此，以正心诚意勉励杨万里，杨万里因而将书斋取名为"诚斋"。光宗曾御笔亲题"诚斋"二字赐予杨万里。《宋史·杨万里传》载："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杨万里焚诗千余首】 杨万里作诗，初学江西诗派。绍兴三十二年(1162)，万里三十六岁，自焚少年时诗作千余首，决意抛弃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来，他的诗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被人称为"诚斋体"。其《江湖集自序》："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

【杨万里荐士】 淳熙年间，杨万里为吏部郎中，王淮为宰相。一天，王淮向杨万里询问宰相当以何事为重，杨万里答以人才，并作《淳熙荐士录》一卷上给王淮，推荐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王淮深信其知人之明，按《荐士录》逐一擢用。《宋史·杨万里传》："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

【杨万里拜小吏为一字师】 传说杨万里曾将晋代文人干宝误为于宝，被一小吏指出，杨万里虚心接受，称之为"一字之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杨万里戏调朱熹足疾】 杨万里为人诙谐。传说朱熹有一次偶患足疾，行动不便，杨万里从友人处得知，即赋诗和他开玩笑，谓："晦庵若问诚斋叟，上下千峰不用扶。"朱熹看后无可奈何，笑骂杨万里嘴巴厉害。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九："晦庵先生与诚斋吟咏甚多，然颇好戏谑。刘约之丞庐陵，过诚斋，语及晦庵足疾，诚斋因赠约之诗。""晦庵后视诗笑云：'我疾犹在足，诚斋疾在口耳。'"

【万里云帆何时到】 杨万里为监司时，按例巡视至某郡，宴上歌妓唱曲侑酒，不慎犯其名讳，唱出"万里云帆何时到"句，万里立即戏谑地回答自己昨日到，郡守难堪之极，竟将歌妓囚禁起来。杨和甫《行都纪事》："(杨万里)为监司时，循历至一郡。郡守盛礼以宴之，而适初夏。有官妓歌叶少蕴《贺新郎》以送酒，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时到'，诚斋遽云：'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惭，即监系官妓。"

【杨万里怜惜文士】 传说杨万里为某处安抚使时，处置一位学官与官妓相狎的事件。按律，官妓不得随便与人私通，杨万里一怒之下，黥刻了那位妓女的脸，并将她流放至别处。临发配前，杨万里特地将妓女押至学官家，意欲使他羞惭，学官却酌酒相别，为妓女赋《眼儿媚》词，由此杨万里知其为文士，顿生怜惜之心，将妓女改送与他。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杨诚斋帅某处，有教授狎一官妓，诚斋怒，黥妓之面，押往谢辞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为别，赋《眼儿媚》。""诚斋得词，方知教授是文士，即举妓送之。"

【杨万里论配享被贬】 高宗死后，按例应由朝臣议定附祭于高庙中的功臣。洪迈遵孝宗旨意行事，未经众人讨论便决定吕颐浩等四人进入配享。杨万里当时为秘书少监，认为没有将功臣张浚列入很不公平，便以"指鹿为马"责斥洪迈，因而触怒孝宗，被贬为筠州知府。《宋史·杨万里传》："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飨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杨万里得罪高宗被逐出京】 传说宋高宗八十岁生日庆典将要举行之时，孝宗和朝臣们忙着做准备工作，此时周必大为丞相，大权在握，他与杨万里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因而想借此机会提拔杨万里，让他在朝廷为侍臣。不料高

宗因杨万里在殿策中将他比作晋元帝，大为不满，强令孝宗将杨万里贬出京城。张端义《贵耳集》："德寿丁亥降圣，遇丙午庆八十，寿皇讲行庆礼上尊号。周益公当国，差官撰册文，读册书册，拟杨诚斋、尤延之各撰一本，预先进呈。益国与诚斋乡人，借此欲除诚斋一侍从为润笔。册文寿皇披阅至再，即宣谕益公：'杨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读时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温润。'益公又思所以处诚斋，奏为读册官。寿皇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寿皇过内，奏册宝仪节，及行礼官读至杨某，德寿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如何不去？'寿皇奏云：'不晓圣意。'德寿曰：'杨某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杨即日除江东漕。诚斋由是薄憾益公。"

【杨万里作诗巧合前人意】 杨万里有诗曰："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唯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陆游说这首诗与前辈王安石写过的诗句意思巧合，而且表达得更详尽，杨万里为此很高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予语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

【杨万里与尤袤相互戏谑】 杨万里善戏谑，才思敏捷，谑语常常冲口而出。尤袤与杨万里情谊极深，也善滑稽，二人经常在一起，就地取材，取笑逗乐。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大常卿，又同为青宫寮寀，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谐，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蝤蛑，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蛑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歆楚些，万象为挫。瑰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杨万里受知虞允文】 虞允文为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时，偶读杨万里的《千虑策》，十分欣赏，遂提拔他进入朝廷。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应求阁子内，见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应求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相公且子细，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

【杨万里宁事清福不应召】 杨万里年老退居于南溪，诗酒自适，十分清闲。庆元初(1195年)宁宗即位，重新启用他和朱熹，朱熹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杨万里却坚辞不出，以诗自赞曰："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表达他宁愿归隐于大自然的愿望。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人。徐灵晖赠诗云：'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盖记实也。聪明强健，享清闲之福十有六年。宁皇初元，与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独不起。文公与公书云：'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违矣。"

【杨万里预贮路费】 杨万里生性耿直，立朝时难免受排斥，传说他为朝官时，早已作好准备，将回乡的路费贮于小箱子里，不许动用，也不许家人买任何物品，以免将来旅途累赘太多。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杨诚斋立朝时，计料自京还家之费，贮以一篋，钥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许市一物，恐累归担，日日若促装者。"

【杨万里耿直】 杨万里曾作诗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尧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据说这首自赞诗是因为孝宗、光宗都评价他耿直，有感而发的。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云："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子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怅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以忠鲠南迁，幸遇时平主圣，老矣，不获遂所遇矣。'立朝时论议挺挺。""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

【杨万里拒作《南园记》】 宋光宗继位以后，外戚韩侂胄当政，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竭力拉拢一批文人名士。杨万里对此很不以为然，拒绝为他写《南园记》，因此得罪韩侂胄，受到排斥。《宋史·杨万里传》："万里为人刚而褊。""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杨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

【杨万里植三三径】 庆元年间，杨万里由秘书监退隐南溪。他在南溪筑园，中有九条小径，每条径上种不同的花草，名为三三径。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一："庆元间，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年未七十，有终焉之意。筑园南溪，上开九径，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红梅、碧桃、芙蓉九种花木，各植一径，命曰

三三径。因赋诗曰：'三径初开是蒋卿，再开三径是渊明。诚斋奄有三三径，一径花开一径行。'"

【杨万里忧愤而死】　杨万里晚年贬居在家，因韩侂胄专权而忧愤成疾，卧病于床。家人为其健康，不得不封锁外界消息。一日，族子失言，告知韩侂胄用兵之举，杨万里忧怒而逝。《宋史·杨万里传》："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笔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向滈凄词感妻子】　向滈，字丰之，为宋某帝后家族后裔。曾从王廷珪游学，其诗句"人情甚似吴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难"，很得杨万里的赞赏。向滈虽有高才而一生贫穷，其岳父不满，竭力怂恿女儿离开他另寻人家。向滈无力挽回妻子，无奈在她临走时，作《卜算子》词放在她的行囊中送她。词意凄苦不忍闻，其妻感动而回心转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三十八条："向丰之，宋后之裔也，才调绝高，贫穷则甚。""一日，妇翁恶其穷，夺其妻以嫁别人，丰之听其去，作一《卜算子》小词在其箧中，后和云：'三岁学生儿，四岁娇痴女。说著行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闻之令人鼻酸。后其妻见词，毅然而归，与之偕老。"

【甄龙友金殿失对】　甄龙友，字云卿，浙江永嘉人，年少时便有才名，应对尤敏捷，但有时亦难免糊涂。一天，孝宗拿他的名字开玩笑时，他却反应不过来，失对于金殿。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一日登对，上戏问云：'卿安得与龙为友？'甄仓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尧舜在上，臣安得不与夔龙为友？'闻者惜之。"

【甄龙友从容而死】　甄龙友临死时，命其子召请好友木待问来托付后事。因甄住城外，天黑后城门关闭，其子不得进城，木待问至天明才来。甄龙友天明见木待问，大喜，洗澡更衣以后，先以坐姿而逝，但片刻又睁眼说儒士不应坐死，遂横卧而卒。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甄龙友)将亡之日，命其子僩汤，且召蕴之，将嘱以后事。甄居城外，昏暮，门阖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则勿烱以待旦。'既旦，木闻之亟来。甄喜曰：'吾将行，得君主吾丧，则济矣。'木许诺。乃入浴更衣，与木诀，坐而逝。既复开目，曰：'吾儒，无此也。'复卧乃绝。"

【朱熹幼时超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

人。朱熹幼时聪颖，悟性过人，其父教之识“天”字，他即问天外有何物，游戏时，能画八卦图案于沙上。年仅十八岁便通过乡试，以进士及第。《宋史·朱熹传》：“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传，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

【朱熹六劾唐与正】 唐与正，字仲友，浙江金华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淳熙八年(1182)为浙江天台太守。这年朱熹升任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巡行至天台，收到了许多对唐与正的指控，便进奏章朝廷加以弹劾。时唐与正的姻亲王淮为宰相，有些人荐唐迁任江西提刑以为奉承，故朱熹三上劾书都被王淮扣押。朱熹先后六上劾书，终于迫使朝廷撤除了唐与正的升迁，而朱熹也为此丢了官职。《宋史·朱熹传》：“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

【陈亮借朱熹之力报复唐与正】 陈亮在天台时，与某官妓相好，求天台太守唐与正为她脱籍。唐当面应允，背后却挑拨妓女变心，陈亮为此十分恼怒。时朱熹为监司，陈亮与他交往密切，故求见朱熹，挑拨唐朱关系，欲借朱熹之力报复唐与正，朱熹果然怀恨唐与正，上书劾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

【宋孝宗秉烛读朱熹疏】 淳熙十五年(1189)，朱熹上书孝宗，就时政提出自己的看法。疏奏报入之时正值深夜，孝宗已就寝，但他立即起来，秉烛看完了朱熹的疏奏才休息。《宋史·朱熹传》：“(朱熹)疏入，夜漏已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

【朱熹晚年穿野服】 朱熹晚年，因年迈多病，行动艰难，故自制一种类似道袍的宽松服装，称为野服。有同僚来拜访时，以衣带束之，相见如礼，平时则解带松袍，自在逍遥。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

客。""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

【朱熹诬妓滥用刑】 严蕊，字幼芳，浙江天台军妓，色艺超群，才思敏捷，善赋诗词，颇受天台太守唐与正的赏爱。传说唐与正曾在宴席上命她赋红白桃花，她立即口占一首《如梦令》，唐与正非常高兴，赏给她双缣。后来朱熹为使节巡行到天台，为了坐实唐与正的罪名，指责他与严蕊淫佚无度，将严蕊系狱毒打。严蕊不为刑逼所屈，不肯牵连唐与正，直到朱熹改任才得释放。继任者岳霖命严蕊赋词陈情，严蕊当即口占《卜算子》一首，岳霖于是判其从良。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卒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即日判令从良。"

【梁克家与九月梅】 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泉州人。传说他未中第时，斋前有梅树九月开花，当时他正寓于揭阳县治所，因而县邑中文士纷纷作诗谄媚县令，以为此花为他而开。独梁克家不以为然，亦赋九月梅曰："不因造物于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绍兴三十年(1160)，他参加廷试，果中状元。韦居安《梅磵诗话》："梁郑公克家未第时，为潮州揭阳宰馆客，寓县治东斋，斋前有梅一株，忽于九月中盛开，岭外梅著花固早于江浙间，必至冬方有之，邑人殊以为异，邑士多赋诗，往往谄令君。梁公亦赋一篇云云。明年廷对，魁天下，孝宗朝拜相。"

【张孝祥得高宗钦赐第一】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安徽和县)人，幼时即聪明好学，博闻强记。绍兴二十四年(1154)，试礼部，因与秦桧之孙秦埙同场，被考官汤思退选为第二名。高宗阅卷时，十分欣赏张孝祥的文笔，同时也为了压抑秦桧的势力，御笔亲提张孝祥为第一名。《宋史·张孝祥传》："(张孝祥)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

四年，廷试第一。时策问师友渊源，秦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孝祥独不攻。考官已定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埙策皆秦桧语，于是擢孝祥第一，而埙第三。”“谕宰相曰：‘张孝祥词翰俱美。’”

【张孝祥以石砚掷蛙】 传说张孝祥少时在父亲修筑的读书室读书，室前池塘里的青蛙鼓噪烦人，张孝祥抓起一块石砚砸了过去，蛙声遂永远停息。《宣城张氏信谱传》：“转运公尝面池筑室为读书所，池故多蛙，公以砚掷之，声遂永息，人咸异之。既贵，即以禁蛙名其池。”

【张孝祥状元及第之风波】 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因得宋高宗的赏爱，压倒秦桧之孙秦埙和曹泳之子曹冠而状元及第。秦桧等人对此大为不满，加之张孝祥的父亲张祁与主战派胡寅为友，张孝祥及第后又上书为岳飞鸣冤，秦桧即诬陷张祁、胡寅谋反，系之于狱，直到次年秦桧病死，张祁等才得释放，张孝祥也得迁秘书省正字。《宋史·张孝祥传》：“先是，上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系诏狱。会桧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狱释罪，遂以孝祥为秘书省正字。故事，殿试第一人，次举始召，孝祥甫第一年得召由此。”

【宋高宗预言张孝祥必将名世】 宋高宗见到张孝祥上奏的文书以后，爱其文笔，曾预言张孝祥必会出人头地，名扬天下。陆世良《张安国传》：“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

【张孝祥中状元有祥瑞之兆】 传说张孝祥中状元时，他的家乡芜湖有飞龙、彩云等祥瑞之物出现。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先，芜湖东境有龙穿岸腾空，风雷夐异，须臾云霓五彩，光烛百里，江山掩映如锦。及捷闻，人咸谓庆云为公之先兆云。”

【张孝祥占尽好处】 传说张孝祥参加廷试时，其书法和诗歌颇得高宗喜爱，为此秦桧向张孝祥打听其书法和诗歌所宗，当张孝祥回答说“颜书”和“杜诗”时，秦桧不得不承认张孝祥占尽了好处。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先胪传一夕，进御安国卷，纸既厚，笔墨复精妙，上览之喜甚，擢为首选。”“已而廷唱，上又称其诗，安国诣谢。秦问学何书，曰：‘颜书。’又曰：‘上爱状元诗，常观谁诗？’曰：‘杜诗。’秦色庄，笑曰：‘好底尽为君占却。’”

【张孝祥成全陈妙常】 张孝祥调任临江县令时，曾宿女贞观，因慕女道士陈妙常的美色，以词挑逗她，遭到拒绝。后来陈妙常与张孝祥的好友潘法成私通，张孝祥不计前嫌，成人之美，将二人断为夫妇。赵世杰《古今女史》：“宋

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众，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之。词载《名媛瑗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

【荆南士民哭送张孝祥】 乾道四年(1168)秋，张孝祥任荆州南湖北路安抚使，次年三月因病辞职，离开荆州。曾作《鹧鸪天》(又向荆州住半年)与同事饯别。据说他离开荆州时，荆州的百姓士兵哭着送他上船，表示留恋不舍。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张孝祥“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请祠侍亲，疏凡数上。帝深惜之，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南轩为文以饯之，荆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绘小像祀于湘中驿，南轩为之赞。”

【张孝祥为冤妇平反】 张孝祥为地方官时，颇有吏治声名。传说他任潭州知府兼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时，有一位妇女被其公婆指控谋杀亲夫，数审不伏，张孝祥亲自审理此案，终于为这位妇女平反雪冤。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有妇不宜于夫，之商而归，妇为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为妇杀之无疑，涉三狱而妇不伏。公亲鞫之，妇泣曰：‘实无此志。顾食有鱼肉，以铗承之，铗固在也。’公命取铗，复鱼肉以饲犬，犬毙。因询士人，谓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杀之。公命索妇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取鱼肉饲犬，复毙，事立为之平反。妇誓祝发以报，众大悦服。”

【张孝祥宁要红罗不要银】 张孝祥将离镇江知府，适逢镇江多景楼落成，张孝祥为楼书大匾。新任知府王宣子令公库以二百两白银作为润笔之资，张孝祥不肯接受，表示愿得红罗百匹，后即将红罗分赠歌妓。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八引周密《癸辛杂识》：“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匾，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

【张孝祥单骑平乱军】 张孝祥任江西抚州太守时，抚州有士兵发动骚乱，抢夺兵火库，一时官吏们避之犹恐不及，惟有张孝祥匹马单枪闯入乱军中，阻止了事态的发展。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临川猪卒趋劫库兵，一时鼎沸，官吏屏迹。公单骑驰赴军中，喻列校曰：‘汝曹必欲为乱，请先杀太守。’佥曰不敢，惟所给未敷耳。公即手喻众卒，听命者待以不死，随取金帛以次支给，摘发数卒，叱之曰：‘倡乱者罔赦！’立命斩之。众校俯伏不敢仰视，阖城宴然。”

【张浚为张孝祥词而罢席】 隆兴元年(1163)，主战派将领张浚都督江淮军事，张孝祥任都督府参赞军事兼建康留守。当时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把持了

朝政，向金求和，张孝祥在一次宴会上愤然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抒忧国之情。张浚读后大受感动，立即罢席而退。无名氏《朝野遗记》："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歌阙，魏公为罢席而入。"

【张孝祥父子救芜湖】 芜湖在南宋为水陆交通要道，当地百姓常受各种骚乱，不堪其苦。张孝祥退居芜湖后，适逢邵宏渊拥兵过芜湖，为了阻止他的部下掠夺芜湖百姓，张孝祥利用父亲与邵宏渊的交情，写信阻止，父子俩还带了粮食犒劳兵士，终于使得芜湖平安无事。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会邵宏渊拥兵还镇，所过市肆皆空，芜民甚恐。转运公与渊有识，公作书以逆之，至则自粜米数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车犒师江上，众得饷，扬帆而去，遂秋毫无犯。丞袁益之迎至江浒，士民夹道，指目夸艳。"

【张孝祥听词入迷】 传说在一次宴会中，有歌妓唱南渡遗老陈济翁《蓦山溪》词(去年今日)侑酒，当她唱到"头上宫花颤"时，张孝祥入了迷，情不自禁地跟着摇头，仿佛宫花颤动，惹得满座客人忍俊不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舍人张孝祥，以廷试第一，移知潭洲。因宴客，妓有歌陈济翁《蓦山溪》词者，至'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张之首不觉摇动者数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张不知也。"

【张孝祥绝笔】 张孝祥游庐山万杉寺，兴起作诗，其友王阮发现此诗有衰微之气，不久，张孝祥果然以疾辞世，此诗遂成绝笔。岳珂《桯史》卷一："(王阮)尝从张紫微学诗。""(紫微)偕之游庐山。暇日，出诗卷相与商榷。""山南有万杉寺，紫微大书二章。""阮得此诗，独怃然不满意，曰：'先生气吞虹霓，今独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复言，送之江津。别去才两旬，而得湖阴之讣矣。紫微盖于此绝笔。"

【张孝祥中暑而亡】 乾道五年(1169)，张孝祥因病以显谟阁学士的身份离职，退居安徽芜湖，因送虞允文，中暑而亡。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安国更八郡，有德爱。以当暑送虞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年才三十余，士论惜之。"

【商贾为张孝祥罢市】 乾道五年(1169)，张孝祥病卒之日，商贾罢市，以示哀悼。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庚寅冬，疾复作，遂卒。卒之日，商贾为之罢市，两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

【林外酒肆扮神仙】 林外，字岂尘，福建泉南人，性格旷达幽默，喜装神扮仙唬弄人，以此为乐。一天他独自到西湖边一家小酒店饮酒，就以其潇洒之形貌，过人之酒量，以及数钱之小伎俩，骗得临安人以为他是神仙下凡。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林外)在上庠，暇日独游西湖，幽寂处得小旗亭，饮焉。外

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钱篋数枚藏腰间，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倾倒，使视其数，酬酒直即藏去。酒且尽，复出一篋，倾倒如初。迨暮，所饮几斗余，不醉，而篋中钱若循环无穷者，肆人皆惊异之。将去，索笔题壁间曰：‘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明日都下盛传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

【宋高宗辨《洞仙歌》之谜】 绍兴年间，浙江吴江垂虹桥的桥梁上出现了一首《洞仙歌》词，不著作者姓名，字体飞动，词意超逸，因此时人皆传为神仙所作。宋高宗得知后，根据这首词所押的音韵断定为福建人所作，后经过证实，果是泉南人林外所题。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绍兴间，有题《洞仙歌》于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龙蛇飞动，真若不烟火食者。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浸达于高宗，天颜靰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尔。’左右请圣谕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韵盖闽音云。’久而知为闽士林外所为，圣见异矣。盖林以巨舟仰而书于桥梁，水天渺然，旁无来迹，故世人亦神之。”或说此词是避寇到吴江来的李山民题的。《烬余录》：“李(山民)即忠愍公讳若水之侄，避寇来吴，就馆吴江，与(吴)云公为僚婿，且同为岁寒社诗友也。山民尝题《洞仙歌》于吴江桥亭。”

【谢直与陈伯益互以姓名戏谑】 谢直，字古民，浙江黄岩人。原名谢希孟，避宋宁宗名讳而改名直。他与同乡陈伯益喜欢互开玩笑，捉弄对方。庞元英《谈薮》：“伯益面狭多髯，希孟见写真挂壁上，题云：‘伯益之面，大无两指，髭髯不仁，侵扰乎其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余无几’。伯益病之，莫能报。希孟后改名直，伯益于是以两句咏其名：‘炊饼担头挑取去，白衣铺上喝将来。’闻者绝倒。”

【谢直辱陆九渊】 谢直为宋代心学代表陆九渊的门人，才高气豪，因与妓女陆氏相好，沉湎于声色，留连妓馆不归，陆九渊屡劝不止。一天，谢直为陆氏妓造鸳鸯楼，陆九渊闻讯又来劝阻，遭到谢直的侮辱。徐釚《词苑丛谈》卷七云：“谢希孟，陆象山门人也，少豪俊，与妓陆氏狎，象山责之，希孟但敬谢而已。他日，复为妓造鸳鸯楼，象山又以为言。希孟谢曰：‘非特建楼，且为作记。’象山喜其文，不觉曰：‘楼记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

【曾豳以词慰足】 曾豳，字西士，号东亩。他为了赶赴省试，曾昼夜兼行，走得双脚酸疼难忍。为了给自己鼓气，他作了一首《红窗迥》词以慰双脚。词曰：“春闱期近也，望帝京迢递，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

里。 争气。扶持我去，转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宫样鞋，夜间伴你。"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曹东亩赴省，陆行良苦，以词自慰其足云。"

【楼钥得胡铨赞赏】 楼钥(1137—1213)，字大防，鄞县(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1163)，楼钥参加科举考试，本来考官准备取他甲等第一，因为楼钥在策论中犯讳，结果只得末等第一。楼钥事后投贽拜谢各位考官，考官胡铨称赞他为"翰林才"。《宋史·楼钥传》："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辞艺，欲以冠多士。策偶犯旧讳，知贡举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贽谢诸公，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

【楼钥平乱】 楼钥任温州知府时，属县乐清县内传扬又要发生象方腊那样的农民起义了，县令便逮捕了一些人并押解到郡里。楼钥认为治罪缺少证据，但如果放了他们，则使老百姓不安。于是便将为首者没入官府为差役，将其他人驱逐出境，传言于是平息。《宋史·楼钥传》："属县乐清倡言方腊之变且复起，邑令捕数人归于郡。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问故，钥曰：'苏洵有言：有乱之形，无乱之实，是谓将乱。不可以有乱急，不可以无乱驰。'丞相周必大善之。"

【光宗惧惮楼钥】 楼钥为官忠直，他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时，为皇帝撰写诏旨，如遇到不合体例之事，敢于驳回，因而光宗颇为惧惮。宫中曾有人向光宗有所私求，光宗就因对楼钥有所顾忌而没有应允。《宋史·楼钥传》："(楼)代言坦明，得知诰体，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楼钥奏请朱熹修史】 朱熹因为论事违忤韩侂胄，被贬出朝，楼钥进谏，认为朱熹是当代大儒，且年老，应让其在朝中参与编修国史。丞相赵汝愚原来认为楼钥虽有才能，但临事缺少刚决之气，当得知这件事后，不禁大喜过望，赞叹楼钥持论坚正。《宋史·楼钥传》："朱熹以论事忤韩侂胄，除职与郡。钥言：'熹鸿儒硕学，陛下闵其耆老，当此隆寒，立讲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复还讲筵。'不报。赵汝愚谓人曰：'楼公当今人物也，直恐临事少刚决耳。'及见其持论坚正，叹曰：'吾于是大过所望矣。'"

【楼钥书《颜氏家训》戒子弟】 楼钥本来与权相韩侂胄颇有交情，后来因为韩侂胄不得人心，楼钥耻于同事，便辞官而去。楼钥闲居已久，韩侂胄迫于公论要起用他，便暗示楼钥的亲戚，只要楼钥写一封信表示问候，就马上召用。楼钥的亲戚便将韩侂胄的意思告诉给楼钥的弟弟和儿子，让他们转达。楼钥听

说后，立刻吩咐准备笔墨纸张，但他不是给韩侂胄写信，而是书写了《颜氏家训》中记载的那些儿子兄弟连累父兄的事以告诫子弟。楼钥的子弟们自此无人敢提此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四朝闻见录》："攻愧楼公，天性豁达，与物无忤。尝与韩侂胄善，独因草制，以天下公论不予韩，故宁罢去，韩心敬之。攻愧久废，韩迫于公论，欲起用之，风公之亲戚，谕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纸书即召矣。亲戚具道韩意于公之子弟，从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笔札，引纸大书《颜氏家训》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后不敢复言矣。"

【攻愧两愧不可攻】 楼钥号攻愧，韩侂胄被诛后，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当时金人要求宋朝将韩侂胄的首级献给金国，否则就不与宋朝达成和议。楼钥等人认为和议事大，而韩侂胄不过是被诛的奸臣，力主答应金人的要求。有人认为这样做有失国体，便作诗指责楼钥，意谓楼钥虽号为"攻愧"，但"此愧"却永远无法免除。周密《齐东野语》卷三："金人欲求侂胄函首，林大中、楼钥、倪思等皆以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何足惜，竟函首以往。""当时识者殊不谓然。""至有题诗于侍从宅者：'平生只说楼攻愧，此愧终身不可攻。'"

【徐似道劝和】 徐似道，字渊子，浙江黄岩人。有好友丁少詹，因与妻子拌嘴，一气之下弃家上了茶寮山。上山后，吃素诵经，每日买许多海物放生，久不归家。其妻着急，便央求徐似道为他们调解。徐似道一向滑稽多才，便买了一大篮子"老婆牙"即蜂窝，送与丁少詹，另附一首幽默双关的词。丁少詹见物与词，当即归家。庞元英《谈薮》："徐渊子好以诗文谐谑，丁少詹与妻有违言，乃弃家居茶寮山，茹素诵经，日买海物放生，久而不归，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许诺，出门见卖老婆牙者，买一巨篮饷丁，并遗以《阮郎归》词。""丁见词，大笑而归。"

【辛弃疾与党怀英】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历城(今属山东)人，与党怀英少时同学，同师于蔡伯坚(一说刘瞻)，都为师门高足，时号"辛党"。二人才力相当而志趣迥异，党怀英留仕金朝，入翰林，成为文学名臣；辛弃疾则南下归宋，成为爱国词人。据说辛、党二人当初是以卦象来决定去留的。《宋史·辛弃疾传》："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刘祁《归潜志》："党怀英、辛弃疾少同舍，属金国初乱，辛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荣宠。"

【辛弃疾怒斩义端】 在金人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纷纷起义，青年辛弃疾亦组织了两千余人的义军，其中以耿京为首的义军声势最为浩大，弃疾不久便率部

归附耿京，任掌书记之职。当时僧人义端也聚有千余人马，弃疾与义端相识，为了壮大义军队伍，便劝义端加入耿京军。义端归附后，竟窃军印叛逃，耿京迁怒于辛弃疾。弃疾以三日为期，追斩义端。《宋史·辛弃疾传》："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匄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僧必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

【辛弃疾奋闯敌营活捉叛徒】 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派辛弃疾为使赴南宋联络归附事宜，高宗嘉纳，授予耿京和弃疾以官职。当弃疾返回复命时，途中听说耿京已为叛徒张安国杀害，立即邀集五十名骑兵直奔济州(今山东钜野)，闯入有五万人马的敌营，把正在饮酒作乐的张安国生擒活捉。弃疾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当场就有上万人响应。弃疾遂日夜兼程，将叛徒交南宋朝廷处置正法。《宋史·辛弃疾传》："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佥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辛弃疾巧得万缗赠刘过】 辛弃疾任两淮安抚使时，刘过客居其门下，因为母病，欲辞别辛弃疾归家服侍。刘过为清贫豪士，囊橐萧然，而辛弃疾为官清廉，亦是两袖清风。后辛弃疾终于用计利用处罚都吏，获一万缗罚款，赠予刘过，济其日用。徐釚《词苑丛谈》卷七引郭霄凤《江湖纪闻》："稼轩帅淮时，改之以母病告，囊橐萧然。是夕，稼轩与改之微服纵登倡楼，适一都吏命乐饮酒，不知为稼轩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归。即以为有机密文书，唤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轩欲籍其产而流之，言者数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缗，为改之母寿，请言与稼轩。稼轩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数，增作万缗。稼轩为买舟于岸，举万缗于舟中，戒曰：'可即行，无如常日轻用也。'改之作《念奴娇》为别稼轩。"

【陈亮畏辛弃疾醉言】 传说陈亮拜访辛弃疾时，弃疾与他对饮，借醉意毫无顾忌地大谈天下形势和用兵之略。陈亮深知辛弃疾平生谨慎，此为酒后失言，怕辛弃疾酒醒后杀人灭口，于是半夜盗马而逃，事后才寄信给辛弃疾加以说明，辛弃疾为之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一引《说海》："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诣幼安，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指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

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后致书幼安，微露其意，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焉。此词殆作于是时。"

【宋孝宗不悦辛弃疾《晚春》词】 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由湖北安抚使改任湖南安抚，同事王正之置酒于小山亭为他饯别。席上，辛弃疾作《摸鱼儿》词，以惜春意暗寓忧国情，对朝廷主和之策不满。据说孝宗读后大为不满。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一："辛幼安《晚春》词""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

【辛弃疾智建飞虎军】 辛弃疾为湖南安抚使时，因当地社会秩序不安定，上书请求创建地方军，拟以湖南飞虎为名。当时枢密院有人阻拦，甚至动用了御赐金牌相压，但辛弃疾不动声色，扣住金牌，加快建造军营。事毕，奏明原委，终得皇帝允准。《宋史·辛弃疾传》："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阻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画缴进，上遂释然。"

【辛弃疾雨季筹瓦】 辛弃疾创建飞虎军时，正值雨季，秋雨连绵，无法烧窑造瓦。辛弃疾即命属下至百姓家购瓦，一家两片，不到两天便凑齐所需瓦数。《宋史·辛弃疾传》："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弃疾曰：'勿忧。'令厢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甌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

【辛弃疾为赵鼎掷考卷】 辛弃疾为湖南安抚使时，有位考生指控试官录取《春秋》卷第十七名有弊，辛弃疾即将亚榜《春秋》第十七名调至首榜。开卷时，发现此考生名赵鼎，与高宗时功臣赵鼎同姓同名，辛弃疾怒甚，为了尊重功臣赵鼎，将那位考生的试卷掷之于地，不予录取。《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帅长沙时，士人或诉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弃疾察之信然，索亚榜《春秋》卷两易之，启名则赵鼎也，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忠简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掷之地。"

【辛弃疾救灾】 辛弃疾任江西安抚使时，正值江西各地因旱灾而闹饥荒，粮食价格飞涨。辛弃疾一上任就严格限制投机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然后设法筹集钱财，令人从外地买来大批粮食，使灾民得到了救济。《宋史·辛弃疾

传》："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粜者配，强粜者斩。'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粜，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

【辛弃疾无私助邻州】　辛弃疾在江西救灾时，从外地运来了许多粮食，当时，信州太守谢源明亦因饥荒，前来求助，辛弃疾部下不肯答应，但辛弃疾还是分给信州一部分粮食。《宋史·辛弃疾传》："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求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辛弃疾以婢赠医】　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隐居时，妻子患病，请医调治，辛弃疾表示愿以身边善笛之侍婢赠与医生作为酬谢。后来妻子病愈，辛弃疾果践诺言，并作词《好事近》相送。《清波别志》卷下："（辛弃疾）在上饶，属其室病，呼医对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乃指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一时戏谑，风调不群。"

【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　淳熙十二年（1185），辛弃疾落职后闲居于江西鹅湖一带。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从浙江东阳来，与辛弃疾在鹅湖相聚，畅游十日，彼此志趣相投，极为融洽。陈亮离去后，辛弃疾十分留恋，又追踪前去挽留，惜乎雪深路滑，未能如愿，只得投宿道中，怅然赋词相寄。陈亮收到词后，立即答以和词，表达了相同的情意，二人互相酬唱，先后写下五六首慷慨悲壮的《贺新郎》，成为文坛佳话。辛弃疾致陈亮的《贺新郎》词序："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稼轩长短句》卷一）

【辛弃疾哭吊朱熹】　辛弃疾与朱熹交情深厚。朱熹生前因得罪韩侂胄，遭韩侂胄横加迫害，以至死后，弟子门人与友朋都不敢来送葬，只有辛弃疾为他作悼文，前往哭吊。《宋史·辛弃疾传》："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辛弃疾虚怀听取少年之议】　辛弃疾晚年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传说辛弃疾曾特意设宴召请宾客，征求对这首词的批评，当岳珂坦率地指出其词用事略多后，辛弃疾并不以其年少而介意，而是闻过则喜，对自己的词

作了精心的修改。岳珂《桯史》卷三："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陈亮年少受器重】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天资聪颖，颇有才学，十八岁左右便受到了婺州郡守周葵的赏识。后周葵官至兵部侍郎，由婺州调到了京都，陈亮也客居临安。周葵仍然十分器重陈亮，甚至命朝士大小事情都与陈亮商议。又赠给陈亮《中庸》、《大学》，对他尽心加以培植，成为陈亮早年的良师益友。《宋史·陈亮传》："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

【何恪以兄女妻陈亮】 何恪，字茂恭，浙江义乌富室，原为陈亮的好友，激赏陈亮之才。陈亮二十三岁时，家贫，无力娶妻，何恪力排众议，不嫌亮穷，将侄女嫁与他为妻。陈亮《祭何茂恭文》："昔公于某，面未觌而神已交，语言未通而肺肝相与。誉之诸公之间，妻以其兄之女。"

【陈亮父子被诬下狱】 陈亮二十五岁时，家中僮仆杀人，因被杀者与陈家有过隙，故陈亮及其父被指控为幕后主谋，受牵连下狱。按法该当死罪，由于重臣叶衡的竭力周旋和辛弃疾、罗点等人的鼎力援救，陈亮父子才得平安脱狱。《宋史·陈亮传》："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僮仆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陈亮拒官】 淳熙五年（1178），陈亮连上孝宗三书，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孝宗欲重用他，但碍于朝中大臣的阻挠，只得另以官职敷衍陈亮。陈亮失望之余，拒官而归。《宋史·陈亮传》："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

【陈亮斩马访辛弃疾】 传说陈亮前去拜访辛弃疾，快要到达辛弃疾的住所时

坐骑畏于小桥，退缩不进。陈亮急怒之下竟斩马首而步行，适被辛弃疾看到，感其诚意而定为知交。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一引《说海》："幼安流寓江南，陈同甫来访，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见之大惊异，即遣人往询，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

【宋孝宗赦免陈亮】 淳熙五年，陈亮拒官回乡以后，日日落魄醉酒，与乡里狂士痛饮，因醉中失言犯上，被人首告下狱，幸得孝宗暗中成全，陈亮才得保全性命。《宋史·陈亮传》："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陈亮跳墙避权臣】 陈亮三十六岁时，考察钱塘周围的地形以后，化名陈同，上书孝宗，论述立国之本末，畅论天下之形势，反对苟安，恳请朝廷积财养兵以备战。此书送至御前，孝宗为之震动，欲张榜朝堂，以励群臣，并召陈亮上殿，准备启用他。当时，惟有权臣曾觌知情，他立即抢先去拜访陈亮，以示讨好，陈亮却以见他为耻，跳墙而逃。曾觌大为扫兴，为此怀恨在心，联合朝臣阻挠陈亮，使他待命十日，虽连上三书，仍不得重用。《宋史·陈亮传》："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墙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

【陈亮被诬投毒】 淳熙十一年(1184)春，陈亮参加乡宴，同席者有人归家暴死，陈亮被人诬告在食物中投毒，下狱受审，几乎死于非命，幸得大理寺少卿郑汝谐爱其才，在光宗前力救，才得幸免于难。《宋史·陈亮传》："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陈亮得光宗擢为状元】 绍熙四年(1193)五月，陈亮对策进士，以君道、师道对，深获光宗赞赏，以为是天赐的人才，亲自擢为第一，并授予官职。当时已退位的孝宗和太子都为之高兴。《宋史·陈亮传》："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

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金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

【陈亮未至任所而卒】 陈亮中了状元后被授为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次年，陈亮准备赴任，却突然暴亡。叶适《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同甫虽据高第，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未至官，病，一夕卒。"《宋史·陈亮传》："未至官，一夕卒。"

【叶适作诗规劝陈亮】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年青时与陈亮结交，当时陈亮已很有名声，但叶适认为他才华虽高而学识不够精纯，气慨豪迈而心境未能平静，便作《抱膝轩》诗规劝他。陈亮不以为然，临死前还作铭给叶适，表示即使死后，也要与叶适分辨明白。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林下偶谈》："水心少与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心未平。水心不以为然矣，作《抱膝轩》诗，镌诮规宜。是时水心初起，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间与子辨。'"

【叶适以亲孝谏光宗】 宋孝宗退位后，住在重华宫，光宗因对孝宗有所不满，便借口生病，七个月不到重华宫向孝宗问安。一时朝议纷纷，舆论大哗。叶适便极力劝谏光宗，认为如果帝王不奉行孝道，就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于是光宗又前往重华宫向孝宗问安。《宋史·叶适传》："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巨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惩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

【叶适能断大事】 叶适平时稳重寡言，但遇到大事能当机立断。绍兴末，光宗久不探视退位的孝宗，朝臣纷纷上谏，光宗置若罔闻。孝宗病重将去世，朝臣担心孝宗死后光宗不穿丧服，但又束手无策。有人向叶适请教，叶适指出光宗不穿丧服，就是独夫。于是朝臣便谋画逼迫光宗退位。孝宗死后，光宗被迫让位给宁宗。陶宗仪《说郛》号卷二十二引《林下偶谈》："水心平生静重寡言有雅量，喜怒不形于色，然能断大事。绍兴末年，光庙不过重华宫，谏者盈庭，中外汹汹。未几寿皇将大渐，诸公计无所出。水心时为司业，御史黄公度使其婿太学生王椝伸温密问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当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独夫也。'伸温归以告黄公，黄公大悟，而内禅之议起于此。"

【叶适拒作出师诏】 韩侂胄将要出征金人，想借重叶适的声名，便要他作出师诏。叶适虽力主抗金，但反对草率出兵，因而再三推辞，拒不作诏。《南宋杂事

诗》卷一引《朝野杂记》:"韩侂胄将举兵,先以叶正则直学士院,盖借其名使草出师诏也。正则喻其意,坚辞三四,于是用李璧草之。"

【叶适临危不乱】 叶适曾以宝谟阁待置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韩侂胄伐金失败后,金兵乘胜南侵,沿江形势非常危急。但叶适临危不乱,军政事务均措置得宜,不仅屡挫敌军锋锐,而且当地人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不受惊扰。南逃的难民都安排得当。《宋史·叶适传》:"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

【假叶适拜见韩侂胄】 韩侂胄当权时,叶适声名颇著。一天,韩侂胄招请叶适到府中作客,忽然外面有人自称叶适求见。韩侂胄便叫叶适藏到别的屋里,把冒名的叶适请进来。假叶适口气很大,将叶适的作品说成是自己年青时所作,韩侂胄便拿出《杨妃卷》、《米南宫帖》等让他题跋,以试其才学。假叶适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且言简意赅。韩侂胄见他才思如此敏捷,极为惊奇,便对他说:叶适现在府中,怎么会有两个叶适呢?假叶适笑着说:象叶适这样的文人才子,多不胜数。今天如果我不假借叶适的名字,就不能进来了。韩侂胄于是笑着将他收作门客。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西湖志余》:"韩侂胄当国,尝招致水心,已在座,忽门外有以刺求见,题曰:'水心叶适候见。'""韩骇然问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岂有两子张也。'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者,车载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侂胄笑而收属门下。其人姓陈名说,建宁人,后举进士。"

【曾觌因谑绝交】 曾觌,字纯甫,汴(今河南开封)人。一次,萧鹧巴前来拜访曾觌,他走后,正好另一位朋友又来拜访,曾觌便问那个朋友:"萧鹧巴可对何人?"朋友回答道:"正可对曾鹗脯。"曾觌大怒,认为朋友轻慢自己,与之绝交。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二引《老学庵笔记》:"曾鹗脯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复一客至,其所狎也,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鹗脯。'觌以为慢己,大怒,与之绝。"

【张镃谋诛韩侂胄】 张镃(1153—1221?),字幼甫,西秦(今属陕西)人。开禧三年(1207),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史弥远与张镃、太学生王梦龙、参政李璧等人密谋除去权相韩侂胄。由于行事不密,事为韩侂胄所闻,史弥远大为惊恐,又不敢下决心杀掉韩侂胄,于是和张镃商议,张镃一言而决。史弥远赞他不愧为"将种"。韩侂胄被杀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爱妾的生日,张镃便借庆寿为名,与他通宵酣饮,使他不为防备。韩侂胄果然中计,丝毫不加提防,终于被杀。周密《齐东野语》卷三:"时外间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谓李

参曰：'闻有人欲变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发赤，徐答曰：'恐无此事。'而王居安在馆中，与同舍大言曰：'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耳。'其不密如此。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种也，吾计决矣。'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妾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谁敢？谁敢？'遂升车而去。"

【张镃欲除史弥远】 韩侂胄被诛以后，张镃又想用老办法除掉史弥远，但事情败露，嘉定四年(1211)，张镃因此谪官象台，不久去世。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功甫于诛韩有力，赏不满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殂。"

【张镃歌姬创海盐腔】 张镃家中歌姬极多，他曾命令歌姬一定要唱"新声"，即海盐腔。钱南扬《戏文概论·源委第二》据此认为南戏三大声腔之一的海盐腔即"创于张镃家歌儿。"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张镃豪侈而有清尚。尝来吾郡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

【南湖园中牡丹会】 张镃生活奢华，筑有南湖，园林优胜，并蓄有许多歌姬，他曾以别出心裁的牡丹会来招待宾客，使宾客感到如同仙游。张镃先让人放异香满室，然后便让十个歌姬穿着同一色的服装，插戴着牡丹花，出来歌舞劝酒，唱的歌词是前人的牡丹词，接着再换另一色服装的十人出来歌舞。每歌舞一次，饮酒一杯，这样有十次，每次各不相同。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妓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张镃以银丝待客】 张镃喜欢在南湖中延请四方之士。一天中午，张镃命手下的人作"银丝"招待客人，并且关照将"银丝"调和好，要有真味。客人都以为张镃指的是用鱼丝做成的佳肴，但结果家人却拿出琴一张，让琴师弹《离骚》曲。木增《云薖淡墨》："张约斋镃，喜延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数杯后，命左右作银丝供，且戒之曰：'调和好，又要有真味。'众谓脍也。良久，出琴一张，请琴

师弹《离骚》。始知银丝，琴弦也；调和好，调弦也；有真味，盖取渊明‘琴中有真味’之意也。”

【张镃造驾霄亭作飞天之游】 张镃在南湖园中曾作驾霄亭，亭子用粗大的铁链悬挂在半空中，再将铁链缚在四周的松树上。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张镃便和客人登上驾霄亭游玩。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张约斋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地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缅悬之半空，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

【刘过赋词得重赏】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刘过最喜欢用《沁园春》词牌作词，曾有两首《沁园春》为他赢得了重赏。一首是为四川宣抚使黄由尚书的夫人胡氏而作，另一首是为颂扬武将郭杲而作。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黄尚书由帅蜀，中阃乃胡给事晋臣之女，过雪堂，行书《赤壁赋》于壁间，改之从后题一阕。”“后黄知为刘所作，厚有馈贶。”“寿皇锐意亲征，大阅禁旅，军容肃甚，郭杲为殿岩，从驾还内，都人竹见一时之盛。改之以词与郭。”“郭馈刘亦逾数十万钱。”

【刘过与琴妖】 传说刘过赴省试时，不忍离开爱妾，曾作《天仙子》词写情。旅途中他屡歌此词，引来了一位琴妖。琴妖陪他入都城赴考，后被道士识破，显露原形。洪迈《夷坚支丁》卷六：“（刘过）得一妾，爱之甚。淳熙甲午，预秋荐，将赴省试，临歧，眷恋不忍行，在道赋《天仙子》一词，每夜饮旅舍，辄使随直小仆歌之。其词鄙浅不工，姑以写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独酌，屡歌此词，思想之极，至于堕泪。二更后，一美人忽来前，执拍板曰：‘愿唱一曲劝酒。’即歌曰：‘别酒未斟心先醉，忍听《阳关》辞故里。扬鞭勒马到皇都，三题尽，当际会，稳跳龙门三级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审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识爨桐声，君背负，只此是，酒满金杯来劝你。’盖赓和元韵。刘以龙门之句喜甚，即令再诵，书之于纸，与之欢接。但不晓蔡邕背负之意，因留伴寝，始问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缘度王方平，蔡经不切，谪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闻君新制雅丽，勉趁韵自媒，从此愿陪后乘。’刘犹以辞却之，然深于情，长途而远客不能自制，遂与之偕东，而令乘小轿相望于百步间。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处，果擢第。调荆门教授以归，过临江，因游阁皂山，道士熊若水修谒谓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刘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箓，窃疑随车娘子，恐非人也，不审于何地得之？’刘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兹夕与共枕时，吾于门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紧抱同衾人，切勿令奔佚。’刘如所

戒，唤仆秉烛排闼入，正拥一琴，顿悟昔日蔡邕之语，坚缚置于傍。及行，亲自挈持，眠食不舍。及经麻姑，访诸道流，乃云：'顷有赵知军携古琴过此，宝惜甚至，因抟附之际，误触堕砌下石上，损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厅西偏，斯其物也。'遽发瘗视之，匣空矣。刘举琴置匣，命道众焚香诵经咒，泣而瘗之。"

【刘过与友人成情敌】　传说刘过游福建富沙时，与友人吴仲平在妓女盼儿家饮酒，刘过为盼儿写了一首《长相思》词。盼儿原与吴仲平过从甚密，因为这首词即情移刘过，吴仲平非常气恼，以至持刀刺杀刘过，结果误伤盼儿，被官府问罪。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刘过改之尝游富沙，与友人吴仲平饮于吴所欢吴盼儿家。尝赋词赠之，所谓'云一窝，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蛾。'盼遂属意改之，吴愤甚，挟刀刺之，误伤其妓，遂悉系有司。时吴猶父为帅，改之以启上之云：'韩擒虎在门，顾丽华而难恋。陶朱公有意，与西子以偕来。'居父遂释之。然自是不复合矣。"

【刘过闯宴】　辛弃疾为浙东安抚使时，刘过要拜见这位词坛泰斗，遭到辛弃疾的拒绝。刘过便在朱熹和张栻的帮助下，硬闯辛弃疾的宴席，并按辛弃疾的要求，即席作诗咏羊腰肾羹，终于获得辛弃疾的接纳和赞赏，蒋子正《山房随笔》："辛稼轩帅浙东时，晦庵、南轩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后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呼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门下果喧哗。辛问故，门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公问：'能诗乎？'曰：'能。'时方进羊腰肾羹，辛命赋之，改之对：'甚寒，愿乞卮酒。'酒罢，乞韵，时饮酒手颤，余沥流于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云云。辛大喜，命共尝此羹，终席而去，厚馈焉。"

【刘过赋诗挽张浚】　传说刘过硬闯辛弃疾的酒宴后，当场露才。宴罢，大将张浚之子张栻将他请至治所，求为其父写挽诗，刘过当即成诗，张栻读之感伤落泪。蒋子正《山房随笔》："席散，南轩邀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厄于命，来挽者竟无一章得此意，愿君有意，为发幽潜。'改之即赋一绝。""南轩为之堕泪。"

【岳珂戏论刘过白日见鬼】　辛弃疾为绍兴府知府兼任浙东安抚使时，刘过在杭州，因有他事而未能及时应辛弃疾的邀请前往绍兴，故作词《沁园春》（斗酒彘肩）以寄。这首词摹拟辛弃疾的风格写就，因其内容是写自己与前辈诗人白居易、苏东坡和林和靖的神游，岳珂戏言其为"白日见鬼"。岳珂《桯史》卷二："（刘过）嘉泰癸亥，寓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因事不及行，因仿效辛体作《沁园春》一词缄往，下笔便逼真。""辛得之大喜，竟邀

之去，馆燕弥月，赒赠千缗。改之竟荡于酒，不问也。尝以此词语岳郎倦翁，掀髯有得色。岳曰：'词句固佳，但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症耳。'举座大噱。"

【陈郁赋欢词《声声慢》】 陈郁，字藏一，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宁宗庆元年间曾作一首《声声慢》（澄空初霁）咏芙蓉、桂花。此词乃应制之作。据说皇帝赏花时，嫌李清照的《声声慢》词过于凄苦，要求陈郁欢词赋好景，陈郁便作此词进献。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樨。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

【潘牥因梦得名】 潘牥，字庭坚，福建富沙人。他原名公筠，因梦中见人给他方牛头而改名牥。周密《齐东野语》卷四："庭坚初名公筠，后以诏岁乞灵南台神，梦有持方牛首与之，遂易名为牥。"

【潘牥短寿有预兆】 潘牥幼时和他人诗，有人从其诗句预言其必短寿，后果夭亡。周密《齐东野语》卷四："（潘牥）年六、七岁时，尝和人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识者已知其不永。"

【潘牥醉骑黄牛】 潘牥性放达，不拘小节，他曾醉骑黄牛，口吟《离骚》，招摇过市。周密《齐东野语》卷四：潘牥"殿试第三人，跌宕不羁，傲侮一世。为福建帅司机宜文字日，醉骑黄犊，歌《离骚》于市，人以为仙。"

【潘牥恶作剧】 传说潘牥曾约请诗友们聚饮，当大家放浪形骸，尽情喧闹时，他却趁机在他们脱下的白色衣服上，用浓墨各题一首诗，弄得诗友们哭笑不得。周密《齐东野语》卷四："尝约同社友剧饮于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既而尽去宽衣，脱帽呼啸。酒酣客散，则衣间各浓墨大书一诗于上矣。众皆不堪。"

【潘牥逞强而卒】 一次潘牥和同社诗友聚饮于瀑泉亭，行酒令时，经不起众人的怂恿，一时豪气大发，脱光了衣服站到瀑布底下，因寒气太重，得病而亡。周密《齐东野语》卷四："居无何，同社复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顶，而吟不绝口者，众拜之。'庭坚被酒豪甚，竟脱巾髽髻，裸立流泉之冲，且高唱《濯缨》之章。众因谬为惊叹，罗拜以为不可及，且举诗律问答以困之，潘气略不慑，应对如流，然寒气已深入经络间矣。归即卧病而殂。"

【尹焕旧情难忘】 尹焕，字惟晓，山阴（即浙江绍兴）人。传说他中进士以前曾游苕溪，与一位妓女相好，但不久便因故离去。十年后，尹焕再至苕溪，发现此女名字犹在籍中，只是已嫁人生子。尹焕难忘旧情，为之赋《唐多令》词。周密《齐东野语》卷十："梅津尹焕惟晓未第时，尝薄游苕溪籍中，适有所盼。后

十年，自吴来訾，舣舟碧澜，问讯旧游，则久为一宗子所据，已育子，而犹挂名籍中。于是假之郡将，久而始来。颜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对若不胜情。梅津为赋《唐多令》。”

【姜夔奇才异人授】 姜夔(1155?—1221?)，字尧章，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传说姜夔早年游玩南岳衡山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大石上，感到奇怪，便上前与老人交谈，老人态度很温和，还送给姜夔一卷《诗说》。老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只说自己是庆历年间生的，当时已有一百多岁。后来姜夔向当地人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老人的来历。姜夔此后即擅长诗词，精通音律。张羽《白石道人传》："夔少孤贫，喜读书苦吟远游。长泛洞庭，浮湘，登衡山，循溪深入，忽老人坐大石上，夔心异之，与接，温甚，老人出袖中书一卷授夔，曰《诗说》。问其姓名，不道，但云生庆历年间，盖已百数十岁人矣，然询土人无知者。夔自是益深于诗，解知音，通阴阳律吕。"(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

【姜夔以佳句得妻】 姜夔早年即有诗名，其《姑苏怀古》一诗，极为脍炙人口，其中"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两句，尤为诗人萧德藻所激赏，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诗人张镃曾作诗言此事云："应是冰清逢玉润，只因佳句不因媒。"《宋词三百首》引《乐府纪闻》："鄱阳姜尧章，流寓吴兴，尝暇日游金阊，徘徊吊古，赋柳枝词，有'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之句，杨诚斋极喜诵之，萧东夫尤爱其词，以其兄子妻焉。"

【姜夔与萧德藻为忘年交】 姜夔三十多岁时，拜访诗人萧德藻并向其学诗。萧德藻比姜夔大二十多岁，是当时著名诗人，但他非常赏识姜夔，把姜夔看作自己作诗四十年来难得的诗友，而不以老师自居。严杰《拟南宋姜夔传》："(姜夔)初学诗于萧䰓，携至苕上，遂以兄子妻焉。"张羽《白石道人传》："(姜夔)时以故人子谒萧，萧奇其诗，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一敌。"(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

【姜夔袖诗谒万里】 淳熙十四年(1187)春，萧德藻介绍姜夔去见杨万里，姜夔袖诗前往。杨万里对他极为赏识，两人于是结为忘年交。杨万里《送姜尧章奉谒石湖先生》："袖诗东来谒老夫，惭无高价索璠玙。"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交。"

【姜夔诗才服万里】 姜夔曾把自己的诗作送给杨万里看，杨万里大为赞赏，甚至认为自己和儿子都不如姜夔，并作诗称赞姜夔是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四大诗人之后的诗坛先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姜夔) 尝以诗

送江东集归诚斋，诚斋大称赏，谓其家嗣伯文曰：'吾与汝勿如姜尧章也。'报之以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

【姜夔因词得佳人】 绍熙二年（1191），姜夔冒雪拜访范成大。范成大要姜夔作新曲填词，姜夔便作《暗香》、《疏影》两首自度曲。范成大把玩不已，极其喜爱，并因而将自己的婢女小红赏给姜夔。陆友《砚北杂志》："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习之，音节清婉。姜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

【姜夔与小红箫歌相和】 范成大将小红赠给姜夔后，姜夔带着小红冒雪回吴兴，路过垂虹时，小红歌唱姜夔所作词，姜夔则吹洞箫相和，才子佳人，颇为相得。张羽《白石道人传》："过垂虹，大雪，红为歌其词，夔足洞箫和之，人羡之如登仙云。"（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

【姜夔妙词得风助】 《满江红》词本用仄声韵，姜夔感到文字声调与音乐声调不相和谐，一直想将其改成平声韵而不能如愿。一次，他泛舟巢湖，听到人们为巢湖神祝寿的箫鼓声，便祝愿能得一阵风，助其完成平声韵《满江红》，作为迎送神之曲。果然有风吹来，姜夔下笔如有神助，一会儿便作成平声韵《满江红》（"仙姥来时"）。其《满江红》序云："《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书以绿笺，沉于白浪。"（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三）

【姜夔作谱传绝音】 范成大曾经告诉姜夔四个已经绝传的琵琶曲调，《醉吟商湖渭州》是其中之一。绍熙二年（1191），姜夔遇到一位乐师，能够弹奏《醉吟商湖渭州》，姜夔便向其虚心求教，将《醉吟商湖渭州》的曲调、指法等制成曲谱并作词以记之。姜夔《醉吟商小品序》："石湖老人谓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传矣，曰《濩索梁州》、《转关绿腰》、《醉吟商湖渭州》、《历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夏，予谒杨廷秀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湖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译成谱，实双声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三）

【姜夔吹箫俞灏和】 绍熙五年（1194）春，姜夔与俞灏游玩西湖，共赏梅景；姜夔作自度曲，吹洞箫，俞灏则歌而和之，两人相交甚欢。后来俞灏为官，姜夔

独自重游旧地，叹惜此乐不可再得，作《角招》词寄给他。其词序云："甲寅春，予与商卿燕游西湖，观梅于孤山之西村，玉雪映照，吹香薄人。已而商卿归吴兴，予独来，则山横春烟，新柳被水，游人容与飞花中，怅然有怀，作此寄之。商卿善歌声，稍以儒雅缘饰；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今予离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四）

【姜夔上书议大乐】 姜夔精于音律，他因担心朝廷乐典久废，曾上书论雅乐，并进《大乐议》一卷、《琴瑟考古图》一卷。但他的议论并未被采用，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四种说法：一、由于有人嫉妒。徐献忠《吴兴掌故》："姜尧章长于音律，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时嫉其能，是以不获尽其所录，人大惜之。"二、姜夔上书后，丞相京仲远送他到太常寺商议，太常寺的官员们本来就感到姜夔所议空泛，又恰逢姜夔不能辨识乐器，并将"鼓瑟"说成"弹瑟"，于是大家便笑着散去。张仲远《白獭髓》："斯人诣寺，与寺官列坐，召乐师赍出大乐，首见锦瑟，姜君问曰：'此是何乐？'众寺官已有谩文之叹，正乐不识器，斯人又令乐师弹之，师曰：'语云"鼓瑟希"，未闻弹之。'众官咸笑而散去，其议遂寝。"三、丞相谢深甫曾让他的儿子拜访姜夔以学书法，姜夔没有以特殊的礼节接待，谢深甫衔恨报复而乘机沮其事。张羽《白石道人传》："先是，丞相谢深甫闻其书，使其子就谒，夔遇之无殊礼，衔之。会乐师出锦瑟，夔不能辨，其议不果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四、认为姜夔不识乐器之说，是寺官乐师嫉其能而虚构之事。夏承焘《白石行实考·议大乐》："白石著琴瑟考古图，何致不知乐器？玉海庆元乐书条谓白石'进鼓瑟制度，乐书三卷'，何致不识鼓瑟。且其大乐条议明有'鼓瑟之声'一语。《白獭髓》之谰词，或出于寺官乐师之虚构，忌能沮丧，殆即此辈寺官乐师。"

【姜夔与陆游言"弹瑟"】 传说姜夔上书议大乐时，因将"鼓瑟"说成"弹瑟"而被人讪笑。他路过苏州见到陆游，谈及此事，陆游告诉他，唐朝钱起《归雁》诗中就有"弹月夜"的诗句，可见"弹瑟"之说也有根据。姜夔听说后，悔恨自己当时未能想起此诗。陆友《砚北杂志》卷下："姜尧章从奉常议乐，以弹瑟之说不合，归鄱阳，见陆务观谈其事，务观曰：'何不忆"二十四桥弹月夜"乎？'尧章闻之，不觉自失。"

【姜夔献诗免乡试】 姜夔于庆元五年（1197）向朝廷进献《圣宋铙歌鼓吹曲》十三章，获诏允许免去乡试直接参加礼部进士考试，但未考中。也有人说姜夔是由于上大乐议而获得"免解"资格的，一般认为此说不确。张羽《白石道人

传》:"越明年,复上《圣宋饶歌鼓吹》十三章,诏免解与试礼部,复不第。"徐养源《拟南宋姜夔传》:"夔洞晓音律,尝患中兴以来乐典久坠,乃诣京师上大乐议一卷、琴瑟考古图一卷。""庆元三年奏上,得免解。"(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

【姜夔与张鉴为生死交】　姜夔中年以后,与张鉴、张镃兄弟交往,而张鉴尤为姜夔平生结交最深者。这种深厚的友情甚至使得姜夔在张鉴去世以后,仍对他念念不忘,经常呆坐在张的家里,伤感不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载姜夔自述:"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关念。平甫念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没,稚子甚忧,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

【姜夔戏友】　姜夔在吴兴时,曾住在朋友张仲远家。张仲远妻生性好疑,经常查看别人写给仲远的信件。姜夔故意同仲远开玩笑,一次,仲远外出,他便假冒仲远情人的口气,作《眉妩》(又名《百宜娇》)艳词寄给仲远。仲远妻子看到后,果然醋性大发,等仲远回来时,便大打出手,以至于抓破仲远的脸。《绝妙好词笺》引《耆旧续闻》:"姜尧章尝寓吴兴张仲远家,仲远屡外出,其室人知书,宾客通问必先窥来札,性颇妬。尧章戏作《百宜娇》以遗仲远;仲远归,竟莫能辨,则受其指爪损面,不能出外云。"

【姜夔焚诗】　姜夔早年曾对江西诗派颇下功夫,极力模仿黄庭坚的诗风。但后来他对江西派的看法有了改变,便将早年的诗作全都付之一炬。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序》:"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悉取旧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几于'不能不为'而后录之。"

【姜夔拒官】　姜夔一生未做官,以布衣终老,传说姜夔有三次做官的机会。第一次是秦桧当权时,姜夔隐居不出,参政张焘屡次推荐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但据《宋史·张焘传》,张焘死于乾道元年(1165),时姜夔才十岁左右,故一般认为此说不确。严杰《拟南宋姜夔传》:"绍兴中,秦桧当国,隐箬坑之丁山,参政张焘累荐不起。"(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第二次是姜夔的朋友张鉴要为姜夔买官,姜夔辞谢了。周密《齐东野语》载姜夔自述:"平甫念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第三次是参政张岩要征召姜夔为

属官，姜夔也辞谢了。张羽《白石道人传》："参政张岩欲辟为属官，夔不就，曰：'昔日张平甫欲为夔营之，夔辞不愿，今老矣，不能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但姜夔曾作诗寄张岩，有句云："应念无枝夜飞鹊，月寒风劲羽毛催。"夏承焘据此认为"白石曾有干乞于张岩"，张羽之说不确。（见《白石行实考·杂考》）

【姜夔精于书法】 姜夔曾向著名书法家单炜学习书法，得其精髓而自成一家。他形貌虽孱弱，但书法笔力却极其强健有力。同时，他在书法理论上也颇有造诣，作有《续书谱》。陈郁《藏一话腴》："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严杰《拟南宋姜夔传》："（姜）工书法，著《续书谱》以继孙过庭，颇造翰墨阃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

【姜白石与姜石帚】 吴文英词集中有赠姜石帚词六首，其《惜红衣》序云："予从姜石帚游苕霅间，三十五年矣。重来伤今感昔，聊以永怀。"姜夔号白石，《惜红衣》是他的自度曲，苕霅是他旧游之地，有人据此认为石帚是他的别号。最早把石帚当作姜夔的是乾隆年间陆钟辉等人刊行的《白石集》，在酬赠诗词中，收吴文英赠石帚词六首。有清一代，石帚为白石别号之说，几成定论。陈思《白石年谱》认为：白石开禧年间曾卜居西湖葛岭之扫帚坞，庐名石帚渔隐，故号石帚。后来王国维、陈锐等人对此提出疑问，梁启超则认为"石帚"是姜夔的儿子增减其父之号作为自己的号，但均无显证。夏承焘《白石行实考·石帚辨》认为石帚非姜夔，而是宋末元初杭州一无名士子。其根据为：一、白石作客苕霅时，在吴文英出生前；二、吴文英《拜星月慢》赠姜石帚词作于白石卒后；三、吴文英赠石帚六词与白石身世不合；四、元初有诗人石帚（姓名无考）之记载。

【五白石】 姜夔因为居住在浙江苕溪白石洞天的附近，所以取号为白石道人。其实，南宋时除了姜夔号白石外，还有四位白石，他们分别是：钱文季、黄景说、蔡和、林德旸。其中黄景说与姜夔都曾学诗于萧德藻，当时被号称为"双白石"。宋以后号白石者，多至二、三十人。叶大庆《爱日斋丛钞》："近时称白石者：乐清钱文季、鄱阳姜夔尧章、三山黄景说岩老，各因所居号之耳。"夏承焘《白石行实考·杂考》："朱子再传弟子有蔡和字廷杰，亦号白石，年辈后于尧章。平阳林德旸号白石樵，诗名《白石樵唱》，则宋末人。"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南宋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徐照（?—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又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四灵"崇奉惨淡经营、刻苦

推敲的晚唐贾岛、姚合、方干诸人，讲究声律，专攻律体，炼字锻句，刻意求工。由于他们旨趣相投，诗风相近，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字号中皆带“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但关于“四灵”的来历，说法不一。一、四人中翁卷字灵舒，其他三人改自己字号使带“灵”字，并自号“四灵”。吴之振《宋诗抄苇碧轩集抄序》：“盖四人因卷字灵舒，故遂亦以道晖为灵晖，文渊为灵渊，紫芝为灵秀。”叶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为四灵。”（《水心文集》卷二九）二、“四灵”乃其门徒对四人的称号。吴子良《林下偶谈》卷四：“（四人）工为唐律。”“其徒尊为‘四灵’，翕然效之，有八俊之目。”三、叶适称四人为“四灵”。袁桷《书汤西楼诗后》：“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清容居士集》卷四八）

【徐玑张榜平民乱】　徐玑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时，因为官府穷凶极恶地惩治滥捕，激起铸造兵器、卖盐为业的麻溪峒民造反，杀伤很多官兵。官府大为恐慌，便派徐玑为将去平定民乱。徐玑没有动用官兵，只让当地人持榜文晓谕造反者，便平息了民乱，最后因造反获罪的只有三个人。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徐）任建安主簿，麻溪峒民业铸兵鬻盐者，官穷治群捕，因相聚为逆，多杀伤官军。州恐，以君将而往。君不用众，但命土人持榜告谕，皆散去，罪止三人。”

【徐玑抑豪强以便民】　徐玑任龙溪（在今福建龙海县内）丞时，县城边上有一个能灌溉万顷田地的池塘，被豪民侵占改成田地，徐玑不畏豪强，疏凿池塘，使它恢复旧观，作灌溉之用以便民。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徐）丞龙溪。县城旁陂，旧称溉万顷，豪党私以为田，陂浸坏。君既按视，即疏凿如旧观。”

【徐玑欲辞官从叶适】　徐玑是叶适的弟子，两人感情深厚。当徐玑被任命为长泰县令时，他曾打算辞官以跟从叶适，但还未来得及这样做便去世了。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君与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将请于朝，弃长泰终从余，未及而死。”

【徐玑大呼争名而终】　徐玑临终大声呼喊“争名”，以未能成名而抱憾。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徐）垂绝，忽长叹言‘争争’者数声。其妹抚之曰：‘何争？’张其且视曰：‘天争。’妹又曰：‘天何争？’复力疾大声曰：‘争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远于利矣，岂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

【《江湖集》忤权贵被毁板】　陈起，字宗之，诗人兼书商，当时很多流落江湖的文人都与他有交情。他曾以这些文人的诗集为主，汇刻成《江湖集》以出售，

从而形成一个大诗派即江湖派。因所刻诗集中有忤犯权贵史弥远的诗，《江湖集》被毁板，陈起也被黜流放。《南宋杂事诗》卷六引《瀛奎律髓》："宝庆初，史弥远专权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刘潜夫《南岳稿》与焉。宗之有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也。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敖器之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

【严羽自论《沧浪诗话》】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邵武（今属福建）人。严羽著有《沧浪诗话》五卷，他的表叔吴陵（字景仙）对严羽诗话中以禅喻诗、直致褒贬、分辨体制等颇为不满，写信加以指责。严羽颇不赞同，复信予以反驳，并自诩其诗话中《诗辨》一卷是断千百年公案的惊世绝俗之论，即使李白、杜甫复生，也不会加以更改的。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

【严羽善辨诗家流派】 严羽认为："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沧浪诗话·诗法》）而严羽自己也确实是做到了这点，即使将古人之诗隐去姓名后相互混杂，他也能辨别其体制流派，甚至一望而知。《全闽诗话》卷四："严羽自《风》、《骚》而下，讲究精到，即杂出古人之诗隐去姓名，举以相试，悉能辨别其世代门户。"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

【三严与九严】 严羽与同宗严参、严仁当时都有诗名，号为"三严"；又与严参、严肃等八人号为"九严"。《福建通志》卷三十九《福建文苑》："（严羽）同族参字少鲁，仁字次山，皆有诗才，号三严。"《沧浪诗话校释附辑·严羽传》："群从九人俱能诗，时称九严，先生其一也。余皆不传。"

【戴复古即境得妙句】 戴复古（1167—1252?），字式之，天台黄岩（今属浙江）人。一次，他见到夕照映山、峰峦重叠的美景，便以"夕阳山外山"来描绘，颇为自得，但却一直想不出其他妙句来与之相对。一天雨过天晴，他在乡村中行走，见到积水遍地，灵感忽发，又得妙句"春水渡傍渡"以与"夕阳"句相对。《宋诗纪事》卷六十三引《归田诗话》："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

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

【戴复古妻赴水而死】 戴复古浪迹江西时，有一位财主看中其才学，把女儿嫁给他。戴复古住了两三年，忽然要回家乡，妻子问他原因，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娶过妻子。财主知道后，大怒，但戴妻极力为他说情，还将自己的陪嫁全都给他作为行资。临行前，戴妻作词饯别，词中有语云："后回君若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戴复古走后，其妻即赴水而死。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二："戴石屏薄游江西，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君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行。仍饯以词。""石屏既别，遂赴水死。"

【华岳上书请诛韩侂胄】 华岳，字子西，贵池（今属安徽）人。华岳为武学生时，曾上书宋宁宗，奏劾权相韩侂胄及其党羽苏师旦等人的罪恶，并要求朝廷诛杀之。韩侂胄大怒，将他关进狱中。《南宋杂事诗》卷一引《丹铅录》："华岳上书极论韩侂胄之恶，并诋程松之纳妾，倪僎售妹，苏师旦献妻。书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贬建宁圜土中。"

【华岳作诗讥媚金】 韩侂胄被诛后，朝廷应金人的要求，将其首级献给金国。华岳虽然痛恨韩侂胄，但认为朝廷献其首级以讨好金人，有失国体，便作诗以讥刺。《南宋杂事诗》卷二引《翠微南征录》："华岳因韩侂胄函首，有诗云：'反汉须知为晁错，成秦恐不在于期。'感函首事之非也。"

【华岳被史弥远杖杀】 韩侂胄被诛后，华岳出狱并中了进士。他因不满权相史弥远而怅闷不已，便谋画要除掉史弥远，事发后又被关进狱中，以议大臣罪论死。宁宗想免他一死，但史弥远坚决不同意，将他杖杀。《宋史·华岳传》："谋去权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以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汪莘扣阍三上书】 汪莘（1155—1227），字叔耕，休宁（今属安徽）人。嘉定年间，朝廷下诏广开言路，汪莘于是三次上书朝廷，陈述天变、人事、民穷、吏污等弊病，以及行师布阵的方法。他的上书虽未得到答复，但却因此得到朱熹等人的叹赏。朱彝尊《词综》卷十八："嘉定间下诏求言，扣阍三上书，不报。为杨慈湖、朱晦庵、真西山诸公所叹服。"

【裘万顷卖诗】 裘万顷，字元量，新建（今属江西）人。裘万顷未中进士前，曾卖诗度日，每首诗的价格为三十文。他自恃才思敏捷，便规定如果他作诗时停下笔来思考，便罚钱十五文。《南宋杂事诗》卷一引《渔隐丛话》："裘万顷未达

时，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

【洪咨夔上书讥评官员】 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洪咨夔正直敢言，中进士后，即上书给卫王，对当时从县令、知府一直到宰相的各品官员，无不加以讥评，而且每论及一级官员，结束时必用"而已"二字，讽刺辛辣。他因此触怒了当时的宰相，以至整整十年，没有得到升迁。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一引《稗史》："洪平畴新第后，上卫王书，自宰相至州县，无不捃摭其短。大概云：'昔之宰相，端委庙堂，进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权纳贿，倚势作威而已。'凡及一职，必如上式，俱有'而已'二字。时相怒，十年不调。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间。'"但也有记载说，洪咨夔时为考功郎，他在论台谏大臣失职的奏章中，有轻慢帝王的语言，台臣便乘机攻击，洪咨夔于是被罢黜。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洪咨夔）封事中论台谏失职云：'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台臣摘以为言，谓只见宗庙，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谒景灵宫而已'，词语嫚易，有轻宗庙之意。遂遭罢黜，仍镌三官。舜俞有诗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洪咨夔直言上疏触怒权相】 洪咨夔被召还京城后，正逢朝廷下诏要求臣下直言上谏，他非常高兴，便直言上疏，连权相史弥远的罪责也敢于议论。史弥远读了他的疏章后，极为恼怒，将疏章扔在地上。《宋史·洪咨夔传》："还朝，为秘书郎，迁金部员外郎，会诏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尽言寤主矣。'其父见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史弥远读至'济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掷于地。"

【葛立方登科有瑞兆】 葛立方（?—1164），字常之，号嬾真子，祖籍丹阳（今安徽宣城）。绍兴八年（1138），葛立方到杭州参加进士考试，他所用的砚台上有蜘蛛结网，人们都认为这是他将要中进士的瑞兆，后来果然如此。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九引《归愚集》："绍兴戊午五月，余省试于临安之资国寺，所用砚上，结成蛛网，众以为登科之祥，已而果然。"

【葛立方死后索序】 传说葛立方写就《韵语阳秋》后，托其友徐林作序，序还未作好葛立方便去世了。一天晚上，徐林梦见葛立方向他索讨所托之序。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九载毛子晋语："常之所著其脍炙人口者，莫如《韵语阳秋》。前有小引，以晋人褚裒自况。托故人徐林为之序，未果而卒，复于梦中索之。岂文人平生得力处，至死未能已耶？"

【刘克庄少小能文】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少小时便能日读万言之书，作文一挥而就，才名颇高。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公生有异质，少小日诵万言，为文不属稿，援笔立就。""以声律冠胄子，入上庠，场士至今诵之。嘉定己巳，以郊恩奏补将仕郎。"

【刘克庄与王迈以姓名相戏】 刘克庄才思敏捷，王迈也聪明颖悟，二人曾以对方的姓名相戏谑。王迈笑刘克庄兄弟同为史官，刘克庄则讥王迈总作通判；王迈拆开刘克庄的名字戏其前壮后衰，刘克庄亦拆开王迈的名字讽其不遇。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刘克庄潜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臞轩迈戏之云：'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后村云'欲属对不难，不可见怒'。王愿闻之，乃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盖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尝调后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应之曰：'二画，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后何其不遇。'此善谑也。"

【宋理宗喜爱刘克庄诗文】 宋理宗非常欣赏刘克庄的诗文。一天他偶然在书铺看到刘克庄的文集，非常喜爱，两次降旨，要刘克庄进呈文集抄本。看完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初，上过东宫，见公书肆所传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传宣谕曰：'卿居闲日久，著述必多，可录本进呈。'公辞以吝臣缮写。俄有旨再索，公辞以史事猥冗，未及点对。越数月，以古赋、古律诗、记序、题跋、诗话共二十六卷奏进，皆辛亥以后所作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制赐公曰：'卿风姿沉邃，天韵崇巍。今观所进近作，赋典丽而诗清新，记腴赡而序简古，片言只字，据经按史，谓非有裨于缉熙顾问可乎！'"

【宋理宗赠诗为刘克庄送行】 景定五年(1264)，刘克庄因眼疾，上书辞去工部尚书兼侍读的职务。理宗同意他的请求，并赠以玉柄宝扇，还在扇上题诗送别。丞相贾似道也作诗为刘克庄饯行。《福建省志》卷十四：理宗"赐玉柄宝箑，御制五言诗书其上。贾似道亦赋诗赠行，与饮别道山堂。时人比之二疏。"

【敕赐狂生王迈】 王迈，字实之，福建仙游人。宋理宗端平年间，以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上对时，曾与宋理宗当面顶撞，被理宗斥为狂生，他因此自称"敕赐狂生"。周密《齐东野语》卷四："实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羁。为正字日，因轮对，及故相擅权，理宗宣谕曰：'姑置卫王之事。'迈即抗声曰：'陛下一则曰卫王，二则曰卫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径转御屏，曰：'此狂生也。'迈后归乡里，自称'敕赐狂生'。"

【王迈携妓离宴席】 王迈在福建富沙时，一次福建省三司会宴，请官妓吴宜侑酒。吴宜是王迈的相好，善舞，她刚舞了一场，还没离开舞筵，就被醉醺醺的王迈从宴会中拉了出来，二人扬长而去，使满座官员为之瞠目。周密《齐东野语》卷四："方壶山大琮为漕，曜轩王迈实之与方为年家，气宜相好。""籍中有吴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乐于公厅。吴方舞遍，实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径去，旁若无人，一座为之愕然。壶山起谢曰：'此吾狂友王实之也。'时以为奇事。"

【吴潜挥泪感知音】 吴潜(1195?—1262)，字毅夫，一作毅甫，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刘震孙曾作宣城知县，当时吴潜罢相闲居在家，刘震孙一直陪伴他，两人相知颇深。后来刘震孙被召还京，吴潜在郊外设酒饯别，刘震孙作《摸鱼儿》词以表示他不忍离开吴潜的深情，吴潜为之感泣。刘震孙上路以后，吴潜又派人追上他，送上所作的和词，并赠给他一个装有纯金的小匣子。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朔斋刘震孙)知宛陵日，吴毅夫丞相方闲居，刘日陪午桥之游。刘后以召还，吴饯之郊外。刘赋《摸鱼儿》词为别，末云：'怕绿野堂边，刘郎去后，谁伴老裴度。'毅夫为之挥泪。继遣一介追和此词，并侑以小奁，启之精金百星也。前辈怜才赏音如此。"

【吴潜预知死日】 吴潜被奸臣沈炎等人弹劾落职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将死之日预言夜有大风雨。晚上，果然雷雨大作。吴潜写好遗表，作诗颂，然后便端正坐而死。《宋史·吴潜传》："潜预知死日，语人曰：'吾将逝矣，夜必雷风大作。'已而果然，四鼓开霁，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时景定三年五月也。"

【吴文英与朝贵交往而未仕】 吴文英(1200?—1260?)，字君特，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吴文英一生与不少朝贵都有往来，与宰相史宅之、吴潜，亲王赵与芮等人更是过从甚密，但他却始终未得荐举，终身未仕。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吴文英见国事日非、朝政腐败，不愿做官。刘永济《微睇室说词》："吴文英一生与朝贵往来，如贾似道、吴潜、嗣荣王，皆有词可证，然未一挂朝籍。""似文英见国事日非，宦途汙秽，已无仕进之心，故虽游于贵戚之门而不被荐举，但以文字相交而已。"

【吴文英与贾似道之交】 吴文英曾和奸臣贾似道过从甚密，其人品也因而为人所非议。但对于此事素有争论。刘毓崧《吴梦窗词序》、王鹏运校刻《吴梦窗词跋》等均考证吴文英虽曾与贾似道交往，但当时贾似道尚未擅权作恶；而其晚年则与贾似道绝交，故对于其人品亦无可非议。夏承焘《梦窗系年·

后记》则考证吴文英晚年仍与贾似道交往。至于持吴文英晚年与贾似道绝交之说者，大多认为其所以绝交，是因为贾似道排挤吴潜所致。刘永济《微睇室说词》："考吴与贾之关系，似因吴潜与贾有隙，为贾所排。文英与潜善，遂绝贾。"

【吴文英题词丰乐楼】 西湖边的丰乐楼是文人墨客聚会之地，吴文英曾在丰乐楼的墙壁上，大笔书写《莺啼序·春晚感怀》，这首词于是传诵一时。周密《武林旧事》卷五："丰乐楼在涌金门外。""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

【史达祖效力韩侂胄】 史达祖，字邦卿，汴（今河南开封）人。史达祖曾作权相韩侂胄的堂吏，韩侂胄对他极为倚重，凡公事往来所需文笔，都由史达祖代笔。史达祖是颇有才华的文人，但竟然甘作权相堂吏，他的一个朋友对此大不以为然，曾对他发出警告。韩侂胄被诛后，史达祖遭黥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韩侂胄为平章，专倚省吏史达祖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侍从柬札，至用申呈。有李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上大书曰：'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致黥焉。"

【张辑喜改词牌名】 张辑，字宗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张辑作词，喜欢用词的结句别立新名，而不采用原来的词牌名，例如他作《桂枝香》词，其结句为"疏帘淡月，照人无寐"，即将词更名为《疏帘淡月》。作《谒金门》词，其结句为"楼外垂杨如此碧，问春来几日"，即更名为《垂杨碧》。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四："（张辑）词皆以篇末之语，立新名。"又同卷引《词品》："张宗瑞乐府一卷，皆依旧腔，而别立新名，亦好奇之故也。"

【龚开以兰花调墨注《离骚》】 龚开（1222—1304?），字圣予，淮阴（今属江苏）人。宋亡后隐居不仕，隐居之处有玉峰山，兰花极多。他每天都要采几十朵兰花放在清水中，然后用此水研成墨汁，为《离骚》作笺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引《佩楚轩客谈》："玉峰山四畔皆幽兰，日采数十花，酌羽水，笺《离骚》。自谓灵均有知，当领吾意。"

【龚开铺纸作画于儿背】 龚开是当时著名画家，尤善画马。他画的马神彩飞扬，极姿尽态，一幅画就可卖几十两银子。宋亡后，他过着简朴的隐居生活，家中坐无几席，每次作画时，就让儿子俯伏在地，在儿子的背上铺纸作画。厉鹗《宋诗纪事》卷八十引《桑海遗录序》："（龚开）宋亡潜居深隐，立则沮洳，坐无几席。一子名浚，每令俯伏，就其背按纸作虎马图，马鬃雾鬣，豪骭兰筋，备尽诸态。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之，藉是不饥。"

【谢枋得论权相得罪】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任建康考官，适有彗星出现，谢枋得借此发策问，意谓贾似道当权误国，元兵必至，赵宋将亡。贾似道知道以后大怒，贬居兴国军。《宋史·谢枋得传》："五年，彗星出东方，枋得考试建康，擿似道政事为问目，言兵必至，国必亡，漕使陆景思衔之，上其稿于似道，坐居乡不法，起兵时冒破科降钱，且讪谤追两官，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赦放归。"

【谢枋得哭国】　传说元兵南下时，谢枋得守信州城失败，逃至建宁唐石山中，日日穿丧服东向而哭，以致被人误为患病。《宋史·谢枋得传》："信州不守，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履，东向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

【谢枋得拒荐】　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学士程文海荐二十二人于朝，以谢枋得为首荐，枋得不起。次年，行省丞相忙兀台接朝命召之，谢枋得又辞。一年以后，尚书留梦炎再荐之于朝，谢枋得再次拒荐，终不赴朝。《宋史·谢枋得传》："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执手相勉劳。枋得曰：'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诏。'丞相义之，不强也。""尚书留梦炎以枋得为荐。""终不行。"

【谢枋得不食元粟而卒】　至元二十六年(1289)，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知朝廷屡召谢枋得不起，为了邀功，强将谢押往北方。临行，谢枋得作诗别诸友，以"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句示心志。四月，到达大都，仍然不屈，绝食而死。《宋史·谢枋得传》："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材为急，欲荐枋得为功。""(魏)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至京师，问谢太后横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

【刘辰翁廷试触忤贾似道】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性鲠直，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时，因为直言而触忤权奸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第。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四："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

【刘辰翁以李清照自喻】　刘辰翁读了李清照的《永遇乐》词后，极为感动以至泪下。后来每读此词，都感到不胜其悲。祥兴元年(1278)，宋室岌岌可危，国事日下，刘辰翁感到自己心中的悲苦，远超过南渡时的李清照，便自喻为

李清照作《永遇乐》词。其词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词，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须溪词》卷二）

【周密别号寓深意】 周密（1232—1298），字公谨。为人极有气节，宋亡不仕，隐居于浙江吴兴的弁山之阳，居临霅溪。他早年取号草窗、萧斋，晚年改号为弁阳啸翁、四水潜夫。四水即霅溪的别称，这两个号寄寓了周密志节不屈、隐居不仕的深意。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十五："四水者，湖城以苕水、余不水、前溪水、北流水合而入于郡，霅溪故名四水，旧人诗'四水交流霅霅声'是也。据此，则四水潜夫与弁阳啸翁皆寓公之意。"

【周密讥刺韩侂胄】 韩侂胄在宋宁宗时以外戚执政，权势倾天。当时宫中有曹婕妤，得宠于宁宗，韩侂胄攀附为亲戚。周密有一次借机讥刺他是"假杨国忠"。张仲文《白獭髓》："宁宗恭淑后为上仙，而曹氏为婕妤，平原特以为亲属。偶值真里富国进驯象至，平原语公谨曰：'不闻有真里富国。'公谨曰：'如今有假杨国忠。'"

【文天祥诞生显吉兆】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传说文天祥出生前，其祖父曾梦见一个小孩乘着紫云从天而下，接着又飞升上天。文天祥生下来后，就取名云孙，字天祥，后来以字作名，另字履善。张凤翼《梦占类考》："文天祥大父梦一儿乘紫云而下，已而复上行，生天祥，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行，字履善。"无名氏《宝祐四年登科录》："公小名云孙，小字从龙。"

【文天祥幼年立志】 文天祥和欧阳修、胡铨、杨邦乂都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小时候见到乡里学舍中祠奉的欧阳修等人的画像，都有"忠"的谥号，便很倾慕，立志也要做象他们一样的忠义之士。《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宋理宗钦定天祥为状元】 文天祥于宝祐四年（1256）参加进士考试，他对策时不打草稿，一挥而就，写成洋洋万言的《法天不息策论》。其初文天祥只被列为第七名，宋理宗查阅策论后，要将文天祥改为第一名，考官王应麟查阅后，也认为文天祥的文章肝胆忠义，可当作为政的借鉴，并庆贺理宗得到文天祥这样的人才。《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就，帝亲拔第一。"《宋史·王应麟传》："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应麟复考，考第既上，帝欲易

第七卷，置其首。应麟读之，乃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文天祥得字于理宗】 文天祥考上进士第一名，理宗见到文天祥的名字，非常高兴，认为其名象征宋室的祥瑞。于是朋友们就以宋瑞作为天祥的字。杨德恩《文天祥年谱》卷一引《纪年录注》："理宗览对策，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称之。"

【文天祥语讽贾似道】 一次，贾似道为了要挟度宗，便声称有病，要求辞官，度宗不允。当时文天祥在学士院为皇帝起草诰文。由于贾似道权势显赫，把持朝政，学士院其他人起草诰文都要将写好的文稿给他看。文天祥不仅不将诰文上呈给他，而且还在诰文中直言不讳地讥讽贾似道的伪诈。贾似道非常恼怒，让人弹劾文天祥，并叫其他人重新起草诰文。《宋史·文天祥传》："贾似道称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诏不允。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乐，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

【文天祥上书请斩董宋臣】 宦官董宋臣善于献谄媚上，深得理宗宠幸。开庆年间(1259)，他劝说理宗迁徙国都以逃避元兵的南侵，当时没有人敢议论他的是非，文天祥却毫不畏惧，上书请斩董宋臣，以坚定人们的抗元决心。由于朝廷没有应允，文天祥便辞官回乡。后来文天祥任刑部郎官时，又上书弹劾董宋臣，结果被贬为瑞州知府。《宋史·文天祥传》："开庆初，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宋臣复入为都知，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报，出守瑞州。"

【文天祥散财兴义军】 德祐元年(1275)，元兵大举南侵，临安危急，宋恭帝下诏天下起兵救援。时文天祥赋闲乡间，当他接到诏文，不禁感愤啼泣，挺身而出，招集勤王义军。他拿出所有家产，四处招募，得义兵万余人，又连结蛮族共同起兵勤王。《宋史·文天祥传》："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啼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文天祥痛骂叛臣】 吕文焕原是宋襄阳主将，他叛国降元后，文天祥曾上书请诛其侄吕师孟，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吕师孟随文天祥出使时降元，助其叔为逆。他们在北营责难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惧，历数其罪状而痛骂之。文天祥的大义凛然，不仅使吕氏叔侄大为狼狈，也使元丞相伯颜叹赏不已，元将

唆都甚至称赞文天祥骂得好。文天祥《指南录纪年序》："至是，文焕云：'丞相何故骂焕以乱贼？'予谓：'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焕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谓：'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孟在傍甚怂，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见杀，何为不杀取师孟？'予谓：'汝叔侄皆降北，不族灭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实恨不杀汝叔侄，汝叔侄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语塞。诸酋皆失色动颜。唆都以告伯颜，伯颜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闲云：'丞相骂得吕家好！'以此见诸酋亦不容之。"

【文天祥慷慨陈辞折元人】 景炎元年(1276)正月，文天祥任右丞相，和吴坚、贾余庆等人出使元。文天祥在北营中慷慨陈辞，元人起初尚不敢轻举妄动。但第二天吴坚、贾余庆等人叛国降元，为元人出谋画策，于是元人态度逐渐强横，胁迫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不为所惧，大义凛然，连元人也称叹他为大丈夫。文天祥《指南录纪年序》："予诣北营，辞色慷慨。""北人渐不逊，予谓：'吾宋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是晚，诸酋议良久，忽留予营中。"

【文天祥作诗讽叛臣】 景炎元年(1276)二月，元人逼文天祥随所谓"祈请使"贾余庆等人到北方去。贾余庆、刘岊等人降元，竭力向元人献媚，途中，他们夜集于留远亭，贾余庆肆意辱骂宋朝人物；刘岊则当众调戏、亵狎一村妇以取悦元人。文天祥见此不胜悲愤，当即随口吟诵两诗，讥讽他们甘心卖国、献媚求荣的丑行。褚人获《坚瓠癸集》卷三："一日留远亭夜集，北人然火亭前，聚诸公列坐行酒。余庆有名风子，满口骂座，毁宋人物无遗，以此献佞；北人惟嚄嚄笑。岊数以淫亵奉北人，专以为笑具。于舟内取一村妇至，使荐刘寝，据刘交坐。北人又睐刘抱妇为戏。文文山不胜悲愤，口占刺余庆曰：'甘心卖国罪滔天，酒后猖狂诈作颠。把酒逢迎酋长笑，从头骂座数时贤。'刺岊云：'落得称呼浪子刘，樽前百媚佞旃裘。当年鲍老不如此，留远亭前犬也羞。'"

【文天祥乘夜逃出元营】 文天祥随祈请使到北方去，一路上，他和幕客杜浒、余元庆等人一直谋划逃脱。到了镇江，他们终于找到机会乘夜逃出敌营。然后，改名为刘洙，屡经危难，逃到温州，拥立端宗以与元兵继续抗争。《南宋杂事诗》卷一引《宋元通鉴》："文天祥至镇江，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天祥乃变姓名为清江刘洙，东入海道。"

【文天祥拒写招降书】 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但他大义凛然，坚决不拜元将张弘范,于是张弘范以客礼接见他,并要他写信招降厓山守将张世杰,文天祥手书所作《过零丁洋》诗给张弘范,表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概。厓山被攻破后,张弘范又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仍坚决拒绝。《宋史·文天祥传》:“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张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

【文天祥代作王昭仪词】 元兵攻入杭州后,昭仪王清惠等人和谢、全两后被逼到北方去,途中,王清惠因感于宋朝灭亡，作《满江红》词题于驿壁，其末句云:“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后来文天祥见到此词，认为词的末句过于柔弱,便依原韵代作二词,其中有句云:‘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徐釚《词苑丛谈》卷六:“有王昭仪名清惠者,题《满江红》于驿壁。”“文丞相读至末句,叹曰:‘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为之代作二首。”

【文天祥智屈叛臣】 元世祖忽必烈想尽办法要使文天祥投降，而那些降元的叛臣也十分嫉恨文天祥的忠烈,便纷纷献计献策,设下陷阱以使文天祥中计降元,但文天祥十分机警,始终不中奸计。于是那些叛臣又群起而攻，以六经子史等书中的疑难问题同文天祥论辩,想以此使文天祥陷于困境。但文天祥学识渊博,口才便给,反使得那些叛臣张口结舌,理屈词穷。郑思肖《文丞相叙》:“诸叛臣在北,妒其忠烈,与贼通谋,密设机阱夺其志,公卒不陷彼计,反明以语黠。众酋尽伏其智，且俾南人群然问六经子史奇书释老等疑难之事,令堕于窘乡。众谋折其短误,公朗然辩析议论,了无不通,强辩者皆屈。”(杨德恩《文天祥年谱·附录》)

【文天祥大义斥责妻妾子女】 元人百般劝诱逼迫文天祥投降而不能如愿，便让文天祥的妻妾子女来劝降。但他仍不为所动,并对他们严厉斥责。郑思肖《文丞相叙》:“公妻妾子女先为贼所虏，后贼俾公妻妾子女来，哀哭劝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有叛而从贼耶!’”(杨德恩《文天祥年谱·附录》)

【文天祥狱中集杜诗】 文天祥非常喜爱杜甫诗,他被囚于燕京狱中时,仍对杜诗爱不释手,反复吟读。他越读越觉得自己和杜甫的性情相同,甚至感到杜甫五百年前写的诗,已说出了他自己想要说的话,于是便用杜甫的五言诗句

来记录他的一生，写成《集杜诗》五绝二百首。其《集杜诗序》："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



【文天祥生前被人祭】 文天祥囚于燕京狱中时，宋太学生王炎午(字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激励文丞相为国献身而不可降元。王炎午还将祭文抄录了数十份，张贴于驿站旅店中。程敏政《宋遗民录》："宋太学生庐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录数十本，驿途山店俱贴之，大义在速文丞相死国。然丞相从容就死，固不系鼎翁之文，而鼎翁之志可悲矣。"

【文天祥从容就义】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有人起兵反元，并声称要救出狱中的文天祥，元世祖大为恐慌，便再次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元世祖无奈，只得下令杀害文天祥。文天祥视死如归，临刑前还向南方叩拜。元世祖下令后又追悔了，派人持诏停止死刑，但文天祥已慷慨就义了。《宋史·文天祥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世祖)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请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

【文天祥死后显神威】 传说文天祥遇害这一天，大风扬沙，天昏地暗，以后又连日阴沉，宫中到处都点上了蜡烛，群臣入朝也要用火炬在前面引路。元世祖懊悔杀文天祥，遂以元官爵赠封文天祥。但当元丞相行初奠礼的时候，狂风突起，吹沙扬石，雷声如怒，连祭祀的牌位都被刮上天空。于是祭奠时仍以文天祥生前所有的宋官爵称之，天空才转晴朗。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三："文信国既赴义，是日大风扬沙，天地昼晦，咫尺莫辨。自后连日阴晦，宫中皆秉烛，群臣入朝亦列炬前导。世祖悔之，赠公太保、中书平章事、卢陵郡公，设坛致祭。丞相孛罗行初奠礼，忽狂飚旋地起，吹沙滚石，不能启目。俄卷起神主于空际，隐隐雷鸣，如闻怒声，天色愈暗。乃奏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天复开霁。"

【文天祥嗜好象棋】 文天祥非常喜欢下象棋，他曾选四十局棋制成棋谱，并分别予以命名。这四十局棋都是形势险峻、以绝招制胜者，他还在棋谱中一一

注明四十局棋的来龙去脉。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引《纪年录注》："公平生嗜象弈，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命名，自'玉曆金鼎'至'单骑见虏'为四十局势图，悉识其出处始末。玉曆，盖公所居山名也。"

【文天祥以水面为棋盘】　文天祥一次与著名棋手周子善下象棋。他们把水面作为"棋盘"，凭记忆走棋，两人越下越入迷，竟忘了时间。朱国桢《涌幢小品》："公暑日善溪浴，与弈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愈久愈乐，忘其早暮。或取酒炙就饮啖。"

【汪元量与宫人涕泣唱和】　汪元量(1241—1317?)，字大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德祐二年(1276)，元兵入杭，汪元亮随宋太皇太后谢氏及宫人王清惠、张琼英等赴北京。汪元量和王清惠等人都善诗，他们对宋亡的现实感到极为悲痛，所以每次相见都痛哭流涕，相互写诗唱和，以表达对亡宋的哀思。聂心汤《汪元量传》："宋亡，从三宫北去，留燕甚久。时故宫人王清惠、张琼英等皆善诗，相见辄啼泣唱和，语极悲壮。"（孔凡礼辑《增订湖山类稿·附录》）

【汪元量以忠孝勉天祥】　汪元量滞留北京时，文天祥兵败被俘，囚于北京狱中。汪元量曾屡次到狱中探访文天祥，以忠贞大义、杀身成仁勉励文天祥，并表示自己也要归死江南，决不在元朝为官。谢翱《续琴操哀江南四章》："(汪)留宿蓟门数年，而文丞相被执在狱。汪上谒，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孔凡礼辑《增订湖山类稿·附录》)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岂无春秋笔，为君纪其功。"

【汪元量与文天祥琴诗共商略】　庚辰年(1280)的中秋节，汪元量到囚所探视文天祥，弹奏琴曲《胡笳十八拍》，并要文天祥为琴曲赋诗，文天祥仓卒中未能写成。同年十月，他又去看望文天祥，文天祥以《集杜诗》作为《胡笳十八拍》的曲词，与汪元量共同商略斟酌。汪元量还曾为文天祥作琴曲《拘幽》十操，文天祥倚歌而和。文天祥《胡笳曲序》："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观也。琴罢，索予赋胡笳诗，而仓卒中未能成就。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学琰语也。水云索予书之，欲藏于家，故书以遗之。"钱士升《汪元量传》："(汪)或至文山琅珰所，作《拘幽》十操，文山倚歌和之。"(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附录》)

【汪元量为道人南归】　汪元量虽然留滞燕京很久，但他一直不愿在元朝为官，于是元世祖赐他为道人并让他南归。又有人说汪元量曾想行刺元世祖，因

无机可乘，才向元世祖恳求做道人。瞿祐《归田诗话》卷中："水云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赴大都，见世祖，不愿仕，赐黄冠遣归。"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六："世皇闻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骎骎有渐离之志，而无便可乘也，遂哀恳乞为黄冠，世皇许之。"

【宫人赋诗送元量】 汪元量南归时，宋故宫人为汪元量在城边饯酒送行，并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十四字为韵，分韵赋诗以赠汪元量。也有记载说为汪元量分韵赋诗送行的，除故宫人外，还有宋幼主瀛国公、福王赵与芮等人。《亡宋宫人诗序》："水云留金台一纪，琴书相与无虚日。秋风天际，束书告行，此怀怆然，空知夜梦先过黄河也。一时同人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韵赋诗为赠。"乃贤《读汪水云诗集》："时幼主瀛国公、福王平原郡公赵与芮、驸马右丞杨镇、故相吴坚留梦炎、参政家铉翁文及翁、提刑陈杰青阳梦与宫人王昭仪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韵赋诗，以饯其行。"（孔凡礼辑《增订湖山类稿·附录》）

【汪元量成仙】 汪元量南归后，行踪不定，来往于杭州、川湘一带，人们无法知道他的踪迹，于是便传说汪元量成了仙，很多人还画像来祭祀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六："元量既还钱唐，往来彭蠡间，风踪云影，倏无宁居，人莫测其去留之迹，遂传以为仙也。人多画像祀之。"

【汪诗为宋亡之诗史】 汪元量曾写了大量反映宋亡惨痛史实的诗歌，从而被称为"宋亡之诗史"，谓其继承了杜甫"诗史"的优良传统。曹珏《跋汪水云诗后》："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抑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刘辰翁《湖山类稿序》："南吟北啸，如赋史传。"（孔凡礼辑《增订湖山类稿·附录》）

【汪元量善画】 汪元量还擅长绘画，他曾绘有一幅《草虫卷子》画卷，画中百鸟，各具情态，画卷末尾有大小数雁，人们认为这是汪元量在画中寄寓了亡国之痛。陈谟《题吕仲善所藏汪水云草虫卷子序》："卷中百虫，各极情态，而终以大小数雁，岂所谓'江南破，百雁来'乎？水云寓'黍离'之感于画图，观者凄断。"（孔凡礼辑《增订湖山类稿·附录》）

【郑思肖不忘故国】 郑思肖（1241—1381），连江（今属福建）人。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取"肖"从"赵"之意，表示思念赵宋；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表示以南为所。他为自己的住地取名为"本穴世界"，移"本"字中的"十"置"穴"中，即"大宋"。平时无论坐卧，都必定面向南方。每年到祭祀的日子，还要向南方哭拜。程敏政《宋遗民录》："所南字忆翁，初名某，宋亡乃

改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室萧然，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而再拜。"

【郑思肖画兰不画土】 郑思肖不仅是诗人，也是当时有名的画家，尤精工墨兰。但他画兰不画土，因为大宋土地为异族所夺，故不忍绘土于画中。程敏政《宋遗民录》："(郑)画兰不画土，人询之，则曰：'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

【郑思肖宁断头不画兰】 郑思肖擅画墨兰，但不妄与人，尤其不轻易给那些权贵要人。嘉定有一县官向郑思肖求兰画不得，便以"赋役"威胁他。郑思肖怒不可遏，坚决地说："头可断，兰不可画。"程敏政《宋遗民录》："贵要者求其兰，尤靳不与。庸人孺子颇契其意者，则反与之。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断，兰不可画。'"

【郑思肖不与元人交】 郑思肖自从宋亡以后，就发誓不与元人交往。和朋友在一起，只要见到在座的人发音异样、不类汉人的，他就起身离去。郑元祐《遂昌杂录》："所南自宋亡，矢不与北人交接，与友朋座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亦不以为异。"

【郑思肖沉《心史》于枯井】 传说郑思肖因痛感宋室倾覆而作《心史》，他把著作封缄在铁匣中，然后沉到苏州承天寺的枯井中。明崇祯十一年，承天寺浚井时发现此书。但书中记事有与史不合的，故有人疑为后人伪托。潘永因《宋稗类抄》："所南当宋社既屋，无策自奋，著《心史》六万余言，铁函重匮，外著'大宋铁函经'五字，内题'大宋孤臣郑思肖再拜书'十字，沈于吴门承天寺眢井。"

【郑思肖临终托友】 郑思肖自宋亡以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国而未臣服于元。他临终前，托他的朋友唐东屿在他的灵位上题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的牌位。程敏政《宋遗民录》："(郑)疾时属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烦公书一位牌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

【林景熙栖隐故山】 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一作德旸，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宋亡后，隐居在故乡平阳城西的马鞍山，以诗书自娱，常和太学同窗郑宗仁等私相嗟叹，深愧自己不能象文天祥、陆秀夫那样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冯彬《霁山集·序》："霁山氏痛国沧夷，求无死所，遂逃名当山，依托山水间，以诗文自况，甘为宋室遗民无悔言者。"吕洪《霁山先生文集序》："恒与同舍生邑人郑朴翁辈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国难报君恩为愧。"

【林景熙收葬宋帝遗骸】 祥兴元年(1278)，元朝西藏僧人杨琏真伽领人挖掘了宋皇陵，以劫掠其中的金玉宝玩。陵墓被劫后，很多断骨残骸委弃在草丛中，无人敢去收葬。林景熙与郑宗仁、唐珏等合谋，假装上山采药，将这些骨殖收拾起来，盛在两只盒子里，托称佛经，埋葬在会稽兰亭山上。《霁山集附录·林景熙传》："景熙与郑朴翁、唐珏等为采药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闻理宗颅骨为北兵投湖中，复以钱购渔者，幸一网而获。乃盛以二函，托为佛经，葬之越山，植冬青树为识。"吴崧《霁山集序》记载说林景熙等人是伪装乞丐，用银子贿赂西藏僧人而得以上山收拾骸骨。辽藩光泽王《霁山集序》则记载说林景熙等人召集诸少年上山收葬骸骨。

【张炎施财造佛灯】 张炎(1248—1320?)，字叔夏，是南宋张镃的曾孙，早年家境富裕，曾施财给大觉寺造无尽灯一座。灯有十面，每面有一镜，每面镜上刻有一尊佛像，当中燃放一灯，交相辉映，四周又以珠玉装饰，极其华丽精巧。同时，张炎还施肥田若干亩，作为灯的膏油。王昶《山中白云词逸事》引《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大觉寺无尽灯记》："居士张公叔夏施财造无尽灯一座，复舍腴田若干亩，用充膏油，持以供养，工师出巧，珠转玉回，浮幢王刹，殆不是过，位置十面，面各一镜，镜各一佛，中燃一灯，交光相摄。"

【张炎北上燕京事】 宋亡以后，张炎曾经北上到北京，后又南归。他为何北上，又为何南归，究竟有没有在元朝任官，待了多少时间等，历来众说纷纭。一、张炎因为贫困不堪而"以艺北游"，但他在北京并没有好的机遇，因而又匆匆南归。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垂及强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山中白云词·附录》)二、张炎因为元朝廷访求江南人才而被征召到北京，他于庚辰年(1280)到北京，庚寅年(1290)南归，待了整整十年。但他因为自己是南宋名将张浚的后代，始终不愿在元朝为官。王昶《书张叔夏年谱后》："叔夏自以勋臣世裔，不屑屈志新朝，憔雨后免，有不可备述于文词者。故孝思序云：'几经兵燹，独自璧全，'幸之也。"(同上)三、张炎在北京做了官，因想吃江南的菰米莼丝，便毅然辞官南归。舒岳祥《赠玉田序》："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褛被而归。"(同上)四、张炎于庚寅年(1290)九月，因为给元朝统治者写金字藏经而到北京，刚刚做官，又被别人阻挠，便在辛卯年(1291)春匆匆南归了。许增《山中白云词跋尾》："盖叔夏于庚寅九月偕曾心传、沈尧道诸人以写经之役自杭起驿入京，当得官，寻为人所阻，辛卯春即南旋。"

【张炎浪游江南】 传说张炎在北京时，因想吃江南的菰米莼丝而辞官南归，但他并未回到临安家中，而是在江浙一带到处漫游，尽情玩赏美景，童仆背负锦囊跟随其后，千金行装，散用一空。舒岳祥《赠玉田序》："（张炎）不入古杭，扁舟浙水东西，为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装，吴江楚岸，枫丹苇白，一奚童负锦囊自随。""未脱承平公子故态，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

【张炎途穷无所依】 张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世家，但宋亡以后，家道中落，颠沛流离，坎坷不遇，所投靠的人非死即贫，始终无法安居。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于是予周流授徒，适与相值，问叔夏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为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阻然。"（见《山中白云词·附录》）

【张炎善画墨水仙】 张炎善画墨水仙，颇得南宋名画家赵孟坚画的韵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叔夏亦工墨水仙，当时谓得赵子固潇洒之意。"舒岳祥《赠玉田序》："（张炎）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

【张孤雁】 张炎有词《解连环》（楚江空晚）咏孤雁，他因此词而被人称为"张孤雁"。孔行素《至正直记》卷四："（张炎）《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

【张春水】 张炎《南浦·春水》一词极为人们所称赏，他因此词而被人称为"张春水"。邓牧《山中白云词序》："玉田张君《春水》一词，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

【谢翱敬慕屈原】 谢翱（1249—1295），字皋羽，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谢翱生当宋末，入元不仕，极有气节。他对坚贞不屈、忠君爱国的屈原极为敬慕，取号为"晞发子"，以寄寓他对宋亡的哀痛。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谢翱）倜傥有大节，刻厉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顾，虽万夫莫回。每慕屈平托兴远游，因号晞发子。"

【谢翱作楚歌为文天祥招魂】 谢翱曾率乡兵报效文天祥抗元，文天祥被俘后，谢翱悲愤不已。他携酒登上子陵台以祭奠文天祥，并作楚歌为文天祥招魂，痛哭失声。其著名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即为记此事而作。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宋亡，文天祥被执，翱悲不能禁。严有子陵台，孤绝千尺，时天凉风急，挟酒登之，设天祥主，跪酹号恸，取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歌阕，竹石俱碎。"程敏政《宋遗民录》："（谢翱）作楚歌招之，其辞曰：'魂来兮何极？魂去兮江水黑。化为朱鸟兮，其焉食？'歌阕，竹石俱碎，失声

大哭，作《西台恸哭记》。"

【谢翱好游山水】 宋亡后，谢翱无意仕宦，尽情游玩山水，疲倦了就去探访他的好友方凤、吴思齐等人，相互唱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谢翱）其志益汗漫，浩不可御。视世间无足当其意者，独好佳山水，遇即恣游，倦辄访隐流方凤、吴思齐辈，歌吟取适。"

【谢翱卖薪换米】 宋亡后，谢翱不愿在元朝为官，过着贫困的隐居生活。他不愿求人，自食其力，常常在秋天把山上的柴薪运到杭州城中，以换米度日。厉鹗《宋诗纪事》卷七十八引邓牧《谢皋羽传略》："皋父性耿介，不以贫累人，所居产薪若炭，率秋暮载至杭，易米卒岁。"

【谢翱临终念邓牧】 谢翱与邓牧交情至厚。谢翱病重时，邓牧正好外出游山玩水。谢翱非常盼望能见到邓牧，作诗以怀念。这是谢翱绝笔。厉鹗《宋诗纪事》卷七十八引邓牧《谢皋羽传略》："乙未秋，牧薄游山水间，君病笃，望牧不至，怀以诗曰：'谢豹花开桑叶齐，戴胜芊生草药肥，九锁（疑为"鉴"）山人归未归？'盖绝笔于此。"

【谢翱托葬于好友】 谢翱临终前，嘱咐家里人将他的尸骨交付给好友方凤、吴思齐。谢翱死后，方凤等人即将他葬于子陵台的南面，并在他的墓地造许剑亭以遂其生前心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五："（谢翱）临殁，嘱其家曰：'慎收吾骨，与韶卿、子善。'已而凤与思齐果至，与方幼学葬之子陵台南。初，翱以朋友道丧，作《许剑录》未就，凤等复为作许剑亭于墓右，其徒吴贵祠翱月泉书院。"

【徐君宝妻绝命词】 徐君宝妻，不知姓氏，为宋末岳州人，有姿色。元军南侵时，将她掳至杭州，但她不肯屈节事敌，屡次设计摆脱纠缠，拖延时间。最后被逼无奈，留下《满庭芳》（汉上繁华）一词，投水自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贞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时被掳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州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投大池中以死。"

【唐珏奇节有奇遇】 唐珏，字玉潜，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家贫，靠收学生教授经书维持生活。1290年12月12日，西藏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依恃皇恩，竟率徒至杭州附近的萧山，挖掘南宋帝王陵墓一百零一所。时唐珏三十二岁，听说此事，极为悲愤，当即倾家荡产，四处告贷，筹集了大约

两百星银钱，密请里中青年帮忙，以荒野无名氏的尸骨掉换陵中尸骨。唐珏收葬陵骨以后，又特地从南宋朝廷故殿挖来冬青树，植于坟堆之上，作《冬青行》两首记之，又作《梦中诗》四首抒怀。直到杨琏真伽恶贯满盈，受到元朝廷的处置以后，唐珏的节义之举才得广为流传。但唐珏名声虽高，却依然一贫如洗。传说后来天帝曾召他，嘉其忠义，改其穷命，赐与他妻室儿女和田地。陶宗仪《辍耕录》："明年己卯后上元两日，唐出观灯归，忽坐殒，息奄奄，若将绝者，良久始苏，曰：'吾见黄衣吏持文书来告曰：'王召君。'道我往，观阙巍峨，宫宇靓丽，殆非人间。有一冕旒坐殿上，数黄衣贵人逡巡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报。'唐乃升谒，造王前，王谓曰：'汝命窭且贫，兼无妻若子，今忠义动天，帝命赐汝伉俪子三人，田三顷。'拜谢，降出，遂觉。罔不知其何也。逾时，越有治中袁俊齐至，始下车，为子求师。有以唐荐者，一见，置宾馆。一日，问曰：'吾渡江，闻有唐氏瘗宋诸陵骨，子岂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骇，拱手曰：'君此举，豫让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纳拜焉。礼敬特加，情款益笃。叩知家徒四壁，恻然嗟矜。语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当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给，左右逢迎，爰诹爰度，不数月，二事俱惬，聘妇偶故国之公女，负郭食故国之公田。所费一一自袁出。人因奇唐之节，又奇唐之遇，两高之，曰：二公真义士。义士尔后获三丈夫子，鼎立颀颀，凡梦中神所许，稽其数，无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

五、辽金元明清

【王鼎才思敏捷惊名士】 王鼎，字虚中，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一次，当时名士马唐俊与诸友人在水滨饮酒赋诗，王鼎偶至，马唐俊见他朴野，十分轻视，但王鼎才思敏捷，即席作诗，使唐俊深感惊讶，遂与之结交。《辽史》卷一百零四："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

【王鼎因诗复官职】 一次，王鼎酒醉失言，被罢去官职，流放镇州。数年后朝廷下赦令，独王鼎不得赦免，王鼎借为人起草贺表之际，作诗哀叹，皇帝闻知，即召还，复其原职。《辽史》卷一百零四："一日，宴主第，醉与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状闻，上大怒，杖黥夺官，流镇州。居数岁，有赦，独鼎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

【辽帝射虎应皇后诗】 萧观音（1040—1075），道宗立为懿德皇后。一次，萧观音和诸嫔妃随辽帝出猎，至伏虎林，萧观音作诗颂扬皇帝勇猛，深得辽帝赞赏。第二天，辽帝出猎遇虎，为无愧于皇后之诗，亲自把虎射死。周春《辽诗话》："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嫔妃从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赋诗，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次日，上亲射猎，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谓不愧后诗。'一发而殪。"

【萧观音受诬被迫自尽】 萧观音因对皇帝屡有劝谏，渐被疏远，她因此以《回心院》调作了很多宫怨词。诸伶人都不会演奏此曲，只有赵惟一能奏。耶律乙辛借此诬蔑萧后与惟一私通，并设下计谋，制造伪证，激怒辽帝，结果萧观音被赐死，含冤自尽。周春《辽诗话》："时诸伶无能奏演此曲者，独伶官赵惟一能之。耶律乙辛因诬后与惟一淫通，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词》为诬案。""乙辛既造《十香词》，阴使宫婢单登乞后手书。给后曰：'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后读而喜之，既为手书一纸，纸尾复书己所作《怀古诗》一绝。""乙辛得书，以为早晚见其白练挂粉脰也。遂构词，命登

等陈首，以《十香词》为证，乙辛乃密奏之。上大怒，命张孝杰与乙辛穷治其狱。狱既具，上犹未决，指《怀古》一诗曰：'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更作十词？'孝杰进曰：'此正皇后怀惟一耳。'上问曰：'何以知之？'孝杰曰：'"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包"赵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敕后自尽。"

【胡砺得韩昉激赏】 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因兵乱同雇工们杂处于香山寺，韩昉见而异之，命他作诗，援笔立成。韩昉即把胡砺延引入馆，让他与自己儿子共学，并预言其必将名世。《金史》卷一百二十五："砺为军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与佣保杂处。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昉尝谓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将名世。'"

【耶律孟简六岁能诗】 耶律孟简，字复易。六岁时，其父早晨出猎，令他作《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辽史》卷一百零四："孟简性颖悟，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

【宇文虚中一言连累他人】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宇文虚中在金国被诬谋反，因无罪证，即以他家所藏图书为反具，宇文虚中不服，以高士谈藏书更多为例，说明此不足为谋反之证，结果，朝廷把高士谈一同处死。《金史》卷七十九："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高士谈。"

【马定国梦中得笔】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今属山东）人。传说马定国初学诗未得要领，后梦其父授予白笔，文章即大有长进。《金史》卷一百二十五："（马）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

【僧人预言施宜生逆反而贵】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今属福建）人。传说施宜生考试不得意时，曾遇一僧人为他相面，指出他必须有逆反之举方能显贵。后来施宜生参加范汝为起义，失败后几经辗转，出仕于金，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其经历果如僧人所言。《金史》卷七十九："初，宜生困于场屋，遇僧善风鉴，谓之曰：'子面有颧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宜生闻其言大喜，竟从范汝为于建剑。""其后竟如僧言。"

【施宜生为佣三年】 施宜生参加农民起义失败后，乔装改扮，在一吴翁家当仆

人。吴翁有所察觉，当他得知施宜生的真实情况后，即以金相赠，使施宜生得以渡淮北上。《金史》卷七十九："已而汝为败，(施)变服为佣泰之吴翁家三年，翁异之，一日屏人诘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佣事惟谨，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日者燕客，执事戚钱，而汝独孙诸侪，且撤器有叹声，是以识汝非真佣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赆之金，夜济淮以归。"

【施宜生隐语泄机密】 施宜生原来在宋任教授，后因罪北逃，在金做官。一次，他作为金使者赴宋，趁身边无人，以隐语把金必将侵犯的机密泄露给宋臣，他因此被金国烹死。《金史》卷七十九："(正隆)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剌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杨伯仁处事谨慎】 杨伯仁，字安道。一次廷试放榜之前，海陵帝把一份考卷向杨伯仁出示，让他评定优劣，伯仁评为优等，海陵帝告诉他此人正是状元。杨伯仁因在放榜前已知状元姓名，为谨慎起见，即宿于谏省内，直至放榜才出，得到皇帝赞赏。《金史》卷一百二十五："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

【村民挽舟迎许古】 许古(1157—1230)，字道真，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西)人。性喜酒，每次乘舟到村落间，总要在那里饮酒十余日，遇逆流而上时，村民们争着为他牵舟。徐釚《词苑丛谈》卷八："许道真性嗜酒，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及泝流而上，老稚奔走，争为之挽舟，数十里不绝。"

【王若虚拒为叛臣作碑】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属河北)人。金末，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叛乱，其随从要为他立功德碑，召王若虚作碑文。王若虚感到作这样的碑文即名节扫地，但拒作则必死无疑，于是便决定在拒绝之前，先力表自己不可写碑之缘由，结果当事者竟对他奈何不得。《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明年(天兴二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

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

【王若虚坐石上死】 金亡后，王若虚与友人游泰山，游至黄岘峰，叹为仙境，遂生终老之想，于是遣开二子，垂足坐大石上，竟然瞑目而逝。《金史》卷一百二十六："金亡，(王)微服北归镇阳，与浑源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岘峰，憩萃美亭，顾谓同游曰：'汨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令子忠先归，遣子恕前行视夷险，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辛愿与友叹饥贫】 辛愿，字敬人，自号女几野人，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他终身未仕，生活窘迫，一次，与元好问、李献能相会，临别时，李献能设丰盛的酒席为他饯行，辛愿感叹今日得以饱食，明日又将受饥饿折磨。徐釚《词苑丛谈》卷八："元光初，李钦叔与元裕之在孟津，辛敬之愿自女几来，为留数日，其行也，钦叔为设馔，备极丰腆，敬之放箸叹曰：'平生饱食有数，每见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当与老饥相抗去矣。会有一日，辛老子僵卧柳泉韩城之间，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含襚，狐狸亦可，蝼蚁亦可。'二人为之恻然。"

【元好问名震京师】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赵秉文读到元好问诗，认为自杜甫以后无此作，以书招之。好问因此名震京师。《元诗纪事》卷三十引《郝文忠集》："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

【元好问与李汾作诗互诮】 元好问与李汾各有诗名，互不相容。李汾好愤怒，元好问喜滑稽，两人常互相讥诮。元好问曾作《金谷怨》一诗咏宫中事，李汾见后，即作《代金谷佳人答》一诗相拒。《元诗纪事》卷三十引《归潜志》："元裕之、李长源同乡里，各有诗名，由其不相下，颇不相成。李好愤怒，元尝云：'长源有愤击经。'元好滑稽，李辄以诗讥骂，元无如之何。元尝权国史院编修官，时末帝召故驸马都尉仆散阿海女子入宫，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赋《金谷怨》乐府。李见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时士人，传以为笑谈。"

【元好问葬雁】 元好问在赴并州途中，见有人捕得二雁，二雁皆死，元好问以金赎得这两只死雁，葬于汾水旁，垒石作为标志，称作雁丘，并作词吟咏。徐釚《词苑丛谈》卷八："泰和已丑，元好问裕之赴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脱网去，其脱网者空中盘旋哀鸣良久，亦投地死。好问遂以金赎得二

雁，瘗汾水傍，垒石为识，号曰雁丘，因赋《摸鱼儿》词。"

【月泉吟社赛诗】 元初，吴渭曾与方韶父等人创办月泉吟社，并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召四方吟士作诗，收得诗二千余卷，于其中评选出二百八十名作者。《元诗纪事》卷六引《月泉吟社序》："浦江吴渭，宋时尝为义乌令。元初，退食于吴溪，延致乡遗老方韶父与闽谢皋羽、括吴思齐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从之。三子者，乃为其评较揭赏云。"又引《送诗赏小劄序》："预于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

【杨奂赴试遇皇帝】 杨奂(1186—1255)，字焕然，又名知章，自号紫阳，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杨奂曾在万宁宫参加考试，忽然走出一个穿紫衣的人，问他试题的难易及姓名年龄等，后来才知这就是金主，杨奂为此作诗以志。《元诗纪事》卷三引杨奂《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仆时甫冠，获试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闻异香出殿榥间，一紫衣顾予起，问题之难易及名氏里贯年齿而去。少顷，复相庆曰：'适驾至耳。'薄暮出宫，传以为希遇。"

【杨奂一夕作诗三十九首】 金泰和、大安年间，士人唯重视应试之文，轻视诗及其他文体，杨奂举业已成，即以余力作诗文，一次宴席上，他借着酒兴，一夜之间成诗三十九首。《元诗纪事》卷三引《遗山集》："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君举业既成，乃以余力作为诗文，下笔即有可观。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讽诸生作诗，请君属和。君被酒谓客曰：'欲观诗者举酒，欲和以次唱韵。'笔不停缀，长韵短章，终夕成三十九首。"

【员炎拒监酒之职】 员炎，字善卿，卫州(今河南淇县)人。杨奂怜悯员炎贫穷，任用他为嵩州监酒，但战后的嵩州一片荒凉，员炎认为杨奂不了解自己，把他置于如此荒僻之地，遂辞去此职。《元诗纪事》卷四引《秋涧集》："故人杨奂主漕洛师，愍其窭，用监嵩州酒。时兵后邑居榛荒，日与鹿豕伍，而随所征上谒。奂方据案坐堂上，吏凫雁行立，炎挂布囊，掖下杖巨梃，直前曰：'杨使君不相知，置我于此，几为老羆所噬。吾不能为汝再辱！'遂揖而去。自是长游河朔，以诗鸣诸公间。"

【耶律楚材名字有深意】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契丹族。出生后，其父称他为千里驹，并预言其材将为他国所用，故以《左传》中"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一语之意作为儿子的名字。《元诗纪事》卷三引《元朝名臣事略》："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献公通术数，尤邃于《太玄》，私谓所亲曰：'此子

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因取《左氏》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以为名字。"

【耶律楚材拒行帝诏】 元帝曾下诏选民女入宫，后又欲收百姓的牝马，均被耶律楚材阻止，元帝最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元史》卷一百四十六："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

【许谦灾年不饱食】 许谦(1199—1266)，字益之，金华(今属浙江)人。当年成失调，呈现灾年之兆时，许谦的形貌日渐消瘦，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如今公私匮竭，我怎么能饱食呢。《元史》卷一百八十九："是岁大祲，谦貌加瘠，或问曰：'岂食不足邪？'谦曰：'今公私匮竭，道殣相望，吾能独饱邪？'"

【王磐捕蝗】 王磐(1202—1293)，字文炳，广平永年(今河北永年)人。王磐为真定、顺德等路宣抚使时，真定发生蝗害，朝廷派使者征四万人捕蝗，尚嫌不足。王磐知后，亲率役夫到田间观察，设巧法捕捉，三日而蝗尽。《元史》卷一百六十："未几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以为不足，欲牒邻道助之。磐曰：'四万人多矣，何烦他郡。'使者怒，责磐状期三日尽捕蝗，磐不为动，亲率役夫走田间，设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尽。"

【王磐不阿附权贵】 王磐为人刚正不阿，上廷奏对不阿意承顺皇帝，对权贵决不依附。一次，显贵以重礼请王磐作碑文，王磐拒而不为。《元史》卷一百六十："磐资性刚方，闲居不妄言笑，每奏对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顺，帝尝以古直称之。虽权幸，侧目弗顾也。阿合马方得权，致重币求文于碑，磐拒弗与。"

【许衡三易师】 许衡(1209—1281)，字仲平，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七岁入学，问老师读书为何，对老师回答的取科第表示疑惑，使老师十分惊异。后来，老师感到他颖悟不凡，自感不能为其师，辞谢而去。这样，许衡求学先后换了三个老师。《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久之，师谓其父母曰：'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师。"

【许衡不私食他人梨】 一次，许衡过河阳，又热又渴，众人见道边有梨树，争着摘吃，独许衡危坐不食，别人劝他梨树无主但吃无妨。许衡回答说，梨树无主，但我的心有主。《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

'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许衡歌小词而死】 许衡病重时，自我感觉不好，吟唱朱熹小词，唱罢即死去。《元诗纪事》卷四引《元朝名臣事略》："先生疾甚，曳杖于门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歌朱子'睡起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凉池馆'小词，歌罢，奄然而逝。"

【刘秉忠投笔出家】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初名侃，又名子聪。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刘秉忠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常郁郁不乐，认为与其做刀笔吏，不如隐居以求志，即投笔隐于武安山，后又出家为僧。《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

【杜仁杰因诗得荐举】 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又字善夫，济南长清(今山东长清)人。杜仁杰曾作绝句一首，讽朝中权贵不念戍边将士，有人在边将的宴席上听到后，即把他荐举给朝廷。《元诗纪事》卷三引《山房随笔》："时有掌兵官远戍于外，其妻宴客，笙歌终夕。善甫诗云：'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笙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重铁衣寒。'闻者快之。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

【郝经少年才干过人】 郝经(1223—1275)，字伯常，陵川(今属山西)人。郝经少年时期正值金行将灭亡之日，社会动乱，生活艰辛，但他均以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容应付。一次，其母被乱兵用火熏昏，经他抢救，母亲才苏醒过来。金亡后，他白天去背柴米养家，晚上则专心读书。《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时经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

【郝经留宋十六年】 中统元年，元世祖即位，郝经以国信使出使南宋，被拘留十六年不得北归。留宋期间，他撰写大量经史著作。至元五年，郝经以帛书作诗述思归之情，并系于雁足，放之北飞，此雁后被元民射得。《元史》卷一百五十七："世祖即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使宋。""及被留，思托言垂后，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

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关汉卿不屑仕进】 关汉卿(生卒年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市)人。据说他和杜仁杰、白朴一样，都是金代遗民，金亡以后都不出仕，而致力于戏曲创作。朱经《青楼集序》："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景，流连光景。"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六十八称关汉卿"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好谈妖鬼，所著有《鬼董》。"

【关汉卿滑稽多智】 关汉卿生性风流倜傥，多才多艺，但由于元朝压抑文人，他的才能遭到埋没，关汉卿因此更加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踘；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全元散曲》)

【白朴幼得元好问鞠育】 白朴(1226—1306后)，字太素，号兰谷，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八岁时，汴京陷于蒙古军队，母亲张氏遭难，父亲白华已随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白朴由父执元好问挈带北渡黄河，得其鞠育。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京城变，遗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吾亲则如初。'尝罹疫，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盖视亲子弟不啻过之。"(《天籁集》卷首)

【白朴得元好问熏陶】 白朴生而聪颖，在文学修养方面受到元好问的熏陶和影响。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遗山，謦欬谈笑，悉能默记。""居无何，父子卜筑于滹阳。律赋为专门之学，而太素有能声，号后进之翘楚者。遗山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常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未几，生长见闻，学问览博。"(《天籁集》卷首)

【白朴不乐仕进】 白朴幼年遭遇金亡于元的丧乱，母亲即死于战乱之中，因此入元以后放浪江湖，不乐仕进。元世祖中统(1260—1264)年间，真定、大名、河间、济南、东平五路万户史天泽曾向朝廷举荐白朴，由朴再三逊谢，没有出仕。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附录·白朴小传》："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满目山川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荐之以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至元一统后，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诗词篇翰，在在有

之。"

【王实甫作《西厢》思竭而死】 王实甫，大都(今北京)人。传说王实甫作《西厢记》，写到《长亭送别》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思竭而死。梁廷枏《藤花亭曲话》卷五："世传实甫作《西厢》，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说】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说法很多。有王实甫说。钟嗣成《录鬼簿》卷上、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均将《西厢记》列入王实甫名下。贾仲明为《录鬼簿》所补的王实甫吊词更明确称颂其"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这几条记载年代较早，因此为较多的论者所接受。

【《西厢记》作者关汉卿说】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又有关汉卿一说。明都穆《南濠诗话》云："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都穆、王世贞二人这里是介绍流传的说法，他们本人是赞成王实甫说的。毛奇龄《论定西厢记》云："明隆万以前，刻《西厢》者皆称《西厢》为关汉卿作，虽不明列所著名，然序语悉归汉卿。如金陵富乐妓刘丽华刻《口授古本西厢》在嘉靖辛丑，尚云董解元关汉卿为《西厢》传奇，而海阳黄嘉惠刻《董西厢》在嘉隆后，尚云《董西厢》为关汉卿本所从出。"后代有些论者主关汉卿说，根据主要有：一、上面提及的一些前人说法；二、清代《祁州志》"关汉卿故里"条记载："关汉卿高才博学而艰于遇，因取《会真记》作《西厢》以寄愤。"三、关汉卿曾作《普天乐》小令十六支"崔张十六事"，内容与《西厢记》一致，可以视为关汉卿作《西厢记》前所拟的大纲等等。

【《西厢记》作者王作关续说】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又有"王作关续"一说。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柳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本，不载《西厢》，则亦可据。第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俊语亦不减前。"在万历年间的几种《西厢记》版本中，徐士范、程巨源、陈邦泰、李楩、屠隆等人所作的序、总评、考据亦持此说。天启年间(1621—1627)的凌濛初本，一至四本均作"王实甫填词"，第五本则作"关汉卿填词"。

【《西厢记》作者关作王续说】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又有"关作王续"一说。《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前张羽序称《西厢记》为"关氏春秋"，又称"《西厢记》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辞最古雅，为后世北

曲之祖。追元关汉卿、王实甫诸名家者，莫不宗焉。”则张羽是主张“关作王续”的。毛奇龄《论定西厢记》云：“或谓《西厢》是关汉卿作王实甫续。他不可考，尝见元人咏《西厢》词，其《满庭芳》有云：‘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又《煞尾》云：‘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赠。’则是在元时已有王续关者。”但现在一般认为“晚进王生”并非王实甫，而是另一人。

【画《西厢记》以悟禅】 明邱濬曾经过一寺，看见四壁画满了《西厢记》壁画，问老和尚，回答说是以此悟禅。张岱《快园道古》卷四：“丘琼山过一寺，见四壁俱画《西厢》，曰：‘空门安得有此？’僧曰：‘老僧从此悟禅。’问：‘从何处悟？’僧曰：‘老僧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把总以《西厢记》为《春秋》】 有一贡士过关，被把关指挥扣住了，说他的举动不象读书人。指挥问贡士所治何经，回答说是《春秋》。指挥又问贡士《春秋》首句，回答说是“春王正月”。指挥骂道：“《春秋》首句乃‘游艺中原’，尚然不知，果是诈伪要冒渡关津者。”责打十下，把他赶走了。贡士向巡抚哭诉，巡抚因指挥轻辱贡士，命手下拖住责打。指挥不肯服输，团转求免。巡抚笑道：“脚跟无线如蓬转。”指挥又仰首喊冤，巡抚又笑道：“望眼连天。”指挥知道责打已不可免，请问责数，说：“‘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须痛责二十。”责打完毕，指挥出而谢天谢地说：“幸哉！幸哉！若是‘云路鹏程九万里’，性命合休矣！”案“游艺中原”以下数句皆系《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生唱词。李开先《词谑》录此事，谓其“亦甚可笑”。

【唐顺之作文先唱《西厢记》】 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明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喜爱《西厢记》。相传他半醉作文，必先高唱《西厢记》中和尚惠明的有关唱段。焦循《剧说》卷六引《操觚十六观》：“唐荆川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厢》惠明‘不念法华经’一出，手舞足蹈，纵笔伸纸，文乃成。”

【马守真家女郎演《北西厢》全本】 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南京名妓马守真携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苏州演唱《北西厢》，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全本。其中马氏粗婢巧孙，貌甚丑而声遏云，得北曲真传，为一时独步。沈德符《顾曲杂言》：“四娘（马守真）还曲中，即病亡。诸妓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

【西洋进贡《西厢》铜伶】 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洋贡铜伶十八人，能演《西厢记》。铜人长尺许，体内装有发条。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等人，能自行开箱着衣服，俨然如生，只是不能唱罢了。一出演毕，自行脱衣卧倒箱

中；该出场时，又自行起立，重上戏毯。焦循《剧说》卷六引《新齐谐》："（铜）人长尺许，身躯、耳、目、手、足，悉铜铸成；其心、腹、肾、肠，皆用关键凑接，如自鸣钟法。"

【杨补丁】 杨显之，大都（今北京）人。所作杂剧今知有九种，今存《临江驿潇湘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二种。与学士王元鼎、著名女艺人顺时秀等皆有交往，与关汉卿尤为友善。关有作品，常请杨显之为其商酌修改，故当时有"杨补丁"之称。贾仲名为其所作［凌波仙］吊词曰："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么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及贾仲名所补吊词）

【杨梓熟谙音律】 杨梓（？—1327），海盐（今属浙江）人。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散曲作家贯云石交好，音律更有长进。他创作的杂剧有《霍光鬼谏》、《豫让吞炭》、《敬德不伏老》三种。他家的僮仆数以百计，其中不少善于演唱南北曲。海盐州少年多喜爱戏曲，就是受了杨梓家戏剧活动的影响。姚桐寿《乐郊私语》云："（贯）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上彻云汉，而康惠（杨梓）独得其传。""由是州人往往约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学海类编》集余八）

【马致远与艺人合作《黄粱梦》】 元代大都（今北京）有一个杂剧创作组织，叫作元贞书会。马致远、李时中，以及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是其中人物。他们四人曾以唐人沈既济传奇《枕中记》为题材，创作杂剧《开坛阐教黄粱梦》。其中第一折为马致远作，第二折为李时中作，第三折为花李郎作，第四折为红字李二作。贾仲名为李时中所作［凌波仙］吊词云："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东篱翁头折冤，第二折［商调］相从，第三折［大石调］，第四折是［正宫］。都一般愁雾悲风。"（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及贾仲明所补吊词）

【颜容饰演公孙杵臼催人泪下】 颜容，字可观，镇江丹徒人，乃良家子，性好为戏，每登场，务求嗓音宏亮，备极情态。参加演出《赵氏孤儿》饰演公孙杵臼。初次演出不成功，观众未能感动，颜容下场后即左手捋须，右手自打两颊尽赤。取一穿衣镜，抱一木雕孤儿，说一番，唱一番，对人物感情反复琢磨。后来又演此戏，表演极为成功。李开先《词谑·词乐》："异日复为此戏，千百人哭皆失声。归，又至镜前，含笑深揖曰：'颜容，真可观矣！'"

【方回与二婢】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

人。据传方回在乡里声誉不好，常行骗胁之事，乡人对他切齿痛恨，因而他长年寓居在外，不敢归乡。年老后更为贪淫，曾酷爱二婢，后来其中一婢随他人而去，方回为之作怅惋诗二首，被人视作笑料。《元诗纪事》卷五引《癸辛杂识》："（方回）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有二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实不乐也。既而方游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恣开杜陵之门，胜雪者竟为豪客挟去。方归，惟有怅惋而已。遂作二诗云云。自刻之梓，揭之通衢，无不笑者。"

【信世昌诗得文天祥亲授】 信世昌，字云甫，东平（今属山东）人。文天祥被俘，信世昌得元帅张弘范之命款待文天祥，在谈论中，他颇有向宋之意，赠文天祥诗有"宗庙有灵贤相出，黔黎无患太皇明"之句，文天祥因而教他作诗之法。《元诗纪事》卷四引《归田诗话》："元兵南下，（信世昌）为张弘范元帅馆客。文山被获，弘范命云父款待之，日侍谈论，颇有向南之意。赠文山诗'宗庙'云云。文山因教以诗法，即领悟，作乐府云云。文山称赏。"

【陈孚还俗】 陈孚（1240—1303），字刚中，号笏斋，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起初，陈孚为避世变，曾出家为僧，有一次，他在父亲友人家中题诗，流露出归俗之意，其父之友即把他迎至家中，让他蓄发，并将女儿嫁他。《元诗纪事》卷九引《辍耕录》："吾乡陈刚中先生，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父执某之粉墙上。""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呼来馆谷之，命养发。经半年余，谓曰：'汝当娶，吾将以女事汝。'先生辞谢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择日迎归。父执喜曰：'五马入门矣！'先生虽获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馆阁诸公，交章荐举，入翰林。"

【胡长孺力阻贪污】 胡长孺（1240—1314），字汲仲，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一年大灾，宣慰同知脱欢察行救灾事，以募集的一百五十万钱救济灾民，事后，他把剩余的二十五万钱交长孺，叮嘱他收藏。长孺知其有私吞意，趁他离开之际，即把钱散发于民，脱欢察虽怒而无可奈何。《元史》卷一百九十："大德丁未，浙东大祲，戊申，复无麦，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给之，至县，以余钱二十五万嘱长孺藏去，乃行旁州。长孺察其有干没意，悉散于民。阅月再至，索其钱，长孺抱成案进曰：'钱在是矣。'脱欢察怒曰：'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若此！'长孺曰：'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具在，可征也。'脱欢察虽怒不敢问。"

【白鹇传诗订神交】 陈嘉言，号书隐，福州人。曾喂养黄鹤、白鹇，跟从身边，传

递书信。宋端宗景炎元年，陈嘉言归居福州，当时章彬居于建州，仰慕陈嘉言之名，借助白鹇传诗，两人神交二十余年，竟互不相识。《元诗纪事》卷六引《晋安逸志》："(陈)尝畜黄鹤、白鹇，出入与俱，衔书往来。景炎丙子，元师入建州，书隐遂归福州。去建州千里而遥，二禽传命，不间晨夕。时章彬避地建州，慕书隐之风，托诗以交。一日，书隐待月江上，忽白鹇至，得诗云云。神交二十余年，彼此不识面。"

【仇远因诗得罪方回】 仇远(1247—1326)，字仁近，一字仁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方回七十岁寿辰时，仇远以诗相赠，其中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同时以"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的诗句赠予也作七十大寿的牟献之。方回读后，认为仇远褒牟贬己，遂断章取义，诬仇远以诗句讽皇帝，欲告官杀之，后经他人婉劝，方回才罢休。《元诗纪事》卷七引《癸辛杂识》："方回年登希岁，适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成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仁近有句云云。且作方句云云。方尝有句：'今生穷似范丹。'于是方大怒褒牟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遂比今上为朱温。'侯笑曰：'仇亦止言六臣，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方色变。侯遂索其诗之元本手碎之，乃已。"

【刘因以梦兆得名字】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容城)人。传说刘因出生之夜，其父梦一神人以马载一儿送至家，并叮嘱好好养育，故名子为骃，字梦骥，后来改为因，字梦吉。《元史》卷一百七十一："述，因之父也。""年四十未有子，叹曰：'天果使我无子则已，有子，必令读书。'因生之夕，述梦神人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程钜夫途遇老人】 程钜夫(1249—1318)，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他在省亲途中，遇一老人，眉发花白，自称年八十三，赠程钜夫诗一卷，又留下瓜三个。程钜夫深奇之，作《赠汪郎中》诗以记。《元诗纪事》卷五引《雪楼集》："余解官归省，舟过吴城山下。耆旧雕落，有慨其叹。忽老人庞眉皓发，衣冠伟然，惠诗一卷，问之年，曰：'八十三矣。'复遗瓜三枚，不一语而去。余意其异人也。坐有潘俊卿，谓余曰：'此卢潭老人汪郎中也。'属余西泝，未暇细论，令人愧以羊酒，将以此诗。"

【吴澄五岁勤奋读书】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五岁就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母亲担心他过于劳累，控制灯油不给他照明，

但吴澄等到母亲睡后，点灯再读。《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吴澄)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

【吴澄诲人不倦】 吴澄任国子监丞时，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就燃烛授业，直至日落才回到居所，而问学者仍接踵而至，他循循诱导，常到深夜，一年四季皆如此。《元史》卷一百七十一："至大元年，(吴澄)召为国子监丞。""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元帝盛赞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赵孟頫被召入元宫，元世祖一见就称他为神仙中人。后来仁宗对赵孟頫也极为赞赏，以唐有李白、宋有苏轼相类比。杨载《赵文敏公行状》："程公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佚，得廿余人，公居首选。又独引公入见。公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公李之上。仁宗圣眷甚隆，字而不名。尝语侍臣曰：'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间与左右论公人所不及者数事：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

【赵孟頫题诗获银器】 扬州有一户姓赵的富家，命人为他的明月楼题诗，都不合心意。一日，赵孟頫过扬州，富家主人盛情款待，赵孟頫为楼题诗，主人极喜欢，把酒席上的银器都赠予赵孟頫。《元诗纪事》卷八引《南濠诗话》："元盛时，扬州有赵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楼，人作春题多未当其意。一日，赵子昂过扬州，主人知之，迎至楼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银器。酒半，出纸笔求作春题。子昂援笔书云：'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得甚喜，尽撤席间银器以赠。"

【赵孟頫以字换钱】 一次，有两位居士向赵孟頫求字，赵孟頫对诸多自称居士的人极为反感，但由于当时家境困窘，在妻子的劝说之下，终于为二居士书字，以换得润笔之资。《元诗纪事》卷八引《至正直记》："一日，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前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邪？个象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称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钱买得物事。'少顷，二道者入谒罢，袖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盖松雪入国朝后，田产颇废，

家事甚贫。”

【赵孟頫荐僧人入朝】　一次，赵孟頫见到一酒家帘上所写的字，感到胜过自己，当他得知是僧人溥光所作，即荐之入朝。《元诗纪事》卷三十四引《怀麓堂集》：“尝闻赵松雪过酒肆，见其帘字，驻视久之，谓当世书无我逮者，而此书乃过我。问知为一僧书，则雪庵李溥光也。因荐之朝，累官昭文馆大学士。”

【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赵孟頫曾想娶妾，故作小词调侃夫人，其夫人也作小词一首，其中有“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句，表达夫妻间真挚情意，使赵孟頫深为感动，遂打消娶妾之念。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一：“管仲姬，赵子昂夫人也。子昂尝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尔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尔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子昂得词，大笑而止。”

【冯子振与明本因诗定交】　冯子振（1257—1314），字海粟，号瀛洲客，又号怪怪道人，攸州（今湖南攸县）人。赵孟頫与僧人明本交往密切，但冯子振却一直轻视明本。一次，赵孟頫强拉明本同访冯子振，冯子振出示平时所作《梅花百咏诗》，明本当即也作一百首，然后，明本又出示《九字梅花咏》，冯子振读后深为惊讶，两人因而结交。《元诗纪事》卷三十四引《风月堂杂志》：“松雪赵文敏公与之（明本）为方外交，同院学士冯海粟子振甚轻之。一日，松雪强拉中峰（明本号）同访海粟，海粟出暇日所为《梅花百咏诗》示之。中峰一览，走笔亦成一百首，海粟犹未为然。复出此诗求和，海粟竦然久之。致礼而定交焉。”

【袁桷博闻强识】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庆元鄞县（今浙江鄞县）人。他博闻强记，自称能记住北宋每年发生的大事，记住南宋每月发生的大事。《元诗纪事》卷十引《研北杂志》：“袁伯长学士博闻洽识，江左绝伦。谓张伯雨曰：‘宋东都典故，能以岁记之。渡江后事，能月记之。’”

【吾丘衍隐居于楼】　吾丘衍（?—1310），字子行，号竹房、竹素、贞白，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吾丘衍曾居于一楼上，来客须经同意才能登楼。一次，廉访使徐琰去拜访他，他竟拒而不见。《元诗纪事》卷八引《西湖游览志》：“隐居教授，居一楼，坐学童楼下，遣高弟子递授之。客至，童子辄止其登，使登乃登。

廉访使徐琰闻衍名，访之，衍从楼上呼曰：'此楼何敢当贵人登也！愿明日走谒谢。'琰笑而去。明日竟不谢。"

【吾丘衍吹铁笛】 一次，吾丘衍在西湖吹铁笛，被正在游孤山的黄公望听见，黄公望也吹起铁笛，走下山去，而吾丘衍则吹着铁笛，走上山来，两人顾自吹笛，交臂而过，竟不打招呼。《元诗纪事》卷八引《山居新话》："黄子久公望一日与客游孤山，闻湖中笛声，子久曰：'此铁笛声也。'少顷，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顾，笛声不辍，交臂而去。"

【吾丘衍自沉西湖】 吾丘衍年四十未娶，有人为他买一酒家孤女为妾。此孤女早先曾嫁过人，其前夫得知，即讼于官。孤女父母藏于吾丘衍家，又因伪造纸币事被发觉，事累及吾丘衍，吾丘衍全然不知事情真相，却受尽巡卒羞辱，他不堪忍受，在友人仇远处留下绝命诗一首，投西湖自尽。《元诗纪事》卷八引《辍耕录》："初先生年四十未娶，宛丘赵天锡为买酒家孤女为妾。年饥，女尝事人，后夫知妻在先生所，讼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伪楮币，事觉，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逻捽辱先生，南出数百步，录事张君景亮识先生，叱逻曰：'是不知情，摄之何为？'即解纵遣归。先生不胜惭，明日持玄缘缁笠诣仇山村别。值晨出，因留诗一章云云。意将从灵均于斯。明日，有得遗履于桥上者。"

【张养浩幼年知义】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张养浩幼年时，一次见有人把钱遗落在路上，他拾起钱追送到失主手中。《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褚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

【张养浩喜读书】 张养浩十岁时就好读书，手不释卷，父母怕他过勤而加以劝阻，他就白天默诵，夜里关上门，点灯偷偷看书。《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

【张养浩谏建灯山事】 元英宗即位那年元宵，打算在内庭建灯山，张养浩上疏劝阻，希望元帝崇俭虑远。奏文由左丞相呈示给元帝，元帝大怒，但读完后转怒为喜，采纳其言。《元史》卷一百七十五："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张养浩）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

【张养浩为救灾劳累而死】 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

中丞。上任途中，见饥饿者，他就给予救济帮助。到任后，他全力救灾，四个月没有在家居住，最后劳累过度，得疾而死。《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邻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元诗四大家】 元代诗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的合称。四人以诗齐名于延祐间。他们宗法唐诗，讲求法度，求工练，无浮浅之病。四人诗风亦有不同。揭傒斯《范先生诗序》引虞集语："杨仲弘（载）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梈）诗如唐临晋帖，以余（揭傒斯）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廷老吏也。"

【虞集巧对得许衡荐举】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人称邵庵先生，蜀郡（今属四川）人。曾为许衡门客，每夜有私事出去，许衡不满，在虞集处留言以讽，虞集见后，巧语以对，许衡大为赞赏，荐之于朝。《元诗纪事》卷十一引《五杂俎》："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许每往不遇，病之，因书于简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谏。'虞归见之，即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许大叹赏，因荐于朝。"

【虞集从杨载学诗】 杨载常说虞集不会作诗，虞集携酒向杨载请教作诗之法，杨载带着醉意，尽言其法，虞集大悟，后作一诗，由别人送予杨载，杨载读后立即指出，此诗非虞集不能作。《元诗纪事》卷十一引《蜀中诗话》："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杨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酒既酣，尽为倾倒，虞遂超悟其理。继有诗《送袁伯长先生扈驾上都》，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余莫能及。'"

【虞集宽宏大度】 由于虞集得到皇帝信任重用，引起朝中一些世家子弟的妒忌，他们用尽心机寻找虞集错处，企图引起皇帝不满，但虞集仍与他们和睦相处，并不因此改变态度。一次，皇帝命他起草一份诏书，传旨者故意错传内容，虞集依此起草，丞相索取诏书时发现有错，虞集明知受骗，也仅改动文字，而不作申辩。《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然集遇其人未尝少变。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贵近阿营、巎巎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词，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

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

【虞集拒荐不贤者】 龚伯璲略有才气，深得御史中丞马祖常赞赏，马祖常让虞集荐举，但虞集认为此人虽小有才，却不是大器，不予荐举。后来马祖常借一次酒宴之际，以已经写就的荐书让虞集签名，虞集也坚决拒绝。后伯璲果因事被杀，世称虞集知人。《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犹未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伯璲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虞集拒为富人作墓铭】 南昌有一富民，财产为当地第一，并与王侯联姻，死后，其子以厚礼请虞集为父亲作墓铭，虞集拒绝。《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赀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既卒，其子属丰城士甘悫求集文铭父墓，奉中统钞五百锭准礼物，集不许，悫愧叹而去。"

【虞集论揭傒斯诗】 范梈、杨载、揭傒斯和虞集四人诗被时人视作四家，并以"唐临晋帖"喻范诗，以"百战健儿"喻杨诗，以"三日新妇"喻揭诗，以"汉廷老吏"喻虞诗。揭傒斯不满他人对自己的评语，与虞集谈及此事，不快而去。后来，揭傒斯把所作的四首诗寄与虞集，虞集认为其中有的诗虽极佳，但揭傒斯才已尽，故称之为"新妇老矣"。《元诗纪事》卷十一引《江西通志》："适揭公归省墓，见之（指"三日新妇"之语）大不悦，遂往临川访虞公。既相见，言及兹事，虞公曰：'诚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为然，亦天下之通论也。'揭公怫然，遂即席告别。虞公坚留不得，竟驾小车而还。既别去，揭公乃于天历年间以四诗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纱，学士诗成每自夸'之句。公得诗，谓诸门人曰：'揭公此诗甚佳，然才竭已。'就以所寄诗题其后，答云：'今日新妇老矣。'"

【虞集好客】 虞集家中人口较多，官俸难以维持生活，辞官后，生活更觉窘迫。但他家中常有很多来访之士，虞集把获得的各类酬金都用于招待宾客，毫不吝惜。逢到好天，则与宾客门人等共游山水。其表侄曾作有《戴笠图》，即描绘虞集出游途中遇雨，向农家借斗笠回家的情景，虞集为图题诗四首，透露贫困之状。《元诗纪事》卷十一引《东山存稿》："先生家素贫，仕虽显，因食指众，俸入初不自给。所居临川之崇仁，负郭有田一顷余，乃夫人赵氏存时蚕绩衣具所置者，悬车后岁收仅支数月。鸾服、犀带、金带各一，时入邻里质库中。

四方来见之士，道路相望，坐上常满，其束修乘壶之入，羔雁之贽，与夫碑版之义取，还以为宾客费，虽空乏弗恤也。每风日清好，则领宾客，从以门生子弟，山僧野老，徜徉山水间。一日，出游遇雨，借笠回家，戴之，乃得还。戴笠有图以此。先生平居，口未尝言贫，而诗中'薇'字、'絺'字二韵，颇纪其实。"

【三绝图】 高克恭善画墨竹山水，一次游西湖，见一屏洁雅，即乘兴作画于上，数日后，赵孟頫为之补画丛竹。此画后为杨载所得，虞集题诗于上，被称为"三绝图"。《元诗纪事》卷十一引《辍耕录》："高文简公一日与客游西湖，见素屏洁雅，乘兴画奇石古木。数日后，文敏公为补丛竹。后为户部杨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题诗其上。""此图遂成三绝矣。"

【萨都剌拜一字师】 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世居雁门（今山西代县）。有《送欣上人笑隐住龙翔寺》一诗，其中"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一联深得时人称颂，唯山东有一老人不以为然，萨都剌问其故，老人指出诗句中"闻"与"听"重复，当以"看"易"闻"，萨都剌拜他为一字师。《元诗纪事》卷十五引《闲中今古录》："萨天锡尝有一诗《送濬天渊入朝》：'地湿厌闻天竺雨'云云。闻者无不脍炙，惟山东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慊意，访问其故。叟曰：'此联措词固善，但"闻"字与"听"字合耳。'公曰：'当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诘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公俯首拜为一字师。"

【欧阳玄一日赋梅花诗百首】 欧阳玄(1273—1357)，字原功，浏阳（今属湖南）人。少年时，一日见官府使者，受命作梅花诗，立成十首，到晚上回家，又增至百首。《元史》卷一百八十二："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

【揭傒斯受众人赏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揭傒斯才华出众，程钜夫奇其才，把堂妹嫁于他；卢挚竭力荐举他，李孟称揭傒斯所作《功臣传》为史笔。元文宗也赏其才学，让他向勳戚大臣子孙传授学业。《元诗纪事》卷十三引《黄文献集》："程钜夫、卢挚前后持湖北使者节，程公奇其才，妻以从妹。卢公尤爱其文，表荐之，李韩公孟以政府兼史馆，观公所撰《功臣传》，抚卷叹曰：'此方谓之史笔，他人真誊吏牍耳！'文宗聚勳戚大臣子孙于奎章阁教之，擢公授经郎。阁在兴圣殿西，公早作必徒步先至。诸贵游受业者谋合钱为赁马，公微闻之，辄自置一马，寻复鬻之。上有所咨访，恒以字呼之而不名。"

【张雨作诗赋过得名士赓和】 张雨(1277—1350)，字伯雨，号贞居子，钱塘（今

浙江杭州)人。他随人入京,在赵秉文处看到了新从江南移入的梅花,张雨身处其中,如与故人相遇,竟不觉熟睡,因归居所过晚,便作诗赎过,此诗得到当时名士如袁桷、虞集等人唱和。《元诗纪事》卷三十三引《辍耕录》:"道士张伯雨,尝从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吴闲闲宗师时为嗣师,新从江南移至,护以穹庐,匾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与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觉熟寝于中。真人终日不见伯雨,深以为忧,意其外出,迷失街道也。梦觉,日已暮矣。归道所由,嗣师笑曰:'伯雨素有诗名,宜作诗以赎过。'伯雨遂赋长诗。""嗣师大喜,送翰林、集贤尝所往来者,袁学士伯长、谢博士敬德、马御史伯庸、吴助教养浩、虞修撰伯生和之。"

【张雨试诗僧】 张雨晚年很少接待宾客,一次,一僧人自称为诗僧,要见张雨,张雨以杜甫的一句诗示僧,僧人应用此句,立即成诗一首,张雨叹服,待为上宾。《元诗纪事》卷三十四引《南濠诗话》:"张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宾客。一日,有野僧来谒,童子拒之,僧云:'语而主,吾诗僧也,胡为拒我?'乃为入报。伯雨书老杜'花径不曾缘客扫'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略不运思,即成诗。""伯雨得诗大惊,延入置之上坐,留连数日。"

【马祖常自幼聪颖】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世为雍古部人,居靖州天山(今新疆)。马祖常七岁知读书,得钱就去买书。十岁时,一次,蜡烛倾倒起火,他脱下衣服沾水扑火,受到人们赞叹。《元史》卷一百四十三:"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十岁时,见烛欹烧屋,解衣沃水以灭火,咸嗟异之。"

【郑光祖名满天下】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陵)人。作有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㑳梅香骗翰林风月》等十七种。他寓居杭州,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满天下,妇孺皆知,杂剧作家、演员皆尊称他为"郑老先生"。后病卒,火葬于西湖灵芝寺,很多人以诗文吊送。钟嗣成《录鬼簿》卷下:"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

【乔吉浪迹江湖四十年】 乔吉(?—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今属山西)人。所作杂剧有《玉箫女两世姻缘》、《李太白金钱记》等十一种。散曲与张可久齐名。寓居杭州太乙宫前,浪迹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一事无成。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乔吉)美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

【荆刘拜杀】 元代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的合称,是南戏中除《琵琶记》外,最负盛名的作品,或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

记》，一般认为是元柯丹丘作。《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编撰。《拜月亭》，一般认为是元人施惠（字君美）作。《杀狗记》，前人多以为是明初徐畛作，可能是改编者。这四部南戏，以《拜月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明人何良俊、徐复祚认为《拜月亭》可胜过高明《琵琶记》。吕天成认为《荆钗记》可“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曲品》卷下）。王骥德《曲律》卷三：“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

【《荆钗记》为史浩报复说】 “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的《荆钗记》，写的是南宋状元王十朋与钱玉莲的爱情故事，其中挑拨离间之小人则为孙汝权。关于其创作缘起，有多种说法。其一为史浩报复说。据褚人获《坚瓠集》引《听雨增笔》说，孙汝权与王十朋一样，同为宋朝名进士，有文集行世，玉莲则为王十朋之女。王十朋弹劾丞相史浩八大罪状，孙汝权是支持他的。宋理宗虽未采纳王十朋的意见，而史浩及其家人对王、孙二人已恨之入骨，遂令门客作《荆钗记》，以玉莲为十朋妻，并对孙汝权进行诬蔑。此说不足信，焦循《剧说》卷二在列举事实说明史浩为人之后说：“浩宽厚如此，何其容独恶于龟龄（王十朋）而见诸词曲耶？”

【《荆钗记》为讥王十朋说】 关于《荆钗记》的创作缘起，又有讥王十朋一说。据说，玉莲原来就姓钱，本娼家女。王十朋初与其相狎，钱亦心许嫁王，后王中状元及第归，竟抛弃钱，钱愤而投江死。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一引《瓯江佚志》云：“玉莲实钱氏，本娼家女。初王与之狎，钱心许嫁王，后王状元及第归，竟不复顾，钱愤而投江死。”

【《荆钗记》为陈留人报复说】 关于《荆钗记》的创作缘起，又有陈留人报复一说，称因为永嘉人高则诚作《琵琶记》，诬蔑了陈留人蔡邕，陈留人心中不平，于是作《荆钗记》，对永嘉人王十朋、孙汝权进行攻击，以为报复。焦循《剧说》卷二引《河上楮谈》云：“或谓高作《琵琶》，陈留人多病之，乃作《荆钗》。盖王梅溪（王十朋）、孙汝权皆永嘉人，故欲以报也。”

【琉球常演中国戏文】 琉球常演中国戏文，演员以陕西所去艺人为多。王宫妃嫔也喜欢看中国戏，每次演戏，常从帘中观看。每次宴请中国使者，都演典雅剧目。《拜月亭记》、《西厢记》之类，皆不演，为了避嫌，班超、岳飞的故事也不演，只有《金（荆）钗记》及姜诗跃鲤、王祥卧冰等故事是常演的。焦循《剧说》卷六引姚旅《露书》云：“惟《金（荆）钗》、《姜诗》、《王祥》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叹华人之节孝云。”

【贯云石以官爵让弟】 贯云石（1286—1324），一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维吾

尔族人。贯云石袭父官，一天，他对弟弟说，自己淡于仕宦，愿把所袭之官爵让于弟，并立即把佩戴的黄金虎符交其弟。《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贯)初袭父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语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顾祖父之爵不敢不袭，今已数年矣，愿以让弟，弟幸勿辞。'语已，即解所绾黄金虎符佩之。"

【贯云石以诗换芦花被】 贯云石曾过梁山泊，见渔翁把芦花织成被，很喜欢，提出以绸换之，渔翁感到惊异，要他作诗以换，贯云石即作《芦花被》一诗，并因而得"芦花道人"雅号。《元诗纪事》卷十一引《圭斋集》："云石尝过梁山泊，见渔父织芦花絮为被，爱之，以绸易被。渔父见其贵易贱，异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公援笔立成，竟持被往。诗传人间，号芦花道人。公至钱塘，因以自号。"

【贯云石吟泉】 贯云石隐居钱塘时，一天，见众人在虎跑泉饮酒赋诗，其中一人久不能成，贯云石随口吟就，与诸士人尽醉而去。《元诗纪事》卷十一引《西湖游览志》："贯云石隐居钱塘。一日，郡中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为韵。中一人但吟'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云：'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

【王冕依佛寺夜读】 王冕(1287—1359)，字元章，诸暨(今属浙江)人。少时家贫，白日放牛，夜则依佛寺长明灯读书，终成名儒。《明史·王冕传》："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

【王冕种梅千树】 王冕酷爱梅花，工画墨梅，自号梅花屋主。隐居九里山时，种梅千树，食用亦靠卖梅供给。张岱《快园道古》卷十三："王元章携妻孥隐九里山，种梅千树，题其居曰'梅花书屋'。春时，梅子结实卖钱，每一树若干钱，以纸裹识之。逐日支用，则记日食梅几树。"

【王冕赤足踏雪】 王冕品性高洁，以隐居自适，向往光明澄彻境界。张岱《快园道古》卷十三："大雪，赤足上炉峰，四顾大呼曰：'天地间合成白玉，使人心胆澄彻，便欲仙去！'"

【王冕不愿为官】 王冕游京城时，泰不花曾荐他为官，但他看破兴衰之变，不愿就官。《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宋学士集》："北游燕都，馆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

【王冕以文识人】 王冕游京城时，读过危素的文章，但不识其人。一次，危素到

王冕住所，王冕仅问他居住之地却不问其姓名，且不乐与他交谈。事后，王冕说，危素文有诡诈气，见其人举止也如此，故料定其必为危素。《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霁雪录》："游大都时，临川危素为翰林学士，居钟楼街，山农尝见其文而不相识。一日，危骑而过山农所，与之坐而不问其姓名。徐曰：'君非钟楼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语而罢。人问之，山农曰：'吾观其文有谲气，目其人举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朴也。'"

【王冕不敬神】　王冕居所近神庙，家中缺柴时，多次砍毁神像当柴，一邻家敬神，每见王冕毁坏神像，就刻木修补。但是，王冕一家年年平安无事，而邻家却妻儿多病。邻家请巫降神质问此事，巫也无法解释，反而责怪他不该修补神像，为王冕提供取火之材。《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菽园杂记》："所居与一神庙切近，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一邻家事神惟谨，遇冕毁神像，辄刻木补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岁无恙，补像者妻孥沾患，时时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诘神云：'冕屡毁神，神不之咎。吾辄为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仓卒无以对，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从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复补像，而庙遂废。至今以为笑谈。"

【王冕老而贫居自得】　王冕年老脚病，终日画梅作诗，读书写字，淡于仕禄，鄙视趋炎附势之事，宁可忍饥度日。《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铁网珊瑚》："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画梅作诗，读书写字，遣兴而已。自喝曰：'既无知己，何必多言，呵呵！'"

【张翥戏语得罪御史】　张翥（1287—1368），字仲举，晋宁（今江苏武进）人。任集庆路学训导时，一次，御史下学校视察食堂，那天正吃驴肉，张翥即以此事戏作对语，御史大怒，张翥险遭逮捕。《元诗纪事》卷十九引《归田诗话》："至正初，为集庆路学训导。御史下学，点视廪膳，邻斋出对云：'豸冠点馔。'是日，适用驴肉，仲举戏续云：'驴肉作羹。'御史闻之大怒，欲逮捕之，仲举乘夜逃奔扬州。"

【相士预言张翥将贵显】　张翥身材较高，行走时，一肩耸起，韩介玉曾以诗嘲之云："先生掉臂长街过，十里朱楼尽下帘。"但一相士则以此断言张翥如淋鹤，雨霁则冲霄，后张翥果然位高身贵。《元诗纪事》卷二十二引《归田诗话》："时扬州方全盛，众素闻仲举名，皆延致之。仲举肢体昂藏，行则偏竦一肩，韩介玉以诗嘲之。""坐中皆失笑。时有相士在座，或曰：'仲举病鹤形也。'相士曰：'不然，此淋鹤，雨霁则冲霄矣。'后入大都，致位贵显，果如其

言。”

【陈旅得名士赏识】 陈旅(1288—1343),字众仲,兴化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马祖常一见陈旅,就认为他是馆阁之才,鼓励他到京师去。在京师,虞集见其文,也极为赞叹,即延入馆中,共同研讨学问,并称得陈旅帮助甚多。《元史》卷一百九十:“御史中丞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见奇之,谓旅曰:‘子馆阁器也,胡为留滞于此?’因相勉游京师。既至,翰林侍讲学士虞集见其所为文,慨然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馆中,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旅之助为多。与祖常交口游誉于诸公间。”

【陈旅与虞集友情深厚】 陈旅深感虞集为知已,虞集归居多年,陈旅仍请他主持乡试,并冒着酷暑去拜访虞集,临别时依恋不舍。一日,虞集梦见陈旅与他举杯相对,倾诉思念之情,不久,就得到了陈旅的死讯。《元史》卷一百九十一:“(旅)每感虞集为知已,其在浙江时,集归田已数载,岁且大比,请于行省参知政事孛木鲁翀,亲奉书币请集主文乡闱。欲为问候计,乃冲冒炎暑,千里访集于临川,集感其来,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惨然若将永诀焉。集每于学者语,必以旅为平生益友也。一日梦旅举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见尔。’既而闻旅卒,集深悼之。”



【杨维桢读书铁崖山】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属浙江)人。少时好学,其父筑楼于铁崖山中,拿掉梯子,使维桢诵读楼上达五年之久。《明史·杨维桢传》:“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

【杨维桢徙居松江】 元末群雄纷起,杨维桢怀抱经世之说不能用,便移居松江,与海内名流及东南才俊天天酣饮赋诗,过着清狂的生活,简直似神仙。《明史·杨维桢传》:“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士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杨维桢怜贫】 杨维桢避居松江时,有一破产贵家子弟将其所购名画拿去。杨维桢怜其贫,不仅不追究,反为之开脱。张岱《快园道古》卷一:“杨铁崖避地松江,有一贵游子弟破产流落,数踵先生门。一日,竟持先生所购倪云林画去。左右欲发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见一达官,以书画为介耳,非盗也。’竟置不言。”

【杨维桢豁达不惜物】 一次,杨维桢出游夜宿于外,盗贼偷去他家中财物。当

家人向他报告时，他竟毫不在意，仍作诗不停。《元诗纪事》卷十六引《山堂肆考》："元杨铁崖在松江尝游盘龙塘，夜抵普门寺宿。盗伺其出，尽窃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赋诗不辍，语客曰：'老铁在是，区区长物，又奚足恤。'"

【杨维桢得梦改诗】 杨维桢久无子，传说有一夜梦见一妇人，指责他所作《王烈妇诗》过于刻薄，以此为其无子之由，杨维桢大悔，遂对诗作了改写，不久，果得一子。《元诗纪事》卷十六引《高坡异纂》："杨廉夫《题临海王节妇》诗云云。后廉夫无子。一夕，梦一妇人谓曰：'尔知所以无后乎？'曰：'不知。'妇人曰：'尔忆《题王节妇》诗乎？尔虽不能损节妇之名，而心则伤于刻薄，毁读节义，其罪至重，故天绝尔后。'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诗云云。后复梦妇人来谢。未几，果得一子。"

【杨维桢以诗婉拒张士诚】 张士诚起事时，曾以重金招杨维桢，杨维桢勉强到达张所在地苏州，恰逢元朝廷向张士诚赐龙衣御酒，杨维桢作诗云："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闻知后即不再强留他。《元诗纪事》卷十六引《遵闻录》："张士诚以厚币招杨廉夫甚急，勉行至姑苏。适元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廉夫因饮御酒，遂作诗云云。士诚闻之默然，遂不强留。"

【杨维桢求得倪瓒书信】 顾瑛欲请杨维桢至家塾传授学业，维桢提出，必须得到如倪瓒这样清雅高洁之士的书信，才能应允。顾瑛派人把倪瓒请至家中，并为倪准备好了与他原居相似的房舍。倪瓒欣然作书致杨维桢，三人遂往来无间。《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元诗选》："玉山主人欲延杨铁崖于家塾，铁崖报曰：'必得当世清雅高洁之士如倪云林者一札至，即如约耳。'玉山因托云林素相习者，操舟出，邀至玉山家，已构别业，悉如萧闲、清閟之制。云林惊喜，请见，玉山告以铁崖之意，欣然致书焉。自是三人相与结欢，往来无间。"

【杨维桢取妓鞋擎杯】 杨维桢取舞妓鞋擎酒杯劝客，号曰"金莲杯"。座客为之赋《金莲杯诗》。金埴《不下带编》卷六："杨铁崖尝于宴中见舞妓缠足纤小者，取其鞋擎杯以劝客，号曰'金莲杯'。座客赋《金莲杯诗》，某一绝云：'擎来度去酒杯酞，口傍双钩并欲含。不道金莲方解脱，还来筵上劝沈酣。'"

【杨维桢以金盘赠妓】 杨维桢在顾瑛家时，每次吃饭，主人都用芙蓉金盘盛佳肴，让美妓捧着劝客。一次，杨维桢在席上吟诗一句，并说有能对者即以金盘相赠，一妓应声而对，杨维桢即把盘送给她。《元诗纪事》卷十六引《挥麈

诗话》："杨铁崖在金粟道人家，每食，主人必出佳醖，以芙蓉金盘令美妓捧劝。铁崖出对曰：'"芙蓉盘捧金茎露"，有能对者赠以此盘。'一妓应声曰：'杨柳人吹铁笛风。'遂以盘酬之。一坐倾倒。"

【杨维桢为蒋氏教子】 杨维桢居吴淞时，放情山水，日与宾客妓女为乐。姑苏富家蒋氏请其教子，杨提出三个条件，蒋欣然答应。维桢留三年，后蒋氏子皆成名士。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姑苏蒋氏，巨家也，有子甫八龄，欲为求师。时杨铁崖先生居吴淞，放情山水，日携宾客妓女，以文酒为乐。蒋往延之，杨曰：'能从三事则可，币不足计也。一、无拘日课，二、资行乐费，三、须十别墅以贮家人。'蒋欣然从之。杨留三年，后其子俱成名士。"

【杨维桢感叹风雅扫地】 杨维桢到嘉禾选同人诗，半夜时分，嘉禾能够作诗的人都上门送礼，请求选自己的诗，但维桢不苟取，只录四首。这些人相顾失色，请求放宽标准，甚至有人流涕长跪。维桢把他们统统逐出门外，关门灭烛，感叹风雅扫地。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杨铁厓至嘉禾，选同人诗，夜已半，闻门外剥啄声，启视，则皆禾中能诗者也。人人持金缯，均乞留其诗。杨笑曰：'生平三尺法尚可假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奕、金炯四首。诸人相顾错愕，固乞宽假，至有涕泣长跪者。遂俱挥出门外，闭关藏烛曰：'风雅扫地尽矣。'"

【杨维桢拒为朝廷所用】 明太祖朱元璋登位后，因杨维桢是前朝文学名士，欲招他入朝任官，但杨维桢以"老客妇"不能再嫁为喻，拒不入朝。后来，明太祖以安车接杨维桢入京，杨维桢在朝中留一百二十日，不受爵赏，仍白衣归乡。《元诗纪事》卷十六引《珊瑚木难》："（杨）以高科进士仕有元三十年，今行年几八十，而新天子以前朝老文学，思一见之，将延入礼筵文馆，遣翰林詹同文奉币诣门起之。先生以'老客妇'谢使者曰：'岂有八十岁老妇，去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别驾追趣不已，赋《老客妇词》一首，徹鞋昕曰：'皇帝以吾之能以能之，非殚吾所不能则否，否则惟有蹈海死耳。'上允之。已而，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二十日。礼文毕，史统定，即以白衣丐骸骨。上成其志。弗受爵赏，仍给安车还山。"

【杨维桢诗值千贯】 明太祖召见杨维桢，令他作《钟山诗》，杨维桢当即作成，明太祖称此诗值一千贯。《元诗纪事》卷十六引《七修类稿》："太祖初召杨廉夫见，令赋《钟山诗》，援笔立就。""太祖曰：'此诗值一千贯，今日庶事方殷，姑赐五百贯过日。'"

【杨维桢诞傲】 杨维桢晚年隐居小蓬台，不再出山。任情傲物，宾客上门，一概拒见，只管尽情饮酒听乐。张岱《快园道古》卷十三："杨铁崖晚年卧起小蓬台，不复下。直榜于门曰：'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答，恕老默；发言无所忌，恕老迂；饮酒不辍乐，恕老狂。'其诞情傲世如此。"

【吴莱易名】 吴莱(1297—1340)，字立夫，浦阳(今分归浙江义乌、兰溪)人。吴莱出生前一天，其父梦见神人飞空而来，因而取名为"来"。七岁时，方凤见而奇之，称之为邦家材，遂取《诗经》中颂君子德行的《南山有台》一诗"北山有莱"句中字，改"来"为"莱"。《元诗纪事》卷十四引《渊颖集》附录宋濂所撰碑文："初盛夫人怀娠始七月，翰林公梦西域神人飞空而来，直止夫人之寝，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来'。七岁，岩南先生方公凤见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台》诗中语，更今名。"

【张昱自号可闲老人】 张昱，字光弼，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明太祖曾把他召至京师，见其年老，说："可闲矣！"张昱因以可闲老人自号。《元诗纪事》卷二十五引《列朝诗集》："太祖征至京，闵其老，曰：'可闲矣！'遣还。因自号可闲老人。"

【张昱自定墓碑题字】 元末，张昱弃官不仕，他自谓死后埋于西湖，题"诗人张员外墓"即可。《元诗纪事》卷二十五引《七修类稿》："元末政坏，遂弃官不仕，以诗酒自适。""尝曰：'吾死埋骨西湖，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后果如其言。"

【倪瓒善画】 倪瓒(1301—1374)，字元镇，自号云林居士，又号风月主人，无锡(今属江苏)人。倪瓒喜欢住在寺庙，在朴素安静的环境中，画竹石小景。他的画甚至有值数十金的。《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云林遗事》："元镇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灯木榻，萧然宴坐。时操纸笔，作竹石小景，客求必与。一时好事者购之，价至数十金。"

【倪瓒入狱】 自元入明后，倪瓒因纳税事被囚。在狱中，每送食时，他怕狱卒唾沫进入饭食，让狱卒举案齐眉，他因此几乎遭到更重的惩罚。《元诗纪事》卷二十一引《七修类稿》："入国朝，尽散其产，不过其税，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芦洲。爇龙涎以自适，因香被执，囚于有司。每传食，命狱卒举案齐眉。卒问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饭耳。'卒怒，锁之溺器之侧。众虽为祈而免，愤哽成疾。"

【危素不敬谪死】 危素(1303—1372)，字太朴，金溪(今属江西)人。危素为弘

文馆学士时，自持贵重。一天，朱元璋听见走路声，问是谁。危素轻率地回答是"老臣"，态度颇为不敬，朱元璋十分不快，竟把他贬出朝廷。危素谪居临濠而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时危素太朴为弘文馆学士，方贵重。上一日闻履声，问为谁，太仆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怿曰：'吾以为文天祥耶?'谪佃临濠死。"

【傅若金诗名动京师】 傅若金(1304—1343)，字与砺，本字汝砺，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他有《奉题仇工部壁间古松图歌》一诗，虞集题为绝妙，傅若金因而名动京师。他又和揭傒斯以同题作诗，先成于揭傒斯，揭傒斯认为不可超越而辍笔。《元诗纪事》卷十五引《傅与砺诗文集》："虞公见之(指《奉题仇工部壁间古松图歌》诗)题云：'绝妙，绝妙！吾人，吾人，新来第一手。'由是名动京师。""揭文安公云：予欲赋栖碧久矣，兴无由起。一日，临江傅与砺来，开卷同赋之。予诗未成，与砺已就，非不可更作，念无可以过与砺也，遂易结语而已。"

【傅若金守志拒侍姬】 傅若金受命出使安南，安南人常以盛筵侍姬款待，以便达到欺诳的目的，但傅若金坚决推辞，并作《却侍姬》一诗以明志。《元诗纪事》卷十五引苏天爵撰《傅与砺墓志》："与砺受命，行至安南。安南人多设谲诈以绐使者，或效迎张宴犒众，或盛饰侍姬侑酒，君皆却之。"

【高明作《琵琶记》烛光交辉】 高明(1307?—1371?)，字则诚，瑞安(今属浙江)人。避乱于四明之栎社，开始作《琵琶记》。相传，他独居一小楼，整整三年才完稿。他一面填词，一面按拍，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他曾夜坐自歌，唱至《吃糠》一出中"糠和米本一处飞"之句，两根蜡烛的烛光忽合而为一，交相辉映，很久才分开。好事者以为是高明文笔之妙，感动了鬼神，建起了一座瑞光楼以纪念其事。徐渭《南词叙录》云："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创瑞光楼旌之。"

【《琵琶记》讥士大夫说】 关于高则诚传奇《琵琶记》的本事，有多说。其一为"讥当时一士大夫"说，说高则诚作《琵琶记》是为了讥刺当时一名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而故事情节又参考了唐人小说。王世贞《曲藻》云："高则诚《琵琶记》，其意欲以讥当时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说。偶阅《说郛》所载唐人小说：'牛相国僧孺之子繁，与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赵处，能卑顺自将。蔡仕至节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

成》第三集)

【《琵琶记》讥王四说】 关于《琵琶记》的本事，又有讥王四说。据说高则诚与王四友善，劝他应举。不料王四登第后，即弃其妻周氏而赘于太师不花家。高则诚颇懊悔，便作此剧以讽。因王四少时为菜佣，故取其谐音“蔡邕”。《百家姓》自“赵”至“周”正好是五姓，故托名赵五娘。元人呼牛为“不花”，故剧中有牛丞相，或云不花家居牛渚，故托名牛丞相。张太公，盖高则诚自寓。剧名“琵琶”，因其字头有四个“王”字，隐指“王四”。据说朱元璋微时即喜《琵琶记》，即位后便根据此剧，收捕王四，处以极刑。焦循《剧说》卷二引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弃妻周氏，赘太师不花家。则诚作此以讽，取琵琶上四字为王四云尔。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焉。高祖微时，常奇此戏文；御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于是捕王四，置极刑。”

【《琵琶记》讥蔡卞说】 关于《琵琶记》的本事，又有讥蔡卞一说。蔡卞是北宋末年福建仙游人，蔡京之弟。相传他曾弃原妻而娶王安石之女，故人作此讥之。因王安石性强如牛，故剧中设一牛相。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驾部许周先生宗彦尝语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弃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讥之。其曰牛相者，谓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则元人纪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诗曰：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据此，则斯剧本起于宋时，或东嘉润色之耳。’然则宋之《琵琶记》为刺蔡卞，元之《琵琶记》为指王四，两说并存可也。”

【《琵琶记》为寓言说】 关于《琵琶记》的本事，又有寓言一说。即认为只是托事见意，无可确指。如徐复祚《曲论》说：“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他还说《琵琶记》的广泛流传，“岂传其事与人哉？传其词耳。”姚燮《今乐考证》也说：“传奇家托名寄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之七八。千载而下，谁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

【王世贞引《琵琶记》语讥严世蕃】 传说明嘉靖年间有一次公会，严嵩子严世蕃迟到。王世贞引《琵琶记》(元本)第三十出中牛小姐的唱词“爹居相位，怎说着伤风败俗，非理的言语”以讥讽之。焦循《剧说》卷六引《谐史》云：“有公会而分宜(严嵩)子世蕃后至，坐间问曰：‘何为来迟？’世蕃曰：‘偶伤风耳。’王元美(王世贞)唱《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说得伤风！’”

【张凤翼父子演《琵琶记》】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长洲(今江苏苏州)

人，作有传奇《红拂记》等多种。他善作曲，曲常不离口。苏州唱曲本来崇尚魏良辅，自张凤翼的唱法传开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常与次子演《琵琶记》，他本人演蔡伯喈，儿子演赵五娘，观者盈门。徐复祚《曲论》："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呜呜不已。吴中旧曲事太仓魏良辅，伯起出而一变之，至今宗焉。常与仲郎演《琵琶记》，父为中郎，子赵氏，观者填门，夷然不屑意也。"

【秦四麟应试唯挟《琵琶》《西厢》】 秦四麟，江苏常熟人，为博士弟子，善歌金、元曲。不但在酒席宴会上兴之所至引吭高歌，而且独处一室时亦呜呜不绝口。上面派人来考试，他箱子里面所带的，只有《琵琶记》、《西厢记》两个剧本。徐复祚《曲论》云："或规之：'君不虞试耶？'公笑曰：'吾患曲不善耳，奚患文不佳也！'其风流如此。"

【冯冠唯带《琵琶记》应试】 冯冠，字正伯，江苏常熟人。青年时善弹琵琶，唱金元曲子。虽五次赴京赶考，别的书都不带，只带一部《琵琶记》。徐复祚《曲论》谓其"五上公车，未尝挟筴，惟挟《琵琶记》而已。"

【余恂发榜前夕演蔡中郎】 余恂，龙游（今浙江金华）人。顺治八年（1657）应乡试，发榜的头天晚上，他正粉墨登场，与别人同演《琵琶记》中《蔡邕别亲》一出。后来余恂中了解元，别人都说他演的戏是个好兆头。焦循《剧说》卷六引《旷园杂志》云："观者谓蔡解元虽伪造，余已为之兆也。"

【罗贯中有志图王】 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传说他曾一度参加反元斗争，与张士诚有过接触，并曾有志图王。王圻《稗史汇编》卷一百三："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徐渭仁《徐钢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

【四大书】 明代称《水浒传》、《三国演义》、《琵琶记》、《西厢记》为"四大书"。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明刻本《今古奇观》卷首）云："《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

【顾瑛多亭馆】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别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瑛盖有三十六处亭馆，每处自题春帖一对，且必请名士写记作诗，当时很多名士，都是他家常客。《元诗纪事》卷二十七引《苏谈》："顾阿瑛在元末为昆山大家，其亭馆盖有三十六处，每处皆有春帖一对，阿瑛手题也。记必名公，诗必才士，虽篆隶一二字，亦必选当代之笔。当时如杨廉夫、

郑明德、张伯雨、倪元镇，皆其往还客也。”

【贡性之多咏梅诗】 贡性之，字友初，世号南湖先生，宣城（今属安徽）人。王冕善画梅，但需得贡性之题诗才更显贵重，因而贡性之集中多咏梅诗。《元诗纪事》引《南湖诗集》：“时会稽王元章善画梅，得其画者谓无贡南湖诗则不贵重，故集中多咏梅诗。”

【名士作曲赠珠帘秀】 珠帘秀，本姓朱，为元时杂剧名演员，胡祗遹和冯子振等人与她交往密切，并分别作曲相赠，珠帘秀因而声价益增。徐釚《词苑丛谈》卷八：“歌儿珠帘秀朱氏，姿容殊丽，杂剧当时独步。胡紫山宣慰极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以赠。”“冯海粟亦有《鹧鸪天》。”“皆咏珠帘以寓意也，由是声价益腾。”

【王翰自刎明志】 王翰，字用文，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元末，陈有定为元守闽的时候，王翰曾在其幕府，陈有定败后，王翰隐居在永福观猎山。明朝廷召他为官，王翰表示不事二朝，于是把九岁之子托给友人，作诗明志，然后自刎而死。《元诗纪事》引《元诗选》：“陈有定据守全闽，留居幕府。陈氏败，屏居永福之观猎山，自号友石山人。如是者十年，辟书再至，叹曰：‘女岂可更适人哉！’时长子偁才九岁，属其友人吴海，且赋诗见志。”“遂自引决。”

【邓雅献诗受惊】 邓雅，字伯言。明太祖召见他，命作《钟山诗》。诗成，明太祖读至“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一联，极为赞赏，拍案高诵，邓雅误以为皇帝发怒，竟大惊失色，当场昏倒。《元诗纪事》卷二十七引《七修类稿》：“太祖召涂人邓伯言见，命赋《钟山诗》，稿既呈，中一联云云。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诵之。邓以为怒，惊死于墀下。扶出东华门，始甦。”

【张镜灯】 张之翰，字周卿，邯郸（今属河北）人。曾作《镜中灯》一诗，因而得“张镜灯”雅号。《元诗纪事》卷四引《元诗癸集》：“尝作《镜灯诗》，脍炙人口，时呼为‘张镜灯’。”

【吕起猷安贫自适】 吕起猷，字徽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学识博洽，但安于贫困，以渔樵自给。一日大雪，他听到富家子弟在阁中吟雪，久而未成，不觉发笑，他自己随口吟就一首，字字精美。富家子弟疑他即为吕处士，寻访至其住所，只见他家徒有四壁，妻子竟至无衣御寒，吕起猷正在溪上捕鱼，以鱼换酒，与诸子弟欢饮而散。《元诗纪事》引《贫士传》：“一日，（吕）携䔖楮，诣富家易谷。露顶短褐，布袜草履，值大雪，立门下，人弗之顾。徐至庭前，闻阁中语，贵游子弟咏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乃出侮之。徽之口占以答，无不精美。问其姓字，终不言。诸子弟曰：‘尝闻吾乡有吕处士者，欲一见而

不能，先生岂其人耶?'曰:'吾农家，安知吕处士!'因惠之谷。怒曰:'不义之货，我何庸取?'遂去。诸子弟瞰识其所。雪霁觅访，惟草屋壁立。忽米桶内有人，乃徽之妻也。天寒无衣，坐为障耳。因问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鱼。'乃至彼见之，徽之临溪曰:'少需之。得鱼易酒，饮诸公也。'俄顷，携鱼酒至，尽欢散别。翼日，复蹑其踪，则已行矣。"

【赵汸少年能作诗】 赵汸，字子常，休宁(今属安徽)人。赵汸十二岁在家塾求学时，曾作《咏蟋蟀》一诗，使先生大为惊异。因他少年即有诗名，乡里有两人去拜访他，其中一人因遭贬谪经过家乡，一人则经考察将调任，皆忙碌不安，赵汸以《咏锯匠解木》一诗对他们作了讽刺，诗云:"一条黑路两人忙，傍晚相看鬓有霜。汝去我来何日了，亏他扯拽度时光。"《元诗纪事》卷二十七引《绿雪亭杂言》:"赵东山垂髫有诗名，里中有二执友，其一因投荒过家，其一以磨勘需调，皆栖栖桑榆，犹恋鸡肋者。一日同访东山，见庭下有锯匠解木，因以命题。东山口占绝句。""二执友知诗意讽己也，相与感叹而去。"

【陈际泰废寝忘食读《三国》】 陈际泰(1567—1641)幼时家贫，但性喜读书，十三岁时，向族舅借《三国演义》观之，废寝忘食。其《太乙山房文稿》云:"从族舅借《三国演义》，向墙角曝日观之，母呼我食粥，不应，呼食饭，又不应。后忽饥，索粥饭，母怒捉襟，将与之杖，既而释之。母后问舅:'何故借尔甥书?书中有人马相杀之事，甥耽之，大废服食。'"

【张献忠喜读《三国》《水浒》】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喜爱《三国演义》、《水浒传》，常命艺人在军营中说《三国》、《水浒》诸书，在作战中埋伏攻袭常仿效二书中的记载。清刘銮《五石瓠》:"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其老本营管队杨兴吾尝语孔尚大如此。"

【张献忠李自成作战仿效《三国》】 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军，攻城略地，伏险设防，表现出高度的机智，据说皆以《三国演义》中之战例作为参考。黄人《小说小话》:"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

【李定国听《三国》效关张】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牺牲后，其部将孙可望骄横跋扈，引起另一部将李定国的不满。李定国为人勇干刚直，目不知书。昆明人金公趾知其可担当扶明抗清大任，为之读说《三国志演义》，金公趾遂明斥孙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望李定国能成为诸葛亮一样的人物。李定国听后很受鼓舞，遂坚持抗清，直至卒于军中。刘健《庭闻录》卷三:"定国字一人，

绥德州义让里棘针人，为人勇干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动，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为诸葛武侯。定国大感悟，谓公趾曰：'孔明何敢望？关、张、伯约之所为，不敢不勉。'自是益与可望左。"

【柳敬亭善说《三国》】 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善说《三国演义》。顺治十年(1653)，周容曾在常熟听他说过关羽故事，只觉金戈铁马之声不绝于耳，阴风拂拂，令人毛骨悚然。又据传柳敬亭善说《当阳长坂坡》一回，特别是描摹张飞大吼一声，骇退曹军，极为传神。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柳下说书》："闻柳敬亭说书其传神奇异处，如说《当阳长坂坡》一回，说至张飞大吼一声，骇退曹军时，柳敬亭则右手挟矛，直指座客，大张巨口，良久不闭。座客问其故，柳曰：张飞一吼，曹操全军人马辟易奔退，如我出声学张飞一吼，诸君都要跌下座来。"

【清初译《三国》为兵略】 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三国演义》，以之为识字教本及用兵方略，但未译完。清世祖福临顺治七年(1650)正月，《三国演义》译成，予以颁行，参与其事的大学士范文程等皆有赏赐。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多得力于此。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演义小说》："顺治七年正月，颁行清字《三国演义》。"

【郎坤奏对引《三国》受责】 清雍正六年(1728)，廷臣奉谕，各保奏所知者一人。护军参领郎坤奏对时引用《三国演义》，受到雍正帝传谕严责。奕赓《管见所及》："雍正六年，廷臣奉谕，各保所知者一人。护军参领郎坤因奏：'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世宗谕曰：'必能胜诸葛亮始行保举，则胜于诸葛亮者，郎坤必知之，郎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即欲示异于众，辄敢沽名具奏，甚属可恶，交部严审具奏之。'此可为好引用小说者之戒。"

【某侍卫畏守荆州】 清乾隆初年，某侍卫擢任荆州将军，他不高兴，反而畏惧，问其原因，说是荆州连关公都守不住，他如何守得住。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乾隆初，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满语"祖")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

【额勒登保学《三国》成名将】 清将额勒登保，起初在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担任侍卫，作战很勇敢。海兰察认为他是将材，应该学一点古兵法。因为额勒登保不识汉文，海兰察便取满文译本《三国演义》授之，额勒登保经过长期钻研，终成名将。魏源《圣武记》卷十三《武事余记》："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

【太平军作战仿效《三国》《水浒》】 太平军在作战时常采稗官野史中战例，仿而行之，往往有效，其中尤以参考《三国演义》、《水浒传》者为多。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诡计》："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

【扬州说书人善说《三国》《水浒》】 清乾隆年间，扬州多说书艺人，善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

【晚清潮州戏班常演《三国》《水浒》】 晚清潮州戏班演戏，常以《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小说为蓝本，连续演出，务求其全。不单情节不能有所遗漏，即使剧中人物声音笑貌偶有差错，观众便会大为不满。这些观众看《三国》，则如置身于鼎足之场，而亲其雄君、桀士、武臣、健卒，设谋致勇，以争割据土地。看《水浒》，如与宋江、武松等为伍，杀贪官，诛淫妇，灭官权，兴民权。看《隋唐演义》，如亲见昏君以天下为已私产，骄奢淫佚，草菅人命，而思除淫昏，开新国。无名氏《观戏记》："潮州班其所演小说，积日累月，尽其全部而后已。《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书，当其常演之本，不独只字不遗，即其声音笑貌偶有差错，万目哄之。"（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

【施耐庵为钱塘人说】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一说其为钱塘人。郎瑛《七修类稿》、高儒《百川书志》都称其为"钱塘施耐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其为"元人武林施某。""世传施号耐庵。"清程穆衡《水浒传注略》、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以为施耐庵就是《拜月亭记》的作者施惠，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所引《怀香楼闲话》亦持此说。

【施耐庵为兴化人说】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又一说为江苏兴化人。本世纪以来，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兴化县续志》、《施氏

族谱》中的《施耐庵墓志》(署明人王道生作)、《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署明人杨新作)等。这些材料或谓施耐庵名子安,生于元贞丙申(1296),卒于洪武庚戌(1370),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著作有《三国演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或谓施耐庵原名耳,兴化白驹人,祖籍姑苏。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元亨荐之于士诚,屡聘不至。士诚不悦,耐庵为避祸,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但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多数研究者认为尚待进一步研究。

【《水浒传》作者为施耐庵说】 《水浒传》的作者,通行为施耐庵说。明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是:"元人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

【《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说】 《水浒传》作者,又有罗贯中一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王圻《稗史汇编》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

【《水浒传》为施耐庵罗贯中合作说】 《水浒传》作者,又有施耐庵、罗贯中合作一说。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提到《水浒传》的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附录》)

【《水浒传》简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事繁文简,细节描绘少,情节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直至宋江等遇害。简本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现存较早的简本是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惜均已残佚。完本有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见于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

【《水浒传》繁本】 《水浒传》繁本事简文繁,无平田虎、平王庆故事,但细节描绘丰富,文学性较强。繁本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现存最早的繁本,是明嘉靖年间郭勋藏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惜仅存残卷五回。但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系从郭本出,基本保持了原貌。以后署名李卓吾、钟伯敬批评的百回本《水浒传》,均属繁本系统。明万历末,又出现

了杨定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基本是根据百回繁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庆故事，系取简本而加以润饰。明末清初金圣叹则取繁本而删去排座次以后部分，又将第一回移作楔子，以第二回为第一回，结尾后增入卢俊义惊噩梦一段文字，成为入清以来流行最广的七十回本。

【杜堇绘《水浒》人物像】 明画家杜堇，初姓陆，字惧男，号柽居、古狂、青霞亭长，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居北京。成化（1465—1487）前后在世。其所绘《水浒》人物之像，共一百零八人，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幅像都有赞语。蒋瑞藻《缺名笔记》："杜堇所绘之像，都一百八人。广百宋斋有钩摹本，百八人各有特殊姿态，英风义概，奕奕如生。"

【陈洪绶画《水浒叶子》】 明末画家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今属浙江）人。有《水浒叶子》，绘宋江至徐宁，凡四十人，须眉生动，每幅像均有赞语。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水浒版序》："余友陈章侯，才足掞天，笔能泣鬼。""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因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

【徐鸿儒仿效《水浒》起义】 徐鸿儒，山东巨野人，迁郓城。万历末年，借白莲教组织起义。鸿儒借《水浒传》梁山泊故事宣传群众，将其据点定名为梁家楼。清查继佐《罪惟录》："（徐鸿儒）万历末年，用白莲教惑众。""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

【昆山人以《水浒》人物为叶子戏】 明万历间，昆山盛行叶子戏，即斗纸牌。上自士大夫，下至市民童仆，都爱好这种游戏。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多画《水浒》人物，标明不同等级。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

【绍兴农村扮《水浒》戏祷雨】 明崇祯五年（壬申，1632）绍兴乡间村村祷雨，张岱里中扮《水浒》戏。乡民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发，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向城中、乡村、山区、邻府州县，高价聘得三十六人，扮三十六天罡。扮戏那天，热闹非凡。张岱《陶庵梦忆》卷七："梁山泊好汉，个个呵

活，臻臻至至。""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

【左懋第请禁《水浒传》】 明崇祯十五年(1642)，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上书，言山东李青山等啸聚梁山，系模仿《水浒传》。今青山虽灭，而郓城、梁山一带，尚有未尽解散之余部。左懋第为此请禁《水浒传》。《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谓"请自京师始，《水浒传》一书，书坊不许卖，士大夫及小民之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乃传天下，凡藏《水浒传》书及板者，与藏妖书同罪。市有卖《水浒》纸牌及家藏纸牌并牌模者、并以纸牌赌财物者，皆以藏《水浒传》之罪罪。而梁山一地，仍请皇上改其名，或以灭寇荡氛名其山，勒石其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稿《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

【柳敬亭善说《水浒》】 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善说《水浒传》，其说宋江故事、武松打虎故事尤为出色。顾开雍、张岱分别听柳敬亭说过这两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开雍《柳生歌序》："(柳敬亭)为仆发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徐釚《本事诗》卷八引)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嘞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

【《水浒》人杨文杰】 山东人杨文杰，出身务农世家，粗识文字。幼为富人灌园，一日，窃得《水浒传》，一读再读，不禁着迷，以后便常为市人演说，市人称之为"水浒人"。李焕章《水浒人传》："余兄荆州太守公病，灼艾，爱谑谈，延水浒人来，水浒人以百八人来，百八人宛自水浒人来。兄据案起，如楚太子之闻《七发》。""或曰：吴人柳敬亭说《水浒》名世，予不识其人，读吴梅村传、周茂山歌，其行事大相类。柳、杨以《水浒》分霸南北矣。"(周亮工选编《赖古堂文选》卷十三)

【阳谷县民因演《水浒》纷争】 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分别是西门庆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二族曾因演出明许自昌所作《水浒记》而发生纠纷。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二："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朱批曰：'无耻犯人某某示众。'然二氏终不悟也。"

【以《水浒》故事为酒令】 清代有人以《水浒》故事为酒令，座中人皆以《水浒》中人物比之。俞敦培《酒令丛钞》卷四《水浒酒筹》："李逵大闹浔阳江：首二坐为宋江、戴宗，末坐为张顺。得筹为李逵，饮一大杯，宋、戴陪小杯，即与张顺猜十拳，张顺输则饮酒，李逵输饮开水。"

【乾隆严禁《水浒传》】 乾隆十九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后奉乾隆帝发旨议准，严禁《水浒传》。王杰等《钦定学政全书》卷九《书坊禁例》："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乾隆严禁翻译《水浒》《西厢》】 乾隆帝于十八年(1753)传谕内阁，不准翻译《水浒》、《西厢》，谓："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三、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八)

【官员看《水浒》罚俸一年】 清吏部规定官员不得刊刻、买看《水浒传》，违者将受罚。《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三十《礼文词》云："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年。如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如该管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太平军用忠义堂字样】 太平军起义后，一路发动群众，剪红色绸缎为包巾，有时使用"忠义堂"字样。清曹大观《寇汀纪略》："(太平军)一路裹胁奸民，江西之建抚、广东之潮嘉、福建之漳泉，俱剪红色绸缎绫，约三尺长为包巾，四周用'合和同'三字戳记印之，亦有'忠义堂'三字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

【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本为清永安州书吏，慷慨好义，自号小宋公明。清施建烈《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一："伪翼王石达开，故永安州书吏，自号小宋公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五

册)

【洪门帮以《水浒》好汉自比】 民间帮会组织洪门以《水浒》好汉自比，朱琳《洪门志》第十七章引洪门铜章令云："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将，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锺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

【丁日昌查禁《水浒》等书】 清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五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命令，查禁《水浒》(即《五才子》)、《西厢》(即《六才子》)、《红楼梦》、《续红楼梦》、《金瓶梅》、《牡丹亭》、《今古奇观》(抽禁)、《汉宋奇书》等书。在此前后，江都、甘泉二县搜索禁书五百余部，上元等县搜索八百余部，山阳收缴禁书五十余部，唱本二百余本，苏州、常州所属各县，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各书板片解至省城书局，即加焚毁。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一称这些小说的罪名是："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知，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清林达泉校刊本)

【宋濂幼时借书苦读】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宋濂幼年嗜学，家中贫困无书，就借抄别人书，约定日期归还，从不违约。这样，人家都肯借书给他，使其能遍观群书。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二)

【宋濂百里投师】 宋濂二十岁时，为了增进学问，跑到百里之外，投拜名师，自居于门墙之列。名师德隆望重，门人弟子成群，态度十分严肃。宋濂恭恭敬敬侍立左右，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低头倾耳，等待老师的解答。遇上老师不耐烦，训斥一顿，他态度更加恭敬，躬身侍立，不出一声。等老师高兴了，再提出问题请教。因此他从老师学到的东西比别人为多。宋濂投师，不象富家子弟那样肥马轻裘，而是自背行李、书箱，穿山越岭，一步步走去的，颇受风霜雨雪之苦，宋濂却以学为乐，甘之如饴。其《送东阳马生序》云："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

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二)

【宋濂得马后救免死】 洪武十三年(1380)冬，宋濂长孙宋慎因牵入丞相胡惟庸谋反案被处死。七十一岁的宋濂已告老还乡多年，也被逮进京。朱元璋拟处死宋濂，后经马皇后力救，才改为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次年，宋濂即死于管置地。《明史·马后传》:“学士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会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

【宋濂终身好学】 宋濂好学，自少至老，始终不倦。他视力甚好，常夜卧帐中观书，又能写很小的字而笔画清晰，别人都认为这是他清心寡欲的结果。郑楷《宋公行状》:“惟刻意于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视近甚明，夜燃灯于几，卧絺帷中，阅蝇头小书。一黍上能作十余字，皆可辨点画，人以为先生不饮酒、寡嗜欲所致。”(《国朝献征录》卷二十)

【刘基望五色云】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刘基与诸名士游西湖，望建业(今南京)五色云，其他人以为是祥云，独刘基认为是王气，十年后当有英主出。不久，果然朱元璋下金陵，刘基为辅佐。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刘诚意伯温与夏煜、孙炎辈，皆以豪诗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业五色云起，诸君谓为庆云，拟赋诗。刘独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气也。后十年有英主出，吾当辅之。’众皆掩耳。寻高皇帝下金陵，刘建帷幄之勋，为上佐，开茅土，其言若契。”

【刘基题箸】 刘基初见朱元璋，朱举斑竹筷命刘题诗。刘应声成绝句一首，末以张良辅佐刘邦事作结，朱元璋大悦。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二:“刘诚意初见高皇，与坐赐食，问曰:‘先生能诗乎?’对曰:‘吟诗儒生事也。’高皇因举斑竹箸为题。诚意应声曰:‘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高皇攒眉曰:‘秀才气味。’诚意曰:‘汉家四百年天下，总属留侯一借间。’高皇大悦。”

【刘基途中遇僧】 刘基至京朝见，一僧请求搭船。当时刘正作表，其中有二官未得偶句。僧人随口吟出佳句，使刘惊异。二人笑语竟日。褚人获《坚瓠己集》卷四:“刘诚意至京朝谒，一僧求附舟。时方作表，有句未就，多所沉思。僧曰:‘何事在念。’基曰:‘表中蹉跎岁月，六十有三，未有对。’僧随答曰:‘何不盲补报朝廷，万分无一。’刘惊起曰:‘和尚非高峰乎?’笑语移日别去。”

【张孟兼负气遭捶死】 张孟兼，名丁，金华(今属浙江)人。张为明初有名文士，性负气傲人。他为山西副使时，多次与布政使吴印争。朱元璋认为这是对

抗他，竟将其拘捕至京，捶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孟兼出为山西副使，布政使吴印，锺山僧也。孟兼负气凌之，数与之争。上曰：'是乃欲与我抗耶？'逮赴京，捶之至死。"

【杨基赋铁笛歌为杨维桢赏识】 杨基(1326—1378？)，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定州(今四川乐山)，生长吴中。杨维桢善吹铁笛，诗名很盛。杨基曾在维桢座上赋《铁笛歌》，大得其赏识。维桢要求从游者跟杨基学，胜过跟自己学。《明史·高启传》："初会稽杨维桢客吴中，以诗自豪。基于座上赋《铁笛歌》，维桢惊喜与俱东，语从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铁笛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

【王行幼年为人诵小说】 王行(1331—1395)，字仲止，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行幼年时随父在徐翁家，为徐媪日诵稗官小说。徐家异之，叫他诵《论语》，进而令他尽读家中所藏书，王行因而通经史百家。《明史·王行传》"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

【高启题图得妻】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八岁时，探望病中的周仲建，周拿出《芦雁图》，请其题诗。诗成，为周赏识，将女儿嫁给高启。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三："妇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仲建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翩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翁曰：'是子求室也。'择日以女妻焉。"

【高启十六岁题《竹木图》】 临川饶介之慕高启才名，命题倪云林《竹木图》。诗成，饶大惊异。倪因劝高出仕，高笑而不答。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三："临川饶介之在吴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强而后往，命题倪云林《竹木图》，且以木绿曲为韵。季迪即吟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厚礼之，因劝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时年才十六。"

【高启辞官】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高启应召入朝，纂修《元史》。史成，授翰林院编修，复命教授诸王。但高启为人孤高耿介，不乐仕进。洪武三年(1370)七月二十八日，朱元璋召见高启及另一位翰林院编修谢徽。朱元璋说，他要提拔高启做户部侍郎，谢徽做吏部郎中。高启以年轻不能理天下财赋力辞，谢徽也推辞。朱元璋很不高兴，但没有发作，便放高启还乡，还赐他白金一镒，以酬谢他训诲皇室子弟之功。然而高启这次忤旨辞官，种下了他以后被腰斩的根苗。张适《高启哀辞》谓高启在被召见时"自以不能理天下财

赋力辞，忤旨，仍赐白金一镒，以酬训诲之功。"

【高启赋《宫女图》诗得罪】 高启有《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写宫内情况。据说朱元璋看了，认为是蓄意讽刺，内心很不满，但隐忍而未发作。后来便借故对高启加以报复。钱谦益《列朝诗集》为《宫女图》诗所作注云："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秘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古今，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

【高启因"上梁文"被腰斩】 洪武五年(1372)十月，魏观就任苏州知府。高启与魏观是在京师时的旧交，意气相投。因为知府衙门比较狭隘，魏观便在元代旧址重新修建，竣工后，请高启作"上梁文"。因为元代苏州府衙旧址也就是张士诚王府旧址，于是便有人报告朱元璋，说魏观是图谋不轨。朱元璋派御史张度前来调查，张度心怀叵测，坐实了魏观的罪名。于是魏观被斩首，高启被腰斩，年仅三十九岁。事后不久，朱元璋感到做得有些过分，为魏观恢复了名誉，许其归葬；而对高启却没有宽恕。这是因为高启辞官不做，朱元璋深恨之。《明史·高启传》云："(魏)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断于市。"

【北郭十友】 高启家住吴县北郭，元末，有不少诗人为避乱迁居于此，他们与高启以诗歌唱和，形成了一个诗人集团。据高启《春日怀十友诗》所列，他们的名字是：余尧臣、张羽、杨基、王行、吕敏、宋克、徐贲、陈则、释道衍、王彝。这十人的诗各有特色，称为"北郭十友"，或"北郭十才子"。

【吴中四杰】 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之合称。四人皆居吴中，以诗齐名，时人比之初唐四杰。四人中，高启成就较高。《列朝诗集小传》引李东阳曰："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

【袁白燕】 袁凯，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青年时曾在名诗人杨维桢座，有时大本赋《白燕》诗，中有"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一联，杨维桢很是赞赏。袁凯云："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杨维桢不以为然。袁凯归家，亦作《白燕》诗一首，诗云："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次日呈杨维桢，杨维桢击节叹赏，连书数纸，尽散座中众客。一时呼为"袁白燕"，以此得名。《明史·袁凯传》："初在

杨维桢座，客出所赋《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袁凯伪装疯癫】 洪武间，袁凯由举人授御史，因复审案件一事，说了圆滑的话，得罪朱元璋。袁凯惶惧遭祸，伪装疯癫辞归。朱元璋派人刺探真伪，袁佯狂得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洪武间为御史，上虑囚毕，命凯送东宫复审，东宫递减之，凯还报，上问：'朕与东宫孰是？'凯顿首曰：'陛下之法正，东宫之心慈。'上不怿而罢，以为持两端，心衔之。凯惶惧，托癫疾辞归。上使人诇之，佯狂得免。"

【袁凯倒骑黑牛】 袁凯性诙谐，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把他画成图画。《明史·袁凯传》："凯工诗有盛名，性诙谐，自号海叟，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

【越诗派】 明初浙江诗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主要作家除刘基外，尚有胡仲申、苏平仲、宋景濂、王子充、方希古、张孟兼、唐处敬等。

【江右诗派】 明初江西诗人诗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又称"西江派"。《明史·刘崧传》："(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云。"

【岭南诗派】 明初广东诗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其代表诗人为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即"南园五先生"或"岭南五先生"。有《南园五先生集》传世。《明史·孙蕡传》："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

【闽中十才子】 明初福建诗人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的合称。林鸿为首。十子于诗宗法盛唐，有一定影响。明万历间袁表、马荧编有《闽中十子集》。《明史·林鸿传》："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十才子者，闽郑定、侯官王褒、唐泰、长乐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王偁及鸿弟子周元(玄)、黄元(玄)时人目为'二元(玄)'者也。"

【瞿佑为千里驹】 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瞿佑十四岁时，倚和杨维桢《香奁八题》，俊语叠出。杨叹赏瞿佑为"千里驹"。瞿又以鞋、杯为题，作《沁园春》一阕，杨大喜，命侍妓歌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杨廉夫游杭，访其叔祖士衡于传桂堂，宗吉年十四，见廉夫《香奁八题》，即席倚和，俊语叠出，廉夫叹赏，谓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驹也。'因以鞋、杯命题，宗吉制《沁园春》一阕，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欢饮而

罢。"

【瞿佑咏鸡得称赏】 瞿佑年十四岁时，应乡人章彦复之命咏鸡。章称赏之，画桂花一枝，并题诗其上，称赞瞿佑前程光明。瞿佑之父原来并不看重儿子，现在见自己儿子之诗受到称赏，便特地为他建传桂堂。褚人获《坚瓠已集》卷四："瞿宗吉少不为父知，乡人章彦复自福建检校回，设鸡酒待之，宗吉年十四，自学舍归。彦复指鸡为题，宗吉应声云：'处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声名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彦复称赏，手写桂花一枝，题诗其上：'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赠之。瞿翁遂构传桂堂。"

【瞿佑邂逅安荣美人】 瞿佑早先有意于安荣坊李氏。后李氏为小吏妻。十年后，李氏与瞿佑邂逅吴山，伤感前事，邀瞿归，置酒话旧。瞿作《安荣美人行》诗，对于好事难成深表感伤。褚人获《坚瓠已集》卷二："安荣坊李氏女者少姣好，瞿宗吉尝属意焉。及长，委身为小吏妻。一日与宗吉邂逅于吴山，凄然感旧，邀宗吉归，置酒叙话。宗吉为《安荣美人行》。"

【杨士奇咏梅】 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属江西)人。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以松、竹、梅为题分赋三诗。杨荣、杨溥写完，末书赐进士某。士奇由荐举致相位，心知他们是讥嘲自己，于是奋笔题梅诗。杨荣、杨溥笑而谢之。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宣正间三杨皆秉枢轴，溥、荣由进士，士奇以荐举致相位，一日会席间以松竹梅为题分赋一诗。文敏、文定题毕，各书赐进士某。文贞知其诮己，乃奋笔题梅诗曰："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回头试问松与竹，也有调羹手段无。'二公笑而谢之。"

【杨士奇上章直言】 明仁宗时，常有人上书粉饰太平，独有杨士奇五次上章，说天下流徙未归，疮痍未复，人民尚艰难，得再休息几年，才能达到太平。为了表彰士奇的忠正耿直，仁宗制"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明史·杨士奇传》："帝赐士奇玺书曰：'及朕嗣位以来，嘉谟入告，期予于治，正固不二，简在朕心。兹创制杨贞一印赐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誉。'"

【解缙自幼颖敏绝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今属江西)人。解缙自幼聪明过人，郡守令抱置膝上，应声成文。六岁时，其族祖戏言：'小儿何所爱?'解应声作四绝句。都穆《南濠诗话》："解学士缙自幼能言，即颖敏绝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应声成文，皆错愕惊叹。尝闻学士六岁时，其族祖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即应声作诗四绝。"

【解缙赋诗免徭役】 解缙七岁丧父，其母苦于徭役。解向县官陈诉，并系诗一

首。县官怀疑此诗是请人代笔，再令解赋堂下小松。解应声而成，县官大奇，免去了他家的徭役。褚人获《坚瓠己集》卷一："解大缙七岁时，母孀居，苦于徭役。解具诉于县宰，并系以诗曰：'母在家中守父忧，却教儿子诉原由。他年谅有相逢日，好把春风判笔头。'宰疑假手于人，复令赋堂下小松。缙应声曰：'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宰大奇之，遂蠲其税。"

【解缙应对敏捷】 解缙曾从永乐帝游内苑登桥，应对敏捷，使永乐大悦。后永乐又命解作诗，解随机应变，帝深叹其敏捷。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解缙尝从永乐游内苑，上登桥问缙，当作何语。对曰：'此谓一步高一步。'及下桥，又问之。对曰：'此谓后边又高似前边。'上大悦。一日，上谓缙曰：'卿知宫中夜来有喜乎？可作一诗。缙乃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龙。'上遽曰：'是女儿。'缙即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又曰：'已死矣。'应曰：'料是世间留不住。'上笑曰：'已投之水矣。'应曰：'翻身跳入水晶宫。'上本欲诡言以困之，既得诗，深叹其敏。"

【解缙诗谏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对其太子朱高炽曾一度不信任，解缙作诗巧加劝谏，朱棣读诗感悟，即召太子入朝。张岱《快园道古》卷四："解大绅应制，作《虎顾众彪图》诗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见诗感悟，即遣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解缙代和尚应对】 永乐时，某尚书题诗于寺，有个和尚和之。尚书至寺，要和尚对偶。尚书出对，和尚不能对，求援于解缙。解回朝后即代和尚作对。尚书一听，就知道是解学士代作的。褚人获《坚瓠丙集》卷四："永乐时尚书某题诗于寺，一僧和之。后尚书至寺，诘究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对能对，恕之。云：'和尚和尚书诗因诗言寺。'僧不能对，候解缙入朝，求救。缙曰：'候我回朝代对。'云：'将军上将军位以位立人。'和尚回对，尚书已知其必解学士句也。"

【解缙赋诗谑公主】 解缙访某驸马，驸马不在。公主闻缙大名，使人隔帘留茶观之，解题诗一首，公主怒其嘲谑自己，上奏明成祖朱棣，成祖谓其风流学士，不必去看。褚人获《坚瓠庚集》卷二："解学士访某驸马，不值。公主闻其名，欲观之，隔帘使人留茶。解索笔题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公主怒其谑己，遂奏闻。父皇曰：'此风流学士，见他做甚。"

【解缙大嚼死象蹄胫】 吕震与解缙谈论美食，吕说驼峰味美，但没有见过。解

缙谓自己已吃过。吕知道其说谎，过些时弄来死象的小腿，说是皇上所赐，要大家尝尝。解缙大嚼，吕作诗戏笑之。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吕震与解缙谈食中美味。吕曰：'驼峰珍美，恨未之识。'解云：'仆尝食之。'吕知其诳。他日，从光禄得死象蹄胫，语解曰：'昨有驼峰之赐，宜共飧焉。'解至大嚼。吕戏以诗曰：'翰林有个解痴哥，光禄何曾宰骆驼。不是吕生来说谎，如何嚼得这般多。'相与大笑而别。"

【解缙贺友人丧妻】 解缙因夫人凶悍，所以常贺友人丧妻，入门便说"恭喜"，末言"大吉大利"。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解缙常吊友人丧妻，入门曰恭喜。继曰四德俱无，七出咸备，呜呼哀哉，大吉大利。盖学士夫人亦悍也。"

【解缙月夜赋诗悦圣情】 永乐中，中秋节不见月，成祖不悦。解缙口吟《风落梅》一阕，词意风趣；又赋长短句一首。成祖很高兴，停杯待月。午夜后始月明，成祖笑称解缙真才子，命宫人满酌，尽欢而罢。郎瑛《七修类稿》："永乐中，中秋开宴，不见月，圣情不怿。学士解缙口占《风落梅》一阕云：'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著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又赋长短句一首，上览之欢甚，为停杯以待。夜午，月复明，上大笑曰：'解缙真才子夺天手也！'命宫人满酌，宣劝，尽欢而罢。"

【解缙被埋雪中冤死】 解缙因永乐帝立储事，得罪汉王朱高煦。永乐八年(1410)，任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解缙入京奏事，永乐帝北征不在京，解缙遂谒皇太子而还。朱高煦说解缙此举无人臣礼，永乐帝大为震怒，下解缙及赞善王汝玉等于狱。王汝玉等五人皆病死狱中。永乐十三年(1415)，永乐帝览系狱名册，见解缙尚在，大为不满。锦衣卫遂以酒将解缙灌醉，再将其埋雪中而死，时年仅四十七岁。《明史·解缙传》："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

【明初宗室多喜词曲】 明初宗室多喜词曲。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世称宁献王，作杂剧十二种，现存《大罗天》、《私奔相如》两种，又有戏曲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朱元璋之孙朱有燉(1379—1439)，世称周宪王，作有杂剧《曲江池》、《义勇辞金》等三十一种，现均存；又有散曲集《诚斋乐府》，今存。相传洪武初年，亲王去各自的封地时，朱元璋都要赏赐词曲一千七百本。焦循《剧说》卷六引《雕邱杂录》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梁祝本事之争】 以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在我国很多剧种中都有。关于梁、祝本事，有以下几种说法：①河北河间府林镇有梁、祝合葬墓。②

山东嘉祥县有祝英台墓，其碣文为明人刻石。③浙江鄞县西十里接待寺后有梁、祝墓，亦称“义妇冢”。据方志，梁山伯为晋人，字处仁，家会稽。祝英台为上虞女子，因女扮男装就读而与梁山伯相爱，后被许鄮城马氏。山伯后为县令，染疫不起，遗命葬鄮城西清道原。次年，英台适马氏，舟经墓所，因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赴身而入。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今吴中花蝴蝶，童儿亦呼为梁山伯、祝英台。④扬州有祝英台坟，在城北槐子河旁。但有人说是隋炀帝墓而误传。其中第三说流传较广。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一“祝英台”条云：“英台，上虞祝氏女子，易为男子装出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时祝已许马氏矣。山伯后为鄞令，疾革，葬鄮城西。明年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英台闻有山伯墓，因登冢号恸，地忽裂开，祝氏陷焉，遂埋双璧，人皆异之。晋丞相谢安奏之，因表其墓云。此与紫玉及华山畿女之事甚相类，今俗演为杂剧也。”

【台阁体】 明永乐(1403—1424)至成化(1465—1487)年间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为台阁重臣，故有“台阁体”之名。此体风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但多应制、应酬之作。陈田《明诗纪事》乙籤卷三引何乔远《文苑记序》：“士奇台阁之体，当世所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细事，极平稳不费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陈田《明诗纪事》乙籤序：“永、宣以还，沐浴膏泽，和平啴缓之音作，而三杨台阁之体兴。”

【于谦少时出语不凡】 于谦(1394—1457)，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即有大志，出语不凡。张岱《快园道古》卷五：“八岁时，衣红衣骑马，有邻老呼其名，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公应声曰：‘赤帝子，斩白蛇当道。’闻者惊异。”

【于谦有救时之相】 于谦幼时聪颖异常，常与僧人兰古春应对，使僧人惊异不已，称其有“救时之相”。冯梦龙《古今谭概·谈资部》：“于肃愍谦公幼时，其母梳其发为双角，日游乡校，僧人兰古春见之，戏曰：‘牛头喜得生龙角。’公即对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惊之。公回对母曰：‘今不可梳双髻矣。’他日，古春又过学馆，见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戏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即对曰：‘一秃似雷槌。’古春遂语其师曰：‘此儿救时之相也。’”

【卞荣赋诗赠妓】 卞荣(1419—1487),字华伯,江阴(今属江苏)人。卞荣未第时拜访钱晔。钱正值宴客,席间有妓,即命仆人传话,赋赠妓诗一绝方可接见,并限韵。卞略不构思,一挥而就。钱见诗叹服,倒屣相迎。褚人获《坚瓠庚集》卷二:"江阴卞华伯(荣)未第时过常熟钱允晖(晔)诗名往谒之。谓阍者曰:可语汝主,诗人卞华伯相访。钱讶何人自负如此。适宴客有妓,令仆出,语之曰:赋《赠妓诗》一绝方接见,仍以艎、降、湘为韵。卞不构思,一挥而就。诗曰:'琵琶斜抱出艅艎,貌与荷花两不降。今夜彩云何处宿,空留明月照潇湘。'允晖见诗叹服,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林鸿梦入瑶华洞】 林鸿字子羽,福清(今属福建)人。洪武初,林鸿任将乐县儒学训导,游玉华洞,酒酣醉卧,梦入瑶华洞,见洞主三女芸香。林鸿和她论诗赋诗。第二天,林独游梦径,作诗投于深潭。不一会,水面上浮出蜡笺,上有诗,林讽咏毕,蜡笺变为黄叶,字迹亦灭。褚人获《坚瓠己集》卷三:芸香说:"妾见君诗数十首,至'一鸟镜天净,万花潭雨香。'与'檄雨古坛暝,礼星寒殿开'之句,尤严君所称赏也,因挥翰赋诗,留连而觉。翌日避客,独游梦径宛然,石壁阻绝,潭深莫测。鸿书一诗投之,如炊黍许,见蜡笺浮出,上有诗云:'天葩小院敞银屏,鹊散天河逗客星,欲识别来幽意苦,晚峰长想黛眉青。'鸿览毕,讽咏不置,循所得笺,乃一黄叶,字亦随灭矣。"

【林鸿与浦源定交】 林鸿诗名动京师,归闽中后,从者如云。浦源闻林大名,去拜访他。林初不见,使弟子周玄、黄玄接待。浦源取出所作诗,二玄读后惊异,告知林鸿。林始接见浦源,并与之定交。周亮工《闽小纪》卷四:"毘陵浦舍人源,闻其名往见之,鸿不出,使弟子周玄、黄玄往见之,问其来意。曰:'欲为诗耳。'因出所作,二玄读之,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惊曰:'此吾家诗也。'因白鸿,出见之,定交而去。"

【丘浚雨天换坐席】 丘浚(1421?—1495),字仲深,广东琼山(今海口)人。丘浚幼时在里宦之家的私塾中读书。一天,老师外出,同读的里宦家之子也已回家,丘浚读书中堂,时天雨,他的座位正当屋漏处,丘便与里宦之子互换坐席。宦儿后将此事告诉老师,老师说,能对句即为有理。丘浚应声而对,而宦儿不能对。宦儿于是哭告其父。其父叫来丘浚,再出对句,丘又对得极好。其父只好作罢。褚人获《坚瓠乙集》卷四:"丘琼山幼从师于里宦之家塾,聪敏有声,宦儿颇不好纸笔。一日,师外适,宦儿亦归私弟。丘肄业中堂,时天雨,坐席当瓦穴漏滴丘肩,丘乃换彼儿席居于漏所,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儿具告其师,师曰,能偶对者即为理直,因曰:'点雨滴肩头。'丘应声曰:'片云生足

下。'师称善。宦儿愧不能对，哭告其父。父怒，召丘试以对。曰：'孰谓犬能欺得虎。'丘即对曰：'焉知鱼不化为龙。'宦惊骇知其非常人，好语慰归。"

【丘浚作《五伦全备记》以掩风情】 丘浚少时，曾著小说《钟情丽集》，记少年遇合情事，后为人所讥，遂令门客撰《五伦全备记》，演慈母孝子节妇之事，以节孝掩风情。剧成之后，王恕谓丘浚曰："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丘浚大为不满，便找寻王恕过失，使王恕因而去职。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云："或谓：'文庄（丘浚）有《钟情丽集》，自述少年所遇。或有讥之者，遂令门客促成此记，以节孝掩风情耳。'"

【沈周答书错写琵琶者】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有人送枇杷给沈周，误写枇杷为"琵琶"。沈周答书嘲笑琵琶无声而可食。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三："有人送枇杷于沈石田，误写琵琶。石田答书曰：'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乃知司马挥泪于江干，明妃写怨于塞上，皆为一啖之需耳。嗣后觅之当于杨柳晓风，梧桐夜雨之际也。'"

【沈周追邀史痴翁】 史痴翁佯狂玩世，工诗画乐府。一次访沈周，不遇，纵笔作山水画，不留姓名而去。沈周回来见画，断定是史痴翁所作，立即追上去邀请史，留住三月才放他回去。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史痴翁"尝访沈石田于吴中，不值，见堂中幛绢素尚未渲染，辄濡墨纵笔作山水，不题姓名而去。石田归见之，曰：'吾吴中无如此人，必金陵史痴也。'亟追邀之，相见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后返。"

【苏州守有眼不识沈周】 苏州太守不识名画家沈周，竟出朱票拘沈，命其立廊庑下作画。沈作《焚琴煮鹤图》，寓有深意，太守不懂，认为一般。后入觐见王公归来，才知朱票所拘之人是沈周，太守很惭愧，向其谢罪。冯梦龙《古今谭概·不韵部》："沈周名重一时。苏州守求善画者，左右以沈对，便出朱票拘之。沈至，命立庑下献技，沈乃为《焚琴煮鹤图》以进。守不解，曰：'亦平平耳。'其明年入觐，见守溪王公，首问：'石田先生无恙乎？'守茫然无以应。归以质之从者，则朱票所拘之人也。守大惭恨，踵门谢过焉。"

【沈周作《五马行春图》】 沈周画《五马行春图》赠某太守。太守怒其不画随从，沈周便另外画一幅有随从者送去，并开玩笑说，因为绢短，只能画随从三对，太守这才感到满足。冯梦龙《古今谭概·不韵部》："沈周作《五马行春图》赠一太守，守怒曰：'我岂无一人相随耶？'沈知之，另写随从者送入，因戏之曰：'奈绢短，止画前驱三对。'守喜曰：'今亦足矣。'"

【活孟子陈献章】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新会(今属广东)人。称白沙先生。陈献章学宗濂洛，人称"活孟子"。陈应聘至省时，观者如堵，画其容貌者数百人，市人都称他为"陈道统"。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六："姜进士麟者，始见白沙，曰：'吾阅人多矣，如陈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殆非人也。'人问之，辄曰：'活孟子，活孟子'云。白沙初应聘至省，观者数千万人，图其貌者以百数计，市井妇孺皆称为陈道统。"

【《中山狼传》作者三说】 关于《中山狼传》的作者，有多说。其一为明人马中锡说。李诩、朱彝尊、王夫之持此说。现传马中锡《东田文集》卷三《杂著》中即收有此篇。其二为宋人谢良说。钮琇《觚剩》说："《中山狼传》为宋谢良所著，虽游戏之笔，当时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愤耳。"又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本陆楫所辑《古今说海》中收了《中山狼传》，署名宋代谢良，但未注明选自何书。其三为唐人姚合说。明末清初刊本冰华居士辑《合刻三志》一书，于"志寓类"收了《中山狼传》，原署"唐姚合撰"。

【桑悦大言欺人】 桑悦(1447—1503)，字民怿，江苏常熟人。桑悦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鄙薄古人，谓天下文章以己为首。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敢为大言，不自量，时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原、迁而下，弗论也。而更菲薄韩愈氏曰：'此小儿号嗄。'何传问翰林文今为谁，曰：'虚无人，举天下亦唯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玘。'"

【桑悦负才狂傲】 桑悦以才自负，学使来，桑倚柱脱靴搔痒。后转柳州别驾，不肯去，人问其故，他谓唐朝柳宗元不过小儿，恐怕自己去后，他的才名被自己超过。褚人获《坚瓠辛集》卷二："及学使行部，诸校官进见皆林立堂左。民怿倚柱脱靴搔痒，学使闻其名亦不较。后转柳州别驾，不肯往，或问之，答曰：子厚小儿，久擅此州，恐到彼将为我所掩。"

【桑悦应试狂妄被黜】 桑悦应礼部试，作《道统论》，说"夫子传之我"。审阅官斥为大狂士，黜落不取。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十九举乡试，再试，礼部奇其文，至阅《道统论》，则曰：'夫子传之我。'缩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

【桑悦说《诗》】 御史闻桑悦名，请其说《诗》。桑悦大言自己说《诗》超过汉代的匡鼎。可是他在说《诗》时脱袜擦足垢，御史只得把他赶走。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御史闻悦名，数召问，谓曰：'匡说《诗》，解人颐。子有是乎？'曰：'悦所谈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颐。公幸赐清燕，毕顷刻之长。'御史壮之，令坐讲。少休，悦除袜，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

【李东阳幼年宠遇】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李东阳四岁能写大字,景帝召见,赐以上林珍果。六岁时,与另一神童程敏政同受召见,二人应对如流,文才横溢,大得皇上欢心,认为他们具有宰相和翰林之才。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李东阳四岁能作大字,景皇召见抱置膝,赐上林珍果。六岁时,程敏政以神童同受英宗召见,过宫门不能度。上曰:‘书生脚短。’李曰:‘天子门高。’时御羞有蟹,上曰:‘螃蟹一身甲胄。’程曰:‘凤凰遍体文章。’李曰:‘蜘蛛满腹经纶。’上又曰:‘鹏翅高飞压风云于万里。’程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曰:‘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上悦,曰:‘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命皆廪于翰院。”

【李东阳答夷使对】 弘治中,有外国使者入朝,出对请朝臣应对。人皆不能对。李东阳从容应对,令使者愧服。褚人获《坚瓠丁集》卷二:“祝枝山《猥谈》:弘治中夷使入朝,以一偶语请馆作对,曰:‘朝无相,边无将,玉帛相将。’典客不能对。李西涯教以对曰:‘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夷使愧服。”

【李东阳受讥】 李东阳擅权,却不能救治社会弊病,无所作为。扬州陆沧浪写诗讥嘲他为伴食中书,劝其辞官归家,但东阳始终不能割舍高位。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李西涯柄政无救世乱,扬州陆沧浪以诗讥之曰:‘文章声价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未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盖以鹧鸪声道‘行不得也哥哥。’子归声道‘不如归去’。湘江者,西涯故乡也。西涯卒不能舍。”

【李东阳改门生诗】 李东阳有一门生省亲兼养病还家,东阳召集诸门生饯送并即席赋诗。其中一门生先成诗,中有一联:“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皆称善。东阳以为不好,指出其缺点在单说养病而不及归省,便援笔予以改动,使诗句含有孝亲之意,众人叹服。褚人获《坚瓠庚集》卷四:“汪石谭诗先成,中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诸人传玩以为绝唱,呈稿西涯。西涯抹后一句令石潭重改。众愕然,石潭思之亦不能复缀。众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佳,不知何故犹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叹服。”

【李东阳父子相谑】 李东阳子兆先,有才名,但喜欢寻花问柳,不拘细行。一天,李东阳题其座讥嘲儿子。兆先见了,亦题词嘲讽父亲,毫不谦让。冯梦龙《古今谭概·矜嫚部》:“李西涯子兆先,有才名,然好游狎邪。一日,西涯题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诵读诗书,秀才秀才。’子见之,亦题阿翁座

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

【李东阳宴客待汤】 李东阳请同乡诸贡士宴饮。一人称另有他约，欲告辞。李东阳为留客，举出《孟子》中两句，问作何解。众人都说不知。一会儿汤端上来，东阳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待汤"而已。江盈科《雪涛谐史》："李文正西涯，请同乡诸贡士饮。一贡士谓他处有酒约，先辞。文正戏曰：'《孟子》两句：东面而征西彝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谢不知。须臾，汤至。文正曰：'待汤耳。'乃大笑而别。"

【罗玘作文多怪异】 罗玘（？—1519？）字景鸣，南城（今属江西）人。罗玘喜奇好古，作文多为怪险之语。每构思，有时蹲在树顶，异想天开；有时闭门苦思，面目枯槁，颇有死人气。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黄五岩省曾言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组饤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

【癫主事杨循吉】 杨循吉（1456—1544），字君谦，吴县（今属江苏）人。杨循吉官礼部主事，多病而好读书，当读至得意处，竟手舞足蹈，故人称"癫主事"。后以病告归，吏部不准，杨循吉一气之下，辞官而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循吉多病而好读书，最不喜人间酬应，尝开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颠主事云。复官弥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复病耶？安得告？而可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难致仕何！'即日劾罢，时仅三十余。"

【杨循吉入宫成俳优】 杨循吉晚年结识优伶臧贤。臧为明武宗所爱幸，便引循吉入宫。武宗在宴游时，便令循吉作词为新声，但不授其官职，把他当作俳优对待。循吉很感羞愧，屡求武宗放归。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正德末，循吉老且贫，尝识伶臧贤，为上所爱幸。上一日问：'谁为善词者？与偕来。'贤顿首曰：'故主事杨循吉，吴人也，善词。'上辄为诏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强前为循吉治装，见循洁冠武人冠，靺韐戎锦，已怪之。又乘势语多侵守令。已见上毕，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应制为新声，咸称旨受赏，然赏亡异伶伍。又不授循吉官与秩，间谓曰：'若娴乐，能为伶长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谋于贤，乃以他语恳上放归。"

【杨循吉以浴辞客】 有客拜访杨循吉，正值三月三日浴佛日，杨以此谢客。客人认为杨傲慢，设法报复。杨在六月六日去拜客，此日俗传为猫狗浴日，客也借此不见杨。杨即戏题诗其壁，语极诙谐。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俗传三

月三为浴佛日，六月六为猫狗浴日。有客谒杨南峰，值三月三日，杨以浴辞。客谓其傲，思以报之。杨乃于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辞以浴。杨戏题其壁曰：君昔访我我洗浴，我今访君君亦浴。君访我时三月三，我访君时六月六。"

【杨循吉题书橱】 杨循吉辞官后，读书于南华寺，多方搜罗奇书秘籍，手自抄录。曾题诗书橱，叙述聚书的辛苦、读书的快乐，及死后捐书给读书人的心愿。褚人获《坚瓠丁集》卷四："杨君谦致仕归，读书支硎山南华寺。闻有奇籍，多方图致，手自抄录。尝题书橱云。"

【杨循吉献寿图】 杨循吉到皇甫氏家献寿，寿图上题诗数句。皇甫公大喜，将诗图高挂堂上。有人指出，这上面列"皇老乌龟"四字，是在骂他。皇甫公方才醒悟。褚人获《坚瓠乙集》卷四："嘉靖中吴中皇甫氏最贵盛，而治家素宽。杨南峰献寿图题诗其上曰：'皇甫先生，老健精神。乌纱白发，龟鹤同龄。'皇甫公大喜，悬之堂。识者笑曰：'此詈公也。'盖上列'皇老乌龟'四字。公悟而去之。"

【杨循吉观优诓优】 杨循吉称赏优伶的精彩表演，便要他们努力演出，将有奖赏。他写了付票，要优伶明天来取。优伶喜于得赏，尽献其技。第二天优伶拿票向杨讨赏金，杨以双方各得其乐的笑话，赖金不付。冯梦龙《古今谭概·儇弄部》："杨南峰尝观优而善之，谓优曰：'汝曹第努力，当以一一金劳汝，恨眼前未便耳。'因索纸判赏付之，期明日来取。优喜于得赏，毕献所长，杨极欢而罢。次日群优持票征赏，杨笑曰：'汝真欲赏乎？我爱汝戏，快活竟日；汝贪我赏，亦快活一夜。我与汝两准，可也。"

【杨循吉为僧治额癣】 有僧额上患癣，杨循吉谎称有秘方。他取凤仙花捣烂，用帕裹于僧额，称三日见效。到期一看，额全成红色，使僧好久不敢见客。冯梦龙《古今谭概·儇弄部》："又有僧额患癣，杨自诧有秘方，取凤仙花捣烂，使以帕裹于额上，三日即效。如期开视，染成红额，僧弥月不敢见客。"

【杨循吉吊丧】 有人丧父不悲戚，杨循吉特制一宽大头巾去吊丧。刚下拜，头巾脱落，滚入座下，杨就直接用头伸入座下戴头巾，众人皆笑，杨急忙出走。于是此人蒙不孝之名。冯梦龙《古今谭概·儇弄部》："有丧家其子不戚，杨南峰为诸生时，特制宽巾往吊。既下拜，巾脱，滚入座下，杨即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杨遽出。此子遂蒙不孝声。"

【祝枝山多醉失墨宝】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祝枝山工书法，名噪一时。向他索要文章和书法的人接踵而至，有的带了钱钞至门。祝枝山常常托病不见。可是祝枝山经常喝醉，所以在他的使

馆中可以偷偷拿到成迭的书法作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是时海内渐熟允明名，索其文及书者接踵。或辇金币至门，允明辄以疾辞不见，然允明多醉，使馆中掩之，虽累纸可得。"

【祝枝山鬻文物】 祝枝山喜收藏古文物书画，卖主有时故意抬价，祝全然不管。但当留客无酒钱时，便廉价变卖文物。在他经济窘迫时，狡猾之徒拿少量钱米就可讨到祝枝山的文章或书法。倘若手头较为宽裕，祝枝山便对他自己的东西珍贵起来。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又捐业蓄古法书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计无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当其窘时，黠者持少钱米乞文及手书辄与，已小饶，更自贵也。"

【祝枝山作门神赞】 祝枝山一日谒巡按。道别时，祝见所画门神甚工，极口称赞。巡按便请祝作赞。刚说二句，巡按请续。两人所赞皆有调笑对方的意味，结果相与大笑而别。褚人获《坚瓠癸集》卷一："祝枝山一日谒某巡按。茶罢，叙礼而退。巡按送至门，祝见门神甚工，极口称赏。巡按曰：'请留一赞。'祝云：'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只一年。'巡按曰：'某请续之：厉鬼邪魔俱敛跡，岂容小丑倚门边。'相与大笑而别。"

【祝枝山沈周见尼姑挑稻】 祝枝山、沈周外出，见尼姑挑稻，祝出句，沈应对，两句各用谐音。褚人获《坚瓠丁集》卷四："祝枝山同沈石田出行，见尼姑收稻自挑。祝云：'师姑田里挑禾上'（和尚），沈云：'美女堂前抱绣裁（秀才）。"

【祝枝山等唱莲花道情】 祝枝山、唐伯虎、张灵任诞放达，曾在雪天唱莲花道情，得钱沽酒饮于野寺中。又曾在虎丘为道人唱。见有人苦吟不得句，祝枝山等借笔疾书数诗，然后飘然而去。其人以为遇到神仙。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苏郡祝允明、唐寅、张灵，皆诞节倡狂。尝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曰：'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又尝披氅持篮，相与跻虎丘为道人唱。有客吟颇涩，乃借笔疾书数韵，云烟满纸，翻然而逝，客踪迹之不得，遂疑为仙。"

【祝枝山借银镶钟】 祝枝山以招待客人为托辞，向朋友借银镶钟。借出后，朋友心疑，派仆人尾随，见祝正在掰下钟上的镶银，而把钟胚丢掉。仆追上去制止，祝说，东西既然借给我，就是我的，你要用，也拿些东西去不妨。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祝"尝托言款客，往友家借银镶钟数事。既借，主人心疑，遣仆随其舆察之，则已汲汲掰银，而弃胚于外矣。仆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即我物也，汝欲用，亦拿一两事去不妨。'"

【祝枝山借白员领】 一年岁末，祝枝山资用乏绝，托言吊丧，从亲戚朋友处借

得白员领共五十余件，全部典给当铺。过了年，各家派人来讨白员领，祝找当票，竟全丢失。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祝枝山“又岁尽乏用，遍走柬于所亲知，托言吊丧，借得白员领共五十余件，并付质库。觅典票，已失之矣。”

【祝枝山书墓志按字计酬】 有一富家请祝枝山写墓志铭，祝起初不肯，后说必须计字给钱才可。于是，每写一字，投十钱于容器中。写到二三百字，祝一瞧器中说：“足矣。”便拿器欣然而去。富家只好再请别人写。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一富家持厚币求公书墓文，公鄙而不许。既窘极，友人乘间为言，公曰：‘必计字偿钱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半酣，趣笔墨研来，因令前置一器，每书一字，则投十钱于器内，既书可二三百字，睨视器中曰：‘足矣。’欣然持器竟出。众留之不得，富家因别倩人笔焉。”

【祝枝山为朋友宠妾命名】 祝枝山的朋友年老而纳二妾，请祝命名。祝名之曰“忠奴”“孝奴”。其友不解何义。祝说“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讽刺其人年高好色，为之竭力尽命。冯梦龙《古今谭概·微词部》：“一人年老纳二宠，托友祝枝山命名，祝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何所取义？’祝曰：‘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众大笑。”

【徐霖为明武宗宠幸】 徐霖（1462—1538），字子仁，号髯仙、九峰道人，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武宗南巡时，由伶人臧贤荐其为帝作曲，极爱宠幸。以后，帝曾数次幸其家。徐霖也得到夜宿御榻前，与上同卧起的优厚礼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武帝南巡，伶人臧贤进其词翰，召见行宫，试除夕诗百韵，及应制词曲，皆立就，雅俗杂陈，语多谲谏，上屡称善。尝午夜乘月幸其家，夫妇苍皇出拜，上命置酒，家无供具，以蔬笋鲑菜进御，上大喜，为之引满酣畅而去。”“赐飞鱼服，扈从还京。每夜宿御榻前，与上同卧起，将授官禁近，固辞，会上宾而罢。”

【王九思从名师学唱然后敢制曲】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鄠县（今陕西户县）人。作有《中山狼院本》和《杜甫游春》杂剧。相传王九思制曲之前，先以重金延请名师，学习琵琶、三弦，闭门学唱三年，然后才动手创作。康海精歌弹，王九思每曲成，康海即为之演奏，即老乐师亦无不击节叹赏。故王九思二剧问世后，受到好评。（见何良俊《曲论》、王世贞《艺苑卮言》、沈德符《顾曲杂言》）

【王九思作《杜甫游春》讥李东阳】 刘瑾倒台以后，王九思被贬为寿州同知。王九思有文才，尤长于词曲，但心高气傲。有人向大学士李东阳进谗言，说王九思曾经讥笑他的诗。于是御史追论王九思，夺其官。王九思遂作《杜甫游春》

杂剧，借骂李林甫影射李东阳。李东阳得知，愈加怀恨在心。嘉靖初，因纂修实录，吏部提议起用王九思。有人说，《杜甫游春》中不仅李林甫是影射大学士李东阳，而且还影射了其他大臣。吏部官员听了，吓得不敢再提此事。王九思遂不再被起用。王世贞《曲藻》云："敬夫（王九思）有隽才，尤长于词曲，而傲睨多脱疏。人或谗之李文正（李东阳），谓敬夫尝讥其诗。御史追论敬夫，褫其官。敬夫编《杜少陵游春》传奇剧。李闻之，益大恚。虽馆阁诸公，亦谓敬夫轻薄。遂不复用。"

【王九思康海自比俳优】 王九思与康海同乡同官，又同因附宦官刘瑾被免官。二人一起放浪山水间，挟声伎，酣饮作乐，自比俳优。《明史・李梦阳传》："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

【王九思喜作词曲】 王九思喜作词曲，有客用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规劝王留心经世文章。王听后却反唇相讥。褚人获《坚瓠戊集》卷二："王渼陂（九思）好为词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经世文章。'渼陂答曰：'公独不闻其次致曲？'"

【李开先讥评《杜甫游春》用韵有误】 王九思宴请李开先，席上演出王九思所作杂剧《杜甫游春》。开场唱[赏花时]一曲，有句"四海讴歌百姓欢，谁家数去酒中宽"，李开先批评"欢"、"宽"二字用韵有误，改为"安"、"乾"二字。唱到"太真妃葬在马嵬坡，唐明皇走出益门镇"，李开先又指出第二句第六字当用平声，不当用去声"益"。拟改为"夷"，而唐明皇又未曾由夷门镇经过。因戏之曰："非是王渼陂（王九思）错做了词，原是唐明皇错走了路。"满座大笑，扮戏者亦笑，笑声达于门外。（见李开先《词谑》）

【王田小曲骂僧】 王田，字舜耕，济南（今属山东）人，往寺中议斋事，所乘驴偶吃僧舍之竹，受到僧人怒骂。他忍无可忍，想回敬几句，因势孤力单，害怕招致更大的凌辱，乃指驴骂秃，出寺门后，才口唱《黄莺儿》曲一支，回击僧人。李开先《词谑》谓："骂毕，跳上驴背，急出寺门，口唱《黄莺》词云：'泯耳笑青天，对弹琴也枉然，前身本是和尚变。我谒禅林种福田，你食竹林似宿缘。苦遭怒骂难分辩。到前川，窟笼桥上，一似上刀山。'"

【唐伯虎题枷】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吴县令命差役到虎丘采茶，差役想多采，但虎丘寺僧不答应，于是说僧坏话。吴县令鞭僧三十，再上枷。僧向唐伯虎求援，唐在枷上戏题诗一首。县令知是唐伯虎手笔，便释放寺僧。褚人获

《坚瓠乙集》卷一："吴令命役于虎丘采茶，役多求不遂，潛僧。令笞僧三十，复枷之。僧求援于唐伯虎，伯虎不应。一日偶过枷所，戏题枷上曰：'官差皂隶去收茶，只要纹银不肯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令见而询之，知为唐解元之笔，笑而释之。"

【唐伯虎因科场作弊终身落魄】 唐伯虎早年与都穆为莫逆之交，与徐经亦友善。徐从考官程敏政家奴处得试题，告诉唐伯虎，唐又告诉都穆。未揭榜前，都从官场内部得知唐伯虎又举第一，顿起嫉妒之心，将预知试题的情事说出。于是唐、徐两人俱获罪，考官程敏政也落职。唐伯虎从此终身落魄。唐仲冕《六如居士遗事》："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场中试目，复以语唐。唐为人洞见底里，无城府，如前语穆。未揭榜前，穆饮于马侍郎邸寓，与给谏华昶俱会。有要宦谒马，马出接之，与谈会试事。宦云：'唐寅又第一矣。'穆从隔壁耳之。宦去，马入与穆语，喜盈于色。穆辄起嫉妒心，遂语马以故。昶亦与闻之，一日而遍传都下矣。昶遂论程，并连唐、徐。至廷鞫，两人者俱获罪。程亦落职。是岁凡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后，反得隽。而唐先生遂终身落魄矣。"

【唐伯虎终身不见都穆】 因为都穆的嫉妒，致使唐伯虎科场案获罪，郁郁不得志。从此，唐伯虎誓不与都穆相见。有人想使二人重新和好，一次，唐饮于友人楼上，其人对唐说，都穆将至。唐闻之色变，瞥见都入楼，急从楼窗跳下回家，此后唐伯虎与都穆终身不相见。唐仲冕《六如居士遗事》："有一友生，游于两君之门者，欲合其交。伺唐饮于友人楼上，亟闻于穆，乃语唐曰，穆且至。唐闻之神色俱变。穆谓友已通情，疾入楼袭见之，唐瞥见，遂跃楼窗而下，亟趋归。友人恐其伤也，踪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贼子欲相逼耶？竟无恙。两人者遂终身不相见。"



【唐伯虎画海蛳】 唐伯虎遇雨过一公差家，其人求伯虎作画。唐画海蛳数十，并题诗画上。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伯虎尝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以纸笔求画。伯虎遂画海蛳数十，题其上云：'海物何曾数着君，也随盘馔入公门，千呼万唤不肯出，直待临时敲窟臀。'"

【唐伯虎为狎客画扇】 唐伯虎为一狎客画扇毕，想在上面题新词。岂知此人拿走扇，另请人题诗于上。唐伯虎见了大怒，用墨将画与诗全涂黑。当时杨仪在旁，他用水洗去墨汁，但诗迹犹不能尽去。杨就字迹删改填补成《长相思》一阕，唐伯虎大加赞赏。褚人获《坚瓠丙集》卷三："唐六如为一狎客画扇作水墨桃杏二枝，欲作新词题之。其人持去，为狂生书诗于上。六如见之怒甚，取笔

泚墨淋漓一抹，诗画尽墨。时杨五川（仪）在侧，方弱冠，以水洗涤新墨，诗跡几灭，计不能尽去，乃因字删改，遂填补成《长相思》一调云：'桃花红，杏花红，两样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娇容。倚东风，笑东风，绿叶青枝共一丛，静爱碧烟笼。'六如甚加叹赏。"

【唐伯虎作张灵行乞图】 唐伯虎、祝枝山宴集虎丘，好友张灵大喜，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唱道情词，行乞至虎丘。唐伯虎一见张大笑，三人一起狂饮，观者如堵。唐伯虎称此举不减晋人风流，遂作《张灵行乞图》，祝枝山题数语于上，座客传看称叹。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六如览之大笑，因呼与共饮，时观者如堵，莫不相顾惊怪。灵既醉，即拂衣起，仍执书向悟石轩长揖曰：'刘伶谢饮。'遂不别座客径去。六如谓枝山曰：'今日吾辈此举，不减晋人风流，宜写一帧为《张灵行乞图》，吾任绘事，而公题跋之，亦千秋佳话也。'即舐笔伸纸，俄顷图成，枝山题数语其后，座客争传玩叹赏。"（吴曾祺编《旧小说》十六己集一）

【唐伯虎作诵烹雌鸡】 唐伯虎游僧舍见雌鸡，请烹烧佐酒。僧人要其作诵，唐伯虎于是援笔作诵，把雌鸡说得一无是处，只有吃掉才能使其解除孽障，化生极乐土。僧人以为鸡死无所遗憾，于是烹以佐酒。褚人获《坚瓠乙集》卷四："唐伯虎游僧舍，见雌鸡请烹为供。僧曰，公能作诵，当不靳也。援笔书曰（略）。僧笑曰，'鸡得死所无憾矣。'乃烹以侑酒。"

【唐伯虎祝枝山募缘】 唐伯虎、祝枝山游扬州，极声妓之乐，以至资用乏绝。二人便伪装玄妙观募缘道士，拜谒盐使者，请其捐金。御史随命二人赋《牛眠石诗》。二人立就，以修玄妙观为名，得资金五百。于是二人召回妓女及同游者，畅饮月余，将金挥霍一空。他日，盐使者到吴，见玄妙观倾颓如故，责问地方官，方知唐伯虎、祝枝山的伎俩。褚人获《坚瓠丙集》卷三："唐子畏祝希哲浪游维扬，极声妓之乐，赀用乏绝。两公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玄妙观募缘道士，诣台造请，盐使者大怒，咤之两公。对曰，明公将以贫道为游食，与贫道所与交，皆天下贤豪长者，即如吾吴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辈咸折节为友。明公不弃，请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霁威，随命赋《牛眠石》诗，两公立就一律云。""御史得诗笑曰：'诗则佳矣，意欲何为？'两公曰：'明公轻财好施，天下莫不闻。今苏州玄妙观圮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即檄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两公得檄，遂归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谒二尹，诈为道士关说，得金。二尹如其数付之。乃悉召诸妓女及所与游者，畅饮月余而金悉尽。异日盐使者莅吴，肃仪谒观，见庙倾圮如故，责住持，住持茫然无

对。召长吴二令责之。令曰：奉明公檄，适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云，自维扬来，极道明公为此胜举，职即与金如数久矣。盐使者怅然心知两公，惜其才名不问也。”

【唐伯虎祝枝山谈诗句短长】 唐伯虎与祝枝山谈诗，唐列举二言、三言、四言等始于何时何人。祝问：“四十九言始自何人？”唐惊奇诗还有四十九言的，祝说有《新燕篇》，末句恰为四十九字，举座大笑。褚人获《坚瓠戊集》卷四：“《桐下闲谈》：祝云‘四十九言始自何人？唐云：‘诗有四十九言耶？’祝曰：‘有《新燕篇》末句云：好像苏州城隍庙东大关帝庙内西廊下立著个提八十三斤铁柄大关刀黑面孔阿胡子周将军铁草鞋里伸出五个脚迹头。’举座绝倒。”

【唐伯虎吟诗惊贵人】 唐伯虎和祝京兆醉坐虎丘生公石，见贵人分韵赋诗。二人装成乞丐模样，倚柱而听，贵人才劣，苦思方得句，二人相视而笑。贵人要他们作诗，于是唐伯虎口吟，京兆执笔，顷刻成数百言。诗成，二人索酒狂饮而去。贵人惊异，以为碰到了仙人。褚人获《坚瓠丁集》卷四：“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见可中亭有贵人分韵赋诗，乃衣蓝缕如乞儿，倚柱而听，数刻未落一韵，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视而哂。贵人怒曰：‘乞儿何为者，岂能诗耶？’对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须臾数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晓骑，几番春雨湿征衫’之句，掷笔索酒，酣饮而去。贵人惊异，以为遇仙，对人艳称之。后知之，惭恚。”

【华鸿山泊舟遇唐伯虎】 华鸿山泊船吴门，遇名士唐伯虎。唐和他相对谈笑，举觞相属，日暮大醉。华家小姬隔帘窥唐寅，唐作《娇女篇》赠鸿山。此事后遂演为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的佳话。褚人获《坚瓠丁集》卷四：“华学士鸿山舣舟吴门，见邻舟一人独设酒一壶，斟以巨觥，科头向之极骂。既而奋袂举觥作欲吸之状，辄攒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饮不能故也。鸿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肃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方洽，学士浮白属之，不觉尽一觞，因大笑极欢。日暮复大醉矣。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

【唐伯虎佣书得美婢】 唐伯虎见华学士家婢艳丽，因请留其家为佣书，改名华安，得婢女桂华。婚后数日，唐伯虎与桂华逃至阊门。华久寻不得。后华至阊门，见书肆中一人极象华安。问当地人，告知是唐解元。华谒唐伯虎，唐开始只唯唯，不声明自己即是唐伯虎。酒过数巡，召婢女拥出新娘桂华。华与唐伯虎相与大笑而别。冯梦龙《古今谭概・佻达部》：“唐子畏往茅山进香，道出无锡，晚泊河下，登岸闲步，见肩舆东来，女从如云，中有丫环尤艳。唐迹之，知

是华学士宅。因逗留请为佣书，改名华安，复宠任，谋为择妇，因得此婢，名桂华。居数日，为巫臣之逃。华令人索之不得。久之，华偶至阊门，见书肆中一人，持文翻阅，极类安，私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谒，审视无异。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终难启齿。唐命酒对酌，华不能忍，稍述华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华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华不安，欲起别去。唐曰：'少从容，当有所请。'酒复数行，唐命烛导入后堂，召诸婢拥新娘出拜。华愕然。唐曰：'无伤也。'拜毕因携女近华，曰：'公向言某似华安，不识桂华亦似此女否？'乃相与大笑而别。"

【唐伯虎醉免风流祸】 唐伯虎应试南都期间，与某挥使女儿订有幽会之书。后因出游开箧，其友人窥见此书，将其偷偷取出。在约定幽会之日的当夜，友人招唐伯虎狂饮，唐推辞不得，颓然大醉。其友冒充唐伯虎前去幽会，被挥使发觉，男女俱被杀。等到唐伯虎酒醒，暗赴其期。行至中途，听到某挥使家奸情事发杀人，大惊，急忙逃走避祸。唐仲冕《六如居士遗事》引《锡山孙奇生谈》："伯虎应试南都，偶因出游，见楼上一美人，以目挑之。伯虎亦致殷勤焉。美人者，某挥使女也，慕伯虎才名，暗以手书订桑间之约，期以八月十五试毕赴之。伯虎因浪游出，偶为友人发其箧中私藏，蓦见此书，即怀之。伺毕试夜，其友盛招宾客，留连伯虎，酌以兕觥。伯虎坚辞不得，颓然一醉。其友冒往，与其女欢洽。已为挥使所觉，男女俱被杀。比伯虎醒时，漏下四鼓矣，因暗赴其期，中途喧传某挥使家，以奸情事发杀人。伯虎大惊，趋避，免于难。"

【唐伯虎祝枝山戏文征明】 唐伯虎、祝枝山和文征明同游竹堂寺。事前，唐派人持金对寺旁的劣妓说，文君欲来此，其人喜欢狎邪，你们之中如能得其欢心，即以此金为酒资。妓女听信这番话，等文来，争先献媚，牵衣扯袖不肯放。弄得文五色无主。见唐、祝在旁偷偷笑，方悟出是二人戏弄他。冯梦龙《古今谭概·儇弄部》："唐伯虎、祝希哲与文征仲气谊甚深，而情尚迥异，两公每欲戏之。一日偕游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预使人持束金示之。嘱云：'此来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游，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辈有能得其欢者，即以此金为酒资矣。'妓信之。伺文至，争先献笑，牵衣挽袂，坚不肯释。文五色无主，见唐、祝匿笑，悟曰：'两公谑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神祇不责唐伯虎】 唐伯虎雪天读书山寺中，用佛庐中的木牌位烧饭吃。因见隔壁一贫士可怜，分食给他。贫士效唐伯虎，也烧木牌位烤火。岂知回去后大病，为神祇训斥。贫士争辩说，此事唐伯虎先干，为何偏偏责备我。神祇说，唐伯虎可以，你怎么敢学他？褚人获《坚瓠秘集》卷二："唐伯虎读书山寺，积雪

无聊，惟村犬取佛庐中木牌位作薪煮食之，狂饮浩歌自乐。邻寓一措大窥之，伯虎怜其寒寂，分啖数脔。措大拾余木置炉中煨火。归即大病，为鬼语词责之曰：'我寺之伽蓝神也。'措大辩曰：'事由唐寅，奈何偏苦我耶？'神曰：'唐寅则可，汝何人敢效唐寅？'"

【唐伯虎拒宁王笼络】 唐伯虎有才名，宁王朱宸濠邀其至江西，重加礼遇。唐伯虎察宁王有异志，遂假装疯癫，赤身裸体，使宁王不能忍受，放其还。不久宁王反，唐得免于难。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宸濠甚慕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余，见其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差人来馈物，则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不久而告变矣。盖六如于大节能了了如此。"

【唐伯虎晚年寡出】 唐伯虎晚年罕与人交往，即使与文征明等好友亦不多晤面。惟求画者携酒来访，则与之酣饮。虽卖画为生，却分文不苟取。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六如晚年亦寡出，与衡山虽交款甚厚，后亦不甚相见。家住吴趋坊，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其诗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之句，风流概可相见矣。"

【文征明怜贫】 文征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征仲，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能诗，书画尤著名。有人拿来假画要求甄别，他都说是真迹，认为这是穷苦文人谋生的手段，不必过于认真。张岱《快园道古》卷一："文征仲书画盛行，有以赝笔就正者，必曰'真迹'。有人问其故，曰：'卖画求售，是必贫子。我一言阻之，举家受困矣。'"

【文征明性不近妓】 钱同爱请文征明泛舟石湖，知文不喜妓女，故意藏妓于船尾。等船开，使妓女出。文一见，慌忙要上岸。钱命船速开。文窘迫之中，想到钱喜清洁，即把臭不可闻的裹足布披在钱头上。钱不堪忍受，只好让船靠岸，放文上去。冯梦龙《古今谭概·儇弄部》：钱同爱"一日请文征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于舟尾。船既发，乃出之。文一见，仓惶求去。钱命舟人速行，文窘迫无计。钱平生极好洁，有米南宫、倪云林之癖。文真率不甚点检服饰，其足纨甚臭，至不可向迩。文即脱去袜，以足纨玩弄，遂披拂于钱头面上，钱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纵文登岸。"

【文征明不拜严嵩】 文征明为人耿介，不喜与达官贵人往来。一次，严嵩经过苏州，特地去看文征明，文征明也不去回访。顾璘以为不如此不足为文征明。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东桥一日语余曰：'昨见严介溪说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对他说道，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看别个也罢，成得个文衡山么?'此可所谓名言。"

【王磐赋诗嘲李梦阳】 王磐(1470?—1530?)，字鸿惭，号西楼，高邮(今属江苏)人。相传嘉靖初，王磐与李梦阳饮于杨文襄处。李为人傲慢，不理王磐。王分赋吟诗，嘲李梦阳。李默然而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相传嘉靖初，李空同就医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饮杨文襄，西楼短衣下坐，空同傲不为礼，西楼分礼，得老人灯，应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还自心头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随儿女闹元宵。'空同心知其嘲，默然而罢。"

【王磐失鸡】 王磐喜怒不形于色，其家曾走失鸡，王磐戏作《满庭芳》词解嘲，意思是别人偷吃了他的鸡，使得他"免终朝报晓，睡到日头高"云云。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二："王西楼喜愠不形于色，其家尝走失鸡，西楼戏作《满庭芳》云。"

【都穆除夕绝粮】 都穆，字玄敬，弘治进士。他喜欢救人之急，尤爱食客，有时钱财尽，甚至典衣换货。一年除夕，都穆断粮，写诗寄故人朱尧民，尧民有钱千文，分半赠都穆。褚人获《坚瓠辛集》卷二："一岁除夕绝粮，作诗寄故人朱尧民曰：'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毡，君肯太仓分一粟，免教人笑灶无烟。'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遂分半赠之。"

【都穆抱病坐书室】 都穆抱病坐书房中，有人劝他休息，都回答，不如此就无人来求作文，送润笔之资。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一："都南濠(穆)生平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坐书室中。人有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索润笔矣。"

【李梦阳作诗刻意求工】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作诗刻意求工，一句不工，即弃之不录，何景明为他感到可惜，他却处之泰然。张岱《快园道古》卷二："李空同作诗，一句不工，即弃去不录，何大复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终久还来。'"

【李梦阳唾骂寿宁侯】 李梦阳为户部郎时，上书抨击寿宁侯张鹤龄被下狱，后赦免。一天傍晚，李梦阳在街上遇寿宁侯，大骂并以鞭梢击落其齿。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遇醉侯于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梢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隐忍而止。"

【李梦阳出对】　李梦阳督学江右时，偶遇一生也名梦阳。李对他说，我出一对，你对得好，则放你。李出对后，该生应声而对。梦阳称赏其对得好，列名于前。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三："李空同督学江右，一生偶有名梦阳者。唱名时，空同曰：'尔安得同我名？出对试之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对佳则释汝。'生应声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空同称善，置之前列。"

【李梦阳缚水神投水】　李梦阳不信神。有次欲渡江，有司请先祭祀水神。李怒，命缚水神投于江，说这是"得其所哉"。冯梦龙《古今谭概·越情部》："李梦阳督学江右，渡江，有司请祀水神。公怒，命从者缚神投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梦阳诗刺刘瑾奢淫】　明正德年间，在司礼太监刘瑾主持下，占地数百顷，费钱数十万，在北京朝阳门外修建玄明宫，以为正德皇帝祝福。后来又占用猫竹厂土地五十余顷，仅此一项就拆毁民居一千九百余家，又挖掘坟墓二千五百余座，筑室移民，听其宿倡卖酒，还美其名曰"供赡玄明宫香火"。为此，李梦阳作《玄明宫行》以讥之。诗中有云："今冬有人自京至，向我道说玄明宫。土木侈丽谁办此，乃令遗臭京城东。""神厂择木内苑竭，官坑选石西山空。夷坟伐屋白日黑，挥汗如雨斤成风。""人心嗟怨入骨髓，鬼也孰复安高崇。""前七子"的另一位首领何景明及另一位诗人韩邦靖亦有《玄明宫行》。

【王廷相爱名】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郑善夫不认识王廷相，所作《漫兴》，称道王廷相的诗。郑死后，王廷相知道了此事，非常感动，不远千里祭奠郑，并刻其遗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郑郎中善夫初不识王仪封廷相，作《漫兴》十首，中有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后郑卒，王始知之，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为经纪其丧，仍刻其遗文。人之爱名也如此。"

【康海救李梦阳】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陷害李梦阳，将其投入狱中。梦阳致书康海求援。康海面谒刘瑾，而刘因康海是他的同乡，又慕康之文才，早就有罗致康海到自己门下之意，现在见其不请自来，屈尊求情，不由得大喜过望，于是便将李梦阳释放了。《明史·李梦阳传》："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以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

【康海作杂剧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一向清高自持，不肯与刘瑾结交，但

为了营救李梦阳于危难之中，便毅然挺身而出，求见刘瑾，使李梦阳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刘瑾失势倒台，康海被作为刘瑾一党而受到牵连，废黜为民。而此时的李梦阳本该挺身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报答康海的救命之恩，但他却袖手旁观，缄默不语，终于使得康海为救他而遭到不白之冤。康海于气愤之余，便作《中山狼》杂剧，讽刺李梦阳之忘恩负义。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沈德符《顾曲杂言》亦谓："康对山（康海）之《中山狼》，则指李空同（李梦阳）。"

【张打油语】 汴之行省掾一参知政事，厅后作一粉壁，雪中升厅，见有题曲于壁上者："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参政大怒，左右回答说是张打油写的。张打油被押上堂，回答说："某虽不才，素颇知诗，岂至如此乱道？如不信，试别命一题如何？"当时南阳被围，请禁兵出救，即以为题。张打油应声曰："天兵百万下南阳。"参政说："有气概！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成下三句。张打油接着说道："也无救援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爷的哭爷，哭娘的哭娘。"依然与前作同一腔调。参政大笑而舍之。李开先《词谑》谓："（张打油）以是远迩闻名，诗词但涉鄙俗者，谓之'张打油语'，用以垂戒。"

【边贡醉歌】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边贡醉后，使二人扶着唱歌，观者如堵，不以为怪。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扶路唱乐，观者如堵，了不为怪。"

【边贡应对窘迫得继妻帮助】 边贡多侍姬，继妻胡氏常反目。一日宴客，客出令，边不能对，窘迫之际，胡氏写五字于纸片，边贡以此对之，坐客大笑。冯梦龙《古今谭概・谈资部》："边尚书贡继妻胡氏，能通书义。边多侍姬，胡尝反目。一日宴客，客举令曰：'讨小老嫂恼。'边不能对。胡以片纸书'想娘狂郎忙'五字，云：'何不以此对之。'坐客大笑。"

【边贡金石古文毁于火】 边贡有求书癖，所藏金石古文甚富，不幸遭火灾被毁。边仰天大哭，从此得病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边贡"癖於求书，搜访金石古文甚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丧我也！'病遂笃，卒年五十七。"

【王廷陈自呼为海内名士】 王廷陈，字稚钦，少有奇气，为文顷刻便就，但好玩耍，性格又倔强，父亲鞭打他，便大叫："大人为何虐待海内名士。"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王稚钦少为文，顷刻便就，多奇气，然好狎游、粘竿、风鸢诸童

子乐。又蹶不可驯，父母挟扑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

【王廷陈家居自放】 王廷陈削职归田后，越发狂放。达官贵人来，廷陈蓬首垢足着四服接待。有时则穿着别致的衣服，啸歌于田野间。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家居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好见者，廷陈多蓬首垢足囚服应之。间衣红纻窄衫，跨马或骑牛，啸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者。"

【何景明傲诞】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恃才傲物，不妄与人交。参加宴会，常闭目独坐，不与其他客人交谈，有一次甚至把便桶也带到宴会上去。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东桥言：何大复傲视一世，在京师日，每有燕席，常闭目坐，不与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隶人携圊桶至会所，手挟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何景明李梦阳互相诋諆】 何景明与李梦阳齐名，二人原先交情甚好，成名后竟互相诋毁，因文学主张不同，各立门户，互不相让。《明史·何景明传》：梦阳与景明"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梦阳主摹倣，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

【吴下四子】 明弘治(1488—1505)年间吴县(今属江苏)诗人徐祯卿、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之合称。又作"吴中四才子"。《列朝诗集小传》云："昌谷（徐祯卿)少与唐寅、祝允明、文璧(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

【曲子相公夏言】 夏言(1482—1548)，字公谨，贵溪(今属江西)人。嘉靖时曾为首辅。善为南北曲，人称"曲子相公"，以比于五代之和凝。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云："明夏文愍公善南北曲，亦号'曲子相公'。"

【乐王陈铎】 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今江苏邳县)人，徙居南京。粗通音律，有散曲集《秋碧乐府》、《梨云寄傲》。一次宴会上，有教坊子弟唱曲。陈铎批评他唱法有误，其人不服。陈铎于是手抱琵琶，自己边弹边唱。教坊诸子弟不禁大为惊服，称陈铎为"乐王"。焦循《剧说》卷六引杨慎《丹铅录》云："陈大声尝为武弁，以运事至都门，客召宴集，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声随处雌黄，其人拒不服，盖未知大声之精于音律也。大声乃手揽其琵琶，从座上快弹唱一曲，诸子弟不觉骇服，跪地叩头曰：'吾侪未尝闻且见也！'称为'乐王'。"

【陈铎牙版随身】 陈铎擅长词曲，曾因事谒徐公。徐公问他能唱吗？陈随即取出袖中牙版，高歌一曲。徐公不屑地说，陈铎不给朝廷做事，牙版随身，多么卑下。周晖《金陵琐事》："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陈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陈遂袖中

取出牙版，高歌一曲。徐公挥之去。哂曰：'陈铎金带指挥，不与朝廷作事，牙版随身，何其卑也。'"

【陈铎善谑】 陈铎善谑，词令幽默，为指挥时常居京师，戏作"月令"，其记二月，谓"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等等。顾起元《客座赘语》"陈公善谑"条："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常居京师，戏作'月令'。惟记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最善形容。化为鞋，更可笑也。"

【前七子】 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的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合称。李、何为其首领。"前七子"论诗、文，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救"台阁体"之弊。"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也并不完全相同，李、何之间还有过争论。其影响前后达百年之久。《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赘，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

【皇甫四杰】 明长洲诗人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的并称。《明史·皇甫涍传》：涍"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

【杨慎少有才气】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即显露才气，曾拟作《过秦论》、《古战场文》，被祖父称为"吾家贾谊"。张岱《快园道古》卷五："拟作《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苍苔之骨'数语，大父极称赏。后命拟作《过秦论》，益大奇之，曰'吾家贾谊也。'"

【杨慎弹琵琶遇李东阳】 杨慎善琵琶，曾于夏夜同乐人携酒坐街市上，酒酣乐作，弹拨至天明。正好李东阳早朝经过，听见琵琶声，一问，知道是杨慎。李东阳下车，杨慎为李再弹琵琶。早朝时到，二人同进宫。退朝后，杨拜揖李。李劝杨不要耽于丝竹。褚人获《坚瓠戊集》卷三："杨用修（慎）少时善琵琶，每日为新声度之。及第后，犹于暑月夜绾两角髻，著单纱半臂，背负琵琶，共二三骚人，携尊酒席地坐西长安街上，酒酣和歌，撮拨到晓。适李西涯早朝过之，闻其声异常流，令人往讯，则云杨公子修撰也。西涯为之下车，用修举卮酒饮西涯，曰：'朝尚早，愿为先生更弹。'弹罢而火城将熄，西涯入朝，用修亦易服而行。朝退，进阁揖西涯及其尊人。西涯笑谓用修曰：'公子韵度自足千古，何必躬亲丝竹，乃擅风华。'自是长安一片月，绝不闻用修琵琶声矣。"

【杨慎因议大礼案谪戍云南】 正德死后无嗣，朱厚熜以叔伯兄弟的身份继位，是为嘉靖帝。嘉靖即位后，迫令臣僚为他生身父母上兴献皇帝、皇太后的尊

号。以杨慎之父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认为不合祖宗礼法，表示反对。嘉靖置廷议于不顾，终于给他父母上了尊号。杨廷和愤而辞职还乡。嘉靖三年(1524)七月，群臣又上疏力争，杨慎带头到宫殿门外摇门大哭，群臣随声嚎啕，嘉靖派兵当场逮捕一百三十四人。杨慎又至金水桥面对群臣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三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余人立即响应，齐到正顺门大呼。当场又有八人被捕。杨慎和群臣又转向奉天门大哭。嘉靖更加恼怒，下令逮捕杨慎等一百九十人下狱，并对四品以上官员停止俸禄，五品以下处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去活来。这次事件，先后有十八人死于刑杖之下，同时贬黜一百八十人。这就是有名的"议大礼"案。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永远充军。三十五年后，即死于戍所。《明史·杨慎传》："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集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

【杨慎双髻插花漫游】 杨慎谪戍云南期间，曾几次行役至四川泸州。在泸州，常酩酊大醉，面傅胡粉，梳双丫髻，满头插花，由门生抬着，伎女们捧酒跟随，在市井四处漫游，毫不在意。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用修在泸州，常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

【杨慎作书妓女前襟】 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期间，喜欢登临山水以排遣愁怀。当地部落酋长平日求杨慎诗、书不得，便以精白绫做成伎女衣裳的前襟，要伎女乘酒间请杨慎题诗。杨慎醉中欣然命笔，酋长便向伎女购得题诗的白绫，装潢珍存。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用修谪滇中，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裓，遣诸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亦知之，便以为快。"

【郭勋作传彰先祖】 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以爱好文艺著称，曾刊刻《水浒传》。在"议大礼"一案中，郭勋因迎合嘉靖帝，得帝欢心，进而谋求进爵为公。于是自撰《皇明英烈传》，极力称扬其先祖郭英战功，几乎与徐达、常遇春相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勋以议大礼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中山。而鄱阳之战，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衍于上前。"

【四皇与三张】 皇甫冲(1490—1558),字子浚;皇甫涍(1497—1546),字子安;皇甫汸(1498—1583),字子循;皇甫濂(1508—1564),字子约。弟兄四人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并有才名,时称"皇甫四杰"。张凤翼与张燕翼、张献翼弟兄三人亦为长洲人,并有才名,时人号为"三张"。所以当时苏州一带人以"四皇""三张"并称。《明史·皇甫涍传》:"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

【谢榛月夜谈诗】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中秋之夜,谢榛与李攀龙、王世贞等边赏月边谈诗。谢具谈诗法始末,李攀龙暗示其不必多讲,谢却谈锋更健,娓娓不倦。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亹亹不辍。月西乃归。"

【谢榛得赵穆王爱姬】 谢榛瞎一目,其貌不扬。赵穆王喜欢他的诗,命所爱贾姬歌谢所作《竹枝词》,并以姬赠之。袁枚《随园诗话》卷八:"明谢茂秦眇一目,貌不扬,而赵穆王爱其诗,酒阑乐作,出所爱贾姬,光华夺目,奏琵琶,歌谢所作《竹枝词》,即以赠之。"

【谢榛老悖】 谢榛年老糊涂,将其模拟李杜的长篇诗歌寄给王世贞。作品十分平庸,但自许甚高,标榜已作合李白飘逸和杜甫沉郁为一,为撮精夺髓之法云云。大为王世贞鄙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谢茂秦年来益老悖,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钝,一字不通,而自为序,高自称许,其略云:'客居禅宇,假佛书以开悟。暨观太白少陵长篇,气充格胜,然飘逸沉郁不同,遂合之为一,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此亦撮精夺髓之法也。'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

【黄峨散曲胜夫婿】 黄峨(1498—1569),字秀眉,四川遂宁人。文学家杨慎之妻。能诗词,尤长散曲。杨慎被流放到云南,黄峨作一七律寄之:"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又作[黄莺儿]一曲:"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残。泥深满眼登临倦,江流几弯?雪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王世贞《曲藻》云:"杨又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李开先藏书词山曲海】 李开先(1502—1568),字中麓,章丘(今属山东)人。其家藏书极富,尤其是词曲书,有"词山曲海"之称。其家有优伶,曾搬演其所著传奇《宝剑记》。其园亭上,有李开先本人所撰的一副对联:"书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声四十人。"其家有一位戏曲老教师,李开先亦撰一副对联褒之:

"年几七十歌犹壮，曲有三千调转高。"明刻本《宝剑记》姜大成《后序》云：
"子不见中麓《宝剑记》耶？又不见其童辈搬演《宝剑记》耶？呜呼备之矣！"

【李开先作曲嘲谑客】 李开先家举行酒令时，常有许多曲家到会。其中袁西野长于北曲，而短于南曲；吕东野长于南曲，而短于北曲；刘修亭盲一目，而作曲板眼最正；另一东野作曲则时或有阙误。为此李开先作曲戏之曰："西野不知南，东野不知北，修亭有板无眼，东野有眼无板。"座客无不鼓掌大笑，以为妙绝。(李开先《词谑》)

【王世贞批评《宝剑记》】 李开先作《宝剑记》传奇，心中很得意。一日他问王世贞，《宝剑记》与《琵琶记》相比如何？王世贞说，《宝剑记》文辞很美，但音律不合，须经改动才能演唱。王世贞《曲藻》："(李开先)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乎？'余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李怫然不乐罢。"

【海岱诗社】 明中期山东诗歌团体。嘉靖十四年(1535)，石成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在益都北丛林中，以诗唱和，结为诗社。后辑所作诗为《海岱会集》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嘉靖乙未丙申间，经以礼部侍郎丁忧里居，田除名闲住，渊甫未仕，存礼等五人并致仕，乃结诗社于北郭禅林，后编辑所作成帙，冠以社约。"

【小瀛洲诗社】 明中期浙江诗歌团体。嘉靖二十一年(1542)，徐东滨于海盐城外筑园名曰"小瀛洲"，邀朱朴、钱东畲、徐东崖、吴南溪、陈勾溪、陈古崖、刘海村、钟西皋、释石林等九人结为"瀛洲十老之会"，又名"小瀛洲诗社"。后又有董梦石、许云村等加入。有《小瀛洲社诗》六卷。陈田《明诗纪事》丁籤卷十四："嘉靖壬寅，徐东滨结小瀛洲社会。"

【锡山四友】 明嘉靖(1522—1566)间无锡诗人华察、施渐、王懋明、姚咨之并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山人懋明》："同时有姚咨者，字舜咨，隐居锡山，教授乡里，与仅初(王懋明)俱客于学士，日相倡和。时以子潜(华察)、仅初、舜咨及施子羽(施渐)为'锡山四友'。"

【吴承恩幼年颖慧】 吴承恩(约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生而颖慧，能画，思维敏捷。陈文烛《花草新编序》："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比长，读书目数行下。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二西园续集》卷一)

【吴承恩得乡前辈赠书】 吴承恩生性聪敏，自幼便有文名。有乡前辈爱其才，以自家所藏书籍，分一半给吴承恩。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宝应有朱凌溪者，弘、德间才子也，有奇子□子价。朱公爱之如己子，谓汝忠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二酉园续集》卷一)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占主导地位的是吴承恩说。《(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苍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吴玉搢《山阳志遗》据此谓："天启时去先生(按：指吴承恩)未远，其言必有所本。"阮葵生《茶余客话》："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西游记》作者丘处机说】 小说《西游记》作者，一部分明清人误指为丘处机。按丘处机为金末元初全真教道士，号长春真人。尝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其徒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因与小说《西游记》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者，又取虞某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乃更滋混淆。然至清乾隆末年，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亦据书中所写"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定为明人所作，排除丘处机一说。

【《西游记》作者吴语方言区人说】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又有吴语方言地区人一说。章培恒在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指出吴玉搢《山阳志遗》、阮葵生《茶余客话》"吴承恩说"据以立论的《淮贤文目》只说吴承恩写过《西游记》，而没有说明此《西游记》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却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之类著作，而绝非通俗小说。这一疑问也需要解释。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从研究方言入手，论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人。

【孙悟空原型为无支祁说】 关于孙悟空的模特儿，有无支祁一说，为鲁迅提

出。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古岳渎经》写到淮涡水神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急，闻视不可久。”大禹治水时，派童律与之战，不胜；派乌木由与之战，又不胜；派庚辰与之战，胜之。庚辰将无支祁颈锁大索，鼻穿金铃，迁移到淮阴的龟山脚下，使得淮水能平安地流入大海。以后，渡水人都携带无支祁图像，免受波涛风雨之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

【孙悟空原型为哈奴曼说】　关于孙悟空的模特儿，又有哈奴曼说。胡适《西游记考证》指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神猴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哈奴曼是猴子国的大将，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能把喜马拉雅山拔起背着走。有一次，哈奴曼飞向锡兰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这个老魔的肚子里，心生一计，把身子变得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后来越变越大，那妖怪的嘴张开竟有好几百里阔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变得极大时，忽然把自己身子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肚里跳上来，不从嘴里出去，却从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是一个文法大家；而《西游记》的前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正是一位白衣秀才。凡此，都使胡适“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周猴擅说《西游记》】　乾隆末叶，江宁每有无业游民，熟谙《西游记》，即挟渔鼓，至诸妓女家，探其睡罢浴余，演说一二回，借消清倦，以此取得些许薄酬。有周某尤长此道，人称“周猴”，曾入京。徐珂《清稗类钞》卷七十七《音乐类·周猴说〈西游记〉》：“擅此者推周某，群呼为周猴。自入京，为某巨公所赏，名益著。某败，猴乃丧气而归。”

【以《西游记》故事为酒令】　清代有以《西游记》故事为酒令者。如“孙行者寻师”令，以幺二为孙悟空，二四为唐僧，二六为八戒，二五为沙僧，等等，可供二十余客。俞敦培《酒令丛钞》卷四《寻唐僧令》述其行法：“孙行者：制得此筹者，满席寻师，余筹须秘。猪八戒：行者须胜一拳收伏，方听使命，可以代拳代酒。沙僧：收伏后代拳代酒。唐僧：寻得者，师徒对饮一杯，完令。”

【民间盛行说《西游》】　乾隆年间，民间盛行说《西游》。诸联（字明斋）《生涯百咏》卷三《说西游》云：“习熟稗官记，檐前说唱忙。通途频踸踔，满口述荒唐。拍得筠筒响，妖精又出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亦云：“大

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

【出租小说可果腹】 清代有人以出租小说为谋生手段。诸联《生涯百咏》卷一《租书》云："藏书何必多，《西游》、《水浒》架上铺；借非一瓻，还则需青蚨。喜人家记性无，昨日看完，明日又租。真个诗书不负我，拥此数卷腹可果。"

【义和团用《西游》人物为咒语】 据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七《宗教类·义和拳》载，义和团咒语多用《西游记》中人物，请他们显灵保佑自己；或者供养神像为护佑。其咒语有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其所供之神，亦有用唐僧、悟空、八戒、沙僧者。

【杨猴子杨月楼】 清末京剧演员杨月楼善武生，唱念做打俱佳，演《西游记》中之孙悟空尤为传神，因此有"杨猴子"之称。徐珂《清稗类钞》卷七十九《优伶类·杨月楼扮猴子》："每扮悟空，如《芭蕉扇》、《五花洞》、《蟠桃会》、《金钱豹》等剧，皆灵活如猴，有出入风云之概，故以猴子见称。"

【归有光屡试不第】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自幼聪明颖悟，二十岁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从嘉靖四年(1525)至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参加乡试六次，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从三十六岁起参加会试，赴考八次均不中，而经他自己计算，这九次考试行程共七万里。归有光文名满天下而屡次下第，天下文士皆为之不平。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六十岁的归有光才考取进士，名在三甲。归有光第七次下第后写《解惑》云："余至是凡七试，复不第。或言翰林诸学士素怜之，方入试，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缺然失望。盖卷格于帘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虽岭海穷徼，语及君，莫不敛衽。独其乡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闻者皆为之不平。"(《震川先生集》卷四)《明史·归有光传》："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

【归有光不服王世贞】 嘉靖后期，李攀龙逝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他地位高，交游广，文名大，天下宗之。当时归有光不过是一个老举子，独对王世贞多所批评，斥其为妄庸人。王世贞不服，而晚年却又心折归有光之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当是时，王弇州踵二李之后，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搘拄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识者谓

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而弇州之迟暮自悔，为不可及也。”

【徐渭叹赏归有光文】 嘉靖末年，山阴（今浙江绍兴）状元诸大绶官翰林学士，曾设宴招待同乡徐渭。入夜以后很久，徐渭才姗姗来迟。诸大绶问以何故，徐渭说在人家避雨，见壁间悬有归有光文，读而爱之，不忍离去。诸大绶吩咐手下人快将归文取来，与徐渭对读，直至天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嘉靖末，山阴诸状元大绶官翰学，置酒招乡人徐渭文长，入夜良久乃至。学士问曰：‘何迟也？’文长曰：‘顷避雨士人家，见壁间悬归有光文，今之欧阳子也。回翔雒诵，不能舍去，是以迟耳。’学士命隶卷其轴以来，张灯快读，相对叹赏，至于达旦。”

【归有光饱蘸朱笔向僚属】 归有光贬官吴兴，每当办公，下属团团围坐案桌旁，归饱蘸朱笔，伸向众人要大家退下，否则便将墨笔洒到众人身上。冯梦龙《古今谭概·迂腐部》：“归太仆有光谪官吴兴。每治事，胥吏辈环挤案旁，几不容坐。归以朱笔饱蘸，捉向诸人曰：‘诸君若不速退，我便洒将来也。’合堂大笑。”

【归有光托梦书贾】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辑其遗文，妄加改窜。书贾童氏夜梦归有光说：“快刻书，如稍拖延就全被涂改了。”书贾在刻成归有光书后，撰文祭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熙甫殁，其子子宁辑其遗文，妄加改窜。贾人童氏梦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缓涂乙尽矣！’刻既成，贾人为文祭熙甫，具言所梦，今载集后。”



【沈炼遗稿若有鬼护】 沈炼（1507—1557），字纯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沈炼先前上疏指斥边臣杨顺滥杀无辜以邀功。后杨顺杀沈炼，布告边民如藏有沈炼遗文，便拘捕问罪。有人收拾沈遗稿，将焚烧之时，突然中风倒地，恍惚见沈炼持剑责骂，此人大惧，将遗稿埋于后园。沈炼冤狱昭雪后，挖出遗稿，即今传《鸣剑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诸生武崇文，敛纯甫遗稿，将火之，忽中恶仆地，恍忽见纯甫峨冠绯衣，手剑叱之，惧而瘗之后圃。事白后，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传《鸣剑集》。”

【张献翼生祭张孝资】 张献翼字幼于，与好友张孝资多效古人越礼任诞之事。孝资生日，献翼生祭之。孝资代表死者受祭时，献翼率领子弟穿着丧衣围着哀哭，并设食祭奠。第二天按丧礼设妓乐再哭，哭罢痛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孝资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资为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环哭，上食设奠，孝资坐而飨之，翌日行卒哭礼，设妓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自是率以为常。”

【周诗妙于方药】 周诗，字以言，昆山（今属江苏）人。妙于方药，作《内经解》有新见。曾游京师，试方药皆灵验。但他却不愿因医术高明而当医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周诗“妙于方药，自谓张仲景而下，不能过。作《内经解》钩致玄旨，不蹈前人。尝之京师，以诗文游公卿间，少试方药皆神验，欲以尚医官之，拂袖而去。”

【周诗唱曲忘接喜报】 周诗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应乡试，才二十一岁。发榜的头天晚上，举子们都翘首盼望，等候消息。周诗却和邻居一道在看戏。到了五更天，他还亲自登场演唱梁辰鱼《浣纱记》中的“范蠡寻春”一段。门外喊“周解元”的声音震天响，他却仿佛没有听到。唱罢下场，这才回去接喜报。焦循《剧说》卷六引《旷园杂志》：“榜前一夕，人皆争踏省门候榜发，周独从邻人观剧。漏五下，周登场歌《范蠡寻春》。门外呼‘周解元’者声百沸，周若弗闻。歌竟下场，始归。”

【周诗题岳庙诗为人称赏】 周诗游武林，题诗于岳庙壁。提学孔天胤读了这些诗，大惊，立即谒周诗，与之定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游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提学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负知诗，阅岳鄂王庙题壁诗，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隶人磐墨扫之，至以言诗，乃大惊，立命驾往谒，与定交。”

【梁有誉刺嘉靖学道求仙】 嘉靖帝一心学道求仙，于是方士多进药。如陶世恩进小涵丹，陶仿进九白兜肚香袍，刘文彬进经验仙丹，王兆先进百花酒以暖丹田，申世文进天水生元丹，高守中进三元丹，陶仲文进先天丹铅，等等。为此“后七子”之一的梁有誉（1522?—1566）作《汉宫词》以刺之：“云币蓬莱迎玉辇，星连阁道闪朱旗。仙娥引烛祈年夜，内史催词礼斗时。赤雁新传三殿曲，青鸾多集万年枝。蕊宫别有欢娱处，春色人间总未知。”（陈田《明诗纪事》己籤卷二）

【李先芳愤诗名不著】 李先芳（生卒年不详），字伯承，濮州（今山东鄄城附近）人。李先芳早年诗名超过李攀龙，晚年，诗名不及李攀龙、王世贞，不入“五子”、“七子”之目。李为此愤愤不平，酒后耳热，后进少年故意用言语激之，李往往瞪目咬牙，不欢而罢。邢子愿访吴归，李同他谈完诗坛旧事，气愤得拍桌翻酒杯，弄得人家不敢作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伯承晚年每为愤盈，酒后耳熱，少年用片语挑之，往往努目嚼齿，不欢而罢。邢子愿以台使按吴，访弇州而归，伯承与极论其始末，语已目直上视，气勃勃顾颊间，拍案覆杯，酒汁沾湿，子愿逡巡不敢应。”

【沈明臣铙歌诗刻于烂柯山】 沈明臣，字嘉则，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胡宗宪

督师平倭，曾在烂柯山宴饮将士。沈明臣作饶歌十章，援笔立就，并洒酒高吟。胡大为称赏，命刻石置山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尝宴将士烂柯山上，酒酣乐作，请为饶歌十章，援笔立就，洒酒高吟，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少保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命刻石置山上。"

【王叔承奉佛不戒酒】 王叔承(生卒年不详)，初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吴江(今属江苏)人。王叔承母奉佛，他也奉佛，但喜饮而不能戒酒，因此对母诡称佛称酒为米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母好奉佛，承父亦奉佛，弗能戒酒，诡其母曰：'佛所谓米汁也。'"

【冯惟敏得王慎中赏识】 冯惟敏(1511—约1580)，字汝行，号海浮，青州临朐(今山东临朐)人。嘉靖十六年(1537)，一次乡试成举人。识拔冯惟敏的，便是当时督学山东的"唐宋派"大家王慎中。《临朐县志·冯惟敏传》："晋陵王慎中督学山东，自谓无书不读，少所推许，及见惟敏文力，大赏异，以为其才不能逮也。"

【茅坤护短】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茅坤对于同时代作家，最佩服唐顺之。胡绩溪曾拿徐渭文章给茅坤看，假称是荆川，茅称叹不已。后知是徐渭文，拿来再看，便改口说："也是名手，可惜后半稍弱。"为自己的鉴赏力欠精而掩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顺甫于同时，惟推荆川一人，胡绩溪尝以徐文长文示之，诡示荆川，顺甫赞叹不已，曰：'非荆川不能作。'已而知为文长也，复取视曰：'故是名手，惜后半稍弱，不振耳。'其自负护前如此。"

【李攀龙食馒头】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食馒头，要求有葱味而不见葱。只有他宠爱的蔡姬用特殊方法做的馒头，他才肯食用。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五："李沧溟食馒头，欲有葱味而不见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馅，而留馒头上一窍，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面塞其窍。"

【李攀龙不乐代人撰文】 李攀龙为陕西按察副使，乡人殷者来巡抚，狂傲无礼，檄令李代为属文。李大为愤怒，上疏告归。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于鳞为按察副使，视陕西学，而乡人殷者来巡抚。殷以刻核名，尤傲而无礼，尝下檄于鳞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鳞不乐，移病乞归，殷固留之。入谢，乃请曰：'台下但以一介来命，不则尺牍见属，无不应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谢过，有所属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复移檄，于鳞恚曰：'彼岂以我重去官耶！'即

上疏乞休，不待报竟归。”

【李攀龙造白雪楼】 李攀龙造白雪楼，分三层，最下为接客处。楼四周环水，有人来访，先需投其所作诗文，得到许可，方准以小舟渡水至楼。否则，就叫人家快回去读书。丁元荐《西山日记》：“李于鳞解组后构白雪楼，楼三层：最上其吟咏处，中以居一爱姬，最下延客。四面环以水，有山人来谒，先请投其所作诗文，许可，方以小舴艋渡之。否者遥语曰：亟归读书，不烦枉驾也。”

【徐中行好客】 徐中行（?—1578），字子与，号龙湾、天目山人，浙江长兴人。徐中行好客，特别喜欢年青美貌者。一客貌甚不扬，经诗人蔡子木介绍去见徐中行。徐很高兴地邀请其入内，一见其貌，愕然之余大笑而止，作诗嘲之。褚人获《坚瓠癸集》卷四：“嘉靖中长兴徐子与好客，尤喜少年美丽者。一客丑甚，自负能诗，介蔡子木荐之子与。子木作书，盛言客可喜状。以家人将之，恐客之窥书而求易也。子与得书大欢，亟延入，既见子与，愕然笑哑哑不止，赠以诗，有‘自信金声能掷地，谁知玉貌不如人’之句。客犹得意传示为重。”

【吴国伦以鼾声和蔡诗】 吴国伦（1517—1578），字明卿，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人。一次，吴国伦、王世贞、蔡汝楠、谢榛等饮酒，席间，蔡高歌他的夔州诸咏。刚发声，吴即熟睡，鼾声与歌声此起彼伏，令蔡面如土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谢（榛）时再游京师，诗渐落，子木数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诸咏，亦平平耳。甫发歌，明卿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虽予辈亦私过之。”

【后七子】 明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的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合称。李、王为其首领。“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与“前七子”基本相同，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七子”内部看法也有差异，且有发展和变化。在“后七子”影响下，又产生了不少小的流派。《明史·李攀龙传》：“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

【明四大家】 “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及“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龙的并称。《明史·李梦阳传》：“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徐渭为胡宗宪所重】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布衣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有奇才，为中丞胡

宗宪所重。文长每见，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幕中有急事，急召徐渭，徐渭大醉，无法应召。胡听说后反大为称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督府势严重，文武前吏莫敢仰视。文长戴敝乌巾，衣白布澣衣，非时直闯门入，长揖就坐，奋袖纵谈。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开戟门以待。侦者还报，徐秀才方昵饮，大醉叫呶，不可致也。少保闻顾称善。"

【徐渭作赋援笔立成】 徐渭文思敏捷，才情横溢。曾于某乡绅筵上即席作赋，洋洋洒洒，在场之人无不叹服。袁宏道《徐文长传》云："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徐渭不乐礼法】 张元忭，字子荩，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翰林侍读，与徐渭友善。徐渭因误杀妻而下狱，张元忭多方奔走回护，得以免死。徐渭心感元忭之德，在北京时，特住元宅旁，来往密切。但元忭导以礼法，徐渭听了十分不快，还因此旧病复发。陶望龄《徐文长传》："然性纵诞，而所与处者，颇引礼法，久之心不乐。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糜吾肉。'遂病发弃归。"

【徐渭与犬同住】 徐渭在京城居住时，仇视礼法，深恶而痛绝之，甚而至于愤然同狗共居一室，并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已吃够了谷物，所以竟不吃谷物类食物长达十年之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谓："挟一犬与居，绝谷食者十年。人问之，曰：'吾啖之久，偶厌不食，无他也。'"

【徐渭哭张元忭】 徐渭虽然不听张元忭的劝导，不乐礼法，但对张元忭并非没有感情，故当张元忭的死讯传来时，徐渭仍然前去吊唁，痛哭流涕，尽哀而去。《明史·徐渭传》："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而去。"

【徐渭佯狂】 徐渭晚年，悲愤益深，佯狂益甚。凡达官贵人至其门，皆拒而不纳，因此更招致许多人的嫉恨。陶望龄《徐文长传》："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

【徐渭与下人共饮】 徐渭晚年佯狂益甚，达官贵人至其门，皆拒而不纳，但与下层人物却颇为相得，常在家或至酒楼，招下人共饮。陶望龄《徐文长传》："日闭门与狎者数人饮噱。"(《歇庵集》卷十二)袁宏道《徐文长传》："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袁中郎全集》卷十一)

【徐渭王骥德比邻成知己】 徐渭与王骥德(?—约1623)都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二人所居，仅一墙之隔。徐渭作《四声猿》时，每写完一剧，即邀请

王骥德至家，高声吟唱一遍，意气扬扬自得。王骥德举出其中警句，表示称赏，徐渭便举大杯痛饮，引其为知音。其中《女状元》一剧，还是徐渭请王骥德提供素材，而后写成的。王骥德《曲律》卷四："先生（徐渭）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

【徐渭精神失常自杀未遂】 徐渭在胡宗宪幕府，颇受信任。后胡宗宪因事被治罪，徐渭精神失常，几次自杀未遂。陶望龄《徐文长传》："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歇庵集》卷十二）

【徐渭杀妻入狱】 徐渭先娶潘氏，潘氏亡后，继娶张氏。隆庆元年(1567)，疑张氏有外遇而杀之，遂下狱，论死，后得友人救护得免。陶望龄《徐文长传》："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为文自铭其墓。"（《歇庵集》卷十二）

【徐渭不为官吏写一字】 徐渭善诗文书画，尤长于行草书。但平日不轻作，尤其是官吏求字，更常是一字不予。陶望龄《徐文长传》："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袁宏道《徐文长传》："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女状元对男王后】 徐渭《四声猿》杂剧中有《女状元》一剧，写四川才女黄崇嘏女扮男装应试，得中状元的故事。王骥德作有《男王后》杂剧，写南朝时陈子高容貌美丽，宛然如女，梁末避乱，为临川王陈蒨所得，令作女妆，立为王后事。当时有人认为《女状元》与《男王后》是绝好的一副工对，遂将二剧一并刊行。王骥德《曲律》卷四："今好事者以《女状元》并余旧所谱《陈子高传》称为《男皇后》，并刻以传，亦一的对，特余不敢与先生匹耳。"

【徐渭自评艺文次第】 徐渭多才多艺，诗文书画无不精美绝伦。他自己评论次第，以书法为第一，依次为诗、文、画。《明史·文苑传》："谓天下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徐渭誓不与王李同党】 王世贞、李攀龙等倡为诗社。他们凭借官位排挤布衣，徐渭对此深恶痛绝，誓不与他们同流。《明史·文苑传》："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

【徐渭显灵】 徐渭青藤书屋故址中有其塑像。传说每逢科举之年，有人借寓读书，徐渭必显灵。如考中，则红袍而出，否则为青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中有先生塑象，举家崇祀甚谨。此屋每遇科场之岁，尝有人借寓读

书，先生必显灵异。如有人入彀者，则红袍而出，否则青衿也。"

【胡缵宗因诗陷狱】　胡缵宗(约 1521 年前后在世)，字孝思，泰安（今属山东）人。曾任山东巡抚、河南巡抚。明武宗幸楚时，胡缵宗曾作一七律记其事，其末联云："穆天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后因他事被罢官，家居数年。有仇人指诗中"穆天"、"湘竹"二语有怨望、咒诅意，胡缵宗因而被捕下狱，论死。当时胡已年近八十，毫不恐惧，作诗咏锦衣卫狱中八种刑具，题为《制狱八景》。众人争夺其笔，劝其再不要作诗。胡淡然一笑，吟诵不辍。众人皆佩服胡之意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胡副都缵宗》："户部主事王联者，孝思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为户部主事，犯法当死，思告讦以自脱，从狱中上书，指孝思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为怨望咒诅。世庙大怒，捕下狱。""孝思在狱中，取锦衣狱中柱械之类，作《制狱八景》诗。众争咎孝思，掣其笔。孝思笑曰：'坐诗当死，不作诗得免死耶？'""人谓孝思意气，殆不减苏长公也。"

【梁辰鱼因《浣纱记》受辱】　梁辰鱼(约1521—约1594)所作传奇《浣纱记》，演西施故事，颇具盛名。《浣纱记》初出时，梁辰鱼曾到青浦县做客。当时的青浦县令是著名文人屠隆(1542—1605)，他尊梁辰鱼为上客，让艺人在酒席上演出《浣纱记》以助兴。每逢唱到剧中佳句，他就举大杯向梁辰鱼敬酒，梁亦开怀畅饮。演到《出猎》一出，有"摆开摆开"之语，屠隆说是恶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污水，以大酒杯罚了梁辰鱼三杯。梁辰鱼呕吐不已，次日便不辞而别。屠隆每说及此事便大笑，十分得意。沈德符《顾曲杂言》："《浣纱》初出时，梁游青浦，屠纬真(屠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屠厉声曰：'此恶语，当受罚！'盖已预储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大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为得意事。"

【歌儿舞女不见梁辰鱼以为不祥】　梁辰鱼《浣纱记》问世以后，不胫而走。王世贞《嘲梁伯龙》写道："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潘之恒《白下逢梁伯龙感旧》写道："梨园处处按新词。""填词赢得万人传。"反映出梁辰鱼作品当日的影响。当时的歌儿、舞女，不见梁辰鱼，自以为不祥。梁辰鱼教人唱曲时，设一大案，自己面向生，学曲者序列左右，递相唱和。《浣纱记》剧本当时还流传到海外，但梁辰鱼亦从此不再创作剧本。焦循《剧说》卷二引《蜗亭杂订》云："梁伯龙风流自赏，修髯，美姿容，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

【汪道昆诗嘲吴国伦二子】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一字玉卿，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今属安徽)人。汪道昆与吴国伦友善。吴有二子，身材矮胖，喜诙谐，二人拜谒汪道昆，辞别时，请汪赠言。汪乃口占一诗，形容二子"身如泥塑面如盆"，并比之为"壮江豚"。褚人获《坚瓠丁集》卷一："吴明卿（国伦）二子皆肥而矮，并饶才致，喜谈谑，尝往谒汪伯玉，辞归索赠言。伯玉知其好诙谐，乃口占云：'泰伯由来有后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双肥水特，拜风两个壮江豚。并肩尽教填深巷，独立还堪塞大门。'其弟自谓稍清于兄，乃启伯玉曰：'小侄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别。'伯玉应声曰：'正无结句，只以兄此念足之：县知袅娜无君分，不必争长踮脚跟。'"

【汪道昆大言谤苏轼】 汪道昆与姜宝等会饮于武昌黄鹤楼。汪口出大言，诽谤苏轼文章一字不通，为低等秀才。众人皆愕然。数日后，汪又大言如初。姜宝笑谓自己访问过蜀中官员，秀才中并无此人。众人都哄堂大笑，汪竟毫无愧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伯玉举杯大言曰：'蜀人如苏轼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当以劣等处之。'众皆瞬眙，姜亦唯唯而已。后数日，会饯，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应之曰：'访问蜀中胥吏，秀才中并无此人，想是临考畏避耳。'众为哄堂大笑，伯玉初不以为愧。"

【王世贞幼显异才】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王世贞十余岁时，就已显露异才。世贞从骆行简先生受《易》学。骆先生分韵教其诗，得"漠"字，世贞辄成佳句，令骆先生大奇。同时，世贞读《史记》、《汉书》、李杜诗，虽不能尽解，却往往欣然有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余十五时，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戏分韵教余诗，余得'漠'字，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然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窃读之，毋论尽解，意欣然自愉快也。"

【王世贞悔评汪道昆】 王世贞先前在自己的书中品评汪道昆之文"简而有法"。晚年，两人同在兵部任职，人们称"两司马"，比作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王世贞很不高兴，后悔当年说过的话。《明史·文苑传》："世贞笔之《艺苑卮言》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麟，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王世贞荐属吏】 王世贞推荐一个经常骂他的人为属吏。有人认为这是开了不良的先例。王则不以然，说，我不荐他，他更骂我。冯梦龙《古今谭概·越情部》："王元美镇郧，荐一属吏，乃其乡人常詈公者。或曰：'自今以往，凡求荐

者，皆詈公矣。'元美笑曰：'不然。我不荐彼，彼更詈我。'"

【王世贞触怒严嵩】 王世贞在刑部时，曾执法搜捕一名藏匿在锦衣都督陆炳家中的阎姓罪犯，陆炳托严嵩代为求情，王世贞不许。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劾严嵩"十大罪"、"五奸"，被严嵩反诬入狱。王世贞常送汤药为杨继盛治刑伤。杨继盛论死，临刑前，杨妻张贞上疏申诉并请以身代夫命，王世贞帮助起草、修改。杨死后，王世贞帮助办理丧事。这些都招致严嵩的切齿痛恨，成为日后严嵩陷害王世贞之父王忬的原因之一。《明史·王世贞传》："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

【王世贞命优人演《鸣凤记》】 《鸣凤记》剧初成时，王世贞命优人演出，邀县令同观。县令看见是讽刺严嵩父子的戏，吓得面孔变了色，起身告谢，想溜之大吉。王世贞不慌不忙地拿出邸抄给县令看，告诉他严嵩父子已经阴谋败露，被朝廷问罪。焦循《剧说》卷三："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马伶演活严嵩】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祖上是西域人，当时人称"马回回"。明末，南京戏班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兴化部和华林部。一天，徽商召这两个戏班对台唱戏，观众极多。兴化部在东边，华林部在西边，演出的剧目都是传奇《鸣凤记》。演至前半，还是功力悉敌，不相上下。演到《河套》一出，兴化部演奸相严嵩的是马伶，华林部演奸相的是李伶。越往下演，观众越是移坐向西，东边的观众越走越少，兴化部没有演完就提前散场了。原来马伶因自己的演技不及李伶，已换衣逃走了。马伶是兴化部的主要演员，华林部声名大震。三年后，马伶归来，要求与上次一样与华林部对演《鸣凤记》。演到《河套》一出，马伶演得出神入化，李伶甘拜下风，俯首称弟子。后来有人请教马伶成功的秘诀。马伶说这是在当今某宰相身旁当了三年门卒的结果。侯方域《马伶传》叙马伶语云："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1522—1566)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张表示不满，提倡唐宋文，主张文章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在语言上亦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茅坤所编的选本《唐

宋八大家文钞》影响较广。《明史·王慎中传》："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茅坤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

【张凤翼为母寿作《祝发记》】 万历十四年(1586)，张凤翼六十岁，其母八十大寿。张凤翼作《祝发记》，演徐孝克卖妻断发孝养事，以为其母祝寿。其剧境趣凄楚逼真，布置安插，段段皆好，有人称为是张凤翼所作七个剧本中最佳之作。明顾起元《顾曲杂言》云："丙戌(万历十四年)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则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顺矣。"

【张凤翼为得润笔金而作《平播记》】 张凤翼暮年，值明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大将李应祥请张凤翼为作传奇以夸已功，润笔费甚丰，张凤翼作此记不免夸大其词，为人所讥。今其作亦不传。顾起元《顾曲杂言》云："(张凤翼)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

【李贽有洁癖】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晋江(今属福建)人。有洁癖，喜扫地，身体、衣裳都反复洗濯，容不得一丝不洁。袁中道《李温陵传》："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裾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择友而谈】 李贽交友，选择很严。有俗客来，一交谈便令其远坐，因嫌其臭。在知心朋友面前，谈笑风生，遇到合不来的人，便一言不发。袁中道《李温陵传》："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解衣大叫奋笔疾书】 李贽对所读之书，如《离骚》、《史记》、《汉书》、陶渊明、谢灵运、柳宗元、杜甫诗，直至宋词元曲、稗官小说等等，皆抄写为善本，逐字雠校，并加评注。又喜爱书法，每当研墨展纸，便解衣大叫，然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袁中道《李温陵传》："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容许女子听讲】 李贽在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讲学时，时常有女子前来听讲。有人认为女人见识短，不可学道，李贽便加以驳斥。李贽此举，又遭到麻城、黄冈一带道学家的诽谤与攻击。彭际清《李卓吾传》："时有女人来听

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见亦有男女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既而麻、黄间士大夫皆大噪，斥为‘左道惑众’，欲逐去之。”(《居士传》卷四十三)

【李贽登城防倭】 嘉靖三十八年(1559)，李贽因父亲亡故，回乡奔丧。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屡经倭寇骚扰，道阻难行，李贽历尽艰险，六个多月才回到泉州。到家后顾不上守孝，便穿着孝服与弟、侄一起日夜登城守卫。城外战火纷飞，城内米价腾涨，李贽一家三十余口，几乎难以活命。李贽《焚书》卷三《卓吾论略》：“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间关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

【李贽痛恶伪学】 李贽平生对那些虚伪的道学家深恶痛绝，认为与其听这些道学家胡说八道，还不如听妓女们唱唱小曲。为此麻城、黄岗一带的道学家对李贽怀恨在心，诽谤李贽伤风败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引袁中道语曰：“平生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

【李贽削发留须】 李贽晚年，嫌留发头痒，又懒于梳理，遂削去头发，而胡须因不碍事而留。袁中道《李温陵传》：“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存，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持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复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而后来张问达的劾疏中，“壮岁为官，晚年削发”也成了李贽的罪名之一（《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百六十九）。

【李贽病中就逮】 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贽因御史马经纶之请，前往通州马家居住。在马家带病作《九正易因》，书成之日，病情愈重。次年，因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劾奏，李贽被捕。卫士刚入门，李贽即知为己而来，卧门板上，催促快行。马经纶愿与其同行，李贽不允，而马竟坚持同往。袁中道《李温陵传》：“《易因》成，病转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

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已独留。'马公卒同行。"(《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受审倔强不屈】 李贽受审时，因病体难支，被侍者扶掖进去，卧于公堂之上。对于审讯者"妄著书"的指责，李贽予以驳斥，连审讯者也赞叹他的倔强。袁中道《李温陵传》："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入狱不忘读书作诗】 李贽入狱后，虽病体难支，仍不忘作诗读书。其《老病死苏》诗云："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昼几黄昏！"其《杨花飞絮》诗云："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不是好汉》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袁中道《李温陵传》："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李贽剃发自刭】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中旬的一天，李贽在狱中叫侍者剃发，乘侍者不备，引刀自割其喉，从容就死，两天后才气绝。袁中道《李温陵传》："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珂雪斋前集》卷十六)

【薛近兖应群妓之请作《绣襦记》】 郑若庸(约1535年前后在世)，字中伯，昆山(今属江苏)人，其所作传奇《玉玦记》，对妓女有所讥讽，据说南京妓院声誉为此大受影响，少年上门的大为减少。妓女们很担心，乃集金数百，请薛近兖(约1544年前后在世)作传奇《绣襦记》，演唐小说《李娃传》故事，借李娃形象以为妓女扬眉吐气。于是妓院门庭又重新热闹起来。焦循《剧说》卷二引《静志居诗话》云："(郑若庸)尝填《玉玦》词以讪院妓，一时白门杨柳，少年无系马者。群妓患之，乃醵金数百，行薛生近兖作《绣襦记》以雪之，秦淮花月，顿复旧观。"

【《金瓶梅》成书于嘉靖说】 屠本畯(卒于1622年)《山林经济籍》谓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谢肇淛《金瓶梅跋》亦云："《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以上诸家皆主"嘉靖说"。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说】 一九三三年七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首先对流行已久的“嘉靖说”提出疑问。他认为“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内’，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一九三四年一月，吴晗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等与明代史实相印证，进一步指出：“《金瓶梅》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年(1568—1606年)。”

【《金瓶梅》作者为大名士说】 《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序说，此书作者系其友兰陵笑笑生。由于古称兰陵的地点有多处，故单凭名号很难断定其人为谁。因此，从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后，关于《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便众说纷纭。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廿公《金瓶梅跋》亦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金瓶梅》作者为绍兴老儒说】 袁中道《游居柿录》云：“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说】 清康熙年间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然缅缅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寒花盦随笔》云：“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阙名笔记》云：“《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蒋瑞藻《小说考证》按语云：“《金瓶梅》之出王弇州，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时代不远，当知其详。乃以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淫故，为贤者讳与？实则《金瓶梅》乃惩淫之书，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门人说】 康熙年间张竹坡批本《第一奇书》谢颐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

【《金瓶梅》作者为金吾戚里门客说】 谢肇淛《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

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

【《金瓶梅》作者为赵南星说】 赵南星，明万历进士，山东高邑人，为东林党重要人物，有人以为《金瓶梅》为其所作。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云："又云赵侪鹤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

【《金瓶梅》作者为薛应旗说】 薛应旗为明嘉靖进士，江苏武进人。曾因忤严嵩谪建昌通判，后任浙江提学副使。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

【《金瓶梅》作者为卢楠说】 卢楠是濬县（今河南浚县）人，太学生，曾被王世贞列为"广五子"之一，才气横放，好使酒骂座，早死。康熙四十七年（1708）《金瓶梅》满文本序说："或曰是书乃明时逸儒卢楠所作，以讥刺严嵩、严世蕃父子者，不识然否？"

【《金瓶梅》作者为李渔说】 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的"在兹堂本"及剜掉"在兹堂"三字的康熙乙亥（1695）本的扉页上均印有"李笠翁先生著"字样。论者认为，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生年太迟，不可能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

【《金瓶梅》作者为李贽说】 一九一六年上海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王仲瞿《金瓶梅考证》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按此《考证》为近人王文濡等托名伪作（参见黄霖《〈金瓶梅〉漫话·〈古本金瓶梅〉与王文濡》）。

【《金瓶梅》作者为明季浮浪文人说】 一九一六年上海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王仲瞿《金瓶梅考证》（近人托名伪作）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

【《金瓶梅》作者为徐渭说】 一九三九年，英国东方学家阿瑟·戴维·韦利为《金瓶梅》英文节译本作序时提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徐渭是最有可能的。"其根据是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关于《金瓶梅》"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一段中的"徐文贞"误认为徐渭，其误显而易见。

【《金瓶梅》作者为兰溪老名士说】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金瓶梅〉零札六题》作此推测。其理由：一、由书中诗词流露的情绪看，此书当经一不得志老名士

之手。二、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三、此"吴侬"，并非苏州一带之吴侬，而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此可从口语考之，亦可从小说中凡饮酒几乎不离金华酒得到佐证。

【《金瓶梅》作者为冯惟敏说】 冯惟敏为嘉靖举人，有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他是山东人，又是嘉靖间名士，故孙楷第认为他即是《金瓶梅》作者(朱星《金瓶梅考证》引述)。

【《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首先提出此说。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等文认为，《金瓶梅》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其理由主要是：一、李开先对词曲等市井文学有极深的爱好和修养。他是"嘉靖八子"之一，同《万历野获编》"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之说不谋而合。二、《金瓶梅》中多处引用李开先所作传奇《宝剑记》中曲文，以及李开先《词谑》所评各家套曲的曲文。三、《金瓶梅》、《宝剑记》对《水浒》故事的改编在思想倾向上颇有近似之处。

【《金瓶梅》作者为贾三近说】 贾三近，明隆庆进士，山东峄县(古称兰陵)人，曾任吏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等职，尝采录寓言为《滑耀编》。张远芬《〈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据此推定贾三近即是"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作者为屠隆说】 屠隆(1542—1605)，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据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一文考证，屠隆祖上曾居常州武进，而武进古称兰陵，他又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因此很可能就是"兰陵笑笑生"。另外《开卷一笑》(又名《山中一夕话》，题屠隆参阅)中有《别头巾文》)包括《哀头巾》一诗、《祭头巾》一文)，同时出现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据此，黄霖认为《金瓶梅》作者是屠隆。

【《金瓶梅》作者为沈德符说】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明万历举人。有《清权堂集》、《万历野获编》等。《万历野获编》中有现存较早有关《金瓶梅》的记载。一九七九年台湾魏子云《金瓶梅探原》说，沈德符"纵非该书的原作者，亦似与'丁巳本'的《金瓶梅词话》有些蛛丝马迹"。后来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魏子云又提出沈德符是"参与改写的作者"中的"首脑人物"，而其原稿，"如沈德符父亲沈自邠、会稽人陶望龄、晋江李卓吾，都有写作此书的可能。"

【《金瓶梅》为集体创作说】 《金瓶梅》是由作家个人创作的，这个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无人提出质疑。人们通常认为，《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

小说由以民间集体创作为主流的阶段向以文人个人创作为主流的新阶段的转变。一九五四年，潘开沛首先提出"集体创作"说。他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中指出，《金瓶梅》不是象《红楼梦》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而是象《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加工成长篇小说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加工而已。他的根据主要是：第一、《金瓶梅》是一部平话，原来就是说书人自己编的，《金瓶梅》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说书人自己的语调。第二、全书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快板、说明，这也是说书的特征。第三、纵观全书，存在不少内容重复、前后矛盾、不连贯、不合理的情况，也可证明此书是许多说书人在不同的时间或相同的时间内个人编撰和互相传抄，不断修改、补充、扩大、演绎的结果。第四、从全书的结构、故事和技巧来看，也可以看出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徐朔方赞同此说，认为《金瓶梅词话》"不是个人创作，它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并进而论证它的写定者便是李开先（《〈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金瓶梅》书名由来】 袁中道《游居柿录》云：《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亦云："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传说王世贞"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

【王世贞家藏《金瓶梅》抄本】 《金瓶梅》初出，以抄本形式流传。除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藏有抄本外，据屠本畯（卒于1622年）《山林经济籍》云：王世贞家藏有《金瓶梅》全本抄本，后佚。王肯堂（字宇泰，江苏金坛人）以重金购得抄本二帙，屠本畯曾读之。王稚登（字百谷）亦有抄本二帙，屠本畯亦曾见之。

【袁宏道读《金瓶梅》而疾愈】 万历二十四年（1596）夏秋，正在吴县县令任上的袁宏道因患疟疾，卧病数月，然而他读了抄本《金瓶梅》，觉得精神为之一爽。其《与董思白（董其昌）》谓："《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枚乘）《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因所藏抄本《金瓶梅》被谢肇淛久借未还，在

《与谢在杭》中云："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据前《与董思白》一文，可知袁宏道藏本抄自董其昌藏本。在《觞政》中，袁宏道还将《金瓶梅》与柳永词、辛弃疾词、《董西厢》、《王西厢》、马致远曲、《琵琶记》、《水浒传》并称"逸典"。

【沈德符借抄《金瓶梅》】 沈德符看到袁宏道在《觞政》中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称"逸典"，颇感兴趣，恨未能一睹为快。其《万历野获编》谓，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北京遇见袁宏道，便问："曾有全帙否？"袁答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过了三年，袁宏道之弟袁中道进京赶考，携有《金瓶梅》抄本，德符便向他借抄。回到苏州，其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其友马之骏当时正掌管浒墅关，亦劝沈德符刊刻《金瓶梅》，以救囊中之穷。沈德符答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锥博泥犁哉！"马之骏大以为然，遂将《金瓶梅》抄本置之箱中。不久，《金瓶梅》便在苏州刊刻出售。

【四大奇书】 指《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四部小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九附录二《丛书目》云："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

【《隔帘花影》为《金瓶梅》续书】 《隔帘花影》为《金瓶梅》续书，书中西门庆易名为南宫吉，吴月娘易名为楚云娘，潘金莲易名为红绣鞋，其他如李瓶儿、春梅等，亦都易以有意关合之名。而叙述汴京遭金人蹂躏，西门一家流离困苦，以及妻妾淫荡猥亵之事，描写颇淋漓尽致。蒋瑞藻《谭瀛室笔记》云："《隔帘花影》确系《金瓶梅》后本"，"笔意虽不及《金瓶梅》之灵活跳脱，然亦颇不弱。"

【《隔帘花影》一说为吴伟业作】 《隔帘花影》，相传为吴伟业所作。据说书初成时，隔一字读之成文，意在刺清而寄亡国之痛。吴之门下士恐有明眼人识破，给子孙带来危害，遂加以颠倒删改，使其不可隔字读，仅成一小说。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云："梅村祭酒别续之，署名《隔帘花影》。相传为隔一字读之成文，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其门下士恐有明眼人识破为子孙瘤，颠倒删改之，遂不可读，但成一小说耳。"

【屠隆放浪诗酒被罢官】 屠隆在京城担任礼部郎中时，放浪诗酒，常与宋小侯酣饮，两家关系密切，往往大摆宴席，尽情欢饮，以致于酒酣耳热之际，男女杂坐。都下颇传其声名不好，因而被罢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上："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

【屠隆奋袖作《渔阳掺》】 万历癸卯(1603)中秋，屠隆等名士词人七十余人会于乌石山阾霄台，梨园丝竹杂陈，观者如堵。酒尽乐罢，屠隆奋袖作《渔阳掺》，鼓声如云飞浪涌，气势异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乌石山之阾霄台，名士宴席者七十余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酒阑乐罢，长卿幅巾白衲，奋袖作《渔阳掺》，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长卿起执手曰：'子当为挝鼓歌以赠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屠隆晚年忏悔作《昙花记》】 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好，西宁侯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隆也粗通戏曲，每当优人在西宁侯家演出时，他有时也逢场作戏，上去扮演一个角色。西宁侯夫人从帘中看见了，有时便叫仆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茶。事情传出去，有人便以"与西宁侯夫人有私"为名，弹劾屠隆，屠隆因而被罢官。屠隆为此大受刺激，遂作《昙花记》传奇，以木清泰为主角。见沈德符《顾曲杂言》。据冯梦祯解释："'木'字增一盖成'宋'字，'清'字与'西'为对，'泰'即'宁'之义也。屠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侯方向用，亦因此坐废。此忏悔也。"

【屠隆望乩仙而卒】 屠隆深信乩仙降神。吴人孙荣祖带来女巫慧虚子，时屠隆病重，扶床凝望，盼慧虚能降神。乩仙未能盼到，屠隆终于怅恨而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人孙荣祖，挟乩仙，称慧虚子，长卿笃信之。病革，犹扶床凝望，几慧虚飚轮迎我，怅怏而卒。"

【苕溪五隐】 明正德(1506—1521)年间隐逸诗人孙一元、刘麟、龙霓、陆昆、吴琉的并称。《明史·孙一元传》："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佥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陆昆善。而长兴吴琉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琉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

【汤显祖五岁能属对】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晚年自号茧翁，临川(今属江西)人。幼年即聪颖不凡，五岁时属对便十分敏捷，为人所惊叹。邹迪光《汤显祖传》谓其"生而颖异不群。体玉立，眉目清秀。见者啧啧曰：'汤氏宁馨儿！'五岁能属对，试之即应。又试之，又应。立课数对，无难色。"

【汤显祖精通《文选》】 汤显祖少时于书无所不读，楚辞、汉赋、六朝之文都很熟悉，而尤工《文选》。至能掩卷而诵，不错只字。邹迪光《汤显祖传》云："公于书无所不读，而尤攻汉、魏《文选》一书。至掩卷而诵，不讹只字。"

【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笼络】 汤显祖于二十一岁中举，但他四次赴北京参加会试，都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首辅张居正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考中进士，设法笼络当时以才学著名的汤显祖和沈懋学。当时汤显祖正在同乡、宣城县令姜奇方处作客，与沈懋学、梅鼎祚等交往。一天一位身着角巾葛衣的湖北客人江陵张某，自称为宰相叔父来，汤显祖、沈懋学设宴款待。张某邀汤、沈入京与宰相一晤。到了考期，汤、沈一同赴京。张某劝他们去拜见张居正，沈懋学独自前往，汤显祖不去。发榜之日，沈懋学得中状元，张居正次子嗣修为榜眼，名列第二，而汤显祖榜上无名。万历八年(1580)会试，张居正三子张懋修一再到汤显祖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来找汤，欲加结纳，答应让他中状元，汤显祖再次坚决拒绝。发榜之日，张懋修得中状元，汤显祖再次落第。然而汤显祖的名声却因此更著，海内文士莫不以望见汤先生为幸。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后一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考中进士，名次为第三甲第二百二十一名。《明史·汤显祖传》："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

【汤显祖拒绝张四维笼络】 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以第三甲第二百二十一名中进士。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都有子弟考中，分别为第二甲第十一名及第二十一名，名次都高。汤显祖名次虽低，名气却很大，因此张四维、申时行都派子弟去联络汤显祖，想将汤显祖招致门下，表示愿意给以翰林院的官职。而汤显祖不为所动，没有答应。邹迪光《汤显祖传》谓："时相蒲州、苏州两公，其子皆中进士，皆公同门友也。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馆选。而公率不应。"

【汤显祖拒与执政通】 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寺博士时，原临川县令、他昔日进学的座师、吏部郎司汝霖来信，劝汤显祖与执政大臣交往，他本人亦答应从中促成，让汤显祖升吏部主事。汤显祖回信拒绝，其《与司吏部》(《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列举"断不可北者有五"：父母已老，自己如北调则"子不知父母"，一也；妻亡两年，如北调则"何能视儿"，二也；京官费用不敷，而在南京，"人从酒米家来"，三也；"徙北则朝请谢谒"，"曹事沓迫"，四也；北方苦寒，而南京"清丽可人"，五也。最后更明言："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怜，成其狂斐！"

【汤显祖发愤读书】 汤显祖中进士后，因喜爱南京山川，自请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这是个正七品的闲官，汤显祖正好有时间读书游览。邹迪光《汤显祖传》

谓其："摊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书为？曰：吾读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闲策蹇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波长干之胜，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今纸贵。"

【汤显祖弹劾辅臣受贬斥】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天空出现了彗星。皇帝震恐，下诏反省，并切责科道诸臣。此月二十五日，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指责辅臣申时行欺蔽皇帝，潜移国柄，并云"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指责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经理荒政"，"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而"辅臣亦非不知之也"。疏上，皇帝震怒，以"假借国事攻击元辅"之名，贬汤显祖为广东徐闻县典史。(《明史·汤显祖传》)。

【汤显祖率民灭虎除害】 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遂昌地处万山之中，常有老虎出没，伤害人畜。这年十月，有老虎从东北山中来，咬死牧童。汤显祖亲自率领灭虎队到叶坞一带搜捕，从中午搜寻至夜，终于击毙一只雄虎，雌虎受惊，绕山呼啸三日，中伏矢而亡。消息传来，全县为之欢腾。汤显祖在遂昌几年，连续率灭虎队出猎，共射杀猛虎十七只，此后遂昌境内老虎绝迹。汤显祖还将报愿佛寺旁大树下祠改建为灭虎祠，作《遂昌县灭虎祠记》(《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以记其事。

【汤显祖捐俸禄建书院】 万历二十一年(1593)农历三月十八日，汤显祖就任浙江遂昌知县，三月二十一日谒孔庙，看见孔庙甚新，而讲堂则破败不堪，既无藏书，而城内又无其他学堂供诸生讲诵。四月初，学使者命诸生射，诸生皆对不能，云："无射堂也。"城内瑞山之麓原有书院，系万历七年(1579)知县钟宇淳所创，但仅有屋三间，无以供生徒住宿，且已倾圮。于是，汤显祖主持建射堂和学舍，合称相圃书院。为建书院，汤显祖还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书院建成后，遂昌读书风气为之一变，"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艺之文。"八月，自城隍庙、寿光宫田租中拨出一百箩，作为日后修葺相圃书院及补助诸生用。汤显祖将此称为"夫费国租以养游食之人，不若移以养菜色之贫士"。汤显祖分别作《射堂记》(《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相圃书院置田记》(《汤显祖诗文集》)卷五十)以记其事。

【汤显祖纵囚】 汤显祖任浙江遂昌县知县时，用古循吏治邑之法，除夕放囚与家人团聚，元宵又放囚犯出狱观灯。其《除夕遣囚》云："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平昌河桥纵囚观灯》

云："绕县笙歌一省图，寂无灯火照圆扃。中宵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三)

【汤显祖贫居自得】 汤显祖辞官还乡后，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故友漕运总督李三才念其穷，自扬州遣使来迎。汤显祖作《答淮抚李公五十韵》，其序云："(公)与大名魏公允贞、长垣李公化龙，皆余奉常时永夕之好。""驰使来迎，雅意殊厚。独愧身与公等比肩事主，老而为客，亦非予所能也。"(《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五)邹迪光《汤显祖传》："人劝之请托，曰：'吾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钱刀，为所不知何人计。'指床上书示之：'有此不贫矣。'"(《调象庵稿》卷三十三)

【汤显祖重情感反道学】 汤显祖的座师张位曾对汤显祖说：以君之才，如果用以讲求道学，未必出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位先贤之下。现在你却留心词曲，与歌童舞女打交道，恐怕要为学子所讥笑吧！汤显祖听了回答说："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又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也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其见解正是一致的。陈继儒《牡丹亭题词》："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

【汤显祖钦佩达观与李贽】 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在南京刑部员外郎邹元标家中与达观禅师初次相会。汤显祖常顶风冒雨前往栖霞山听达观讲法，对达观非议程朱理学的锋利言辞甚是钦佩，并受记于达观，得"寸虚"之名。本年李贽《焚书》始刻于湖北麻城，汤显祖写信请苏州知府石昆玉代为寻求，并称李贽为"畸人"。他在《答管东溟》(《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中说："见以可上人(达官)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于北京狱中自杀，次年达观亦于北京狱中被害，汤显祖都作诗表示哀悼。

【汤显祖批评前后七子】 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寺博士时，王世贞正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其弟世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恰是汤显祖的顶头上司，汤显祖因与王世贞兄弟文学主张不同，故不相往还。汤显祖还在各种场合批评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标出他们文、赋中的用事之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对他们诗文的因袭前人颇不以为然。其事传到王世贞处，王世贞一笑置之。汤显祖《答王澹生》谓己曾"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

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而已有传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

【汤显祖能记诵元人佳处】 汤显祖对元人杂剧十分爱好，对许多杂剧剧本的名句，常能背诵。对明代作家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也很称赞。姚士粦《见只编》卷中谓：“汤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有《太和正音谱》所不载者。比问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及评近来作家，第称梁辰鱼《浣纱记》佳，而记中〔普天乐〕尤为可歌可咏。”

【《紫箫记》才成其半】 汤显祖早年曾与友人谢廷谅、吴拾芝、曾粤祥合作传奇《紫箫记》，演霍小玉、李益故事。刚写了一半，就有人说其中对当朝首辅有讽刺之意，一时议论纷纷，汤显祖的上司也出来阻止，于是汤显祖便中断了《紫箫记》的写作，但已经写成了三十四出。以后汤显祖又依据同题材改写《紫钗记》，成为“玉茗堂四梦”之一。汤显祖《紫钗记题词》：“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玉合记题词》：“且予曲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

【汤显祖欲邀王骥德共修《紫箫记》】 汤显祖任遂昌县令时，友人孙如法向他称赞王骥德的传奇《题红记》。汤显祖便问孙如法，王骥德对自己的《紫箫记》看法如何。孙如法谓其称显祖长于才而短于法。汤显祖听后点头称是，并表示将邀请王骥德共同对《紫箫记》进行修订。这项计划后来因故未能实现。但后来《牡丹亭》的《惊梦》一折有“韩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题红记》”的说白，看来与王骥德的《题红记》有关。王骥德《曲律》卷四：“汤令遂昌日，会先生（孙如法）谬赏余《题红》不置，因问先生：‘此君谓余《紫箫》何若？’先生言：‘尝闻伯良艳称公才，而略短公法。’汤曰：‘良然。吾兹以报满抵会城，当邀此君共削正之。’既以罢归，不果，故后《还魂记》中《惊梦》折白，有‘韩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题红记》’语，以此。”

【汤显祖以剧祭亡友】 汤显祖在创作第一部剧本《紫箫记》时，曾将原稿拿给好友帅机去看，帅机看后，批评这个剧本不适合于舞台演出。对此，汤显祖很重视。后他将《紫箫记》改作为《紫钗记》，书成之日，帅机已卒，汤显祖特寄与帅机之子从升、从龙，请他们以此祭奠亡友。汤显祖《〈紫钗记〉题词》：“《记》初名《紫箫》，实未成。亦不意其行如是。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与帅公子从升、从龙》：“《紫钗记》改本，寄送惟审穗帐前曼声歌之，幻其幽赏耳。”（《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五）

【玉茗堂四梦】 “玉茗堂四梦”，或曰“临川四梦”，指汤显祖所作四部传奇：《紫

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因四剧皆有梦境描写而称。按“四梦”之称实起于汤显祖本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汤显祖《与钱简栖（名希言）书》云：“贞父（黄汝亨）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也。”（《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九）

【《牡丹亭》中杨氏影三娘子】 明隆庆、万历年间，俺答部落成为北方的主要外患。总督王崇古、方逢时、吴兑等人，招降俺答，封为顺义王，并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而王、方、吴等人亦因此得升迁。三娘子常写信向吴兑索要金珠首饰，吴兑便经常赠以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等服饰。《牡丹亭》中写李全入侵，杜宝笼络其妻杨氏，派陈最良向杨氏说：“但是娘娘要金子，都来宋朝取用。”杜宝封杨氏为讨金娘娘，并赠以金冠，得以退兵，而杜宝本人亦因此升任同平章军国大事。即以杨氏影射三娘子。《曲海总目提要》卷六：“梦梅讥杜宝云‘你只哄得杨妈妈退兵’者，洛等前后为经略，皆接纳三娘子。三娘子能箝制俺答，又能约束蒙古，故以‘平得李半’讥之也。”

【《邯郸记》影射时相】 《邯郸记》中卢生与萧嵩、裴光庭同登鼎甲，是影射万历时入阁的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他们分别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状元、榜眼与探花。剧中卢生得中状元凭借宦官高力士之力，是影射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中榜眼，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三子张懋修中状元，皆由权宦冯保传旨特擢。其摹写卢生贪恋于声势名利之场，至弥留之际尚念念于怀，亦颇以为张居正写照。《曲海总目提要》卷六谓：“显祖负大才，以不得鼎甲，意常鞅鞅，故借卢生事以抒其不平。指其时之得状元者，藉黄金，通权贵，故云：‘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其指阅卷之宰相，则云：‘眼内无珠作总裁。’讥之如此。”

【汤显祖轿中得句】 相传汤显祖创作“四梦”时，坐舆中谒客，仍不停构思。每得一奇句，便下舆于街市索秃笔，书于楮叶，粘于舆顶，常数步一书而不觉其劳。查继佐《汤显祖传》：“相传谱四剧时，坐舆中谒客，得一奇句，辄下舆索市廛秃笔，书片楮，粘舆顶盖；数步一书，不自知其劳也。”

【汤显祖作《牡丹亭》自哭】 相传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构思极苦。一天，家里人找他，四处找不到。最后，才发现他躺在院中柴堆上，掩袂痛哭。惊问其故，汤说是填词至“赏春香还是旧罗裙”句，不觉伤感。按此句为《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中春香的唱词。焦循《剧说》卷五：“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至‘赏春香还是旧罗裙’句也。”

【《牡丹亭》成玉茗花放】 相传汤显祖所居玉茗堂院中有玉茗花一株，长得高大繁茂，但不开花。汤显祖谱《牡丹亭》初成，召伶人演出，当晚玉茗花大放。从此以后，每岁皆开。杨思寿《词余丛话》卷三："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豚栅之旁，俱置笔砚。玉茗一树，高出檐际，茂而不花。谱《牡丹亭》初成，召伶人演之，是夕花大放。自是无岁不开。"

【汤显祖自谓《牡丹亭》最得意】 汤显祖自谓所作"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中，《牡丹亭》是最得意之作。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小史当歌自为和】 汤显祖归隐之后，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二十九年(1601)，即四十九岁至五十二岁之间，四年内相继创作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三部传奇。邹迪光《汤显祖传》："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识者谓神仙中人云。"

【自掐檀痕教小伶】 《牡丹亭》问世以后，很快得以流传。但亦有评论家以音律不谐相诟病。汤显祖为缺少知音而痛苦，只得亲自点拍，教艺人排演此剧。其《七夕醉答君东(刘浙)二首》之一首："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八)

【滕王阁上演《牡丹亭》】 一次，宜伶名角王有信在南昌滕王阁上演出《牡丹亭》，观者如堵，至夜方散。汤显祖本人看了这次演出，并作《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韵若笙箫气若丝，牡丹魂梦出来时。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销魂不遣知。""桦烛烟销泣绛纱，清澈若调脆残霞。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九)

【汤显祖与宜伶交往】 汤显祖归隐之后，与宜伶即宜黄腔艺人来往甚多。其《唱"二梦"》诗云："半学侬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禅。缠头不用通明锦，一夜红氍四百钱。"伶人于采善演《牡丹亭》中杜丽娘，汤显祖作《听于采唱〈牡丹〉》诗赞之："不肯蛮歌逐队行，独身转向恨离情。来时动唱盈盈曲，年少那堪数死生。"伶人许细善演《牡丹亭》而早死，汤显祖作《伤歌者》诗悼之："聪明许细自朝昏，慢舞凝歌向莫论。死去一春传不死，死神留玩《牡丹》魂。"(以上诗均见《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九)

【汤显祖要求伶人有戏德】 汤显祖在与伶人交往中，不仅要求他们讲究演技，更要求他们讲究戏德。其《与宜伶罗章二》信云："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求他酒食钱物。"(《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九)

【汤显祖作紫襕戏衣】 因为经常举行戏曲演出活动，汤显祖家也添置了戏装

行头。其《作紫襕戏衣二首》云："试剪轻绡作舞衣，也教烦艳到寒微。当歌正值春残醉，醉后魂随烟月飞。""无分更衣金紫罗，伎人穿趁踏朝歌。俳场得似官场好，灯下红香不较多。"(《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九)

【汤显祖为戏神庙作记】 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海盐腔的变种宜黄腔在宜黄、临川一带流行甚广，艺人有上千人。这些艺人尊清源师，即灌口二郎神为戏神，每次演出前均以酒相祭。一次众艺人言于汤显祖曰："吾属以此养老长幼于世，而清源师无祠，不可。"于是集资建祠，并请汤显祖作记，汤显祖欣然为作《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将戏神之祠与儒、释、道诸教之祠相提并论，并谓戏曲"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因此不能"以其道为戏相诟病"。汤显祖作《庙记》成，遣专人送宜伶罗章二，并于信中郑重嘱咐"觅好手携之"。(《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

【徐渭与汤显祖相互引重】 徐渭、汤显祖相互引重。王思任曾见徐渭批《牡丹亭》，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汤显祖也对朋友说过："《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二人虽皆作戏语，但相互钦佩之意溢于言表。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颓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汤显祖病笃作《诀世语》】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因前两年父母先后逝世，过于悲伤劳瘁，一病不起。病中作《诀世语》五言短诗七首，曰："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钱，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其《免奠章》一首序云："人生而伪，闻誉则悦。既反而真，闻谀则赧。往见奠章，诊扬烂漫。长跪高诵，两为失体。"并自代中表门生预拟一简单奠文。沈际飞评此《诀世语》曰："大破结习。"(《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六)

【汤显祖剧本为其子烧毁】 汤显祖剧作除《玉茗堂四梦》外，晚年还续写过未定稿的《紫箫记》，未及写完，便去世。以后，汤显祖的第三子开远把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之未刊行者全部烧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汤遂昌显祖小传》："开远好讲学，取义仍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未行者，悉焚弃之。"

【汤传楹为汤显祖鸣不平】 汤传楹(1644年前后在世)，字卿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牡丹亭》广泛流传之后，遭到一些道学先生的诽谤。有人甚至乞灵于因果报应之说，说世上演《牡丹亭》一本，汤显祖即在地狱受苦一日。汤

传檝对此说甚为不满，其妻亦有同感。其《闲余笔话》云："夜坐阅《牡丹亭》，因忆比来所传：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语鬼语，意甚不平。窃谓才如临川，自当修文地府，纵不能遇花神保护，亦何至摧残慧业文人，令受无量怖苦，岂冥途亦妒奇才耶？内子尝旁语曰：'当系临川不幸，遇着杜太守、陈教授一般人作冥判耳。'予笑颔之。"（《湘中草》卷六，载《西堂全集》）

【李香从苏昆生学"四梦"】 明末南京名妓李香，侠而慧，略知书。十三岁，从著名昆曲清唱家苏昆生学唱"玉茗堂四梦"，不仅音节婉畅，而且风调隽雅。侯方域《李姬传》谓李香"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壮悔堂文集》卷五）

【南北曲四大家】 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人称"元曲四大家"，亦有人称之为"北曲四巨子"。施惠、高明、汤显祖、沈璟，有人称之为"南曲四巨子"。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词曲著名者，北曲则关、郑、马、白，南曲则施、高、汤、沈，皆巨子矣。"

【曲圣曲仙】 《冰丝馆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云："高东嘉为曲圣，汤玉茗为曲仙。"按高东嘉即《琵琶记》作者高明，汤玉茗即《牡丹亭》作者汤显祖。

【王锡爵为《牡丹亭》惆怅】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属江苏）人。其家有戏班，曾演出《牡丹亭》。汤显祖《哭娄江女子》诗序谓王锡爵曾说："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六）

【王锡爵索观四梦】 相传王锡爵闲居太仓时，听说汤显祖来此地，却不见访，心中疑惑。于是派人暗通汤之随从，观察汤之所为。汤显祖每天撰写《牡丹亭》，其随从便随时抄录转呈王锡爵。《牡丹亭》写完，汤显祖拿去请王锡爵看，王锡爵说早已看过了。汤显祖有些惭愧，便说自己撰写的是《四梦记》，除《牡丹亭》外尚有三本。王锡爵便急忙索观其余三部。汤显祖回去后连夜将《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赶写成功。据说他在小楼上手拍口诵，几十名书吏记录、誊清都来不及。江熙《扫轨闲谈》："王文肃家居，闻汤义仍到娄东，流连数日不来谒，径去，心甚异之，乃遣人暗通汤从者，以观汤所为。汤于路日撰《牡丹亭》，从者亦日窃写以报。待汤撰既成，袖以示文肃，文肃曰：'吾获见久矣。'汤内惭，谬曰：'吾本撰《四梦记》，此其一也；余尚有三。'文肃急欲索观，乃一日夜撰成焉。闻汤于小楼手拍口诵，书吏数十人不给。"

【俞二娘酷嗜《牡丹亭》】 娄江（今江苏太仓）女子俞二娘，聪明颖慧，长于文词，但爱情上未能如意。她酷嗜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以蝇头细字，在《牡

丹亭》上作了很多批注。其批语感情郁结，文辞凄苦，比《牡丹亭》原词还要沉痛。因为内心伤感，十七岁便夭谢。汤显祖知其事，作《哭娄江女子》二首曰："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自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七)

【冯小青挑灯读《牡丹亭》】 冯元元，字小青，以字行。明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母为女塾师。小青自幼娴习文墨。年十六，嫁杭州冯生为妾。大妇悍妒，小青郁郁不欢，二年后感疾而卒。冯小青喜读《牡丹亭》，尤其是杜丽娘的形象，在她内心深处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其《读〈牡丹亭〉》二首写道："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蒋瑞藻《花朝生笔记》)

【内江女子爱慕汤显祖】 内江(今属四川)有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轻许人。读汤显祖《牡丹亭》后，对作者产生爱慕之心，愿以终身相许。汤显祖以年老辞，此女不信，一日，乘汤显祖湖上宴客，径往观之，见汤为一白发老翁，背已伛偻，拄杖而行。女子长叹曰："吾生平慕一才子，将托终身。今老丑若此，此固命也。"遂投水而死。(尤侗《艮斋杂说》卷五)

【金凤钿思慕汤显祖而早夭】 相传扬州女子金凤钿，父母皆故，弟尚年幼。其父生前为盐商，遗产甚丰。凤钿幼慧，喜读书，尤喜词曲。当时《牡丹亭》初出，凤钿读而成癖，朝夕把玩吟诵不倦。当时凤钿尚未许人，便对知心婢女说："汤若士多情如许，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年貌，尔为我物色之，我将留此身以待也。"婢女为之打听，知道汤显祖已有妻室，当时正在北京应试。凤钿便寄信给汤，信中有"愿为才子妇"之句。不幸此信遗失，重寄一函，半年始达。汤显祖为凤钿盛情所感，星夜赶到扬州，而凤钿已死一月。汤显祖为其办理丧事，并携其弟返。邹弢《三借庐笔谈》谓："(金凤钿)临死，遗命于婢曰：'汤相公非长贫贱者，今科贵后，倘见我书，必来相访，惟我命薄，不得一见才人，虽死目难瞑。我死，须以《牡丹亭》曲殉，无违我志也。'言毕遂逝。若士感其知己，出己资力任葬事，庐墓月余始返。"

【商小玲演《牡丹亭》而气绝】 杭州有女伶商小玲，色艺俱佳，尤其擅长演《牡丹亭》。她曾经钟情于一位男子，但无法互通情意，因而郁郁成疾。她每次演《牡丹亭》，演到《寻梦》、《闹殇》诸齣，仿佛正是在演自己的事，很动感情。一次演《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泪流满面，随声倒地。饰春香的演员上来一看，商小玲已经气绝了。焦循《剧说》卷六

引《蛾术堂闲笔》:"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艺称。于《还魂记》尤擅场。尝有所属意,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每作杜丽娘《寻梦》、《闹殇》诸剧,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寻梦》,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盈盈界面,随声仆地。春香上视之,已气绝矣。"

【吴人三妇评点《牡丹亭》】 吴人(1692年前后在世),原名仪一,字舒凫,号吴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先聘陈同,将婚而没。后娶谈则,又亡。谈则没十余年后,继娶钱宜。陈同体弱而多慧,喜读《牡丹亭》,密行细字,批点甚多,纸光冏冏,若有泪迹。但死后只存上卷评本,下卷不存。谈则见陈同所评,爱不释手,仿其意补评下卷。钱宜爱陈、谈所评,又加补充,并向吴人表示,愿卖金钏为资,将评本讨诸刊刻。吴人感其诚意,遂刊行之,即《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该书吴人序云:"(钱宜)一日忽忽不怿,请于人曰:'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评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以夫子故,掩其名久矣;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宜愿卖金钏为锲板资。'意甚切也,人不能拂。"

【赵必达善演杜丽娘】 万历年间著名戏曲演员赵必达善演《牡丹亭》中之杜丽娘,在当时享有盛名。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一:"赵必达扮杜丽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灯取影,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间,可数毛发。"

【沈自友家女乐善演《牡丹亭》】 沈自友,字君张,为沈璟之侄。家有女乐,都是妙龄女子,演《牡丹亭》等剧,声色俱佳。但观者仅兄弟二三人,密友一二人,而且必在深庭内院,浅斟低唱,细细品味。叶绍袁《年谱别记》:"沈君张家有女乐七八人,俱十四五女子,演杂剧及玉茗堂诸本,声容双美。观者其二三兄弟外,惟余与周安期两人耳。安期,儿女姻也。然必曲房深室,仆辈俱扃外厢,寂若无人,红妆方出。"

【李明睿家乐演《牡丹亭》】 李明睿,字太虚,南昌(今属江西)人,天启进士,后降清。归里后筑沧浪亭。家有女乐一部,都是来自苏州的妙龄少女。尝于亭中上演汤显祖《牡丹亭》、吴伟业《秣陵春》二剧,名流毕集。据裘君弘《西江诗话》卷十,当时诗人如陈弘绪、孙枝蔚、归庄等皆与其会,竞为诗歌,以纪其胜。

【十二月花神衣价值万金】 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家戏班都自制行头,谓之"内班行头"。小张班演《牡丹亭·惊梦》一出,十二月花神所着之衣便价值万金,极为富丽堂皇。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盐务自制戏具,谓之内班行

头。""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

【金德辉演活杜丽娘】 清乾隆年间,扬州名伶金德辉善演汤显祖《牡丹亭·寻梦》中之杜丽娘,《疗妒羹·题曲》中之乔小青,情致缠绵,宛转动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金德辉演《牡丹亭·寻梦》、《疗妒羹·题曲》,如春蚕欲死。"

【董抡标善演柳梦梅】 清乾隆年间,扬州江鹤亭家班小生董抡标,熟悉历史掌故,又精通音乐。他扮演《牡丹亭》中之柳梦梅,姿态十分优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抡标,美臣子,能言史事,知音律,《牡丹亭记》柳梦梅,手未曾一出袍袖。"

【王百寿善演柳梦梅】 清乾隆年间北京万和部小生王百寿,苏州人,善演《牡丹亭》中之柳梦梅,《拾画叫画》一出尤令人叫绝。铁津山人等《消寒新咏》:"王百寿,万和部,小生,吴人。比玉茗青鸾。最妙者:《拾画叫画》(《牡丹亭》),《茶叙》、《问病》、《秋江》(《玉簪记》)。"

【赵南星作长歌小词戏侮人】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属河北)人。赵常唾骂笑傲他人,曾作长歌小词俗语戏侮别人,人家衔恨入骨,赵却漠然不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赵南星"酒后耳热,戟手唾骂。更为长歌小词廋词,吴歌打枣竿之类,以戏侮之,其人衔之次骨,梦白不知也。"

【胡应麟谒王世贞归益自负】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胡应麟携诗谒王世贞,为王激赏,名列末五子之列。归来后,胡更为自负,说王世贞许其为文坛盟主。别人讥笑他,他神情自若毫无愧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携诗谒王元美,盛相推挹,元美喜而激赏之,登其名于末五子之列。归益自负,语人曰:'弇州许我狎主齐盟,自今海内文士,当捧盘盂而从我矣。'众皆笑之,自若也。"

【胡应麟诗赠知己】 胡应麟在金华山中时,早慕其诗名的朱公衡派人到山里,邀其相见,并泊舟等了三天。胡感其知己,赠长诗给朱。朱在他人面前称许胡是天下奇才。王世贞《石羊生传》:胡应麟"因逃匿金华山中,而会大司空万安朱公衡还过兰溪,朱公故从燕见元瑞诗而惊赏者。至是发使山中,踪迹得元瑞,以书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为长歌七百言以赠朱公。公袖示督学使者滕君伯轮,曰:'天下奇才也。'"

【沈自继不与俗人语】 沈自继字君善,吴江(今属江苏)人。他手悬一牌,上书"不语戒"三字。有贵人来,君善瞪目直视,示牌,不交一言。如遇同类来,则欢聚剧谈。王晫《今世说》卷八:"沈君善性不善俗,尝持不语戒,手悬一牌,上镌不语戒三字。有贵人访之,曲致殷勤,君善瞠目直视,出牌示之,不交一语。贵

人去，适周安期、顾茂伦及其弟留侯来，相与倾倒，雄辩四出。或讥其太过，君善指其口曰：'天生我口，不解与伧语。见怪人不与语，又安用我口耶？'"

【叶昼借李卓吾之名评小说】 叶昼（生卒年不详），字文通，无锡（今属江苏）人。当时李贽《焚书》、《藏书》等著作广泛流行，影响很大，叶昼亦托李卓吾之名评点小说。据考证，明容与堂刊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及明吴观明刊一百二十四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评点都是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所作。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无人知之也。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沈璟顾大典家有优伶】 沈璟（1553—1610），字伯英，吴江（今属江苏）人。作有传奇《义侠记》、《博笑记》等十七种。顾大典（与沈璟同时），字道行，吴江人。作有传奇《青衫记》、《葛衣记》等四种。他们二人都是壮年休官归里，都喜爱戏曲，各有家庭戏班，亲自指导训练。二人常在一起游赏园林，观摩家班演出，探讨戏曲艺术，一时传为佳话。王骥德《曲律》卷四："（沈璟）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与同里顾学宪道行先生，并畜声伎，为香山洛社之游。"

【沈汤之争】 万历年间，汤显祖、沈璟同是扬名剧坛的领袖人物，但二人的戏曲主张颇有不同。汤显祖主才情，主张戏曲创作应以"意、趣、神、色"为主，格律在其次；沈璟主格律，认为合音协律最为主要，其次才说得上讲究文词。汤显祖《牡丹亭》问世以后，沈璟认为其中有些地方不合音律，于是加以改编。吕胤昌将改编本寄给汤显祖看，汤显祖看了大为不满，复信说："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还作《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一首，诗中写道："醉汉琼筵风味殊，通仙铁笛海云孤。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沈璟仍不服，在[二郎神]套曲中写道："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二人相持不下，亦各有追随者，戏曲史上遂有"临江派"、"吴江派"之说。王骥德《曲律》卷四："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

【徐复祚《一文钱》讥族人】 徐复祚（1560—？），字阳初，号三家村老，常熟（今

属江苏)人。其家为大族,聚居常熟之徐市。有族人启新最吝啬,徐复祚作杂剧《一文钱》以讥之,剧中吝啬鬼卢至员外,即影射启新。焦循《剧说》卷四引:王应奎《柳南随笔》:"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处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并擅高赀:一最豪奢;一最吝啬者,则为诸生启新,其族人阳初为作《一文钱》传奇以诮之,所谓卢至员外者,指启新也。"

【徐复祚烧却笔砚】 徐复祚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作传奇《红梨记》后,因遭里人诽谤,遂愤而烧却笔砚,发誓不再创作戏曲。后阅《楚记》,看到胡缵宗不因诽谤而废诗的故事,便重理笔墨,创作了《投梭记》、《梧桐雨》两部戏曲,虽又引起纷纷议论,也置之不顾。不久,诽谤者死去,从此再也没有人议论了。徐复祚《曲论》:"庚戌成《红梨》后,遂烧却笔砚。既而阅《楚记》","乃复理铅椠,为《投梭》记谢幼舆折齿事,又作《梧桐雨》记玉环马嵬事,而纷纷复如故。未几,其人死,遂绝无议者。"

【袁宏道惊读徐渭诗】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宏道读徐渭《阙编》,以为是天地之间之至文。他与陶望龄移灯惊读徐渭诗,兴奋得读复叫,叫复读,僮仆都为之惊醒。袁宏道《徐文长传》:"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袁中道代少年作书】 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袁宏道之弟。新安某少年游学时恋一妓,于是倾囊娶之。其兄知道后,来信严厉责备,定要乃弟与妓断绝关系。少年窘急,央请袁中道代己致信其兄,文辞清俊可喜。其兄本颇爱才,见信后欣喜弟读书上进如此,遂允许他携新妇归。为谢袁中道,少年令姬捧觞为中道贺寿。褚人获《坚瓠甲集》卷三:"小修为作一书,淋漓数千言,隽气可喜,达之于兄。后月余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至,云与弟未别数时,笔下便已如此,既有读书之志,即携新妇归,余不以一眚盖平生也。欲束装偕归,因置酒为小修寿,令姬捧觞为歌一曲。友人笑谓小修曰:'相如作《长门赋》得千金,今子得此人歌一曲,胜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之江干,挥泪而别。"

【王骥德解说《西厢记》】 王骥德(?—1623),字伯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经校注《西厢记》。其友人吴文仲、庄冠甫等三十余人曾集合于米万锺之湛园,请王骥德讲解《西厢记》。王骥德讲解精辟透彻而又妙趣横生,到会诸人

莫不击节称快。王骥德《曲律》卷四："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余之注释，笔之所录，总不逮口之所宣。顷在都门日，吴文仲、庄冠甫诸君，合三十余人，于米仲诏缮部湛园邀余拥皋比，为口悉其义，诸君莫不解颐，击节称快。冠甫谓：'实甫有知，当含笑地下。'"

【王骥德抱病著《曲律》】 王骥德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春离北京南返后，抱病撰作戏曲理论著作《曲律》。常左手持药碗，右手挥笔，日积月累，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病愈时，将此书遗稿托付给友人毛以遂。在校刻过程中，王骥德去世，未能见到此书的刊行。《曲律》毛以遂跋："(王骥德)遗草多未入梓，独忍死以是编相付。先生尝谓：'吾姑从世界缺陷处一修补之。'此意殊可念。"

【王骥德补《坠钗记》之不足】 沈璟的传奇作品《坠钗记》，又名《一种情》，系根据瞿佑《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改编，在艺术上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但剧中女主人公何兴娘鬼魂别后，杳无音讯，到剧末忽然成仙会合，中间针线似不够细密。王骥德曾应吕元成的请求，为之补写卢二舅指点修炼一出，弥补了上述缺陷。王骥德《曲律》卷四："词隐《坠钗记》，盖因《牡丹亭记》而兴起者，中转折尽佳，特何兴娘鬼魂别后，更不一见，至末折忽以成仙会合，似缺针线。余尝因郁蓝之请，为补又二十七卢二舅指点修炼一折，始觉完全。"

【公安派】 明万历(1573—1620)年间文学流派。因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他们大张"反复古"的旗帜，提出与复古派针锋相对的主张，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反对依傍古人。在创作上反对模拟雕琢，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应表现作者的个性。推尊白居易、苏轼的诗文传统，重视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地位与作用，在当时很有影响。公安派的成就主要在散文，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丰富了表现方式。但存在题材狭窄、多表现闲情逸致之病。《明史·袁宏道传》："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

【竟陵派】 明万历(1573—1620)年间的文学流派。因其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明史·袁宏道传》附《钟惺谭元春传》："自袁宏道矫王(世贞)李(攀龙)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基本相同，提倡

抒写"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但为矫公安派空虚浮浅之弊,却又追求怪奇险僻的形式和幽深孤峭的风格,因而作品流于冷僻艰涩。

【李蓘喜戏曲】 李蓘(约1568年前后在世),字于田,内乡(今属河南)人,有《于田文集》四卷。他性情放诞不羁,喜爱戏曲。曾随优人同往人家演出,女艺人登场,就夹在艺人中持板按拍,主人知道了,赶紧请他入席。《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蓘》:"左官家居,好纵倡乐,有所狎女优,往来汳雒间,于田微服往从之,与群优杂处,女优登场,持鼓板为按拍,久之群优相与目笑,漏言于主人翁。主人翁知为李翰林,具衣冠,肆筵席,再拜延请。"

【冯梦龙受知于熊廷弼】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时曾编《挂枝儿》等小曲集,因而受到卫道者的攻击,有"无赖冯生唱《挂枝》"之诋语,几乎受到当权者的迫害。江夏熊廷弼曾督学南畿,冯梦龙系其门下士;此时熊正居江夏故里,冯梦龙便泛舟至湖北求救,熊廷弼急驰书至吴,冯梦龙被讦之事遂释。钮琇《觚剩》续编卷二《英雄举动》:"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我且饭子,徐为子筹之。'""抵家后,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

【冯梦龙怨失侯慧卿】 冯梦龙曾与名伎侯慧卿交契,有白首偕老之约。但后来侯慧卿竟抛弃冯梦龙,冯为此十分伤感,作《怨离诗》三十首和《怨离词》。《怨离诗》末章写道:"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塚上欲招魂。"冯梦龙并为此而绝迹青楼,其[商调·集贤宾]《誓伎》云:"从今去,一笔勾","拼个谢却青楼不走走。"

【冯梦龙向妓女搜集小曲】 冯梦龙喜爱时尚小曲,他辑刻小曲集《挂枝儿》和《山歌》,有不少小曲是从妓女那里搜集而来。如《打草竿》和《吴歌》,得之于名妓冯喜生。冯喜生不但容颜美艳,而且性善谐谑,与冯梦龙是好友。将嫁人前一夜,招冯梦龙话别,临别时,为冯唱此二曲。冯梦龙《挂枝儿》题记云:"夜半,余且去,问喜曰:'子尚有不了语否?'喜曰:'儿犹记《打草竿》及《吴歌》各一,所未语若者,独此耳!'因为余歌云。"

【冯梦龙为《西楼记》增《错梦》】 袁于令作传奇《西楼记》初成,向冯梦龙请教。冯梦龙看毕,置于案头,不置可否,袁于令怅怅而别。半夜,袁于令又持百金至冯家,冯梦龙已为其增入《错梦》一出,袁极为折服。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正于冯梦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

然不测所以而别。时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令今夕馈我百金矣。'乃诫阍人：'勿闭门，袁相公馈银来，必在更余，可迳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故。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

【冯梦龙求援得金解危】 冯梦龙因喜作里俗小曲而受人攻讦，为了解危，他千里泛舟，向熊廷弼求援。可是，当冯梦龙当面说明来意后，熊廷弼并不作正面答复，只是安慰他不必担心，只管用餐。席间所食，都是一些枯鱼、焦烂、腐坏之物，冯梦龙实在难以下筷，而熊廷弼则大嚼起来，还吃得津津有味。饭后，熊廷弼也不谈正事，交给冯一封给友人的书信，此外，还送了一只重几十斤的大冬瓜给冯梦龙，如此而已。冯梦龙十分不快，出了门还未登船，即把冬瓜丢弃。等见到熊的友人，主人殷勤招待，还赠送白金三百。及至冯梦龙回到家中，熊廷弼早已致书当地长官，一场令冯梦龙担惊受怕的攻讦于是涣然冰释。钮琇《人觚》："须臾，供枯鱼焦腐二簋，粟饭一盂。冯下箸有难色。熊曰：'晨选嘉肴，夕谋精粲，吴下书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当非所以待子。然大夫处世，不应于饮食求工，能饱餐粗粝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冯啜饭七余而已。熊起入内，良久始出，曰：'我有书一缄，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并无所答。而手挟一冬瓜为赠，瓜重数十斤。冯伛偻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胜，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数日，泊一巨镇，熊故人之居在焉。书投未几，主人即躬谒冯，延至其家，华筵奇戴，妙妓清歌，咄嗟而办，席罢，主人揖冯曰：'先生文章霞焕，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颈企踵，愿言觏止。今幸亲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纳履之缘也。但念吴头楚尾，云树可遥，荆柴陋宇，岂足羁长者车辙哉。敬备不腆，以犒从者，先生其毋辞。'冯不解其故，婉谢以别，则白金三百，早舁致舟中矣。"(《虞初新志》卷十七)

【曹学佺著野史削籍】 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天启间，曹学佺官广西右参议，撰《野史纪略》，直书梃击之案本末，因而为魏忠贤党弹劾，除名为民，诏毁其所撰野史镂板。《明史·曹学佺传》："天启二年，起广西右参议。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佺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佺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佺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

【王思任避兵犹带棋局】 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今浙江

绍兴)人。王思任性滑稽笑谑,喜欢写诙谐文章,因好弈棋,效大明律制"弈律"。明末兵乱避兵时,还带着棋局,后竟病死山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王思任"好以诙谐为文,仿大明律制'弈律',吾以为必传,枚皋、郭舍人之流也。乱后,踉跄避兵,犹负一棋局以往,遂死于山中。"

【钱谦益赠金故人子】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尚湖,又号牧斋,晚号蒙叟,又曰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谦益文名播海内,请他写文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旧友之子远道来求援,钱请他稍候。正好有人携百金请钱作序,钱便把这笔酬金全部送给故人子。不料他在回去路上丢金,又再回钱谦益处,钱重赠其三百金。金埴《不下带编》卷二:"宗伯文价既高,多与清流往来,好延引后进。凡中朝衣冠,不远千里,行縢修系,丐作隧石之词,寿幛之序,为其亲光荣者,络绎门下。有故人子远来求援,公命少俟,曰:'润笔至,丰啬尽以赆子,可归矣。'适一帅具百金请序,公尽与之。其人失金于途,去复来,乃获三百金,则其盛何减于古人。"

【钱谦益柳如是白发红颜成眷属】 钱谦益初娶柳如是,一个称爱他"乌个头发白个肉。"一个谓爱他"白个头发黑个肉。"众人无不大笑。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二:"钱牧斋初娶柳如是,谓之曰:'吾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柳如是曰:'吾亦爱你。'牧斋曰:'爱吾什么?'柳如是曰:'吾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众为之绝倒。"

【钱谦益戏称柳如是为柳儒士】 钱谦益平生喜好读书,晚年尤甚。家有绛云楼,以藏书丰富著称。娶柳如是后,常与柳坐绛云楼展读书卷。柳如是为钱谦益查阅书籍,每查必得;用事差讹,多能随口辨正;与士大夫谈论,亦面无难色。钱谦益因此看重柳如是,常戏称为"柳儒士"。钮琇《觚剩》卷三:"宗伯吟披之好,晚龄益笃,图史较雠,惟柳是问。每于画眉余暇,临文有所讨论,柳辄上楼缗阅。虽缥缃浮栋,而某书某卷,拈示尖纤,百不一失。或用事微有舛讹,随亦辨正。宗伯悦其慧解,益加怜重。""清辩泉流,雄谈锋起,即英贤宿彦,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蒂,曰:'此我高弟,亦良记室也。'常戏称为'柳儒士'。"

【钱谦益晚年信佛】 钱谦益绛云楼被火焚,只有一佛像完好无损,于是便信奉佛教。《清史·钱谦益传》:"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

【钱谦益逼黄宗羲代写文章】 黄宗羲于康熙甲辰(1664)的一天至钱谦益家探望,其时钱谦益已经病重,一见宗羲来到,便以自己的丧事相托,再求其代写三篇文章。同时不管宗羲是否同意,即令家人把宗羲反锁在书房内,逼其作

文。宗羲为了及早脱身，不到半夜就已写成。谦益在枕上看到，感激不已。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急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誊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

【诗魔厉鹗】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文思苦涩，而又耽于诗句，无论置身何处，都吟咏不已，人呼之为"诗魔"。《清朝野史大观》："厉樊榭意制拙率，不修威仪，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郑之文作《白练裙》刺马守真】 郑之文（约1605年前后在世），字应尼，一字豹先，南城（今属江西）人。工曲，初举不第，游南京。时马守真（字湘兰）为江南名妓，与王百谷等人常为诗酒之会，对郑之文很冷淡。郑之文深为不满，与吴兆等人共作《白练裙》杂剧，极尽讥讽之能事，并付优人演唱，召马守真往观，马守真只是微笑而已。南京国子监司业知道后，训斥郑之文，禁止其作流传，但仍有优人上演。焦循《剧说》卷二引《蜗亭杂订》："郑之文，字应尼，南城人。公车下第，薄游长干曲中。马湘兰负盛名，与王百谷诸公为文字饮，不礼应尼；应尼恨之，与吴非熊辈作《白练裙》杂剧，极为讥讪；聚子弟演唱，召湘兰观之，湘兰微笑而已。定湘傅司业清严训士，一日，召应尼跪东厢下，数之曰："举子当为轻蛱蝶耶？'收以榎楚。"

【陈明智演绝《千金记》】 陈明智是长洲（今江苏苏州）甪直镇艺人，演净角。一次城里名戏班净角临时缺席，邀陈明智代。不巧这天客人点的是明沈采的传奇《千金记》，主角项羽，正要净角扮演。而陈身材矮小，为此其他艺人都很担心。但陈化妆以后，形象一变，演出亦极为成功。焦循《剧说》卷六引《菊庄新话》："兜鍪绣铠，横稍以出，升氍毹，演《起霸》出。《起霸》者，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陈振臂登场，龙跳虎跃，旁执旗帜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从；耸喉高歌，声出征鼓铙角上，梁上尘土簌簌堕肴馔中。座客皆屏息，颜如灰，静观寂听，俟其出竟，乃更閧堂笑语，嗟叹以为绝技不可得。"

【髯樵怒打秦桧饰演者】 明末，江苏吴县洞庭山有一位樵夫，身高而多髯，人称"髯樵"。他目不知书，但喜欢听人说故事。一次，他挑柴路过剧场，停下来看演出《精忠记》。奸相秦桧上场，髯樵大怒，飞跃上台，揪住饰演秦桧的演员便打，直打得流血满面，还边打边骂。焦循《剧说》卷六引顾彩《髯樵传》："尝

荷薪至演剧所观《精忠传》，所谓秦桧者出，髯怒，飞跃上台，摔秦桧殴，流血几毙。众惊救，髯曰：'若为丞相，奸似此，不殴杀何待！'众曰：'此戏也，非真桧。'髯曰：'吾亦知戏，故殴；若真桧，膏吾斧矣！'"

【周顺昌怀不平打优人】 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将要到杭州去上任，在北京的杭州人士设宴为他饯行。宴会上演出《精忠记》，演到秦桧及其妻王氏东窗设计陷害岳飞时，周顺昌不胜愤怒，将扮演秦桧的优人捶打而退。焦循《剧说》卷六："相传周忠介蓼洲先生初释褐，选杭州司理，杭人在都者置酒相贺，演岳武穆事，至奸相东窗设计，先生不胜愤怒，将优人捶打而退。举座惊骇，疑有开罪。明日托友人问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桧耳。'"

【阮大铖演《赐恩环》求昭雪】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怀宁(今属安徽)人。天启年间曾依附阉党魏忠贤，崇祯时因此被罢斥。匿南京牛首山之祖堂，与马士英深相结纳。周正儒被召入阁，阮大铖以家优来演己所作《赐恩环》传奇，跪泣请求昭雪。周正儒谓："逆案难翻，而君意中人为谁？"大铖以马士英对。周正儒遂荐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焦循《剧说》卷五引《流寇长编》)

【阮大铖演剧招骂】 崇祯年间，阮大铖因名列逆党而屏居南京。他千方百计图谋东山再起，复社人士便散发《留都防乱揭帖》，揭露阮大铖的阴谋。阮大铖了解到此事的发起者是陈贞慧、吴应箕，便想通过侯方域去联络陈、吴二人，遭到侯的拒绝。阮大铖有家庭戏班，在当时颇有名气，善演阮大铖自己所作的传奇《燕子笺》。当时复社诸名士因为应试会集南京，侯方域设宴招待友人，派人召阮大铖家班来演出。阮大铖立刻派戏班前去，企图以此笼络复社文人，结果仍然招来一顿骂。焦循《剧说》卷六引《西陂类稿》："大铖家故有伶一部，以声伎擅名，能歌所演剧号《燕子笺》者。会诸名士以试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会，趣征阮伶。大铖心窃喜，立遣伶往，而使他奴诇之。方度曲，四座互称善；奴走告，大铖心益喜。已而抗声论天下事，箕踞叫呶；语稍及大铖，遂戟手骂詈不绝口。大铖闻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

【瞿式耜视死如归】 瞿式耜(1590—1650)，字伯略，一字起田，别号稼轩，江苏常熟人。明永历四年(1650)清军大举围攻桂林。城破，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誓偕死，秉烛危坐于大堂之上，为清军所俘。两人拒绝清军的诱降，赋诗倡和，得百余首。年末，俱被害。《明史·瞿式耜列传》："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

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

【李玉著传奇以抒愤】 李玉(1591—?1671?)，字玄玉，号苏门啸侣，江苏吴县人，为明末清初苏州派戏曲家的领袖人物。据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说，李玉是好奇学古之士，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应科举多次不利，崇祯末年才中副榜举人，明亡后，拒绝做官，专心于戏剧创作。又据说，李玉本是万历时内阁首辅申时行家人，为申家子弟所压抑，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因而著传奇以抒发内心忧愤。焦循《剧说》卷四："元玉系申相国家人，为孙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而'一、人、永、占'尤盛传于时。其《一捧雪》极为奴婢吐气，而开首即云：'裘马豪华，耻争呼贵家子。'意固有在也。"

【《一捧雪》刺严世蕃】 李玉所作传奇《一捧雪》，事有所本。传说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宋张择端所作名画《清明上河图》，严嵩之子严世蕃欲得之，乃令王忬故人、后为己门客之汤臣前往索购。王忬不欲与，乃以赝本应命。汤臣告密于严世蕃，世蕃大怒，趁有人弹劾王忬贻误军机之际，进谗言于皇帝，将王忬处死。或云弹劾王忬者为唐顺之。又或云王忬所藏之画为王维《辋川图》。按"一捧雪"为玉杯之名，系一封疆大吏赠严世蕃者。传奇《一捧雪》系捏合画、杯二事，敷衍而成。剧中受害者托名"莫怀古"，或云"莫怀古事"之意；严世蕃则直斥其名；而以小人汤勤刺汤臣，或云刺唐顺之。梁章巨《浪迹续谈》卷六引王襄《广汇》云："严世蕃尝索古画于王忬，云值千金，忬有临幅，绝类真者，以献。乃有精于辨画者，往来忬家，有所求，世贞斥之，其人知忬所献画非真迹也，密以语世蕃。会大同有虏警，巡按方恪劾忬失机，世蕃遂告嵩票本论死。"

【《万民安》刺搜刮】 李玉传奇《万民安》事有所本。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到各地加紧搜刮。当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苏州六座城门，门门有税，引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染织工人在葛成领导下举行暴动，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官府被迫减免诸税。事后官府捕人，葛成挺身而出，舍一人以救大众。后遇赦而出。褚人获《坚瓠辛集》卷二："万历辛丑，内监孙隆以织造至苏。""六门设税吏，担负出入必税钱数文，闾阎扰动。吴人葛诚义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杀其参随，隆走杭得免。"

【《清忠谱》志五人之义】 明天启六年(1626)三月，宦官魏忠贤派遣厂卫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百姓群情激愤，市民颜佩韦等聚众万余，

至府衙请愿，强烈要求释放周顺昌。事后魏忠贤党羽捉拿暴动群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慷慨就义，周顺昌也被暗害于狱中。及至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黜，惨死诸臣才得昭雪，并表彰周顺昌等"清忠风世"。苏州百姓感五人之义，即毁阉党所建之魏忠贤生祠，就地建五人墓永志纪念。李玉《清忠谱》传奇即本此事而作。吴伟业《清忠谱序》："逆案既布，以公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清忠谱》卷首）

【《洛阳桥》颂蔡锡造桥】 李玉所著传奇《洛阳桥》，本事出于明洪熙间泉州知府蔡锡。蔡锡拟在泉州造一座桥，但因桥跨海，难于施工。蔡锡欲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自称愿往。复乞酒饮，大醉，自投于海，俄而擎"醋"字出。蔡锡谓当在八月二十一日酉时开工，开工后十多天不涨潮，桥得以顺利建成。后人以之附会宋代之蔡襄。《洛阳桥》一剧亦本此而成。焦循《剧说》卷四谓此事"载锡本传，此实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蔡端明，且以为传奇中戏妄之语，非也。"

【万里寻亲与《万里圆》】 李玉传奇《万里圆》事有所本。黄向坚，字端木，吴县（今属江苏）人。其父明末在云南任大姚知县，久不得还。黄向坚历尽千难万险，行程二万五千余里，费时三年，终于迎亲还乡。黄向坚自作《寻亲纪程》、《滇还纪程》以记其事，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中。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消夏闲记》："明孝廉黄云美，周忠介公门人也，为云南大姚令。鼎革后，其子向坚，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迎二亲回苏。自顺治二年岁暮出门，至十年始归故里。有作《万里缘》传奇以演其事者。"

【王成六求列名《万里圆》】 李玉传奇《万里圆》演吴县孝子黄向坚万里寻父事，当时吴县有一皂隶名王成六，曾因公事与黄家有些往来，见黄向坚入戏，他也赠给作者一百只馒头，要求将自己写进剧中。作者因此增写了《打差》一出。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消夏闲记》："时有吴邑隶王成六，曾以伪官事，向黄差查。乃馈馒头一百于作者，求列名其中，增入《打差》一出。"

【袁于令即席作曲讥权贵】 袁于令（1592—1674），名晋，号箨庵。吴县（今属江苏）人。曾作传奇《瑞玉记》，描写宦官魏忠贤党羽巡抚毛一鹭及织局太监李实陷害东林党人周顺昌之事，十分详尽。方脱稿，即交优人排演。演出那天，别人都到了，而袁尚未至。优人提出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于是在座诸人各拟一调。这时袁于令到了，结果还是他即席所补最为合适。焦循《剧说》卷三："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即索笔书《卜算子》云：'局势

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频添一段忙，待织造迷天网。'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

【袁于令为爱妓作《西楼记》】 袁于令曾在同乡富豪沈同和席上，与名妓穆素徽相遇。二人互以心许，沈不悦。袁门下客冯某，从沈舟中夺穆素徽归袁。沈告于官，袁被系于狱，狱中作《西楼记》传奇以记其事。剧中男主人公于鹃即作者自指，"于鹃"相切即"袁"；池同，影射沈同和。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引《书隐丛说》："吴江有沈同和者，以财雄于乡。凡新到妓女，必先晋谒，名妓穆素徽，美而才，循例谒沈。时适有文会，袁箨庵以名下士居首坐，美人名士，一见倾心。席间私语移时，沈不怿，加诮让焉。箨庵遂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于红绡妓也。有门下客冯某者，喜任侠，有胆力，知箨庵意，则慷慨激昂，以古押衙自命。一日，沈挟穆游虎丘，冯径登沈舟，出不意夺穆而去。沈怒，讼之官。箨庵父大惧，送子系狱以纾祸。箨庵于狱中抑郁无聊，乃作《西楼记》以寄慨。"

【轿夫赞《西楼记》】 袁于令以《西楼记》传奇得盛名，每与人谈及此记，便面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来，乘轿于月下经过一大姓之门，其家正宴客，演出传奇《千金记》中的《霸王夜宴》一出。轿夫说："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袁于令听了大喜过望，差点从轿子里掉下来。这"绣户传娇语"正是《西楼记》中的一句唱词。焦循《剧说》卷六引《筠廊偶笔》："袁箨庵于令以《西楼》传奇得盛名，与人谈及，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肩舆月下过一大姓门，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舆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箨庵狂喜，几堕舆。"

【袁于令论三声】 袁于令做荆州知府时，有一次去见上司某巡道。巡道突然问："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也。"袁于令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下官闻公亦有三声。"巡道问是哪三声，袁说："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不久，袁于令便被罢官，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吴伟业赠诗说："词客开元擅盛名，萧条鹤发可怜生。刘郎浦口潮初长，任相祠边月正明。击筑悲歌燕市恨，弹丝法曲《楚江情》。善才已死秋娘老，湿尽青衫调不成。"《楚江情》，即袁于令所作传奇《西楼记》。尤侗《艮斋杂说》卷五："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也。'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竟以此罢官也。"

【龚鼎孳戏袁于令】 袁于令与几位朋友一道去见龚鼎孳，龚久久未出，仅派人

出来回话说："平昔未相识，不便接见。"袁于令听了，大为不快。一会儿，龚鼎孳出来，作揖说："从来不认得于叔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案于叔夜为袁于令《西楼记》中的男主角，龚鼎孳所引，为《西楼记》中的一句唱词。焦循《剧说》卷六引《旷园杂志》："袁箨庵与数客谒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报曰：'平昔未相识，不便接见。'袁大不怿。少顷，公出，长揖曰：'从来不认得于叔夜。'举座绝倒。"

【茅维以戏曲自负】 茅维(约1596年前后在世)，字孝若，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茅坤少子。所作杂剧有《苏园翁》、《秦庭筑》、《金门戟》、《闹门神》等。尝以所作杂剧请钱谦益作序，钱谦益以关汉卿、马致远比之，茅维不满，因为钱谦益没有把他和汤显祖相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茅太学维小传》："(茅维)尝以所作杂剧属余序，已而语人曰：'虞山轻我！近舍汤临川，而远引关汉卿、马东篱，是不欲以我代临川也。'其奡兀如此。"

【张岱善属对】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即聪颖，善于属对，曾以对语嘲谑当时隐士陈眉公。张岱《快园道古》卷五："陶庵年八岁，大父携之至西湖。眉公客于钱塘，出入跨一角鹿。一日，向大父曰：'文孙善属对，吾面考之。'指纸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陶庵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赞叹，摩予顶曰：'那得灵敏至此，吾小友也。'"

【张岱张灯唱戏金山寺】 张岱于崇祯二年(1629)八月十六日夜，过金山寺，入大殿，盛张灯火，大唱杂剧。刹那间锣鼓喧天，寺僧梦中醒来，争看陌生来客唱戏。剧演完时天快亮了，张岱等解缆过江。寺僧始终不敢问，目送久之。张岱《陶庵梦忆》卷一："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撒眼翳，翕然张口，呵欠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

【张岱阅稗史止斗鸡】 张岱爱好斗鸡，一日看野史，读到唐玄宗酉年酉月生，因好斗鸡亡国。张岱念及自己也是酉年酉月生，于是不再玩斗鸡。张岱《陶庵梦忆》："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张岱晚年号六休居士】 张岱由明入清，生活穷愁潦倒，作品亦时常流露怀旧感伤的情绪。晚年自号六休居士。其《快园道古》卷十三："陶庵晚年号六休居

士。白岳问其说，陶庵曰：'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白岳曰：'此大安乐法也。'"

【张溥读书必手抄】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幼年即好读书，所读书必亲手抄录，录毕朗诵一遍，即焚之重抄，如此六七遍才罢休。后来张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正出于此。《明史·张溥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

【金銮冒雪天赴约】 金銮，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金銮曾与朋友相约到高翁家去，由于天寒下雪，好久才到。主人问他怎么能来这里。金归功于酒，宾主谈笑竟日而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尝与盛仲交期于城南高翁家，天寒且雪，久之方至，主人问曰：'翁方有事娶妇，胡能来此？'在衡大笑，指杯酒曰：'事孰有大于此者乎？'谈笑移日始去，其风尚如此。"

【阎尔梅以鹓雏自喻】 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白耷山人，又号古古，沛县(今属江苏)人。阎尔梅与陈百史友善。陈在清廷中作官，想拉拢阎参加会试，以会元相赠。阎在手掌上写一'吓'字，把自己比作《庄子·秋水》中高洁的鹓雏。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一："一日，百史令亲信至阎寓，谓如肯会试当以会元相赠，古古笑而不答。其人屡促回音，古古令伸掌书一'吓'字于上，云以此复之，盖以鸱枭得腐鼠喻陈，而以鹓雏自喻也。"

【丁野鹤吟成佳句生狂态】 丁野鹤(1607?—1678?)，字西生，号野鹤，自称紫阳道人，晚年又称木鸡道人，山东诸城人。野鹤在椒邱时，早晨常迟起不带帽，握笔倚树高声吟哦，一得佳句，便呼酒狂叫，旁若无人。但若有人不解其诗，丁便上床蒙被而睡。王晫《今世说》卷六："丁野鹤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树高哦，得佳句，呼酒秃发酣叫，旁若无人。间以示椒邱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床，蒙被而睡。"

【丁野鹤策驴会旧游】 丁野鹤在椒邱作官时，忽然思念京师旧游，便策驴冒风雪，远途至华严寺，召旧游酣饮，兴尽而返。查为仁《莲坡诗话》五五："忽念及京师旧游，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严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淋漓兴尽，策驴而返。"

【诸九鼎遇飓风吟啸自若】 诸九鼎(生卒年不详)，字骏男。一名昙，字铁闇，浙江钱塘人。诸骏男尝同姜真源乘舟过金山，遇飓风大作。诸吟啸自若，作《过

金山诗》。王晫《今世说》卷四："诸骏男尝同姜真源过金山，飓风大作，舟直触郭璞墓石。时真源在别舟，意诸必大惶怖，诸方吟啸自若，作《过金山诗》。"

【刘体仁置酒慈仁寺】 刘体仁(生卒年不详)，字公戭，河南颍川卫人。性旷达，曾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不管认识与否，强迫人家饮酒，甚至灌得呕吐才罢。王晫《今世说》卷七："刘公戭性旷达，尝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论识与不识，必牵挽使饮，有不能胜者，必强灌之，至醉呕乃已。"

【王翃还妾】 王翃(生卒年不详)，字介人，浙江嘉兴人。王翃无子，好友李岩赠一妾。妾原有丈夫，因兵乱分离。后夫访至王翃住所，王还妾给其夫。王晫《今世说》卷一："王介人与郡司李岩方公善。王无子，岩赠之妾。妾故有夫，兵驱散后，访至王所。王哀怜，立还妾重妻其夫。"

【丘吉题扇号为绝唱】 丘吉(生卒年不详)，字大祐，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丘吉为人题扇，才思敏捷。童子拿来杨梅，丘刚吃几颗，就急叫拿笔，所题诗当时号为绝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陈颀永之曰：吾乡陈士英，有白纸聚扇，中夹纸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见。题诗者多不称意。一日予与大祐过士英，士英即以此扇求题。童子擎杨梅啗客，不数颗，大祐遽呼笔研，题曰：'露下银河月上迟，梨花雪里梦醒时。水晶帘在琼楼上，惆怅何由会玉肌。'时号为绝唱。"

【程康庄磨崖刻《瘗鹤铭》】 程康庄(生卒年不详)，字坦如，一字昆仑，山西武乡县人。程登焦山，因见《瘗鹤铭》遗迹缺蚀不完，在悬崖上重刻，并拉王士禛同游，各赋诗记其事。王晫《今世说》卷三："程昆仑登焦山，披草搜《瘗鹤铭》遗迹，为冲波撼击，缺蚀不完，别购善本，磨悬崖而刻之，拉阮亭同游，相视叫绝，凭高吊古，各赋一章纪其事，江干之人艳称也。"

【邱海石拔剑逐丁野鹤】 邱海石和丁野鹤平生友善。一天二人论文不合，谩骂不止。邱竟拔剑追丁野鹤。丁上马急走，邱追之不及乃返。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邱海石、丁野鹤皆山左诗人，阮亭怀人诗所谓九仙诗人丁野鹤，又齐名当日邱灵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饮铁沟园，论文不合，谩骂不已，邱拔壁上剑逐丁，丁急出上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东人传为佳话。"

【陈子龙怀柳如是词】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青年时曾与名妓柳如是有过一段爱情关系。崇祯八年(1635)二人离别。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追忆当时离别之情景，写下了《少年游·春情》："满庭清露浸花明，携手月中行。玉枕寒深，冰绡香浅，无计与多情。奈他先滴离时泪，禁得梦难成。半晌欢娱，几分憔悴，重叠到三更。"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

【金圣叹应试每被黜】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又改名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文怪诞不中程法。曾多次参加考试，均因为文怪诞，为主考者所斥黜。一次考试，以"如此则动心否乎"命题，金圣叹于文末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书三十九字。又一次考试，以"孟子将朝王"为题，金圣叹仅于卷之四角各写一"吁"字，便交卷。蔡丏因《金人瑞》："以是每被黜，笑谓人曰：'今日可还我自由身矣。'客问：'自由身三字出何书？'曰：'酒边多见自由身，张籍诗也。忙闲皆是自由身，司空图诗也。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诗也。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诗也。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子诗也。'"（《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册）

【金圣叹食狗肉讲经】 金圣叹常于居处设高座讲经，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所讲内容极广，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佛道典籍，稗官野史，三教九流，无不纳入其中，纵横颠倒，议论风发。听讲的僧俗大众，无不顶礼膜拜，叹为观止，而金圣叹也洋洋自得，对道学家的嫉恨诽谤不屑一顾。尤侗《艮斋杂说》卷四："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流从之者甚众。"

【金圣叹豪饮】 金圣叹喜饮酒，酒后意兴勃发，便谈文论艺，久而不倦。蔡丏因《金人瑞》："人瑞豪饮。喜读《离骚》，尝朗诵以下酒。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册）

【金圣叹感顺治赏识】 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金圣叹友人邵兰雪自北京归来，告诉金圣叹，顺治帝很赏识他所批评的才子书。金圣叹感激涕零，作《春感八首》纪其事。其诗序云："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头敬赋。"（《沉吟楼诗选·七言律》）

【金圣叹因哭庙案遇害】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帝福临逝世。苏州秀才和百姓乘地方官哭临之机，群哭于文庙，要求惩治暴虐贪赃的吴县知县任维初。当时，郑成功、张煌言正由海上进军抗清，清政府便逮捕了哭庙的秀才，以反叛的罪名将他们处死，金圣叹也在其中。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朝廷派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及十七人俱付会逆案坐斩。"

【金圣叹一笑受刑】 金圣叹因哭庙案被判斩刑，其家产亦籍没入官。相传金圣叹至死，仍不改其放诞诙谐本性，一笑受刑。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经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边塞云。"

【金圣叹临刑教子属对】 相传金圣叹临刑，其子极为悲伤。圣叹以教子属对表达内心之酸苦。来衡子《虫鸣漫录》卷二："金临刑时，其子泣送之。金曰：'有一对，尔属之：莲子心中苦。'莲、怜借音巧合。子方悲痛，久而未答。金曰：'痴儿，是何足悲乎！吾代尔对：梨儿腹内酸。'此盖志气早定，故临难不迷也。"

【金圣叹至死犹调侃人】 金圣叹临刑前，托狱卒带一封信给家人。狱卒将信呈给狱吏，狱吏怀疑其中有诽谤朝廷的言论，拆开一看，才知道自己被调侃了一顿。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十引《花朝生笔记》："圣叹赴市时，以遗书托狱卒寄妻子，卒怀以呈吏。吏疑有谤讟语，启缄阅之，上书云：'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得传，我无遗憾矣。'吏为之绝倒，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金圣叹批著散佚多】 金圣叹批点的才子书，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六部。全体完成而传世的，只有《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两部。其余诸书，虽耗费心力同样很多，但因无人刊刻，大多散佚。丘炜萲《菽园赘谈》卷二："金圣叹积年成世，呕心耗血，所评诂选辑之庄、骚、马、杜各手稿，无力自锓，尘封连屋。身后随风散灭，惟五、六两才子小说，以其可以销售渔利，始得书贾出赀任刊。然垄断者他人，著书者作嫁，取办救贫之一策而已。"(《菽园著书》本)

【吴伟业作《拙政园山茶歌》】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陈海昌荐吴伟业至京，将虚己厚待。等到吴入京，海昌因事败，举家远谪塞外，吴伟业为陈海昌的拙政园中山茶花作歌，感慨惋惜。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陈海昌之遴荐吴梅村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昌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村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惋惜，盖有不能明言之情。"

【吴伟业觅女郎倩扶】 吴伟业与人作神山之会，派人觅女郎倩扶。夜里，沪上张宏轩刺史来，随带一美艳少年，众人开初不敢询姓氏，后用烛一照，才知就是倩扶。王晫《今世说》卷八："云间诸乾一、董苍水于重阳后作神山之会，即彭仙人栖神处也，时娄东吴梅村在坐，连遣觅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沪上张宏轩刺史来赴。投刺后，吴命以己车迎入。使者传覆，需两车。人颇讶之。及至，则挟一衣冠少年，光艳暗射，若薄云笼月。人各却步，且不敢询姓氏。及移

烛烛之，则倩扶也。一座哗然。”

【吴伟业梦上帝召为泰山府君】 康熙辛亥(1671)元旦，吴伟业梦上帝召为泰山府君，知道自己寿限将尽，便作《绝命词》。当时有一和尚能先知，吴访之。和尚说，今年元旦公梦已得之，何必再问。不久吴伟业去世。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辛亥元旦，梦上帝召为泰山府君，是岁病革。作《绝命词》云：‘忍死偷生念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终须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时有浙僧能前知，访之，至曰：‘今年元旦已梦告公矣，何必更问老僧?’遂卒。”

【吴廷桢听钟声得诗句】 吴廷桢，字山抡，号南村，江苏长洲(今属苏州)人。康熙于三十八年(1699)春南巡，驻跸苏州，廷桢献诗，得到康熙赞赏，于是命其登御舟赋诗，限用“江”韵。廷桢很快吟得开头两句，可是接下去的两句却怎么也想不出来。正在发窘之时，廷桢忽然听到舟内自鸣钟声响起来，触动灵感，立即顺利地写成后两句。人们戏称自鸣钟为“救命钟”。王应奎《柳南随笔》：“献诗，上览而称善，命登御舟赋诗，赐韵三江。廷桢应制诗云：绿波潋艳照船窗，天子归来自越邦。忽听钟声传刻漏，计程今已到吴江。”“当廷桢之赋诗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属，窘甚，忽听御舟自鸣钟，即景生情，而诗乃就。好事者戏呼自鸣钟为救命钟。”

【黄宗羲入都为父讼冤】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余姚(今属浙江)人。黄宗羲父黄尊素因为劾魏忠贤被害。明思宗即位，宗羲入都为父讼冤。对簿公堂时，宗羲用锥刺阉党，又追杀害其父的牢卒，一一将仇家除去。事毕，率领子弟在狱门祭其父，哭声达宫禁中。《清史·黄宗羲传》：“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其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鞫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欧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于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批评侯方域放诞】 黄宗羲性耿直，即使对朋友也都有微词。他看不惯侯方域每宴以妓陪酒，以放诞目之，认为自己不说，就是损友。有人以侯性不耐寂寞为其辩护，黄也不以为然。但当选明文时，有人要黜侯文，宗羲却以为不应黜弃其文，表现出宽恕之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在南都时，见归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

则亦何所不至耶!'时人皆叹为至论。及选明文，或谓当黜方域文，宗羲曰：'姚孝锡尝仕金,元遗山终置之南冠之列,不以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论人严,亦未尝不恕也。"

【黄宗羲不应博学鸿儒科】 康熙戊午(1678)年,清廷为笼络汉人,诏征博学鸿儒。叶方蔼寄诗宗羲,怂恿他应试。宗羲答诗表示不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康熙戊午，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先以诗寄宗羲，怂恿之,宗羲次韵答以不出之意。方蔼商于宗羲门人陈庶常锡嘏，对曰：'是将追先生为谢叠山矣。'其事遂寝。"

【李渔率家班游艺四方】 李渔(1611—约 1679),字笠鸿,号湖上笠翁，原籍兰溪(今属浙江),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著有《笠翁十种曲》即《奈何天》、《比目鱼》等十部传奇剧本。他家有一个家庭剧班,经常游艺四方,演出由李渔创作、改编、导演的戏曲。李渔家班先后到过北京、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地,名满天下。《李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笠翁文集·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

【黄周星拒清自沉】 黄周星(1611—1680),字景虞,号九烟，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明亡不仕,往来吴、越间,以教经糊口。由于亡国之痛,常怀悲愤。于康熙十九年(1680)端午,凿舟沉水而死。《乾隆长兴县志》卷九:"南都陷，遂弃家,流寓长兴,五迁而至乌程之南浔,隐居不出。""庚申,行年七十,忽感怆伤心,仰天叹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为《解蜕吟》十二章,自撰墓志,与妻孥诀。慷慨命酒数斗,大醉,赋《绝命词》,遂自沉于水,时五月五日。"

【冒襄作诗悼董小宛】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今属江苏)人。辟疆有宠姬董小宛,多才多艺,不幸早逝。冒作诗伤悼，一时名士赋诗甚多。查为仁《莲坡诗话》九一:"辟疆有姬人董小宛,金陵人，善书画，兼通诗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忆语》悼之。一时名士吴薗次以下无不赋诗以赠。"

【冒襄酒酣痛骂阮大铖】 冒襄对阮大铖的人品极为不齿，痛恨其攀附宦官魏忠贤助纣为虐,故常在酒酣耳热之时,痛加詈骂，但是对于阮之文才却又大为称善。阮大铖得知,对其仇视,便借机加以陷害。冒襄赖有力者援救，才得以免祸。《清史稿》卷五〇一:"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

【冒襄宴客耗尽家产】 冒襄家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等园林胜景。他几乎

每日都要宴请宾客,当时名士如王士禛、邵潜、陈维崧等人无不与会,极一时之盛,直至把家产耗尽,冒襄也并不感到后悔。《清史稿》卷五〇一:"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宾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周亮工好士怜才】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又号缄斋,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周亮工喜欢奖掖后进,备一本子,记海内人才姓名,外出方便,必去拜访他们。又叫手下人报知他们所了解的人才,以耳目间不漏掉一个人才为快。查为仁《莲坡诗话》:周亮工"居官不肯假借官里人,而好嘉与后进。尝置一簿坐上,与客言海内人才某某,辄疏记之,宦辙所至,必枉车骑过之,又令进其所知,使耳目间不遗一士然后快。"

【周亮工少时通宵读书】 周亮工年青时读书常通宵达旦,白天则登临游览,认为读书应当不见天光,方可静悟。王晫《今世说》卷三:"周栎园少时,读书恒以夜,自更初至达旦,方一偃息。日则游行登览,常谓人曰:'云影天光,皆足乱人心志,作此等功业,须是一隙不露乃可静悟。'"

【周亮工出使江淮】 周亮工为督粮使,出使江淮间,四方之士慕其名,车船来见,道路为之狭隘。王晫《今世说》卷六:"周栎园以少司农出为督粮使,使江淮间,四方之士慕之者,争愿见司农,舟车辐辏,道路为隘。"

【周亮工爱榕树婆娑】 相传千年老榕树,其上生奇南香。周亮工在福建做官时,常爱老榕树婆娑之状,徘徊其下。他人笑谑他想觅奇南香。周亮工《闽小记》卷二:"相传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见老榕树,爱其婆娑,辄徘徊不能去。高云客时谑余曰:'公欲觅奇南香耶?'"

【周亮工出金葬文士】 周亮工在闽作官时,有诗人赵十五、陈叔度卒,周出俸金葬之,并题墓碑,令落魄之士,深为感动。王晫《今世说》卷一:"周栎园在闽,有赵十五、陈叔度,皆工诗,没不能葬。周出俸金,葬之西郊,题曰:词人赵十五陈叔度墓。寥落无所之之士,时渍酒其下。"

【周亮工从容破寇】 周亮工为福建按察布政使时,一次寇贼来犯,城上四面火起,鼓声动地。周亮工指挥若定,长啸若神人。王晫《今世说》卷二:"周栎园按察入闽时,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钲鼓声动地。周指挥卤楯,蔺石渠答,施设有序,手发大黄,应弦殪敌,长啸若神人。"

【周亮工求江瑶柱】 周亮工作福建按察布政使期间,常求江瑶柱,即干贝。他指着干贝上彩色斑烂的花纹对人说:此即肤理,足以称冠海族,可惜其生长在远方,不登玉食。王晫《今世说》卷八:"周栎园官闽,每求江瑶柱,辄令蜑人取诸梅花厂石间,其甲上纹如瓦楞,映日视之,与绿玉相类,彩色灿漫,晃人

眸子。周语人曰：'此即肤理，便足鞭挞海族，惜其生育遐陬，不登玉食耳。'"

【周亮工雪夜联句】 周亮工雪夜与吴冠五吟诗不止。二人已经脱衣睡薄板上，忽然联句成，便争着把它写下来，薄板跳起灭烛，二人大笑而止。王晫《今世说》卷四："周栎园雪夜坐，念狱中事正急，铁衣周罗户外，方与黄山吴冠五，共为诗，漏下数十刻不止。尝对卧薄板上，已解衣卧，忽联句成，两人拥败絮，从口吻中涩不律，露臂争书，薄板跃起，短烛扑灭，一笑而止。"

【周亮工博学强记】 周亮工在扬州做官时，不论公事之暇或接引宾客，常以书自随。归来对友人，常能举出书中所记情事，辨析字义，引书证明，必能指出在何书何卷，以及先后次第，不差分毫。王晫《今世说》卷三："周栎园观察维扬，簿书稍暇，手一编不辍。即参拜大僚，酬访宾客，坐舆幕中，往来市肆杂沓，日以十数卷自随。归语友人，辄能举其详曲，虽甚久远，偶晰一字之疑，引据证明，必指出其出何书载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简牍，当命掌记依检，应手而出，不差累黍。"

【方文作《四壬子图》】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涂山，桐城(今属安徽)人。方文壬子日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其中陶渊明、杜甫、白乐天均高座，而方文谨恭弯腰，呈诗于前。王士禛对在座的客人笑谑道，陶渊明、白居易皆不足虑，只有杜甫，文法严峻，恐怕涂山要打藤条。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七：方文"以己壬子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为陶渊明，次杜子美，次白乐天，皆高坐，而己伛偻于前，呈其诗卷。余为题罢，语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妪可解，皆不足虑；所虑杜陵老子，文峻网密，恐涂山不免吃藤条耳！'一座绝倒。"

【归庄好奇】 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江苏昆山人。归庄好奇，被目为狂生，戏题所居屋柱，并屡改名字。朱彝尊《诗话》："归恒轩庄好奇，世目为狂生。尝题其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曰。'乡党传之，谓可入《启颜录》。其名字屡更，或称归妹，或称归乎来；表字或称元功，或称园公，或称悬弓；恒轩其别号，亦号普明头陀，又书鏖鏊山人。"

【归痴】 归庄狂士，因家贫，门破不可关，椅坏不可坐，用绳缚扎，书其匾曰"结绳而治"。时人称其为"归痴"。王应奎《柳南随笔》："家甚贫，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又除夕尝署其门云：'一枪戮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不经多类此。时人呼为'归痴'云。"

【归庄携酒应院试】 归庄嗜酒，携酒应院试，边饮边写，未到黄昏，已成七义。

并用隶、篆、真、草写五经文字，御史爱其才。《同治苏州府志》："性嗜酒，携酒应院试，且饮且书，日未晡，成七义，分隶、篆、真、草书五经文字，御史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复焉。"

【归庄亡命为僧】 顺治乙酉(1645)，县丞阎茂才下令剃发，士民不从，捉住县丞。归庄提议杀阎。后清廷追究此事，归庄亡命为僧，称普明头陀。《同治苏州府志》："顺治乙酉，县丞阎茂才摄令事，下薙发令，士民不从，噪於县，縶茂才，庄白众杀之，遂婴城守。事定后，究前事，庄亡命，薙发僧装，称普明头陀。"

【归庄吊古辄大哭】 归庄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浪迹江湖。遇名山大川，凭吊古今，常大哭。朱彝居《诗话》："既遭家难，遂弃儒冠，浪迹江湖间。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大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而公不顾也。"

【归庄结庐墓侧】 归庄隐居放达，结庐先人墓侧，寂然寥落，独与妻子相对。曾自题草堂，有"人何寥落鬼何多"之语。《觚剩续编》：归庄"依隐作达，结庐于墟墓之间，萧然数椽，与孺人相酬对，尝自题其草堂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归庄元旦书门】 吴俗在每年岁首，在门上贴红纸春联，写吉祥语。一年元旦，归庄书其门"北平都督佥事，南台御史大夫"一联。其举止犹同晋阮咸晒裈，讽刺俗情。《觚剩续编》："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忽一元旦，见其门有：'北平都督佥事，南台御史大夫'一联，贺岁之客，讶而未解其意，玄恭曰：'我亦欲集福寿，来平安耳。'"

【归庄饮酒[illegible]梅】 归庄素爱花，曾与人游郑薇令之园观梅。园中古干繁花，交映清波。归庄酒酣卧池上梅干之上，看水中花影人影，狂叫喝酒，口占二绝句，大醉而归。《归庄集》卷六《洞庭山看梅花记》："园中梅百余枝，一望如雪，芳气在襟袖，临池数株，绿萼、玉叠，红白梅相间，古干繁花，交映清波，其一株横偃池中，余酒酣卧其上，顾水中花影人影，狂叫浮白，口占二绝句，大醉而归寓。"

【顾炎武晏起怪汀茫】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更名绛，字忠清。乙酉后，更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又自署蒋山佣，或曰鹰扬弟子，江苏昆山人。顾炎武精于音韵之学，曾宿傅青主家。一天，炎武早晨晏起，青主在外呼叫"汀茫久矣，还在好睡呀？"顾炎武奇怪他说的话。青主谓天本音汀，明本音茫，两人相顾大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顾亭林先生邃于古音，尝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晏，青主于户外呼曰：'汀茫久矣，犹酣卧耶？'先生

怪其语。青主曰：'君精古音，岂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与大笑。"

【顾炎武背诵古乐府】 顾炎武博学强记，曾应王士禛之请，背古乐府《蛱蝶行》，声音琅琅，不差一字，令王士禛拜服。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八："近日昆山顾宁人号强记，在京师，一日会于邸舍，余谓之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蝶行》一过，当拜服。顾即琅琅背诵，不失一字。盖此篇声字相杂，无句读，又无文理可寻，最为难读故也。"

【顾炎武不赴夜宴】 顾炎武性不谐俗。曾至京师，东海两学士邀他夜饮，顾怒而不往，说世间只有淫奔贿赂二事夜行，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尝至京师，东海两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

【顾炎武临危不作钱谦益门生】 顾炎武为家仆陆恩诬告，官府捕之甚急。有人想请钱谦益救之，钱要顾自称门生后方答应，其人知道顾必不肯，但事情危急，便冒用顾名帖给钱。顾知道后，急索名帖，不得，在大街上贴布告以自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有为求救于钱谦益，谦益欲炎武自称门下而后许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机，乃私书一刺与之。炎武闻之，急索刺还，不得，列揭文于通衢以自白。谦益闻之曰：'宁人何其卞也！'"

【顾炎武拒绝南归】 顾炎武晚年定居华阴。尚书徐乾学因在未遇时，受顾炎武救济。此时，为顾买田置宅，致信迎顾南归。顾拒而不往，表示徘徊渭川，以毕余年。最终老死华阴。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尚书乾学未遇时，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门鼎贵，以书迎之南归，为买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

【龚鼎孳用唐朝事为己辩解】 龚鼎孳(1614—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龚鼎孳斥大学士冯铨为明阉党魏忠贤义儿，冯反唇相讥，指龚是"逆贼御史"。逆贼谓李自成。龚曾被迫为李自成直指使。龚用魏征归顺唐太宗事为己辩解，睿亲王认为龚的说法不伦不类。《清史·龚鼎孳传》："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

【龚鼎孳落笔如飞】 龚鼎孳与宋既庭会于京师，酒后分韵赋诗。龚文思敏捷，落笔如飞。王晫《今世说》卷三："宋既庭谒龚芝麓于京师，一见欢甚，酒阑灯

炮,相与分韵赋诗。龚才思敏捷,落笔如飞,望之若神仙中人。"

【龚鼎孳挈顾媚重游金陵】 龚鼎孳夫人顾媚,原为金陵名妓。清顺治丁酉(1657)年,龚偕夫人顾媚重游金陵,正值顾生辰,张灯开宴,大集宾客,梨园演剧。顾旧日姊妹亦赴宴。龚意甚得。余怀《板桥杂记》:"岁丁酉,尚书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昔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燕。李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留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

【宋琬遭诬告下狱】 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末,山东登州于七起义,宋琬被族中人诬告下狱。三年后,巡抚蒋抚国辨其无罪,放归闲居。《清史·宋琬传》:"时登州于七为乱,琬同族子怀宿憾,因告变,诬琬与于七通,立逮下狱,并系妻子。逾三载,下督抚外讯。巡抚蒋国柱白其诬,康熙三年放归。"

【侯方域不与阮大铖交往】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诸名士作《留都防乱揭》声讨阉党阮大铖罪,陈贞慧、吴应箕二人为主要人物。大铖了解侯方域与二人友善,想通过他交识二人。侯闭门谢客不与大铖来往。大铖衔恨在心,利用权柄将尽杀党人。侯方域依高杰乃免。《清史·侯方域传》:"诸名士共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二人主之。大铖知方域与二人善,私念因侯生以交二人,事当已,乃嘱其客来给欢。方域觉之,卒谢客,大铖恨次骨。已而骤柄用,将尽杀党人,捕贞慧下狱。方域夜走依镇帅高杰,得免。"

【侯方域品花赋诗为第一】 明末,巨豪郑超宗家盛开黄色大朵芍药花,南北名流集此品花赋诗。钱谦益为主坛,侯方域所作评为首选。郑超宗以千金为侯公子寿。金埴《不下带编》卷一:"广陵郑进士元勋超宗,卤贾之巨豪也。明末时,其家园亭开黄色巨朵芍药花百余,集南北名流,品花赋诗,币请钱宗伯牧斋谦益主坛甲乙,首选者侯公子朝宗方域作也。超宗则又挥千金为公子寿。"

【侯方域醉登金山】 侯方域曾与友人醉登金山,评论当世人物,临江悲歌。王晫《今世说》卷六:"侯朝宗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次尾、夏彝仲,醉登金山,指评当世人物,临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瑜、王猛。"

【柳如是一死平乱】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又改

名是，字如是，吴江(今属江苏)人，为钱谦益妾。钱谦益死后，族人为争夺遗产逼迫柳如是，柳如是允诺在宴席上分割遗产，暗中布置家丁。席间，柳如是假作登楼取物，悬梁自尽，并留遗言捉拿闹事者报官，乱事始得平息。钮琇《觚賸》卷三："申旦而群宗麕至，柳谕使列坐丧次，潜令健者阖其前扉，乃入室登荣木楼，若将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讶，入视，则已投缳毕命，而大书于壁曰：'并力缚饮者，而后报官。'嗣子见之，与家人相向号恸。绋綷之属，先一日预聚于室，随出以尽缚凶党，门闭，无得脱者。须臾邑令至，穷治得实，系凶于狱。"

【施闰章事叔至孝】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又号蠖斋，宣城(今属安徽)人。施少年丧父，事叔至孝。一次值叔父生日，亲戚来贺，而叔因有小烦恼，躺着不去迎客，闰章跪在叔父榻前好长时间。后来，闰章忆起叔父时往往流泪。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五："宣城施愚山少孤，事叔誉至孝。一日值叔诞辰，大集亲戚上寿，而叔以小故忤意，坚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门，每忆叔辄涕泗。"

【施闰章制文除虎患】 施闰章为江西参议时，峡江有虎为患。施制文祝之，不久，虎即堕深沟死。《清史·施闰章传》："峡江患虎，制文祝之，俄有虎堕深堑，患遂绝。"

【施闰章题诗苎帐】 施闰章曾题诗于苎麻帐之上，一时名士属和，名其为"诗帐"。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五："施愚山分守湖西，制苎帐，题诗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时名士多属和，名曰'诗帐'。"

【吴嘉纪谒谢王士禛】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吴嘉纪诗为当时诗坛盟主王士禛所知。王雪夜酌酒，亲自为吴诗作序，并派人赶远路将序文送给吴。吴因而至扬州谒谢王，与之定交。《清史·吴嘉纪传》："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禛所知。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

【尤侗筑生圹】 尤侗(1618—1704)，字同人，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艮斋，又号西堂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晚年筑墓穴，自写墓志，并在墓旁造停柩之室，与友人往来觞咏其间。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尤西堂侗，晚年尝言不讲学而味道，不梵诵而安禅，不导引而摄生，此吾所以异于人也。筑生圹官山，自为之志，构丙舍于两旁，年八十时，偕老友二三人，往来觞咏于其中。"

【吴绮戏谑和尚太汕】 吴绮(1619—1694)，字园次，号听翁，江都(今属江苏)

人。吴绮曾游广州，和尚大汕向吴自述应酬之苦。吴笑谓既然这般苦恼，何不出家！在座众人大笑。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近吴湖州园次(绮)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述酬应杂遝，不堪其苦。吴笑应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

【吴绮醉歌笑乐】 吴绮沉湎于酒，与文士名娼放浪山水间，醉歌笑乐，谈谑终夜。和他同游的人，甚至废寝忘食。王晫《今世说》卷六："吴园次萧散自得，陶然于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于山颠水涯。每醉辄歌吟笑乐，诙调终夜，酒痕淋漓，头伏几案，与之游者，至忘寝食。"

【吴绮真诚待友】 吴绮对御史大夫赵洞门，无论其得意或失意之日，始终真诚相待。赵亦对儿子友沂说：我百年后，终究要依靠他。后赵洞门和友沂相继去世，吴绮抚养赵家孤儿，并将爱女嫁给赵洞门幼孙。王晫《今世说》卷四："赵洞门为御史大夫，车马辐辏，望尘者接踵于道。及罢归出国门，送者才三数人。寻召还，前去者复来如初。时吴园次独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观，赵每目送之，顾谓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后，终当赖此人力。'未几，友沂早世，赵亦以痛子，殁于客邸，两孙孤立。园次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字以爱女，一时咸叹赵为知人。"

【吴绮作《忠愍记》升官】 吴绮曾奉旨谱明杨继盛斗严嵩事为《忠愍记》，流传宫中，人目为"江都才子"。由中书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即以杨继盛原官赐之。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吴园次奉敕谱《忠愍记》，由中书迁武选司员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

【顾景星请施闰章雠校其诗】 顾景星(1620—1687)，字赤方，号黄公，蕲州(今属湖北)人。为有名的校勘学家。顾景星曾请施闰章雠校其诗，要他攻瑕索垢，如猛禽相斗，不能为后人留下垢病的口实。王晫《今世说》卷五："蕲州顾赤方，出其诗与施愚山相雠校。尝握手笑曰：'吾侪本相好，攻瑕索垢，当猛鸷如寇雠，毋留纤尘，为后人口实。'时叹为名言。"

【顾景星看丁继之八十演刘唐】 顾景星曾应龚鼎孳之邀，看著名串客丁继之演许自昌《水浒记》中的赤发鬼刘唐。当时丁继之年已八十，仍宝刀未老，演技非凡。顾景星即席赠以诗云："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鬟红袖并花前。按歌传遍青楼曲，作使当场白打钱。酒态惯撩监史罚，舞腰犹博善才怜。贞元朝士今无几，却有民间地上仙。"(焦循《剧说》卷六)

【毛先舒久病自若】 毛先舒(1620-1688)，一名骙，字驰黄，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毛先舒多病，六年不离床榻。别人为其担忧，毛却宁静自若。王晫《今世

说》卷二："毛稚黄负才善病，六载起处，不离床榻。人以为忧。毛自若曰：'病味颇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

【毛先舒卖田刻集】 毛先舒打算卖田刻文集，一时犹豫不决。诸虎男对毛说，卖田有两得之利。毛含笑点头。王晫《今世说》卷二："毛稚黄欲卖田刻集，意犹未决。诸虎男曰：'产去则免役，纸贵可以操赢，是有两得无两失也。'毛笑颔之。"

【虎丘千人石上演《冬青记》】 卜世臣（1610年前后在世），字大匡，号大荒逋客，秀水（今属浙江）人。其所作传奇《冬青记》，系演南宋亡后，义士唐珏等人收葬宋帝骨殖故事，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吕天成《曲品》卷下引张望侯曰："槜李屠宪副于中秋夕帅家优于虎丘千人石上演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

【钱美恭唱曲千里寻父】 明末嵩明州知州钱房仲卒于云南，其子美恭侍奉母亲住在宁波，因父亲杳无音讯，日夜号眺，欲辞母往云南求之。因家无一钱，不能成行。后看见有伶人演出传奇《寻亲记》，乃学习《寻亲记》中孝子唱段，学成上路，沿途每逢市镇，便演唱一番，得钱后继续前行。历经七年，终于寻得父亲遗骨，归葬故里。此事感动了宁波乡里，自此以后，宁波演剧优人，都不忍再演《寻亲记》。焦循《剧说》卷三引全祖望《鲒埼亭续集》："明末嵩明州牧钱房仲卒于滇，叔子美恭奉母居鄞，日夜号眺，告母欲求其父，而家无一钱，奋足出门。适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寻亲记》者，孝子曰：'是我也。'乃习之。业成，买鼓板一副，每逢市镇辄唱之，宛转哀动行路。稍稍得钱，则又前行；钱罄，复住。望门唱记数日，则又得钱。""凡阅七年，始得归骨。嗣是以后，宁人演院本者，不忍复奏《寻亲》之曲"。

【嘉定四先生】 明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年间嘉定（今属上海）诗人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的并称。因明谢三宾所刻诗《嘉定四先生集》而得名。"嘉定四先生"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剽窃模拟之风，风格比较清新自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唐处士时升》："四明谢三宾为令，合孟阳（程嘉燧）、子柔（娄坚）、长蘅（李流芳）之诗文，镂版行世，曰《嘉定四先生集》，而余为之序。"

【几社】 明朝末年的文社组织。为陈子龙、夏允彝、杜麟征、周立勋、徐孚远、彭宾等人创立于松江（今属上海）。几社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企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入社者多为师生子弟，最盛时达百人。与当时的复社遥相应和，声誉甚著。其文学主张深受前、后七子影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明亡后，陈子龙、夏允彝等起兵抗清，壮烈殉难。徐孚远逃往台湾，成立

"海外几社"。后因清廷严禁结社,至康熙时解体。《明史·陈子龙传》:"夏允彝,字彝仲,弱冠举于乡,好古博学,工属文,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

【董说焚诗文稿】 董说(1620—1686),字若雨,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加入复社,著述极丰。顺治十三年(1656),因决计出家为僧,拟焚毁明亡前各种文稿,后因二子苦求,未全部焚毁。《丰草庵诗集自序》:"余年十六七,辄喜手评古人之书。评后辄悔,悔辄更评,更评复悔,悔辄欲自焚,乃不果焚也。今已志在青鞋布袜,因掩户启箧,纵陈癸未(1644)已前手评诸书凡数百卷,悉焚之。"并"误焚《乙酉杂文》一卷,《丙戌悲愤诗》一卷。"后因子樵、耒"长跪号泣","于是出箧中未焚书,纸乱编繁,大索一日,得庚辰已后杂文,丙戌已后诗歌各十余编,手授樵等。"(《董若雨诗文集》卷一)

【董说剃发为僧】 顺治十三年(1656),董说出家苏州灵岩寺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灵岩寺主持南岳和尚去世后,董说即继任主持灵岩寺。钮琇《觚剩续编》卷二谓其"中年以后,一旦捐弃,独皈净域,自号月涵。所至之地,缁素宗仰,于是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

【董说出游有书五十担相随】 董说一生博学深思,勤于著述,除创作有小说《西游补》外,举凡经史、天文、象数、地志、律吕、医卜、方言、音韵、释老等等,均有涉猎。出家为僧后仍好读不倦,出游时总要携带大量书籍。钮琇《觚剩续编》卷二谓其"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

【《西游补》影射清廷】 董说的小说《西游补》,有影射清廷之意。书中"青青世界"、"杀青大将军"等,影射"清"。书中"鲭鱼"指吴三桂,因江浙一带方言,"吴"、"鱼"同音。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二引《阙名笔记》:"近时刊行之《新西游记》,即董说之《西游补》也。说为吴兴南浔人,字若雨,明之遗民也。中年而后,独皈净域,有《丰草庵杂著》十种。先生当鼎革后,目击世变,腥膻遍地,书中所云青青世界,及杀青大将军等,颇寓微意。其尤显者,鲭鱼指平西而言。苏湖方音,吴鱼二字,并读若痕。又倒挂天山,凿开天口等洞,亦影射吴字。"

【叶时章因《琥珀匙》下狱】 叶时章(1644年前后在世),字稚斐,江苏吴县人。其所作传奇《琥珀匙》,写钱塘女子桃佛奴与吴中秀才胥埙在太湖大盗金髯公的帮助下终成眷属的故事。剧中有"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的曲词,引起官吏的忌恨,叶时章因而被捉进监狱,几乎处死。焦循《剧

说》卷三引《茧瓮闲话》："《琥珀匙》，吴门叶雉斐作。变名《陶佛奴》，即传奇中翠翘故事。中有句云：'庙堂中有衣冠禽兽，绿林内有救世菩提。'为有司所恚，下狱几死。"

【《万金记》影射主考官】 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江南科场案。主考方猷、钱开宗，房考李上林、商显仁等十八人，均被处死。举子如吴兆骞等人，都发配边疆充军，终身不准返回。"方"字去一点为"万"，"钱"边傍为"金"，故"万金"二字中隐含了两位主考之姓。后来顺治帝命将此剧进览，作者匿而不出。臬司还捉拿艺人，追究责任。亦有人云，科场狱系由此剧而起。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引《阙名笔记》："清初，金陵书肆，有刻传奇名《万金记》者，不知何人所作。大意以方字去点为万，钱字去戋为金，盖隐指是年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一时流布禁中，遂兴大狱。"

【陆丽京重病犹喜滑稽】 陆圻(生卒年不详)，字丽京，一字景宣，浙江杭州人。陆丽京重病卧床，犹喜滑稽，对人说，奈何岁在龙蛇。王晫《今世说》卷二："陆丽京尝遘危疾，宛转床笫间，犹喜滑稽。一夕向陈际叔曰：'奈何岁在龙蛇！'陈慰之曰：'正恐吴中高士。'陆后竟起。"

【孙枝蔚年老授官】 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陕西三原人。当时，孙枝蔚应召入都，以老病为由推辞，朝廷不许。后孙年老，朝廷又将授官。吏部官员见其须眉皆白，说："君老矣。"孙回答说："我四十岁，就已如此。以前我以老求免，你们认为我正值壮年；现在我不想因老得官，你们又认为我老，为什么？"众人皆笑其愚。王晫《今世说》卷三："孙豹人应召入都，初以老病辞，不许。既将还籍，复有年老授衔之命，吏部集验于庭，孙独卧不往。旋受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见其须眉皆白，引之使前，曰：'君老矣。'孙直对曰：'未也。我年四十时，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试，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为老。何也？'众皆目笑其愚，孙固自若。"

【毛奇龄巧答妒妇詈骂】 毛奇龄(1623—1713)，又名甡，字齐于，又字大可，又以郡望称西河，萧山(今属浙江)人。毛奇龄写诗文，必先考核精细才动笔。其夫人陈氏，因毛有宠妾曼殊，心常妒恨，对着毛的弟子骂奇龄作七言八句诗，也要翻书找典故。毛说，这种办法能日积月累，达到博洽，弟子应该仿效，勿听妇人之言。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其夫人陈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尝妒恨，辄詈于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乃成。"先生曰：'凡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后生小子，幸仿行之，妇言勿听也。'"

【毛奇龄拒妇人引诱】 毛奇龄游靖江，有妇人冯氏喜欢其文词，想诱惑他。毛拒之而去。王晫《今世说》卷一："毛大可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毛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

【毛奇龄五官并用】 毛奇龄精力过人，一边写作诗文，握笔疾书，一边随问随答请教的弟子，有条不紊。隔室夫人骂他，他还口对骂，真可谓五官并用。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又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图右史，兼住夫人，中为会客之所。先生构思诗文，手不停缀。质问之士，环坐于房，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盖五官并用者。"

【毛奇龄不喜苏诗】 毛奇龄不喜苏东坡诗，曾经讥评苏诗。汪懋麟咏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句，以为是佳句。毛奇龄愤然说："鹅也先知，怎么只说鸭？"实近乎强词夺理。王士禛《渔洋诗话》："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一日复于座中訾謷之。汪蛟门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

【毛奇龄中秋夜倚醉赋诗】 中秋夜，毛奇龄曾在客人名园中倚醉扣盘赋《明河篇》。第二天，此诗传遍城内。施闰章目毛奇龄为"才子"。王晫《今世说》卷三："毛大可过海陵，至淮上，时吏部张鞠存父子嗜诗，有名园，中秋夜会客数十人，伎乐合作，鼓吹竟夕。毛倚醉扣盘，赋《明河篇》，凡六百余言。及旦，淮上诸家，传写殆遍。宣城施愚山还自京师，见之，目为才子。"

【宁都三魏不肯高拟古人】 清初魏祥（字际瑞）、魏禧（字冰叔）、魏礼（字和公）均工文词，号"宁都三魏"。有人将他们兄弟三人比作宋眉山苏氏，三魏认为，人各成其自我，不必高拟古人。王晫《今世说》卷二："宁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苏氏。魏笑谢曰：'人各自成其我，虽兄弟至亲，不期相类，何事高拟，以辱古人。'"

程可则抚松】 程可则（1623—1673），字周量，一字湟溱，号石臞，广东南海人。程可则曾抚慈仁寺松树，感叹长安诸贤没有登大庾岭，所以使慈仁寺松得盛名。王晫《今世说》卷八："程周量尝抚慈仁寺松叹曰：长安诸贤，率皆未登庾岭，故使诸松浪得盛名。"

【计东敬慕前代文士】 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计东纵游四方，在郧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为修墓立石。游顺德，想到明归有光在此作官时撰有《厅壁记》一文，便寻其遗址，不得，在官府门的废园中设香拜祭，流涕而去。《清史·计东传》："过郧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为修墓立石，请有司禁樵牧。又憩顺德逆旅，念归有光昔尝佐郡，集中

有《厅壁记》，求其遗址不得，乃即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观者骇其去。"

【计东陈维崧性异而相得】 计东和陈维崧读书一处，一居西舍，一居东舍。二人性好不同，计不能熬夜而喜早起，陈则喜夜坐而迟起；计爱苍凉古质之作，陈好华美艳丽之文。但二人却十分相得。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计改亭东云：予与陈其年同读书于宋司业德宣家，其年居西舍，予居东舍，灯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迟。其年好为惊艳绝丽之文，予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计东登日观峰】 计东于雪后攀铁索上泰山日观峰，不见日出，见一巨碑上书"礼为人子，不登高，不临深。"计东从中悟出人子应尽孝道，便杖策下山，不再登高。王晫《今世说》卷五："计甫草雪后攀铁索造日观峰，不见日出，于峰之旁见丰碑屹立，大书礼为人子，不登高，不临深数言。计再拜稽首其下，即杖策下山，不复登。"

【计东遇风雪吟啸自乐】 计东从海陵归，遇大风雪，船不能开，同行人唉声叹气，只有计东读王士禛诗，并论郑少谷绝句，亦哭亦喜，看江涛澎湃，吟啸自得其乐。查为仁《莲坡诗话》一四九："计甫草自海陵归，渡江，会大风雨雪，舟不得发。同行者垂首叹惋；计坐舵楼下，手阮亭诗读之。至论郑少谷绝句，哭失声。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

【计东戏语吴人】 吴人《正钱录》诋诃钱谦益，计东戏语说，我曾登泰山日观峰，忽小便甚急，下山四十里，溺于日观峰侧，担心得罪，然竟无恙。原因是山大且高，溺者众，泰山不知。言下之意把吴人比作溺者，把泰山比作钱谦益。吴人听罢跃起大骂。王晫《今世说》卷八："吴人有为《正钱录》者，攻摘虞山不遗余力。计甫草戏语客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峰之侧。恐得重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客跃起大骂。吴梅村闻之，颇是计言。"

【陈维崧赋诗救云郎】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维崧早年为冒襄所知，延致梅花别墅，恋侍童紫云。一次陈与紫云徘徊于梅花疏影间，为冒襄看见。冒假装发怒，命仆将杖紫云。陈营救无计，长跪在冒母门外，请救紫云。一会，传语出，冒襄要陈在今夜咏梅花句百首，如成，仍送云郎侍奉陈。陈大喜，挑灯苦吟至晓，诗成，冒读之击节称赞，笑遣紫云。钮琇《三髯》："其年未遇时，游于雉皋，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

者，偎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生营救无策，意极徬徨，计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时已薄暮，乃趋赴母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掇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陈维岳挟诗谒名公】 陈维岳，字纬云，江苏宜兴人。陈维崧之弟。康熙初，陈维岳入都，手抄行卷三份，准备谒诗坛名公汪琬、刘体仁、王士禛。有朋友为他预卜：汪得卷必指摘毛病，王得卷必褒扬警句，刘得卷必掷去，无所可否。后陈谒三公，果然如友所言。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阳羡陈纬云维岳，其年(维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写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问其谐，曰：'吏部刘公、户部汪公、礼部王公也。'友人曰：'吾为子预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驳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扬之，刘则一览辄掷去，无所可否。'已而果然。"

【王士禄旷达不谈患难事】 王士禄(1626—1673)，字子底，号西樵山人，山东新城人。王士禄冤狱洗雪后，乘舟南下。其弟王士禛在秦邮迎接，二人拉手哭泣。但士禄全不谈患难之事，只取出一大本诗稿，请弟评论。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西樵甲辰之狱，吏议罗识锻炼，半载始白。扁舟南下，余迎于秦邮，相见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难时事，直取一巨编，掷余前曰：'弟视吾诗，境地差进不？'人叹其旷达。"

【王士禄驴背作传】 王士禄里居时家贫少欢，曾为人家送葬，在驴背上作《西樵山人传》。王晫《今世说》卷八："王西樵里居时屡空见迫，卒岁鲜欢。尝雪后出为人家送葬，从驴子背上作《西樵山人传》一篇，称心而言。自谓实录一出，心迹乖反，遂使此文不复可传，每为叹绝。"

【叶燮焚稿叹失诤友】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吴江(今属江苏)人。叶燮论文与汪琬不合，以至互相讥嘲。汪死后，叶慨叹失去批评己文的诤友，取出以前讥弹汪琬的文章，悉数焚烧。《清史·叶燮传》："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往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没，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

【朱彝尊醉卧垆下】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朱彝尊性好饮酒，曾与高念祖入都，

高日暮找寻，朱已不见。等到高外出寻找，朱却已醉卧酒垆之下。王晫《今世说》卷八："朱锡鬯诗才俊逸，文尤跌荡可观，然性好饮酒。尝与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

【朱彝尊与彭孙遹论析字义】 朱彝尊与彭孙遹均精通文字学。二人曾论析数字，透彻无遗。后二人互问识这样的字有多少。朱说约二千。彭说仅三百。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朱太史竹垞彝尊与彭侍郎羡门孙遹，并精说文之学。二公一日偶坐，论晰数字，义无遗蕴。彭询朱云：'君平生识此等字几所于胸中？'答言'约字二千。'朱还问：'君识几所？'答云：'仅三百耳。'"

【陆棻诵诗救父】 陆棻（1630—1699），字次友，号雅坪，平湖（今属浙江）人。陆棻幼年值清初兵乱，父被俘。棻至军将前乞求代父。军将在扇面上写了一首诗，对他说，你能读此诗，我赦汝父。棻朗朗而读，将军喜，带他北行，养育成人。《清史·陆棻传》："幼时值大军收平湖，父被执，棻诣军前乞代父。军将手诗箑示之曰：'儿能读是耶？吾赦汝父。'棻朗诵'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嗜杀，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喜，挟与北行，善育之，为议婚。"

【林云铭惩府吏严宽相济】 林云铭（生卒年不详），字西仲，福建闽县人。云铭在徽州作官时，曾逮住一个劣迹昭著的府吏，欲杖毙之。府吏表示改过迁善，林即释放他。后府吏有善名称誉当时。当林离开徽州时，府吏哭泣于路，向林表达惩救他的恩德。王晫《今世说》卷二："林西仲出理徽州时，有府吏恃宠稔恶。林廉得其迹，逮至欲杖毙之。吏呼曰：'小人罪固当死，但以不能改过迁善，赍恨泉下耳。'遂释之。后吏以善称于时。及林罢去，泣于道左曰：'非公之严，我竟以为恶生；非公之宽，我竟以为恶死。'闻者咸异其言。"

【书痴林云铭】 林云铭年青时极好学。有次天热，家僮备好浴盆请其洗浴，林正冥思苦索，竟和衣入盆，衣服尽湿，乡人称其为"书痴"。王晫《今世说》卷三："林西仲少嗜学，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汤请浴，率和衣入盆，衣尽湿始觉。里人皆呼为书痴。"

【毛际可祷神获人】 毛际可（1631—1707），字会侯，号鹤舫，遂安（今属浙江）人。际可在城固作官时，邑人梁樟为虎攫去。毛作文祷神，竟找到梁。时人把毛比作韩愈。王晫《今世说》卷二："毛会侯宰城固，多异政。邑人梁樟为折尾虎所攫，毛为文祷于神，果获之，人谓不减昌黎驱鳄。"

【吴兆骞少时不拘礼法】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吴江（今属江苏）人。

吴兆骞少时读书，常偷取他人帽子，溺尿其中，被老师狠狠鞭打。后老师见吴所写《胆赋》，大为赞赏，认为吴今后必有盛名。但不免于祸。王晫《今世说》卷四："吴汉槎少时简傲不拘礼法，在塾中见人所脱巾冠，辄窃取溺之。其师计青鳞，大加捶楚。后见吴所作《胆赋》，乃嗟赏曰：'此子异时必有盛名，然当不免于祸。'至丁酉科场事起，众谓计知言。"

【李因笃与毛奇龄论古韵】 李因笃(1633—？)，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今属陕西)人。李因笃曾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毛强辩，李气愤不能答，便拔剑砍毛，毛吓得逃走。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李因笃"性慷直，面斥人过，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砍之，奇龄骇走，当时相传为快事。"

【恽格乞援王相国】 恽格(1633—1690)，字寿平，又字正叔，又曰叔子，号南田，江苏武进人。恽格善画，监司某请他作画，恽没有马上去，监司竟将恽拘至苏州官厅所，准备第二天侮辱他。恽急派人请王太仓相国救援，相国跨马星夜至郡城，救出恽格。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南田以急足至娄水乞援，时已二更，相国急命呼舟，将出，复击案曰：'马最速，舟不如。'遽跨马，命仆以竹竿挑灯缚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尚未五鼓也。守门者知为相国，遽启门，直诣监司署，问南田所在，携之以归。"

【王士禛幼年属对敏捷】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士禛八九岁时，就能与祖父属对，深得祖父欢心，赏其名人书画扇。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六："余八九岁时，先大父召叔祖洞庭(象咸)饮，叔祖豪于酒，而工草圣，有张颠之风，大父顾余兄弟曰：'醉爱羲之迹。'余应声对曰：'狂吟白也诗。'公大喜，赏以名人书画扇。"

【王士禛梦神人告试题】 王士禛十八岁时，读书疲倦，朦胧似睡，梦见神人告诉他考场试题。这年八月乡试及第二年会试的试题，果然与梦中神人所告知的相同。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顺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读书倦而假寐，梦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闱中题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诗经》题乃'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叩其余，则不应。及八月入闱，首题果符所梦，颂题则'圣敬日跻'；及明年壬辰会试，颂题乃'维清缉熙'二句也。"

【王士禛巧折阎尔梅】 康熙年间，王士禛、顾万祺、阎尔梅等在京师饮酒。阎老而狂妄，喜欢使酒骂座。酒间，顾万祺很恭敬地称赞阎诗不减杜甫。不意阎勃然大怒，口出狂言，道"小子何知！为何用杜甫比我！"顾面如土色，不知所措。

王士禛厌恶阎尔梅，想办法要杀阎的傲气。过了一会，阎自举他的一首近体诗。士禛当即恭维其作可与明代李梦阳的诗相比。阎大喜，称士禛为知言。谁知士祯请问阎：先生认为李梦阳出于杜甫之上吗？阎对此问题很茫然。士禛便说：刚才顾万祺把先生比作杜甫，先生怒斥之，我把先生比作李梦阳，先生大喜，这不是李梦阳大大超过杜甫吗？阎无法回答，甚感羞愧。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八："予殊恶阎之僭诞，思抵蜮以折其气。有顷，阎又自举其《云中与曹侍郎秋岳倡和》近体诗：'当日战场成遇礼，至今兵气满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穷'。云云。予曰：先生此诗可追空同'黄河水遶汉宫墙'之作。阎大悦曰：知言哉，向者芝麓云有诗当示西樵、阮亭兄弟，信然！予徐笑曰：知言某不敢当，然有一言相质：先生谓李献吉顾出杜子美上乎？阎愕然曰：何谓也？予曰：适顾生以子美拟先生，某私以为太过，而先生怒斥之；某以献吉拟先生，而先生乃大喜，然则献吉不远过子美乎？此某所未喻也。阎赧甚，不能答，但连呼曰：不必言，且可饮酒耳。未久遁去。"

【王士禛题诗为尤侗称赏】 王士禛过邮亭野店，往往题诗壁上。诗既写得好，字又大，尤侗见之，久久称赏而舍不得离去。王晫《今世说》卷六："新城王西樵阮亭，每过邮亭野店，辄题诗壁上。诗既惊人，使笔斗大，龙拏虎攫。尤悔庵道经燕齐见之，解鞍造食，坐对移晷不能去。"

【王士禛向刘公戭索画】 刘公戭画不如诗，常请人捉刀代画。王士禛每向其索画，常先写一短信："勿烦真作。"刘问其故，王笑谓其画如宣城兔毛衣，真不如假。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七："刘公戭画不及其诗，常使金陵画师吴宏(字远度)捉刀。余每索其画，辄先之以小柬云：'勿烦真作。'公戭面讯其故。余笑应之曰：'兄画如宣城兔毛褐，真不如假耳。'公戭大笑。"

【王士禛谒邵潜】 万历诗人邵潜，晚年潦倒，年八十，独居陋巷，苦于徭役。王士禛至县，首先拜谒邵潜，二人举觞快饮，流连多时。县令知道此事后，免除了邵潜的劳役。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邵潜"性孤僻，凡数易妻，晚竟无子。侨居如皋，年八十矣。余适以按部至县，诘旦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而入。邵曰：'适有酒一斗，能饮乎？'余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县令闻之，立除其役。"

【王士禛赋秋柳】 王士禛客济南时，与诸名士云集明湖。时值金秋，见杨柳叶黄，飘拂水际，怅然有感，赋《秋柳》四章，一时和者甚众，传为艺苑佳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枝，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正微黄，乍染秋

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

【王士禛自号渔洋山人】 王士禛登太湖之滨的渔洋山，见种种美景，不可名状。后宿山寺中，登阁与渔洋山朝夕相望，似乎有一种旧缘的感觉，于是自号"渔洋山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七："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屐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雪雨，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

【王士禛与费密定交】 王士禛见费密诗，非常赞赏，并为之赋诗。费密便与王士禛定交，结为知己。王士禛《渔洋诗话》："余在广陵，偶见成都费密诗，极击节。赋诗云：'成都跛道士，万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蚕丛句有神。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十字须千古，胡为失此人？'密遂来定交，如平生欢。"

【王士禛称誉康乃心绝句】 王士禛曾游长安慈恩寺塔，称赞康乃心题于塔上的二绝句。因王士禛为诗坛领袖，康既为士禛称誉，便声名大振，被拔为贡生。王士禛《渔洋诗话》："余以户部侍郎祭告西岳，游慈恩寺，见塔上有二绝句《题秦庄襄王墓》：'园庙衣冠此内藏，野花岁岁上陵香。邯郸鼓瑟应如旧，赢得佳儿毕六王。'闻知为郃阳康乃心太乙所作，亟称之。翼日诗名遍长安，而康不知也。康以此得重名，学使陆俨庭拔之，充贡赋，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经。"

【王士禛诗寄尤侗】 尤侗早年作《读离骚》等传奇，顺治叹为才子。顺治去世后，尤侗罢归，王士禛寄诗给他，慨叹其遭遇。尤侗得诗，为之泣下。王士禛《渔洋诗话》："长洲尤悔庵工乐府。蚤岁作《读离骚》诸传奇，流闻禁中，遂达世祖御览，叹为才子。后龙驭升遐，尤自北平罢归。余寄诗曰：'南苑西风御水流，殿前无复按《梁州》。飘零法曲人间遍，谁付当年菊部头？'尤为泣下。"

【王士禛看晚霞赋诗】 王士禛曾乘舟江行，阻风小孤山，看晚霞顿忘旅途劳累，并赋三绝句，描绘美妙的江上晚霞。王士禛《渔洋诗话》："江行看晚霞，最是妙境。余尝阻风小孤三日，看晚霞，极妍尽态，顿忘留滞之苦。虽舟人告米尽，不恤也。赋三绝句云。"

【王士禛遗憾二诗未成画】 王士禛先前作有《真州绝句》，江、淮间多据其诗意画成图画。后入蜀，望烟雨空濛中的峨眉三峰；入粤，大雪中行潜山唐婆岭。二次出行，均即事赋诗。王想叫画师据诗画图，未成，常以此为憾。王士禛《渔洋诗话》："后入蜀，行夹江道中，望峨眉三峰在烟雨空濛中，赋诗云：'沈黎东上古犍为，红树苍藤竹亚枝。骑马青衣江上路，一天风雨望峨眉。'及入粤，大

雪行潜山唐婆岭，即事赋诗云：'皖公山色望迢遥，皖水清泠不上潮。青笠红衫风雪里，一林枫柏马萧萧。'常欲令画师为写二图，未果，每以为憾。"

【王士禛附寄惠泉五坛】 汪苕文(琬)赴京师，过扬州，王士禛送他到船上，请其捎带五坛惠泉水给兄王士禄。汪因道远而稍露难色。王笑着说："汪大怎么成了俗吏。"汪一笑答应。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汪苕文赴京师，过扬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坛寄家西樵兄。汪以道远稍难之，予笑谓曰、'汪大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许之。"



【王士禛戏以疝病自负】 王士禛苦于疝病十七年，一天，陈悦岩读《倦游录》，记辛弃疾患疝疾，服道士所授土方，即愈。陈便把道士方抄给王士禛。第二天，王士禛遇陈，说因得疝病自负。陈问何故，王说：这疝病辛弃疾都患过，我与他同病相怜，即非寻常人。闻者绝倒。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陈悦岩相国读《倦游录》，抄以见示。明日，往畅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当愈宿疴，又以自负。'相国问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轩、程沙随都曾害过，正自不恶，与二公同病相怜，岂复寻常人哉！'闻者皆为绝倒。"

【王士禛日理万机】 王士禛为扬州法曹时，白天杂务缠身，目览文书，手写案牍。放衙后，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不绝。宾客惊叹其为天才。王晫《今世说》卷二："王阮亭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皇，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謈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坐客见而诧曰：'王公真天才也。'"

【王士禛秉烛作诗六十首】 王士禛泊舟秦邮湖，见风雪凝寒，凄然思乡，持烛作《岁暮怀人诗》六十首。未至半夜完成，词藻清丽奇峭，人称之为"天人"。王晫《今世说》卷三："王阮亭于役淮阴，泊舟秦邮湖，风雪凝冱，凄然动心，秉烛作《岁暮怀人诗》六十首。夜漏未半，属草都就。词旨清丽，间出奇峭语。茶村杜处士语人曰：'使君才藻如许，当是天人。'"

【王士禛从容游燕子矶】 王士禛曾游行大江，抵燕子矶。当时，正值雨停，林木萧飒，江涛喷涌，声震山谷。随从者未免失色。王却游兴勃发，登燕子矶，题诗于石壁，从容而还。王晫《今世说》卷六："王阮亭为同考，至白门，夜鼓枻行大江中。漏下将尽，始抵燕子矶，王兴发欲登。会天雨新霁，林木萧飒，江涛喷涌，与山谷相应答。从者顾视色动。王径呼束苣以往，题数诗于石壁，从容履步而还。翌日，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

【宋荦数次得御书】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河南商邱人。宋荦数次得康熙帝御书。康熙南巡视河及渡江驻跸江天寺，都有御书赏

赐。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荦时扈从，奏云：'臣家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禛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宋荦跃马渡冰河】 宋荦曾随康熙帝围猎过滹沱河。时值严寒，河冰阔二丈余，宋扬鞭大呼，一跃而过。王晫《今世说》卷三："世祖章皇帝，尝猎，过滹沱河。宋牧仲从行。时天大寒，河冰阔二丈余。宋扬鞭大呼，一跃而渡。上壮之。"

【田雯癖好新奇】 田雯(1635—1704)，字紫纶，号山姜，又号蒙斋，山东德州人。田雯不独诗文好新异，遇其他事也往往好新奇。田雯病归，终年卧床不起，医生写方子给他看，他常常厌恶药物名俗气，非要改名才服药。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田纶霞(雯)少司徒为诗文好新异，康熙壬午谢病归，浃岁卧病。医立方以进，辄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为天精，人参为地精，木香为东华童子之类，其癖好新奇如此。"

【阎若璩夜坐心忽开朗】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淮安。阎若璩生而口吃，生性愚钝，六岁入小学，读书千遍不能背诵。十五岁时，冬夜读书，不通文义，愤而不寐，坐至深夜，忽然觉得心里开朗，从此变得聪颖异常。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年十五，冬夜读书，扞格不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沈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

【《花前一笑》演唐寅与秋香事】 孟称舜(1644年前后在世)，字子若、子适，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其杂剧《花前一笑》，系演民间流传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大意说唐寅偶然得遇华学士家侍婢秋香，钟情于她，于是改换姓名，卖身到华学士家做仆人，后终于得娶秋香。焦循《剧说》卷三引《桐下听然》："华学士鸿山，尝舣舟吴门，见邻舟一人，独设酒一壶，斟以巨觥。""鸿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肃衣冠往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方洽，学士浮白属之，不觉尽一觞，因大笑极欢。日暮，复大醉矣。当谈笑之际，华有小姬隔帘窥之，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后人遂有'佣书配秋香'之诬；小说传奇，竟成佳话。"

【纪映钟以剧治龚鼎孳病】 纪映钟(约1644年前后在世)，字伯紫，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曾入复社，明亡后，弃诸生，躬耕养母，后称钟山遗老。少与龚鼎孳友善，鼎孳入清显贵，招映钟往，寓京十年。映钟见周树所作《冯驩市义》杂

剧，写冯驩烧债券为孟尝君结纳人心事，便要龚鼎孳读此剧，早作归计。焦循《剧说》卷五引《此木轩杂著》："纪伯紫见周树所作《冯驩市义》杂剧，攫之行，曰：'合肥龚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读书，屏一切图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其在此书矣。'宗伯得而读之，果霍然已。"

【夏完淳早慧老成】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夙慧早熟，自幼便有神童之誉。四岁能属文，诵群书数十万言。六岁随父夏允彝进京，谒当日文坛盟主钱谦益，深受赏识，钱作《赠夏童子端哥》诗相送："端郎信不同，非我欲求蒙。背诵随人诘，身书等厥功。倒怀常论日，信口欲生风。灯盏调声病，棋枰喻国工。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不见轩辕后，天师称小童。"七岁随父之福建长乐县令任，居五年。其时夏完淳已秀目竖眉，举止一如老成人，出所为诗赋相示，已成帙。席间抵掌谈边防战事，娓娓可听。其伯父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啧啧为！"(见《夏完淳事略》)

【夏完淳壮别杜登春】 顺治四年(1647)七月，夏完淳被清军逮捕，解往南京，途中偶遇好友杜登春，与之壮烈话别。杜登春《童心犯难集》："存古占一律赠余曰：'竹马交情十五年，飘流湖海更谁怜。知心独吊要离墓，亡命难寻少伯船。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凭君在，极目乡关思惘然。'又曰：'此行殆不免，妇钱有娠，男与尔为婿，女与尔为媳。倘不育绝嗣，幸勿立后。'寄遗数纸而别。余泣数行下，而存古并无一点泪。"

【夏完淳怒斥洪承畴】 夏完淳被解至南京，总督军务的叛臣洪承畴亲自审讯，企图诱降。夏完淳严词痛斥，骂得洪承畴无言以答。完淳岳父钱栴同被审，精神稍不振，完淳激以大义，遂共慷慨赴死。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夏完淳)被执至留都，经略洪承畴欲宽释之，谬曰：'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厉声曰：'我常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左右曰：'上座者即洪经略。'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因跃起奋骂不已。承畴色沮无以应。时完淳妇翁职方司主事钱栴同在讯，气稍不振，完淳厉声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栴遂不屈，与完淳同死。"

【夏完淳慷慨就义】 顺治四年(1647)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在金陵(今江苏南京)

慷慨就义。同死者刘曙、钱栴。完淳挺立不跪，大义凛然。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其遗骨，归葬其父夏允彝墓侧。完淳生前参与组织的"西南得朋会"诸友均来参加葬礼。杜登春《童心犯难集》："余归，告沈子羽霄，约往金陵探听，羽霄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道上有鸣锣声，视之则存古与刘公公旦沛曙者，携手出就戮。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之而绝。余与羽霄敛存古之尸，归其榇于小昆山新茔，葬于考功先生昭位。得朋诸子咸来会葬。"(《夏完淳集》附编二)

【嵇永仁狱中作剧】　嵇永仁(1637—1678)，字留山，号抱犊山农，无锡(今属江苏)人。耿精忠叛清，嵇永仁与总督范承谟同被执，在狱三年遇害。在狱中作《续离骚》，包括《刘国师教习扯淡歌》、《杜秀才痛哭泥神庙》、《痴和尚街头笑布袋》、《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四折杂剧，皆抒发内心愤懑之作。又有《双报应》传奇，系根据同狱难友林某所述故事而作。此剧为其狱中所作之绝笔，以炭屑书于纸背，四壁皆满。闽人录而传之。焦循《剧说》卷四引王龙光《双报应传奇跋》："吾友抱犊山农著作甚富，尤留心经济。与余同罹于难，怏怏犴狴之中，豪气未除，文采散于笔墨。尝作《续离骚》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骚。"

【万斯同钱亮工修明史】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万斯同主修明史时，年迈两目失明。夜里，万坐高床上，钱亮工在炕几前执笔。一个胸藏书卷，随问随答；一个才思敏捷，据纸疾书。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敏捷。昼则征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疾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

【蒲松龄受知于施闰章】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大振。当时任山东学政的是大诗人施闰章，其所出道试首艺题目是"早起"，次艺题目是"一句之多"，均带有文学性。蒲松龄所作，文笔生动，语含讥刺，与制艺文通常的刻板文风大异其趣。施闰章颇为赏识，批曰："首艺如空中闻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王敬铸手抄《聊斋制艺文》)对于施闰章的知遇之恩，蒲松龄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曾颂扬道："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

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蒲松龄道旁搜奇】 相传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每天坐在大路旁，以烟、茶款待行人，向他们搜集故事，回家后便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三借庐笔谈》：“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而已。偶闻一趣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蒲松龄避而不见王士禛】 蒲松龄文名著于当时，但屡试不利，长期在家乡做塾师。他为人耿介，不喜与达官贵人往来。相传王士禛曾三次登门拜访，蒲松龄都避而不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三借庐笔谈》：“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辞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

【蒲松龄拒售稿于王士禛】 相传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初成，王士禛想向蒲松龄购此书稿，被蒲松龄拒绝。后鉴于王士禛的诚意，蒲松龄让人把书稿送去请他看，王士禛一夜便读完，略加评语，仍由原人带回。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三借庐笔谈》：“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

【吴雯诗名大噪都下】 吴雯（1644—1704），字天章，原籍奉天辽阳，后迁居山西蒲州。吴雯初至京师，王士禛极赏其诗，称为“仙才”。一日，吴在叶文敏处朗读自己的诗，令叶大惊，即命驾拜访，吴诗名大噪都下。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蒲阪吴雯天章，初至京师，未知名；余亟赏其诗，谓为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诵其句于叶文敏讱庵云：‘泉绕汉祠外，雪明秦树根’、‘浓云湿西岭，春泥沾条桑’，又‘门前九曲昆仑水，千点桃花尺半鱼。’叶大惊异，下直，即命驾往访之，吴诗名大噪都下。”

【南洪北孔】 《长生殿》作者洪升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当时并称“洪孔”或“南洪北孔”。与洪升、孔尚任均有交往的金埴在《不下带编》中写道：“今日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者，三十余年矣。”其《题阙里孔稼部尚任东塘〈桃花扇〉传奇卷后》云：“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杨恩寿《词余丛话》

卷二亦云："康熙时，《桃花扇》、《长生殿》先后脱稿，时有南洪北孔之称。"

【洪升小几上有击拍指痕】 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传说洪升在作曲时，常以手拍几，久而久之，几上留下了手指痕。钱塘人卢代山家藏有洪升当年使用过的葡萄藤小几，几上指痕犹隐约可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卢代山岱，钱唐人，住山儿巷，抱经学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张，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犹隐隐焉。"

【康熙喜爱《长生殿》】 康熙二十六、七年（1687—1688）间，北京戏班以内聚班为第一。当时洪升《长生殿》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康熙帝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扬。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与优人之赏赐，其数皆遵康熙帝先例。优人为此所得甚多。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钱塘洪太学昉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

【洪升演《长生殿》召祸】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洪升招聚和班伶人于北京宅中演出《长生殿》，在京名士多往观。时值康熙佟皇后于上月病逝，犹在"国丧"期间。给事中黄六鸿与赵执信有夙怨，遂劾洪升、赵执信等于"国忌"期间演剧为"大不敬"。康熙帝览其奏，乃下洪升于刑部狱。后将洪升革去国学生籍，赵执信等革职，查慎行亦被革去国学生籍，后改名应举。戴璐《藤荫杂记》卷二："赵秋谷执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议，人皆知于国忌日同观洪昉思升《长生殿》。昉思巅蹶终身，他山改名应举，秋谷一蹶不振。""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尚有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无查名，不知何以牵及？又传黄以知县行取入都，以诗稿土宜送赵，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谢。'因之挟嫌讦奏。"

【洪升死于水】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一日，洪升自江宁返，泊舟乌镇，因友人招饮，醉归失足，坠水死。或谓，洪升渡江，老仆堕水，时洪已醉，而犹提灯救仆，遂与俱死。《两浙輶轩录》卷四王蓍《挽洪昉思》序："甲申夏，泊舟乌镇。因友人招饮，醉归失足，竟坠水死。"

【《桃花扇》创作始末】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在隐居石门山中时，就听舅父秦光仪等人谈过不少南明轶事，遂开始作《桃花扇》传奇。他博采遗闻，谱成戏曲，一字一句，反复推敲。虽未写成定稿，却时向密友夸耀。等到赴京任官，在与友人饮宴之时，亦常常谈及此事。又过了十余年，创作热情稍稍减退。但友人们尚未忘却此事，好友田雯来京任户部侍郎，每次见到孔尚任，便索取《桃

花扇》阅读。孔尚任不得已，于是再作修改，前后三易其稿，定稿时已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了。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桃花扇》卷首)

【王寿熙助孔尚任审音】 孔尚任虽略知戏曲音律，但并不十分内行。以前创作《小忽雷》传奇时，都是友人顾彩代他填词。等到孔尚任在北京继续《桃花扇》创作时，顾彩已经离京。恰巧有苏州人王寿熙，是著名串客丁继之的好朋友，此时正应满洲宗室岳端之招，在幕府作客。孔尚任遂请王寿熙共同商订《桃花扇》的音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稍有拗口之处，便立即改正，所以《桃花扇》全本音韵流畅，没有诘屈聱牙之病。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吴人王寿熙者，丁继之友也；赴红兰主人招，留滞京邸。朝夕过从，示予以曲本套数，时优熟解者，遂依谱填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故通本无聱牙之病。"(《桃花扇》卷首)

【顾彩改《桃花扇》为《南桃花扇》】 顾彩(约1692年前后在世)，字天石，号梦鹤居士；无锡(今属江苏)人。工曲，与孔尚任友善。曾与孔尚任合作《小忽雷》传奇。孔尚任传奇《桃花扇》问世以后，顾彩曾改其为《南桃花扇》，将孔尚任所写李香君、侯方域双双入道的结局改为二人当场团圆，以适应当时一般观众的口味。孔尚任《桃花扇本末》："顾子天石，读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圞，以快观者之目；其词华精警，追步临川。"(《桃花扇》卷首)

【《桃花扇》传入宫中】 《桃花扇》问世以后，北京的王公大臣，莫不借抄，一时大有洛阳纸贵的盛况。康熙三十八年(1699)即《桃花扇》定稿当年的一个秋夜，忽然来了太监，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剧本。当时孔尚任的誊清本被人借抄，不知流传何方，无奈，只得从友人张平州家中寻得一本，连夜进呈宫中。有人说后来孔尚任罢官，可能与《桃花扇》有关。孔尚任《桃花扇本末》："《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桃花扇》卷首)

【寄园演《桃花扇》】 《桃花扇》问世以后，北京上演，可以说是岁无虚日。其中

寄园的演出，规模最为宏大。寄园的主人，是清初的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李霨的后人。这次演出，选用了两部优人，以相貌清秀者扮演正色，以相貌粗俗者扮演杂脚。服装道具，富丽堂皇。由于赏赐很厚，所以优人表演都很卖力，可以说声情俱妙。全场观众情绪热烈，但也有观剧伤感，流泪独坐之人，那便是前朝的故臣遗老了。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卷首)

【金斗班演《桃花扇》】 康熙三十八年(1699)除夕，左都御史李柟派人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到元宵节，不过半月时间，已由优人扮演。戏班名叫"金斗"，出自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府中，在当时颇有名气。这次演《桃花扇》十分出色，特别是《题画》一折，尤其传神。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已卯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开岁灯节，已买优扮演矣。其班名'金斗'，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名噪时流，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也。"(《桃花扇》卷首)

【李柟邀孔尚任观《桃花扇》】 康熙三十九年(1700)，孔尚任已经罢官。一次，李柟邀请孔尚任观看《桃花扇》演出，到会的有很多京官，独让孔尚任上座。席间演员轮番敬酒，邀孔尚任品题。座中客人对孔尚任频频指顾，赞叹不已，而孔尚任本人也颇洋洋自得。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桃花扇》卷首)

【真定演《桃花扇》】 康熙四十五年(1706)，孔尚任去河北真定(今正定)做客，真定知府刘中柱在宴请孔尚任的时候，特地召戏班演出《桃花扇》，一共演了两天，才把这部四十余出的长剧演完。在座诸人得知孔尚任便是此剧作者，纷纷举杯向他表示祝贺。孔尚任觉得演出中尚有未尽人意之处，便就宴席上对演员加以指点。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岁丙戌，予驱车恒山，遇旧寅长刘两峰为郡太守。时群僚高宴，留予观演《桃花扇》，凡两日，缠绵尽致。僚友知出予手也，争以杯酒为寿。予意有未惬者，呼其部头，即席指点焉。"(《桃花扇》卷首)

【山区演《桃花扇》】 《桃花扇》问世以后，传播很广。鄂西山区中的容美(今湖北省鹤峰县)，有人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所在地。这里的土司田舜年，颇嗜读书。孔尚任之友顾彩曾到容美做客。他看到田舜年每次宴会，都要让家

姬演出《桃花扇》，那演出也是别饶风致的。孔尚任《桃花扇本末》："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桃花扇》卷首）

【佟蔗村刊刻《桃花扇》】 孔尚任将《桃花扇》稿本带到北京以后，借读者虽多，但一时尚没有一字一句仔细看完的人。每想到这一点，孔尚任忍不住抚胸长叹，甚至想将稿本付之一炬。后在好友鼓励下，抱着等待知音的态度，对剧本再次作了修改，不久便传入内廷。此后演出者虽多，却始终未能印行。孔尚任罢官回到曲阜以后，有一位天津诗人佟蔗村来看他，索要《桃花扇》阅读。孔尚任把钞本拿给他，佟蔗村才看了几行，便拍手高声叫绝，立刻拿出五十两银子，将《桃花扇》付诸刊刻，使《桃花扇》得以广泛流传。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谓佟蔗村"过予舍，索钞本读之，才数行，击节叫绝！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桃花扇》卷首）

【康熙喜看《桃花扇》】 相传康熙帝喜看《桃花扇》的演出。每看到《设朝》、《选优》等出，对南明福王小朝廷（年号弘光）的兴亡颇多感慨。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谈曲》："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长生殿》进御后，此曲稍衰矣。圣祖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为之罢酒也。"

【查慎行以诗得妻】 查慎行（1650-1727），字悔余，号他山，又号初白。工于诗，初见陆冰修时，即献自己的诗作，陆冰修对其诗大为赞赏，便将女儿许配给他。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他山初见陆冰修，以诗为贽，有'绝奇世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之句，冰修击节不置，遂妻以女。亦佳话也。"

【查慎行更名应试】 查慎行初名嗣琏，字夏重。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演《长生殿》之祸，被革去国学士籍。后更名慎行，字悔余，号初白，又号查田。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顺天乡试，四十二年（1703）特赐进士出身。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谓演《长生殿》之祸，"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执信，海宁查太学夏重嗣琏，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赵竟废置终其身。"

【查慎行受命赋诗】 康熙幸南苑，查慎行受命赋诗，有"臣本烟波一钓徒"句，宫监传呼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比作唐代诗人韩翃。《清史·查慎行传》："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宫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

【戴名世《南山集》祸作被杀】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门人尤云鹗刻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其中称明季三王年号,又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康熙五十一年(1712),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大逆",戴名世、尤云鹗俱被杀。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也牵连入狱。《清史·戴名世传》:"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复奏,名世、云鹗俱论死。"

【曹寅出行以书遮目】 曹寅(1658—1712),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属汉军正白旗。曹寅外出,必携书一本,用以遮目,使百姓认不出来,以免起立不安。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

【曹寅密疏救陈鹏年】 曹寅任江宁织造时,陈鹏年任江宁太守,二人平日合不来。后来陈鹏年被控有罪,曹寅不计个人恩怨上密疏保荐他,受到时人敬重。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言曹寅"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

【徐骏药死老师】 徐骏,字观卿,亦作冠卿,号坚蕉,江苏昆山人。与老师同赴京试,因其师管束太严,竟将其师毒死,为人所不耻,称其为"药师佛"。钱泳《履园丛话》:"少聪慧,延孝廉周云陔教授。冠卿中式后,与其师同入京试礼部。师管束太严,冠卿以巴豆食之,卒于逆旅。其年冠卿乡捷入南宫,入词冠。京师人有知其事者,题者混名曰药师佛。"

【徐骏以文字狱论死】 徐骏以恃才狂放积怨甚多,怨家便摘引其诗句告其诽谤清廷。有人为其谋画,以无心触讳为由获得宽恕。可是当审问时,徐骏见到堂上一位官吏面貌酷似被他毒死的老师,不由大惊,以为老师现形,于是身不由己供认诽谤朝廷有罪,遂被处死。钱泳《履园丛话》:"雍正初年,以其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当刑部审讯时,有与司寇瓜葛者,欲宽其罪,预告之曰实出无心。及讯,冠卿仰见堂上有司员松江胡宗琳侍立于旁,与其师周貌无异,乃大惊,误供有心诽谤者。胡亦力争,遂画稿定罪。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余冤一言。"

【赵执信晚以无曲随身】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益都(今属山

东)人。少有才华,十八岁中进士,二十三岁即为山西乡试主考官。他酷爱戏曲,自山西归来时,骡车中惟携《元人百种曲》一部,随时阅读。焦循《剧说》卷四:"秋谷年二十三,典试山西,回时,骡车中惟携《元人百种曲》一部,日夕吟讽。"

【赵执信与友论诗】 赵执信与洪升同在王士禛宅论诗。洪升恨当时作诗无章法,认为诗象龙一样,应该首尾爪角等都具备。王士禛则不然,以为诗若首尾俱备,不过雕塑绘画而已。赵执信认为诗如神龙变化,没有定体,恍惚望见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宛然可见。洪升佩服赵执信的说法。此事当时颇为流传。赵执信《谈龙录》:"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

【赵执信独尊冯班】 赵执信对近代作家很少推许,独折服冯班。对冯的作品,奉若神明,端正衣冠拜之。曾谒冯墓,称自己为其"私淑门人",焚纸坟前。《清史·冯班传》:"赵执信于近代文家少许可者,见班所著独折腰,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

【金埴有小重瞳之称】 金埴(1663—1740),字苑孙、小郯,号鳏鳏子、耸翁、浅人、壑门,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金埴八岁时去看望在长安的父亲,赋《燕京五月歌》八首,受到文坛巨子王士禛的赏识,称他为"小重瞳"。金埴《不下带编》卷二:"甲戌春,埴省亲长安,偶赋《燕京五月歌》八首。父同年阮亭王公士禛过村见之,谓先君子曰:'嗣君诗,后进之秀。君重瞳口口,嗣君可称小重瞳矣!'盖埴亦一目有重瞳子也。公为题跋。且延誉之。"

【金埴精文字声韵之学】 仇兆鳌辞官归,过金埴府邸,了解到金埴精通文字声韵之学,即请他补注《杜集详注》中的文字声韵部分。金埴《不下带编》卷二:"四明沧柱仇公兆鳌以少宰致政归,过埴杭邸曰:'闻子精说文之学,极辨四声,自洪迈、徐铉、吴正道诸君后,近代之从事于斯者,罕矣!'因讯以杜句'池鱼涸其泥'用在十灰韵中,埴应声曰:'此见于张孟阳诗。'少宰大慰,即出其所撰《杜集详注》二十八卷,命埴补注其四声未备者。凡载余卒业,续授枣雕。"

【浙西词派】 清词流派。为浙西词人朱彝尊所开创,同道者有龚祥麟、李良年、李符、沈皓日、沈岸登,时称"浙西六家"。论词主张"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

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艺术上以"醇雅"、"清空"为高境,以姜夔、张炎为典范,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其作品多写琐事,记宴游,且大量写作咏物词,末流更流于逞才炫博,琐屑饾饤。后继者有厉鹗、吴锡麒、郭麐等。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不肯进入北宋人一步,况唐人乎。"(《词话丛编》第四册)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所开创,其后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桐城(今属安徽)人,故名。但后来桐城派的作家,并非全是桐城人。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以"雅洁"为尚。这是方苞提出的。刘大櫆侧重论述了"神气"说。姚鼐则进而发展成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体系,并将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语言上一般都清顺通畅,也有不少名篇。有清一代,桐城派在文坛影响极大。至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倡中兴桐城派,稍变而为湘乡派。《清史稿·姚鼐传》:"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方苞终身不作诗】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方苞曾以诗投汪琬,汪斥之。以诗投王士禛,王不称誉,最后投刘公㦷,刘启发方说:"人天性各不同,你以后可专作文不作诗。"方于是终身不作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王阮亭多誉,汪钝翁多毁,刘公㦷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诗投汪,汪斥之。次以诗投王,王亦不誉。乃投刘,刘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后专作文不作诗可也。'方以故终身不作诗。"

【屈复狂傲受挫】 屈复(1668-?),字见心,号金粟,又号悔翁,蒲城(今属陕西)人。屈复狂傲,竟至诋毁李白、杜甫,以抬高身份。颜懋伦心不平,说屈所作"书中干蝴蝶"二十首,是俗里小家子题目,屈惭愧不作声。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独屈叟傲岸,自号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师,见客,南面坐;公侯学诗者,入拜床下,专改削少陵,訾诋太白,以自夸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颜懋伦心不平,独往求见。坐定,即问曰:'足下诗,有"书中干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题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惭。人以为快。"

【竹坡才子】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铜山(今属江苏)人。其父张翑,布衣终身,与李渔为好友。竹坡生而颖慧,六岁赋诗属对即十分敏捷。后屡试不中。二十四岁时北上京城,访长安诗社,赋诗百余首,压倒众人,被称为"竹坡才子"。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六岁,辄赋小诗。一日,丱角侍父侧,座客命对曰:河上观音柳。兄应声曰:园外大夫松。举座奇之。""长安诗社每聚会不下数十百辈,兄访至,登上座,竟病分拈,长章短句,赋成百有余首。众皆压倒,一时都下称为竹坡才子云。"(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类)

【张竹坡一目十行】 张竹坡自幼即酷爱读书,记忆力过人。读书速度极快,特别是读小说,更是如此。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晷影方移,而览辙无遗矣。"(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类)

【张竹坡刊刻《金瓶梅》】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世人不了解,遂用十余日时间加以批点。有人劝其将书稿卖给书坊以求利,张竹坡却认为刊刻的目的是使天下人共赏《金瓶梅》文字之美。于是他将书刊刻后带往南京,慕名来求者极多,竹坡不胜其烦,遂将书留付旅馆主人而去。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遂付剞劂,载之金陵。于是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兄性好交游,虽居邸舍,而座上常满。日之所入,仅足以供挥霍。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䍐身北上。"(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类)

【张竹坡治河累死】 张竹坡离南京北上,经友人推荐,参与永定河治理工程。他白天在工地督促工程,夜晚则读书通宵达旦。他身材瘦削,但精力过人,能十来天不合眼,不感觉疲倦,然而到底损耗精力过甚,治河工程刚结束,便突然发病而死。张道渊《仲兄竹坡传》:"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友荐兄河干效力,兄曰:'吾聊试为之。'于是昼则督理插畚,夜仍秉烛读书达旦。兄虽立有羸形,而精神独异乎众。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然而销烁之气,致命之由,实基于此矣。工竣诣巨鹿,会计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呕血数升。同事者惊相视,急呼医来,已不出一语。药铛未沸,而兄奄然气绝矣。时年二十有九,与李唐王子安岁数适符。"(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类)

【沈德潜选吴中七子诗】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为紫阳书院院长时,选吴中王昶及王凤喈、吴企晋等七人诗,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极佩服,致书沈德潜,并寄吴中七子各人《相忆诗》一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是时沈尚书归愚为院长,选先生(指王昶)及王光禄凤喈、吴舍人企晋、钱少詹晓征、赠光禄寺少卿赵升之、曹学士来殷、上海黄芳亭、泌阳令文莲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

【张坚以金购《梦中缘》抄本】 张坚(约1681—1771年前),字齐之,号漱石,别号洞庭山人,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其所作传奇《梦中缘》,写钟心与媚兰、丽娟爱情故事。一次张坚夜宿杭州酒家,见酒家老妇有针线簿一本,视之乃《梦中缘》抄本,上面还题有七律一首。问其来由,说是主人亡女生前诵读此剧的手抄本。张坚闻之,以一金购其本以归。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张漱石谱《梦中缘》,当时已风行海内。乾隆辛卯,漱石宿钱唐酒家,见老媪灯下缝裳,篝篮内针线簿一本,丹铅粲然,则《梦中缘》钞本也。询其由,云:'主人有女,能读《鲁论》及《毛诗》,颇娴吟咏,爱诵是编,尝与嫂赌诵其词,以手画空作圈,摇头若老生状。年十六,以瘵亡。此其手钞者,今作箧,藏针线矣。'""乃以一金购其本以归。"

【金农虹桥赋诗】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金农客扬州时,与诸名士观虹桥芍药,金赋诗先成,一座为之搁笔。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卢招人观虹桥芍药,诸名士集二十余人,独布衣金农诗先成,云:'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卢大喜,一座为之搁笔。"

【黄子云父子终夜读书】 黄子云(1691—1754),字士龙,号野鸿,江苏昆山人。有客至黄子云舍,子云留客过夜。他同儿子则终夜读书。客称叹其好学。子云说是家中只有一条被,给客人用了,父子无法睡,只好读书。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子云于城外构一草屋,客至,则具鸡黍,夜留榻焉。父子终夜读书。客叹其好学。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无以为寝,故且读书耳。'"

【郑板桥感念乳母】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署作板桥老人,兴化(今属江苏)人。自幼丧母,由乳母费氏抚养长大。乳母住

在自已家，每日去郑家，必负郑燮入市中，以一钱买饼给他，然后做其他事。如有鱼肉瓜果，也先让他吃，然后家人才举筷。乳母后因另谋生计而离开郑家时，将旧衣尽行洗补，汲水盈缸，又买柴数十束置灶下，然后才走。郑燮第二天看到尚有余温的饭菜，不由失声痛哭，难以下咽。此情此景，一直念念不忘。四十五岁中进士后一年，遂作《乳母诗》以记之，云："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愿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郑板桥藏富家贫婿】 郑板桥为范县知县时，有一富家企图赶走贫婿。郑收富家女做义女，又暗中将贫婿藏在官邸中，使他们成婚，挽车同归。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郑燮"宰范时，有富家欲逐一贫婿，以千金为宰寿。燮收其女为义女，复潜蓄其婿在署中，及女入拜见，燮出金合卺，令其挽车同归，时称盛德。"

【郑板桥作诗讽上峰】 郑燮任范县县令时，一次赴省城济南，上峰请他上趵突泉赴宴，并要他即席赋诗。郑燮脱口而出："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此诗暗讽上司昏浊，结果弄得不欢而散。曾衍东《小豆棚·郑板桥》："郑尝因公晋省，各上司皆器重之。一日会宴趵突泉，属诗于郑，郑应作曰云云。诗成，满座怫然，佥谓郑讪诽上台。"

【郑板桥挖孔出恶气】 郑板桥自范县调任潍县知县，到任之初，令人将县衙围墙挖了百十个洞，说是要放掉前任县官的恶俗习气。曾衍东《小豆棚·郑板桥》："后出宰范邑，自范而潍，每多废事。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于街。人问之，曰：'出前官恶习俗气耳！'"

【郑板桥开仓赈贷】 郑燮调任潍县知县时，适逢荒年，灾民饥相食。郑燮不及向上司申报，亦不顾其他人劝阻，果断决定开仓救灾，挽救了一万多灾民的生命。秋天又逢歉收，郑燮又捐俸代税，离任的时侯，还将借券尽行烧毁。《兴化县志》卷八："调潍县，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发谷若干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余人。上宪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输。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潍人戴德，为立祠。"

【郑板桥周济韩生】 郑燮任潍县知县时，一次夜出，听见一座茅屋里传来琅琅书声，经询问知道是穷书生韩梦周。郑燮很赞赏，便经常加以资助。韩梦周发愤苦读，后来终于得中进士。《兴化县志》卷八："尝夜出，闻书声出茅屋，询知韩生梦周，贫家子也。给薪水助之。韩成进士，有知己之感焉。"

【郑板桥令僧尼婚配】 郑板桥在潍县时，有一僧与一尼发生关系，被当地人捆绑送官。郑板桥见他们年龄相当，便让他们还俗，配为夫妻。曾衍东《小豆棚·郑板桥》："邑之崇仁寺，与大悲庵相对，有寺僧私尼，为地邻觉，缚之官。郑见僧尼年齿相若，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又记时人有诗云："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郑板桥以画代枷】 郑板桥在潍县时，有盐商送来一个私盐贩子要求严惩，郑板桥见这个盐贩是迫于生计的穷人，便巧妙地设法予以保护。曾衍东《小豆棚·郑板桥》："又盐店商送一私贩求惩，郑见其人蓝缕，非枭徒，乃谓商曰：'尔求责扑，吾为尔枷示之何如？'商首肯。郑即令役取芦席，编成一'枷'，高八尺，阔一丈，前剪一孔，令犯进首带之。郑于堂上，取纸十余张，用判笔悉画兰竹，淋漓挥洒，顷刻而就，命皆贴'枷'上，押赴盐店，树塞其门，观者如堵，终日杂沓，若闭门市。浃辰，商大窘，苦哀郑，郑乃笑而释之。"

【郑板桥去官仅用驴子三头】 郑板桥任潍县知县，因被人诬陷为贪赃而罢官。传说他离开潍县时，仅用驴子三头：一自己乘，一装琴书，一小厮乘。临行还将新任知县嘲讽了一顿。曾衍东《小豆棚·郑板桥》："当其去潍之日，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垫以铺陈；其一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板桥则风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据鞍而告之曰：'我郑燮以婪败，今日归装，其若是轻而且简；诸君子力踞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流擢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忘郑大之泊也。'言罢，跨蹇郎当以行。"

【郑板桥误哭袁枚】 郑板桥原与袁枚不相识，有误传袁死，郑大哭。袁听说此事后很感动。二十年后两人相见谈及旧事，袁赠诗郑燮。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后廿年，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

【郑板桥备大布囊】 郑板桥备有一个大布袋，钱帛食物都放在里边，随取随用。遇朋友子弟或贫善之家，则倒出来全给他们。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郑燮"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于内，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

【胡天游刻烛赋险韵诗】 胡天游(1696—1758)，一名骙，字稚威，号云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胡天游受知于任香谷。任要胡用险韵描绘庭前葡萄，胡刻烛二寸，成四十韵，传诵一时。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山阴胡天游稚威，以旷

代才，受知于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亚于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馆于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实垂垂矣。若能以侪、淮险韵，刻画其状；当令某伶进酒为欢。'稚威刻烛二寸，成四十韵。"

【吴敬梓挥金如土】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今属安徽)人。出生于一个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六十年间，一家共出进士、举人以及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其中还有探花与榜眼。吴敬梓从前辈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但他不善于经营，更兼生性豪爽，交游甚广，又喜欢周济贫士，几年内便将家产花光。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勉行堂文集》卷六)

【吴敬梓不应试】 吴敬梓厌恶科举。三十六岁那年，曾应荐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但只参加省里的预试，便托病不去参加廷试。从此便不参加一切考试，甘心过着贫困简约的生活。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勉行堂文集》卷六)

【吴敬梓售屋筑先贤祠】 吴敬梓移居金陵后，家道已经中落，但仍好客如初，成为到金陵的四方文士的盟主。他还召集朋友，在雨花山麓修筑先贤祠，祭祀吴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余位乡里名贤。工程耗费甚多，吴敬梓便出售自己的住宅以完成其事。金和《儒林外史跋》："是时先生家虽中落，犹尚好宾客，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先生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

【吴敬梓夜游暖足】 吴敬梓移居南京后，家境贫寒，整天以读书自娱。生计无法维持时，便以书换米。冬天寒冷，又无酒食可以御寒，敬梓便邀集五、六位朋友，乘月出城，绕城边走边唱，天明才各自散去，夜夜如此，称为"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勉行堂文集》卷六)

【吴敬梓断粮】 程晋芳伯祖程丽山，与吴敬梓是姻亲，常周济吴敬梓。一年秋天，连降大雨，程丽山担心吴敬梓的生活，派子弟带上钱、米，前去看望。子弟来到吴家，敬梓已经断粮两天。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

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勉行堂文集》六卷）

【吴敬梓贫死扬州】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寄寓扬州。十月，与友人程晋芳重逢，知程晋芳因盐务亏耗而家境衰落，不胜伤感。程晋芳临行，吴敬梓登舟送别。又几日，检囊中余钱，与朋友同饮，醉，诵唐人张祜"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句，感慨万端。又数日，吴敬梓客死扬州。身后萧条，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资助，才料理完后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先数日，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勉行堂文集》卷六）

【《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原型为吴敬梓】 《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原型为作者吴敬梓本人。按杜少卿名仪，"仪"与"敬"在字义上有连属性。书中写杜少卿为天长人，天长与吴敬梓的故乡全椒同属安徽，且相距甚近，因以代替。吴敬梓的曾祖、祖父两代人中，共出了六名进士，其中还有榜眼(吴敬梓的从叔祖)、探花(吴敬梓的曾祖)各一名，因此《儒林外史》中写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世家大族。特别是杜少卿的性格与事迹：鄙弃功名，不乐仕进；轻财重义，慷慨好施；变卖老屋，迁居南京；拒绝荐举，不再应试；解释《诗经》，不依朱熹所注；同情受迫害妇女，不畏世俗所讥；等等，皆与吴敬梓事迹十分类似。金和《儒林外史跋》："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杜慎卿原型为吴檠】 《儒林外史》中杜慎卿的原型为吴敬梓共高祖的堂兄弟吴檠。檠字青然，与敬梓二人少时都有文才，赋诗饮酒，时有过从。但后来二人的生活道路全然不同。敬梓秉性豪放，自从父亲死后，又遭家难，田产变卖以尽。他放荡不羁，生活陷于困顿，靠朋友接济过活。吴檠却依然保守着家业，过着贵公子而兼名士的生活。乾隆元年(1736)应博学鸿词考试，落选；乾隆六年(1741)中举人，乾隆十年(1745)中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分发刑部主事。《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写杜慎卿铨选部郎，与此相合。吴檠尝因纳妾，引起悍妻争风吃醋，为《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江郡纳姬"所本。杜慎卿风流倜傥，喜听曲游山，到《儒林外史》中便生发出杜慎卿与李

苇萧高会莫愁湖、评定“梨园榜”的一段故事。金和《儒林外史跋》：“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同治八年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

【沈葆桢喜读《儒林外史》】 清末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喜欢阅读《儒林外史》。他曾任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善于审理案件，当时人认为是他爱读《儒林外史》所得的益处。刘咸炘《小说裁论》：“近世沈文肃(葆桢)好读是书，文肃善判事，论者以为是书之助。”(《校雠述林》卷四)

【张文虎喜读《儒林外史》】 清末张文虎(1808—1885)，号天目山樵，上海南汇人，喜读《儒林外史》，并有评语行世。他喜欢坐茶馆，以此为温习《儒林外史》。刘咸炘《小说裁论》谓张文虎“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校雠述林》卷四)

【全祖望相传为他人后身】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一字谢山，浙江鄞县人。全祖望相传为同邑钱肃乐后身。人们不相信。后全祖望生子，钱家后人来贺。全奇怪他们知道消息之快，他们回答说是夜里听到影堂中有人预告。全为此事作有《五月十三日举子诗》。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鄞县全吉士(祖望)，相传为同邑钱忠介公(肃乐)后身，人未之信。后吉士举子，初堕地，而钱公后人来贺者已在门。讶其知之速。曰：‘夜来闻影堂中人言：谢山举子，可喜可喜！’谢山，吉士号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举子诗》云：‘释氏语轮回，闻之辄加嗔。有客强傅会，谓我具夙根。琅江老督师，于我实前身。一笑姑应之，燕说漫云云。昨闻正气堂，预告将维辰。在我终勿信，传之颇惊人。聊以充谈助，用佁汤饼宾。’”

【阮元观《罢宴》而罢宴】 杨潮观(1710—1788)，字宏度，号笠湖，金匮(今江苏无锡)人。所作《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思亲罢宴》一折，写宋寇准诞辰大摆酒宴，极尽奢侈，后经老婢刘婆提醒，忆及微时寡母教养种种艰难，失声痛哭，因而罢宴。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偶尔演出此剧，阮元看戏时不禁痛哭，亦为之罢宴。原来阮元幼时亦贫，赖寡母教养长大；阮显贵时，母亲早已下世，故触情生悲。焦循《剧说》卷五：“《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抚浙江，偶演此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实教之；阮贵，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触之生悲耳。”

【曹雪芹生年康熙乙未说】 曹雪芹生年，有康熙乙未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说。此说的根据是曹頫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奏折中有“奴才之嫂马氏，现因怀孕已及七月。”“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存在矣”之语。如曹雪芹生于此年，则其到乾隆壬午(1763)年卒时为四十八岁，恰与张宜泉

《挽曹雪芹诗》"年未五旬而卒"相合。依此说，则曹雪芹当为曹颙之遗腹子。(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

【曹雪芹生年雍正甲辰说】 曹雪芹生年，又有雍正甲辰即雍正二年(1724)一说。根据主要是敦诚《挽曹雪芹诗》中"四十年华付杳冥"一句，由癸未除夕反推，则曹雪芹应生于雍正甲辰。依此说，则曹雪芹之父当为曹頫。(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

【曹雪芹卒年壬午除夕说】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有多说。其一为壬午除夕。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为2月12日。此说的根据是《红楼梦》十六回残抄本，即"甲戌本"、"脂铨本"、"脂甲本"，上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脂批。(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

【曹雪芹卒年癸未除夕说】 曹雪芹的卒年又有癸未除夕说。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除夕为2月1日。此说的根据是敦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持此说者认为，敦敏的《懋斋诗钞》是编年的，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与它前后的诗联系起来考察，其写作时间应是癸未年。既然癸未年写的这首诗中有"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之句，可见癸未年春天曹雪芹仍然健在，怎么能在上一年即壬午年就去世呢?但"癸未除夕说"论者的这种论断又遭到"壬午除夕说"论者的反驳。他们说《懋斋诗钞》原是一个残本，经后人"剪贴粘接"而成，而《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诗题下并未注明年代，因此不能确证它写于癸未年。论辩双方还讨论了敦诚《四松堂集》中的《挽曹雪芹》一诗。此诗题下注明"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诗中"孤儿渺漠魂应逐"句下小注云："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甲申"距"癸未除夕"很近，而距"壬午除夕"则在一年以上。对此，双方各有解释。"癸未除夕说"论者认为此诗作于甲申年春天，是送葬后不久所写的诗。"壬午除夕说"论者则说此诗虽作于甲申年春天，却是曹雪芹死后一年多上坟时所写的诗。与此相联系的，是对诗注中的"前数月"应如何理解。"癸未除夕说"论者认为是写诗的前数月，"壬午除夕说"论者则认为是曹雪芹去世的前数月，即壬午除夕的前数月。有的论者更由此推出曹雪芹死后是"经年而葬"的，认为"雪芹卒于壬午，葬于癸未，甲申友朋作诗挽他，情事分明"(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癸未除夕说"论者则认为曹雪芹身后萧条，不可能"经年而葬"。除此，"壬午除夕说"论者又提出反驳，认为"经年而葬"正是由于身后萧条，丧葬乏费，或是由于民间风俗致此。(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曹雪芹卒年甲申春天说】 曹雪芹卒年又有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春

天一说。其根据是敦诚《四松堂集》中的《挽曹雪芹》一诗，此诗诗题下注明"甲申"，诗中"孤儿渺漠魂应逐"句下小注云："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持此说者认为"甲戌本""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脂批中"壬午除夕"四字应读为上属，系批语署年，从而排除了"壬午除夕"卒之说。(刘世德《曹雪芹评传》)

【曹雪芹善谈吐】 传说，曹雪芹性格诙谐，善于谈吐，这与《红楼梦》一书对世态人情的描绘曲折尽致颇有关系。裕瑞《后红楼梦书后》："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红楼梦卷》卷一引)

【曹雪芹擅画石】 曹雪芹工诗善画，尤其擅长画石头，大有抒写胸中块垒之意。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懋斋诗钞》抄本)

【曹雪芹晚年穷愁著书】 曹雪芹晚年住在北京西山，生活十分困苦。他就在这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敦诚《赠曹雪芹》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鹪鹩庵杂记》抄本，《红楼梦卷》卷一引)《寄怀曹雪芹沾》诗云："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四松堂集》抄本，《红楼梦卷》卷一引)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故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历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红楼梦卷》卷一引)

【曹雪芹夹优伶中演剧】 传说曹雪芹因不得志，便放浪形骸，时常混杂在艺人中，以演剧为乐。《红楼梦》旧本批语："曹雪芹，为楝亭寅之子（按：应为孙），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引)

【曹雪芹嗜酒】 曹雪芹酒兴甚豪，无酒饮时便焦渴如狂，还开玩笑说谁想看他写字，只要请他喝酒就行。张宜泉《伤芹溪居士》小序："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春柳堂诗稿》)裕瑞《后红楼梦书后》："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红楼梦卷》卷一引)

【曹雪芹感子夭殇而亡】 乾隆二十七(或二十八)年，北京城厢郊区，痘疹成为惨祸，死亡儿童数以万计。曹雪芹唯一的爱子不幸染上痘疹，无力医治，不幸夭亡。曹雪芹极度感伤，一病不起，于除夕病故。敦诚《挽曹雪芹》自注："前

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鹪鹩庵杂记》抄本，《红楼梦卷》卷一引)

【大观园即随园说】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人认为即是后来袁枚的随园。裕瑞《后红楼梦书后》："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红楼梦卷》卷一引)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为曹雪芹说】 《红楼梦》问世以后，关于此书前八十回的作者究竟为谁的问题，有多种意见和猜测。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曹雪芹说。乾隆时人永忠作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其中写道："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延芬室稿》)明义写有《题〈红楼梦〉》七绝诗二十首，诗题下附记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绿烟琐窗集》)袁枚《随园诗话》根据明义的记述，也认为是曹雪芹所作。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根据清代笔记、志书及其他文献材料，爬梳剔抉，考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

【《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改写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佚名旧稿，曹雪芹改写"一说。《红楼梦》程甲本程伟元"序言"："《红楼梦》小说，又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裕瑞《枣窗闲笔》说："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红楼梦卷》卷一引)

【《红楼梦》前八十回为多人改定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纳兰性德(或即贾宝玉)原稿，曹雪芹铺叙，多人改定"一说。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谓此书"自言改定者为曹雪芹。""或又谓容若自撰。以予观之，盖即所谓贾宝玉者创草此稿，故于私情密语，描写独真。曹雪芹殆其家包衣，因为铺叙他事，加以丑语，嗣又有浅人改之，不知经几人手，故前后讹舛，笔墨亦非一色也。"

【《红楼梦》前八十回由曹雪芹改定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吴梅村(或其他明遗老)原稿，曹雪芹改定"一说。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第一卷第一回："都人曾见《红楼梦》残本数篇，事迹相类，而略如随笔手记，或者尚未成书，曹氏据为蓝本。""盖《红楼梦》之作，当在康熙时代(疑吴梅村作，或非一人作)。"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为某孝廉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常州某

孝廉”一说。陈镛《樗散轩丛谈》云：“《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为曹一士增删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曹一士增删”一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引马纲章言：“增删《红楼梦》之曹雪芹，本名一士。”又言：“今考曹一士，字谔廷，号济寰，亦号沔浦生，上海人。雍正进士，官兵科给事中。”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为石兄说】 《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又有“‘石兄’旧稿，曹雪芹以此为基础重新创作”一说。一九六一年，吴世昌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指出：《红楼梦》中“元妃省亲”的故事，是曹寅长女出嫁于讷尔苏郡王和康熙南巡二事的合写，而此二事发生在康熙四十五(1706)、四十六(1707)年，即在曹雪芹出生前八、九年，雪芹均未亲见，他决不能想象当时的豪华、堂皇的富贵气象。追忆、记录并供给这些材料与雪芹的，即“石兄”脂砚。这段故事的初稿出于脂砚之手，脂砚又在评语中称书中“元春”为“先姊”，又自认为“批书人”，由此可证明书中宝玉即以脂砚为模特儿。一九七九年，戴不凡在《北方论丛》先后发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两篇文章，提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他还提出一说，谓石兄是曹寅胞弟曹荃的次子，生平待详。

【《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为高鹗说】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亦有不同说法。主导的说法为高鹗说。乾隆间诗人张问陶《船山诗草·赠高兰墅鹗同年》诗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还有“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之句。按高鹗与张问陶同为乾隆乙卯(1795)进士，高又是张之妹婿，故张问陶之说当属可信。

【《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程高合续说】 《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者，又有“程伟元、高鹗共同续成”一说。《红楼梦》程甲本程伟元序说自己注意寻访《红楼梦》后四十回，“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同书高鹗序亦作此说，并言自己曾“襄其役”。《红楼梦》程乙本程伟元、高鹗引言亦云：“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唯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持程、高合续说者，即据此。又有论者根据上引程、高诸说，认为程、高续作是确有所本，另有续写之人，程、高只是作了修补整理的工作。

【《红楼梦》后四十回非续作说】《红楼梦》后四十回，又有不存在续作一说。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则所谓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红楼梦卷》卷三引）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亦力排高鹗续书之说，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均出于曹一士之手。《红楼梦》"不存在续作"的说法，为红学界所不取。

【脂砚斋为曹雪芹叔父说】最早评注《红楼梦》的脂砚斋究竟是何人？从《红楼梦》问世到现在，说法不一。其中有"曹雪芹叔父"说。清人裕瑞《枣窗闲笔》说，他曾见到一种《石头记》抄本，"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王利器认为脂砚斋就是曹雪芹之叔曹頫（《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吴世昌则认为是曹雪芹的另一叔父曹硕，字竹硐。（《红楼梦探源》）

【脂砚斋为曹雪芹弟兄说】脂砚斋究竟是何人？还有"曹雪芹弟兄"一说。具体说来，是曹雪芹的"亲弟兄或堂弟兄"。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持此说。他还推测其人"也许是曹顺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后来吴恩裕根据敦诚《潞河游记》考出"松斋"即雍正年间文华殿大学士白潢的后人白筠。（《有关曹雪芹十种·松斋考》）据此，则脂砚斋与松斋并非一人。

【脂砚斋为曹雪芹说】脂砚斋究竟是何人？还有曹雪芹自己一说。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说："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俞平伯也认为"脂评"里的部分批注，"大概是作者自己做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

【脂砚斋为史湘云说】脂砚斋究竟是何人？还有"史湘云"一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认为脂砚斋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就是《红楼梦》里的史湘云。

【脂砚斋与畸笏叟之关系】《红楼梦》脂评系统各本出现的署名较多，除脂砚斋外，最多的就是畸笏叟，于是又产生了畸笏叟与脂砚斋是否同为一人的问题。认为是同一人的，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说畸笏叟、脂砚斋二人的批语，无论从文法、用字、题材、感慨、口气哪一方面来分析，均无些微不同，因此，可断定是一人。认为不是一人的，则举扬州靖氏本（脂靖本）第二十二回批注"前批知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证明畸笏叟与脂砚斋是友人，乾隆丁亥年（1767），脂砚

斋已去世而畸笏叟还健在，同时证明他们与小说作者曹雪芹均为挚友。此外还有人认为畸笏叟是曹雪芹的舅舅（俞平伯《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经过》），或认为他可能是曹雪芹的长辈，但身分仍无证据确定（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因此，与脂砚斋之谜一样，畸笏叟也是一个谜。

【《红楼梦》为记明珠家事说】 明珠为康熙时大学士，其子即为著名词人纳兰容若。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能静居笔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谓《红楼梦》一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宝玉、贾宝玉乱其绪。"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五引徐柳泉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云："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

【《红楼梦》为记金陵张侯家事说】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持此说。他说张侯名谦，《红楼梦》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正册》有一页上画着一张弓，即以"挂弓"暗藏一"张"字。又说书中林如海即曹寅，因为《说文》"曹"字写作"𣍘"，中含一"林"字。综合起来说，就是"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张谦的叔祖父张云翰曾任宁国府知府，此宁国府、荣国府之由来。

【《红楼梦》为记和珅家事说】 和珅为乾隆宠臣。阙名《谭瀛室笔记》说和珅有姬妾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有龚姬者，齿最稚，颜色妖艳，性冶荡，宠冠诸妾。""和少子玉宝，别姬所出，最佻㒓。龚素爱之，遂私焉。""有婢倩霞，容貌姣好。""幼侍玉宝，玉宝嬖之。""龚姬即《红楼梦》中袭人，倩霞即晴雯，字义均有关合，而玉宝之为宝玉，尤为明显，不过颠倒其词耳。"

【《红楼梦》为记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说】 王梦阮、沈瓶庵合著之《红楼梦索隐》持此说。他们说董鄂妃实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之冒名，清世祖宠爱董小宛，欲立为后而不得。小宛怏怏而死，清世祖痛心之极，遂落发为僧，去五台山而不返。此"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小说中的"情僧"，指的就是清世祖。小说中的林黛玉，指的就是董小宛。"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入宫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

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故黛玉爱葬花。"对于此说，孟森曾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加以批驳。

【《红楼梦》为影射康熙朝政治说】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其索隐方法有三：一、品性相类者。如宝钗阴柔，妙玉孤高，分别与高江村(高澹人、高士奇)、姜西溟(姜宸英)二人品性相合，知宝钗影射高江村，妙玉影射姜西溟。二、轶事有征者。"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康熙废太子)，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三、姓名相关者。如"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又如"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总之，金陵十二钗都是当时的著名文人。而"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红楼梦》为康熙宫闱秘史说】 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于《红楼梦》本事诸说多不赞同，唯称蔡元培之"影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为"深得作者真意"。但他又认为蔡说所指范围过广，"其所指影事，东鳞西爪，无归宿处"，于是创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说，谓"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又引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语阐述说："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胤祯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固明言为一块顽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为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犹虑观者不解，故又于迎春名之曰二木头。宝钗之影子为袭人，写宝钗不能极情尽致者，则写袭人以足之。袭人两字，分之固俨然龙衣人三字，此为书中第一大事。"寿鹏飞还进一步索隐：贾母是康熙帝影子；宝玉乃传国玺之义，亦帝位影子；黛玉为废太子胤礽影子；宝钗为雍正帝影子；金钗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女子，皆康熙诸皇子之影子，康熙三十六子。"

【《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说】 胡适《红楼梦考证》："《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

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版)："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又说《红楼梦》"全书中之题材是十二钗，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俞平伯后来有所补正，说《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不应"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版《红楼梦研究·自序》)。

【《红楼梦》家弦户诵】 《红楼梦》初出，主要靠传抄流行，"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甲本《红楼梦》卷首程伟元序)后来，乾隆、嘉庆年间，《红楼梦》流传更加普遍。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云："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吴云《从心录题词》云："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缪艮亦云："《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见道光年间《文章游戏》初编卷六《红楼梦歌》后按语)

【南花北梦江西九种】 杨芳灿(1753—1815)有"南花北梦，江西九种"之语。"南花"指长篇弹词《天雨花》，一说为梁溪(今江苏无锡)女子陶贞怀所作。"北梦"指《红楼梦》。"江西九种"指蒋士铨(1725—1785，江西铅山人)所作《藏园九种曲》(一名《红雪楼九种曲》)，包括杂剧《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和传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九个作品。(陈文述《西泠闺咏》卷十五)

【《红楼梦》子弟书》】 嘉庆年间，北京有曲艺艺人将《红楼梦》改编为子弟书，付诸演唱，受到听众的欢迎。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得舆《京都竹枝词》云："儿童门外喊冰核，莲子桃仁酒正沽。西韵《悲秋》书可听(原注：子弟书有东、西二韵，西韵若昆曲。《悲秋》即《红楼梦》中黛玉故事)，浮瓜沉李且欢娱。"(《红楼梦卷》卷四引)

【开谈必说《红楼梦》】 嘉庆(1796—1820)年间，士大夫中阅读、评论《红楼梦》成为一时风气。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得舆《京都竹枝词》云："做阔(原注：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原注：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梦卷》卷四引)又《红楼梦偶说》卷首草舍居士道光六年(1826)自序云："《红楼梦》之脍炙人口也，

故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红楼梦卷》卷三引）末句文字稍异。

【士人读《红楼梦》而死】 嘉庆(1796—1820)年间，常州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暝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一个多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

【痴女子读《红楼梦》而死】 道光(1821—1850)年间，有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起初，该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忘食而读之。读至佳处，往往掩卷冥想，继而泪下。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终未终卷，而人已病。其父母觉察此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亦常呼"宝玉"。延医治疗，终归无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乐钧《耳食录》二编)

【朱昌鼎专攻红学】 华亭(今上海松江)朱昌鼎(字子美)，喜读小说。自言平生所见小说有八百余种，而最嗜《红楼梦》，所谈极有心得。当时风尚好讲经学，有人以此欺饰世俗，朱昌鼎却以"經"字去一横三曲为"红"学，并以专攻红学为荣。均耀《慈竹居零墨》："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红楼梦卷》卷四引)

【红学之由来】 清李放《八旗画录》后编卷中引《绘境轩读画记》云：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注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自注云："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红楼梦卷》卷四引)

【慈禧喜读《红楼梦》】 八国联军之乱后，北京琉璃厂书商陈某偶然得到一部精楷抄本《红楼梦》，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陆润庠等数十人所抄，知为宫中物。"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清稗类钞·著述类》)

【为评《红楼梦》几挥老拳】 清光绪年间，无锡人邹弢(字翰飞)与友人许绍源(字伯谦)均爱读、爱评《红楼梦》，但二人意见不同，邹弢尊林黛玉、抑薛宝钗，许绍源尊薛宝钗、抑林黛玉。一次，二人为此发生争论，几乎动手打起来。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一："己卯(1879)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

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

【《红楼梦》之书价】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后，京版《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值数十金。后翻印日多，低者每部不及二两。(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

【袁枚幼得姑母启蒙】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有个姑母，三十一岁便守寡，袁枚幼时得其教养，学到不少知识。袁枚《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铭》：“枚剪髻时，好听长者谈古事，否则啼。姑为捃摭史书稗官儿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学而汉、晋、唐、宋国号人物略皆上口。”(《小仓山房文集》卷五)

【袁枚少时读书书肆】 袁枚夙慧早悟，酷爱读书。记性也很好，过目不忘。但家中藏书少，又无力买书，袁枚便常在书肆中翻阅各种图书。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留涎翻阅。”其《对书叹》诗：“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二)

【袁枚十二岁中秀才】 雍正五年(1727)，袁枚十二岁。这年，他与塾师史中恰同年中秀才。十五岁补增生，十九岁又补廪生。《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余十二岁，受王交河先生知，入学。十五岁，受李安溪先生知，补增。十九岁，受帅兰泉先生知，食饩。”其《重赴泮宫诗》写中秀才时情景：“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戏。”(《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二)

【袁枚受知于金鉷】 袁枚二十一岁时，去广西探望叔父。叔父是广西巡抚金鉷之幕客，袁枚因此得与金鉷相识。金鉷命其当场作《铜鼓赋》，袁枚挥笔立就，文采瑰丽。金鉷大为赏识。适逢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金鉷单独上疏举荐袁枚，称其“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称克称”。在此次被推荐的二百多人中，袁枚最年少。虽未录取，而文名已满天下。《清史稿·袁枚传》：“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

【袁枚不好礼佛】 袁枚游天台诸寺，众僧请其礼佛。袁不耐烦，题扇示僧。同行王梦楼见诗，笑谓其不好佛，但所言有佛意。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余游天台诸寺，僧多撞钟鼓，请余礼佛。余不耐烦，书扇示之云：‘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王梦楼见之，笑曰：‘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

【袁枚听讼】 袁枚作官江宁时，城中一姓韩女子被巨风吹至九十里之外铜井

村，第二天被村民送回家。韩女已嫁李秀才子，李家不信人被风吹至九十里之事，怀疑其中有奸情，诉讼退婚。袁枚开导说，古代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并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给李看。李读诗大喜，不再提出退婚。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五："袁随园宰江宁，城中韩姓女为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氓次日送女还家。女已嫁东城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约，控官退婚。袁晓之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岂肯作诳语者？第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李读诗大喜，两家婚配如初。"

【袁枚看诗救于震】 老贡生于震年五十余，携诗求见袁枚，说是半生无一知己，故来请教先生，如先生不取，则我将投江去。袁枚见状震惊，连忙违心地称许几句，于大喜而去。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己卯乡试，丹阳贡生于震，负诗一册，踵门求见，年五十余矣。曰：'苦吟半生，无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诗呈教。如先生亦无所取，则震将投江死矣。'余骇且笑，急读之。是学前明七子者，于唐人形貌，颇能描摹，因称许数言。其人大喜而去。黄星岩戏吟云：'亏公宽著看诗眼，救得狂人蹈海心。'"

【袁枚劝丁珠攻诗】 袁枚至放生庵，见寒士丁珠，馈赠之余，劝其攻诗。并写信向安庆太守郑时庆推荐。袁枚《随园诗话》卷六："随园西有放生庵，余偶至其地，见僦居一寒士，衣敝履穿，几上有诗稿，题是《夏日杂吟》，云：'香焚宝鸭客吟哦，万轴牙签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书翻恨古人多。'余惊问姓名。曰：'丁珠，字贯如，怀宁人，访亲不值，流落于此。'因小有馈赠，劝其攻诗。作札，荐与安庆太守郑公时庆。郑拔作府案首入学，次年即举乡试。"

【袁枚因诗识蒋士铨】 袁枚曾往扬州，见寺壁上的题诗，末署"苕生"二字。后有人告知苕生即江西才子蒋士铨，并愿从中通其意。后蒋士铨寄诗袁枚，表达他的感恩之情。不久，蒋侨居金陵，与袁交好。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余甲戌春，往扬州，过宏济寺，见题壁云（诗略）。余录其诗，归访年余。熊涤斋先生告以苕生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且为通其意。苕生乃寄余诗云：'鸿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系精魂。神交岂但同倾盖，知己从来胜感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归，侨寓金陵，与余交好。"

【袁枚结识伶人许云亭】 伶人许云亭名冠一时，袁枚破车瘦马，无从结识许。许却有与袁交好的意思。第二天早晨，许叩门而至，与袁情好相得。袁大喜过望，写诗赠许云亭。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乾隆己未，京师伶人许云亭名冠一时，群翰林慕之，纠金演剧。余虽年少，而敝车羸马，无足动许者。许流目送

笑，若将昵焉。余心疑之，未敢问也。次日侵晨，竟叩门而至，情款绸缪。余喜过望，赠诗云：'笙清簧暖小排当，绝代飞琼最擅场。底事一泓秋水剪？曲终人反顾周郎。"

【袁枚壮年辞官归隐】 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三十四岁。三月，以月俸三百金购得江宁织造隋家的隋园，加以整理修葺，易名随园，乞病辞官，移居于此。乾隆十七年(1752)，袁枚三十七岁，迫于家境困难与多方敦促，重起为官，到陕西任知县。就在此年，因父亲病故，丁忧居丧回南京，更由于与陕西总督黄文襄气类不投，便再次乞病归。从此便幽栖随园，直至八十三岁逝世，再也不曾出仕。其《随园后记》："余居随园三年，捧檄入陕，岁未周仍赋归来。"(《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其《再与西圃》："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小仓山房尺牍》卷一)

【袁枚以苏小乡亲自豪】 袁枚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刻一私章，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一次，呈诗给某尚书，诗册上所盖正是此章。尚书大加指责，袁枚却不认错，反唇相讥，弄得那位尚书下不了台。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辴然。"

【袁枚破例游莫愁湖】 袁枚七十岁后，夏天不外出，过中秋才出。某年八月八日，太守李松云新修莫愁湖成，邀袁枚饮湖上，袁为之破例。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余七十后，惟暑不出，过中秋裁出，此定例也。今年八月八日，太守松云李公新修莫愁湖成，招余往饮，且云：'能为莫愁破例否？'余答云：'老僧入定，闻钗钏声便要破戒，况莫愁乎？'即往赴之。"

【袁枚焚借券】 袁枚为人，很重友谊，而对金钱财物却不十分看重。友人程晋芳，晚年生计艰难，程死后，袁枚不仅把程的借券烧掉，还资助程的遗孤。《清史稿·袁枚传》："笃于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

【袁枚作《告存诗》解嘲】 先前，相士断定袁枚六十三岁生子，七十六岁寿终。袁六十三岁时生阿迟，以为相士的话很灵验，故至七十六岁时作《生挽诗》，谁知过期不应验，便作《告存诗》解嘲。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初，相士胡文炳决我六十三而生子，七十六而考终。六十三果生阿迟，心以为神，故临期自作《生挽诗》索和。不料过期不验，乃又作《告存诗》以解嘲。"

【卢文弨焚《骏迁碑》祭秦涧泉】 卢文弨(1717—1796)，字绍弓，号抱经，浙江

杭州人。秦涧泉向卢文弨讨《张迁碑》帖，卢不给。秦乘卢外出，进其书房，把帖塞进衣袖中。卢知道后，追至半途夺回。不出半月，秦暴亡。卢哭祭秦，并在其灵前焚《张迁碑》帖。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卢抱经学士，有《张迁碑》，拓手甚工。其同年秦涧泉爱而乞之。卢不与。一日，乘卢外出，入其书舍，攫至袖中。卢知之，追至半途，仍篡取还。未半月，秦暴亡。卢往奠毕，忽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将永诀，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特来补过。'取帖出，向灵前焚之。"

【纪昀畜义犬】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纪昀畜一黑犬，名曰"四儿"。纪从乌鲁木齐东归京师，四儿随行，忠实地守卫主人的行李。纪昀赋诗记其事。后四儿被人毒死，纪筑墓祭祀。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纪晓岚先生在乌鲁木齐数年，辛卯赐环东归。畜一黑犬，名曰'四儿'，恋恋随行，挥之不去，竟同至京师。途中，守行箧甚严，非主人至前，虽僮仆不能取一物。一日，过七达坂，车四辆，半在岭北，半在岭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独卧岭巅，左右望而护视之。""后被人毒死，先生为塚祀之，题曰'义犬四儿之墓'。"

【纪昀应命立赋十个一字绝句】 纪昀随从乾隆南巡，过江时，乾隆见有渔船摇来，即景命纪昀赋诗，限定须用十个"一"字。纪昀应声立成一绝，果然有十个"一"字。《清稗类钞·文学类》："高宗南巡，过江时，见有一渔船荡桨而来，命纪文达咏诗，限十个一字。文达立成七绝，诗云：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梢头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蒋士铨《雪中人》本事】 蒋士铨(1725—1785)，字清容，一字心余，号苕生，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其传奇《雪中人》，事有本。大意谓：海宁查继佐，字伊璜，明亡后家居。尝于雪天救乞丐吴六奇，并给予资助。吴后从军立功，官至水陆提督。查因牵连进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被逮下狱。吴六奇为之力辩得免，并迎其至广东。吴花园中有奇石高二丈许，查极喜之，名之曰"绉云"，吴即命大船送石于海宁查氏家中。《雪中人》事本此，唯误其名为查培继（继佐族弟）。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引《眉庐丛话》："明孝廉海宁查伊璜继佐，甲申后家居，放情诗酒，识吴六奇于穷涂风雪中，解衣赠金，以国士相蕲许。待后伊璜以史案罹祸，六奇感恩图报，既营章为之昭雪，复持赠至于'绉云'。豪情高谊，垂三百年播为美谈。"

【蒋士铨梦登清凉山】 蒋士铨居金陵时，除夕夜梦与袁枚同登清凉山，得诗

句。山寺锺鸣惊醒，蒋投笔而醒。袁枚《随园诗话》卷十："蒋心余太史居金陵时，除夕，梦与余登清凉山，得句云：'三春花鸟空陈迹，六代江山两寓公。'闻山寺钟鸣，掷笔而寤。"

【蒋士铨赠诗受赏】 藩司彭家屏急于应付上司索诗，飞马请蒋士铨来。蒋正与人饮酒，舍不得离开。彭告之事急，蒋染笔立题一绝句，彭得诗大喜，重设席宴请，送轻纱四匹。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彭家屏"遣吏飞马请蒋苕生来。蒋方与友饮酒肆，恋不肯行。吏敦促再至，扶鞭上马，比至，则促召之使已四辈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诗之使，立马檐下。蒋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笔立题一绝云：'榜头题处笑开眉，六十年来鬓若绘。官烛两行人第一，夜阑回忆抱孙时。'彭公得诗狂喜，复酌苕生，送轻纱四端。"

【赵翼得佳对跃破浴盆】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又署云崧、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赵翼作《不倒翁》诗，前一日未得其对。第二天洗浴，忽得佳对，喜极一跳，竟把浴盆弄破。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赵云松观察作《不倒翁》诗，欲用'黄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对。明日方浴，忽忆'白题胡舞'，真绝对也。喜而一跃，浴盆顿破。"

【钱大昕周岁识字】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一号竹汀，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周岁就会说话，祖母拿书让他认字，钱竟能确认。盘中杂陈百物，钱只取笔。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嘉定钱竹汀少詹大昕，生周岁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书指示，皆能确认。晬日盘陈百物，惟取一笔，祖青文茂才王炯谓'此儿他日必有文誉。'"

【曹雪芹与敦敏兄弟结为莫逆】 爱新觉罗·敦敏(1729—1796?)，字子明，清宗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五世孙。阿济格于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因此敦敏及其弟敦诚也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与曹雪芹的生平境遇颇为相似，因此成为莫逆之交。敦敏《赠芹圃》诗云："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氍毹白眼斜。"(《懋斋诗钞》抄本)

【敦敏喜遇曹雪芹】 一次，爱新觉罗·敦敏偶然经过明琳的养石轩，隔院听见高谈阔论之声，怀疑是曹雪芹，急忙过去相访，果然不错。敦敏大喜过望，当即呼酒同饮，畅叙旧情。并作《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以记其事。(《懋斋诗钞》抄本)

【敦诚解刀沽酒邀曹雪芹】 敦诚在一个秋日早晨遇到曹雪芹，见他渴望饮酒，

便毅然解下佩刀换酒邀其痛饮。雪芹欢欣之余，即席作长诗以谢。敦诚《佩刀质酒歌》小序："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四松堂集》抄本，诗集卷上，《红楼梦卷》卷一引)

【曹雪芹题敦诚《琵琶行》传奇】 敦诚曾据白居易《琵琶行》作传奇一折，题跋者不下数十家。曹雪芹亦有题咏，敦诚特别喜爱。敦诚《四松堂集》卷五："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

【王文治撰曲迎乾隆】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第五次下江南，王文治应浙江地方官之请，撰《三农得树》、《龙井茶歌》、《祥征冰茧》等迎銮乐府九种，选最好的艺人，在西湖行宫为乾隆帝演出。(梁廷枏《藤花亭曲话》卷三)

【唐英置笔砚琵琶亭以待客】 唐英(约1736年前后在世)，字俊公，晚号蜗寄老人，沈阳(今属辽宁)人，隶汉军正白旗，任九江关监督近二十年。善诗、词、曲，爱才如命。在浔阳江上琵琶亭置笔砚，游客以诗投赠，无不殷情接待。时人称风雅宗师。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督榷九江垂二十年。宏奖风流，爱才如命。在琵琶亭置笔砚。游客投以诗，无不接见。投辖殷殷，必得其欢心而去。康熙时风雅宗师也。"

【乾隆设局甄查戏曲】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密令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负责甄查古今曲本剧本，将违碍者予以修改和抽毁。伊龄阿奉旨，在扬州设局，命甘泉黄文旸、江宁李经主其事，海州程枚、江宁李纮、丹阳荆汝为等任分校，歙县凌廷堪后亦参与。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竣事，黄文旸就所见部分资料纂《曲海》二十卷。(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

【段玉裁尊师戴震】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堂人。段师事戴震，十分谦恭，虽至老年，有时讲到戴震，必定垂手拱立，初一、十五必定恭敬地诵读一遍老师的手札。《清史·段玉裁传》："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

【洪亮吉为孝子】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洪母猝死，洪在外得知，急驰归里。有人告诉其母死，洪大哭，失足落水，被人救醒。并绝食，不入内，不饮酒，乡里人称他为孝子。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洪亮吉"母猝病卒，时在浙江学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驰归里门。有以死告者，大恸，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既以不得视含敛为终天之恨，遂绝粒。或喻以毁不灭性，始啜粥，居苫枕块，不入内，不饮酒食

肉，里中称为孝子。"

【洪亮吉博学好辩】 洪亮吉性耿直，博学又自信。一次与江藩谈及舆县所在。洪说在江都，江说在六合。洪并致书江，坚持认为舆县在江都，洋洋千言，反复辩论。江藩不答一字，怕激起洪愤怒。岂知这样更使洪抱恨，以至与江不再见面。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因藩谈次偶及舆县，君云'在江都。'藩据《文选》注赤岸山之证，当在六合。藩又谓《太平寰宇记》邓艾石鳖城白水陂事不见于史而已，并未言无此事也。君忽寓书于藩，谓舆县实在江都，而邓艾事乐史本之《元和郡县志》，岂可疑为无此事者。洒洒千言，反复辩论。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岂知益增其怒，遂不复相见矣。"

【黄景仁蒙被吟诗】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非子，武进(今属江苏)人。四岁丧父，由寡母督促读书。九岁应学使者考试时，别人都在紧张地准备，他还把头蒙在被子里吟诗。汪启淑《鹿非子小传》："九岁应学使者试，寓江阴小楼，临期犹蒙被卧，同试者趣之起，曰：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两当轩集》附录)

【黄景仁赋诗太白楼】 黄景仁于上巳修禊，赋诗太白楼，顷刻成数百言，众客皆搁笔。一时士子传写景仁诗，景仁名声鹊起。《清史·黄景仁传》："朱筠督学安徽，招入幕。上巳修禊，赋诗太白楼。景仁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成数百言，坐客咸辍笔。时士子试当涂，闻使者高会，毕集楼下，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名大噪。"

【黄景仁彻夜赋诗】 黄景仁与洪亮吉入安徽学政朱筠幕，彻夜赋诗。每得一篇，便呼洪亮吉起床看，一夜数起。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君日中阅试卷，夜为诗，至漏尽不止。每得一篇，辄就榻呼亮吉起夸视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达晓不寐，而君不倦。"

【黄景仁一诗值千金】 黄景仁《都门秋思》诗共四首，其中第三首尤为人所传诵。陕西巡抚毕沅初不识黄景仁，读《都门秋思》诗，谓其价值千金，于是寄五百金，邀黄景仁到西安做客。黄景仁遂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秋前往西安。陆继辂《春芹录》："秋帆宫保初不识君，见《都门秋思》诗，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话也。"(《两当轩集》附录)

【黄景仁粉墨登场】 黄景仁寓居北京，怀才不遇，但他秉性高傲，不愿向达官贵人乞怜，宁愿与戏曲艺人往来，有时自己还登台演出，借以抒发内心感慨。其观演《林冲夜奔》时所作《金缕曲》，便属此类作品。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黄仲则居京师，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

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竞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

【黄景仁独游名山】 黄景仁性喜游览，常常独游名山，整天不出，倘遇风雨，则默坐大树下，人们以为是异人。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每独游名山，经日不出，值大风雨，或瞑坐崖树下，牧竖见者，以为异人。"

【黄景仁生前请洪亮吉梓遗集】 黄景仁体弱，自知年寿不永，请好友洪亮吉为他刊行遗集。洪以黄语言不吉利，没有应诺。黄便在常熟神祠前焚香，非要洪答应其请求才罢休。洪亮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君自知年不永，尝共赴吊邵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游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慷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脱不幸我先若死，若为我梓遗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为邵先生所刊诗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语不伦，不之应，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诺乃已。"（《两当轩集》附录）

【常州词派】 清词流派。为常州人张惠言所开创，又经周济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发展。该派以张惠言所编《词选》为标帜，其骨干张琦、黄景仁、恽敬等均隶常州籍，故名。他们不满浙西词派浅薄琐屑的词风，以儒家诗教论词，提出尊词体，主寄托，严分源流正变。奉温庭筠及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词为典范，而最重周、吴。于古人词作，多寻求"微言大义"，时亦流于穿凿附会。他们自己的词作，意旨亦较为隐晦。徐珂《近词丛话》："常州派始于武进张惠言。""自（周）济而后，常州词派之基础，益以巩固。"（《词话丛编》第五册）

【文康作小说激励八旗子弟】 文康（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满族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的次子，曾任理藩院郎中、徽州知府，后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能赴任。他出身显贵，早年家世盛极一时；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以至于家中物品变卖殆尽。文康当时独居一室，仅有笔墨相伴，有感于世运变迁、人情反复，又不满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便创作《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企图诱导八旗子弟重新振作起来。英浩《长白艺文志·小说部》："《儿女英雄传》，文康编，字铁仙，一字悔庵，勒保之孙。由理藩院员外郎历官徽州知府，驻藏大臣。因致仕家居，群公子耗貲败产，无聊而编者。"

【《儿女英雄传》中纪献唐影射年羹尧】 《儿女英雄传》中所写之大将军纪献唐，系影射年羹尧。年羹尧为雍正初年权势极大之武臣，后以跋扈罪名被

诛，书中所写纪献唐事迹与之正相似。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花朝生文稿》："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献羹'；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

【焦循为乡民说戏】 乾隆、嘉庆年间，"花部"即"乱弹"戏曲蓬勃兴起，与"雅部"即昆曲争雄。当时许多文人都看不起"花部"，焦循(1763—1820)却特别喜爱"花部"戏，常于二、八月间，乡村搭台演剧之际，带着夫人和小孙子，坐着小船，沿湖观阅。每当天暑农闲之际，农夫们都坐在柳阴豆棚之下，谈古论今，所谈故事多半是"花部"所演戏曲。焦循便经常给农夫们讲故事，农夫们听了都拍手称快。有人将焦循所谈记录下来，经过焦循的删削，刊行于世，就是《花部农谭》。焦循《花部农谭》："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观阅。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侈谭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

【玉茗功臣叶堂】 叶堂(1790年前后在世)，字广明，号怀庭，吴县(今属江苏)人。研究南北曲的唱法多年，尤其注重演出时唱腔的运用。他曾精心校订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曲谱为《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使其能顺利地付诸舞台演出。当时人称叶堂为"玉茗之功臣"。(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

【申时行后人禁演《玉蜻蜓》】 《玉蜻蜓》为清代弹词代表作之一，作者佚名，有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书中写富家子弟金贵升私恋尼姑智贞，病死庵中，后智贞生一遗腹子，为徐上珍收养，改名徐元宰。徐上珍因借贷被迫将元宰过继给金家，以后元宰中试，庵堂认母，复姓归家。相传申时行登第时，为徐姓，书中遗腹子徐元宰即指他。所以《玉蜻蜓》尽管盛行于世，而苏州申府门前却禁止演出。平步青《小栖霞说稗》："文定(申时行谥文定)登第时徐姓，弹词作徐元宰。以娄东门客撰时，文定当国故也。今吴门申衙前犹禁演《玉蜻蜓》，知事出有因，固非子虚依托者矣。"(《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

【严可均睥睨流辈】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严才高学富，常睥睨流辈。某进士来见，询问《汉书》事，话还没说完，严就轻蔑地说人家只知时文。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八："某进士来见，叩以《汉书》事，未尽了了，则曰：'君仅知时文耳！吾失言矣。'其玩世傲物类如此。"

【张问陶讥佞佛】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张问陶、洪亮吉为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洪亮吉读上寿文，内中多讥刺佞佛事，张在座大笑叫绝，朱大怒。陈其元《庸闲斋笔纪》卷五："船山先生与洪

稚存太史亮吉皆为大兴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觞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相国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抗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独大笑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

【张问陶审盗】 张问陶以翰林出守莱州，恃才傲上，对巡抚亦无礼，巡抚心存芥蒂。时有一盗被审时屡次改变口供，巡抚命张审讯，扬言若无结果，将对张不利。张对方伯说，此区区小事，三日足矣。连续三天，张均以家常絮语问盗。方伯和官府人员在屏后窃听，或为张深感忧虑，或相视匿笑。第四天，张正色危坐审盗，并吩咐盗若强辩，严为用刑，毙命勿论，盗方招供。巡抚知此，叹张不愧名士，一时传为美谈。许奉恩《兰苔馆外史》卷八："盗急叩头乞命，情愿吐实，誓不再翻。先生大喜，立命画供，其案遂结。方伯与廉访诸公在屏后闻之，叹服不置。比复命某公，公叹曰：'名下固无虚士，不谓张守有才如此，今而后不敢轻量天下士矣。'"

【阮元建学海堂】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道光四年（1824），阮元在广东观音山建学海堂，每月聚生徒于此，讲授诗与古文词，并撰学海堂楹联。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道光四年，于广东观音山建学海堂，仿浙江诂经精舍例也。""每月集书院生童于此，课诗古文词焉。宫保自撰楹帖云：'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极古香古艳之致。"

【阮元拟疏得第一】 阮元在乾隆年间应考，阅卷大臣因为不识阮元拟赋中"峚"字之音，置三等，后查字典，置一等二名。皇上阅后，亲改为一等一名。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阮文达公于乾隆辛亥年大考，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阅卷大臣见公赋博雅，而不识赋中'峚'字之音，置三等，继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谕：'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为一等一名，遂由编修洊升少詹事。"

【王笠舫赋江瑶柱】 王笠舫（生卒年不详），字衍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笠舫能诗，曾谒太守陈古华。适有人赠干贝，王奉命赋诗，陈赞叹，称为绝唱，命歌者奉觞。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于诗，尝谒蕺山书院掌教奉贤陈古华太守廷庆，适有馈江瑶柱者，太守曰：'子能为我用馋字韵赋此者，当烹以酌子。'因押全韵成诗，其警句云：'开沈一柱观，阑辟两当衫。'太守叹赏，称为绝唱，遂命歌者奉觞以酬之。"

【青田一鹤端木国瑚】 端木国瑚(1773—1837),字鹤田,号太鹤山人,青田(今属浙江)人。因国瑚清傲似鹤,其祖父字国瑚曰鹤田。阮元也称国瑚为“青田一鹤”,并命作赋,一时传诵。《清史·端木国瑚传》:“青田故产鹤,国瑚生而清傲似鹤,其大父字之曰鹤田。阮元督学得之,恒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命赋使署定香亭,赋成,一时传诵。”

【林则徐赠联何书田】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一字之抚,晚号俟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林则徐曾得软脚病,青浦何书田能医,治好林病,林赠联何,二人交情甚密。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簳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龚自珍喜王安石文】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自幼博览群书,尤其爱好王安石文。曾亲手抄录王安石《上宋仁宗皇帝书》共九次,特别爱读此文中“今士之所宜学者”、“窃惟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两段。直到龚自珍三十八岁第六次参加会试时,其所作策论仍大致师法王安石此文,列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官皆大为惊服。陈元禄《羽琌逸事》:“少好读王文荆公《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龚自珍人称龚呆子】 龚自珍喜与志同道合者谈论天下大事,亦喜与后学谈论学问。有时听者面露倦色,他也不觉察,仍高谈阔论不止。因此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龚呆子”。陈元禄《羽琌逸事》:“公与同志纵谭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而后学有所问难,则源流诲之,循循然似老师,听者有倦色,公木然也。舆皂稗贩之徒暨士大夫,并称公为‘龚呆子’。”

【龚自珍不喜修饰】 龚自珍平日不喜修饰,所穿衣服鞋袜,十年也不更换。往往秋风萧瑟,寒气袭人之时,还穿着破纱衣。陈元禄《羽琌逸事》:“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尝访陈元禄于京师七井胡同,时九月也,秋气萧然,侍者毂觫立,公衣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

【龚自珍嗜鸡子】 传说龚自珍喜欢吃鸡蛋,每次酒醉饭饱后,都要吃鸡蛋二枚。陈元禄《羽琌逸事》:“曰‘喜其有浑沌之气’。”

【龚自珍好藏书】 龚自珍好藏书,抄藏稀见书籍及善本颇多。后焚于火,龚自珍深感惋惜。陈元禄《羽琌逸事》:“在江左,好藏书,凡文渊阁未著录者,及流

传本之据善本校者，必辗转写副归。道光二年毁于火，岁岁以酒醯祭之。"

【龚自珍戒诗与破戒】 龚自珍一生曾几次戒诗与破戒。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天，龚自珍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十五首，遂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南归，又破戒为诗。旅途九千余里，作诗三百十五首，即著名的《已亥杂诗》。陈元禄《羽琌逸事》："道光十九年，投牒南归，破戒为诗，每得诗一篇，用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往来九千余里，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篇也。舣舟吴门，杭人已有传其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

【龚自珍好直言】 龚自珍交友严，好直言。有友人刘钟汶为当时侠士。当其远行时，龚自珍作《送刘三》诗直言不讳地说明刘钟汶为人质直，却不学无术。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而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杖之如右手，以其人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陈元禄《羽琌逸事》)

【龚自珍乘驴车游丰台】 龚自珍在北京曾乘驴车，独游丰台，拉人共饮，放声高歌。陈元禄《羽琌逸事》："在京师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益阳汤郎中鹏过之，公亦拉与共饮。郎中问同坐何人，公不答。郎中疑为仙，又疑为侠，终不知其人。"

【阮公耳聋见龚则聪】 阮元(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家居，逢人以鄙事相求，则假作耳聋以躲避。独与龚自珍相投，龚自珍至扬州，二人一谈必通宵达旦。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阮文达家居，人有以鄙事相浼，则伪耳聋以避之。山民至扬，一谈必罄日夕。扬州士女相嘲曰：'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金啬，交龚必阔。'两公闻此，大笑勿恤也。"

【龚魏交谊】 龚自珍、魏源，世称"龚魏"，二人交谊甚密。魏源《客怀八首柬龚定庵舍人》有"以君衣上月，照我花前饮"之句。魏源于扬州絜园修《圣武记》，龚自珍赠楹帖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龚自珍之子龚橙称魏源为"二叔"，魏源之子则称龚自珍为"大伯"。魏源之孙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山民先卒，王父索其稿于嗣子，编为《文录》，且序之。"

【龚自珍与丁香花公案】 顾太清，名春，字子春，号太清。其族望曰西林，自署名曰太清西林春，清高宗玄孙、贝勒奕绘侧室，为当时著名女词人，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龚自珍身后，有传闻说：奕绘掌管宗人府事，而龚自珍亦

在宗人府供职，因得与顾太清相识，二人遂有私情。后为奕绘所知，龚自珍知其将不利于己，遂辞官南归。龚自珍后来暴卒于丹阳，或谓即其仇家毒死。按此传闻系从龚自珍《无著词》等诗、词中附会而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因奕绘贝勒府在太平湖畔，又诗中有"朱邸"之语，后人遂加以附会，所谓"丁香花公案"即由此而起。冒鹤亭刻顾太清《天游阁集》时，已有此说；曾朴更据此写入《孽海花》。孟森作《丁香花公案》一文辨其事之无，并云上引"一骑传笺"之诗，系追忆顾太清向龚自珍之妻赠花之事。因顾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心史丛刊》三集）其后苏雪林作《丁香花疑案再辩》，认为：龚自珍与顾太清之间无暧昧情事，但诗中影射顾太清容或有之；而此事竟引起奕绘之子（正室所出）载钧之不满，以致暗害龚自珍致死。（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1年）

【《帝女花》本事】 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自杀前，先以剑砍杀其女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未死，但右腕被斩断。五日后复苏，遂留北京。清兵入关后，长平公主曾请求削发为尼，清廷不许，并为长平公主寻得未婚夫周世显，使二人完婚。黄燮清（约1850年前后在世）《帝女花》传奇即写此事。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八引《明季琐闻》："主为帝剑所挥，中肩及臂，断右腕焉"，"逾五日而复甦，遂留燕京。明年，主乃上书，乞皈依空王，不许。转为物色原配，于本年六月上浣，即故武清侯第，赐金钱牛车，庄一区，田若干顷，俾合卺焉。""今所传黄韵珊《帝女花》传奇，亦即纪此事云。"

【同光体】 清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兴起的一个诗派。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陈宝琛、郑孝胥等。因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称为"同光体"，后遂以此作为这一诗派名称。

【胡淑娟为夫改诗】 胡淑娟，名恕其，容貌端庄，富有文才。出嫁后从其夫余十眉读书学诗，常至深夜。十眉有诗作，她必反复推敲，为之增损润色。十眉有"沉醉东风又一回"句，淑娟改"又一回"为"第几回"，顿使诗句宛转有致。《清稗类钞·文学类》："十眉喜词章，中馈余暇，辄从之读。灯影书声，恒至丙夜。有所作，复促十眉为增损之。十眉尝题杨秋心探花杏苑图，有句云：'玉楼好梦今何似？沉醉东风又一回。'淑娟笑曰：'次句当作沉醉东风第几回，似较宛转矣。"

【林纾与王寿昌合译《茶花女》】 林纾(1852—1924)所译外国小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最早，也最著名。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倡议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是友人魏瀚。魏瀚曾与严复一起赴欧洲留学，归来后主持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纾关系密切。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因丧妻，郁郁寡欢，魏瀚劝他从事译著，借笔墨以排遣。林纾辞以不识外文，魏瀚说门人王寿昌曾留学法国，精通法文，当为介绍合作。一日，魏瀚邀林纾、王寿昌同游闽江滨海的鼓山。王向林介绍小仲马的《茶花女》，于是二人便合译，由王口授，林笔录润色，王署名晓斋主人，林署名冷红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月，此书在福州由畏庐刊行，一时风行全国。与林纾合译法国作品者尚有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合译英美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

【刘鹗治河有功】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际学问。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有功，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刘鹗之子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光绪十四年，赴河南谒吴清卿中丞，投效河工。时豫河决于郑，龙久不合，已数易督工。先君至，短衣徒步，杂徒役间，身亲指挥策励之，于十二月竟庆安澜。"又云："先君在山东三年，河工冠于诸省，积劳异得保知府。"(《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三辑)

【刘鹗为研究甲骨文字第一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河南殷墟龟版开始出土，刘鹗最早意识到它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鹗购买了大量龟版，并加以研究，次年印行我国第一部甲骨文拓片书籍《铁云藏龟》。罗振玉、王国维，均从刘鹗处第一次见到刻有文字的甲骨实物，并引起了继续研究的兴趣。刘鹗《铁云藏龟自序》："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壬寅年，其哲嗣翰甫观察售所藏，清公夙债，龟版最后出，计千余片，予悉得之。定海方君药雨，又得范姓所藏三百余片，亦以归予。赵执斋又为予奔走齐、鲁、赵、魏之郊，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余片。总计予之所藏，约过五千片。"(《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一辑)

【刘鹗被流放而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北京发生粮荒。当时沙俄军队占领清廷的皇家粮库太仓,仓中存米很多,而俄军不吃米,准备焚烧。于是刘鹗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及和各国使馆熟悉的便利,与其他赈务机关合资托人将仓米全部买出,充作赈粮及平粜米,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将刘鹗充军新疆,次年刘鹗即因脑溢血病逝于乌鲁木齐。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适俄军欲用所踞大仓之屋,拟举仓储粟尽焚之,事为先君所闻,联合同时他人所办赈助机关,集资挽张某为介,尽购其米,都人士赖以不饥。然而不意此一事,遂为先君后来获谴主因也。"(《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三辑)

【刘鹗为资助友人而作小说】 刘鹗《老残游记》初集前十三回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者四十七岁时。当时刘鹗的友人连梦青因逃避清政府追捕而蛰居上海,生活困难,而连生性耿介孤僻,不愿受人金钱之助。刘鹗便写了《老残游记》的前一部分,交给连梦青,由连卖稿给商务印书馆,在《绣像小说》上逐回发表,得到稿费。发表至第八回"桃花山月下遇虎,柏树峪雪中访贤"。因原写回目为"遇狐",被商务印书馆所改,并删去部分内容,连梦青遂与《绣像小说》决裂,发表至十三回为止,后改由《天津日日新闻》逐日在报上发表。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连卖文所入,仍不足维持其菽水所需。先君知其耿介,且也知其售稿事,因草一小说稿赠之。连感先君意,不得不受,亦售之于商务。并与订约,不得更改原文一字。此小说,即近三十余年中一般人认为神秘预言之《老残游记》。"(《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第三辑)

【刘鹗以老残自喻】 刘鹗书斋名"抱残守缺斋"。《老残游记》主人公老残姓铁,名英,号补残,与刘鹗字、书斋名关合,而老残的形象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

【谭嗣同从容就逮】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今属湖南)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当戊戌变法失败时,谭嗣同本来可以逃走,但他却视死如归,决心为变法流血。梁启超《谭嗣同传》:"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

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

【谭嗣同慷慨就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八月十三日,谭嗣同与林旭等五人一同遇难,年仅三十三岁。临刑时,慷慨从容,神色不变。梁启超《谭嗣同传》:"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

【谭嗣同诗中两昆仑之寓意】 谭嗣同殉难之前,曾用炭渣在狱中墙上题过一首七言绝句,这就是著名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两昆仑"指谁,历来解说不一。梁启超云:"盖念南海(康有为)也。"(《谭嗣同传》)又云:"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饮冰室诗话》)钱基博亦云:"盖怀(康)有为及北方大侠王正谊,所谓大刀王五者也。"(《近百年湖南学风》)此外,尚有指唐才常与王五、胡理臣与罗升、康有为与谭嗣同诸说,莫衷一是。

【吴趼人造模型轮船】 吴趼人(1866—1910),原名宝震,又名沃尧,初号茧人,后改趼人,因祖居广东佛山而又号我佛山人。十七岁时父亡,不久去上海谋生,在江南制造军械局工作。他天性聪明,又热心钻研机械,曾设计制造过一艘小的模型轮船,为同人所称许。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君多巧思,在制造局时,尝自运机心,制一小轮船,仅二尺许,能往还数十里,见者称为奇器。"(《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拒应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趼人三十八岁,当时清廷开经济特科,侍郎曾慕陶疏荐吴趼人应试。吴趼人之友皆向其道贺,趼人却拒不应试。李葭荣《我佛山人传》:"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辞职声援华工】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吴趼人去汉口,在美国人所办英文《楚报》任中文版编辑。夏季,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吴趼人激于爱国义愤,主动辞职回到上海,并四处发表演说,声援华工。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尝主汉报笔政,汉报美国人所办也。会华工禁约事起,东南人士奋起与争,君亦拂衣谢居停,去汉之沪,到岸,迎者百余人。旋乃力谋抵制之策,登

坛演说，庄谐并陈，闻者时而歌，时而泣，不自知其然也。”（《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书稿被焚】 吴趼人所著小说，除已印行的各种以外，据说尚有《孤岛英雄传》一书，写郑成功父子抗清故事，其中颇多反对满清政权之言辞。有友人恐其因此受到满清政府之迫害，便出重金购下书稿，加以焚毁。郑逸梅《小品大观·吴趼人不从异俗》：“闻君尚有《孤岛英雄传》，为章回体说部，凡二十万言，纪郑成功父子，极金戈铁马苍凉激楚之能事，杂写清廷之朝政，颇有诋毁爱新觉罗氏者。君之友某，恐是书之招祸而构文字狱焉，故以重值购其稿本，吴又适贫困，无以卒岁，乃署券立让之。友某携归，穷三日夜之力读竟，然后付诸丙丁。君闻之大恚，然莫如之何也。”（《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嗜酒】 吴趼人嗜酒，常于酒后谈论天下大事，格外慷慨激昂。他有夜间写作的习惯，写作完毕必饮酒解乏。孙玉声《吴趼人》：“性嗜酒，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惟嗜酒，深夜属稿，秉笔疾书，至东方微白，文亦告就，倾酒一壶自慰。或月不一饭，而酒不可须臾离也。”（《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寄破袜求贷】 吴趼人性格诙谐风趣。一次向友人借钱，并不言明，只寄去破袜一只，而友人已经会意。徐枕亚《枕亚浪墨》三集卷五《哑哑录》：“闻趼人在时，一日窘甚，致函某友，向之告贷，戏将七穿八洞之破袜一只，封入函中，另取一笺大书八字云：‘袜犹如此，人何以堪！’其友发函见之，大笑曰：‘趼人又处窘乡矣’，即袖数金往馈之。其风趣如此。”（《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焚借券】 吴趼人极为豪爽，笃于友谊。有友人向他借钱，直至病危尚无力归还。趼人去探望，劝慰友人勿以借款为虑，随即回家取出借据，当着友人面烧毁。同时又另借钱给友人。而趼人自己家却已绝粮了。杜阶平《书吴趼人》：“其于人也重然诺，能急人急，鬻文所入，到手立尽。曾有友夙负二百金，迫疾革，邀先生至，告以无力偿款，流涕道歉。先生慨然曰：‘我负人者，我尚未能偿之，乃忍责偿于垂死之友耶？我非惜财如命者，君毋以是戚戚也。’立就榻前焚借券，更倾囊出二十金，助药费焉。比归，而妻适以粮绝告，先生夷然也。”（《吴趼人研究资料》上卷）

【吴趼人卖文】 吴趼人后期完全靠卖文度日，生计艰难。他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新笑林广记·咬文嚼字》中说：“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时方饭，乃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由于过度劳

累，体力日益不支，医生嘱其节劳，他说："顾劳者吾衣食之资本也，曰节劳，是犹节吾衣食耳！劳不可节，而困顿愈甚；困顿愈甚，而精神愈短少，是精神将离吾躯壳以去矣！"(《还我魂灵记》，《汉口中西报》，1910年7月22日)三个月后，趼人即病逝于上海寓所，年仅四十五岁。

【李伯元为小报界之鼻祖】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上海。始任《指南报》编撰，次年离开该报，创办《游戏报》。二十七年(1901)，复办《世界繁华报》。他最工游戏笔墨，下笔又极快，其所作诗词小品、连载小说很受读者欢迎，风行一时。在他的影响下，各小报纷纷兴起。故孙玉声《李伯元》一文称其为"小报界之鼻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一辑)。

【李伯元拒应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命内外大臣保荐各地人才，定于二十九年(1903)在北京举行经济特科考典。侍郎曾慕涛(曾国荃之孙)推荐李伯元应试，被李伯元谢绝。准知御史周少朴却上疏弹劾李伯元"文字轻佻，接近优伶"，李伯元一笑置之，从此更加集中精力，从事小说创作。吴趼人《李伯元传》："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会台谏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诸弹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李伯元研究资料》第一辑)

【孙菊仙为李伯元理丧】 李伯元无子，身后萧条。著名京剧演员孙菊仙(1841—1931)，与李伯元为莫逆之交，闻伯元病重，为之寝食不安，每日三四次至床前探问。"及弥留之际，执手相视，泪如涌泉，半日忍痛曰：'君放心，吾自有调度。'言未毕，而恸已失声，随哭随向靴页内取出银票三千元，置席上，继又忍哭颤声曰：'以千元作君身后之丧葬，以二千元作君家之抚养。'言罢更痛哭不止。死后又亲为其经理丧事，送其灵柩及眷属返里，无不事事如礼。"(秋帆《菊部轶闻》，《李伯元研究资料》第一辑引)

【《官场现形记》用假名寓意】 《官场现形记》为李伯元代表作。其中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用假名亦寓意。如第一、二回中陕西朝邑县新中举人、暴发户赵温，即示"遭瘟"之意。第七至十回，写陶子尧奉委到上海办机器，整日花天酒地，结果金尽囊空，复命不得，逃去无踪。此处作者实暗指同乡陶某，确有其事。名为陶子尧者，示"逃之夭夭"之意。第三十八回中之"丫姑爷乘龙充快婿"，似指湖北协统张彪。四十三回之"八座荒唐起居无节"，则暗指张之洞。太监黑大叔卖官鬻爵，系指李莲英。四十八回

中之总兵盖道运，言其“该倒运”；道台刁迈友，言其刁卖朋友。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见李伯元族弟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李伯元研究资料》第一辑》)。

【李伯元与吴趼人等合著《活地狱》】 小说《活地狱》，以犀利的笔锋，着重揭露州县衙门的暗无天日，书吏胥役的卑鄙无耻，监狱牢房以及种种酷刑的惨无人道。此书发表时署南亭亭长著，李伯元写至第三十九回，因病重停笔；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为吴趼人所续，第四十三回由李伯元助手欧阳巨源所续。小说连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的《绣像小说》半月刊，每回有愿雨楼评语。一九五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始刊印单行本，由赵景深校订并作序。

【《孽海花》成书过程】 《孽海花》最初的构思者和执笔者金天翮(1874—1947)，字松岑，江苏吴江人。一九〇三年，他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炳麟、邹容、蔡元培交密。革命刊物《江苏》向他约稿，他想通过小说来反映当时的政治外交情况，特别是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的情况，于是企图通过叙述赛金花一生历史，反映中俄关系上的诸多事件，但仅仅写就了六回。小说林书社创建后，一九〇四年夏秋之际，金天翮将这六回移交给曾朴，二人共同商定了六十回目，由曾朴对前六回进行修改，并续写全书。曾朴经过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一九〇五年正月分两集，每集十回，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小说林书社标以“历史小说”发行，署名也易为“吴江金一原著，病夫国之病夫续成”。至一九三〇年，赓续至三十五回。其中前二十回由曾朴及其子曾虚白开办的真美善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分两集(每集十回)出版，后十五回于《真美善》杂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刊号至一九三〇年四月五卷六号上陆续刊登。一九三一年一月真美善书店将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作为第三集出版，以后又将一至三集合为一册印行。现在通行的便是“真美善”时期完成的三十回本或三十五回本。曾朴对金天翮原来构思的更动，主要是从“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变成了“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因此作品“格局比较的廓大”。(《曾孟朴谈〈孽海花〉》、《金松岑谈〈孽海花〉》)

【《孽海花》中金沩影射洪钧】 《孽海花》中男主角金沩(字雯青)系影射洪钧(字文卿)。按洪钧为江苏吴县人，同治戊辰(1868)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出使德奥俄大臣。《孽海花》写金沩为状元，出使外国时以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冒充夫人同行。在驻俄使馆里，每天只是潜心于元史考证。他为了给自

已的《元史补证》找证据，也为了建立"千秋不刊之业"，竟重价从外国骗子手里购买伪造的"中俄交界图"，加以印行。结果被外人据为口实，讹去中国领土八百里。后被御史弹劾，郁郁而亡。如此等等，均与洪钧事迹相合。（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等）

【《孽海花》中傅彩云影射赵彩云】 《孽海花》中女主角傅彩云系影射赵彩云。按赵彩云字灵飞，安徽歙县人，即名妓赛金花，一名曹梦兰。《孽海花》写彩云被金沟纳为妾，金出使德俄荷奥，彩云同往，对外称夫人。归国后，金沟在北京病故，彩云与家人扶灵柩返苏州，中途逸去，改名曹梦兰，至上海燕庆里重操旧业。如此等等，均与赵彩云事迹相合。其与德国青年军官（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实为报纸谰言。（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等）

【《孽海花》中威毅伯李公影射李鸿章】 《孽海花》中威毅伯李公（字少荃）系影射李鸿章（字少荃）。按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道光丁未（1847）翰林，曾任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孽海花》写威毅伯李公招庄佑培（影射张佩纶）为婿，于甲午中日战争中主和，造成丧师辱国，遭国人唾骂，后又赴日本议和，遇日本青年小山六之介（影射小山丰太郎）暗杀而受伤，等等，均以李鸿章事迹为本。（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纪果庵《〈孽海花〉人物漫谈》等）

【《孽海花》中唐犹辉影射康有为】 《孽海花》中唐犹辉（字常肃）系影射康有为（字长素）。按康有为系广东南海人，光绪乙未（1895）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为晚清维新派领袖人物。《孽海花》写唐犹辉"说六经全是刘歆的伪书"，又写他聚众讲学，与梁超如（影射梁启超）、戴胜佛（影射谭嗣同）等志士积极酝酿变法维新，等等，皆以康有为事迹为本。（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等）

【《孽海花》中梁超如影射梁启超】 《孽海花》中梁超如系影射梁启超（字卓如）。按梁启超为广东新会人，光绪己丑（1889）举人，曾任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为晚清维新派重要人物。《孽海花》写梁超如介绍戴胜佛（影射谭嗣同）去见唐犹辉（影射康有为），又写他与其他志士积极酝酿变法维新，等等，均以梁启超事迹为本。（见刘文昭《〈孽海花〉人物索隐表》等）

【《孽海花》中戴胜佛影射谭嗣同】 《孽海花》中戴胜佛（名同时）系影射谭嗣同（字复生）。按谭嗣同为湖南浏阳人，监生出身，曾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为戊戌变法殉难"六君子"之一。《孽海花》写戴胜佛是制台的公子，是个古怪的阔少爷；写他瘦长脸儿，高鼻子，骨秀神清，举止豪宕，自有一种上下千古的气

概，两道如炬的目光，不知被他抹杀了多少眼前人物，身上服装，却穿得很朴雅；写他与大刀王二（影射大刀王五）的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写他与唐犹辉（影射康有为）、梁超如（影射梁启超）、林勋（影射林旭）等一起积极酝酿变法维新；等等，均以谭嗣同事迹为本。（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等）

【《孽海花》中大刀王二影射大刀王五】 《孽海花》中大刀王二系影射大刀王五（名子斌）。按大刀王五为直隶故城人，猎户出身，系当时著名大侠，为人保镖。《孽海花》写大刀王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援救孤儿寡母，夺还他们被人骗去的名画，以及他同情维新党人，护送戴胜佛（影射谭嗣同）上京，均采大刀王五事迹而加以生发。（见冒鹤亭《〈孽海花〉闲话》等）

【《孽海花》中孙汶影射孙文】 《孽海花》中孙汶（字一仙）系影射孙文。《孽海花》写孙汶先世业农，他本人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又赴香港学英语、学医学。在香港接近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养成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当时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一见而知为一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其身边战友亦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并写他组织兴中会，在内地、香港、澳门、日本等地广泛争取社会同情，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些描写，都以孙中山事迹为本。（见刘文昭《〈孽海花〉人物索隐表》等）

【晚清四大家】 指清末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四位词人。四人多有往还，论词崇尚常州派。作品关涉清末时事颇多，寄兴深微，风格柔婉。在词籍的辑佚校勘方面用力甚专。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均称善本。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是重要的词论著作。徐珂《近词丛话》："光宣间之倚声大家，则推临桂王鹏运、况周颐、归安朱祖谋、汉军郑文焯。"（《词话丛编》第五册）

【秋瑾捐金救维新党人】 秋瑾（1877—1907），字璿卿，别署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易名瑾，字竞雄。光绪三十年（1904），秋瑾为筹备旅日川资，便将所剩陪嫁首饰，托同乡陶大钧的日本妻子荻子去变买，当她知宁河王照因戊戌变法牵连入狱，需要巨款得以获释，即将变卖首饰所得大部分赠予未昧平生的维新派青年王照，但并未告其姓名。王照事后才知真情，极为感动。吴芝瑛《记秋瑾女侠遗事》："女士东游时，值宁河某君以戊戌事自首，系刑部狱。女士方脱簪珥谋学费，窘迫万状，不得遽行，闻宁河事，乃分其金以应急，展转达狱中，属勿告姓名。宁河某会赦出狱始知之。时女士已东去，宁河寓书谢之，事后与人语，辄为涕零。然女士与宁河初不相识也。"（《秋瑾集》附录）

【秋瑾拔刀起舞】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秋瑾自日本归国探亲。途经上海，去小万柳堂访挚友吴芝瑛。谈及东渡日本、投身革命种种情形，秋瑾心情激荡，拔刀起舞。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后女士自东归，过沪上，述其留学艰苦状。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故与吾形影不相离。'""既而行酒。酒罢，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章，命吾女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秋瑾集》附录)

【秋瑾绝命词】 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不幸失败，锡麟殉国。消息传到绍兴，秋瑾本来得及逃走，但为保存革命实力，秋瑾临难不苟，甘赴危难。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致徐小淑绝命词》，寄给正在上海爱国女学学习的徐小淑，词曰："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徐小淑《秋女烈士史略》："此为秋瑾殉国前五日寄给作者之绝笔，缄内并无别简。"(《秋瑾集·杂文》引)

【秋瑾从容就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旋即被捕遇害。浙江形势日趋紧张，友人王璧华等已安排让秋瑾去上海避入法租界，秋瑾拒绝。七月十三日清兵入绍兴，大通学堂学生又劝秋瑾暂时躲避，秋瑾又拒绝，从容就擒。徐双韵《记秋瑾》："农历六月初四日上午，王金发从嵊县来，协商善后。午后知清兵已入绍兴，大通学生劝秋瑾离堂暂避，但秋已决心殉难，即遣散最后一批同志，而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这时内奸蒋纪(又名纪云)忽从兰溪来，纠缠索费。贵福及李益之即率领新军，包围大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闯入学堂。两位同学英勇抵抗，终至牺牲。而秋瑾与程毅、徐颂扬、钱应仁、吕松楦、王植槐、石宝熙、蒋纪，都被捆绑，解入绍兴府衙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秋瑾临难书绝笔】 秋瑾被捕后，拘于卧龙山女狱内。未几，绍兴知府贵福提秋瑾去审问，百问不答。最后讯以朋友姓名，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瑾只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别无他语。七月十五日晨四时，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此句一作"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集·诗》本首注："此据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1907年7月29日)清浙

抚张曾敭复贵福电（见《大通学堂党案》、《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录印。"又可见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秋瑾英勇就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黎明，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市中心古轩亭口，年仅三十一岁。《清稗类钞》第九册《狱讼》（下）谓当知县往监狱提秋瑾时，"秋乃与令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令许以后二事。秋谢之。即有士兵前后扶掖之行。秋斥曰：'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

【王国维自沉为殉清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旧历五月初三）上午，王国维突然投身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而死。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一为殉清说。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卷首）持此说。据罗振玉说，一九二四年，冯玉祥派鹿钟麟迫令溥仪出宫，王国维即"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后来他在清华研究院任教，但仍常去天津看望溥仪。一九二七年夏，他听到北伐军败奉军于湖南，冯玉祥有可能进入北京，感到形势危急，遂投湖自尽。主此说者根据有二，一是王国维遗嘱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二是罗振玉谓王国维死前曾给溥仪上遗折，有殉清之表示。

【王国维自沉为恐惧国民革命军说】　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另有恐惧国民革命军说。顾颉刚在《悼念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五卷一至四期合订本）一文中说，当时湖南叶德辉被枪毙，浙江章炳麟家产被籍没，或许深深刺痛了王国维的心，害怕自己将来也会因"复辟派"之罪名而受辱，因此走上了这条路。

【王国维自沉为罗振玉逼债说】　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另有罗振玉逼债说。史达《王静安先生致死原因》（《文学周报》五卷一至四期合订本）列举二事：一是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病逝后，罗振玉将其次女接回家中，让其在母家为夫守节，但强令王国维每年拿出二千元给罗女作津贴。二是王国维在日本曾与罗振玉合股经商，王国维应得一万多元，仍存罗处尚未支取。后罗忽发奇想，又邀王同做生意。王素不谙治生之术，一切听罗摆布，结果不但一万多元全部亏掉，还欠罗不少债，他在清华所得薪水尚不足支付利息。这两件事逼得王"又惊又愤"，遂萌短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则说，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曾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罗振玉硬要为之代卖，但所得一千余元，却由罗

统统扣下，以抵王欠罗之债务。王无法答复绍英之催促，遂不得已而自杀。

【王国维自沉为新旧文化冲突说】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提出王国维自杀原因的另一说，即新旧文化冲突说。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的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受旧道德旧礼教影响极深，当旧道德旧礼教面临"劫尽变穷"命运之日，王国维"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海上尘天影》为邹弢伤心史】 邹弢（约1884年前后在世），号潇湘馆侍者，亦称司香旧尉，江苏金匮（今无锡）人。其所著小说《海上尘天影》，一名《断肠碑》，凡六十章，记所眷妓女苏韵兰，多才能文，邹弢与之订白头约，千方百计为之赎身，而苏韵兰竟另嫁别人之伤心史。晚清有幸楼主人詹垲者著《柔乡韵史》卷上《苏韵兰传》："生家徒四壁，欲为韵兰脱籍，而苦无资，乃间关数千里，往楚南就江学使聘。逾年始挟资以归，而舍馆未定，即往叩苏氏之门，至则人面桃花复非畴昔，盖韵兰已琵琶别抱矣。生悒悒而返，嗒若丧偶，自是而痴益甚。遂以其与韵兰离合之缘，撰为《尘天影》说部以自广。"（陈汝衡《说苑珍闻》引）

【南社】 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发起，一九〇九年冬成立于苏州，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南社直接与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的"同光体"相对立，主张以文学鼓吹革命，激发民气，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要求创造崭新的诗风，表现民族革命的时代精神。它是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早期参加者多为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杨铨等均曾参加。辛亥革命后社员达千余人，政治态度和思想面貌日趋复杂。随着革命的发展，南社内部逐渐分化，最后于一九二三年停止活动。南社出版过《南社丛刊》，分文录、诗录和词录三部分，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共有二十二集。另有《南社小说集》一册。

六、附　　录

中国古代文学大事简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周灵王	二十一	前551	孔子生(　—前479)。
周景王	元	前544	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诗经》于此时大致编定。
周敬王	四十一	前479	孔子卒(前551—　)。
周贞定王	元	前468	墨子生(　—前376)。
	五	前464	《左传》、《国语》成书在此后。
周烈王	四	前372	孟子生？(　—前289？)。
	七	前369	庄子生？(　—前286？)。
周显王	三十	前339	屈原生？(　—前278)。
秦王政	八	前239	吕不韦门客撰《吕氏春秋》成书。
秦王政	十四	前233	韩非子卒(？—　)。
秦始皇	三十四	前213	秦始皇“焚书坑儒”。
汉高祖	五	前202	伏胜以《尚书》教于齐鲁间。
	七	前200	贾谊生(　—前168)。
	十一	前196	陆贾上《新语》。
汉惠帝	二	前193	大乐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汉文帝	前元元	前179	司马相如生(　—前118)。贾谊为博士，超迁太中大夫，作《过秦论》？
	二	前178	贾谊上《论积贮疏》，汉文帝议以谊任公卿之位。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前174	贾谊作《鹏鸟赋》。
七	前173	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作《治安策》。
十二	前168	贾谊卒(前200—)。晁错上《贵粟疏》。
十六	前164	淮南王刘安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后元五	前159	枚乘从梁孝王游。
汉景帝　前元元	前156	邹阳等从梁孝王游。
四	前153	枚乘为弘农校尉。
七	前150	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客游梁。邹阳为梁王使长安。
中元五	前145	司马迁生？(—？)。
后元元	前143	司马相如自梁归成都，娶卓文君。
二	前142	梁国以枚皋为郎。
汉武帝　建元元	前140	枚乘卒(？—)。司马谈为太史公。淮南王刘安入朝，作《离骚传》。
三	前138	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六	前135	司马相如为郎使巴蜀。
元光五	前130	河间献王作《乐记》，并来朝献雅乐。
六	前129	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
元朔三	前126	司马迁游大江南北。
元狩元	前122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自杀。严助弃市。
五	前118	司马相如卒(前179—)。
元鼎五	前112	司马迁为郎中，西至空峒。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前111	司马迁为郎中，奉使巴蜀滇中。
元封元	前110	司马谈卒。司马迁为郎中，从汉武帝封禅泰山。
二	前109	司马迁作«河渠书»。
三	前108	司马迁始为太史令，搜集史料。
太初元	前104	虞初作«周说»。司马迁始作«史记»。
天汉二	前99	司马迁因救李陵获罪。
三	前98	司马迁下狱受腐刑。
太始元	前96	司马迁出狱为中书令。
征和二	前91	司马迁«太史公书»始成，作«报任安书»。
汉宣帝　甘露元	前53	扬雄生（　—18）。
汉成帝　河平三	前26	刘歆为黄门郎，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
阳朔二	前23	桓谭生（　—56）。扬雄作«反骚»、«广骚»、«畔牢愁»。
元延二	前11	扬雄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
三	前10	扬雄作«长杨赋»
绥和元	前8	刘向卒。刘歆任中垒校尉。
二	前7	刘歆复领五经，继承父业，撰«七略»。
汉哀帝　建平三	前4	扬雄在此前后作«太玄»、«解嘲»、«解难»。
汉平帝　元始五	5	扬雄作«训纂篇»。刘歆封红休侯，著«三统历谱»及«钟历书»。
新王莽　始建国元	9	扬雄为中散大夫，作«剧秦美新»。
三	11	扬雄投天禄阁下，以病免官。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天凤五	18	扬雄卒(前53—)。
淮阳王　地皇四 更始元	23	刘歆自杀。
三 汉光武帝　建武元	25	班彪依隗嚣，作《北征赋》。
二	26	桓谭为议郎给事中。
三	27	王充生(—101?)。
五	29	班彪作《王命论》。
八	32	班固生(—92)。
二十	44	李尤生(—126)。班彪续《史记》，作《别录》。杜笃作《论都赋》。
三十	54	班彪卒(3—)。班固因父卒返故里，作《幽通赋》、《终南山赋》。
三十二 建武中元元	56	桓谭忤旨出为六安郡丞，道卒(前23—)。冯衍上疏自陈，作《显志赋》。
二	57	冯衍被谗废于家，不久卒。
汉明帝　永平二	59	崔骃作《达旨》、《西巡颂》。
三	60	东平王刘苍议世祖庙乐舞，改大乐为大予乐。
五	62	班固以私撰国史被捕。弟班超上书救免，为兰台令史，作《安丰戴侯颂》。崔骃作《安丰侯诗》。傅毅作《迪志诗》及《七激》?
六	63	傅毅作《北海王诔》。
九	66	班固奉命撰《汉书》，并作《两都赋》。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十五	72	刘苍上《光武受命中兴颂》，贾逵为之训诂。
十七	74	班固、贾逵、傅毅等作《神雀赋》。
十八	75	崔骃作《明帝颂》，傅毅作《明帝诔》。
汉章帝 建初三	78	张衡生（ —139）。
四	79	马融生（ —116）。班固作《白虎通》。
七	82	贾逵撰《古文尚书同异》、《诗同异》、《周官解诂》，迁卫士令。班固约在此时上《汉书》，迁玄武司马。
九 元和元	84	崔骃作《南巡颂》。
二	85	班固、崔骃作《东巡颂》。
三	86	崔骃作《北巡颂》。
四 章和元	87	班固作《南巡颂》。
汉和帝 永元元	89	班固作《北征颂》、《燕然铭》。崔骃作《北征颂》、《西征赋》。傅毅作《窦将军北征颂》，不久卒。
四	92	班固死于洛阳狱中（32— ）。崔骃卒（30？ — ）。
七	95	张衡作《温泉赋》。崔瑗至京师。
八	96	李尤拜兰台令史，受诏作赋，作《百二十铭》。班昭入掖庭为贵人，奉诏作《大雀赋》。
十三	101	贾逵卒。张衡作《同声歌》、《定情赋》？
十七 元兴元	105	李尤作《和帝哀策》。崔瑗作《和帝诔》。
汉安帝 永初元	107	史岑作《出师颂》。张衡完成《二京赋》。
七	113	班昭作《东征赋》。张衡作《南都赋》？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元初三	116	王逸约在此时举上计吏，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
	五	118	马融作《广成赋》？
	七 永宁元	120	班昭死(49？—)。李尤为谏议大夫，受诏撰《汉记》。
	延光三	124	张衡作《东巡诰》，马融上《东巡颂》。
汉顺帝	永建元	126	马融为郡功曹，作《长笛赋》。
	二	127	郑玄生(—200)。张衡作《鸿赋》。
	三	128	张衡复为太史令，作《应间》。
	七 阳嘉元	132	蔡邕生(—192)。
	三	134	边韶作《河激颂》。王逸约在此前后为侍中。
	永和二	137	张衡作《四怨诗》和《髑髅赋》？
	三	138	马融为武都太守，完成《易》、《尚书》、《诗》、《礼》传。张衡作《归田赋》？
	四	139	张衡卒(78—)。崔瑗作《张平子碑》。
汉桓帝	和平元	150	郦炎生(—177)。
	元嘉三 永兴元	153	孔融生(—208)。
	永寿元	155	曹操生(—220)。
	二	156	秦嘉约在此时为郡上计，与妻书，赠诗。嘉妻徐淑答嘉书及诗。
	延熹二	159	崔寔以梁冀故吏被免官。蔡邕至偃师，作《述行赋》、《霖雨赋》等。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五	162	王延寿作《梦赋》、《鲁灵光殿赋》?
七	164	崔寔为尚书，免归，撰《政论》。
八	165	阮瑀生？（ —212）。边韶为陈相，作《老子铭》，不久卒。蔡邕作《王子乔碑》。
九	166	马融卒(79—)。
汉灵帝　建宁元	168	崔寔卒(100? —)。
四	171	徐幹生(—218)。蔡邕辟司徒乔玄府。
五 熹平元	172	胡广卒(91—)。蔡邕作《车驾上原陵记》、《太傅胡广碑》、《太傅祠堂碑铭》等。
二	173	祢衡生(—198)。赵壹作《刺世疾邪赋》? 郦炎作《州书》。
三	174	曹操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
四	175	杨修生(—219)。蔡邕迁议郎，书《石经》，立于太学门外。
五	176	蔡邕作《伯夷叔齐碑》。郦炎作《七平》。
六	177	吴质生(—230)。王粲生(—217)。郦炎卒(150—)。曹操迁顿丘令。
光和二	179	蔡邕赦还，避地吴会。
七 中平元	184	孔融举高第，为侍御史。 曹操拜骑都尉，迁济南相。
三	186	缪袭生(—245)。蔡邕作《陈寔碑》。应劭举高第，为御史。
四	187	曹丕生(—226)。
五	188	曹操为典军校尉。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汉少帝　光熹元 昭宁元 汉献帝　永汉元	189	蔡邕被迫为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应劭拜太山太守。曹操起兵讨董卓。陈琳为何进主簿。
初平元	190	何晏生(　—249)。应璩生(　—252)。蔡邕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孔融迁议郎，拜北海相。曹操行奋武将军。王粲至长安。蔡琰没于南匈奴。
二	191	邯郸淳客荆州。应劭败黄巾。曹操为东郡太守。
三	192	曹植生(　—232)。蔡邕卒(132—　)。曹操领兖州牧。
四	193	曹操击袁术，征陶谦。王粲至荆州依刘表。
兴平元	194	孔融谋迎天子还洛阳，未成。曹操征陶谦，击刘备，攻吕布。
二	195	孔融为青州刺史。曹操攻吕布，拜兖州牧。祢衡避难荆州。
建安元	196	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孔融任将作大匠。祢衡由荆州来许。孔融作《举祢衡表》。
二	197	曹操征张绣。东征袁术，攻刘表。应劭完成《汉官仪》、《礼仪故事》、《风俗通》诸书。祢衡击鼓骂曹，被送与刘表。
三	198	曹操围张绣，征吕布。祢衡作《鹦鹉赋》，又忤黄祖被杀(173—　)。
四	199	孔融迁少府，上疏议肉刑。曹操攻袁绍。曹操作《蒿里行》诗。陈琳作《武军赋》。王粲作《荆州文学记官志》。
五	200	韦昭生？(　—273)。曹操击刘备。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
六	201	曹操击袁绍，征刘备。丁仪为西曹掾。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七	202	曹操击败袁谭、袁尚，作«祀故太尉桥玄文»。
八	203	曹操消灭袁绍主力，还许昌，作«败军令»、«论吏士行能令»、«修学令»。繁钦为豫州从事。王粲为刘表作书谏袁谭、袁尚。
九	204	曹操破袁尚，攻下邺城。曹丕纳甄氏。孔融作书与曹操，嘲曹丕纳甄氏。孔融作«与曹操论盛孝章书»。陈琳、阮瑀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
十	205	曹操斩袁谭。王粲作«登楼赋»及«七哀诗»。
十一	206	曹叡生（　—239）。曹操攻高平，作«苦寒行»。
十二	207	曹操征三郡乌丸，斩袁尚、袁熙。陈琳作«神武赋»。应玚作«撰征赋»。孔融嘲曹操征乌丸及制禁酒。
十三	208	曹操废三公，自为丞相。出兵攻荆州。孔融被曹操杀害（153—　）。杜夔为军谋祭酒，创定雅乐。曹丕、徐干、阮瑀、陈琳等随曹操南征。王粲归曹操。
十四	209	曹操东征孙权。曹丕、王粲随行作«浮淮赋»。
十五	210	阮籍生（　—263）。曹操作«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
十六	211	曹操西征马超，关中平。王粲、徐干、阮瑀、繁钦随曹操西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留守谯，作«感离赋»。曹植封平原侯，亦随曹操西征。刘桢、应玚为平原侯庶子。应玚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十七	212	阮瑀卒（165?—　）。曹丕、王粲作«寡妇赋»。曹操征孙权。曹操携曹丕、曹植登铜雀台，命其作诗赋。
十八	213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征孙权。曹丕作«临涡赋»。曹植作«叙愁赋»。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九	214	曹操征孙权。诸葛亮入蜀，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曹植徙封临菑侯；留守邺城，作《东征赋》。曹丕、王粲、陈琳作《柳赋》。
二十	215	曹操西征张鲁。作《秋胡行》诗。
二十一	216	曹操进爵魏王，东征孙权。王粲随军征孙权，作《从军诗》五首。曹植作《与杨德祖书》，杨修作《答临菑侯笺》。
二十二	217	傅玄生(　—278)。王粲卒(177—　)。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染病俱卒。曹操征孙权还。
二十三	218	孙楚生？(　—293)。繁钦卒(？—　)。曹操西征刘备。曹丕编辑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文集。
二十四	219	杨修被杀(175—　)。曹操攻刘备。
二十五 魏文帝　黄初元	220	曹操病逝于洛阳，作《遗令》。曹丕受禅即位，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仲长统卒。曹丕作《武帝哀册文》。曹植作《武帝诔》。丁仪、丁廙被杀。王象受诏撰《皇览》。
二	221	甄皇后被"赐死"，遗作有《塘上行》。
三	222	曹丕自许昌南征孙权。曹植为鄄城王。
四	223	诸葛亮受命托孤封武乡侯。曹植徙封雍丘王，朝京师，献《责躬》、《应诏诗》、《七步诗》、《赠白马王彪》、《洛神赋》。
五	224	嵇康生(　—263)。曹丕征吴。
六	225	曹丕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及《杂诗》。诸葛亮南征。
七	226	曹丕卒(187—　)。王弼生(　—249)。魏明帝曹叡即位。吴质作《思慕诗》。曹植上《文帝诔》。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魏明帝	太和元	227	诸葛亮北伐。诸葛亮作《出师表》。缪袭改汉短箫铙歌十二曲，以述魏功德。曹植徙封浚仪，作《慰情赋》及《社颂》。
	二	228	诸葛亮伐魏失败，还于汉中。曹植封雍丘，上《求自试表》。
	三	229	曹植封东阿王，作《迁都赋》。
	四	230	吴质卒(177—)。曹叡命刻曹丕《典论》。
	五	231	成公绥生(—273)。诸葛亮出祁山伐魏。
	六	232	曹植卒(192—)。张华生(—300)。魏明帝修造许昌宫。何晏等作《景福殿赋》。
	青龙元	233	陈寿生(—297)。缪袭作《青龙赋》及《神芝赞》。
	二	234	诸葛亮卒(181—)。
	景初三	239	曹叡卒(206—)。傅咸生(—294)。应璩为侍中，作《与满公琰书》。
魏齐王	正始元	240	何晏为散骑侍郎。
	三	242	阮籍奏记蒋济，为太尉掾。
	四	243	夏侯湛生(—291)。向秀难嵇康《养生论》。嵇康娶妻魏沛穆王林之女。作《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
	五	244	阮籍为尚书郎。
	六	245	缪袭卒(186—)。嵇康迁中散大夫，居山阳，与阮籍等为竹林之游。
	八	247	潘岳生(—300)。阮籍为曹爽参军，因病归故里。
	九	248	应璩作《百一诗》。管辂为何晏占卜。何晏惧而赋诗言志。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嘉平元	249	何晏被杀（190— ）。王弼卒(226—)。石崇生(—300)。张华作《感婚赋》、《感婚诗》。
二	250	张华作《刘骠骑诔》。
三	251	阮籍为司马师从事中郎，作《鸠赋》。
四	252	应璩卒(190—)。韦昭为吴太史令，与周昭、薛莹等撰《吴书》。
六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	254	阮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二	255	阮籍为东平相，不久，还为司马昭从事中郎。阮籍往观苏门山隐者，遂撰《大人先生传》。嵇康欲应毋丘俭反。
甘露三 景帝　永安元	258	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校定众书，改汉铙歌十二曲名以述孙吴功德。阮籍为步兵校尉。
四	259	嵇康写《石经》。
魏元帝　景元二	261	陆机生(—303)。嵇康作《与山涛绝交书》。张华兼中书郎，作《鹪鹩赋》。
三	262	陆云生(—303)。
四	263	阮籍作《劝进表》，不久卒。嵇康作《幽愤诗》被害(224—)。成公绥迁中书郎，作《啸赋》。
五 咸熙元	264	傅玄封鹑觚男。向秀应岁举至京师。
二 晋武帝　泰始元	265	傅玄为散骑常侍，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
二 （吴宝鼎元）	266	傅玄作《郊祀歌》、《天地郊明堂歌》、《宗庙歌》，并改汉短箫铙歌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267	傅玄免官。李密作《陈情表》。张华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四	268	傅玄为御史中丞。晋武帝幸华林园与群臣宴饮赋诗。挚虞、夏侯湛举贤良，拜郎中。潘岳辟司空掾，举秀才，作《籍田赋》。
五	269	应贞卒。傅玄迁太仆，作《四厢乐歌》。成公绥侍中书侍郎，作《四厢乐歌》。张华作《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表》等。
六	270	左思作《三都赋》。
七	271	刘琨生（ —318）。张华任中书令，与荀勖校书。
八（吴凤凰元）	272	潘岳娶杨肇女，作《答挚虞新婚箴》。左芬入宫拜修仪，受诏作《离思赋》，又作《白鸠赋》。
九	273	韦昭被杀（200? — ）。成公绥卒（231— ）。傅玄作《正德》、《大豫》二舞歌。张华加散骑常侍。
十	274	陈寿迁百阳侯相，上《诸葛亮集》。
咸宁元	275	石崇为修武令。
二	276	郭璞生（ —324）。
三	277	孙楚为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参军。
四	278	傅玄免官，卒（217— ），追封清泉侯。潘岳作《秋兴赋》。
五	279	华峤迁散骑常侍，奏上《汉后书》。张华迁度支尚书。夏侯湛从征吴，作《离亲咏》及《江上泛歌》。左思《咏史诗》大约作于本年或之前。《三都赋》约完成于本年前后。
六 太康元	280	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陈寿除著作郎，撰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国志》和《古国志》。石崇以伐吴功封安阳乡侯。陆机作《辩亡论》。
二	281	葛洪生(？—342)。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本。
三	282	皇甫谧卒。张华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潘岳为河阳令，作《河阳县作》诗二首。
四	283	张载至蜀省父，作《剑阁铭》。
五	284	杜预卒。潘岳作《怀旧赋》。
六	285	张华征为太常，作《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首。
八	287	李密左迁汉中太守，赋诗被免官。
十	289	陆机、陆云入洛。陆机作《文赋》。
太熙元 晋惠帝　永熙元	290	孙楚为冯翊太守，作《之冯翊祖道诗》。张华为太子少傅。夏侯湛为散骑常侍。潘岳为太傅主簿。陆机为太傅祭酒，陆云为公府掾。
永平元 元康元	291	夏侯湛卒(243—　)。陆机迁太子洗马。
二	292	潘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潘尼拜太子舍人。
三	293	孙楚卒(218？—　)。华峤卒。
四	294	傅咸卒(239—　)。陆机为吴王郎中令。
六	296	潘岳作《闲居赋》。石崇出为征虏将军，监青、徐州诸军事。作《金谷诗》并序。左思为司空张华祭酒。陆机为尚书郎。刘琨为司隶从事。
七	297	陈寿卒(233—　)。陆云入为尚书郎。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八	298	潘岳转散骑侍郎。陆机补著作郎，议晋书限断，撰《惠帝起居注》。
九	299	潘岳为黄门侍郎，作《关中诗》。裴頠为尚书左仆射，作《崇有论》、《贵无论》。
永康元	300	张华、裴頠遇害。潘岳、石崇、欧阳建被杀。左思退居宜春里。陆机为相国参军，赐爵关中侯，作《叹逝赋并序》。刘琨为赵王记室督，转从事中郎。
二 永宁元	301	潘尼赴许昌为齐王冏参军，兼管书记，封安昌公。齐王冏辟左思为记室督，左思辞疾不就。陆机收付廷尉，减死徙边，遇赦而止，作《豪士赋》，为平原内史。陆云作《与兄平原书》。刘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
二 太安元	302	挚虞迁秘书监。陆云为清河内史，转大将军右司马。刘琨为范阳王司马。
二	303	陆机假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被谗遇害。陆云同遇害。
永安元 建武元 永兴元	304	挚虞从惠帝幸长安。
三 光熙元	306	潘尼迁中书令。刘琨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
晋怀帝　永嘉元	307	郭璞避地东南。
三	309	刘琨为刘聪所败。
四	310	刘琨为平北大将军。
五	311	挚虞卒（？— ）。潘尼东还，病卒（251？— ）。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晋愍帝 建兴二	314	孙绰生（ —371）。支遁生（ —366）。刘琨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
三	315	刘琨拜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进封代公。
四	316	刘琨奔蓟，依段匹磾。
晋元帝 建武元	317	刘琨作《劝进表》，转侍中太尉。
二 大兴元	318	刘琨被害（271— ）。郭璞著《江赋》、《南郊赋》。
四	321	王羲之生（ —379）。
永昌二 晋明帝 太宁元	323	郭璞为王敦记室参军。
二	324	郭璞为王敦杀害（276— ）。
晋成帝 咸和三	328	袁宏生（ —376）。
九	334	慧远生（ —416）。孙盛为征西主簿。
咸康四	338	支遁出家。葛洪撰成《抱朴子》。
六	340	王隐上《晋书》。
八	342	葛洪卒（281？— ）。
晋穆帝 永和元	345	顾恺之生？（ —406）。
二	346	习凿齿为桓温主簿。李充为征北参军。
四	348	李充校定群书。
九	353	王羲之为会稽内史。王羲之、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于山阴兰亭修禊，羲之作《兰亭集序》。
升平元	357	孙盛为长河太守。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360	支遁入郯?
晋哀帝 隆和元	362	支遁至京师讲经。裴启作《语林》。
兴宁三	365	陶渊明生(—427)。范宁作《春秋谷梁传集解》。
晋废帝 太和元	366	支遁卒(314—)。
五	370	何承天生(—447)。孙盛作《晋阳秋》。
六 晋简文帝 咸安元	371	孙绰卒(314—)。王坦之作《废庄论》。
晋孝武帝 宁康三	375	袁宏为东阳太守，撰成《后汉纪》三十卷?
太元元	376	袁宏卒(328—)。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
四	379	王羲之卒(321—)。
九	384	习凿齿卒。颜延之生(—456)。谢安为太保，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假黄钺。
十	385	谢灵运生(—433)。
十一	386	王献之卒(344—)。范宁为中书侍郎。
十五	390	谢晦生(—426)。孙潜上孙盛所作《晋阳秋》。
十八	393	陶渊明初仕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
晋安帝 元兴元	402	慧远与刘遗民等结净社於庐山。桓玄与慧远议沙门敬王者。
二	403	刘义庆生(—444)。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
义熙元	405	陶渊明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不久为彭泽令，旋归田，作《归去来兮辞》。谢灵运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
二	406	顾恺之卒(345?—)。谢灵运为抚军将军刘毅记室参军。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三	407	殷仲文卒(？—)。刘义隆生(—453)。
十	414	鲍照生？(—466)。
十二	416	慧远卒(334—)。颜延之为江州刺史刘柳治军功曹，在寻阳与陶渊明情款。徐广上《晋纪》四十六卷。
十三	417	谢灵运奉使慰劳刘裕于彭城，作《撰征赋》。
晋恭帝 元熙二 宋武帝 永初元	420	宋设雅乐。刘义庆袭封临川王。谢灵运降为康乐县侯。
二	421	谢庄生(—466)。
三	422	谢灵运为永嘉太守。
宋少帝 景平二 宋文帝 元嘉元	424	范晔触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始撰《后汉书》。颜延之为始安太守。
三	426	谢晦被杀(390—)。谢世基被杀(？—)。谢灵运被召为秘书监，至建康，与颜延之相会。
四	427	陶渊明卒(365—)。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萧道成生(—482)。
五	428	谢灵运东还始宁，与文士谢惠连、何长瑜等共为山泽之友。
六	429	裴松之上陈寿《三国志》注。北魏诏崔浩等撰国书三十卷。
八	431	谢灵运造《四部目录》。
九	432	刘义庆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十	433	谢灵运被杀(385—)。谢惠连卒(397—)。
十五	438	宋立四学。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十六	439	临川王刘义庆为卫军将军江州刺史，撰成《徐州先贤传》十卷，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魏诏崔浩监修国史。鲍照为临川国侍郎，赴任途中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游思赋》。
十八	441	沈约生(—513)。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十卷、《集林》二百卷。
十九	442	宋立国子学。
二十一	444	刘义庆卒(403—)。江淹生(—505)。鲍照上书临川王世子，自解侍郎。
二十二	445	范晔谋反被杀(398—)。鲍照从衡阳王刘义季辟，之梁郡，旋从之徐州。
二十四	447	孔稚珪生(—501)。鲍照为始兴王国侍郎，作《河清颂》。
二十六	449	谢庄为随王谈记室。鲍照随始兴王往京口。
二十七	450	魏杀崔浩。
二十八	451	裴松之卒(378—)。
二十九	452	王俭生(—489)。鲍照自南兖州返建业。
宋孝武帝 孝建元	454	鲍照除海虞令。
三	456	颜延之卒(384—)。鲍照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
大明三	459	鲍照客江北，作《芜城赋》。
四	460	任昉生(—508)。
五	461	鲍照任荆州刺史刘子顼行参军。
八	464	谢朓生(—499)。丘迟生(—508)。萧衍生(—549)。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宋前废帝 永光元 景和元 宋明帝 泰始元	465	柳恽生（ —517）。
二	466	鲍照被杀（414？— ）。谢庄卒（421— ）。徐勉生（—535）。王僧虔作《戒子书》。
三	467	王融生（ —493）。顾欢作《夷夏论》。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
五	469	裴子野生（ —530）。吴均生（ —520）。
七	471	殷芸生（ —529）。
宋后废帝 元徽元	473	王俭校秘书。
二	474	徐摛生（ —551）。萧子隆生（ —494）。
宋顺帝 升明二	478	萧琛生（ —529）。王僧虔请正雅乐。
三 齐高帝 建元元	479	刘孝绰生（ —536）。丘巨源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沈约为南郡王萧长懋记室带襄阳令。
二	480	钟嵘生（？—518？）。何逊生？（ —520）。檀超、江淹掌史职。豫章王于荆州立学。谢朏、孔稚珪等撰立郊庙歌。
三	481	刘孝绰生（ —539）。王筠生（ —549）。司徒褚渊上臧荣绪所作《晋书》。
四	482	刘苞生（ —511）。萧道成卒（427— ）。谢朓为豫章太尉参军。
齐武帝 永明元	483	刘孺生（ —541）。谢超宗卒（？—483）。孔稚珪与顾欢共谈四本。
二	484	刘潜生（ —550）。
三	485	丘巨源卒？（？— ）。谢朓为竟陵王萧子良功曹。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486	萧子范生(　—549)。王俭以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刘峻自魏归齐。
五	487	竟陵王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千卷。
六	488	臧荣绪卒。王俭、贾渊撰《百家谱》。
七	489	萧子显生(　—537)。萧子云生(　—550)。王俭卒(452—　)。孔稚珪转太子中庶子。
八	490	谢朓从随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之功曹转文学。
九	491	齐武帝幸芳林园，禊宴群臣，王融作《曲水诗序》。孔稚珪删定律令。
十	492	裴子野撰《宋略》。陶弘景辞官隐居茅山。
十一	493	郁林王萧昭业收王融、下狱死(467—　)。江革生(—535)。陆厥、沈约论四声。谢朓任新安王中军记室。
齐郁林王　隆昌元 齐恭王　延兴元 齐明帝　建武元	494	萧子隆卒(474—　)。
二	495	温子昇生(　—547)。谢朓为宣城太守。
三	496	刘孝威生？(　—549)。邢邵生(　—？)。魏立四门博士。
齐东昏侯　永元元	499	陆厥卒(？—　)。谢朓卒(464—　)。
三 齐和帝　中兴元	501	孔稚珪卒(447—　)。萧统生(　—531)。
二 梁武帝　天监元	502	刘勰撰《文心雕龙》。
二	503	萧纲生(　—551)。王僧孺为南海太守。沈约作《均圣论》。到洽为司徒主簿。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504	梁武帝萧衍下诏信佛。
四	505	江淹卒(444—)。任昉殷钧校秘书。
五	506	魏收生(—572)。萧纲为晋安王。
七	508	萧绎生(—554)。任昉卒(460—)。丘迟卒(464—)。范缜作《神灭论》。
八	509	范缜上表荐裴子野。萧纲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
九	510	魏崔鸿上《十六国春秋》。胡均为奉朝请。
十一	512	萧衍注《大品经》五十卷，勅僧法朗、法亮注《大涅槃经》七十二卷。
十二	513	沈约卒(441—)。庾信生(—581)。吴均撰《通史》。钟嵘撰成《诗品》。
十四	515	刑邵、阳固、裴伯茂等共赋诗数十首。萧纲为江州刺史。刘峻撰成《类苑》一百二十卷。
十五	516	徐勉举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温子昇等二十四人射策高第。
十六	517	柳恽卒(465—)。
十七	518	钟嵘卒？(？—)。
十八	519	顾野王生(—581)。梁武帝受佛戒。释慧皎撰《高僧传》。
普通元	520	何逊卒(480?—)。吴均卒(469—)。王僧孺改定《百家谱》。
二	521	郦道元作《水经注》？
三	522	刘孝绰为萧统《文选》作序。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523	«华林遍略»编成。萧纲以晋安王为雍州刺史。庾肩吾为晋安王国常侍，与刘孝威等十人，抄撰公籥。刘孝绪作«七录»。
七	526	刘之遴校«汉书»真本。
八 大通元	527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庾信侍梁东宫讲读。明山宾、到洽、张率相继卒。
二	528	温子昇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三 中大通元	529	殷芸卒(471—)。萧琛卒(47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
二	530	裴子野卒(469—)。萧子显为黄门长。
三	531	萧统卒(501—)。萧纲立为太子。梁武帝幸同泰寺。庾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徐摛为右卫率。徐陵、庾信并为抄撰学士。
五	533	魏诏裴景融撰«四部要略»。
六	534	萧纲撰«法宝联璧»，萧绎作序。
大同元	535	徐勉卒(466—)。
二	536	陶弘景卒(452—)。萧子云撰定郊庙歌辞。萧纲置文德省学士。
四	538	刘孝义聘于东魏。刘勰出家为僧。
六	540	刘孝绰卒(481—)。薛道衡生(—609)。
八	542	庾信为郢州别驾。
九	543	顾野王上«玉篇»。
十	544	梁武帝登京口北固楼。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一	545	庾信任通直散骑常侍，旋出使东魏。
十二 中大同元	546	西魏正定古今文字。庾信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二 太清元	547	温子昇下狱死（495—　）。宋游道收葬之，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梁武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二	548	侯景叛乱，庾信率兵守朱雀航。徐陵使魏，与魏收互嘲。
三	549	梁武帝卒(464—　)，萧纲即帝位。王筠卒（481—　)。刘孝仪卒(?—549)。刘孝威卒(496?—　)。萧子范卒(486—　)。庾肩吾为度支尚书。
梁简文帝　大宝二 梁豫章王　天正元	551	徐摛卒(474—　)。庾肩吾卒(487?—　)。萧纲卒(503—　)。魏收撰《魏史》。
梁武陵王　天正二 梁元帝　承圣元	552	萧绎即位于江陵。庾信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常侍。张正见为彭泽令。周弘正等校秘书。薛道衡讲《左氏传》。
二	553	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梁元帝斩萧纪。萧绎撰成《金楼子》十卷。
三	554	梁元帝萧绎被杀(508—　)。庾信出使西魏被留。王褒等被掳至长安。魏收上《魏书》。
梁敬帝　绍泰二 太平元	556	庾信封临清县子，出为弘农守。
陈武帝　永定三	559	庾信王褒并为麟趾学士。北齐文宣帝高洋崩，魏收、阳休之、卢思道等文士各作挽歌十首。
陈宣帝　太建元	569	隋炀帝杨广生(　—618)。徐伯阳和李爽、张正见等为文会友。
四	572	北齐后主属意斯文，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七	575	陈朝请归还王褒、庾信，北周惜而不遣。阳休之为正尚书右仆射。
九	577	卢思道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阳休之等作《听蝉鸣篇》。
十一	579	北周滕王宇文逌编定《庾开府集》二十卷。
十二	580	卢思道为武阳太守，作《孤鸿赋》。
十三 隋文帝 开皇元	581	庾信卒(513—)。顾野王卒（519— ）。隋代周，杨坚受封晋王，任并州总管。薛道衡使陈。魏澹出为行召礼部侍郎，不久为散骑常侍，使陈。
二	582	何之元撰《梁典》。
三	583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
六	586	运洛阳《石经》至京师，刘焯与刘炫等奉敕考定。杨广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八	588	杨广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平陈元帅。薛道衡授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
十七	597	秘书丞许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
仁寿元	601	柳䛒撰《法华玄宗》二十卷。
四	604	杨广杀杨坚和杨勇，即帝位。薛道衡转番州刺史。柳䛒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
隋炀帝 大业二	606	虞世南、庾自直、虞绰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
五	609	薛道衡被杀(540—)。
八	612	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大败而归。虞绰从征辽东，受诏作铭。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九	613	炀帝第二次进攻高丽。许善心和崔祖璿撰《灵异记》十卷。
十四 唐高祖　武德元	618	隋炀帝杨广被杀(569—　)。许善心被杀(558—　)。
唐太宗　贞观四	630	卢照邻生？(　—689?)。骆宾王生？(　—?)。
十	636	李百药撰《北齐书》成。
十二	638	虞世南卒(558—　)。
十六	642	孔颖达撰成《五经正义》。
十八	644	王绩卒(585—　)。
十九	645	李峤生？(　—？)。
二十二	648	李百药卒(565—　)。苏味道生(　—705)。杜审言生？(　—708？)。
唐高宗　永徽元	650	王勃生？(　—676)。杨炯生(　—693？)。刘希夷生(　—679)。
四	653	颁行《五经正义》。
显庆元	656	宋之问生(　—712)。沈佺期生(　—714)。
二	657	许敬宗等修《文馆词林》一千卷成。
四	659	贺知章生(　—744？)。杨炯应神童举，待制弘文馆。骆宾王为道王元庆府属。
六 龙朔元	661	陈子昂生(　—702)。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成。
二	662	上官仪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三	663	皇太子李弘进《瑶山玉彩》五百卷。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麟德元	664	上官仪得罪武后被杀(608?—)。李峤进士及第，为安定尉。骆宾王上刘祥道书，求表荐。
乾封元	666	王勃在长安为沛王李贤府中侍读。
二	667	张说生(—730)。苏味道进士及第，累转咸阳尉。
三 总章元	668	释道世编《法苑珠林》成。卢照邻为新都尉。王勃斥出沛王府，游蜀。
三 咸亨元	670	苏颋生(—727)。卢照邻与王勃在蜀相唱酬。杜审言进士及第。
二	671	王勃至长安参选。卢照邻辞官，隐居太白山中。
三	672	王勃为虢州参军？骆宾王赴云南。
五 上元元	674	骆宾王自蜀返京？
二	675	宋之问、沈佺期、刘希夷进士及第。
三 仪凤元	676	王勃卒(650? —)。杨炯应制举，补校书郎。
四 调露元	679	刘希夷卒(650—)。苏味道随裴行俭讨突厥，杜审言有诗送行。
二 永隆元	680	骆宾王为临海丞。刘知几进士及第。
二 开耀元	681	陈子昂始入東京，游太学。
二 永淳元	682	陈炯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陈子昂应试不第，经长安归里。
二 弘道元	683	陈子昂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唐中宗　嗣圣元 唐睿宗　文明元 唐武则天　光宅元	684	陈子昂游东都洛阳，进士及第，为麟台正字。骆宾王从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兵败身死。
垂拱元	685	杨炯为梓州司法参军？
二	686	陈子昂从乔知之北征至张掖。
三	687	王翰生（　—727）。
四	688	王之涣生（　—742）。
永昌元 载初元	689	孟浩然生（　—740）。
天授元	690	李颀生（　—754?）。宋之问在洛阳奉敕与杨炯分直习艺馆。
二	691	陈子昂以继母忧，解官返里。
三 如意元 长寿元	692	綦毋潜生（　—749?）。杨炯出为盈川令。
三 延载元	694	陈子昂为右拾遗，坐逆党陷狱。
证圣元 天册万岁元	695	卢照邻卒(636?—　)。宋之问在洛阳，扈从武后封嵩山。贺知章进士及第。陈子昂出狱，复官右拾遗。
万岁登封元 万岁通天元	696	宋之问使往天平军，次年春南返。陈子昂随武攸宜讨契丹。
二 神功元	697	张九龄进士及第。陈子昂登蓟州北楼。
圣历二	699	祖咏生？（　—746?）。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久视元	700	宋之问以尚方监丞预修《三教珠英》。陈子昂父丧家居。
大足元 长安元	701	李白生（ —762）。王维生（ —761）。
二	702	陈子昂卒(661—)。宋之问为司礼主簿。
四	704	高适生（ —765）。沈佺期因考功受赇下狱。
唐中宗 神龙元	705	苏味道卒(648—)。李白始随父入蜀。宋之问贬岭外泷州参军事。沈佺期贬驩州。
二	706	王翰客游凉州？李邕贬富州司户。宋之问逃归洛阳。
三 景龙元	707	储光羲生？（ —760?）。沈佺期遇赦北归。
二	708	杜审言卒（645?— ）。置修文馆，李峤等为大学士。婕妤上官婉儿封为昭容。中宗与学士游宴赋诗。宋之问出为越州长史。
三	709	颜真卿生。刘长卿生（ —780?）。
四 唐殇帝 唐隆元 唐睿宗 景云元	710	钱起生？（ —780?）。刘知几《史通》修成。宋之问在越州赋诗颇多。
二	711	王翰进士及第。
太极元 延和元 唐玄宗 先天元	712	杜甫生（ —770）。宋之问流配钦州赐死(656—)。王湾进士及第。苏颋袭封许国公。
二 开元元	713	张说出为相州刺史。王翰在长安，以九等自定海内文士，列张说、李邕与已并居第一。
二	714	沈佺期卒(656? —)。王翰调昌乐尉。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715	李华生（　—766）。
四	716	岑参生？（　—770）。裴迪生（　—？）。
五	717	命国子博士尹知章秘书监马怀素等编校群书，以褚无量为之使。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
六	718	贾至生（　—772）。
七	719	元结生（　—772）。王维赴京兆府诗，举解头。
八	720	王昌龄往嵩山学道？李白谒苏颋。
九	721	张说拜兵部尚书。王维进士及第，调大乐丞，后坐伶人舞黄狮子事，贬济州司仓参军。
十	722	张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王城。
十一	723	高适西游长安，与王之涣相识。崔颢进士及第。刘眘虚进士及第。王翰官秘书省正字。
十二	724	高适寓居梁宋。祖咏进士及第。王昌龄出塞？
十三	725	独孤及生（　—777）。李白出游襄汉，南泛洞庭，东至金陵、扬州，回至云梦，留居故相许圉师家，娶其孙女。杜甫在洛阳，王翰愿与为邻。张说罢相。
十四	726	严武生（　—765）。王翰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綦毋潜进士及第，授宜寿府，李颀作诗寄贺。储光羲进士及第，授汜水尉。
十五	727	苏颋卒（670—　）。王翰贬道州司马，不久卒。李白流寓安陆。崔颢漫游吴越，作《题黄鹤楼》诗。王昌龄进士及第，授汜水尉。常建进士及第。张说充集贤院学士，又令在家修史。
十六	728	孟浩然赴京应举，作《赴京途中逢雪》诗。
十八	730	张说卒（667—　）。孟浩然离乡赴洛阳游历。杜甫始游晋地。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九	731	高适北上蓟北，又至钜鹿。王昌龄中博学宏词科，迁校书郎。杜甫游吴、越。王维入公主第唱《郁轮袍》，随即举进士，以状元及第。薛据中进士。
二十一	733	高适至邯郸，作《邯郸少年行》。孟浩然自吴越还乡。张九龄入相。刘长卿进士及第。
二十二	734	高适在宋州。王维为右拾遗。李白隐嵩山。
二十三	735	高适赴长安应试。李白游太原。李颀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府。杜甫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李华进士及第。
二十四	736	张九龄罢相。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共诣旗亭画壁。李白流寓齐、鲁。杜甫游齐、赵。
二十五	737	韦应物生（ —790？）。张九龄贬荆州长史。孟浩然入张九龄幕府。王维为监察御史，作有《使至塞上》诗等。
二十六	738	高适作《燕歌行》。李白游洛阳。崔曙举进士以状元及第。
二十七	739	崔曙卒？王昌龄在巴陵与李白相遇。
二十八	740	张九龄卒（678— ）。孟浩然卒（689— ）。戎昱生（740—801？）。王昌龄游襄阳。李白春游南阳，旋返东鲁。
二十九	741	杜甫归东都，筑陆浑山庄于偃师县首阳山下。
天宝元	742	王之涣卒（688— ）。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岑参作《送王昌龄赴江宁诗》。李白由吴筠推荐入京，贺知章称之为“天上谪仙人”。王维为右补阙，迁库部郎中。李邕为北海太守。
二	743	李白在西京，与贺知章等为酒中八仙之游。李华举博学宏词科。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744	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不久卒(659?—　)。李白赐金放还，径游东京，始与杜甫相见。高适游大梁，与李、杜相逢。岑参进士及第。芮挺章编《国秀集》。
四	745	李白与杜甫同游鲁郡，访董炼师及元逸人、范十隐居。
五	746	杜甫从鲁郡归东京，随即至长安，与王维、岑参等交游。
六	747	杜甫、元结应试落第。包佶进士及第。薛据举"古雅风调"科。
七	748	李益生(　—829)。王昌龄贬为龙标尉。李白作诗遥寄。
八	749	綦毋潜卒？(692—　)。高适赴长安举有道科，中第。
九	750	高适至蓟北。李白游东都。杜甫赠诗张垍求荐举。元结著《元子》十卷。
十	751	孟郊生(　—814)。李颀卒?(690?—　)。高适归至封丘，有《封丘作》、《封丘县》二诗。杜甫献《三大礼赋》，命待制集贤院。岑参随高仙芝到长安。钱起进士及第。
十一	752	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登慈恩寺塔，各有题咏。王维为文部郎中。李白游广平、邯郸、蓟门等地。
十二	753	李白游太原、洛阳、宣城、金陵等地。杜甫作《丽人行》，讽刺杨国忠兄妹。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元结、张继进士及第。
十三	754	崔颢卒(?—　)。高适在河西。李白与魏万相别。岑参再度出塞，为封常清判官。苏源明为东平太守。
十四	755	安禄山作乱。高适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李白避乱南奔。杜甫为右卫、率府兵曹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参军，往奉先探家，经骊山，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十五 唐肃宗　至德元	756	王昌龄被闾丘晓杀害(698？—　)。高适迁侍御史，拜谏议大夫。王维为给事中，扈从玄宗不及，为叛军所获，服药称瘖，拘于菩提寺。李白入永王李璘军。杜甫寄家羌村，投奔灵武，为贼所得，被送至长安。郎士元进士及第。皇甫冉进士及第。
二	757	李白获罪下狱，被定罪长流夜郎。杜甫逃离长安，赴凤翔见肃宗，授左拾遗。高适拜淮南节度使。顾况、严维进士及第。
三 乾元元	758	李白长流夜郎途中。严武坐房琯事贬巴州刺史，后迁东川节度使。王维免罪受官，累迁给事中。贾至、杜甫、王维、岑参早朝大明宫唱和。元结作《浪说》七篇。
二	759	李白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高适为彭州刺史。王维转尚书右丞。杜甫回河南探视旧居，回华州，弃官至秦州，往同谷，入蜀。
三 上元元	760	储光羲卒？(707？—　)。李白东游，寓居豫章。杜甫于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高适为蜀州刺史，与杜甫唱和。元结编《箧中集》。
二	761	王维卒(701—　)。李白赴临淮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在当涂养病。严武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镇蜀。
唐代宗　宝应元	762	李白病卒于当涂(701—　)。严武入朝为吏部侍郎。高适为成都尹。杜甫流亡梓州。
二 广德元	763	高适为剑南四川节度使。元结为道州刺史。
二	764	高适封渤海县侯。严武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携家往阆州，复举家回成都，入严武幕。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永泰元	765	高适卒(704—　)。严武卒(726—　)。杜甫离蜀东下。岑参为嘉州刺史。元结罢守道州，赴衡阳。
二 大历元	766	张籍生？(　—830？)。王建生？(　—830？)。李华卒(715—　)。杜甫迁夔州。窦叔向进士及第。
三	768	韩愈生(　—824)。杜甫出峡，抵江陵，居公安，至岳阳。岑参罢官，东归江陵，淹滞戎泸间。戎昱于江陵谒杜甫。元结调赴容州。
四	769	杜甫在湖南飘泊。李益进士及第，授郑县尉，不赴。
五	770	岑参卒(715—　)。杜甫卒(712—　)。韩愈父死，由其兄嫂抚养。李端进士及第。
六	771	元结家浯溪，号其居曰漫郎宅。李益登制科，为郑县主簿。
七	772	刘禹锡生(　—842)。白居易生(　—846)。李绅生(　—846)。贾至卒(718—　)。吕温生(　—811)。元结卒(719—　)。畅当进士及第。
八	773	柳宗元生(　—819)。
九	774	李益从军出塞。
十	775	卢仝生？(　—835)。
十二	777	皇甫湜生？(　—835？)。独孤及卒(725—　)。韩愈随兄韩会至韶州。李益罢郑县主簿？
十四	779	元稹生(　—831)。贾岛生(　—843)。姚合生？(　—846)。
唐德宗　建中元	780	刘长卿卒？(709—　)。牛僧孺生(　—848)。韩愈兄韩会病死，随嫂归故乡河阳。
二	781	沈亚之生(　—832)。韩愈随其嫂避兵乱于宣城。刘长卿为随州刺史。李益再次从军塞上。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782	戎昱在长安为殿中侍御史。李益还长安。
四	783	王建约在此时往山东求学，结识张籍。武元衡进士及第。李益授侍御史。
贞元元	785	柳宗元随父至江西。李益第三次从军塞上。
二	786	韩愈赴长安应举。
三	787	李德裕生（ —849）。
四	788	白居易从父至衢州任所。
五	789	柳宗元举进士不第。裴度、杨巨源、马逢进士及第。
六	790	李贺生（ —816）。韦应物卒？（737— ）。
七	791	许浑生？（ —854？）。戎昱为虔州刺史。令狐楚进士及第。孟郊往长安应进士试。
八	792	韩愈、王涯进士及第，时称"龙虎榜"。孟郊试进士下第。
九	793	韩愈试博学宏辞科不第，游凤翔县，与孟郊结识。柳宗元、刘禹锡进士及第。元稹明经登第。孟郊试进士再次下第，作湘楚之游。
十	794	陆贽罢相，为太子宾客。
十一	795	韩愈试博学宏词科不第，离京。
十二	796	韩愈任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观察推官。李贺七岁，作《高轩过》，令韩愈、皇甫湜大惊。柳宗元举博学宏辞科，不第；娶弘农杨凭女。刘禹锡为太子校书。孟郊进士及第。
十三	797	孟郊寄寓汴州，依陆长源。李益游河东河北，入幽州刘济幕。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四	798	王建从军幽州。柳宗元中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殿书院正字。李翱、吕温进士及第，授校书郎。
十五	799	韩愈任张建封幕府推官。戎昱在永州刺史任上。张籍进士及第。孟郊游苏州及越中山水。
十六	800	白居易在长安试诗赋及第，归洛阳。刘禹锡为淮南节度使杜佑掌书记。戴叔纶进士及第。孟郊为溧阳县尉。
十七	801	柳宗元调蓝田府。杜佑编成《通典》二百卷。刘禹锡在扬州与李益等饮宴、联句。
十八	802	韩愈授国子监四门博士。刘禹锡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李益自扬州至巴陵。
十九	803	杜牧生（ —852）。韩愈上《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县令。柳宗元为监察御史。刘禹锡为监察御史。白居易、元稹、李复礼等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二十	804	白居易游洛阳、徐州，始徙家于秦中。元稹游洛阳，归长安。孟郊辞溧阳尉。
二十一 唐顺宗 永贞元	805	韩愈赴江陵任法曹参军。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因交王叔文，贬永州司马。刘禹锡贬朗州司马。白居易与元稹交游，互相酬唱。
唐宪宗 元和元	806	韩愈拜国子博士，还长安。白居易授盩厔县尉、集贤院书院校理。元稹除右拾遗贬河南尉。皇甫湜、李绅进士及第。韩愈、孟郊、张籍、张徹等共作联句。
二	807	韩愈在洛阳任国子博士。白居易为翰林学士。白行简进士及第。
三	808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同登第。李益在长安为都官郎中。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809	柳宗元作《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等。元稹命分司东都。孟郊母丧家居。
五	810	韩愈授河南县令。李贺举进士受阻，韩愈为之作《讳辨》。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贾岛至洛阳，又至长安以诗谒张籍。
六	811	吕温卒(772—)。白居易母卒，退居下邽。贾岛至洛阳，谒韩愈，识孟郊。李贺为奉礼郎。
七	812	杜佑卒。温庭筠生?(—866)。韩愈在长安为国子博士，作《进学解》。沈亚之举进士不第，李贺作《送沈亚之歌》。
八	813	李吉甫卒。李商隐生(—858)。 李群玉生?(—860?)。韩愈为比部郎中。李绛罢为礼部尚书。
九	814	孟郊卒(751—)。元稹自江陵移唐州从事。张又新进士及第。陈商进士及第。
十	815	武元衡卒(758—)。白居易上书请捕刺武元衡凶手，贬江州司马，自编诗集十五卷，作《与元九书》。王建与杨巨源相酬唱。柳宗元、刘禹锡入长安，不久，柳授柳州刺史，刘授连州刺史。沈亚之进士及第。元稹为通州司马。张籍为国子助教。
十一	816	李贺卒(790—)。曹邺生?(—875?)。韩愈迁中书舍人。白居易赴庐山，访陶潜旧宅，作《琵琶行》。姚合、皇甫曙进士及第。
十二	817	薛能生?(—880)。韩愈任裴度行军司马，讨淮西。白居易居庐山草堂。元稹作《连昌宫词》。贾岛游荆州。令狐楚选《御览诗》。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三	818	权德舆卒(759—)。李频生？(—876)。韩愈任刑部郎中。元稹为虢州长史。
十四	819	柳宗元卒(773—)。韩愈谏宪宗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白居易赴忠州刺史任，途中与元稹相遇，置酒赋诗。刘禹锡母卒，奉柩返洛阳。
十五	820	白居易还长安，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张籍为秘书郎。李中敏进士及第。
唐穆宗　长庆元	821	李益为右散骑常侍。韩愈任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白居易为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居新昌里，始与王建赠答。元稹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刘禹锡由洛阳赴夔州刺史。贾岛、朱庆余、顾非熊、厉玄、僧无可会聚万年县尉姚合宅。
二	822	韩愈为吏部侍郎。张籍迁尚书省水部员外郎。王建转官秘书丞。白居易出为杭州刺史。贾岛、平曾举进士同贬，时称"举场十恶"。
三	823	牛僧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牛、李之怨加深。韩愈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元稹自同州刺史迁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经杭州与白居易相会。
四	824	韩愈卒(768—)。白居易为左庶子分司东都，离杭州至洛阳。元稹编《白氏长庆集》五十卷。白行简为司门员外郎。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李绅贬端州司马。贾岛谒令狐楚。
唐敬宗　宝历元	825	牛僧孺罢为武昌军节度使。白居易为苏州刺史，与元稹、崔玄亮、刘禹锡等唱和。白行简迁主客郎中。杜牧作《阿房宫赋》。
二	826	白行简卒。白居易与刘禹锡同游扬州、忠州。刘禹锡返洛阳。朱庆余进士及第归越，张籍、贾岛、姚合以诗送之。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三 唐文宗 大和元	827	白居易为秘书监，在洛阳与刘禹锡、姚合交游。刘禹锡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
二	828	杜牧进士及第，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白居易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续编《白氏长庆后集》五卷。又为弟白行简编次文集二十卷，题为《白郎中集》。刘禹锡至长安，为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王建任陕州司马，与白居易会晤。
三	829	李益卒？(748—)。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二卷。元稹为尚书左丞，返长安。李商隐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
四	830	张籍卒？(766—)。王建卒？(766？ —)。白居易为河南尹。元稹为武昌军节度使代牛僧孺。刘禹锡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杜牧从沈传师至宣州。令狐绹进士及第。
五	831	元稹卒(779—)。刘禹锡为苏州刺史，经洛阳，与白居易相遇。杜牧作《李贺集序》。张祜在丹阳访许浑。李远进士及第。
六	832	释贯休生(—912)。沈亚之卒(781—)。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元稹葬洛阳，白居易撰墓志。许浑进士及第。李商隐应举不第。
七	833	罗隐生(—909)。白居易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姚合为杭州刺史。杜牧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
八	834	皮日休生？(—883)。薛涛卒？白居易与裴度、皇甫曙往还。刘禹锡任汝州刺史。雍陶进士及第，归成都。贾岛谒金州刺史姚合。张祜客游淮南，与杜牧相识。
九	835	卢仝卒(775？—)。皇甫湜卒？(777？—)。刘禹锡任同州刺史。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开成元	836	韦庄生？（　—910）。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自编《白氏文集》六十五卷。刘禹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绅为河南尹，不久，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
二	837	令狐楚卒。聂夷中生？（　—884？）。司空图生（　—908）。白居易与裴度、李珏、刘禹锡等修禊於洛阳。贾岛为长江县主簿。李商隐进士及第。杜牧往宣州，为宣歙观察使团练判官。
三	838	杜牧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李商隐入泾原王茂元幕，娶其女。
四	839	姚合为陕虢观察使。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李商隐为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李频去京，谒姚合，合以女妻之。
五	840	白居易自编《洛中集》十卷，藏于香山寺。贾岛迁普州司仓参军。
唐武宗　会昌元	841	刘禹锡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薛逢进士及第。
二	842	刘禹锡卒（772—　）。郑谷生？（　—910？）。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任。杜牧为黄州刺史。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三	843	贾岛卒（779—　）。赵嘏进士及第。郑鹄进士及第。
四	844	鱼玄机生？（　—871？）。李绅为淮南节度使。杜牧迁池州刺史。赵嘏、马戴、项斯进士及第。
五	845	白居易去洛阳为"七老会"。张祜往池州访杜牧。
六	846	白居易卒（772—　）。李绅卒（772—　）。姚合卒（779？—　）。杜荀鹤生（　—907）。薛能进士及第。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唐宣宗 大中元	847	杜牧为睦州刺史。李商隐编定《樊南甲集》。温庭筠在京师应进士试，不第。
二	848	牛僧孺卒(780—)。杜牧入长安为司勋员外郎，兼史职。
三	849	李德裕卒(787—)。李商隐还京，迁为盩厔尉，与杜牧交识。
四	850	杜牧转吏部员外郎，复出为湖州刺史。曹邺进士及第。
五	851	杜牧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李商隐丧妻，入东川节度使幕。
六	852	杜牧迁中书舍人，年底病卒(803—)。贯休生(—913)。刘驾进士及第。
八	854	崔涂生？(—？)。刘沧、李频进士及第。李群玉上书拜官。薛能书判入等，补盩厔尉。
九	855	李频自黔中东归，留滞江汉，与李群玉相酬唱。温庭筠试宏词科，不第。
十	856	李商隐为盐铁推官。
十一	857	皮日休始隐居于鹿门山。
十二	858	李商隐卒(813—)。
十三	859	温庭筠贬为隋县尉。
十四 唐懿宗 咸通元	860	薛能除侍御史，在长安。温庭筠在襄阳，与段成式、徐商等唱和，不久客江陵。
四	863	段成式卒(？—)。温庭筠过广陵受辱，至长安诉冤。皮日休漫游至长安，献书两首，书奏不答。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五	864	薛能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入蜀。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李频自池州参军迁为武功令。皮日休离襄阳出游，
六	865	皮日休自江西至寿州，作《霍山赋》。
七	866	薛能摄嘉州刺史。温庭筠卒(812?—)。皮日休应进士举，不第，退归寿州编《文薮》。
八	867	皮日休应试下第，编成《文薮》十卷。罗隐复至京师应试，编《谗书》。
九	868	罗隐落第归江东。
十	869	薛能为给事中。司空图进士及第。皮日休自京东游。
十一	870	薛能为京兆尹。罗隐应试又不第。皮日休结交陆龟蒙。
十二	871	聂夷中进士及第。许棠进士及第，为泾县尉，李频有诗送之。罗隐为衡阳主簿，旋乞假归。陆龟蒙编《松陵集》成，皮日休作序。
十三	872	皮日休回京都，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十四	873	薛能为徐州刺史感化军节度使。李频迁尚书兵部都官员外郎。
十五 唐僖宗　乾符元	874	郑谷省试下第。罗隐游大梁等处。
二	875	曹邺卒?(816?—)。李频出为建州刺史。皮日休回吴郡，为毗陵副使。
三	876	李频卒(818?—)。薛能入为工部尚书。高蟾进士及第。罗隐父死，丁忧在家。
五	878	牛峤进士及第。皮日休入黄巢起义军。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广明元	880	薛能被杀(817?—)，皮日休为翰林学士。韦庄在长安应举，值兵乱。
二 中和元	881	陆龟蒙卒?（?— ）。郑谷入蜀。韦庄逃离长安，居洛阳。
三	883	韦庄在洛阳，作《秦妇吟》，不久，游江南。
四	884	韩偓生（ —?）。皮日休逃归江南，不知所终。
光启二	886	郑谷经江陵，回长安。
三	887	郑谷进士及第，授鄠县尉。罗隐呈诗钱镠，为钱塘令。
四 文德元	888	方干卒?(?—)。崔涂进士及第。
唐昭宗　龙纪元	889	韩偓、吴融进士及第。
大顺二	891	郑谷为右拾遗。杜荀鹤进士及第。
景福二	893	韦庄入京应试，落第。
乾宁元	894	韦庄进士及第，为校书郎。
三	896	欧阳炯生（ —971）。
四	897	郑谷为都官郎中。韦庄辟为判官，奉使入蜀。
光化三	900	孙光宪生?（ —968）。韦庄为左补阙，编成《又玄集》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陆龟蒙等进士及第。
四 天复元	901	郑谷卒?（842?— ）。韦庄为西蜀掌书记，后终身仕蜀。
三	903	冯延巳生（ —960）。
四 唐哀帝　天祐元	904	韦庄为蜀使唐，《浣花集》结集。释贯休在蜀。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二	905	韦庄为王建作教，答梁使司马卿。
三	906	罗隐为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韦庄为安抚副使。
四	907	杜荀鹤卒(846—　)。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定开国制度。
蜀高祖　武成元	908	司空图卒(837—　)。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罗隐授给事中。
二	909	罗隐卒(833—　)。
三 吴　天祐七	910	韦庄卒于成都花林坊(836？—　)。
十三	916	南唐中主李璟生(　—961)。
十四	917	徐铉生(　—992)。
十六	919	李昪为吴王左仆射参政事。
后唐庄宗　同光三	925	李昉生(　—996)。
吴越　大和二	930	乐史生(　—1007)。李璟赴江都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
三	931	李璟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辅政。
六	934	李璟自江都还金陵。
吴　天祚元	935	李璟为太尉副元帅。
南唐　升元元	937	李煜生(　—978).李昪篡吴。冯延巳为吴王元帅府掌书记。
二	938	李璟封齐王。
四	940	《花间集》结集，欧阳炯作序。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942	冯延巳以驾部郎中为李璟齐王元帅府掌记。
南唐　保大元	943	南唐先主李昪卒，中主李璟即位。冯延巳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迁户部侍郎。
三	945	冯延巳往九华山召宋齐丘。
四	946	冯延巳与宋齐丘、李建勋同拜平章事。
五	947	柳开生（　—1000）。冯延巳攻福州兵败，罢相为太子少傅。
六	948	冯延巳出为昭武军节度使。
十	952	冯延巳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十二	954	王禹偁生（　—1001）。李煜纳大周后。
周世宗　显德五	958	冯延巳使扬州，见周世宗。
六	959	李煜开崇文馆招贤士。
七 宋太祖　建隆元	960	冯延巳卒（903—　）。
二	961	寇准生（　—1023）。李璟卒，后主嗣位于金陵，更名煜。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
三	962	钱惟演生（　—1034）。
四 乾德元	963	柳开始读韩愈文。
三	965	李宗谔生（　—1013）。
五	967	林逋生（　—1028）。
六 开宝元	968	孙光宪卒（900？—　）。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971	刘筠生（ —1031）。欧阳炯卒（896— ）。
六	973	柳开进士及第。王禹偁始客游他乡。
七	974	杨亿生（ —1020）。监修国史薛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
八	975	李煜被俘入宋。
九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	976	封李煜为陇西公。
三	978	李煜被毒死（937— ）。翰林学士李昉等修《太祖实录》，徐铉等修《江表事迹》。
四	979	穆修生（ —1032）。
五	980	寇准进士及第。
七	982	李昉、徐铉奉敕编《文苑英华》。
八	983	王禹偁进士及第，为成武县主簿。《太平御览》成书。
九 雍熙元	984	夏竦生（ —1050）。杨亿授秘书省正字。王禹偁以大理评事，知苏州长洲县。
二	985	柳永生？（？— ）。
三	986	徐铉等上《新定说文》三十卷。宋白等上《文苑英华》一千卷。
四	987	潘阆来苏州见王禹偁。
端拱元	988	太宗御制喜雪五言二十韵，赐宰相李昉等，令属和。李昉罢相。王禹偁为右拾遗。
二	989	范仲淹生（ —1052）。编成《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宗亲试贡士，召王禹偁作歌，王援笔立就。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淳化元	990	张子野生（ —1078）。
二	991	晏殊生（ —1055）。王禹偁贬商州团练副使。
三	992	徐铉卒（917— ）。杨亿赐进士第。
四	993	王禹偁移解州团练副使。
五	994	石延年生（ —1041）。寇准参知政事。
至道元	995	谢绛生（ —1039）。王禹偁拜翰林学士，不久，往滁州。潘阆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
二	996	宋庠生（ —1066）。李昉卒。王禹偁移知扬州军州事。
三	997	王禹偁请撰《太宗实录》。
宋真宗 咸平元	998	宋祁生（ —1061）。刘筠进士及第。
二	999	王禹偁出守黄州，编成文集三十卷，名《小畜集》。
三	1000	柳开卒（947— ）。
四	1001	王禹偁卒（954— ）。尹洙生（ —1047）。
五	1002	梅尧臣生（ —1060）。
景德二	1005	石介生（ —1045）。晏殊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
三	1006	文彦博生（ —1097）。晏殊迁太常寺奉礼郎。
四	1007	欧阳修生（ —1072）。乐史卒（930— ）。《西昆酬唱集》编成。
大中祥符元	1008	苏舜钦生（ —1048）。韩琦生（ —1075）。晏殊迁光禄寺丞。穆修赐进士出身。
二	1009	潘阆卒（？— ）。苏洵生（ —1066）。晏殊召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1010	晏殊迁著作佐郎．
六	1013	李宗谔卒(965—　)．
八	1015	范仲淹进士及第．
九	1016	晏殊献《景灵宫》、《会灵观》二赋，迁太常寺丞．
天禧元	1017	陈彭年卒。周敦颐生(　—1073)．
二	1018	文同生(　—1079)。杨亿拜工部侍郎。钱惟演为翰林学士．
三	1019	司马光生(　—1086)。曾巩生(　—1083)。刘敞生(　—1068)。
四	1020	杨亿卒(974—　)。晏殊拜翰林学士．
五	1021	王安石生(　—1086)。
乾兴元	1022	刘攽生(　—1088)。郑獬生(　—1072)。晏殊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迁给事中．刘筠拜翰林学士．
宋仁宗　天圣元	1023	寇准卒(961—　)．欧阳修应举随州．
二	1024	晏殊预修《真宗实录》成，迁礼部侍郎知审官院．宋庠、宋祁进士及第．尹洙进士及第．
三	1025	晏殊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主张改革文风．
四	1026	欧阳修自随州荐名礼部．
五	1027	晏殊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改应天府．欧阳修试礼部不中．韩琦进士及第．
六	1028	林逋卒(967—　)．晏殊荐范仲淹为秘阁校理．
七	1029	欧阳修试国子监为第一；秋赴国学解试，又第一。苏舜钦为太庙斋郎．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八	1030	晏几道生（ —1106?）。晏殊知礼部贡举，举欧阳修为第一。张子野、石介进士及第。
九	1031	孙洙生（ —1079）。刘筠卒（971— ）。梅尧臣为河南县主簿。欧阳修入钱惟演幕，与尹洙、梅尧臣唱和。
十 明道元	1032	穆修卒（979— ）。王令生（ —1059）。沈辽生（ —1085）。范仲淹为右司谏，上书请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京师用度，减江淮馈运。晏殊迁尚书左丞。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游嵩山。
二	1033	范仲淹以谏不当废郭后事，贬睦州。梅尧臣应试，下第。
景祐元	1034	钱惟演卒（962— ）。柳永登第。欧阳修为镇西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范仲淹徙知苏州。苏舜钦进士及第，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县。
二	1035	梅尧臣为建德县令。苏舜钦居丧在长安。
三	1036	苏轼生（ —1101）。范仲淹贬知饶州。欧阳修为峡州夷陵县令。
四	1037	范仲淹知润州。欧阳修为乾德县令。
五 宝元元	1038	苏舜钦知长垣县。
二	1039	谢绛卒（995— ）。苏辙生（ —1112）。梅尧臣和欧阳修在邓州晤面。范仲淹知越州。王安石父葬江宁，遂家于此。
三 康定元	1040	晏殊为知枢密院事，旋加检校太尉枢密使。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欧阳修为太子中允。
二	1041	石延年卒（994— ）。晏殊为枢密使，与陆经、欧阳修等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庆历元		西园宴雪咏诗。欧阳修为太常博士，修《崇文总目》。王安石入京师应礼部试。曾巩游太学，与王安石相识。
二	1042	晏殊自枢密使加平章事。欧阳修通判滑州。王安石进士及第，为扬州判官。
三	1043	道潜生（　—1102）。范仲淹为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谏官。王安石及第，谒晏殊。宋祁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留为翰林学士。王安石还临川，至南丰谒曾巩。
四	1044	王雱生（　—1076）。晏殊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五	1045	黄庭坚生（　—1105）。石介卒（1005—　）。欧阳修为滁州太守。范仲淹出知邠州。
六	1046	王令随叔父在瓜州。苏舜钦居吴中。王安石在京任大理评事。刘攽、刘敞进士及第。
七	1047	尹洙卒（1001—　）。晏殊在颍，与梅尧臣唱和。欧阳修在滁州。苏洵应进士不第，闭门苦学。王安石调知鄞县。
八	1048	苏舜钦卒（1008—　）。刘弇生（　—1102）。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庠为枢密使。晏殊自颍州移陈州，范仲淹经陈州谒晏殊。欧阳修徙知扬州。
皇祐元	1049	秦观生（　—1100）。晏殊自陈州徙知许州。欧阳修自滁州移知颍州，旋复龙图阁直学士。文同进士及第。孙洙进士及第。
二	1050	夏竦卒（984—　）。晏殊迁户部尚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张子野为通判。王安石至临川，旋赴钱塘。
三	1051	赵令畤生（　—1134）。米芾生（　—1107）。王安石为舒州通判。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四	1052	范仲淹卒(989—)。贺铸生(—1125)。张子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苏轼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欧阳修编苏舜钦遗稿为十卷,题《苏学士文集》。
五	1053	晁补之生(—1110)。陈师道生(—1102)。晏殊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张子野重游长安.郑獬进士及第.
六 至和元	1054	张耒生(—1114)。欧阳修迁翰林学士,兼史馆编修。王安石道出淮南，过高邮，与王令交。
二	1055	晏殊卒(991—)。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苏轼游成都,谒张安道。
三 嘉祐元	1056	周邦彦生(—1121)。苏洵游京师,欧阳修、韩琦荐之于朝廷。
二	1057	王安石改太常博士，知常州。苏轼赴试礼部，为欧阳修赏识。苏辙进士及第。王令移家江阴，聚徒讲学。
三	1058	王安石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四	1059	王令卒(1032—)。苏洵、苏轼父子至楚。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
五	1060	梅尧臣卒(1002—)。苏洵授秘书省校书郎,参与修《太常因革礼》。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
六	1061	宋祁卒(998—)。王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苏轼任凤翔府佥判，与苏辙别。
八	1063	王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
宋英宗 治平二	1065	苏庠生(—1147)。苏轼被召入直史馆；夫人王氏卒。张舜民、孙平仲进士及第。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	1066	宋庠卒(996—　). 苏洵卒(1009—　). 苏轼守丧归蜀. 司马光受诏编《资治通鉴》.
四	1067	王安石为翰林学士、黄庭坚进士及第，授叶县尉. 欧阳修出知亳州.
宋神宗　熙宁元	1068	刘敞卒(1019—　). 王安石至京师，奉诏越次入对. 贺铸离乡赴京，以门荫例授右班殿直.
二	1069	王安石议行新法. 苏轼还京. 苏辙为河南府推官. 曾巩出通判越州.
三	1070	唐庚生(　—1120)。欧阳修由青州知州改官蔡州知州，自号六一居士. 王安石拜相.
四	1071	惠洪生(　—1128)。欧阳修获准退休，居颍上，撰《六一诗话》. 苏轼出任杭州，过扬州，与刘贡父等相聚数月.
五	1072	欧阳修卒(1007—　). 郑獬卒(1022—　). 苏过生(　—1123)。黄庭坚任国子监教授.
六	1073	周敦颐卒(1017—　). 王安石求罢相，神宗不许. 张耒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 晁补之谒苏轼.
七	1074	王安石罢相，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 张子野与苏轼等饯饮于中和堂. 苏轼纳侍妾朝云. 秦观交结苏轼.
八	1075	韩琦卒(1008—　). 苏轼转任密州.
九	1076	王雱卒(1044—　).
十	1077	叶梦得生(　—1148). 秦观谒苏轼.
元丰元	1078	张子野卒(990—　). 王安石居钟山. 苏轼在徐州任. 秦观谒东坡于彭城. 黄庭坚以诗寄苏轼.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二	1079	文同卒(1018—)。孙洙卒(1031—)。朱淑真生?(—1131?)。汪藻生(—1154)。宇文虚中生(—1146)。安石营建半山园。苏轼谪授黄州团练副使。秦观游苏州、无锡、吴兴、会稽等地。刘弇进士及第。晁补之进士及第。
三	1080	王安石封荆国公。苏轼在黄州。苏辙过高邮，与秦观相遇。黄庭坚改官知吉州太和县。
四	1081	赵明诚生。曾巩充史馆修撰。秦观赴京应试。
五	1082	苏轼号东坡居士，作前后赤壁赋。秦观应试落第。司马光、文彦博在洛阳聚会赋诗，时称"耆英会"。
六	1083	曾巩卒(1019—)。秦观辑《精骑集》。
七	1084	李清照生(—1156)。曾几生(—1166)。吕本中生(—1145)。苏轼移汝州，过金陵，谒王安石，唱和甚多。司马光上《资治通鉴》。秦观自编《淮海闲居集》十卷。
八	1085	沈辽卒(1032—)。秦观进士及第，改字少游。黄庭坚召为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
宋哲宗 元祐元	1086	王安石卒(1021—)。司马光卒(1019—)。向子諲生(—1153)。苏轼奉使契丹，还为御史中丞。
二	1087	周邦彦教授庐州。陈师道为徐州州学教授。
三	1088	刘敞卒(1022—)。
四	1089	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苏辙代为翰林学士。惠洪受度为僧。
五	1090	陈与义生(—1138)。秦观为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陈师道为颍州教授。
六	1091	张元干生(—1170)。苏轼被召入京，出知颍州。
七	1092	苏轼在颍州。苏辙为门下侍郎。黄庭坚母丧归里。秦观等二十六人同游金明池、琼林苑。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八	1093	周邦彦知溧水县。秦观、黄庭坚、张文潜、晁无咎并列史馆，时人称"苏门四学士"。
九 绍圣元	1094	苏轼知定州，徙黄州，再贬惠州安置。苏辙知汝州，徙袁州，再谪筠州。黄庭坚出知鄂州，再谪黔州。张耒出知润州，徙宣州。晁无咎谪监信州酒税。秦观出为杭州通判，不久贬监处州酒税。
二	1095	胡仔生（　—1170）。苏轼在惠州。黄庭坚贬官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李格非为校书郎，撰《洛阳名园记》。
三	1096	秦观徙郴州。陈师道寓曹州。
四	1097	文彦博卒（1006—　）。苏轼自惠州徙琼州。叶梦得进士及第。
五 元符元	1098	范祖禹卒。胡寅生（　—1156）。苏轼在儋州。黄庭坚离黔，抵戎州。陈师道在徐州。周邦彦为秘书省正字。秦观自郴州赴横州。贺铸编《庆湖遗老诗集》。
二	1099	秦观自横州徙雷州。
三	1100	苏轼量移廉州，与秦观相会于海康。秦观卒（1049—　）。黄庭坚为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陈师道除棣州教授，旋为秘书省正字。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	1101	苏轼北归卒于常州（1036—　）。陈师道卒（1053—　）。李清照嫁赵明诚。周邦彦迁校书郎。黄庭坚为部吏员外郎。
崇宁元	1102	刘弇卒（1048—　）。陈师道卒（1053—　）。胡铨生（　—1180）。道潜卒（1043—　）。黄庭坚至鄂州。
二	1103	岳飞生（　—1142）。诏毁范祖禹《唐鉴》及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文集。诏立《元祐奸党碑》。汪藻进士及第。
三	1104	郑樵生。黄庭坚至宜州贬所。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1105	黄庭坚卒(1045—)。
五	1106	程颐卒。晏几道卒(1030? —)。
大观元	1107	杜莘老生(—1164)。米芾卒(1051—)。蔡松年生(—1159)。
二	1108	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青州。
三	1109	王直方卒。贺铸致仕，居苏州。宇文虚中进士及第。
四	1110	晁补之卒（1053— ）。
政和元	1111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二	1112	苏辙卒(1039—)。王十朋生(—1171)。周邦彦出知隆德府。
三	1113	谢逸卒(? —)。陈与义上舍甲第，授文林郎、开德府教授。
四	1114	张耒卒(1054—)。以大晟乐颁天下。
五	1115	周邦彦提大晟府。陈与义解开德教官而归。
七	1117	洪适生(—1184)。赵明诚«金石录»书成。
八 重和元	1118	韩元吉生(—1187)。周邦彦出知真定府改顺昌府。贺铸以太祖贺后族孙，恩迁朝奉郎。
二 宣和元	1119	陈与义为辟雍录。
二	1120	唐庚卒(1070—)。
三	1121	周邦彦卒(1056—)。李清照到莱州。胡寅进士及第。
四	1122	陈与义任太学博士。
五	1123	苏过卒(1072—)。洪迈生(—1202)。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1124	陈与义除司勋员外郎，为省闱考官。
七	1125	陆游生（　—1210）。贺铸卒（1052—　）。
宋钦宗　靖康元	1126	范成大生（　—1193）。周必大生（　—1204）。陈与义自陈留避乱南奔。
二 宋高宗　建炎元	1127	尤袤生（　—1194）。杨万里生（　—1206）。王质生（　—1189）。岳飞奏请恢复中原，不允，夺官。
二	1128	惠洪卒？（1071—　）。李清照至建康。胡铨进士及第。宇文虚中使金，被留。
三	1129	赵明诚卒，李清照作《声声慢》（寻寻觅觅）。
四	1130	朱熹生（　—1200）。李清照自越州之衢州。
绍兴元	1131	朱淑真卒？（1079？—　）。陈与义被召任兵部员外郎。
二	1132	张孝祥生（　—1170）。李清照由越州之杭州。
四	1134	赵令畤卒（1051—　）。党怀英生（　—1211）。岳飞复襄阳等六郡。
五	1135	李清照作《金石录后序》。
六	1136	陆游以门荫补登仕郎。
七	1137	吕祖谦生（　—1181）。楼钥生（　—1213）。陈傅良生（　—1203）。胡铨为枢密院编修官。陈与义为左中大夫，参知政事。
八	1138	陈与义卒（1090—　）。曾几忤秦桧，罢官，寓居上饶茶山寺，因自号茶山居士。李清照居临安。
九	1139	陆九渊生（　—1192）。
十	1140	辛弃疾生（　—1207）。陆游赴临安应试。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二	1142	岳飞被害(1103—)。吴激卒(?—)。陆游始从曾几学诗。
十三	1143	陈亮生(—1194)。陆游由山阴至临安应试。
十四	1144	陆游应试落第，娶唐婉。
十五	1145	吕本中卒(1084—)。
十六	1146	宇文虚中卒(1079—)。曾慥辑录《乐府雅词》上、中、下三卷。
十七	1147	苏庠卒(1065—)。
十八	1148	叶梦得卒(1077—)。胡仔编成《苕溪渔隐丛话》。陆游自剡中入游天台。
二十	1150	叶适生(—1223)。
二十三	1153	向子諲卒(1086—)。张镃生(—1212？)。陆游赴锁厅试，试官陈之茂擢为第一，触秦桧怒，几得祸。
二十四	1154	刘过生(—1204?)。汪藻卒（1079— ）。敖陶孙生(—1227)。陆游试礼部，被黜。范成大进士及第。张孝祥进士及第。
二十五	1155	姜夔生？(—1220？)。曾几以左朝请大夫为浙东提刑。陆游与唐婉遇于沈园，赋《钗头凤》词。
二十六	1156	李清照卒(1084—)。胡寅卒(1098—)。曾几改知台州。
二十七	1157	曾几加直秘阁，仍知台州，复守秘书少监。陆游为福州宁德县主簿。王十朋进士第一。
二十八	1158	曾几为礼部侍郎。
二十九	1159	蔡松年卒(1107—)。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十	1160	史达祖生?(　—1210?)。陆游自福州北归,游永嘉石门山;与周必大定交。王质进士及第。萧德藻进士及第。
三十一	1161	王十朋为大宗正丞，将赴会稽，陆游赋诗送之。辛稼轩聚众二千，与耿京共图恢复。
三十二	1162	徐玑生(　—1214)。陆游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辛弃疾至建康，授右承务郎。
宋孝宗　隆兴元	1163	陆游忤权贵出都为通判镇江府，归山阴。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去职。楼钥进士及第。
二	1164	杜莘老卒(1107—　)。
乾道元	1165	陆游集与韩元吉两人唱和歌诗，题为《京口唱和集》，并作序。辛弃疾上《美芹十论》。
二	1166	曾几卒(1084—　)。刘宰生(　—1239)。陆游在隆兴通判任，不久免归，卜居镜湖三山。范成大为吏部员外郎,不久请祠归里。
三	1167	戴复古生(　—　?)。范成大知处州。
四	1168	辛弃疾通判建康府。
五	1169	范成大为礼部员外郎。陈亮试礼部，落第。
六	1170	张孝祥卒(1132—　)。胡仔卒(1095—　)。张元干卒(1091—　)。赵师秀生(　—1220)。杨云翼生(　—1228)。范成大使金还。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成《入蜀记》六卷。辛弃疾与张栻、吕祖谦游从。
七	1171	王十朋卒(1112—　)。陆游访寻杜甫故居，并赋诗追怀之。
八	1172	辛弃疾知滁州。范成大起知静江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九	1173	陆游居成都，旋摄知嘉州事，编《东楼集》自为序。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
淳熙元	1174	王若虚生（ —1243)。陆游离嘉州，返蜀州任，后摄知荣州事。辛弃疾迁仓部郎官。范成大知成都府。杨万里知漳州。
二	1175	范成大帅蜀，陆游为参议官。辛弃疾进击茶商军。
三	1176	李俊民生（ —1260)。陆游自号放翁。范成大为权吏部尚书。辛弃疾调京西转运判官。姜夔过维扬，作《扬州慢》。
四	1177	范成大还朝，陆游送至眉州，至江陵，与辛弃疾游。萧德藻为龙川丞。
五	1178	魏了翁生（ —1237)。陆游离蜀东归。杨万里作《荆溪集序》。辛弃疾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叶适进士及第。
六	1179	陆游赴抚州任。范成大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辛弃疾奏进《论盗贼札子》。杨万里为广东提点刑狱。
七	1180	胡铨卒（1102— ）。周必大为参知政事。范成大改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辛弃疾创置湖南飞虎军。
八	1181	吕祖谦卒（1137— ）。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
九	1182	周必大知枢密院事。范成大病归，隐居石湖。陈亮访朱熹。
十	1183	岳珂生（ —1234)。陆游奉祠居家。
十一	1184	洪适卒（1117— ）。周必大为枢密使。
十二	1185	杨万里为吏部郎中。
十三	1186	陆游赴严州任。姜夔依萧德藻游南岳、汉阳等地。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四	1187	刘克庄生（ —1269）。韩元吉卒(1118—)。周必大自枢密使除右丞相。姜夔以诗谒杨万里。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
十五	1188	杨万里自秘书监出知筠州，路经严州，陆游载酒相送。陈亮访辛弃疾于上饶。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
十六	1189	王质卒(1127—)。周必大为左丞相，封许国公，不久罢相。姜夔寓湖州。尤袤奉祠归里。杨万里为秘书监。陆游罢官，返故里。
宋光宗　绍熙元	1190	元好问生（ —1257）。耶律楚材生（ —1244）。陈赓生（ —1274）。陈亮再度系狱。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赵师秀、刘宰进士及第。杨万里奉祠归里。
二	1191	姜夔诣范成大于苏州。
三	1192	陆九渊卒(1139—)。陆游名书室曰"老学庵"。范成大知太平州，旋即归。辛弃疾赴福建提点刑狱任，时与朱熹游从。
四	1193	范成大卒(1126—)。姜夔赴苏州吊范成大，复还越。陈亮进士及第，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辛弃疾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五	1194	尤袤卒(1127—)。陈亮卒(1143—)。
宋宁宗　庆元元	1195	辛弃疾落职。
二	1196	朱熹为秘书阁修撰。
三	1197	辛弃疾家居铅山。姜夔居杭州。王若虚进士及第。
四	1198	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	1199	敖陶孙、魏了翁进士及第。陆游重游沈园。
六	1200	朱熹卒(1130—)。李俊民进士及第。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嘉泰二	1202	洪迈卒(1123—)。王磐生(—1293)。陆游赴召入都修国史。
三	1203	陈傅良卒(1137—)。陆游为李兼所辑梅尧臣集作序。辛弃疾为浙东安抚使。
四	1204	周必大卒(1126—)。刘过卒？(1154—)。辛弃疾知镇江府。
开禧二	1206	杨万里卒(1127—)。彭龟年卒。陆游子遹编游诗续稿成四十八卷。姜夔游浙东。
三	1207	辛弃疾卒(1140—)。陆游进爵渭南县开国伯。
嘉定二	1209	商挺生(—1288)。
三	1210	陆游卒(1125—)。史达祖卒？(1160？—)。
四	1211	徐照卒(？—)。党怀英卒(1134—)。周昂卒(？—)。
五	1212	张镃卒？(1153—)。
六	1213	楼钥卒(1137—)。
七	1214	徐玑卒(1162—)。李俊民隐于嵩山。
九	1216	刘秉忠生(—1274)。
十三	1220	姜夔卒？(1155？—)。赵师秀卒(1170—)。
十四	1221	元好问进士及第。
十六	1223	叶适卒(1150—)。郝经生(—1275)。
十七	1224	计有功刻《唐诗纪事》。
宋理宗　宝庆二	1226	谢枋得生(—1289)。白朴生(—？)。
三	1227	敖陶孙卒(1154—)。牟巘生(—1311)。王恽生(—1304)。方回生(—1307？)。王磐进士及第。元好问为内乡令。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绍定元	1228	杨云翼卒(1170—)。戴复古与严羽结识。严羽撰《沧浪诗话》。元好问母丧罢官。
四	1231	元好问由南阳令迁尚书省掾。
五	1232	周密生(—1298？)。刘辰翁生(—1296)。
六	1233	陈起刊行《江湖集》。白朴随元好问北上。
端平元	1234	岳珂卒(1183—)。
三	1236	文天祥生(—1283)。
嘉熙元	1237	魏了翁卒(1178—)。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经真定。
二	1238	姚燧生(—1313)。
三	1239	刘宰卒(1166—)。元好问归秀容，居读书山。
淳祐元	1241	郑思肖生(—1318)。汪元量生(—1317？)。汪凤生(—1322)。
二	1242	林景熙生(—1310)。刘敏中生(—1318)。
三	1243	王若虚卒(1174—)。元好问赴燕京。
四	1244	耶律楚材卒(1190—)。
六	1246	刘克庄赐同进士出身。
七	1247	郝天挺生(—1313)。仇远生(—1326？)。
八	1248	张炎生(—1320？)白珽生(—1328)。
九	1249	谢翱生(—1295)。刘因生(—1293)。吴澄生(—1333)。
十	1250	白朴游燕京。
十二	1252	元好问赴东平，谒忽必烈。白朴游顺天。
宝祐二	1254	赵孟頫生(—1322)。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	1256	文天祥中状元。谢枋得进士及第。
五	1257	元好问卒(1190—)。
开庆元	1259	王实甫生？(—1336？)。
景定元	1260	李俊民卒(—1176)。
三	1262	刘克庄权工部尚书，兼侍读。方回登第。白朴南游至汉江。
五	1264	王磐为元太常少卿。白朴在九江。
宋度宗　咸淳二	1266	袁桷生(—1327)。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成。白朴北上游汴京。
四	1268	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成。
五	1269	刘克庄卒(1187—)。韩元吉卒(1118—)。汪元量游会稽越王台。白朴游怀州。
六	1270	张养浩生(—1329)。柳贯生(—1342)。张可久生？(—1348？)。
七 元世祖　至元八	1271	杨载生(—1323)。刘景熙自太学生授泉州教官。
咸淳八 至元九	1272	范梈生(—1330)。虞集生(—1348)。萨都拉生(—?)。
咸淳十 至元十一	1274	刘秉忠卒(1216—)。揭傒斯生(—1344)。陈赓卒(1190—)。
宋恭宗　德祐元 至元十二	1275	郝经卒(1223—)。谢枋得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
德祐二 宋端宗　景炎元 至元十三	1276	文天祥出使元营被拘，逃归，至温州。谢枋得隐于山中。汪元量随宋太皇太后谢氏北行，抵大都。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景炎二 至元十四	1277	黄溍生（ —1357）。文天祥转战江西。
宋　景炎三 至元十五	1278	文天祥被执于五坡岭。
祥兴二 至元十六	1279	钟嗣成生？（ —1360？）。马祖常生（ —1338）。文天祥至燕，入狱。汪元量慰文天祥于狱中。
至元十七	1280	乔吉生？（ —1345）。白朴移居建康。
十九	1282	文天祥就义。
二十三	1286	贯云石生（ —1324）。汪元量奉使代祀岳渎东海。
二十四	1287	王冕生（ —1359）。许有壬生（ —1364）。张翥生（ —1368）。
二十五	1288	商挺卒（1209— ）。汪元量南归。
二十六	1289	谢枋得卒（1226— ）。汪元量回钱塘，与徐宇、林昉等晤。白朴游扬州。
二十七	1290	柯九思生（ —1343）。马廷鸾为汪元量《湖山类稿》作序。
二十八	1291	汪元量离湘赴蜀。白朴游杭州。
二十九	1292	汪元量在蜀。
三十	1293	刘因卒（1249— ）。王磐卒（1202— ）。汪元量回杭州。
元成宗　元贞元	1295	谢翱卒（1249— ）。
二	1296	刘辰翁卒（1232— ）。杨维桢生（ —1370）。施耐庵生？（ —1370？）。
三	1297	吴莱生（ —1340）。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大德七	1303	危素生（ —1372）。睢景臣由扬州至杭州，与钟嗣成相识。
	八	1304	王恽卒（1227— ）。
	十	1306	白朴此年后卒。
	十一	1307	李珏卒。方回卒？（1227— ）。关汉卿卒？（？— ）。
元武宗	至大三	1310	林景熙卒（1242— ）。宋濂生（ —1381）。
	四	1311	牟巘卒（1227— ）。刘基生（ —1375）。
元仁宗	皇庆二	1313	姚燧卒（1238— ）。郝天挺卒（1247— ）。
	延祐元	1314	揭傒斯授翰林国史院编修。
	二	1315	黄溍赐同进士出身。杨载进士及第。
	四	1317	汪元量卒？（1241— ）。
	五	1318	郑思肖卒（1241— ）。刘敏中卒（1242— ）。
元英宗	至治元	1321	马致远此年后卒。
	二	1322	赵孟頫卒（1254— ）。
	三	1323	杨载卒（1271— ）。
元泰定帝	泰定元	1324	贯云石卒（1286— ）。周德清著《中原音韵》。
	三	1326	仇远卒？（1247— ）。杨基生（ —1378）。
	四	1327	袁桷卒（1266— ）。杨维桢进士及第。萨都拉中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
  元幼主 元文宗	五 致和元 天顺元 天历元	1328	白珽卒（1248— ）。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二	1329	张养浩卒(1270—)。
三 至顺元	1330	范梈卒(1272—)。罗贯中生?(—1400)。钟嗣成撰成《录鬼簿》。
元惠宗·元统元	1333	吴澄卒(1249—)。张羽生(—1385)。
二	1334	周文质卒(? —)。
三 至元元	1335	徐贲生(—1393)。
二	1336	高启生(—1374)。王实甫卒?(1259? —)。
四	1338	马祖常卒(1279—)。
六	1340	吴莱卒(1297—)。
至正元	1341	瞿祐生(—1427)。
二	1342	柳贯卒(1270—)。
三	1343	柯九思卒(1290—)。贾仲明生(—1422?)。
四	1344	揭傒斯卒(1274—)。吴师道卒(1283—)。
五	1345	乔吉卒(1280? —)。高明进士及第。
八	1348	虞集卒(1272—)。张可久卒?(1270? —)。
九	1349	宋濂任国史院编修官。
十	1350	高棅生(—1423)。
十六	1356	宋濂隐居浦阳近郊小龙门山，作《龙门子凝道记》。
十七	1357	黄溍卒(1277—)。
十八	1358	高启居吴淞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
十九	1359	王冕卒(1287—)。高启游吴、越。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二十	1360	钟嗣成卒？（1279？— ）。刘基、宋濂等应朱元璋召，至应天府。
二十二	1362	高启寓居娄江，作《娄江吟稿》。
二十四	1364	许有壬卒（1287— ）。宋濂为朱元璋修起居注。
二十五	1365	杨士奇生（ —1444）。
二十六	1366	陶宗仪《辍耕录》刊行。宋濂丁父忧。
二十八 明太祖 洪武元	1368	张翥卒（1287— ）。
二	1369	宋濂出任修《元史》总裁，高启同纂修。
三	1370	王偁生（ —1415）。施耐庵卒？（1296？— ）。杨维桢卒（1296— ）。宋濂等进续修《元史》。高启复居青丘，作《姑苏杂咏》。
四	1371	杨荣生（ —1440）。宋濂贬谪为安远知县。
五	1372	危素卒（1303— ）。杨溥生（ —1446）。
七	1374	高启因魏观事被杀（1336— ）。
八	1375	刘基卒（1311— ）。朱元璋召宋濂等侍臣赋《醉学士歌》。
九	1376	方孝孺拜宋濂为师。
十	1377	宋濂告老还乡。
十一	1378	杨基卒？（1326— ）。贝琼卒（？— ）。朱权生（ —1448）。瞿佑撰成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
十二	1379	朱有燉生（ —1439）。
十四	1381	宋濂卒（1310— ）。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八	1385	张羽卒(1333—)。
二十六	1393	徐贲卒(1335—)。
三十一	1398	于谦生(—1457)。朱权编成《太和正音谱》。
明惠帝　建文二	1400	罗贯中卒？(1330?—)。
明成祖　永乐六	1408	解缙等奉敕编成《永乐大典》22937卷。
九	1411	诏令禁毁"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杂剧等。
十三	1415	王偁卒(1370—)。
十八	1420	李祯撰成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
十九	1421	邱浚生？(—1495)。于谦进士及第。
二十	1422	贾仲明卒？(1343—)。
二十一	1423	高棅卒(1350—)。
明宣宗　宣德二	1427	瞿佑卒(1341—)。沈周生(—1509)。
明英宗　正统四	1439	朱有燉卒(1379—)。
五	1440	杨荣卒(1371—)。
九	1444	杨士奇卒(1365—)。
十一	1446	杨溥卒(1372—)。马中锡生？(—1512)。
十二	1447	李东阳生(—1516)。
十三	1448	朱权卒(1378—)。
天顺元	1457	于谦卒(1398—)。
四	1460	祝允明生(—1526)。
六	1462	徐霖生(—1538)。李东阳中举人。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七	1463	李东阳进士及第。
明宪宗　成化四	1468	王九思生（ —1551）。
六	1470	文征明生（ —1559）。唐寅生（ —1523）。
八	1472	李梦阳生（ —1529）。王守仁生（ —1528）。李东阳回祖籍茶陵，成《南行稿》。
十	1474	王廷相生（ —1544）。
十一	1475	康海生（ —1540）。
十二	1476	边贡生（ —1532）。
十五	1479	徐祯卿生（ —1511）。
十六	1480	李东阳为应天府乡试考官，后游北地，所作诗文成《北上录》。
十八	1482	夏言生（ —1548）。
十九	1483	何景明生（ —1521）。
二十三	1487	郎瑛生（ —？）。
明孝宗　弘治元	1488	杨慎生（ —1559）。陈铎生？（ —1521？）。
八	1495	谢榛生（ —1575）。邱浚卒（1421？ — ）。
十	1497	陆采生（ —1537）。
十三	1500	吴承恩生？（ —1582？）。
十五	1502	李开先生（ —1568）。
十七	1504	李东阳奉命祭祀曲阜孔庙，将此行所作诗文，编为《东祀录》。
十八	1505	李东阳受遗命辅政。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明武宗　正德元	1506	杨慎等为丽泽会。
二	1507	归有光生（—1571）。唐顺之生（—1560）。
三	1508	李梦阳下狱，康海救免之。
四	1509	王慎中生（—1559）。梁辰鱼生？（—1581？）。沈周卒（1427— ）。
六	1511	徐祯卿卒（1479— ）。冯惟敏生（—1580？）。杨慎授翰林修撰。
七	1512	马中锡卒（1446？— ）。茅坤生（—1601）。
九	1514	李攀龙生（—1570）。
十一	1516	李东阳卒（1447— ）。杨慎等校《文献通考》。
十六	1521	何景明卒（1483— ）。徐渭生（—1593）。陈铎卒？（1488？—）。杨慎为殿试受卷官。冯惟敏乡试中举人。
明世宗　嘉靖元	1522	梁有誉生？（—1566）。杨慎在蜀。冯惟敏在京师试进士落第。
二	1523	唐寅卒（1470— ）。
三	1524	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
四	1525	宗臣生（—1560）。汪道昆生（—1593）。《词林摘艳》刊行。
五	1526	祝允明卒（1460— ）。王世贞生（—1590）。王慎中进士及第。
六	1527	张凤翼生（—1613）。李贽生（—1602）。
七	1528	王守仁卒（1472— ）。
八	1529	李梦阳卒（1472— ）。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一	1532	边贡卒(1476—)。
十五	1536	夏言为武英殿大学士，旋为首辅执政。
十六	1537	陆采卒(1497—)。
十七	1538	徐霖卒(1462—)。
十九	1540	顾大典生(—1596)。康海卒(1475—)。归有光举应天乡试第二名。李攀龙中举人。
二十一	1542	屠隆生(—1605)。吴承恩写《西游记》?
二十二	1543	王世贞举应天乡试。
二十三	1544	王廷相卒(1474—)。李攀龙赐同进士出身。
二十六	1547	李攀龙为刑部广东司主事，与李先芳、李克芳、谢榛等结诗社唱和。王世贞中进士。
二十七	1548	夏言卒(1482—)。梅鼎祚生(—1615)。王世贞为刑部主事。
二十八	1549	李攀龙和王世贞定交。
二十九	1550	汤显祖生(—1616)。赵南星生(—1627)。李攀龙、宗臣、王世贞等互相标榜，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三十	1551	王九思卒(1468—)。胡应麟生(—1602)。李攀龙升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王世贞升刑部员外郎。
三十一	1552	谢榛离京。李贽中举人。
三十二	1553	李攀龙任直隶顺德府知府。沈璟生(—1610)。
三十三	1554	王世贞升任刑部郎中。
三十五	1556	李攀龙、王世贞、谢榛聚首唱和。李贽在河南共城担任教谕。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三十七	1558	陈继儒生(—1639)。王世贞撰《艺苑卮言》。
三十八	1559	文征明卒(1470—)。杨慎卒（1488—)。王慎中卒(1509—)。李攀龙隐居济南东郊。
三十九	1560	唐顺之卒(1507—)。袁宗道生（ —1600)。宗臣卒(1525—)。徐复祚生(—1630?)。王世贞编《幽忧集》二卷；父亲被杀，自请罢官归故里。
四十	1561	王衡生(—1609)。
四十一	1562	高攀龙生(—1626)。汤显祖学古文词于徐良傅，从罗汝芳游。冯惟敏进京谒选。
四十三	1564	张凤翼中举人。
四十四	1565	李日华生(—1635)。归有光举进士，为长兴县知县。王世贞《艺苑卮言》刊刻付印。
四十五	1566	梁有誉卒(1522? —)。郎瑛卒(1487—)。叶宪祖生(—1641)。李贽赴北京任礼部司务。
明穆宗　隆庆元	1567	李攀龙被征召，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冯惟敏至云南主持考试，不久返镇江。王世贞入京上疏雪父冤；南下往苏州与李攀龙相聚。
二	1568	李开先卒(1502—)。袁宏道生(—1610)。顾大典进士及第。
三	1569	胡震亨生(—1642)。冯惟敏由镇江调保定通判。
四	1570	李攀龙卒(1514—)。袁中道生(—1623)。汤显祖为明年春试赴北京。归有光为南京太仆寺丞，纂修《世宗实录》。
五	1571	归有光卒(1507—)。汤显祖春试不第。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与焦竑结识。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六	1572	冯惟敏辞官归田。王世贞编定李攀龙《沧溟集》三十卷，并刊行。
明神宗 万历元	1573	王世贞起为湖广按察使，擢广西布政使司右布政。
二	1574	钟惺生（ —1624）。王思任生（ —1646）。冯梦龙生（ —1646）。沈璟中进士。
三	1575	谢榛卒（1495— ）。汤显祖《红泉逸草》结集并刊行。
四	1576	王世贞栖于弇山园，自号弇州山人。
五	1577	屠隆中进士，除颍上知县。汪道昆为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作序。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六	1578	沈德符生（ —1642）。
七	1579	汤显祖作《紫箫记》传奇？
八	1580	凌濛初生（ —1644）。冯惟敏卒？（1511— ）。
九	1581	梁辰鱼卒？（1509?— ）。李贽弃官居湖北黄安。
十	1582	吴承恩卒？（1500? — ）。钱谦益生（ —1664）。
十一	1583	沈自晋生（ —1665）。艾南英生（ —1646）。汤显祖赐同进士出身。袁宏道结社城南，为社长。
十二	1584	汤显祖为南京太常寺博士。屠龙罢官归。
十三	1585	李春芳卒（1511?— ）。李贽居麻城龙潭芝佛院。袁宏道赴武昌应乡试，落第而归。
十四	1586	徐宏祖生（ —1641）。谭元春生（ —1637）。袁宗道会试第一，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
十五	1587	阮大铖生？（ —1646？）。汤显祖作《紫钗记》传奇。
十六	1588	汤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王世贞出任南京兵部右侍部。袁宏道中举人。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七	1589	邢昉生（ —1653）。汤显祖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焦竑状元及第。袁宏道北京会试，不中。
十八	1590	王世贞卒（1526— ）。瞿式耜生（ —1650）。汤显祖初会紫柏禅师。李贽《焚书》在麻城刻成。
二十	1592	袁晋生（ —1670）。汤显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会晤。袁宏道中进士；访李贽于麻城龙潭。
二十一	1593	徐渭卒（1521— ）。汪道昆卒（1525— ）。汤显祖为浙江遂昌知县。
二十二	1594	袁宏道赴北京候选，结交汤显祖、董其昌等。
二十三	1595	王思任进士及第。袁宏道为吴县知县。
二十四	1596	顾大典卒（1540— ）。李贽应好友刘东星之邀至山西沁水作客。
二十五	1597	袁宏道辞去吴县令，游杭州、绍兴、黄山等地。
二十六	1598	汤显祖告归临川，居玉茗堂、清远楼。屠隆作《昙花记》传奇自序。袁宏道为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
二十七	1599	毛晋生（ —1659）。陈洪绶生（ —1652）。李贽《藏书》在南京刊行。袁宏道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结“葡萄社”。
二十八	1600	袁宗道卒（1560— ）。袁宏道回公安养病。
二十九	1601	茅坤卒（1512— ）。汤显祖作《邯郸记》题词。
三十	1602	李贽自杀于狱中（1527— ）。胡应麟卒（1551— ）。祁彪佳生（ —1645）。冯班生（ —1671）。
三十一	1603	阎尔梅生（ —1679）。
三十二	1604	东林书院成。袁宏道游黄山，至桃源县。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十三	1605	屠隆卒(1542—)。
三十四	1606	袁宏道任吏部郎官。
三十五	1607	傅山生(—1684).钱谦益会试不第。
三十六	1608	陈子龙生(—1647)。金圣叹生(—1661)。
三十七	1609	王衡卒(1561—)。吴伟业生(—1672)。钱谦益会试置第三，授翰林院编修。
三十八	1610	袁宏道卒(1568—)。沈璟卒(1553—)。
三十九	1611	杜浚生(—1687)。李渔生(—1680)。
四十	1612	钱澄之生(—1693)。方文生 (—1669)。周亮工生(—1672)。
四十一	1613	张凤翼卒(1527—)。归庄生 (—1673)。顾炎武生(—1682)。曹溶生(—1685)。
四十二	1614	宋琬生(—1674)。龚鼎孳生(—1673)。高珩生 (—1697)。
四十三	1615	梅鼎祚卒(1548—)。
四十四	1616	汤显祖卒(1550—)。瞿式耜中进士。
四十五	1617	曹尔堪生(—1679)。
四十六	1618	施闰章生(—1683)。吴嘉纪生(—1684)。尤侗生(—1704)。侯方域生 (— 1654)。瞿式耜为吉安府永丰县令。
四十七	1619	王夫之生(—1692)。吴绮生(—1694)。
四十八 明光宗　泰昌元	1620	张煌言生(—1664)。
明熹宗　天启元	1621	臧懋循卒(？—)。钱谦益授浙江乡试正考官。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二	1622	祁彪佳进士及第。
三	1623	袁中道卒(1570—)。王骥德卒?(?—)。毛奇龄生(—1713)。
四	1624	钟惺卒(1574—)。魏禧生(—1681)。张采、张溥结复社。钱谦益纂修《神宗实录》。
五	1625	陈维崧生(—1682)。钱谦益遭劾削籍归。
六	1626	高攀龙卒(1562—)。顾炎武、归庄参加复社。
七	1627	赵南星卒(1550—)。叶燮生(—1703)。凌濛初写成《拍案惊奇》。
明毅宗　崇祯元	1628	姜宸英生(—1699)。吕留良生(—1683)。龚鼎孳进士及第。
二	1629	朱彝尊生(—1709)。陈子龙中举人。
三	1630	屈大均生(—1696)。徐复祚卒?(1560—)。瞿式耜刻《沈石田诗文集》十卷。冯梦龙入国学。陈子龙入京会试，不第。阎尔梅中举人。吴伟业中举人。
四	1631	夏完淳生(—1647)。彭孙遹生(—1700)。吴兆骞生(—1684)。冯梦龙为丹徒训导。吴伟业进士及第。
五	1632	凌濛初写成《二刻拍案惊奇》。张溥在苏州召集复社盛会。
六	1633	恽格生(—1690)。
七	1634	王士禛生(—1711)。宋荦生(—1713)。冯梦龙升任福建寿宁知县。
八	1635	李良年生(—1694)。李日华卒(1565—)。钱谦益因党争被下狱，次年出狱。吴伟业为实录纂修官。
九	1636	瞿式耜为《愧林漫录》作序。陈子龙进士及第。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	1637	谭元春卒(1586—).夏完淳随父夏允彝入京.曹溶进士及第。
十一	1638	冯梦龙归隐苏州。陈子龙等编纂‹皇明经世文编›。钱谦益移居半野堂。
十二	1639	陈继儒卒(1558—)。
十三	1640	蒲松龄生(—1715)。汪懋麟生(—1688)。周亮工进士及第。吴伟业调升南京国子监司业。
十四	1641	叶宪祖卒(1566—).徐宏祖卒(1586—).柳如是归钱谦益。
十五	1642	胡震亨卒(1569—).沈德符卒(1578—).夏完淳拜陈子龙为师。
十六	1643	瞿式耜为钱谦益刻‹初学集›。高珩进士及第。
十七 清世祖 顺治元	1644	凌濛初卒(1580—).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冯梦龙集刊‹甲申纪事›。陈子龙任兵部给事中。夏完淳为中书舍人。
二	1645	洪昇生？(—1704)。祁彪佳卒(1602—).阮大铖为兵部尚书.钱谦益降清。顾炎武在苏州参加抗清战争.
三	1646	王思任卒(1574—)。冯梦龙卒(1574—)。艾南英卒(1583—)。阮大铖卒？(1587？—)，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
四	1647	陈子龙被害(1608—).夏完淳被害(1631—).宋琬进士及第。宋荦以大臣子荫入充侍卫.
五	1648	孔尚任生(—1718)。
六	1649	施闰章进士及第。李渔迁居杭州。
七	1650	瞿式耜卒(1590—).吴炳卒(？—).查慎行生(—1727)。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九	1652	陈洪绶卒(1599—).曹尔堪进士及第。
十	1653	邢昉卒(1589—)。吴伟业被征召北上。
十一	1654	纳兰性德生(—1685).侯方域卒(1618—)。
十三	1656	吴伟业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因丁嗣母忧南还。顾炎武北上山东、河北等地。朱彝尊客游广东。
十四	1657	吴兆骞以科场案流放宁古塔，此后居塞外二十三年。李渔移家秣陵。王士禛邀集名士于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
十五	1658	王士禛进士及第。
十六	1659	毛晋卒(1599—).彭孙遹进士及第。
十七	1660	王士禛赴扬州任推官。
十八	1661	金圣叹被杀(1608—)。王士禛谒见钱谦益。
清圣祖　康熙元	1662	赵执信生(—1744).周亮工遇赦还。朱彝尊在永嘉。
三	1664	张煌言卒(1620—).钱谦益卒(1582—).朱彝尊上山西，经扬州，投诗王士禛。宋荦出为黄州府推官。
四	1665	沈自晋卒(1583—)。
七	1668	方苞生(—1749).李渔在南京营建别业芥子园。朱彝尊入山东巡按刘芳躅幕。洪昇进国子监肄业。
八	1669	方文卒(1612—)。
九	1670	袁晋卒(1592—)。叶燮进士及第.蒲松龄为宝应知县孙蕙幕宾。
十	1671	冯班卒(1602—)。李渔成《闲情偶寄》.朱彝尊赴扬州，与魏禧定交.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洪昇游严州、越中、开封等地。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一	1672	吴伟业卒(1609—)。周亮工卒(1612—)。蒲松龄乡试不中。纳兰性德中举人。
十二	1673	归庄卒(1613—)。龚鼎孳卒(1614—)。蒲松龄开始塾师生涯。洪昇作《沉香亭》传奇。
十三	1674	宋琬卒(1614—)。洪昇到北京，为李天馥赞赏。
十四	1675	叶燮落职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
十五	1676	纳兰性德赐进士出身。
十七	1678	朱彝尊《词综》付印。赵执信中举人。
十八	1679	阎尔梅卒(1603—)。曹尔堪卒(1617—)。陈维崧应博学宏词科，授职检讨。赵执信进士及第。朱彝尊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蒲松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
十九	1680	李渔卒(1611—)。
二十	1681	魏禧卒(1624—)。
二十一	1682	顾炎武卒(1613—)。陈维崧卒(1625—)。纳兰性德奉命去梭龙考察边境。
二十二	1683	施闰章卒(1618—)。吕留良卒(1628—)。
二十三	1684	傅山卒(1607—)。吴嘉纪卒(1618—)。吴兆骞卒(1631—)。朱彝尊被劾谪官。孔尚任得康熙赏识。纳兰性德扈驾南巡至江南。
二十四	1685	曹溶卒(1613—)。纳兰性德卒(1654—)。孔尚任进京任国子监祭酒。
二十五	1686	孔尚任去淮扬治河，与冒襄相会。赵执信为翰林院检讨。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二十六	1687	金农生（ —1763）。杜浚卒（1611— ）。洪昇《稗畦集》编定。
二十七	1688	汪懋麟卒（1640— ）。蒲松龄与王士禛晤。洪昇《长生殿》定稿。
二十八	1689	洪昇因演《长生殿》被劾入狱，赵执信牵连被革职除名，查慎行亦革去国学生籍。孔尚任游南京诸名胜。
二十九	1690	恽格卒（1633— ）。孔尚任返京，始与王士禛交往。
三十	1691	洪昇由京返故里。
三十一	1692	王夫之卒（1619— ）。朱彝尊辞京归里。王士禛调户部侍郎。
三十二	1693	钱澄之卒（1612— ）。郑燮生（ —1765）。
三十三	1694	吴绮卒（1619— ）。李良年卒（1635—）。
三十四	1695	孔尚任为户部主事，受命宝泉局监铸。毛奇龄为洪昇《长生殿》作序。
三十五	1696	屈大均卒（1630— ）。王士禛奉命祭告西岳。赵执信往游粤东，经钱塘，晤洪昇。
三十六	1697	高珩卒（1614— ）。
三十七	1698	朱彝尊和查慎行同游福建。
三十八	1699	姜宸英卒（1628— ）。王士禛迁刑部尚书。孔尚任作成《桃花扇》。
三十九	1700	彭孙遹卒（1631— ）。《桃花扇》上演，轰动京都，孔尚任被罢官。
四十	1701	吴敬梓生（ —1754）。洪昇、毛奇龄、姚际恒等二十三人在杭州聚会赋诗。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四十一	1702	朱彝尊辑成《明诗综》一百卷。孔尚任返曲阜。
四十二	1703	叶燮卒(1627—)。查慎行赐进士出身，授编修。
四十三	1704	尤侗卒(1618—)。洪昇卒(1645?—)。王士禛罢官归。
四十四	1705	全祖望生(—1755)。
四十八	1709	朱彝尊卒(1629—)。
五十	1711	王士禛卒(1634—)。
五十一	1712	蒲松龄到青州府考贡。
五十二	1713	毛奇龄卒(1623—)。宋荦卒(1634—)。戴名世《南山集》狱结案，戴被处死。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而被牵连入狱。
五十三	1714	孔尚任南游，与刘廷玑编《长留集》。
五十四	1715	蒲松龄卒(1640—)。曹雪芹生？(—1764)。
五十五	1716	袁枚生(—1797)。
五十七	1718	孔尚任卒(1648—)。郑燮在真州江村设塾授教。
清世宗　雍正二	1724	王昶生(—1806)。
三	1725	蒋士铨生(—1785)。郑燮出游江西。
四	1726	郑燮出游燕京。
五	1727	查慎行卒(1650—)。赵翼生(—1814)。
七	1729	吴敬梓乡试不第。
九	1731	姚鼐生(—1815)。
十	1732	郑燮中举人。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一	1733	翁方纲生（ —1818）。吴敬梓移家南京。
清高宗　乾隆元	1736	郑燮进士及第。全祖望进士及第，入庶常馆。
三	1738	袁枚中举人。
四	1739	袁枚进士及第。
五	1740	郑燮进京，与紫琼道人交。
六	1741	沈起凤生（ —？）.郑燮为山东范县令。
七	1742	袁枚至江西作官。
九	1744	赵执信卒(1662—)。
十	1745	汪中生（ —1794）。
十一	1746	洪亮吉生（ —1809）。郑燮调任潍县令。
十三	1748	袁枚辞江宁知县职，居随园。
十四	1749	方苞卒(1668—)。黄仲则生（ —1783）。
十七	1752	袁枚赴陕西任职。翁方纲进士及第。
十八	1753	郑燮去官归兴化。袁枚辞官归随园。
十九	1754	吴敬梓卒(1701—).王昶进士及第。
二十	1755	全祖望卒(1705—)。
二十二	1757	蒋士铨进士及第。
二十六	1761	张惠言生（ —1802）.赵翼进士及第。
二十八	1763	金农卒(1687—).姚鼐进士及第.汪中应科举，为杭世骏称赞。
二十九	1764	曹雪芹卒(1715？—)。张问陶生（ —1814）。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三十	1765	郑燮卒(1693—)。舒位生(—1815)。黄仲则中秀才。
三十三	1768	汪中应省试落第。翁方纲撰成《石洲诗话》。
三十五	1770	汪中作《哀盐船文》。黄仲则、洪亮吉应乡试，不第。
三十六	1771	黄仲则、洪亮吉至安庆入朱筠幕。
三十七	1772	汪中与王念孙、邵晋涵结交。
四十一	1776	黄仲则与王昶、翁方纲、纪昀等相识。
四十五	1780	张维屏生(—1859)。
四十六	1781	周济生(—1839)。
四十八	1783	黄仲则卒(1749 —)。
五十	1785	蒋士铨卒(1725—)。林则徐生(—1850)。陈沆生(—1826)。潘德舆生(—1839)。
五十三	1788	舒位中举人。
五十四	1789	汪中入湖广总督毕沅幕下。
五十五	1790	洪亮吉进士及第。张问陶进士及第。
五十六	1791	高鹗、程伟元首次刊行120回本《红楼梦》(世称"程甲本")。
五十七	1792	龚自珍生(—1841)。
五十九	1794	汪中卒(1745—)。魏源生(—1857)。
清仁宗　嘉庆二	1797	张惠言编成的《词选》刊行。袁枚卒(1716—)。
四	1799	何绍基生(—1873)。张惠言进士及第。
七	1802	张惠言卒(1761—)。
八	1803	龚自珍从外祖父段玉裁问学。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十	1805	姚燮生（ —1864）。周济进士及第。
十一	1806	郑珍生（ —1864）。王昶卒（1724— ）。龚自珍开始古今体诗编年。
十三	1808	龚自珍开始重视金石之学。
十四	1809	洪亮吉卒（1746— ）。
十六	1811	曾国藩生（ —1872）。林则徐进士及第。
十七	1812	龚自珍开始研究校雠学。
十九	1814	赵翼卒（1727— ）。张问陶卒（1764— ）。
二十	1815	姚鼐卒（1731— ）。舒位卒（1765— ）。
二十三	1818	翁方纲卒（1733— ）。金和生（ —1885）。蒋春霖生（ —1868）。龚自珍中举人。
二十四	1819	陈沆进士及第。
清宣宗　道光元	1821	龚自珍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
二	1822	张维屏进士及第。魏源中举人。
三	1823	龚自珍刊定《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
六	1826	陈沆卒（1785— ）。
八	1828	王韬生（ —1897）。
九	1829	龚自珍进士及第。魏源应试不第，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
十	1830	李慈铭生（ —1894）。谭献生（ —1901）。
十三	1833	王闿运生（ —1916）。
十六	1836	何绍基进士及第。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刊行。
十七	1837	郑珍中举人。

（续 表）

帝 王 年 号	公 元	文 学 大 事
十八	1838	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禁鸦片。郑珍、莫友芝抵京师，应进士试不第。
十九	1839	周济卒(1781—)。潘德舆卒(1785—)。龚自珍辞官南归故里，途中所作诗，题曰《己亥杂诗》。
二十一	1841	龚自珍卒(1792—)。
二十三	1843	冯煦生(—1927)。
二十四	1844	魏源进士及第。
二十六	1846	樊增祥生(—1931)。
二十八	1848	王鹏运生(—1904)。黄遵宪生(—1905)。
三十	1850	林则徐卒(1785—)。
清文宗 咸丰元	1851	魏源补高邮知州。
二	1852	林纾生(—1924)。陈三立生(—1937)。王闿运中举人。
六	1856	文廷式生(—1904)。陈衍生(—1927)。朱祖谋生(—1931)。
七	1857	魏源卒(1794—)。刘鹗生(—1909)。
八	1858	康有为生(—1927)。
九	1859	张维屏卒(1780—)。刘光弟生(—1898)。况周颐生(—1926)。
清穆宗 同治三	1864	姚燮卒(1805—)。郑珍卒(1806—)。邱逢甲生(—1912)。
四	1865	谭嗣同生(—1898)。
五	1866	吴趼人生(—1910)。
六	1867	蒋春霖卒(1818—)。
八	1869	章炳麟生(—1936)。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九	1870	王鹏运中举人。
十一	1872	曾国藩卒(1811—)。
十二	1873	何绍基卒(1799—)。梁启超生(—1929)。
十三	1874	陈去病生(—1933)。
清德宗　光绪元	1875	秋瑾生(—1907)。
二	1876	黄遵宪中举人。
三	1877	王国维生(—1927)。高旭生(—1925)。樊增祥进士及第。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
六	1880	李慈铭进士及第。
八	1882	林纾中举人。黄遵宪任驻美总领事。
十	1884	苏曼殊生(—1918)。吴梅生(—1939)。
十一	1885	金和卒(1818—)。黄遵宪由美回国。
十二	1886	冯煦进士及第。
十三	1887	柳亚子生(—1958)。黄遵宪编成《日本国志》。
十五	1889	邱逢甲进士及第。黄遵宪出任驻英二等参赞。
十六	1890	文廷式进士及第。
十七	1891	黄遵宪调充新加坡总领事。
二十	1894	李慈铭卒(1830—)。康有为进士及第。
二十一	1895	黄遵宪由新加坡归国。
二十三	1897	王韬卒(1828—)。
二十四	1898	刘光弟卒(1859—)。谭嗣同被害(1865—)。
二十五	1899	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

（续　表）

帝王年号	公元	文学大事
二十七	1901	谭献卒(1830—)。
二十九	1903	刘鹗印《铁云藏龟》。
三十	1904	王鹏运卒(1848—)。文廷式卒(1856—)。
三十一	1905	黄遵宪卒(1848—)。
三十三	1907	秋瑾被害(1875—)。
清　宣统元	1909	刘鹗卒(1857—)。
二	1910	吴趼人卒(1866—)。

说明

1. 本表列中国古代作家生卒年或大致在世年代，重要作家酌录其仕历、行迹及主要作品。为避免繁琐，史事未曾列入。
2. 本表资料主要取自廿五史以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等；近人所著有关作家的各种年谱也多所选取。
3. 作家生卒年不能确定或文学记事中有疑问者，加问号标明。
4. 公元与旧历纪年中的跨年问题，未予折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古代文学事典
作者＝朱碧莲主编
页数＝７６８
ＳＳ号＝１１４１６９４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